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 野叟曝言

夏敬渠 ● 撰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7-02-002876-4



9 787020 028764 >

ISBN 7-02-002876-4/I · 2194

定价 70.20元 (共三册)



# 目 录

## 奋字卷之一

- 第一回 三首诗写书门大意  
十觥酒贺圣教功臣 ..... 1
- 第二回 看花色眼急雨淋瓠子之头  
挥麈雄谈冷水浇葫芦之背 ..... 14
- 第三回 只手扼游龙暗破贼坟风水  
寻声起涸鲋惊回弱女馀生 ..... 27
- 第四回 异姓结同怀古庙烘衣情话絮  
邪谋蛊贞女禅堂掷炬秃奴惊 ..... 39
- 第五回 灯花发火茶毗两个淫僧  
虎足从风结识一条好汉 ..... 53
- 第六回 未鸾吹和衣报德  
刘璇姑降志酬恩 ..... 66
- 第七回 绣被寻春猛放登徒色胆  
危崖勒马惊残倩女香魂 ..... 79

## 武字卷之二

- 第八回 非雨非云绝胜巫山好梦  
画天画地恍图周髀遗经 ..... 91
- 第九回 好友忽逢共酌十觥言志  
狂风猝起终成两地相思 ..... 102
- 第十回 法雨有缘遇真儒回头是岸  
了因无命逢介士撒手归空 ..... 116

- 第十一回 唤醒了缘回生起死 ..... 128  
 惊听测字有死无生
- 第十二回 刘虎臣说大话惹出盗来 ..... 145  
 文素臣费小心放将盗去
- 第十三回 为寻姬欣逢豪杰 ..... 158  
 因失帕迟误婚姻

## 揆字卷之三

- 第十四回 双折六归贫士翻怜财主算 ..... 171  
 低眉合眼头陀暗觑妇人胎
- 第十五回 看法王伪檄文素臣改姓更名 ..... 183  
 临帝子长洲白又李挥毫破浪
- 第十六回 又李伤寒遗铁弹 ..... 195  
 素娥取冷卧铜屏
- 第十七回 淫药迷心贞媛爬罗云雨 ..... 206  
 天泉破腹通儒笈释岐黄
- 第十八回 束矢狂生翻为座上客 ..... 218  
 操戈逆弟磕破枢前头
- 第十九回 怪医方灯下撕衣惊痘出 ..... 234  
 奇解数竿头拍手唱歌来

## 文字卷之四

- 第二十回 痛哭为知音一生一死交情乃见 ..... 249  
 伤心求结骨不生不死惨语难听
- 第二十一回 美女和新诗暗吐情丝一缕 ..... 263  
 良朋惊错信瞎跑野路三千
- 第二十二回 倒擂台救出一双姊妹 ..... 277  
 解邪咒团成两对夫妻

- 第二十三回 为朋友热肠堤上忙追比翼鸟  
听儿童拍手山中急采并头莲 ..... 291
- 第二十四回 真剑术一女子上树擦天  
假卜算众英雄死心塌地 ..... 306
- 第二十五回 解翠莲三回闯破载花船  
白又李一手挽牢沉水索 ..... 319

## 天字卷之五

- 第二十六回 丫鬟怜月貌漏泄机关  
公子观花容安排坑堑 ..... 335
- 第二十七回 单二姨暗调铅汞  
李四嫂明做黄婆 ..... 345
- 第二十八回 一股麻绳廊下牵来偷寨贼  
两丸丹药灯前扫却妒花风 ..... 355
- 第二十九回 见事危贞娃戮颈  
闻声迫淫妇投缳 ..... 368
- 第三十回 连公子丹房求秘策  
李嫂儿病榻说风情 ..... 382
- 第三十一回 小姑娘看淫书津津讲学  
老夫妻吃热药狠狠团春 ..... 394
- 第三十二回 疑心成暗疾结将妹妹救亲夫  
幻术摄生魂请出娘娘招怨鬼 ..... 406

## 下字卷之六

- 第三十三回 靳千户双赚鹤桥仙  
刘大娘三犯江儿水 ..... 419
- 第三十四回 文素臣初谒金门  
谢红豆一朝天子 ..... 432



- 第三十五回 尽臣职文征君迁谪辽东 ..... 444  
重交情洪太常奔驰吴下
- 第三十六回 柯知县平白地放出杀人心 ..... 456  
余夫人半青天伸下拿云手
- 第三十七回 怜独活愁分掌上珠 ..... 468  
疗相思喜得心头草
- 第三十八回 读奇书孙康怜雪影 ..... 478  
试英物宣武出啼声
- 第三十九回 赚花笺双词写怨 ..... 489  
调酒令四美弄情
- 第四十回 贤母岂忘情发皆中节 ..... 501  
淑媛能悟道色总根心

## 无字卷之七

- 第四十一回 任小姐单填绝命词 ..... 511  
水夫人双种连城玉
- 第四十二回 田氏改装双珠入掌 ..... 524  
洪文落职千里传书
- 第四十三回 侠客赠龙泉群凶授首 ..... 537  
奄人折虎翼一性归空
- 第四十四回 仿八阵图黄昏遁甲 ..... 547  
破两门法白昼鏖兵
- 第四十五回 虎口行奸贗虎恶于真虎 ..... 560  
僧寮放火生僧烧作熟僧
- 第四十六回 古庙逢凶蜂螫屠龙之手 ..... 570  
盘山遇侠狮降猛虎之威
- 第四十七回 假谈星命里寻奴 ..... 581  
真卖卜诗中遇友

- 第四十八回 真才子压倒假名公 ..... 598  
假新娘赚杀真娇客

## 双字卷之八

- 第四十九回 想中缘文素臣再朝天子 ..... 605  
情中景谢红豆二谒金门
- 第五十回 照妖镜团圞玉镜台 ..... 616  
割股心邂逅冰心女
- 第五十一回 未容儿真心尽孝 ..... 627  
黄铁娘假口全贞
- 第五十二回 阻活佛升天破地藏观音出世 ..... 639  
刹海龙入水掷铁锚金猊倾心
- 第五十三回 污泥透出白莲花千秋表节 ..... 651  
杀阵种将连理树一捆成功
- 第五十四回 首妾入东官口中得喜 ..... 661  
西江寻老母耳内成惊
- 第五十五回 空流泪素臣肠断花笺 ..... 669  
真上痰任信心迷黑狱
- 第五十六回 大话招殃丑生员扮出跪池陈髓 ..... 681  
老羞成怒风太监会做刺股苏秦

## 正字卷之九

- 第五十七回 全局忽翻狼鞭篻苦了一条光棍 ..... 691  
现钟不撞空花烛难为两个新娘
- 第五十八回 为好成空三处衾凋皆冷落 ..... 703  
从天而降一门妻妾小团圆
- 第五十九回 辟庄老文素臣深谈性命 ..... 710  
戒晏安水夫人独凜冰渊

- 第六十回 三女明婚鸾谐凤合 ..... 721  
 一人暗卜夫贵妻荣
- 第六十一回 六口曲团圞有兆 ..... 735  
 二木林点逗无心
- 第六十二回 主辟老黄石点头 ..... 746  
 婢辟佛蓝田击节
- 第六十三回 老虎欺心献毛鳖 ..... 759  
 小儿饶舌得银蛇
- 第六十四回 浴日山设卦禳风 ..... 771  
 不贪泉藏银赈粥

## 士 字 卷 之 十

- 第六十五回 诛夜叉六熊戴德 ..... 783  
 救作忠六义同仇
- 第六十六回 神算定假倭功归把总 ..... 796  
 正气除邪会名托城隍
- 第六十七回 碎石台冤魂出世 ..... 809  
 看雪屏伟物招殃
- 第六十八回 十六妾奉先生乌龟脸面 ..... 820  
 三百鞭笞贞妇强盗心肝
- 第六十九回 男道学看遍花蕊 ..... 830  
 女状元独占鳌头
- 第七十回 白昼压妖狐忽呈玉面 ..... 837  
 深宵论活宝尽洗尘心
- 第七十一回 看壁词痴人入化 ..... 850  
 谭天性侠女惊心
- 第七十二回 以血验气大阐阴阳之化 ..... 864  
 因熊及虎广推禽兽之心



## 熔字卷十一

- 第七十三回 论一气云开日朗 ..... 877  
呈百戏石破天惊
- 第七十四回 所求乎朋友相看俨然 ..... 889  
重之以婚姻一言既出
- 第七十五回 盘锦囊忽见庐山面目 ..... 903  
定乐府拓开平日心胸
- 第七十六回 醉中合盃潦草婚姻 ..... 916  
梦里断绳逼真缘法
- 第七十七回 有肉无骨剖明千古奇冤 ..... 925  
移妾作女解脱寸心坚结
- 第七十八回 主代帝殂代崩暗尊昭烈 ..... 937  
前比伊后比旦明颂武侯
- 第七十九回 为驱邪众女袒胸求赤字 ..... 951  
因报德孤舟渡海觅红须
- 第八十回 婚事初筹素臣早筹兵事 ..... 962  
大蛇未弄铁丐先弄小蛇

## 经字卷十二

- 第八十一回 文曲布天罗血流四境 ..... 977  
红鸾杀华盖月照双郎
- 第八十二回 断铁缙双关密计 ..... 989  
开铜锁方便阴功
- 第八十三回 怜才拔亚鲁赐婚者二十人 ..... 1002  
定计灭屠龙成功在五六日
- 第八十四回 香烈扶危梦得两颗珠子 ..... 1013  
瑛瑶成配天生一对玉人

- 第八十五回 宵光显玉体知造物之化工 ..... 1025  
神便浸金铃得除奸之秘钥
- 第八十六回 负腹无谋空拟罡风搅海 ..... 1038  
拍肩有讖果然明镜中天
- 第八十七回 五日抱两王子医法通神 ..... 1051  
一句产四男儿麟祥旷世
- 第八十八回 医怪病青面消磨 ..... 1065  
受奇荣白衣发达

## 铸字卷十三

- 第八十九回 国师束身双阙佛法无灵 ..... 1077  
指挥传首九边皇威有赫
- 第九十回 两柄铜锤舞出山林娇凤 ..... 1090  
一颗珠子穿来苗峒毒龙
- 第九十一回 苗婆闻水安息回生老命 ..... 1102  
妖道见夜光珠错认元神
- 第九十二回 扮医生有心除毒 ..... 1111  
救病汉无意逢亲
- 第九十三回 疗奇疯药婆认叔 ..... 1122  
显绝力锁住疑神
- 第九十四回 治香以臭别开土老之奇语 ..... 1134  
婚配宜歌新咏关雎之好逑
- 第九十五回 沈瞻赎子孔方兄能全骨肉 ..... 1146  
陈渊梦妻正气女便是神灵
- 第九十六回 天阙山神猿饶舌 ..... 1156  
孔雀峒石女发身

## 史字卷十四

- 第九十七回 一掌破天荒死户翻成生户 ..... 1169  
两回钻地穴毒蛇变作痴蛇

第九十八回	神虎神猿种出太平珠玉 奇芝奇鹿衔来百岁春秋 .....	1180
第九十九回	屈知县以直报怨 楚郡主因公济私 .....	1190
第一百回	奸徒出首害忠臣 义士同心结死友 .....	1200
第一百一回	上林堡小设计 临桂县大交兵 .....	1213
第一百二回	四伏降六龙素臣神算 三胞生六宿石女奇胎 .....	1227
第一百三回	两日毁十门龙燔于峒 一夜破两城浚泣于涂 .....	1241
第一百四回	假班师分兵入峡 真救驾匹马归朝 .....	1253
第一百五回	鸾音为臣子监军新时官制 云妃代尼僧摩顶旧日恩情 .....	1267

## 人字卷十五

第一百六回	玉洞生春小郎试药 天罗宰暗太子惊心 .....	1281
第一百七回	水火无情久出炎凉之界 蛆虫可厌不污清白之躬 .....	1293
第一百八回	文白大名驱恶鬼 七妃小戏惹冤魂 .....	1304
第一百九回	怨鬼捉奸逆藩伏法 青官验痣假子归真 .....	1316
第一百十回	真报仇指头啣血 假作恶鼻孔铺红 .....	1329



- 第一百十一回 三万雄兵不敌耒锄荆棘 ..... 1341  
 五千长线可推角股勾弦
- 第一百十二回 五日长号生者几几欲死 ..... 1354  
 六人同梦死者奕奕如生

## 间 字 卷 十 六

- 第一百十三回 忽显灵文素臣真符假梦 ..... 1367  
 怕上天熊飞娘死抱生人
- 第一百十四回 沧海玉堂双珠归母 ..... 1380  
 白衣阁老只手擎天
- 第一百十五回 擒阉贼圣驾还朝 ..... 1394  
 赐官奴相臣归第
- 第一百十六回 错里错安贵妃五更拚命 ..... 1407  
 疑上疑文丞相一旦骄人
- 第一百十七回 拷贵妃乾清三挡 ..... 1421  
 诛达赖鞑鞑双降
- 第一百十八回 陌路种成荆树喜连今日之枝 ..... 1435  
 深宫赐出夭桃谁识当年之木
- 第一百十九回 灭浙平倭归一统 ..... 1447  
 论功行赏失双劳

## 第 字 卷 十 七

- 第一百二十回 执伞盖铁丐甘心 ..... 1461  
 宴府第金蝉脱壳
- 第一百二十一回 五子设策请五湖 ..... 1474  
 六女按名归六院
- 第一百二十二回 姊妹重逢惊智囊之远虑 ..... 1486  
 主奴叙旧感镇国之深恩

第一百二十三回	两抄落卷小状元再占鳌头 一语惊天大驸马独蟠龙腹 .....	1498
第一百二十四回	痴丫鬟辞婚投水 圣天子减膳求言 .....	1511
第一百二十五回	素臣无外两释疑城 红豆天渊双种贵子 .....	1521
第一百二十六回	五星聚井五星聚奎 三索得男三索得女 .....	1533
第一百二十七回	未鸾吹辞夫就婿 文按院借贼惊人 .....	1544
第一百二十八回	九岁孩童呈绝技 八龄女子害相思 .....	1557

## 一字卷十八

第一百二十九回	安富陈荣谋按院 善财龙女戏观音 .....	1569
第一百三十回	独桌待孙行激劝 一心忧旱起迳遭 .....	1582
第一百三十一回	八片香肱脾神大醒 三尺瑞雪心结齐开 .....	1594
第一百三十二回	素父忽迷罗刹国 麟儿独上状元台 .....	1608
第一百三十三回	奚天使死成欢喜佛 木倭奴生作净光王 .....	1620
第一百三十四回	泰运将开囊括扶桑日本 疑胎乍脱血凝铁丐银儿 .....	1633
第一百三十五回	七年病遇三年艾 一世盲开万世明 .....	1651

- 第一百三十六回 舌战中朝除二氏 ..... 1667  
 风闻西域动诸番
- 第一百三十七回 古佛今佛两窟俱空 ..... 1689  
 君囿臣囿四灵咸集

## 奇 字 卷 十 九

- 第一百三十八回 九子夺魁会元复归门婿 ..... 1709  
 百丁介寿男女尚轶外孙
- 第一百三十九回 四灵护贤母荣归 ..... 1726  
 百诗颂圣君盛治
- 第一百四十回 哭覃吉素臣发病 ..... 1739  
 看馀诗未子封侯
- 第一百四十一回 素父思亲成疾教子孙绝欲三年 ..... 1755  
 圣君尽孝垂危闻冰渊忽驱二竖
- 第一百四十二回 马为月老侄得娇妻 ..... 1767  
 虎作冰人叔收美妾
- 第一百四十三回 百世推恩侯伯子男递衍 ..... 1780  
 千秋异数君臣后妾同筵
- 第一百四十四回 二老来归君臣同乐 ..... 1795  
 双翎未展母后俱惊
- 第一百四十五回 毗罗袈裟见者惊为怪物 ..... 1809  
 荷包珠帕拾即献入官司

## 书 字 卷 二 十

- 第一百四十六回 戏文一百出将生平事逐件重提 ..... 1823  
 男女五十双把座中人当场现扮
- 第一百四十七回 五百道赐符三男同降 ..... 1837  
 七十国献寿六宝齐归



第一百四十八回	番公主入门生子 文翰林跨海寻妻	1850
第一百四十九回	九万里外塑生祠 百寿堂前开总宴	1862
第一百五十回	三居次爱戏拜翁姑 两季生劈面惊新妇	1877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两间房素臣辟鬼 百寿令文甲惊人	1889
第一百五十二回	毁先贤豪客挥拳 开后局小儿言志	1902
第一百五十三回	处士妹配合处士孙 神女风圆成神女梦	1916
第一百五十四回	泄真机六世同梦 绝邪念万载常清	1928
点 校 后 记		1939

第一百三回  
两日毁十门龙幡于峒  
一夜破两城浚泣于涂

素臣飞步入去，见玉儿仰卧在床，两眼上插，人中吊起，干珠放声大哭，素臣止住，按其口鼻无气出入，诊其两手亦无脉息，只得解开胸前衣服去摸心口，尚是温暖，因讨香炉在身边，取出水安息来，一面焚烧，一面吩咐煎三钱炒黑荆芥穗，俟煎好用童便一杯冲服。须臾，心口响动，响至喉间，咽的一声，呕出一块顽痰，哭醒转来，再诊其脉，大喜道：“脉气无碍，只须服药去秽，路一通立可愈矣。”神猿道：“小媳情重之人，感念相公三年如一日，昨日得见，因礼法所拘，不得抱头握手，一诉离情，寸心如结，恶路不得通行，故致此病。若非神香解郁，岂得回生？老婢昨掐数，应先见大喜，后见大惊，故屈留相公于此。”素臣道：“我见他昨日那种悲泣，便也愁他致病，再适遇分婉之时，心结气塞，血路不通，遂至于此。但你之应先与我同床，后与珠儿作配，乃定之于天，非人力所能为。既配珠儿，即不可复恋前情，不特无益且非礼也。蚕化为蛾，岂能复居茧中？雀化为蛤，岂能复栖林内？君子思，不出其位。尽孝于姑，尽敬于夫，尽慈于子，是你位内之事，日夜思之不出于此，岂可复念我前情，为出位之思？思一出位，虽正思即是邪思，况无裨于我，徒害于你；你若受害，愈伤我心，反非爱我之意也。”神猿道：“文相公所言，字字金玉，媳妇当切切记之。”玉儿含泪应诺，服药后，果然宿血尽下，霍然而愈。三朝设席款待，素臣抱出心尾两孙看时，真是伯偕、仲偕，无从分别。

十五日一早，素臣马快先行，上午已至赤身峒，奚奇等参见

过，说道：“大鹏、孔雀不出文爷所料，大兵一到即便迎降。到了此峒，依着号令，连胜贼兵，得破外峒，毒龙退入内峒，闭门不出，尽力攻打，破了一重石门，便是一重铁门，再攻不破。问起峒民，说有五重石门，五重铁门，一重坚是一重，内六重门前俱有机弩，触之即死。四面探看，无路可入，专候文爷到来。”素臣到铁门边看了一遍，问天阙山的醋炭柴薪可曾运到，奚奇道：“已运到几十车柴炭，几十桶醅醋，说是还没运十分之一，辟邪峒亦运这几十车在此。”素臣令随军铁匠，就门内支起炉灶、风车，生起炭火，扯拽起来，须臾石门之内铁门之外一片通红。峒外重重叠叠布满挤筒、竹签、竹弩、蛮锤、巨斧，以防贼人冲出。打起长叉，以便叉柴木；制起毡衣、毡帽，用水浸透，操就火军。夜分，已报铁门烧破，即令火军更替入峒泼水、浇醋，将长叉叉入薪木，不住烧煨，那石门及四面石槽被火烧红，被醋浇泼，渐渐由酥而散，烧到次日天明，已烧破两铁、两石。干珠领来十个童子、十个童女，素臣问有何本事，干珠道：“此家母三年内练成，能上下绝壁、跳跃击刺，送与恩父使令。”素臣略试其伎，果如干珠之言，大喜收谢，号为飞卒。干珠问道：“恩父即烧开十门，彼在门口守住，亦不敢轻入，奈何？”素臣道：“我在内峒过来，知其不甚宽大，故用此法。内门虽有机弩，被火烧毁，亦无所用。门一烧通，只须用薪木浇灌桐油，长叉推入，塞满官殿之前，然后射入火箭，发入火器，一时俱着，彼欲救不及，欲出无路，我只顾添入薪木，便生生炙死这孽龙也。”干珠方才叹服。

二人正在密语，探马报：有田州苗兵来救，离峒三二十里。素臣大喜道：“广西积孽，惟大藤峽侯大狗、田州岑浚为害甚大。岑浚匿黄骥、韦祖铤，筑石城于丹良，截江掠虜太守正妻，劫府县诸印，罪大恶极。靳监贪其重赂，曲为开脱。我久欲剿除，因其

现受朝职，师出无名，今乃公然党恶来救毒龙，便可乘势歼之，为国家除一隐忧矣。”因留奚、叶二人部领诸将，依计烧泼；吩咐候云北父子到来可着他赴行营听令，自带干珠、碧莲、锦囊、天丝，领五百上林兵、五百山东兵前去迎敌。

兵出西峒十馀里外，已望见岑兵，素臣道：“此贼远来疲乏，当乘其未及成列，先挫其锋。”因令干珠领三百名兵居中，碧莲领三百名兵居左，翠莲领三百名兵居右，吩咐如此如此；锦囊、天丝领馀兵在后擂鼓摇旗，呐喊助势；二十个飞卒，专扎草人，自己骑着黄马，从乱山堆里绕出贼人背后。三人依令，各领精兵，头尾相连，如三条长蛇，分路守等。岑兵见有兵来，正待列阵，干珠舞起双刀奋勇杀入。馀兵擂鼓摇旗，喊杀连天，碧莲自左至右、翠莲自右至左横截，岑兵分作三段。岑兵喘息未定，忽被冲截，措手不及，加以干珠神勇，刀法传自神猿，如两条电光起落飞舞，翠莲、碧莲四把宝剑俱如惊鸿游龙，夭矫不测，迎着的溅出红血，如雨点一般落。九百精兵各仗主将威力，就如九百只猛虎跳跃搏噬，搅得岑兵雪乱。碧莲复自右至左、翠莲复自左至右交花穿插，干珠冲出阵后复自阵后抄杀转来，刀剑飕飕，尘沙滚滚，馀兵合力同声擂鼓呐喊，更不知有许多兵马在前截杀。支持不定，发喊奔逃。干珠等招呼馀兵一并向前追袭，岑兵拚命逃走，直接着后队兵将，魂魄方得上身。后队见前队大败，已是胆寒，忙把强弓硬弩尽数施放，射住官军阵脚。心神未定，忽然阵后发喊，素臣两把宝刀从肩背后直削而出，各各回身迎敌，见止一人一骑，好生羞愤，大喊一声，蜂拥而来。那知人是天神，马是龙马，挡着的头俱落地，带着的血总飞空，由着素臣在内冲突，如入无人之境。干珠等见阵中嚷乱，知是素臣在内，把草人身上承受的许多箭弩拔将下来一齐施放，六把刀剑、九百精兵，奋勇冲杀，纷纷北

散。素臣从内杀将出来，领着干珠、碧莲、翠莲复杀入去，鼓声震地，箭如飞蝗。黄马杀得高兴，直撞将去，撞着便倒，咬着便伤，拉拉杂杂的在人身上头上乱踹乱踏。岑兵魂飞魄散，屁出尿标，齐掣转身，抛戈弃甲，忘命而逃。直跑至数十里外，追兵已远，检点兵卒，止存三分之一，存扎不住，连夜收兵，直退入田州去了。

素臣唤过苗丁百名，投与密计，连夜趲行。次日平明，大军齐发，直至田州，离城五里扎营。草就檄文，历数岑浚之罪，令献出黄骠、韦祖铤，及思恩、向武、龙州各印信，并所掠故太守赵源妻岑氏，自缚请降，方可免死。岑浚大怒，将檄文扯得粉碎，即刻领兵出城，欺素臣兵少，直压素臣之营，扎下阵门。唤败将责问：“文白兵不满千，怎尔等便至大败？”败将俱禀：“文白兵将虽少，却猛如虎豹，疾如鹰隼，文白与一员小将更如六神夜叉，勇不可当，兼多诡计。主公只宜坚守，不可轻敌。”岑浚喝道：“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待本府擒了文白再治尔等之罪！”因自出阵前，看素臣兵势。只见营门大开，一将高坐饮酒，一将执壶旁立，两个美妇人筵前舞剑，几十个男孩女孩踢球、跳索、擗抢竿，诸般顽耍，喧笑之声闹做一片。岑浚愈怒，便欲挥兵掩杀。黄骠谏道：“此必有计。”岑浚定睛细看，见那两妇剑法出没入神，孩子跳跃矫捷如飞，暗暗吃惊道：“怪是毒龙大王都被他害，随营妇女孩童尚然如此，他的本领可知。”命韦祖铤出马，见一头阵，看是如何。

祖铤得令，手绰大刀，正待出马，探子飞报：西平关已破。岑浚大惊道：“果中这厮奸计了！”因分兵一半，令黄骠攻打敌营，自同韦祖铤领兵一半退入城中，去复西平。黄骠领兵鼓噪而出，直逼营前，营门大开，更无一人出战，仍然饮酒，环侍者仍然耍笑。黄骠心疑，不敢杀入，高声索战。就这一声索战，旁立之将，将手中之壶掷出，向黄骠面门劈正打来。急用手中铁鞭格去，酒壶落

地，放出信炮，火药冲起，营里营外炮声四起，险些把黄骢须眉及坐马鬃鬣烧尽，人马俱惊，辟易数十步。梆子一响，营兵齐出如飞蝗，一员小将、两个美妇、六把刀剑，如急风骤雨直杀将来。岑兵因前兵败归，西平现破，个个胆寒，再被信炮一惊，刀剑伏兵四起，箭弩势如风雨，那里还敢恋战？便都勒马逃跑。官兵奋勇追杀，自相践踏，到得吊桥，人多桥窄，被官兵强弓硬弩、长枪大戟逼落水中，死者不计其数。黄骢逃得入城，拽起吊桥，闭门死守。岑浚赶至西城，见城下止有员将领着十数名兵扬威耀武，愤怒道：“西平关有百兵把守，怎被这几个人就攻破了？”因令韦祖铤领五员骁将、三百名兵开城接战，必要杀尽敌兵，不许脱逃一个，自己在城上擂鼓督战。祖铤飞马出城，与那将交手，只一合，被那将一刀连肩削去半截。五员骁将将三百名兵齐上，那将两把双刀纵横跳跃，如砍瓜切菜一般。岑兵因土主怒发，亲自擂鼓，不敢逃避，拼命死斗，当不得那将人如飞虎，马似神龙，刀削肉飞，弩穿喉洞，霎时尸骸狼籍，五员骁将、三百名兵更不曾留得一个，也并不用那十名兵丁助阵。岑浚吓得溲溺直淋，方知败将之言不谬，急急添兵出城，镖枪、药箭、擂木、炮石纷纷打放，才把这十一个打退。

退后，急唤黄骢同议道：“本府用兵二十馀年，从未见此等神将。祖铤大刀，本府尝以比关公，一合即为所杀，更有何将可与交手？请问作何计较，足以御之？”黄骢道：“小的在东门，被一少年男将、两个舞剑妇人，如三只猛虎，势不可当，遂至败阵。不料西城之将勇更如此，如何抵敌？惟有坚壁死守而已。向蒙府城与丹良庄互相援救，为犄角之势，如今是断断不可，当各自为守，不相救援，方不中他诡计。丹良石城，系主公亲筑，坚固无比，濠更深广，兵精粮足，与府城一般，只要一心坚守，凭他激诱讹言，俱不为所动，方足御之。”岑浚道：“参谋所言极是，但毒龙大王如

此凶猛，亲军如此精练，尚守不住，柳庆等城、虢弥各峒我们怎能坚守？”黄骥道：“柳庆、虢弥各城峒俱由内变，府城丹良皆主公累世土民，断无异言。只要用心防守，彼岂能飞入我城？又岂能久驻兵于坚城之下乎？只须守至旬月，彼必受岳武穆之诛。昔人云：未有小人谗于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者，正今日之谓也。”岑浚方始转忧为喜，因密谕丹良，一面专备城守。

到月上时，门军来禀：城外官兵拔营尽去，一个俱无。岑浚道：“此必文白诡计，将兵移藏山谷中，诱我出兵掩袭，或守城懈惰，好乘机取事。”因传令各城军士分外用心防守，不许出城窥探。”黄骥道：“文白此计不成，明日必更有别计，总付之不见不闻，一意坚守，则彼之伎俩穷矣。”岑浚抚掌称善，守至三更，忽报东城火起，岑浚拨人一面去救火，一面搜拿奸细。城守顷刻又报西城火起，岑浚道：“须参谋亲自一行，如此高城贼人岂能飞入？此必战败时混入一二奸细，欲乘乱斩关，放入敌兵。救火事小，守城事大，不可为所惑也。”黄骥忙领一枝兵往西门搜查镇压。只见南城又报火起，不一刻鼓楼焰腾腾烧将起来，岑浚方才着慌，急领亲兵出府。探马飞报：北门打开，兵马已杀入城。须臾，喊杀之声渐渐至近，火中见一将当先，正是西城下杀死韦祖铨之将，吓得肝胆俱裂，急抄小路便奔西城。黄骥迎住，合兵一处，开城而逃。背后追兵乱箭射来，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岑浚等忘命逃脱，回望城中一片通红，大家痛哭，黄骥道：“不是哭的事，敌人矫捷异常，必来追袭，并攻丹良，若不速往，更无存身之处。”岑浚收泪，急奔丹良。

跑到天明，只见丹良城内民兵纷纷逃来，岑浚大惊问故，知道丹良城也是内应于半夜放火开门，被官兵袭破，都想逃到田州府城内来。岑浚大哭道：“数十年基业，一夜俱尽，前无去路，后

有强敌，吾命休矣。”拔出佩刀欲自刎，黄骧忙阻住道：“昔汉高帝屡败而志不驩，终能灭项兴刘，主公岂可以一败之故遽寻短见？今东西两路皆有敌兵，不若望南而行，连夜投奔大藤峡去，再图后举。”岑浚道：“我与大狗雄长粤西二十馀年，今穷败而投，必为所辱，到那时悔之晚矣。”黄骧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昔刘玄德不尝降曹操、投袁绍、依刘表耶？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大狗必不相辱也。”岑浚依言，收拾败军并丹良民兵情愿随行者共有五七百人，齐向南行。

走不几里，一枝兵马拦住去路，一员女将止有十五六岁年纪，拍马舞刀直杀上来。亲军欺他年幼，齐出捉拿，被那女将军挥动双刀，杀得四分五落。岑浚、黄骧都是惊弓之鸟，兼防后有追兵，不敢恋战，挥兵齐上，夺路而走，女将不舍，招兵追赶。岑兵急急奔逃，至一山下，鼓声忽震，山坳内一队兵冲杀出来，岑浚大惊道：“不料此处更有伏兵，吾命休矣！”黄骧道：“前面人马不是官军模样，我们且大胆上前问个明白。”把马一夹，上前去问，对面一员少年将士直冲过来道：“待我去捉了那丫头，再合你讲。”拍马捻枪，直奔那女将去了。岑浚等惊魂略定，勒马山坡，看那两人厮杀。两将直斗到七八十合不分胜负，岑浚等暗暗喝采，这男将喝道：“我与你今日须见个高下，两家军士不许施放暗箭，合你比试十八般军器，你输了便降，我收你做妻子，我输了便降你做丈夫。”那女将劈面一刀喝道：“休得放屁！你输了便斫驴头；要我输，除非日从夜出，水向西流！”这男将大怒，兜心一枪直刺，那女将闪过，讨取长枪急架相还，斗至数十回合，另换器械。真是棋逢敌手，比至诸般军器，不见一些高下。这男将性发道：“你敢与我赌射吗？我给你先射三箭，如射不中，也给我射三箭，赖的不算好汉。”那女将道：“我的箭是发无不中，中无不死的，如



何得回射我？还是我先给你射，省得枉做怨鬼。”这男将道：“好大话！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快快射来，便多射几箭不妨，只不许赖。”那女将冷笑一声，便取弓扣箭，用力拽满，向心窝射来，被这男将弓梢打落；蹙的一箭又至面门，这男将把头一别，那枝箭从耳根边擦将过去；那女将马刚跑转，暗暗扣箭，扭回身躯猛的一箭，射到喉咙，这男将把头一低，刚刚咬住箭镞，两边军士齐声喝采。这男将抖擞精神，觑定女将面门，一箭射去，那女将伏在雕鞍让了过去；抬起头来，不防后箭已到，便仰在马背，用手缠住。两马跑开，这男将把马勒住，候那女将跑回，觑定心窝猛力一箭，那女将越显本事，使个镗里藏身，擗将起来，恰好张开一张樱桃之口，露几个白玉之牙，刚把箭筈中间轻轻咬住，两边军士及岑浚的败兵都一齐喝采。那男将越加忿怒，那女将越逞精神，复不肯歇手。却见正南路上一枝官军打着奉旨征苗旗号，如飞而来，又见正东正西都有兵马从田州、丹良两路追来。黄骠向岑浚道：“这男将没有添兵，必被擒获，不如急走为妙。”唿哨一声，领着败兵望着山坡里飞逃去了。

且道男将女将是谁？那男将便是红孩儿，这女将便是小醜。土豪领兵攻打思恩，红孩儿讨战，难儿令小醜出马，两人武艺一般，战有八十回合，天色已晚，各自收兵。土豪授计：小醜明日复战。战到数十回合，卖个破绽，假作慌张，落荒逃走，红孩儿不舍，紧紧追去，小醜回身再战，斗至一二十合，仍行诈败。红孩儿爱小醜武艺人物，立心要捉回去做一对相当夫妇，紧紧追赶，不肯放松。

土豪俟其追远，单留难儿接应小醜，自领大军奋勇冲击，杀散苗兵，城内兵将都要出降，只碍着红孩儿一个武艺高强；手下苗丁都是岑啞操练的精兵，俱要替土主报仇，不肯投顺，故此尚

在观望。今见苗丁一败，便自开门投降。土豪进城，秋毫无犯，思恩百姓大悦，争出牛酒犒师，登时大定。

小隳引红孩儿离城较远，放出真实本事，两把双刀风驰雨骤，没些空缝，红孩儿愈加贪爱，也使出全副本领鏖战不止。直到苗兵纷纷逃来，说思恩已破，难儿兵马又接应上来，方知中计，把要老婆的痴心丢在脑后，虚掩一枪，招呼苗兵，如飞逃走。小隳追赶不及，收马而回。红孩儿逃至一座荒山暂行扎住，打听各处消息，知道各路俱平，各峒俱失，无处投奔，只得权时落草，向村庄抢掳些粮食延着性命。这日正领兵出来，要去抄恼村庄，却遇小隳追赶岑兵，痴心复起，便奋勇前来邀截。小隳自思恩平复，因土豪得有密令越田州助战，着难儿、小隳为前队，小隳又在前哨探见岑兵逃哭，料是素臣杀败下来，故来截杀，可的遇着红孩儿，故复有此一战场也。当下难儿领兵先到，骤马上前，喝退小隳，招降红孩儿，红孩儿道：“你只问手中这枪他肯降不降！”说罢一枪刺来，难儿道：“休得无礼！”把枪架去，劈面相还。难儿枪法入神，十数合后，红孩儿气喘汗流不能抵敌，难儿逼住他枪，重复招降，红孩儿道：“我与你有杀父之仇，宁死不降。”难儿道：“汝父被毒龙射死，元帅诛了毒龙，替你报仇，怎反把元帅当做仇人？况汝父从逆，死有馀辜，元帅奉王命征讨，即亲戮汝父亦不应仇怨。你看四面天兵，岂能幸免？若降了元帅，替朝廷出力，转祸为福，兼可为汝父干蛊，何苦执迷不悟，身首异处，只博得一个乱贼名目也？”红孩儿感悟道：“降是该降，还有一件私情要求将军转达。”难儿问是何事，红孩儿道：“那位女将与我比较诸般兵器，竟是天生一对，若肯配我为妻，便死心塌地替元帅出力。”难儿沉吟道：“这须禀元帅作主，但这女将是元帅家婢，你若求配，便须做元帅家将，可情愿呢？”红孩儿道：“元帅是个真

人，得为家将，更属万幸。”难儿见素臣兵马已到，便急趋入营禀知其事，素臣道：“红孩儿相貌是我见过的，武艺既精，我何惜一婢，为国家得爪牙之士乎！便领来见我可也。”难儿即去说知，红孩儿疾忙下马，跟随难儿入营。手下苗丁发一声喊，纷纷逃散，难儿要发兵擒捉，红孩儿道：“不须费将军兵力，待我见过元帅，去唤来投降便了。”难儿便不发兵，领进营来，伏地求降。素臣问其名姓，方知峒元姓韦，红孩儿名叫韦神。素臣道：“神字不好，可改作韦忠。”吩咐随营听令。韦忠因禀招收苗兵之事道：“他们都把老爷当作仇人，故不肯降，韦忠前去说明，自必从顺。只是韦忠初降，恐不相信。”素臣笑道：“我平生以诚心待人，宁人负我，勿我负人，你顾放心前去。”韦忠感激而去。

林士豪、袁无敌、张大勇领兵后至，参见后，士豪问破田州、丹良妙策，素臣道：“我在赤身峒带有五百苗兵，是岑猛寨下亲丁，大半与田州、丹良苗兵非亲即故。那日追剿岑兵，即选百人，令带火器麻绳分入两城之内，诈作岑啞败军，投亲避难，俟兵至城外，黑夜分头放火，乘乱吊入本家兵将，干珠带有飞卒二十人，爬山越岭如履平地，是夜本帅与干珠、锦囊、天丝、碧莲、翠莲分领并挑选矫捷兵士伏在两处城外，一俟城中火起，便纷纷爬吊而入，斩关而入，放入大军，故得成功。若但用攻打，如此坚城岂易破耶？”士豪拜伏于地道：“元帅神谋妙算，虽良平不及也。”

难儿等正在倾听，峒中探子回报：奚奇等依了将令，俟峒门烧毁，即叉入薪木，射入火器，烧得满峒通红，毒龙被烧不过，寻着督井，望树中钻出，被神猿刺死，挂在树中，阻住去路。两日两夜，老少毒龙连合峒男女俱成灰炭。素臣蹙额，向干珠道：“毒龙周身鳞甲，刀箭不能入，只有喉下径寸逆鳞与顺鳞分界处可容寸匕，非令堂不知，非令堂亦不能制。你今先往丹良，将石城拆毁，

子女放散，粮饷发来随营给军，财帛金宝犒赏军兵，然后回赤身峒，权主峒事，俟我回朝奏闻实授。”干珠叩谢起来问：“石城修建不易，何以毁拆？”素臣道：“此岑浚私建，与田州犄角，以抗拒官兵者，十数年来受此城之累，故毁之以绝祸根。”土豪道：“元帅远虑极是，但此时田州还该令何人去镇抚，将来当改设流官，方免叛乱。”素臣道：“田州本岑猛世业，先为岑啞所夺，后为岑浚所据，还朝当奏还之，今先劳参戎去安抚，随后调岑猛来权主府事。田州四面皆苗，流官必不能治，仍须以土官治之。丹良石城既毁，则田州无险可恃，即叛服不常，亦易平矣。”土豪拜服。素臣差人连夜去调岑猛。干珠、土豪正待起身，只见探马来报：韦忠去招收苗兵，杀得大败逃归。素臣吃惊道：“岑浚、黄骥业已远窜，田州、丹良贼兵非死即逃，现留碧莲、翠莲领兵弹压，这是何处兵将？参戎及珠儿且请少留，待我亲去看来。”正是

谋从心出兼由学， 勇自天生不论年。

## 总评

玉儿情重之人，感念相公三年如一日，此语出诸神猿之口，奇绝，怪绝。盖玉儿与素臣曾作假夫妻，舐吮抚摩，闺房之乐已甚于画眉，神猿前知素臣开天神手，则于归之夕此段情节必不讳于姑前，而此时相见忽然感触，竟至血晕垂危，尤觉一种缠绵，尽情发露儿女之情，作者亦写得透顶。自来新娘有以闺中所私情分直贡于翁姑丈夫者乎？文至此，亦作地老天荒耳闻目见之想，虽琐事闲情不离本旨，乃为奇文，妙文。

毒龙深藏不出，藉石铁门以自卫，非火攻不得破之，然使无前次进峒一番窥探，则醋炭柴薪，竭峒中所有亦尚不足于用，

而此事必已半途而废。天生神力，又有玄阴老姥一双明珠，的非偶然。正不独兵机神速，黄马回京，足破靳监之胆也。

烧破十门之后，更用长叉推入薪木，浇灌桐油，发火箭以燃之，孽龙非投督井不得生路，而后山神猿布置周密，早定绝着。干珠告素臣止“家母自任”一语，而火攻之后炙死一法，又于收飞卒时补出，章法便不呆板。然细按情势，却已早有成算，并非随时生发。行军之秘与行文之妙，两得之矣。

岑浚来救孽龙，素臣虽神岂能逆料？乃潘洞之役，定计火攻，醋炭柴薪陆续运齐，不必全兵已足制毒龙之命，而抵御岑兵，遂觉好整以暇，一战而败，退保田州，已非浚之初意，乃大兵踵至，连夜薄城，一若官兵间攻孽龙，而正着反在田州，则用兵之神化，无人而能测之矣。区区逆浚，徒自取死，可悲也夫！

兵至田州，扎营已定，不速围攻，而大开营门，学诸葛公弹琴扫地故智，以司马孟达待之，独高视岑浚也。至于越看越怒，直欲挥兵掩杀，则浚之伎俩毕见。酒壶一掷，信爆齐轰，一战成功，夫复何疑？

千军万马之中有许多美妇、男女小孩，忽而戏耍，忽而厮杀，文章之艳丽极矣。不意更有红孩儿、小驢一段胡闹，牵惹这班惊魂略定之人。至于勒马山坡，看而喝采。有此趣事，乃成妙文。会家不难，岂数“盲左丽，龟射麋”之闲暇哉？

红孩儿之降，为小驢也，小驢不降之，而难兵降之，文亦错综极矣。惟以难儿而为小驢收一快婿，上前喝退，亲自招降。红孩儿见色贪生，得无猝遇难儿，亦如与小驢一般兜答，则真有难乎为情者，岂难儿面色未改，临阵挥枪，直如莽张飞之可怕，故口口将军，不敢有一字相戏耳。

## 第一百四回 假班师分兵入峡 真救驾匹马归朝

素臣出营看时，见韦忠领着苗丁没命跑来，后面追杀的却是虎儿。素臣骇异，大笑进营。韦忠跑至营前，勒住马匹。虎儿见韦忠勒马营前，才知道自家兵将，各跳下马，入营参见。素臣道：“你们怎不问明白，自相厮杀？”韦忠道：“撞着这位小将直杀上来，韦忠问他名姓，何处兵将，他说砍掉你驴头再合你说。韦忠性莽，本待交手，却怕是爷的人，虚刺一枪便不敢还兵，只望营里跑来，并没有厮杀的事。”素臣方始明白，问虎儿道：“你既砍掉他头，又向谁说话？还是从前不问缘由动手就打的性儿。他若与你一般莽性，放手杀伤，岂不误事？以后切不可如此。”虎儿道：“我见是苗丁，才与他厮杀，不知道却是自家人，以后不敢了。”

须臾，云北亦至，素臣才打发干珠两将分路而去，问着降苗，知岑浚、黄骥都投往大藤峡，因唤过奚勤、韦忠，吩咐如此如此，挑选亲信苗丁十余人，饱餐酒食，连夜去了。复令难儿、虎儿，各与一丸易容丸，变了面色，令其姊弟称呼，假作乞丐难人，混入峡中，潜赴山后，授与密计，随后而去。传令休兵三日，择于二十四日班师，分写书檄，差人赴各峒，饬知善后事宜，及班师日期，并移檄知照府县营兵。至于赤身峒，暂请神猿镇抚，令奚奇等撤兵回营；虎弥峒仍着松纹夫妇镇守，令张顺至象州候令。

次日，碧莲、翠莲回营缴令，碧莲献上思恩、向武、龙州三颗印信，禀道：“赵源妻岑氏并岑浚妻一口、妾十口、子二名、媳二口，俱遵令监俟岑猛到门，支給收管；韦祖铤首级已号令城门；粮

饷现运一半至营。”翠莲禀道：“干将军已把石门拆动，粮饷扣下，一半作工匠口粮、工费，其余都解在外。岑浚积年所掳人口，现在访传亲属给领。财宝无算，尽数解来，听爷给赏。”素臣令军政官登簿查收。二十三日日中，奚奇等到营缴令，禀知赤身峒已交代神猿，民心大定。傍晚，土豪到营缴令，禀知岑猛已到，交代明白。干珠到营缴令，禀知石城已毁，子女均已结亲，馀存粮饷分散百姓，欢声动地，都愿恩父长生不老。素臣令把财物珠宝扣出东阿山庄运送粮草价值偿还之外，馀下搭配起来，按着将士数目均匀放赏。难儿已差出去的，存留在营；干珠已管赤身峒事业，不复给赏，其余俱各均沾。将士们见主将丝毫不取，全数给赏他们，欢声如雷。

次日五更，令干珠回峒候旨，并授密计，与开星参酌而行。密令奚奇、叶豪、袁无敌、张大勇、李全忠、叶世雄、元彪、宦应龙分领东兵五百、苗兵五百，俱扮作药材客人，多雇江船，装载一半粮草并军器衣甲等物，陆续赴象州进发，候我船到发令，在船赶做草色衣甲二十三副、马甲一副，不得迟误。令土豪、韦杰为前队，自己领锦囊、天丝、小躄、碧莲、翠莲为中军，云北、易彦为合后，分率桂林、苍梧、右江等兵将并新降苗将奏凯而回。行至庆远，吉于公、马成龙、马成虎接见；行至柳州，华如虎、华如蛟接见，俱着随营候令。

右江道马文升禀见，称颂道：“自八月十七日接见元帅，不过月馀，即收复三府十五峒，削除大难，更平田州土逆，去数十年蟠结之大患。何道而能致此？众议纷纭，俱说元帅道法通神，到处驱役，变化不测。本道咕啐小儒，拘墟之见未能窥测，伏祈明示。”素臣大笑道：“弟非鬼物，何吾兄亦以为疑？”因把设谋定计约略言之，因附耳说道：“岑浚现逃浔州，投奔大狗，弟已差心腹

密赴象州，复遣细作入峡内应，沿途露布，只说逆苗已平，放散兵卒回京复旨。吾兄可向各官弁宣明此意，送弟入城，弟至前途令土豪先行，私赴象州本兵破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则大狗、岑浚俱可擒也。但恐愚民无知，又指为鬼物耳。”文升大喜道：“侯、岑二酋长为粤西世患，皆本道所属，而力不能制，徒忧心如醉而已，若得并除藤贼，何幸如之？但此贼所据者地险而不绝，力山府江巢穴不一，党类极多，辗转藏匿，搜剔匪易，冬寒将届，仓廩空虚，府镇俱受新宦指使，专心掣肘，衣粮二字尚须熟筹耳。”素臣道：“浔州天时暑热，十月尚如中秋，弟破贼之期大约不出旬日，寒衣尚可无虑。至粮饷，则未至田州以前，皆出弟己资，既出田州以后，皆资于贼。田州、丹良两处之粮，除敷食用外尚有一半，现运至此，烦吾兄归足各属，常平馀存，为赈柴之用可也。”文升出位，拜伏于地道：“元帅荡平大敌，功成反掌，已非思虑所及，而不费帑项、不劳官司，使百姓无供亿之烦而有赈柴之利，则尤属旷古所无。文升自负，向拟师事元帅，友事三原、浮梁、华容诸君子，今恐执扫除之役亦不堪矣。”素臣惶恐谦谢，向土豪讨过粮册，递与文升道：“可与三原分颁之。”又嘱文升速委官去守庆远，文升应诺拜受，即传知各衙门：文元帅凯旋进京，明日公席饯送。

素臣次日辞别各官，将两道兵留下，行至前途，密令土豪：“领兵前赴桂林，将桂兵亦尽数留下，止带降卒数百，打我旗号，假作进京复命，至湖广界上驻扎，候我破敌回来，并将降卒放散，止率尔兵回京。”令云北在中军假作本帅，一切员禀俱以病辞谢，不可泄漏。是夜深更，即与锦囊、天丝、小醺、碧莲、翠莲、成龙、成虎、如虎、如蛟、韦杰、易彦，领着二十个飞卒，改装出营，前赴象州。二十八日，到船与诸将相会，张顺亦来叩见。候至天黑，令诸将抄向山南：“奚奇率如蛟、如虎，领兵一百名攻古营；叶豪



率马成龙、成虎，领兵一百五十名攻林峒；李全忠、叶世雄、韦杰领兵一百五十名攻沙田；锦囊、天丝、小隳领兵一百五十名攻石门；袁无敌、易彦领兵一百名运粮接应。衔枚疾走，天明俱要赶到。贼所恃者峡中高处，可见数百里，官兵虚实一目了然，得以预备。今闻我已班师，放散兵卒，必不准备，卒然见我兵一时忽集，必骸然惶惑，不敢出战，惟以死守为主。藤峡满山皆藤，纠葛处俱积巨石，官兵欲上即割藤下石，俱被压死，复发毒弩药镖，中者立毙，必须如此，方得成功，切记，切记。”复令元彪、宦应龙，领二百名兵往力山埋伏，张顺张大勇领一百名兵，内选数十名善泅者，用原船装至府江埋伏，俱授与密计。

素臣自领碧莲、翠莲及飞卒二十人，各穿草衣，黄马背上扎缚旗帜，罩以草甲，由山北径至仙人关来。是夜五更，已至山足，自山足至关俱悬崖陡壁，素臣俱于树草中攀藤附葛而上，夜里尽力趲行，日间藏伏草中，窥伺各处无人，侦探乘便而行，如此一日一夜，已离关不过五里。于二更到关，见关上寂然无声，取出明珠来四面照耀，不一会见关内林木之上飘起白绢号带，素臣等绕至号带，边城上挂下长绳，素臣挽着飞身先上，碧莲等接手俱上，难儿、虎儿接着在前引路，把守关将士从睡梦中割下首级，连痛也叫不出声。有逃出来，碧莲等在外截住，不留一个。开了关门，放入黄马，齐奔九层崖来。崖上有百馀军兵俱在堡房睡熟，堵门杀入，愿降的便把绳捆绑，不及降者便都杀掉。将马背旗帜解下，捆的徭丁都扛出，在崖留下十名飞卒守住，令其瞭望，俟山南军交战及我等已至峒后攻打，即于崖上遍插旗帜，令降徭尽力呐喊，如不肯呐喊即时砍杀。尔等十人各就崖上钲鼓用力锤击，以助声势。飞卒令毕，即率碧莲、难儿等下崖，望峒后杀来。素臣等至山足时，奚奇等已至峡，一路虽有零星营寨，并无兵卒，直

逼古营林峒等处，依着素臣密计，日间跑马射箭，抛球打弹，歌唱饮酒，等到半夜各持长竿，竿上联挂草人，分执火炬，一齐点着，撑至崖前；背后军士擂鼓呐喊，声震山谷。峡上徭兵急发枪弩，割藤下石，石上草人身上纷纷卸落，药镖毒弩便丛集草人之身。前竿火尽，后竿继至。徭兵夜半于高崖俯视，火光耀眼，加以胆落心慌，怎辨得清？只认素臣令严，前兵打尽，后兵复上，尽数施放枪弩，割藤下石。到得天明，藤石枪弩俱尽，官兵将草人身上枪弩兼以军中利箭，如飞蝗般发去，徭兵纷纷坠落，官兵乘势奋勇先登。一时之中，四寨俱破，追至峒前，尽力攻打。

只听炮声起处，峒兵齐出，大狗居中，左有岑浚，右有黄骥、蓝受贰、侯郑昂，领着一班敢战徭丁，齐齐排立，一员小将军当先出马，官兵看时却正是韦忠。小隳舞起双刀，拍马上前，迎住厮杀，斗有数十余合，不分胜败，韦忠喝问：“前日赌射，被你镗里藏身，逃了性命，今日还敢赌吗？”小隳道：“你敢再赌，定难活命。”韦忠道：“前日是你先射，今日该让我先射三箭。”小隳应允道：“再多射几箭何妨！”两马跑开，韦忠拈弓搭箭，等到马合，觑得亲切，望咽喉上一箭射来，小隳也用咬镞法，把箭头一口咬住。两军齐声喝采。大狗抚掌道：“岑府之言不谬，真亏这小丫头，须要活擒他方好。”小隳马望南跑，韦忠马望北走，直至大狗面前，方带转马头，扣弦搭箭。小隳勒马，迎着韦忠跑来，韦忠将弓弦拽满，使尽平生膂力，忽地扭回身躯望大狗喉中猛射一箭，大狗正睁着眼看小隳又用何法避箭，猝不及防，急急闪避，已中面门。蓝受贰一刀劈杀岑浚，黄骥护打受贰，韦忠唿哨一声，挽起长枪，从隳拔出双刀，奚奇等齐声呐喊，各举兵器，一齐掩杀。侯郑昂保着大狗退入峒内去，韦忠等刀枪齐上，将受贰、黄骥双双杀死。徭丁见土主被伤，本家将自相攻杀，人人胆落，夺路奔逃。忽见

峒后九层崖上竖满官军旗帜，前后擂鼓，喊杀之声震地惊天，更自魂飞魄散，有的退入峒去，有的绕峒而走，有的悬崖而上，自相践踏，跌落深崖，死者无算。官军勇气百倍，攻入峒去，大狗、郑昂逃入内峒，闭门死守。

且道韦忠射伤大狗，受贰如何不急救护，反杀起岑浚来？受贰本系大狗宠童，大狗的寡房妹子二猴又与私通，出入无忌，便又做二猴的亲丁。岑浚来投，受贰劝大狗杀之，大狗贪着岑浚家势威名，要臣服他以镇压苗僮，反把二猴配与为妻。岑浚以奴看待受贰，受贰骄蹇惯的，如何当得？遂恨岑浚入骨。二猴因岑浚年老，不及受贰精壮，且自恃勇力，兼系土主之妹，以降人视岑浚，夫妇不和。一日早起，岑浚见一苗女梳头，发长委地，偷视片刻，二猴即髡其发。岑浚发怒，偏把苗女抱置怀中，二猴即与受贰入内，坐之膝上。岑浚解苗女之衣，摸其双乳，二猴即脱受贰之裤，捏弄其阳物。岑浚大怒，令左右阉割受贰，左右笑而不语，二猴即令左右挖去苗女阴户，血肉淋漓安放岑浚面前。岑浚哭诉大狗，大狗道：“不痴不聋，做不得家公。我妹是这样惯的，休与争执。”自此岑浚吞声忍气，如坐针毡，受贰遂日思致死岑浚，到得韦忠逃来，岑浚因有一面之识，兼系岑啞旧将，欲置党羽自固，遂夸说韦忠武艺，劝大狗重用。大狗亦爱韦忠相貌，遂把幼女娇莺配之。娇莺年纪虽少，淫性与二猴无异，私通僮丁颇多，却贪着韦忠貌美力强，甚是恩爱。韦忠投降是假，且心在小醮，不特不禁其与僮丁奚四调笑，并借端发怒，令僮丁褫剥奚四衣裤，欲加鞭扑，露出驴骡一般的伟物。娇莺瞥见垂涎，慌忙劝住，老着脸皮央求韦忠要与奚四交媾。韦忠道：“我爱你非常，巴不得你快活，但恐当他不起，徒受苦痛。”娇莺淫心正炽，即拥奚四上炕。奚四本知韦忠之意，公然交接，不料略进少许，已至开口

流血。韦忠拿汗巾一面替娇莺拭血，一面抚摩其牝，百般怜惜道：“我原说你当他不起，如今怎好？”娇莺道：“不妨，待我过两日再去捶他，少不得有快活的时候。”口里说着，心里感激韦忠，胜似生身父母，在大狗面前百般夸奖韦忠的好处。大狗遂将韦忠十分亲信，凡有说话，一句一听，百求百从。当日二猴闻知，即来候问娇莺，要借奚四去一用。娇莺本不舍得，一来因自己暂不能用，二来平日畏惧二猴，便令奚四随去。二猴牝户极宽，虽非奚四敌手，却得勉强容受。奚四轻轻款款，竭力细意奉承，二猴如获至宝，自此遂不与岑浚同住，自向内峒深邃之处一座密云楼上与奚四日夜厮守，去做那殚雨尤云之事，连官兵攻峡。天大事情俱付之不睹不闻了。韦忠受素臣密计，俟官兵攻破古营等寨，即力劝大狗出战，故把大狗劝信，出兵迎敌。又因岑浚曾述其与小躄赌射之事，大狗似信不信，故见小躄出马，即与赌射，乘使用计。大狗一心要看小躄避箭之法，遂中其计。受貳见韦忠反射大狗，则杀岑浚为有名，故且不及救护大狗，反先杀却岑浚。黄骥见主被杀，故与格斗，却成了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也。

大狗、二猴皆公猴与母狗相交所生，是一般的天生妖孽，勇力异常，矫捷无比。大狗似狗，故以狗名；二猴似猴，故以猴名，幼时为人所呼叫出了名，嗣后竟不能改。大狗仗着勇力，又有二猴同志，遂为诸酋雄长，占据大藤峡数十年，出没两广，杀官劫商，肆无忌惮。当夜入梧州，劫库放囚，大掠城中，执副使周涛，杀训导任璩及家居布政使宋钦；陷南平县，劫知县印，杀典史周诚，掳其妻子入藤县，掠官库，劫县印，无恶不为。官军屡次征讨，虽远至调南京、江西、直隶、九江、两广诸兵，多至十六万，因峡顶九层崖，高入云中，下瞰数百里，军情悉为所见，往往未至其境即为所覆，有得至峡南者，又因山崖陡绝，弩石利害，加以大

狗、二猴勇捷异常，无不致败。岑浚来投，大狗自恃险阻，放心收纳，各处险隘添兵设守，准备厮杀。及探听素臣至柳州，已将兵将尽数放散，驰驿进京，方把兵撤去，笑谓岑浚道：“也是文白的造化，他恃着屡胜之威，若知你在此，必来征讨，可杀他片甲不回，为汝报仇。”直至官兵忽然俱集攻打山南诸寨，方吃大惊，及闻官军跑马射箭、歌唱饮酒，暗忖：文白果然足智多谋，他见各寨据险，攻之无益，故作此伎俩，一则伏兵营后，引我去冲突，二则令我懈怠，乘夜好来破寨。毒龙等一勇之夫，故致丧败，却怎瞒得我过？因传令各寨不可出一兵一将，俱更番休息，到夜须百倍小心，彻夜防守，俟敌兵近崖，即齐发镖弩、割藤下石，伤死他一半兵将，便各寨俱出，并力剿杀，自成大功。谁知夜间中计，把镖弩藤石一时用尽，官兵攻破险要，直逼峒前。韦忠是夜将娇莺极力奉承，弄得死去活来，快乐无比，然后夸说自己武艺：“前日之败止因兵少势孤，彼四面合围，以致失事，尚被杀伤十几员上将，突围而出，今此峒兵多将广，又据着险要，怎缩头不出，被人耻笑？你须在父亲跟前力保荐，管教一战成功，一则显出我的本事，长你威风，二则丈人数十年的雄名不至减削也。”娇莺是个淫女，从未得此甜头，又兼平日感他知趣，恩爱入骨，遂至大狗前极力怂恿，大狗也怕损了自己威名，兼闻岑浚夸扬韦忠武艺，也要亲见其本领如何，复被爱女之言一惑，遂领兵出峒，以致此变。

败后还恃着自己及妹的本事，内峒坚固，粟支十年，尚可死守，力山、府江，窟穴可凭，党类足恃。传令傜丁无论男妇老幼俱上城防守，速向密云楼请二猴出来商议。那知二猴因得了奚四宝物，日夜宣淫，已是疲乏，奚四知官兵已至，更取身边吃剩的补天丸，日服一丸，尽力狠干，弄得二猴连连丢泄，头目森然，浑身瘴化。傜女们回头出来，帐下兵丁无不胆寒，更兼韦忠那箭傅有

毒药，大狗伤处疼痛非常，嚎叫不止，军心大乱。再听着峒前峒后一片喊杀之声，那里还有固志？当不起奚四又作内应，开放黑圈，领着圈内囚禁的数百民兵杀至后峒献门。峒后官军已经杀入，个个魂飞魄散，纷纷的开门跳城，抱头鼠窜。峒前官军见峒后崖上竖起旗帜，知素臣等已破关而至，无不奋勇，登先守城，徭丁又俱逃散，登时攻破峒门，一拥而入。韦忠当先领路，直入大狗帐中，侯郑昂逃避不及，被诸将剁为肉泥，大狗带伤受缚，二猴束手被擒，其余妻妾子女一半逃至后峒，被黑圈兵民截杀无存。

素臣传令，将大狗、二猴枭首，发潯州府示众；峒前所割的岑浚、黄骥两颗首级发田州去示众。命奚奇、叶豪、吉于公将峒内财宝粮饷、衣甲军器及劫来印信等物尽数入册，封贮候令，在峒镇压。令华如虎、华如蛟领兵搜东，马成虎、马成龙领兵搜西，李全忠、叶世雄领兵搜南，易彦、韦杰领兵搜北，凡有投降男子编入队伍，妇女闭于空室，掳掠良民不分男妇释放下山，米粮财物军器衣甲尽数封贮，营堡寨栅俱拆毁焚烧，险阻之处俱要削平，搜查净尽，不许一毫遗漏。将黑圈内兵民带到勘问，勘出典史之子周先，送往南平；训导之弟任浚，送往潯州；其余都赍发下山。自率锦囊、韦忠、碧莲、翠莲、难儿、天丝、小躄、虎儿，领兵二百名、飞卒二十人，追赶馀贼。

峡中贼獠被官军四面八方分兵搜捉，逃脱的都四分五落的凑聚拢来，齐奔力山。素臣等在后呐喊追杀，自相践踏，跌落崖谷，死者不计其数，馀俱逃至力山，进了羊肠谷，方要出口，前边一军摆开，拦住去路，元彪、宦应龙领着二百名生力兵，俱是大刀阔斧，奋勇砍杀。后面素臣之兵又冲杀上来，十停之中有七八停俱死于刀斧之下。留下元宦等兵将及天丝、小躄、虎儿搜山，将力山贼人一并剿杀，所有寨栅亦俱焚毁，其余收降放掳，封粮平

险，诸事俱照前令施行。自率锦囊、韦忠、碧莲、翠莲领兵二百及飞卒二十人向前追杀。贼僑逃至府江，都是绝壁层峦，被追兵一逼，跌落万丈深坑而死者无算，存留最矫捷者不满百人，奔下山坡，素臣独带百名兵，令锦囊守住山口。贼等见江边有商船停泊，便直奔上船，各持篙桨，拉杂撑挡，如飞开至中流，不防舱底伏兵掀篷而出，一阵砍杀，纷纷倒毙，有赴水逃命的，又被水底善泅军士擒捉起来，更不曾逃得一个。素臣命重赏船家，回至府江，复留张顺、张大勇、锦囊、韦忠、碧莲、翠莲等搜山，一切俱照前令，自己匹马回峡。搜峡诸将陆续缴令，所有横石塘、油榨石壁、大皮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紫荆木昂、藤冲大坑、碧滩、罗淶等诸险要，俱经削平，呈上衣甲军器、米豆谷麦各册，及降卒男妇名口清折，素臣令将印信、诰敕、公服、器用等物发还各府县，通报缴销，衣甲军器汇造一册，粮饷扣出三分，存于峡中，馀亦汇造一册，交右江道酌办，财帛金珠均匀搭配，分赏将士，以三十分之一留于土豪、云北诸公，及在湖广驻扎兵丁。设武靖州于峡内，兼辖力山、府江各僑等，调岑铎来权知州事，投降男妇听其发放。将内峒拆毁，改为州署，外峒即为州城，一切匾额宫殿犯禁违式者，俱改换拆造。

部署略定，金视自京而来，因跑急了，只把手指画，却说不出话。素臣知朝中有变，忙屏退从人，令其绕屋徐步，不使睡伏，不一会神气渐复，方上前跪禀道：“靳贼先料老爷不能平贼，与安太师勾通，要废太子，立安贵妃五岁皇子为东宫，太子废后即发缇骑来扭解老爷进京治罪，治死老爷后再举大事。续闻老爷入广即掘陷坑坑杀了四个毒龙，便改了算计，要就冬至这日委太子去郊天，伏兵天坛，杀了太子，扶景王即位，再把景王除去。后接郎如虎飞报，说老爷用兵如神，已收复三府，杀入苗峒，指日就可班

师。靳直着急，与单谋商议，乘着山东巡抚奏报黄龙见于登州井中，劝皇上去看龙，又说蓬莱阙常有仙人下降，可求不死之药。皇上听信法王真人邪说，说十一月初一日有大罗天仙降于蓬莱阙，授皇上不死之药，及玉枢、秘策、剑印等物，已于前月二十日出京。靳直与兵部尚书陈芳、中府都督王彩保驾，召景王至京监国，令其谋害太子，僭号称尊。景王已于前月二十三日到京，占住旧皇太孙宫内，与太师结盟，要除去太子，择日即位，尊皇上为太上皇，安贵妃为太后，立贵妃之子为太子，将来传位与他。安太师与贵妃俱怕太子即位要替纪贵妃报仇，都已情愿。亏着女神童奏知周太后，将太子连夜召入宫去，未得谋害，又立劝安贵妃说景王凶暴淫恶，把生身的太妃绝了衣食生生饿死，棺柩从狗窦中拖出，逼淫都梁王妃，毒杀都梁王，压杀马太妃，械其媳都昌王妃入宫强奸致死，种种淫恶，笔不胜书，断无不背盟之理。他为藩王时尚且如此肆行无忌，其于亲母叔母胞弟堂弟尚且如此凶淫惨毒，若登大位，必且更甚，宫中后妃必强逼奸淫，若不顺从，必无生理，娘娘身且不保，能保弱龄之皇子？太子仁孝，以母事娘娘，虽因纪娘娘死得不明，时时哭泣，断不行此而致行悖逆之事，俟皇上回銮，以圣意谕使让储，必不违逆，即使违逆，亦可以圣旨废之。名正言顺，至安无危，莫出于此，怎反做此等至险至逆之事？贵妃感悔，盟未立成。靳直探知，又遣人力谏景王，说骑虎之势必不能下，若不速除太子，大祸立至。景王害怕，现要搜宫诛灭太子。小的自进京去，即备干粮潜入靳监密室，伏于仰承之上，成日不出。靳监出京又入景王密谋之所，又悄悄入宫探听，这些事情俱是小的耳闻目见，确实不过。故连日连夜如飞赶来，望老爷即刻入京方好。”素臣吃惊，汗下如雨，立传奚奇、叶豪、难儿、张顺、韦杰、易彦进内，告知此事，令分兵而回，兼请吉



于公为主帅，嘱咐一番，如此如此，又嘱金碗几句。

牵过黄马，深深一揖，说道：“此地离京八千馀里，国有急难，须日夜尽力赶行，五六日之内如得到京，当八拜以谢，誓不忘恩。望你不辞劳苦，不惜饥饿，勉力为之。”因取军中干粮，装一口袋，扎缚马背，飞腾出峡，于十月初八日自峡起身，至十三日午后已至京城。只听彰义门纷纷传说太子已被景王缢死，十五日清晨即登大位。素臣猛吃一惊，大叫一声，撞下马来，死在地下。正是：

天雷劈脑骨成墨，    利刃剗胸血喷红。

### 总评

砍掉头颅再合你说，是笨话，亦是呆话，然出自虎儿声口，正自合拍。素臣即此警戒，亦见海人不倦之心。

间峒元则兼及岑啞，而毒龙之谋主尽；收红孩儿则并逃岑浚，而猴狗之外援绝。韦道父子与苗事相终始，然则法王真人死而景王被诛，靳监身败，事有必至，理亦固然。古今藉妖术以成事者往往为其所卖，可不鉴诸？

攻赤身则直逼田州，破田州则阴入大藤，兵机神速，犹不为奇；至身统数千军而出险入隘，分拨了然，直无一伏虚设，一计不应，岂仅神速之谓哉？方之古来，觉诸葛猗亭一役，犹至涕泪而斩马谡，逊素臣一筹矣。

难儿乃士豪之女，虎儿为素娥之甥，二人亲谊何从联络，乃以易容之故，而居然姊弟于军中，真奇情也。细绎乃知作者本具天地橐籥、造化炉锤之手，故书中不夫妻而夫妻者屡矣，何姊弟之乔扮足云耶？

作者好为秽语，亦善写秽态，不写则已，写必极情尽致。

此篇描画大狗、二猴，几令读者目不忍视。不知非作者之笔墨秽褻也，兵家贵能用间，素臣用兵之处无非淫人，故孽龙好淫则用奚勤夫妇，猴狗好淫则用韦忠、奚勤，异日以容儿媚其氏即以诛景王，以奚勤为欢喜佛即以灭倭奴，同是一副笔墨。推类言之，李又全之诛且不惜带活宝贝而亲入其境矣，可见此书大旨在乎崇正辟邪，而以间兵作奇兵，不得不以治淫人之法治之也。非此作用，则补天、易容，安得遽目为天赐乎哉！

此时岑浚计穷力竭，往投大藤；以大狗二猴之淫昏，岂足为浚之庇？即明示师期，素臣亦必成功，何以故弄狡狴，潜师暗渡耶？岂知猴狗之淫早经算计，非用二人为间，则猴狗势合，而岑浚即与二猴为配，亦无脱辐之隙，困兽犹斗，况穷寇者三乎？唤过吩咐，如此如此，若以大军继进，则二人之来得无启疑，计不得行，即胜负未可知也，故既遣二人为间，不得不为声东击西之谋，此之谓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

韦忠、奚四同受素臣教令，其于娇莺装腔做势，姑可坦然处之，否则恐稍有人心者决不能堪也。但彼此意会，你顾我，我顾你，未免哑然失笑耳，正不知事定以后缴令，于素臣之前当作何语。

密云楼上与奚四日夜厮守，而官兵攻峡天大事情都付不见不闻，写淫人之性情如此，较之毒蟒越七日一游宴，但以香烛跪拜而不至日夜狠干者，更下一层。故用引五根妈、奚勤夫妇，越三年而毒龙始亡；用韦忠、奚勤，不旬日而猴狗已死，然则若毒龙者尤非好淫之甚者矣。

看到内峒坚固，粟支十年，乃知区区域狐社鼠未可轻

覩，不用间计，虽官兵围攻，无即破之理。韦忠一箭，奚四放圈，得手正在此处。行三军者，当反复思之。

靳监料素臣不能平贼，风闻广西之信，知计不能行，必有卒不及防之举，岂知文恩、文容早为东官要去，而金砚急足，素臣良马，不旬日而自京至广，自广回京，又为先占一着耶。

## 第一百五回 鸾音为臣子监军新时官制 云妃代尼僧摩顶旧日恩情

守城官兵一齐上前拍救，那员将官把素臣一看，忙吩咐：“快扛进官厅后边，好好灌救醒来，此必贾公公处差官，不可怠慢。”众军门七手八脚，拉马的拉马，扛人的扛人，扛将进去。须臾救醒，那将官道：“你看那马浑身是汗，这人神色俱变，必有紧急机密之事，你们都回避着，待我问他。”众兵齐退出去，素臣睁眼看那将官，失声问道：“你是熊以神，怎得在此？莫非投顺了景王吗？”那将官摇手低应道：“以神自蒙文爷保荐东宫，特召进京，授为守备，管领卫士，出入扈从，亲信无比。景王入京，即遣人来招致，东宫命以神假意归顺，便拔了西前营游击。目下要举大事，派在这门守城。以神孤掌难鸣，十日前已差急足到山东去，至今尚无音信。文爷在广，何以神速如此？”素臣道：“门口百姓都说太子缢死，十五日景王即位，这话是真是假？”以神道：“十五日即位是真，东宫缢死尚不的确。景王围宫，逼要太子，周太后说已赐死，景王索尸不得，知是假说，现在围宫，增兵攻打，恐也只在早晚。”素臣以手加额道：“太子尚在，此大幸也！广西已平，我得京中凶信，六日内赶至此地，马力已极，可替我加意喂养，我即刻进城，相机而行。山东人至，可来清宁宫探信。”以神道：“四城各门俱有景府心腹把守，盘诘严密。以神有各门片子在此，须把片子点验，方可入城。”素臣讨了宣武门片子，附耳密嘱数语，即刻起身。以神送出厅来，向门军道：“我说定有机密之事，你们把马小心喂养，这位爷出城就要骑坐，误不得时刻的。”门军连声答

应，去喂养马匹。

素臣拽开脚步，竟望宣武门来，将片子照验过，赚进城去，竟奔皇城。路上听说宫中大乱，太后投井，太子杀死，现在放火烧宫，虽不肯信，心头却突突地跳个不住。见一家门首横着几根木头，抢了一根，如飞而跑，跑至皇城脚下，将木靠墙，用手拉扯，跳上城头。堆拨上军兵发喊赶来，素臣已抽起木头飞身而下，复用此法入得宫城，望着清宁宫直奔将去，只听得一片喊杀之声，素臣赶上，见宫门已破，门内几个男女将士满头流血兀自死战，依稀是奚囊、玉奴等模样，门外军兵密排如麻，有几员将官奋力攻杀。素臣拔出双刀，大喊一声，杀将入去，转身不及的军弁已连排砍死五七个，红血直喷，那几员猛将急掣身迎敌。素臣将全副本领施展出来，纵横踊跃，刀光如电，吼声若雷，猛虎撞入羊群，登时四分五落，哭喊逃跑。门内之将却正是奚囊、阿锦、玉奴，忽见素臣从天而降，勇气百倍，领着内兵，并力杀出。贼兵只辨走路，素臣等在后一逼，自相践踏，死者无算。素臣还要赶杀，奚囊急喊：“宫后已破，太子可被搜出，老爷快去一救！”素臣忙掣转身，跟着奚囊奔进宫去。宦官宫女纷纷逃出，奚囊阻住根问，方知太子尚在，现匿太后床后。景王兵将因太后拦门坐着，不敢入搜，飞马去请景王的旨了。素臣大喜，急赶至太后内殿门首，只听一片声传景王令旨，说“并太后拿下！”门首军将正待无礼，素臣大喊一声，挥刀直上，奚囊等随后助力，刀锋过处，人头纷纷落地，主仆四人在那百十兵将中纵横搅杀，如狂风之吹落叶，登时解散。追杀出去，至后仪门，只见门东有一二百兵将，围着几十个女人，奚囊发喊道：“妃娘娘被围，老爷快救一救！”素臣大喊杀入，一将回身劈面一枪，素臣用力逼过，随着枪杆直削上，把那将手指手腕一并削去。枪杆下来，素臣掣住，排头挑去，纷纷倒地。

被围女人见有外救，便拚命冲杀出来，奚囊等复自外来夹攻，便都抱头鼠窜而去。

素臣见几个女兵簇拥鸾音进去，却但见赛奴，不见容儿，根问奚囊，奚囊未及回答，只见一个宫女同着赛奴赶来，跪下道：“小的便是容儿。”素臣道：“你如何改作女装？”奚囊道：“景王入京，即把东宫卫士尽数驱逐，不许存留一个，东宫爷着急，教容儿扮作宫女，小的因不像女人，只得连夜阉割，保护小爷。”素臣吃惊道：“怪是你声气都雌了，难得，难得！”因吩咐：“把前后宫门连夜收拾，用心防守。此时暮夜，不便朝见太后，快请太子出来商量大事。”宫女便去奏请，奚囊、玉奴、阿锦俱跪地磕头，素臣忙把缠袋内取药，令其敷治伤痕。

须臾，太子出来，不等素臣下拜，便抱头大哭道：“寡人与先生如在梦里相逢。先生若迟到一刻，即不能相见矣！寡人有千言万语告诉先生，不知从何处说起。”素臣哭道：“此时非说话之时，贼人虽退，必添兵复来，宫墙单薄，人俱受伤，战守两难。臣孤身一人，前后不能兼顾。彼复来之兵必极强悍，强弓硬弩已非伤卒可当，若再用排枪火器、佛郎冲车，则登时重粉矣。”太子听说，心胆俱裂，宦官宫女一齐嚎哭。忽报太后出来，素臣俯伏于地，太后急令内侍掖起，垂泪说道：“先生所言，句句真实。逆藩宸濠凶恶至极，连日逼要东宫，老身一力护持。今日即发兵来，公然劫杀，方才连老身都要拿下。骑虎之势，彼岂不知？此番复来，必为斩草除根之计。宫中兵将俱带重伤，断难拒敌；先生孤掌难鸣，与其玉石俱焚，不若早为决计。”因携着太子之手交与素臣，唤出张、真二妃，令与太子一同下拜，道：“老身本应叩求，因叨为天下之母，恐先生执礼守经，谦不肯受，着他三人代求：只求先生将这一块肉保救得出去，老身等皆含笑入地矣。宸濠弑亲

母、淫弟妇，乃天生枭獍，你去后必行无礼。你两妃俱有志节，久决一死，当散遣从人，阖宫自焚，不致辱汝也。”说罢，抱着太子呜咽不已，合宫之人皆伏地痛哭。

吓得素臣冷汗直淋，跪在地下叩头流血，道：“以死卫主，是臣子分内之事，怎敢当殿下及娘娘们屈礼相求？文白万死莫赎矣！”急命赛奴、玉奴将两妃扶掖起来。自己把太子抱起，说道：“为今之计，惟有乘其未至，于路截杀，侥幸得胜，暂免一时。殿下可草就太后懿旨，令文武诸臣起兵入救，于内侍宫人中选能书者连夜誊写，以多为贵，文武百官岂无为国之人？一则为逆贼兵力所制，二则不知宫中确信，若得太后手诏，知殿下尚存，现在危急；又知臣已入宫扈驾，必有忠义之士，左袒而呼。臣已令熊奇多写揭帖，飞报各衙门，探说得臣荡平广贼，奏凯班师，臣匹马入都，随军二十万，一半去攻景州，一半进京，已至顺德府界上。各官员闻之，忠荃者必投袂奋臂，依违者必改途易辙，从逆者必携贰恐惧。贼心一乱，义兵一起，逆藩左支右拙，不能专力于内，便可迁延时日。熊奇已寄信山东，旦夕可到，广中将士接踵而至，可使贼党土崩，逆藩授首。然后迎请乘輿剿除奸竖，俾社稷危而复安，乾坤否而重泰，臣之愿也。若但保救殿下，即幸而获免，倘太后有万一之危，二妃踏不测之险，臣虽寸刷无以谢殿下，殿下亦何以见皇上耶？”太子哭道：“太后爱寡人，重社稷，故有此旨。寡人虽不孝，岂舍太后独生耶？然以纯忠如先生，断未有舍难而就易者，上自九庙，下及寡人，皆戴先生之德，重若邱山矣！寡人依令即去草诏，截贼之事全仗先生。”

因唤过真妃来说道：“侧妃因国步艰难，从玉奴等学习武艺数年，亦稍娴军旅之事，可凭先生差遣。自侧妃起，至一切内侍宫人，俱听先生将令，有敢违者即以军法从事可也。”素臣道：“妃

娘娘断不敢辱，以下内侍宫人俱来听令。”真妃道：“今日自黎明御敌，宫中胜甲大半受伤，惟本宫事急始出，又有赛奴及宫人辈竭力保护，并未受一矢之伤。此时堪战者惟本宫一人，愿听先生军令；若弃本宫不用，使同为臣妾而不得效忠于国，当自刎于先生之前，以明本宫之志。”太后道：“昔孙武子为吴王演阵，尚戮宫妃以示威，况以先生而当此急变乎？愿先生勿复辞。”素臣道：“妃娘娘既欲尽忠，敢承太后之令，即请为监军，内侍宫人中有不遵令不尽力者即斩以殉。”真妃高声答应，仍候令派拨。素臣道：“请监军把内监宫女各分出三等，勇敢者为一等，胜甲者为二等，其余为三等。”真妃依令分出，素臣令一等者鱼贯自东往西各报名过去，共有一百二十四名，挑去伤重者六十名，存六十四名；次点胜甲者共一百二十二名，挑去伤重者四十名，存八十二名，令伤重者各回房歇息医治；三者不点，留宫分守前后两门，一二等伤轻及未受伤者俱去饱餐战饭，前来候令。各人答应过去。

唤上奚囊、容儿夫妇，见奚囊、阿锦、赛奴伤重，亦令歇息，阿锦、赛奴俱答应下去；令玉奴、容儿都去饱餐，两人亦答应而去。奚囊跪禀：“小的伤虽重，尚不即死，当此急变之时，愿随老爷杀贼。”太后道：“你伤甚重，若再厮杀，必至伤生，断断不可。”奚囊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小爷生死、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文恩拚命亦可稍挫敌锋，望太后娘娘及老爷鉴察。”说罢痛哭。素臣道：“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人，你既有此赤心，快去饱餐，前来听命。”奚囊踊跃，太后道：“奚囊忠义，古今罕见，不顾妻子，不计嗣续，慷慨自宫以卫太子，老身说他是太子的恩人，故改名文恩，看他此番视死如归，不得则痛哭流涕，得之则踊跃欢喜，真足令人生感。”说罢洒下泪来，素臣、真妃及内侍宫人亦俱流泪。素臣道：“监军亦请进内用饭，文白亦须饱餐，方可前



去。”真妃得令，随太后入内。

宫女们送上酒饭，素臣饱餐毕，出绸帛浑身缠束，选了两柄重锤插在腰间，一杆长枪执于手内，把宝刀拂拭一回，仍插入鞘。整顿已毕，真妃及文容等陆续俱到，阿锦、赛奴并一二等内伤重的内侍宫女亦俱来到，素臣问故，才知是因闻奚囊之言一齐感激，俱愿拚命随征。素臣太息：“天性之感触如此，怎荀氏说个性恶，佛氏说个理障，老氏说个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因在内又挑了一等者十四名、二等者二十名，共足一百八十名之数，其餘俱留着守门。阿锦、赛奴俱许其随往。当令熟谙路径者在前引导，启门而出。只见层云密布，月色无光，素臣大喜，传令前至总路报知，须臾报到。素臣取出明珠，向前探看过，令阿锦领二等兵四十名，伏于夹道外、左边树木之中；令赛奴领二等兵四十名，伏于夹道外、右边池右之内；令文恩领一等兵三十名，伏于夹道口左边；令容儿领一等兵三十名，伏于夹道右边，各拣树木假山隐蔽处埋伏。自率真妃、玉奴领一等兵十八名，离夹道口一二百步外总路口埋伏；二等兵二十名，又离总路口一二百步外埋伏，俱授与密计。

待至三更时分，远远见有火光，十几个贼兵衔枚而过，各埋伏兵都依将令不动声息，听凭过去。须臾，大队贼兵半出夹道，堪堪至近，素臣大吼一声，手捻长枪，从横肋里杀进，真妃、玉奴四把双刀随后冲杀，一等兵十八名亦俱奋勇杀出，二等兵二十二名一齐擂鼓呐喊。素臣神勇，此战又是拚命之战，枪到处纷纷落马。贼兵有火，看不清楚，我兵却得分明；贼兵猝不及防，心慌胆战，我兵人人得势，个个拚生，开手两员战将被素臣杀死，贼人更是胆寒。素臣瞥见一个贼将手执双铜勇不可当，真妃、玉奴双战不下，忙赶上前挺枪便刺，那将掣身招架，素臣令真妃、玉奴：“追

杀散兵，待我独擒这贼！”十合之后，那将气力不加，虚掩一铜，逃败下去，素臣一枪望后心刺去，那将闪过，素臣拔出铜锤，一跳丈馀，奋力一锤，把一个斗大的脑袋打得粉碎。一个道士两把宝剑泼风般削来，素臣把枪拨开，望面门刺去，道士一剑隔枪，飞一剑来伤素臣，口里喃喃的念着咒语，铮的一声，被素臣枪杆拨落，再复一枪，刺中马股，负痛直蹶，把道士倒撞下马，素臣飞上，用足一蹬，肋骨踹断，登时身死。那道士，便是元化真人第一高徒，法号长明，使剑如风，兼通邪术；那双铜猛将，便是华阳郝三丰；那先被杀死的两员猛将，便是即墨蔡子公、乐安洪子兴，这几个是景王门下最有本领之人，因知素臣利害，故一并差来为必胜之计，那知俱被杀死。贼兵魂飞魄散，乱窜逃回。

前探的贼人见后面大兵已败，亦俱逃转。素臣拦住，一枪一个，戳死大半，余同战败诸贼俱向夹道中逃走。文恩、容儿依着将令，候败兵进去一半，齐出截杀，后面真妃、玉奴、素臣领兵冲上，十停中杀死九停，剩有一停逃脱。其已进夹道者，素臣等合兵追入，路窄心慌，自相践踏，并追杀而死者，十停中复有七停。逃出去的又被阿锦、赛奴伏兵截住，杀得尸横遍野，只逃得三五十人回去。后面二等兵兀自擂鼓呐喊，素臣传令休赶，糴起珠光，收拾丢弃军器，有四座佛郎机、六架冲木、两箱火器、数十张神臂弓，其余强弩、炮位，头盔、刀剑不计其数。

收兵回宫，检点兵将，不曾死伤一个。太后已备下筵席，令太子把盏谢劳。见这许多火器攻具，大惊失色道：“若非先生神算，怎捱过此夜？”亲手替素臣解去身上绸帛，已是处处断裂，垂泪道：“只看这绸帛，便知先生跳跃奋迅，为国忘身，将何以为报也！”素臣至此方朝见东宫，东宫亦至此叩谢素臣。递酒入席后，送上草的懿旨，共三百道，素臣看过道：“门禁严密，文恩等俱系

受伤之人，这须得臣越城出去方好。”太子道：“合宫性命悬于先生一人，岂可片刻相离？”素臣道：“这一着棋子又是缓不得的，奈何？”正在寻思，只听得叩门之声，素臣惊问何人，太子道：“必是郡主女神童差来，他便时有信息相通。”忙着人去问明开入，果是皇后宫中内监，送上红豆手奏，内云：“传闻文白入宫，喜极涕零，此国家之福也。长沙勤王之师已至赵州，文武官员中闻文白入宫亦必有起义之人。应否传太后懿旨一为号召，宜咨访文白，即便施行。万望殿下坚守数日，以待外救，断不可蹈险轻出，致有后悔。”素臣道：“英雄所见略同。楚王兵近，固是好音，得此通信之人，尤为可喜。殿下可速将诏旨寄去，郡主免便透出宫门。彼虽年幼灵敏，必不误事也。”太子道：“安贵妃亲信郡主，逆藩最宠之七妃，亦爱郡主，楚王长女又系赵芮之妻，安、赵均与景王为恶，故郡主出入尚得自由，若寄与他，必不误事。”

素臣听着七妃二字，忽然想起容儿，因问宫中可有僧尼衣帽，太子道：“太后信佛，宫内供养着剃度女僧，衣帽尽有，只是要他何用？”素臣遂把容儿曾被朝阳庵女僧真修落发，假扮女尼，带入景王府中，与七妃通好之事，悄悄说知，道：“若令仍扮女僧，授与密计，交付内监带去，令郡主送至景府以作内应，则破逆藩如反掌。但分属宗亲，事涉非礼耳。”太子大喜道：“逆藩弑母，万刚犹轻，其逼淫都梁、都昌诸王正妃，寡人闻之，恨不得把他妻妾俱发教坊，以形报应，以泄诸王之愤。况七妃并未受朝廷册封，不过王府一宫婢耳，前世亡国后妃为兴王佐命之姬妾者，史不胜数，至叛臣家属赏给功臣为奴，又本朝律令也。逆藩弑母杀弟，谋国篡君，今日连太后俱欲擒拿，乃古今叛逆之尤，岂得以宗室视之？将来伏诛，除了他正妃是受过朝廷册封的，止能照例圈禁，其余诸妃都无位号，便与凡民无异，应赏者赏，应发配者发

配，恰还管他则甚。”说罢叫内监去寻容儿，顷刻已到。宫人取出女僧衣帽，素臣叫过面前，吩咐如此如此，容儿答应，捧着衣帽仍进内监房里穿戴。太子喝住，令其当面装扮，霎时一个如花似玉的宫女变作妖冶尼僧，举起双手合十而拜，说道：“小尼此去不知祸福，若专是七妃见疑，小尼自有分辩，倘或露形迹，别房的人认破小尼相貌，便要追究那年医生的事来，这却怎处？”素臣与太子看容儿装得很像，又连声小尼，不禁大笑，太子道：“文容几日来乔扮宫女，只眉目间尚有几处男相，此时则步履声口都辨不出，此去必无破绽，成功可待矣。”素臣道：“此时由郡主送去，门禁料可瞒过，到了内边，你但时刻防闲，少见人面便了。”容儿唯唯。素臣就囑内监领交送信之人，带去同见郡主，面禀一切。依旧将门锁好，太子与素臣上下床安寝。是夜却无别项动静。

容儿见了郡主，将素臣与太子的话一一禀明，红豆把容儿细细估量了一回，也不觉笑起来，因有宫女在旁，要遮瞒耳目，不避嫌疑，将容儿暂在耳房安顿过夜，乘便细问素臣家事，及落水遇救，老尼收去之事，暗暗称奇。一交天明，便令宫女把容儿洗盥，又吩咐了一回，两个内监领着两名宫女，送到景府。那旧太孙宫门外，张牙舞爪许多兵将守着，问明是楚府来的，也便不大盘诘。进了正殿，内监先出三人，直望七妃寝室而来。七妃未起，宫人们认得的，慌忙进房通报。三人跟入，七妃坐在床沿，容儿随着宫女行礼起来。宫女致郡主来意，随即告辞，七妃不留。

宫女出去，七妃盯了容儿一眼，也不则声。容儿乖巧，疾走上前，拉定两手，跪将下去，低了头靠在七妃膝上，道：“小尼死罪，求娘娘处治了罢。”话未说完，七妃面上一红，两股酸泪直滚下来，呜咽答道：“且起来，有话好说。”容儿不肯，只顾磕头请罪，七妃道：“我且问你，那年你为何不先不后，见那医生逃走，也就

不告而去？府中人都说你与医生因奸卷逃，王爷知道要画形拿捉，生怕弄出事来。我是晓得你的，却不能替你辨白，累我担忧半月。后来王爷说，无非一个医生，一个小尼，有甚打紧，府中人也就不懈了下去。我得了口风，才放下这心。究竟你与他同谋不同谋，先说个明白。”容儿道：“小尼那时不合瞒过娘娘，但是娘娘诞小王子，几回昏晕了去，如何禀法？那医生实是小尼的母舅，小尼知他在此行医，因是走江湖不甚出名，听见王爷说有名的医生都已请遍，小尼看娘娘光景实是没法，故特地找他来的。”七妃冷笑道：“这话却不能信你。那医生虽故也是南边人，那见便是你的母舅？况是曹诚请来，怎说是你找来？”容儿道：“小尼恐有不便，故叫母舅闯到府门首，等曹公公领进来的，若不是小尼母舅，如何知他会医，叫他自闯上门？他又如何认得小尼，说要书方的话呢？”七妃沉吟道：“后来着落曹诚要这医生，他原说是闯上门来的，若果如此，便准折过。但你怎忍三五年不来见面，把我的海样恩情都付之流水呢？”

容儿痛哭道：“小尼那一日那一时不想着娘娘？只为做了这犯法的事，不敢来见。要想娘娘如此美貌、如此风流，待小尼如此恩情，小尼就是土人木偶，不思想的吗？”七妃道：“你这几年躲在那里？与那些人相好？怎样受用？从实说来。”容儿哭道：“小尼伏侍过了娘娘，还有那一个女人看得入眼？受用过王府的珍馐百味，还有那一家的饮食吃得下肚？况且小尼的父亲极严，在这京里处馆，日间监着读书，夜里一床睡觉，没一点空缝。小尼若曾与一个女人相好，便齐这日色就死。”七妃喝住道：“只要不扯谎就是，怎要罚这样毒誓。”容儿道：“不要说罚誓，就把心肝挖将出来也情愿的，只娘娘不肯信罢了。”七妃道：“你既为犯了法不敢见我，怎如今又来见我？你只说得这句明白，我敢就信你。”

容儿假作惊慌之色，低声道：“小尼今日为着天大事情，才拼着性命逃出来求见娘娘的。”七妃笑道：“有这等张智，你且说出来看。”容儿四顾，欲言又止，七妃屏去宫女，容儿悄悄说道：“王爷早晚要登大位，一即位便须册立皇后，别的不打紧，只这正妃娘娘是王爷结发，定是立他为后。他若记起平日的冤仇，轻则贬入冷宫，重则致死娘娘，小尼想到那里，才不顾性命而来的。”七妃失色道：“王爷如此宠我，我又生了王子，将来便是太子，他怎敢贬我害我呢？”容儿大哭道：“娘娘原来还在鼓里。做了皇后，是天下之母，六宫之主，生杀在手，还是那王妃的局面吗？他只消揭开娘娘的短处，就可贬入冷宫，害了娘娘的性命。除了王爷，那一位不是娘娘的对头？只有本宫的人奉承娘娘，到了诸般刑法上身，他有个不招认的吗？娘娘没见过那戏来，《妆盒记》的刘娘娘不把李娘娘生生致死？现在安贵妃不是也把纪娘娘治死？都有亲生的太子，没见敢替谁索命，也只为权柄在他手里，没奈何了。”七妃大惊道：“我怎一时懵懵，梦也没想着。”慌将容儿抱起，一手掰住，一手把汗巾替他拭泪，道：“我还大你几年，到底是男子汉，有见识。你须念我向日恩情，替我划策，怎样夺做这皇后才好。”

容儿道：“小尼想有两条计策，一条是迷魂计，一条是苦肉计。娘娘与王爷欢会之时，须奉承得王爷快活，快活时候，便把这事倒断，说母以子贵，娘娘现生着王子，该做王后，上代宣德正统爷都是这样。撒娇撒痴的求告，总要求告得王爷依允，便急急谢恩。这便是迷魂之计。王爷若不肯依，便须用苦肉计了。先出眼泪，后即痛哭，说娘娘因王爷宠爱，人人仇怨，若不得为后，必被报复，自己一死不足惜，只可怜王子失母，不能存活。如此痛哭，王爷定是回心，若再不回心，便真个要寻短见，说出永诀伤

心话头，舍不得王子被人毒害，要与王子同死。王爷最宠娘娘，又极爱王子，必中这两条妙计。只要娘娘做得认真，这事便十分可成。”七妃转忧为喜，满脸堆下笑来说道：“这两条计我也常做起来，王爷也都依从，只因事体小，也没认真装做，如今依着你说话做去，王爷断无不从。王子是王爷的心窝里的肉，有个不依的吗？我想你不得见面，眼泪不知流掉多少，如今既没甚事，且和你勾了这笔帐儿。”口里说着，两手便去解容儿衣服，失惊道：“怎好好一个玉人儿，弄这许多痲痲，腌腌臢臢的，涂些什么药来。”容儿道：“小尼几日要来，被父亲禁住，怕惹出祸事。小尼撞头撒泼，抵死要来，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现在头脑不但是碰伤，还结着痲吗？”七妃除下容儿僧帽，抚摩怜惜，道：“我的心肝，怎磕撞得这样？累我好不心疼。如今凭你受用，补你的苦罢。”容儿便替七妃解带宽衣，重谐旧好。到那情浓时候，搵着香腮，把舌伸进七妃口内，说：“小郎口渴，要吃香茶。”那知这话未毕，七妃啐的一声，把容儿直推下身来，容儿吓出一身冷汗，心头突突地跳个不停。正是：

难将辣蒜生葱臭， 并作龙涎雀舌香。

### 总评

匹马回京，六日而至，所为者太子；乃甫入彰仪门，传闻东官被缢，吃此一惊，不撞下马者谁欤？况素臣乎？此时昏愤之中，寸心激烈，倘露出圭角，不又几败乃事？岂意守门将官之为熊以神，仓卒之中竟以贾公公差官遮瞒过去，岂非天造地设，与素臣先事安排之恩容夫妇，同为东官之功臣也耶？

征苗之役，靳直所以死素臣，也不意反以成其名。授意

妖人妄奏神仙，于是皇帝心动，而劫驾之谋已遂。速召景王入而监国，因以妖僧邪道之术谋危东宫。事在仓卒，使素臣远驻广西不能兼顾，而更作祸于丰城，以牵掣孝子之心，单谋之谋，可谓周至极矣。然观此时靳贼举动，无处不防素臣，似乎素臣一日不死则逆谋一日不遂。至广西奏凯，而后知素臣终无遽死之法，急不能待，不得不用全力以搏之，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或有可以徼万一之幸。是靳贼此举不啻有迫之者在也夫。然而愈见数年来逆迹不彰，所畏止素臣一人而已。忠臣义士之关系天下安危，大都如此。

靳监劫驾东巡，而召景王入图太子，非其本心，事势急迫，暂借之以为左右手耳。盖景王无甚权谋，事定之后靳监挟君以求复国，名正言顺，大有可图。而沿海党羽、逆侄心腹，尔时固皆为之用。掣天下之全力以北向京都，景王势孤，除之易易。然后学曹操挟汉献故事，而资逆侄以禅代之。基其谋画，非不预定，而无如天生素臣，以为国家不使逆阉得志者，固处处先安一着也。

东宫乞奴婢，而素臣即以恩容夫妇与之，此靳监所不知也。景王藉僧道作法，以免东宫安然坐待，亦岂知有素臣心腹在其中耶？四城各门俱有心腹把守，盘诘严密，而一张片子居然赚进，此假意归顺之熊以神为之接应也。可见景王无谋，不必素臣到京而已中素臣之计。人之惑溺于妖邪者，詎有大作为，詎有大智慧哉？

容儿遇救西湖，适为老尼所得，假扮童尼得以出入景府，阴结七妃之欢，而景王之头颅即已寄其手中。固由旅店相逢，素臣教令如此，然亦可见僧尼之害人。有家者破家，有国者亡国，许多陷溺其中至死而不自知者。



奚囊因卫官督战，杂入群雌，不如容儿之曾作小尼易于扮女，不惜阉割以为内监，此时一腔忠义，毅然决然，直是古今无两。当其磨刀霍霍，玉奴、阿锦一则扯定裤子、一则牢握阳茎，正不知奚囊何辞以对？呜呼！儻从如此，则主人之教可知，有此数人，逆藩安能得志哉？

官中之人，惟一真妃能战，有奚囊等数人在内，差足抵御。素臣而一日夜之间，内监宫女辈俱已教成劲旅，官墙单薄，乃至增兵递攻而不能破，此中有人，逆藩何犹愤愤哉！接战之时，猛将妖道死已屡矣，逆党尚不自悟，必取死伤于一夜之中，其愚亦可哀矣。至于兵力不能胜，而欲行妖法以济事，则其愚可笑也。古今以左道作乱，不知凡几，然未有不败者。

红豆之策至素臣引为知心，其才何可以斗石计者。皇帝开直言极谏之科，端明奏对，而适有楚王进女神童一事夹杂其间，得无近于嬉戏？而书中于楚王不加贬语者，尝于救免素臣改辽东安置时，细思其故而不得；继于素臣楚府养病时，推求其故而又不得；直读至此时手奏，然后恍然，于素臣与红豆知己，正非有他故也。此书安得不奇？

红豆亦多情人，自殿廷奏对力救素臣，以至与璇姑等人盘桓多日，及楚府养病，却未深知素臣家事，乃趁容儿再进景府之间，深谈半夜，真有心人哉。

## 第一奇书野叟曝言人字卷十五

### 第一百六回 玉洞生春小郎试药 天罗宰暗太子惊心

容儿忙跨下床，跪在地下道：“小尼该死，冒犯娘娘，求娘娘饶恕。”说罢，色勒勒抖个不住。七妃道：“快些起来，我并不恼你，你也没甚冒犯，只被你满口臭气惹起了恶心。我叫宫人拿香水来，你把那臭口细细的刮刷干净，任凭你主意便了，休唬得那种样儿。”容儿心中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当下唤进宫娥，捧上香水、香片诸物，细细措刷；换过几次香水，嚼过几回香片，令宫娥替换闻嗅，并无气息；然后七妃亲自闻嗅，复取龙涎香饼令其含咀，说道：“这屋里怪冷。”因同进暖室中，把衣裤脱光，在床并坐，令宫女把安贵妃送的药拿来。宫女捧上锦匣，匣面上标着“玉洞生春”四个金字，旁注小字是“臣安吉恭进”五字。七妃道：“这是安太师进与皇上合贵妃受用的，承贵妃送来，还没与王爷用过，如今合你先试一试，若比着紫金丹更强，夜来便与王爷同用，到快活时便可把那话说入也。”二人各取一粒，照单试用，果然比紫金丹更强。容儿香汗津津，七妃笑声砣砣。事毕，抱持交颈而睡。睡醒转来，宫人禀道：“日已过午，早膳还用不用？”七妃道：“晚膳早些罢。”吃些点心，呷些汤水，用过晚膳，天色已暮，七妃藏过容儿，洗了手脚，重施脂粉，等待景王。

直等到定更以后，方报王爷进宫。七妃接进，同用夜膳，见景王面上颇有忧容，急问道：“王爷明日就登大位了，天大的喜

事，怎反有不乐之色？”景王道：“你知道的，寡人所惧者惟文白一人，昨日已进清宁宫去，连败我兵，把五虎八彪都杀掉过半，夺去火器足供城守。外面官员知道文白入宫，都纷纷起事，明日如何即得位成？”七妃失惊道：“文白在广西征苗，怎得进京？外面起事的是些什么人，可也有文白的本事呢？”景王道：“便不知这文白怎样飞进京来的，外面起事只有几个了得的人，若再有文白的本事，还当得起吗？”七妃道：“怪不得王爷不快活，但既止文白一个，也还易处，我们谋臣勇将还多，还有法王真人的神通，想也制得他下，不要先愁坏了王爷玉体。”景王道：“今日已求了法王真人，用天罗地网去拿他，他就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脱，还愁他则甚？因要拿文白，必须用火攻法，把清宁宫一宫的人都化为灰尘，可惜鸾音这一个乖巧美人，玉石俱焚，不能收为妃子，故此郁郁不乐。”七妃转惊为喜道：“原来王爷忧愁只为着鸾音，爷登了大位，休说一个鸾音，便要十个鸾音亦有何难？”景王道：“这又奇了，鸾音貌美性灵，天下少有，你怎说要十个也不难？”七妃道：“王爷若登大位，便是四海之主了，怎比着景州一洼之水，只要宫中没有妒忌之人，听凭王爷来选，休说十个鸾音，便再多些、更比鸾音貌美性灵的，也是不难。那年皇上采选童女，王爷没曾说来，有无数绝色女子选进，只消宫中去寻，敢有胜如鸾音的也未可知哩！”景王大喜道：“天大的忧疑，只要爱妃一言便消化了。寡人原选了十八日进宫，先收那安贵妃，要试他鸡皮三少的本领，俟诛了太子、文白两人，再正大位，到那日坤宁一宫妃嫔宫人都拣选一番，便见分晓。宫人们，快斟酒来，待我赏娘娘一杯，以酬荐贤之功。”一面把七妃抱在怀中哺酒与饮。容儿在隔壁听着，心中一喜一忧，喜的是说转了景王，定与七妃欢爱，便可乘间用计；忧的是法王真人要用天罗地网去害素臣性命，并把合宫之人都化为

灰尘。

且道如何叫做天罗地网？这日女神童传出懿旨，熊以神又各处投了揭帖，果然各官员纷纷举义。景王着急，与心腹典膳张贤士商议。贤士道：“文白神勇，诸将皆非其敌，兼有火器弓弩足资守御，破之极难，且外面义兵四起，各城均需防守，岂能独与文白争衡？今求其人，更令单谋转求法王，用天罗地网等大法制之，文白纵有邪术，必无生理。文白一除，则起义者纷纷解散，熊奇揭帖未可凭信，然后择日正位，俟单谋朝贺，擒而戮之，单谋一诛，靳监之胆已落，彼所恃者以皇上为质，此但制东宫及文白耳，乌足制我邪？”景王抚掌称善，道：“但恐彼既属东宫旧人，中立不肯转求，今观其即日起义，焉知非文白所使邪？”贤士道：“急则相救，缓则相攻，大王之事一败，彼独不受祸邪？臣当去说之，必无不从。”景王大喜，急令前往，单谋果然听从，转求法王领占竹说：“文白谋勇绝伦，兼之通理邪术，必用全力制之。”法王真人遂把天罗地网第一等恶法来擒拿素臣。

素臣是日在宫，与太子各把别后事情诉说，到底日久话长，兼之称颂愧谢，起立跪拜，俱有担搁，不觉直语到午。午后接有红豆手笺，通说各官举义之事，并开有名单。太子与素臣看时，是：

原任左金都御史皇甫毓昆、翰林院侍读东方旭、庶吉士马玉领民兵三百攻东直门，

太仆寺丞申田、国子监博士元领、翰林院庶吉士金品余玉冰、太学生匡中领民兵五百攻西直门，

翰林院侍讲学士罗伦、锦衣卫经历陈经领民兵三百攻安定门，

西前营游击熊奇领兵五百攻德胜门，

原任福州营参将赛吕、护龙岛岛长龙生领兵五百攻朝阳门，

魏国公徐武、中府都督同知宁文领兵五百攻正阳门，

原任兵部尚书连世、原任右金都御史北直巡抚张定、司经局洗马连城领民兵五百攻宣武门，

詹事府正詹事刘健、翰林院修撰吴宽、太学生谢迁领民兵五百攻崇文门，

驸马都尉马诚领兵三百攻阜成门。

太子道：“诸臣纷纷起义，事有可为，但只有熊奇、龙生、赛吕三人可仗；宁文老迈、徐武纨绔，馀俱白面书生；连世向附靳直，今亦父子起义，恐单内更有似此不足信者，奈何？”素臣道：“刘健、谢迁、申田俱足智多谋，金品、匡中俱勇敢善战，龙生既至，其妻飞娘必来，铁丐或有故不来，其妻立娘必随姊而至，大有可为。连城曾被臣之妾刘氏一诗所感，改恶从善，其父或为子劝谏，改弦易辙，亦未可知。东城坚固，诸臣兵数既少又无攻具，成事实难，只大势牵连，使逆藩不能专力于我，便操胜算。名正者贵持久，名逆者利捷速。我顺彼逆，只要支持得三五日不为所败，援兵陆续而至，事必济矣。”太子道：“刘、谢诸臣，寡人实未悉其底里。至连世，自其子入官以后，即有几个好文章，与安吉、靳直亦曾争执过几件事，靳直在皇上面前极力排挤，才休致他的，此番亦是真心，是寡人错疑了他。但先生贵妾如何以诗感化连城，愿闻其说。”素臣因把前事约略述知，念出那首诗来，太子太息道：“遇强暴而不失节，难；遇才美而不失节，尤难；不失节而更能化悔强暴，则尤难中之难。至连世，更因其子而改弦易辙，则德之所及者愈广矣。非先生不能有此妾，非此妾不足事先生，可感，可敬。侧妃每称为姊，每颂其贤良，有以也。”

太子口里称叹，眼里却见素臣伸缩不宁，因问何故，素臣道：“臣自入广即虑奸竖、逆藩乘间窃发，故差一奴名金砚者入京探听，金砚于前月二十七日得有急信，于本月初八日至峡报知，臣即于初八日起身，于十三日至京。臣马因臣嘱咐，昼夜狂奔，凡遇津渡桥梁，不及驰骤，多一跃而过者。臣之筋骨未免劳顿，昨晚拚战，复大喊狂呼以助威，高跃远跳以取势，亦有所伤。事定觉劳，安坐觉疲，周身骨节俱颇酸痛，故有伸缩不宁耳。”太子惊讶道：“金砚以十日而行八千四百里路，先生之马更止五日，此仆此马旷古所无，非先生不能致，非先生亦不能胜，仅仅酸痛，真铜筋铁骨也！宫奴中有善修养者为先生按摩捶击，则酸痛可除。”因着人去唤，素臣道：“容儿已去，文恩受伤，惟玉奴尚可驱使，然究系有男女之嫌，且已入宫禁，岂可褻狎？故宁忍不为，何敢渎及宫人？必承殿下恩意，或赐一小内监可也。”太子道：“汉时郎官尚有女史焚香侍寝，后世勋臣亦皆赐给宫奴，何况先生？昔唐太宗以须疗臣疾，宋太祖以灸分弟痛，寡人当为先生按摩，但未谙耳，故以宫奴代之，望先生勿辞也。”素臣欲谢恩，太子忙止住道：“先生于寡人，分则君臣，恩逾骨肉，太后命寡人以叔事先生，寡人本欲以师事先生，师与叔之待弟侄者，必有其道，仆仆亟拜，非先生所宜也。”须臾，两个宫女出来，一人捶背，一人运手，素臣请太子入内，太子道：“寡人欲见其用心与否，并先生受用与否，勿见嫌也。”

宫女捶运一会，渐要摩提至胸腹臀腿上来，素臣几次辞拒，皆被太子劝住，宫女奏道：“文先生腹间想有裹肚碍住，须解下来方好摩按。”太子道：“先生二字，是太后与寡人所称，尔等何敢僭妄！以后内侍宫人俱称文爷，不可错误。腰间有甚裹肚，可解下来。”宫人解下缠袋，太子问道：“袋内之物可容寡人一见否？”素

臣道：“袋内无不可见之物，但恐褻龙目耳。”太子取出看时，银钱之外，有两包丸药、一罐香、两个小包，解开一包，是两方玉图章，一方绫帕上是太子所赠之诗。太子道：“为这一首诗，几成大狱。惟口兴戎，此之谓也。”因又解开那一包，是一个手帕包着两颗珠子，一幅诗绫，绫上写着一首百韵寿诗。太子道：“此何人所作？诗情悱恻，字法娟秀，亦美才也。”素臣因把兰哥、篁姑之事说知，并述其性情才学，太子喜道：“不意蛮峒之中有此灵异，固属造物之奇，亦国家之祥也。天下平定，当奏知皇上，钦召入京以宠异之。”因开了香罐闻了一闻，把珠子拂拭一回，问道：“银钱备用，丸药备服，余皆恩情所寄，以志不忘，独此名香、异珠，未解珍藏之故，岂先生亦爱宝耶？”素臣道：“非敢爱宝，亦备用也。”因把香珠之用奏知，太子道：“原来如此。水安息宫内所有，若此二珠则旷古所无，乃天赐先生以庇我国家者，匪特先生宜宝之，寡人亦当钦为国宝者也。”宫人问素臣可还有酸痛之处，素臣道：“大段已去，所存者些小之，事及欠伸，微有不便耳。”宫人道：“这却是病根未去，须请文爷上榻仰卧，待奴婢们踹踏一遍，复覆身睡卧，再踹踏一遍，方得全愈。”太子道：“宫人实有此法，但用脚踏踏先生尊体为不可耳。”素臣道：“治臣之病，岂以为嫌？但于殿下之前反覆偃卧，无人臣礼，所不敢为也。”太子坚令宫人扶掖素臣上榻，脱鞋踹踏，有顿饭时，素臣通身出汗，酸疼尽失，关节便利，霍然而愈。素臣将袋内银钱尽数给与，曰：“物尽于此，不足酬劳也。”

是夜，太子复设一榻于侧，要陪素臣同睡，素臣坚辞不获，因自就旁榻，太子道：“寡人以师事先生，岂有弟子偃然正寝而屈先生旁卧者耶？”素臣抵死不从：“臣断不敢使冠履倒置也。”太子因命将两榻上下对设，仍欲素臣居上榻，素臣复坚辞，太子不得已

方就上榻。两榻中间，令宫人就地设铺承值睡溺诸器。太子与素臣并头睡下，商议除逆迎盗之事。

讲至两更，外面传进檄文，说是从空中飞下。宫人执烛，太子与素臣披衣坐起，从头看去，只见檄文上写着：

大法王领 大真人缪 檄，示清宁宫知悉：文白非圣无法，抗违天讨，律应寸磔，法在不赦。今于本日三更时分，遣九宫十曜星君、五方功曹揭谛布天罗地网，特行捉拿。该宫男妇人等，刻将文白绑献，可免一宫之祸，如仍庇匿，本教主等即摄寒冰热火、臭秽刀剑、诸地狱困苦磨厄，次遣天龙八部、修罗泥犁、人非人等追摄魂魄，后移须弥一座，将合宫人等俱压入无间地狱，化作飞尘，永离人道。善哉，佛法无边，道法通天，众生可度，惟人懵焉。七日之内，无愚无贤，无老无幼，同入涅槃。有能信者，如火宅莲；迷而不悟，如颶风船。自作自受，于法无宽。南无狮子吼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吾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急急如律令，敕！”

太子看完大惊失色，问素臣何以应之，素臣道：“一切妖术，惟猪羊狗血可破。宫中有无畜养？”太子道：“自逆藩逼迫以来，内外隔绝，供馈不通，幸太后爱洁，向不由大官供给，致尚有米粮牲畜等物可借日用，奈扈从寡人者至数百人，将半载之储止二十多日便俱食尽。今日膳房来报，止存三日之粮，畜牲俱尽，自明日起便只剩腊腿风鱼等宿肉可以佐食。惟獒犬一头，警夜有功；哈叭狗两只，太后所爱，既不忍杀，且为血无多，恐不敷所用，奈何？”素臣道：“一正可胜百邪，且待他行起术来再处。”

是夜，只有素臣一人安睡；老太監覃吉不知檄文之事，便也睡得安稳；太子及里边一个真妃、外边一个奚囊，已是惊惊惻惻，



睡梦不宁，其余合宫之人俱被吓坏，没一个敢解衣就寝。候至三更时分渐至，星月无光，一会暗是一会，不多时候连天都压下来，屋内灯烛俱昏，火焰只留得芥子般大小，对面看不见人，合宫嚷乱。太后忙着宫人出来，请太子求素臣主意。宫人们手执灯烛，仍是捺墙摸壁，走至素臣卧处，叩门而入，见室中灯烛辉煌，好生惊讶，太子披衣起坐，急问何事，宫人奏知，太子不胜惊异，因唤醒素臣，恳求良法。素臣道：“此即所谓天罗地网者邪？臣更无法以解之。”太子道：“怎这里灯烛又是明亮？”因问宫人：“合宫可是一色昏暗？”宫人道：“只有观音堂、真娘娘房中及覃公公、文恩屋里还有灯烛之光，但不能如此处照常明亮，其余俱像坐在地狱中一般，一些光亮没有。”太子问素臣：“既是布着天罗地网，怎又不一色昏暗，是何缘故？”素臣道：“太后至尊正妃，将来即为天下之母。既皆为妖法所制，而覃监、文恩反不受制，此实难解。”因问正妃可尊信老佛之教，太子道：“彼酷信佛教，近年受寡人刑于之化，才不去念佛看经，恐心里还在尊信。”一边素臣道：“这便是了，惟正乃不受邪。臣自幼即恶老佛，常思灭除其教，殿下有正心之功，侧妃娘娘秉正嫉邪，臣妾刘氏所稔知。覃老监最恶佛老，传闻殿下幼时曾看佛经，于其来时惊惶失措，以孝经给之，则其心正无邪可知。奚囊自幼习闻臣母及臣议论，亦恶老佛，不信其教，故皆不为邪术所制也。太后正妃，位虽尊而心则尚信其邪说，故未能脱然耳。”太子道：“先生所见极是。但剃度僧所居观音堂灯亦明亮，彼系极信邪者，何以如此？”素臣道：“作此法者，其同类也。妖僧道等但欲害其仇，非欲伤其类，故不及也。”太子道：“倘伪撤上所说，诸般邪法俱搬演出来，太后岂不震惊？可否请太后与正妃俱至观音堂暂避其祸？”素臣道：“这断使不得。惟正可以驱邪，岂可反入于邪，以求避耶？窃恐非徒无益，而反有

加甚耳。”太子点头道：“是。但现在如何安慰太后？”素臣道：“若但黑暗，原是不妨，殿下当吩咐合宫之人和衣安寝，见怪不怪，则其怪自败也。至太后年高，恐有惊畏，殿下当不离左右，令侧妃亦不离正妃左右，俟天晓日出，看是如何。”太子慌忙入内。素臣因有官人在房，便不就榻，伏桌假寐。

到五更时，太子请素臣进内，说道：“不出先生所料，太后等寡人不至，即同正妃至观音堂暂避，岂知进去时灯烛尚明，到得后来渐渐昏黑，并芥子般烛焰也没有了。寡人闻知忙去接回，却因夜间于风露中来往，受了风寒，与正妃同时病发，齿牙相击，浑身发抖，是个疟疾模样，望先生诊治。”素臣诊过脉说：“脉并不弦，非疟疾也。伪撤有寒冰烈火等说，怕就是寒冰二字发作，因太后、正妃反避入邪，故发之独早耳。”众官人道：“文爷所说一些不错，这会一刻冷似一刻，就要发抖哩。”素臣道：“可令人生起炭火，多加衣被，殿下上床拥护，用手心搓热，频摩太阳、正额，至冷极时并心口摩运，发出心火，或可御。”太子忙依言准备，并令正妃拥护，正妃如法而行。

素臣出来，见更鼓久绝，天仍不明，因到院中一望，见满天雾气，竟看不清天光，暗忖：此岂天罗地网之妖法耶？因唤宫女出看，可见天光，宫女出看道：“那里还见有天光？只见一片黑天直压在文爷头上。”素臣大怒，瞋目直视，大喝道：“妖人怎敢无礼！把这障眼法来戏弄我么？”就这一声喊里，早露出一片天光，官人惊嚷道：“怎文爷一喊，把天都喊了起来？这会子看得见屋宇树木等物了。”素臣正待写方，只见文恩两手抱着两个王子出来道：“老爷，不好了！合宫之人个个发抖，如害疟一般，王子王女年幼，抖得怪哭，东宫爷说老爷屋里想是和暖，着文恩送来。”素臣双手抱接，见面色灰白，身冷如冰，即抱入房，解开胸前衣服，

裹在怀内，渐渐变过脸色，住了啼哭。却见文恩又抱出两个王女来，道：“东宫爷说本不敢亵渎老爷，但里面俱如冰窖，人命为重，只得又送出来。”素臣见王子身已温和，交与宫女怀抱，复把两个王女裹入怀中，问文恩道：“你见天光不见？”文恩道：“这院子里便见天光，里面一片黑暗。文恩还看得出些路头，不至跌撞，里面房里点着许多大蜡，宫女们还是七跌八撞，看不见路哩！”素臣道：“太子、正妃俱不信邪，怎里面还是冰窖一般？我说要多生炭火，怎还解不来寒冷？”文恩道：“炭火生起即灭，就是不灭也没火气。东宫爷合真娘娘俱不觉甚冷，但只暖得太后及正妃娘娘，屋中原是寒冷，只比别房里差些罢了。”素臣道：“你与覃监房内如何？”文恩道：“比别人屋里暖些。”素臣道：“你可奏闻太子，把合宫之人俱安顿太后、正妃及你与覃监屋里，权救一时再处。”文恩道：“人都冻僵了，路又看不出，只得要苦文恩一人去驮的了。”文恩忙入内转奏，太子却吩咐把宫女受伤及娇怯者俱驮至素臣房中，其馀分留太后、正妃房内。凡是内侍，都分送覃吉、文恩两人屋里。文恩驮了大半日方才驮完，驮得满身臭汗，不觉其冷，反觉其热。

素臣房中竟蹲有一百多宫女，初来时咬牙戛齿，骨节玲珑，渐至声沉响寂，又渐至温和活动。素臣与王子王女在榻，阿锦、玉奴、赛奴并修养宫奴及本在房内者，占着榻四边围侍，其馀渐远至各边间房里，因与素臣近则较暖，远则较凉故也。文恩回房歇息一回，想起太后等半日未进汤水，忙到膳房中，要去收拾，那知水俱冻底，薪爨不焦，只得寻了些茶食干粮，分送各处，众宫女捱饥忍饿权受一时。素臣欲分惠，则人多不能遍给；欲但给绕榻诸女，又觉不公，心里踌躇。却见绕榻妇女中有几个欲前且却，又似朵颐，又似忸怩光景，素臣道：“非我独饱，奈人众何！若有

检择，又不公也。”阿锦道：“众人另有缘故，不为受着饿来。”素臣正待根问，忽听里边一时人语嘈杂，埋冤吱吃阿呀之声，素臣忙令玉奴去看明，走出里房便蹲下身子，回不上话，素臣好疑患。正是：

天下官私皆是急， 世间水火最无情。

### 总评

容儿自幼不知性情志气若何，凉亭送雨具之后，船中侍立不过半日，而容貌声口书不及写，大水覆舟即已不知下落，乃旅店奇逢、尼僧假扮，自此重入书中。无处不以女儿态度写之，想得力于老尼者已深，遂至忘却本来面目，然一入素臣之手，则牛渡马渤，尽是药笼中物，不特树上捆拴，以一股柔情腻态收伏赛奴，使其死心塌地为主人出力，而如七妃者亦真与小郎情重，得匿影于帷薄之间，从容内应。由今思之，设非容儿，景王未易诛也。可见善用人者，有并蓄兼收之术，不然忽而女尼，忽而宫女，忽而家仆，遇女为男，亦遇男为女，岂非人妖也者？

万安进药，是史册中影响之事，小说则载之甚详。书中托名安吉，便可直言不讳，千载而下，此老羞颜。然明朝大臣喜进宫中琐物，亦是一时风气，至崇正间，犹有田贵妃绣履，署臣周延儒进字样者。呜呼！大臣若此，举朝无人可知矣。非常之业，不世之功，出自布衣之文白，作者之寄慨深远也。

七妃专宠于景王，而容儿乔装入内，白昼宣淫，虽官人等皆妃之腹心，保无泄漏，然何至肆无忌惮若此？

交媾伸舌，极琐极秽之文，乃前回啜了一口，容儿下床，

即便戛然而止。此回便以憎嫌嘴臭说起，非以琐秽之事故作失惊条怪也。作者于每回收束，必起小小风波以振全篇之势，而隔下回之影，虽些小处，亦可使弄笔墨，不如他家小说动辄云“毕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要这大题目也。

景王忽忧忽喜，到仓卒事变之际，七妃之言尚见信服，直一酒色之徒，不特毫无智谋，亦且并无知识，徒恃法王、真人法力，一俟扫除清宁，便晏然而登大宝，抑何愚也？书中提醒宸濠逆名，然当日之宸濠，尚不至是。

以天罗地网为大法，而反云文白有邪术，惑于异端者，往往如此，闻其言不觉齿冷舌结矣。

单谋之为靳监，非绝无才智之人，观其后两书颇足畏矣。然用谋画而兼信邪术，以为可恃，此所以每有一策而皆出素臣下也。顾单谋亦非专信邪术者，此时听景王教令转求法王行天罗地网之法，盖靳直劫驾入海，东宫御乱，文白主谋，事关景王之成败。而靳直之大有可为者自在沿海一带，借此以观邪术之验否，而异日用不用方有权衡，此正单谋之诡秘也，岂张贤士之所知哉？景先靳亡，即谋臣策士之高下也。素臣云得臣犹在，诚有畏于单谋矣。

释道二氏，从无并力交相为用者。《传灯录》、《神仙通鉴》等书，事涉无稽，然犹各行各法，若法王、真人会撒一道，则和尚道士居于通家。煞尾一段三称菩萨，而接以“吾奉九天应元”云云，直是千古奇文。

## 第一百七回 水火无情久出炎凉之界 蛆虫可厌不污清白之躬

素臣见玉奴这般光景，好不疑虑，忙令文恩去扶他起来，文恩早已冻僵，动弹不得。素臣无奈，只得将玉奴一把提过面前，拉住袖口，方才立定，问道：“里边声响，究竟为何，莫非他们都在戏耍，筋斗虎跳，用力太猛，有伤筋梭骨的事吗？”玉奴对面站着，方觉身上渐有暖意，勉强答道：“那里能做顽耍之事，连太后、东宫、正妃、侧妃差不多要僵了，老爷须去急救方好。”素臣失惊道：“原来别处更冷，你可把这两个会修养的驮去，把僵的宫人踹踏些转来，便可做诸般顽戏用力之事，太子等可即令宫人用力揉挪，把本身中五志之火一齐推动，舒发出来，便不怕冷。如有一切酒浆，盪热吃下，亦可驱寒，除此更没法了。”文恩道：“满廊满院俱是冰凌，布了天罗地网，眼目又看不甚清，小的空身走来还只顾跌交，怎能够驮人？膳房里剩有几坛粗酒，几坛细酒，两三坛火酒，只却生不起火，除非冷吃，也没人去拿。”素臣道：“你这样子真个不好。玉奴，阿锦，可把文恩摆弄，此时事急，也顾不得了。”把修养宫人，一手一个抱起，怀揣绸毬，数个大踏步，往太后正房而来，过着几院雪山、几廊冰窖，已把两个宫人冻得齿牙相击，放进房去。须臾，踏转好几个宫人，便令踢毬顽耍，上床将太后太子推运。素臣在外觉冷，做一会八字动功即便暖和，见太后房里已有一十二人生动，便令各处摆弄僵卧之人，僵卧者既得和活，摆弄者亦愈暖热，因把两个修养宫人复抱向正妃房中，如法而行。覆身回来，见自己院中亦积数尺冰凌，檐廊之下亦堆至盈

尺，惊问其故，文恩道：“老爷进去了一会，便如各处一样打落下来，想是见老爷出来才住的。”素臣道：“太后等虽已活动，再有酒去一暖，驱出寒气方好，膳房我不认得，须抱你去。”文恩道：“小的被妻子们一顿摆弄，和活起来，自己又做了些动功，此时已经复原，原要去摆弄众内侍们，领着老爷去便了。”于是文恩在前，素臣在后，文恩一滑即被素臣一提，直至膳房未曾跌倒。一坛粗酒、一坛细酒、一坛火酒，分倾大灶上三只大锅内，文恩起火，再烧不着，素臣走去，一烧便着，文恩道：“怎火也怕老爷，一吹就通红起来，这也是正气辟邪之故哩！”须臾，各锅俱热，吩咐文恩去摆弄，内侍给与粗酒，火酒自用。三把大壶分装粗、细、火酒，飞奔太后房外，令宫人把细酒斟送太后、东宫，把粗酒、火酒分给众人，覆身出来，再用壶装送至正妃房中，然后自己用勺就锅而饮，饮至半酣，把剩下的酒都收拾进去，分给合房妇女。自此，人人骨暖，个个颜酡，暗想：明日不知又用何术，太后等今日已经受饿，当预为之计。因把厨下一口木灶并应用器皿、柴炭，及膳房内酒、米、风鱼、腊肉等物搬运至房。看那冰雹，竟如有眼睛的，跟着素臣旋落，院外尚在散落，院中处处冰山，素臣发怒，大吼一声，把半空中冰雹喝退一半，渐渐收小下来。

夜里，众宫人一有寒冷，便各寻事顽耍用力。素臣仍伏桌而睡。忽觉怀内有物撑动，心里一惊，认是裹着的王女，忙把胸前衣服解开看，只见一个年少女子钻出头来，满面光华，姿容绝世，像是何处见过，却想不起。那女子道：“小奴蒙相公青眼垂爱多年，今当辞相公而去。”素臣道：“便是我爱你极的，怎忍舍我而去？”女子道：“爱而不用，徒爱何益？明日若并舍妹见弃，则不特小奴不能终事相公，舍妹亦将辞相公而去矣！”素臣心中觉不忍舍，用手抱住，女子把手来推，忽然惊醒，恍然道：“此霄光之灵

也！满宫昏暗，正该用此珠之时，怎我一时懵懂，置而不用？宜其求去也。”当即思所以用之，因不复睡。走出院中，搬取冰块，放满锅内，令玉奴等起火，烧滚三锅开水，装了两壶，取出明珠，耀着光芒，先送太后房中，次送正妃房内，余与合房妇女同享。众人久绝汤水，如饮甘露，快活非常。素臣搬冰煮粥，照前分送，连煮几次，并问明文恩、覃吉两房路径，送粥与之。到得天明，合宫之人无不饱暖。谁知冷便过去，热已渐来，初时还只认热粥之故，渐渐的脱去外盖，层层解卸，只剩单衫，仍是烦热，到得后来，竟似罩入蒸笼，绝不透气，锅中水沸，灶内火炎，满身皮肉都要腐烂一般。素臣送饭进去，见各廊院冰凌俱化为水，如烟如雾，太后房中人人喘气，个个头痠。素臣记起霄光梦中明日并弃舍妹之言，忙在袋内取出辟暑神珠，令宫人悬挂。登时满室生凉，喘者立止，眩者立清。太子出房，跪下便拜，道：“合宫承先生之赐，不啻生死肉骨，但褻渎先生至于如此，寡人何安？热虽酷毒，不如冷之人人僵直，当令宫人出取，不敢重劳先生也。”素臣慌忙跪下，扶掖起来道：“昔武子曾纳橐饘，之推并割股肉，区区奔走，何足言劳？如宫人可代，即当仰承令旨也。”宫人奉旨出外取饭，摸着墙壁尚是难行，如何能捧持食物？素臣因找一根长竿，把霄光高揭，满宫发亮，如月中天，宫人们方得搬送。送至正妃之房，房中宫人已俱热倒，太子忙令把辟暑珠去救转，把两处并为一处，都搬至太后正寝中一间大房之内，仍把辟暑珠悬挂在正中一间房里。因想起内侍们来，命宫人去看，除文恩、覃吉两人尚未热坏，其余俱已热倒在地，忙吩咐解珠去救，救得转来，太后房中宫人又人人发喘，只得三回五次往返轮救，惟素臣房内，常如早春，不觉甚热，流水的煮饭烧茶，以应合宫之用。太子暗忖：有了明珠，这烈火地狱是不怕他的了。



那知到了午后，忽然滚进几个斗大火球，齐声爆响，爆作百十个小球，满房滚跳，滚着脚的便烧裙裤，跳着头的便烧鬓发，扯救不及的把周身衣服烧毁，有光了上身捧着两乳，有赤了下身掩着阴户，又羞又痛，嚎哭之声沸泛盈天。只有太子、真妃两人，火球滚跳不着，太后、正妃身上便只顾要滚跳上去，亏得太子拥扑太后，真妃拥扑正妃，尚未被烧，其势却甚危急，忙着宫女求救素臣。谁知一个出房，即一个被烧，烧得寸丝不挂，哭将进去。素臣听见里边一片哭声，情知有异，忙赶入内，正见一个宫女出房，被火烧衣，想着嗣元之事，忙吐一口唾沫过去，登时火灭，只烧去半条裙子。太子听见素臣在外，忙叫：“先生快进房一救！”素臣跨进房去，见满屋火球滚跳，宫女有浑身精赤的，有赤上下半身的，其余焦头燎发、烧衣破裤之人不计其数，不觉勃然大怒，瞋目直视，喝道：“妖僧贼道怎敢无礼至此！”只那声喝里，眼光所到，火球随即消灭。只见文恩飞跑而来，说道：“外面除小的及覃公公两人外，其余都被火球烧坏，用水去泼，如浇油一般，更加发炽，请老爷快去一救。”素臣急急赶出，如前喝视，亦即消灭。无奈火球有眼，一俟素臣出外，即在内滚烧，等得进来，又在外烧滚，弄得素臣没了主意，复想起嗣元火球总翻滚不上霄光珠，辟暑自应较胜，因令宫人解悬当户。自向文恩房内，令取溺桶，解下半桶溺来，将草荐浸湿，摊放门槛之上，把覃吉并作一房，果真火球翻滚，离珠及溺荐尺许即复转回，不能入户。素臣方得脱身回房，只见当门挂着被单，掀开进去，见房内宫人烧衣破裙者无数，顾问玉奴，却见玉奴鬓发半焦，不胜诧异，玉奴道：“老爷出去后，先有一个小火球滚入，后有十几个大小火球进，触着便烧，势正利害，却值玉奴把拔河的两条被单解开，要铺入棉被，一个火球直跳上头，把头发烧着，玉奴仓卒之间，把被单一掀，发上之

火，一撤即灭，便随手甩去，把火球也一甩即灭，便向被烧诸人身上乱舞将去，不意那火及火球只沾着一点被单角儿便即灭熄。宫人们已被火球烧得不成模样，大家通融补凑，才没有光着身子的。因怕火球再来，才把这被单漫着门帘的。”素臣听罢，仍令烧者同文恩两人分送酒食。

挨过一夜，到五更时，合宫发臭，太后急令焚香，却总解不来那种恶臭。须臾，宫人中有触秽倒地吐沫不醒者，太后、正妃俱呕了满床，连太子、侧妃都触起恶心，几乎要呕，太后已是发晕。素臣闻知，忙把水安息送进，烧将起来，秽气尽去，俱各清醒。太后道：“水安息我有一罐。”遂都取将来分给内外焚烧，把素臣的仍复送还。无奈，香一烧完，秽臭即起，太后道：“若要不住的烧，如何有这许多香？各人挖些搽在鼻孔里去，看是如何。”当下太子、侧妃如法一试，果不觉臭，因装了四小袋与太后等闻嗅，余下的都分与内侍宫人搽封鼻孔，真个臭秽之气就不能入鼻。不料一到黄昏，忽然满屋都出粪蛆，缘台上壁，并钻入人身上来，用手去抹，便是一手的臭粪，脚下爬起还可，梁间纷纷而下，满头满脸乱落，将来都向眼眶耳窍中如飞钻进。宫人等俱爱清洁的，怎生当得？人人发呕，有跑出房外想掬院中化的冰水揩洗头面，空中便是一勺粪水浇得头面口眼之内都是臭秽，情急哭喊。素臣忙把水安息送进焚烧，香烟到处，蛆虫即化为水，烧了一会，满屋烟气，蛆虫便全数消灭。素臣暗忖：“效是灵效，但焚烧不可为继。因想起被单之事，忙去拿来，漫着房中，替出安息，怕自己房内也生粪蛆，赶回要烧，却并没一个，问玉奴道：“昨日我一出房即有火球滚入，今日因何并没蛆虫？”玉奴道：“是赛奴说的，火球怕文爷被单，爷身上捆的绸帛敢也除得蛆虫？因把做毬剩下的拚凑起来，用线缝好，搭挂门帘之上，真个没蛆虫进房。”素臣似信

不信的，忙脱下一件外衣，令玉奴并水安息拿去文恩房里烧挂。文恩房里只除文恩、覃吉两人没被蛆虫钻咬，其余俱满身爬着，抹去一把，添上两把，正在呕秽嚷乱，玉奴把香烧起，将衣搭挂当户，不一会已俱消除。因将香罐藏入袖中走将回来，刚到半路，已被粪蛆攒满两手，洒抹两足，奔跑嘴里叫喊救命，忽又劈头臭粪浇灌下来，觉着领头里直挂下去，由胸腹脐乳直流入臀牝两股上去，慌得蹲在地下极声喊叫。素臣听见，忙赶将去，怒目一喝，却原是干干净净的头面，衣衫毫无秽臭。玉奴惊怪起立，袖内取出香罐交还素臣，一面跟着一面伸手进去摸着脐乳各处，并没蛆粪踪影，好生诧异。

刚走转自己房檐之下，忽然天上落下一个人来，素臣拔出宝刀，一刀砍去，那人把手中宝剑急架，探下铜面道：“文爷，无礼奴乃熊飞娘也！”素臣大喜，忙请进房，却见飞娘额上朱书文白二字，忙问其故，飞娘道：“奴与丈夫于十五日到京，正值三弟以神起义，丈夫便去料理攻城之事。奴知文爷入宫，便乘夜进来报信，那知一连两夜都找不出清宁宫影儿，一片黑气漫漫，全没路径，外面多传说法王、真人布着天罗地网，捉住文爷，现在受那地狱的苦楚。奴虽不怕着他的道儿，却不敢孟浪，今日想了一日，恐再迟了有误文爷大事，想起文爷那年除灭五通之事，叫丈夫把胸前朱书‘邪不胜正’四字，又想不是文爷亲笔恐胜不得邪，故把心口背心额上俱写着文爷名字，拚命从黑雾中撞来。谁知有了朱书，黑雾便浅，路径便有，到宫墙外，飞上墙头，一路找来，见这院子全没黑气，必是文爷所居，故便跳下。不料，一跳下来即遇文爷也。”素臣道：“熊姊说恐误我大事，是见我困在此处，特来负我出去吗？”飞娘道：“非也，宫中全赖文爷救护，怎反要负文爷出去？奴此来是为文爷家中危急，惟恐迟了误事，故此拚命而来。”

素臣大惊，汗出满面，急问如何危急，玉奴等亦皆失色悚听，飞娘道：“奴进京来，在良乡地方撞着急报之人，料是朝中飞报，即便拿住，搜出书信，现在怀中，请文爷一看便知。”飞娘在怀取出，素臣慌忙接过，却是两封，心头突突地跳着开封，看上写着：

谋径禀：文白于本月十三日已入都矣，自丰城至思恩，复自思恩至京，路逾万里，按站亦须行三四月，而彼两月内已荡平而回，且猛如毒蟒，诡如岑浚，狡悍蟠结如大狗，各负险阻，而皆被屠灭于数日之内。此岂犹人力可敌？乃知谋前所献质君劫母之计，为上策也。景府当此时势尚耽声色，诸臣晨参久未得见，必为文白所败，惟视法王真人法力何如耳。江西之师于何日潜发，未得确音，悬念之至。彼得京中急信，或未及预料家事，便可取之若寄，然亦当陆续接应，全力制之。论者以李、郭、苗、刘为鉴，此不识敌人肺腑，难与审变。东宫、文白性皆愚孝，分羹之言、绝裾之事，断不忍出。李、郭、苗、刘皆无谋之辈，其败固宜。今幕府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君母在握，操纵自由，纷纭之论，庸足信哉？西山根本之地，宿卫单弱，窃为寒心，便宜调河南少林寺僧防守，并请国师护持。倘文蹶而景安，则仍如前议也。谨禀大將軍麾下

十月十五日巳刻单谋具

素臣约略看完，急问：“熊姊所说家中危急，可专为此字，或另有所闻？”飞娘道：“别无所闻。因贼人发师，家中无备，必至震惊，故特来报知。”素臣心略按定，再细看那封，词意大同小异，惟后面落款写着“厂爷九千岁即陛下”字样，及囑速去结连安南、日本耳。素臣看完，又喜又忧，又怒又急，忧的是单谋大有机谋，怒的是“九千岁即陛下”字样，喜的是“西山根本”之句，急的是江西

之师。因向飞娘说道：“我向广西，已猜有此着，令张顺等分兵回丰城去。但那时尚在悬揣，所分之兵仅可持守。今既得此书全力之信，必须添兵方好。请问岛中有几位到此？”飞娘道：“文爷远虑，已经料及，这便不妨事了。圣驾现在山东岛中，况大元帅传檄各岛护驾，故不能多着人来，护龙岛现请卫婢子暂摄，愚夫妇才得同来，铁叔不能自来，故遣舍妹来此。”素臣道：“既如此，要屈贤姊妹两人赴江西救援。熊姊可骑我黄马去，两日夜即可赶到，令妹随后而往。丰城民情必能坚守，再有韦杰等回去号召，可以无虞。但单谋既以劫母为上策，而欲制以人臣，贤姊至彼，与吉于公商酌，相机而行，大概以坚守为主，必贼人实有间可乘，方可出奇制胜，然必立于不败之地，断不可稍存侥幸之见，致误大事。总俟京中大局一定，即瓦解也。外面义兵气局何如？曾否交战？有无胜败？此处兵将大半受伤，又被邪术所困，合宫之人如陷坑阱，我只一人，不能分身出去拨草寻蛇，得其要领，设法铲除。可嘱咐以神，俟金硯一至，即令访探妖僧道等于何处结坛作法，报我知道。我作一柬帖带与，令其照帖行事。但金硯不比熊姊，天生正气，恐不能破此罗网而入，今仿恩姊之说，脱里衫一件，于前后心亲笔朱书我名，令其穿着，或得到此，即万幸矣！”飞娘道：“有文爷里衫亲笔朱字，定得到此。外面义兵半属无纪之师，有几个谋勇之士，都忧兵少，没攻城器具的亏，幸喜他也空守不战，故尚未见胜负。”素臣写起柬帖，脱下里衣，写好朱字，交付飞娘，飞娘便要辞去，素臣道：“恩姊既入宫中，无不见太后、东宫之礼。”

因领至太后房外，令宫人奏知。太后等闻有外应，喜不可言，忙传进见，并请素臣入房。飞娘朝见过，素臣细述前事，并呈上单谋书信。东宫踟躇道：“国家多故，累及太夫人都受惊恐，寡

人不安极矣。飞娘此来，可助先生一臂，今为太夫人而去，寡人自难强留，但不识定于何时？额上朱书又属何故？”飞娘方知额上朱书未去，好生惶恐，因奏知其故，道：“见过太后殿下，此刻即行，不敢迟误。”太子暗暗点头道：“素知贤夫妇忠勇，为国尽力，今贤夫既起义兵，夫人又赴文先生之急，当加优赏以酬劳德，但匆卒中无以藉手，奈何？”真妃忙解下身上软甲赐之，道：“物轻重，愿夫人勿晒也。”飞娘拜受，穿起软甲，即便拜辞，太后嘱候水夫人，太子亦作揖恳托请安，真妃亦敛衽万福托候水夫人金安，并问候璇姑安好。素臣跪地泣拜，道：“老母之命交托贤姊矣。”飞娘道：“文爷休要把奴折坏，奴此去自当尽心竭力伏侍太夫人也。”并毕同起，太子、真妃俱送出房，飞娘戴上铜面，望空一跃，寂然不见。太子惊叹道：“古称精精、空空，岂过是哉？先生既有预备，再有此等异人前往，万无他虑。望先生宽怀，勿为忧念。”素臣泣谢而出。

太子回房，述知飞娘之去，疾如飞鸟，与太后、真妃正在叹异，只见宫人中忽然哭喊，说是地下有尖刀戳起，脚底生疼。太子道：“胡说！现有被单漫在当户，邪术怎能进房？”那知一个哭起，即连一连二的哭喊，太子定睛看时，果见地板之下，尖刀东起西出，宫人们避过这把踏着那把，跌倒去便向身上戳来。初时尚短，过后渐长；初时尚少，过后渐多，满地洒血，满房嚎哭，太子、真妃忙上床盘坐，各拥抱着太后。真妃刚抱上膝，即有尖刀从床下戳出，亏抱得快，没有戳着。房内宫人跑躲哭喊，其声震天。素臣尚未至房，慌忙转身问故，太子道：“先生快进房一救。”素臣掀开被单，跨入房内，刀尖齐灭，宫人已小半受伤，站立不住，坐地哭泣。太子道：“先生，妖术如此利害，被单当户漫着，又在地底戳起，为之奈何？”素臣道：“且把被单铺在地下，令宫人们都向

被单上站立，看是如何？”房中有七八十宫人，两条被单虽甚长阔，却还挤立不下，太子命有力者把受伤之人驮在背上。素臣转身回房，房里亦起哭声，急赶进去，刀尖随灭，已有戳穿鞋底脚破流血者，素臣急把拼补的绸帛铺放地下，复取太子及自己榻上棉被棉褥毡毯之类俱令铺地，每榻上被虽只有两三条，褥子、褥单、毡毯却有七八条，所馀甚多，想着太后房中背负之人终非长策，文恩屋内终亦不免，一面先卷两床被褥向太后房里来。那知走到半路，只听太后房中一片哭声，已是惊疑，又听得自己房中哭声亦起，暗忖：此法不效，两房宫人如何兼顾？再远远听见外边哭声，情知亦为此故，又气又急，弄得三尸直爆，六神无主。正是：

尊卑虽有君臣异， 谊力还从性学分。

### 总评

八字动功，能解奇冷，惜除素臣而外许多人都不懂得，虽有修养宫人，如何个个替他摆弄？妙有习做顽耍一法，方能支持过去。谁知冷已过去，热复渐来。冷热全消，臭秽又至。蛆龙鬼怪，百计厮缠，虽云妖术，然层出不穷以困清宁者，试文白昼夜叫号，内外奔救，亦几几疲于奔命矣。

宵光解暑，一用于苗峒，再用于护官，玄阴老姥之赐正为护官，可以见二珠之用非仅为峒中夜行，绕城而走，及初次潜入赤身，烛照毒龙，宵光居其功，而不及解暑也。以后救驾之功无需乎此，故急急索还，而有素臣落海之事，事毕见还，神姥岂欺我哉！

臭秽蛆虫，小龙鬼怪，一不能胜则诸邪立破，惟妖术惑人，其意必求一验，故每每尽出其技而后已。然诸般幻术，

尚是妖人传授心法，达赖喇嘛之龙虎火莲，非尽由于臆造，至于庭中巨石朱书西山二字，环而咒之，则伎俩已穷，为惑之者，塞责地步而已。

写蛆虫小龙如许热闹，作者之笔妙固足以达之，而亦以见清宁宫内男男女女惊骇躲避一般热闹，非比蛇影杯弓，仅缘幻想生出幻相，而“邪不胜正”之本旨，亦愈逼而愈显。

认定“邪不胜正”四字，即不必素臣亲手抵御，阖宫男女俱有擒妖捉怪本领，试观真妃拔出双刀望着鬼怪没命乱砍，而官中人有武艺胆量者亦便趁势砍斫，可知天下妖术害人，多由于误认。真妃此番作用，太子亲见，异日灭除释老，志快行果，实经此时之效验，故能同德一心，拔万世蟠结之毒，否则素臣未必能行其志，而二氏遭此大创，其为祸益烈于将来矣。

自广西起程，六日而至京师，遭此鞠凶心力交瘁，不意单谋奇计，劝出江西之师以劫老母，奸人之不容忠义至于如此。天幸飞娘从空而下，丰城民情必能坚守，但不赴援非特素臣不安，即太子亦心歉万分矣。望空一跃，寂然不见，岂惟六日而行八千里哉？神乎技矣。

飞娘，空山一侠女耳。遇素臣嫁龙生为岛主妇，收复诸岛，以功受封，虽以荣贵而欲受太子、真妃之宠遇，至于解赐软甲，亲送出房，此则山中猎兽所梦想不到者，而头戴铜面，飞行宫禁中，绝不嫌疑，尤为古今罕匹。



第一百八回 文白大名驱恶鬼  
七妃小戏惹冤魂

素臣复听自己房里哭声渐息，便先奔太后房来。太后听见足声，忙传旨请进。素臣进房，满屋跑避的宫人方才蹲倒在地，素臣见两条被单一条空着，一条仍挤立着数十宫人。太子道：“说也惶恐，连日两条被单折立一处，寡人明先生之光，竟认是亦可御邪。到今日一分开来，优劣立见矣。先生送来被褥，若是寡人榻上的，即不中用；若是先生的，宫人快铺在地。宫人取看，喜道：‘这两条被褥都是文爷榻上的。’慌忙铺放，争先抢立，刚把满房宫人紧紧挤站，不须抱负。”素臣回房，问起也是这个缘故：是素臣睡过的褥单、毡毯，便没尖刀戳起，是太子的便要戳将起来。因令众妇女挤紧站立，卷出四五条被褥、毡毯，捆作牛腰大包，如飞而至文恩房内，令内侍们铺放挤站。看着各内侍比宫人更加狼狈，个个鞋穿脚破，更有满身流血之人，甚是可怜，因向文恩道：“今日太后房中及你这里，是个个不能动抬的了。覃监年高，饮食之事须要你一人递送。我回房收拾饭食，你可尽意安歇，约俟饭好进来。”文恩应诺，素臣回房替出妇女收拾早膳。是日，自卯至申，俱没动静。只苦了挤立之人，脚酸腿软，渐至麻木，便不敢走动一步，偶然舒放被褥之外即有刀尖戳起，收缩不迭。又苦是二便紧急，不能解手，苦苦哀告。太子与真妃两腿亦俱麻木，因令文恩再求素臣，素臣令房内妇女仍向被褥站挤，自进太后房中替下宫女。

太子因留素臣在房叙话游衍，其时一面令宫人捶捏两腿，一

面赞叹素臣德器胜己百倍，即此被单一事，灼然可见。素臣道：“殿下言重，臣何敢当。以臣揣之，皆由疑信不同之故也。人心如日，疑如云雾，邪如阴翳之气；心如一毫无疑，即如赤日当空，无纤微云雾遮蔽，一切阴翳之气当之即灭。臣尝于岛中见海市，城郭隐见，宫阙参差，人马纷驰，兵戈杂沓，一切怪异之状亦如日来邪术种种变幻，不可方物，一经日轮推起，精光照射，立时消灭。若一有疑，便如云中之日，不能消除阴气矣。心本属火，人心中之正气便如烈火一般，赫然难犯，百物投之即烬，若为疑所障，便如布隔瓮藏，百物交侮其前，不能毁灭矣。先臣父及臣母俱不信邪，臣在母腹受母胎教所得之气即已无邪，出胎以后，幼闻义方，长读经传，崇正辟邪之志愈坚愈定，时以灭除老佛为念，旋知灼见，确然无疑，此心如赤日当空，心之正气如烈火燎原，此邪术之所由不能干犯也。若殿下则自幼尚喜看佛书，屡经覃太監諫阻，可见入邪已深，后见其说荒唐，始归于正。然前年蒙殿下召见，尚以老氏为不谬于圣道，而佛教数千年不灭，古今自天子至于庶人仆仆亟拜之故，尚垂问及臣，可见殿下之心不能无疑若臣矣。疑有浅深，如云之有厚薄、火之有藏隔，殿下之疑虽浅，不似云之蔽日、纤布之隔火，然已不能消阴翳之气，毁百物之形。太后等信邪者深，固乃如日掩层云，火藏深瓮。此驱邪之效不如臣者，乃在疑信不同之故，岂由于德之厚薄哉？”太子爽然道：“先生特不自居盛德耳，然所言疑信之故则已如黑白之判然。寡人此后惟谨识先生今日之言，使疑去信生，以求坚定其崇正辟邪之志而已。”

太后道：“东宫所云佛教数千年不灭，自天子至于庶人仆仆亟拜之故，先生前年是怎样解说？老身愿闻其略。”素臣因把奏对太子之言复述一遍，复把老佛之认心为性、灭绝仁义、无父无

君、惑世诬民、害道伤化、诋淫邪遁、背谬支离之处细细剖说，说到明白透快、剀切确凿之时，不特太子极口赞扬，真妃心悦诚服，太后惊喜领会，即正妃及合房宫人俱津津嚮嚮听之不厌。太后慨然道：“老身女流，身处宫闱，不闻正论，先姑太后等又多崇信二氏，以致溺其邪说，至老不悟，虽常经覃吉劝谏，因其言略而不详，兼以宦寺忽之，遂认定佛理精微，非其见识所及。今承先生委曲开示，此心一旦豁然。圣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老身得闻道于先生，先生不特为东宫之师，亦老身之师也。事平之后，即当焚灭经典，拆毁佛堂，放遣剃度女僧，不复为愚人邀福之计矣。”素臣俯伏于地，赞颂勉励道：“太后真女中尧舜，撒郤如反掌、纳谏若转圜者也。但吾儒之道，不如佛教邪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医人治病，以药物拔去病根，必以饮食培其元气，必俟元气充足，始无反复。圣经贤传，乃培元气之饮食也，望太后日取诵读，细绎体味，邪说自不能入矣。”太后急令东宫扶起素臣，说道：“老身当拜谢先生，怎反劳先生过礼？先生真良医也，既以痛切之论拔去老身病根，复欲以圣经贤传培补老身元气。老身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太平之日，东宫师事先生，老身师事太夫人，常闻正论，不起邪思，老身之愿足矣。”

东宫见众宫人俱已和活，外面内侍想在酸麻最急之时，因复求素臣出视。素臣因同文恩出去，果然个个站得腿酸脚软，如开桎梏，欢声若雷。素臣便去候问覃吉，欲与攀话，以便内侍们弛放筋骸，流通气血。覃吉道：“前年文爷进宫，吉因老病不能叩见，在东宫前奏对之语，怀恩曾向吉备细说知。文爷乃古今第一儒者，程朱之外，不足道也。东宫贤达，文爷须扶助他为尧舜。三代以后贤君，无一可学者，以文爷之本领，不止为一代兴治术，当为万世开太平，须把老佛之教除去，方不负天生文爷之意，一

时之良相良将非吉之所望于文爷也!”素臣感激太息良久。良久道：“老太监之言，文白谨铭于心。”因把太后感悟之事述知，覃吉大喜道：“覃吉进谏者久矣，未蒙太后采纳，文爷一席之谈即便感悔，虽圣人之神化不过如此，铲除二氏不难矣！韩文公所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此三事易为，所难者在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先王之道有一毫不明，则二氏之根有一毫未拔，根不拔尽，终必复发，愿文爷垂察焉。”素臣道：“此即白与太后所言培元气者是也，敢不承教？”素臣回房，一路想着覃吉之言，津津有味，慨然道：“学士大夫中知此意者鲜，发此论者寡矣；乃于宦寺中得之，人顾可以类拘乎？当以师友之间处此人耳。”

一头想着，一脚跨进房来，只听轰雷一声，震得地板怪响，定睛看时，妇女们滚跌满地，阿唷之声不绝。问其缘故，赛奴道：“爷进去了，众人立得腿酸，大家商量变换活动，先是一人肩上背负一个，空出地方轮流坐卧，后是顽皮的人做起三人骑马、七人骑牛的把戏，方才正做了几十个人的一条大牛，忽见老爷进房，心慌势散，便直倒下来，滚跌满地。”素臣大笑，仍去伏桌而睡。

到得五更，太后房中无数鬼怪出见，有男首女身的，有男身女首的，有一身两首的，有两身一首的，有眼里伸出手来的，有脐里钻出头来的，有提着头颅颈中溅血的，有破开胸腹肚内喷红血的，有肌肉腐烂蛆虫钻搅的，有疮毒臭败脓血淋漓的，有挺起阳物如骡屙驴屙的，有搨开阴户如牛屎马牝的；狰狞者口如血盆、牙若锯齿，丑恶者面如蓝靛、发若朱砂，尸闪者闭眼落眉、死临侵地，煞急者披麻拖舌、怨气冲天，说不尽万般怪状，千种奇形。或从房顶撵下，或从窗户跳进，或从地底钻出，吓得众官人魂不附体，发喊奔跑。那些鬼怪各逞凶威，有的用手来拿，有的用脚来踹，有的用口来吞，有的用绳来捆，有的撕衣扯裤，有的揪鬓捋

毛，有的扳着头便啃，有的提起脚便撕。众宫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太子见太后端坐，神色不乱，无一鬼怪上前侵犯，知是昨晚悔悟之故，便替出真妃，令其救护。真妃拔出双刀望着鬼怪没命乱斫，砍头头落，砍足足卸，拦腰斫去，便成两段，当头劈下便是两片，身尸平倒，鲜血乱喷。宫中有武艺胆量大些的，见真妃得势，便也抡刀仗剑拚命砍斫，头足纷纷滚落，腰身两两分开。太子大喜，吩咐宫人并力，如得杀退妖邪，个个重赏。那知就这一声令旨，落下的头个个跳起，卸下的足只只飞起，向宫人头脸一齐咬打，咬着的耳破鼻伤，打着骨疼肉痛，那没头没足的身尸仍是捉拿跳跃，矫捷异常，连腰斫断的便截作两段矮鬼，当头劈破的便分作两片瘦鬼，愈杀愈多，愈多愈狠，如群蚁打粮，乱蜂攒蕊，遮拦不及，窜避无从。更有千百小龙，张牙舞爪，长者尺馀，短者数寸，都钻入裤管之内去抓那臀上之肉、腿上之皮，最怕是掉转尾靶捎入臀牝中去，辣痛无比。除了真妃，其余宫人俱蹲在地上极声喊叫，手中刀剑纷纷落地。真妃忽然想起，现在素臣被褥没有鬼怪，上去忙扯起来向鬼怪甩去，甩着即灭，甩过即生，甩灭这边那边如故，甩灭那边这边又起，用尽气力解救不来。正在危急之时，素臣闻声赶至，真妃也等不及太子宣召，忙喊：“先生快来一救！”素臣急走入房，一屋鬼怪无踪，宫人们裤管内的小龙想是逃向东洋大海去了。

太子道：“须得先生常在房里方好，但外面那种哭声如何得分身去救？”真妃道：“如今只有求文先生朱书一法了，宫人身上若得先生朱书名字，定可解邪。”太子大喜道：“怎寡人竟忘记了，宫人们，快寻笔砚，研起朱来。”众宫人踊跃欢喜，拿过笔砚，将朱研蘸好，素臣提笔将宫人额上朱书己名。太子道：“鬼怪小龙之恶，惨毒异常，若但额上一书，恐不足镇之。飞娘原说心背俱书

先生名字，还求于宫人心口一书，心正则邪不敢犯，望先生勿辞。”素臣道：“男女之嫌，宫闱之地，臣不敢奉命。”太子道：“急难之时又当行权，且先生何人？何嫌可避？即正妃心额尚欲求书，孟子云：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况宫人乎？”宫人已各解开胸前衣服，素臣只得挨头写去。宫人写完，太子并求正妃，素臣伏地，死不敢承。太后道：“先生守礼，亲书或有嫌，请先生醮饱朱砂，递与东宫，代书则不妨。”素臣遵旨，醮笔奏道：“前年臣在山东除灭五通，曾于各妇女胸前书‘邪不胜正’四字，请殿下即书此四字。若欲书臣名，则断断不敢。”太后点头称善。太子接笔于正妃心额两处各书“邪不胜正”四字，素臣伏地，俟正妃整衣后方敢抬头而起。太子拱揖致谢道：“非敢久辱先生长跪，因恐不效，欲如先生亲书耳。宫人可捧此笔视随先生出外，速为一救，那哭喊之声已到十分危急处了！”宫人面面厮觑不敢出房。真妃道：“有了文爷朱书，又随着前去，还有甚邪鬼敢来犯你？”宫人方才放心随去。

听着文恩房里一片哭喊滚跳之声，素臣忙赶进去，见恶鬼无数，有望屋顶跃去的，有望墙壁窗棂中钻出的，有望地板下缩去的，千百条小龙望墙角乱窜，立时尽灭。内侍们方得住滚，文恩方得住跳，个个喘息不休。素臣照样书写，写毕回到自己房中，却见众妇女齐齐站立被褥之上，并无伤损，抱的王子、王女都把衣襟裹头，问起缘故，阿锦道：“亏是玉奴主意，说爷的被褥既是诸邪悉避，我们只要守定了他，断然没事。因此鬼怪出现，都你碍着我，我碍着你，并做一块，不离被褥，那鬼怪只装得凶势，不敢近前。大家见有效验，便都立定主意，任着鬼怪百般恐吓，总不理他，有害怕的便闭着眼睛由他跳舞，后来鬼怪愈多愈恶，又有无数小龙张牙舞爪满地蹿跳，却总蹿不上被褥，渐渐的懒散下

来，听着爷的脚步口声，便都向屋顶墙壁乱蹿而去了。素臣想众妇女挤立一单，终非常策，亦不是守着这些女人过日子的事，因亦在各人心额书名，令其出去走动，看是如何。众妇女出房，走不多路，即见过道内许多恶鬼蜂拥而至，地下无数小龙蹿跳前来，吓得捧笔砚的两个宫人发声喊，转身就跑，被玉奴一把拦住，道：“有了爷的朱书，还怕什么那？”宫人道：“你们守着文爷，没吃过苦，不知道那小龙的利害，钻人裤管抓得皮肉粉碎还在其次，只把那尾靶向大小便一捎，那种的辣痛连尿屎要捎出来哩！”玉奴道：“你既受他这等亏，有了朱书就该报冤！”说罢舞起双刀直奔上去，鬼怪小龙果然乱蹿而逃。众人胆壮，各持随身兵器，随后喊杀，没兵器的也呐喊助势，把鬼怪小龙赶逐得五零星散，没命奔跑。太后房里宫人闻声抖战，直到众妇女进房说知缘故，方才住抖。太后、太子因命在房宫人各出走动，遇着鬼怪即便喊赶。刀剑斫着的便现出真形，都是些竹木纸片扎成画着诸般颜色的。一经破败，气力愈壮，自此人不怕鬼，鬼反怕人，变做一个羊吞狼虎、鸟攫鹰鹞之局了。

太子见宫中平定，料想须弥山亦是假摄，不能压伏素臣之朱书，因命正妃、侧妃各回原房，合宫内侍宫人亦俱归原处，王子、王女俱抱入内，霄光仍留高挂，辟暑先行送还，因被褥已经踹踏，另换两付铺盖，仍至素臣房中对榻寝宿。太子是晚与素臣商议道：“仰赖先生德力，已不虑妖术侵害，奈粮已告匮，幸十五日这日合宫未食，连日惊吓，无心饮啖，尚勉强得明日一日，再过几日便要一齐饿倒，将如之何？”素臣道：“飞娘出去，臣已嘱咐熊奇，一俟金砚至京，即令其探知妖僧等作法之所，入宫报知。金砚于今日必到，今晚如打探得实，明日即可入宫，臣便有剿灭妖僧之计。区区饮食，不足虑也。”太子大喜。

谁知不俟明日，是夜四更，金砚即到。太子唤至榻前，殷勤感谢，金砚朝拜过，禀知素臣道：“小的今日午刻到京，得了老爷之令，便到得法王真人所住的寺观及煤山、西苑、琼岛各处打探，并没踪迹，一更以后潜入景王行宫，才探出法王、真人分居正心殿东西两边房殿中，有石一块，朱书‘西山’二字，及许多符篆，法王、真人不住出来咒诵，两房内经疏符篆、纸人竹兽，奇异之物不计其数。真人说：连日所行俱是大法，怎不能伤他？法王说：这移山一法，任是大罗天仙也解不来，二十一这日，包管清宁一宫俱压为平地。小的见他说得利害，要把猪狗血去破他，那知他却纯用秽血涂浸那石，便不敢造次。”素臣笑道：“他日行邪术，竟疑我亦有邪术，故想把秽血来制我耳。我写一柬帖，你可速出宫去交付以神，依计而行。”金砚领帖，越墙而出。

次日一更以后，金砚进宫说：“以神等已撤，各门猛将精兵去攻朝阳门，天生、以神往景王行宫，候老爷到彼行事。”素臣问知是楚王、成之、无外、飞熊、以神五员将领三千名楚卒、岛兵，抚掌曰：“大事济矣！”因密令文恩、玉奴、阿锦：“选兵一百，在宫中高处了望，见旧太孙宫前有连珠信爆一起，即从东安门、上南门、朝阳门斩关而出，放进外兵，问至太孙宫前，与我里外攻击。军令是个‘火’字，切记，切记。真妃、赛奴领馀兵，俟文恩等出宫后，即拥卫太后、太子、正妃进坤宁宫就食，并保护皇后，以防贼兵来劫。军令也是‘火’字。如我兵到宫，问明军令放入。切记，切记。”

自带金砚，摘取明珠，飞出宫墙，跳下宫城，竟奔太孙宫景王行府而来。沿宫墙俱有堆拨，两人悄悄穿度，到得墙边，借着金砚肩头，一跃而上，金砚随后飞进，同至正心殿檐脊边，见红须客伏在脊背，忙拔一把宝刀付与，同落下来。法王、真人正在殿中



一同作法，素臣、红须大吼跃入。法王忙掣锡杖、真人忙举宝剑，两颗头颅已经落地，几十个侍者手中俱拿着鼓钹符箓，并没器械，被这两只猛虎一搅，跑不及的杀掉大半。金硯见两人得手，把带来的信燃放起，点着火鼠各处放火，登时烟焰迷空。素臣等杀到内宫，宫门宿卫兵将各放箭弩，红须客把宝刀递还素臣，拔出自己佩刀，与素臣两把宝刀，舞出两团白雪，格落箭弩，如风扫叶。卫士正在发抖，忽地宫门大开，火光中，容儿提着人头从内杀出，素臣等大叫：“逆藩已诛，大兵已至，九门已破，你等还不投降！”众卫士发声喊，都跑掉了。

且道这几日容儿在王府中做些什么事来？那日景王与七妃饮酒，说出天罗地网，容儿好生惊惧，后转一念：我老爷岂是怕妖的人？法空、性空、西天玄武，都会兴妖作怪，遇着老爷无不破灭，愁他则甚？我自养起精神，干我的正经。因便丢下肚肠，向宫人床上放心睡觉。天明起来，还不见景王出房，只听七妃极声告饶，暗忖：这厮好本事，怎闹到这时还不歇手？直到外面诸将晨参，一替一替的催请，方才罢战。容儿候景王出房，即入问视。七妃瘫化在床，满眼泪珠纷纷而落，令容儿脱衣入被，道：“总是小郎害我，要夺做皇后，弄得四手如瘫，要死不活。”容儿道：“娘娘怎样吃苦，可说与小郎听。”七妃道：“我乘他正在快活时节，便向他说皇后之事。他说：正妃是结发，怕人议论。我便撒娇撒痴的求告，说那母以子贵及宣德正统爷故事。他说：‘你若要做皇后，今夜要随我摆布，不许拗我一点。’我便要他发誓，他说：‘你肯凭我摆布，若不立你为后，便如唐朝皇帝一般，子孙世代做乌龟。’他便吃着丸药，用着安太师送的一尺多长的药消息子及诸般淫器，讨过一册春宫，照式做事，弄得下身由酸而痛，由痛而麻，由麻而木。阿唷，阿唷，那知道皇后是这样难做的。”容儿道：

“娘娘不要说了，说得小郎心疼，王爷怎下得这般毒手？”七妃道：“你是知道的，我原是正气的人，不比别位娘娘，不管麻胡黑胖只拣鸡巴长大的便收，我却只用得你一人，是爱你相貌，心里喜欢，那比得那些浪货，谁料受他这等作践。你把手伸过来，枕一枕我的头，待我把脸贴着你胸前睡一觉，养养神，醒来与你商量。”容儿依言抱在胸前睡了一会，醒来道：“小郎，你手臂敢是麻了？缩了进去罢。我受王爷的亏，怎样打算也摆布他一场，出我这口气儿。”容儿道：“娘娘每日甜甜的睡觉，吃些人参补药，养起精神，等王爷进来就合他说：爷若不吃丸药、不用消息、不戴淫器能赢得奴，便算得爷真实本事，奴便心悦诚服。王爷是好胜的人，包管上钩。娘娘便私吃一丸紫金丹，弄输了王爷，这便可以出气了。”七妃点头。

到得十七日晚，探得有景王入宫之信，七妃私取安吉所进之药，搽在小指甲中，吩咐宫人：“今日要与王爷比本事，大家不许用药，你们若有献勤的，替王爷私用丸药，便和你不得开交。”宫人都道：“这个奴婢们怎敢？奴婢们见娘娘吃亏，也巴得比输王爷哩！”不一会，景王进房，果然中计，连泄两次，伏在身上气喘不休。七妃正自欢喜，说道：“爷如今伏奴不伏？还敢再战吗？”七妃自说，却不见景王回答，觉着诧异，忙候那口中之气，却是冷的，慌忙抱放转来，竟是走阳而死了。七妃吓得冷汗直淋，放声大哭。正是：

一户水师终复楚， 两片皮甲竟亡吴。

### 总评

哭声大起，弄得素臣三尸直爆，六神无主，而所恃以解救者只一床被单，满房之人如何站立？而自己房中又复如

是。然亦幸有被单、褥单、毡毯，扯开一件便可容得数十人，使彼地下尖刀不再戳得鞋穿袜破，自卯至申尚没动静耳。

素臣德器胜己百倍，即被单一事灼然可见，此太子之深信素臣也。孰意素臣就此发出“人心如日”一大段议论。见得邪不胜正，只在心上“疑信”二字，而自幼喜看佛书之人，入邪已深，即为揭出病根，痛下针砭。总以崇正辟邪之旨为断，虽在危难不忘匡正，纯臣事君之道也。世有以陆秀夫日进讲《大学衍义》一章为不识时务者之所为，吁邪说也。妇女崇信佛教，至死不悟，非可以口说争之者也，况尊为国母，深宫享奉之隆，以其余闲修醮施斋，作种种功德，自东汉以来，何代无人？且当法王、真人作法之时，现出寒冰烈火、臭秽蛆虫、尖刀小龙诸般变相，岂不曰地狱之设现在即是哉！乃一闻正论而心悦诚服，惊喜领会，且至津津嚙嚙，听之不厌。然则佛氏之祸蟠结数千年，其故在于无发明圣道之人，听其迁流，而莫知底止耳。

覃吉进谏太后而不见听，宦寺中亦有贤达者在也。素臣深恶阉人，而于覃吉之死，则哭之尽哀，以其知崇正辟邪之旨，志与己同而惜乎！天不假年，不得与之考证《原道》一篇耳。

太后房中无数鬼怪，千态万状，宛如地狱变相，盖佛教借地狱以愚人。太后于佛氏陷溺最深，故此种鬼怪不于他人房内现形，独丛集于太后之前以试之。幸而素臣正论先入为主，始不敢上前侵犯，不然几谓地狱在眼前矣。

小龙蜿蜒钻入裤管，抓着臀肉腿皮，甚至掉转尾鞞捎入臀牝，一班宫女遭此荼毒无异受和尚道士之污，而惟真妃则不敢近，非以其抡起双刀曾杀鬼怪也，心正辟邪故耳。不然

众官人手中未尝无刀剑，而何以纷纷落地耶？

朱书一法，初试于翠莲姊妹，继试于邵有才村中，无不顺手而验。乃计穷力竭之时，太子亦只得请用此法，而小龙鬼怪果然一齐渐灭。然则法王、真人之神通，亦不过西天元武与五通神之伎俩，可哀也已。

夺做皇后，弄得四肢如瘫，要死不活；而想做皇帝者，亦竟连泄两次，气喘不休，较之李又全第九妾以中状元而狐身怛化，同是一辙。容儿毒计，当于诛藩一案中论功第一。

## 第一百九回 怨鬼捉奸逆藩伏法 青宫验痣假子归真

宫人中有知事的，说道：“娘娘，不是哭的事，哭动了各位娘娘就了不得了！快些接气，怕还接得转来。”七妃便住了哭，爬在景王身上嘴哺着嘴接了一会，不见转来。七妃着慌又哭，宫人止住道：“眼睛已经下来些了，再换一人，连接三次；再取炭醋来打，收一收气，敢便转来。娘娘快穿衣服，哭动了外边，怕就有人来吵闹，光着身子便更吃亏。”说罢，便把被单揩拭去床上流的淫精，七妃即便穿衣，换一宫人上床接气，一面讨取醋炭。却已惊动合宫及各妃嫔，陆续俱至，喊叫一会不见转气，便人人作势，个个发威，正妃开口道：“旺跳一个王爷，被他活活弄死，采那妖精过来，问他怎样治死王爷的，好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偿王爷的命。”众妃得不的一声，便蜂拥上前，采头的采头，揪耳的揪耳，捋发的捋发，撕衣的撕衣，众宫人横身护救，跪地求告。正妃喝道：“王爷若接不转来，你们都是死数，还敢插话吗！”众妃七手八脚，七妃一人如何摆拨得开？内中出尖最是三五两妃，揪住头发把两鬓乱捋，登时捋掉了许多，又去扯裙扯裤，要捋掉七妃的阴毛，说总是这张骚屁害了爷的性命。七妃蹲在地下，两手揩紧裙裤。

正在危急，只听景王一口气回将转来。各妃向醋烟中定睛看时，见景王眼已睁开，方才缩手。七妃道：“王爷不是转了气吗？你们房里怕没曾这样来？只悄没声不惊动人罢了，怎便你们凌辱起奴来！”两足乱跳，哭泣不止。正妃便收了兵，说道：“气是转，人已被你弄坏，只要王爷好了，万事全休，若有三长两短，

你须嘴硬不得！我是他结发夫妻，有个不着急的吗？”各妃道：“我们与你无仇，原只为着王爷，王爷好了，姊妹们情意原在。”正妃一面传请太医，一面上床看问，景王睁着两眼，总不说话。须臾，太医诊脉，说是脱阳之症，神气虚惫，须大补下去再看。正妃见语鹮突，病势利害，便不肯十分放松，吩咐把七妃关在空房，省得火上添油，真个弄出事来。日中服药下去，不见动静，派着二两妃一同守夜。到得初更时分，景王忽然嚎叫，说都梁、都昌两王把拶指拶他，看两手时，十指果然发胀。一会又喊：“阿唷！拶到鸡巴上去了，要疼死人了！”揭被一看，只见阳物挺硬，龟头迸破，脓血淋漓。一会又喊：“扎着鸡巴，点火烧。”须臾龟头发泡，龟头发烂，唤疼唤痛，总不绝声。一会又喊：“何氏、茅氏来了，扞头发了，挖舌头了！”只见自己把头发乱捋，舌头乱挖，头发纷纷捋落，满口喷出洋红的血来。又一会喊说：“太妃娘娘来了！马太妃也来了！打了夹了！夹子上脑箍了！不好了也，把土囊来压了！”登时手足臂脑俱发出青红紫黑各色伤痕。喊叫一会，便闭着嘴，齁齁发响，肚皮胀胖，吸吸的动个不住。吓得两妃浑身发抖，请到正妃、四五六妃，及有名位的嫔御都叫了来，挤了满房的人，兀自阴风凜凜，毛发俱竖。正妃要请法王、真人进来禳解，一来怕破了作法的大事，二来怕传说出去名头不好，三来怕惊动城守的人离心解散，暂且搁着。只见景王大喊一声：“压杀我也！”便喊醒转来。停不一会，重复叫唤，如此一夜闹到天明，把各妃嫔吓得魂出，搅得心空。

容儿躲在宫人房里，听得声势利害，想景王若死也是好事，但老爷着进来，只叫我骗信七妃，潜在宫中，等外面信爆一起，杀出接应，没叫我把这件事来弄死他，如今外面并没消息，怎敢回去？景王一死，必把七妃及宫人拷打，倘牵出我来，还是受他刑

法，还是逃走回去？违了军令，便要斩首，如何是好？想到那里，浑身抖战。

七妃待下人极宽，因是宠妃，手头便益，赏赉极厚，本宫宫人个个感激。七妃因与容儿私偷，把宫人更加买伏，宫人又爱容儿美貌，都与调笑亲热，打成一局，故此两人干事不避宫人，毫无忌惮。此时七妃虽被正妃关闭空房，并没封锁，宫人们便时时进去问候送信。七妃见景王冤鬼已到，恐不得生，令宫人把容儿叫来。容儿进房，跪地发抖，七妃道：“你休吓坏了，一身做事一身当，你可乘空逃走，我再不牵出你来，只是你我恩情就从此割断了。我实对你说，王爷是冷精，不能生育的，这王子是你所生，你只看他眉眼，可是与你一般？你龟头上有一红痣，王子龟头也有红痣。王爷好了，做了皇帝，不必提起；倘若不好，被太子正了位去，这一家就都是死数。可怜见是你的嫡血，怎样设法救得出去，也存奴一脉。奴若埋在那里，你念我向日恩情，到奴坟上烧化一陌纸钱，奴在阴司里就感激不尽。快快逃生去罢！”容儿不说自己不敢回去，却假说道：“小尼感娘娘深恩，这事又是从小尼起的，只苦的不能出头，能可以代得娘娘，便情愿代死，还肯舍着娘娘先逃出去吗？娘娘倘若有一长两短，小尼岂肯独活？是要同生同死，不做那忘情负义之人的。”七妃纷纷泪落，拖起容儿，抱住说道：“我的有情有义的哥哥，虽故是你的好心，你却枉死则甚。奴方才说的，要你照管王子，存奴一脉，切莫走那尽头路儿。”容儿道：“各人头上一方天，知道将来照管得王子照管不得王子？总要与娘娘同生同死的。”七妃掰住容儿头颈，呜呜咽咽的哭着道：“奴好不心疼！总是奴害了你了，当初不合与你相交，你为着奴拚命进来，谁想救奴不得，反送了你的性命。可怜你此番进来没得奴一点好处，叫奴怎不心疼？”容儿听得可怜，也抱住

七妃哭泣不止。只见宫人跑来报信说：“正妃着人来了！”容儿忙躲出房。

原来是听三妃之言，三妃道：“看王爷势头多凶少吉，我们不该揽这件湿布衫，一夜吓到天亮，反便宜这妖精自在睡觉。倘有三长两短，须不是他火上添油了。不如交给他一人看守伏侍，他快活透头，也该吃些苦辣。王爷好了，也只扯得个直；若是不好，便抽筋剥皮，替他出气，却脱了我们血海般的干系。”各妃嫔并没真心为主之人，又俱吓怕，便都说三妃的话是。正妃便把七妃叫来，受托一番，一哄的都散去了。七妃又气又急，含泪上床，抱着景王呆想。一会，景王忽又见神见鬼，喊叫求告。七妃忙跪下地，滴泪哀求道：“二爷，五爷，及各位娘娘，奴从没敢欺心，背地里眼泪不知流掉多少。老娘娘奴没赶上，四时八节祭祀上坟奴也没敢怠慢，可怜见，放松一条，待爷斋醮作羹，多做好事，超荐着早升天界。”说罢，磕头如捣，把头上油皮都擦破了一层。只见景王自言自语道：“看朱容妇面上，咱们且去。”又道：“咱们交给那胡子罢。”自此景王便不说邪话，光叫疼痛，七妃便替他各处抚摩，用参末、八宝散，敷掺伤处，叫宫人煎下参汤，一口一口的哺送，到得夜里，竟有转头，身子也得翻动，疼痛也便轻可，也进些粥饮，也不再见鬼神，却只是糊糊涂涂的不能说话。各妃俱不进房，只着人来探问病势。七妃负气，要等景王全愈了，折各妃的嘴，只回说尚未转头。来人见景王糊涂，便照着话去回说，各妃便不来兜管，自去背地里偷干那不明不白的事儿。

到二十这日黄昏时候，景王忽要穿衣登厕，七妃又怕又喜，替他穿好衣裤，搀扶解手，解毕上床，竟没甚事。七妃喜极，忙哺送参汤，怕他吃力，便听他和衣睡卧，不去解脱。伏在头边，一会见一落腮，便去就容儿安息片晌。容儿见七妃疲乏，抱在怀里脸



贴脸的僵了一会，两人都沉沉睡去。宫人日夜辛苦，也都伏在景王床边打盹。忽地觉有响动，睁开眼来，见七妃已经熟睡，宫女一个也没见，隔房灯火异常光亮，隐隐听见呐喊之声，知是外面兵起，但信炮未响，不知胜负，准待照计行事。因七妃紧压肩膀，深怕他醒，不敢动弹，只得侧转脸来向外细听，却听见隔房呼呼鼻息，料是景王睡着，心头定计，面上顿觉潮热。听了一会不免烦躁起来，外面声响渐近，忽然炮声如雷，东响西应，门外人声嘈杂，料是时候将至，左手轻轻腾出，推七妃朝里睡好，身子早经结束停当，僧衣已自脱掉，摸着枕边佩刀，一手把尼帽除去，丢在里床，跨下床来。踏到外房，看床上七横八竖的宫女都是睡熟，景王也无响动，掣起佩刀，照准颈项，狠命一切，伸过那手揪住头发，提将起来，竟是一个囫圇的东西。疾忙从窗扇中跳出，开了寝门，只见有七八个内侍慌慌张张的刚要敲门报信，容儿起刀乱杀，那班人从内杀出，不及抵挡，又无寸铁，早已杀倒了五六个，剩下的往外飞跑。容儿走近宫门，火光四起，外边喊杀连天，门内卫士没个踪影，连前面跑的两内侍霎时亦俱不见。望着门上一扭，锁已落地，登时宫门大开，素臣等人大喊杀入。容儿上前，提头缴令，天生一见，认是景王，赶来接去。容儿却不跟入，望外便走。

霎时诸军都到，素臣知景王已死，宫中不须搜杀，留下成之、无外等军，将旧太孙宫守住，不许一人出入，待明候旨处置。自同楚王带飞熊、以神、天生诸人，整军而进坤宁宫，门首贼兵如麻，幸内有准备，尚未攻破，大兵一到，纷纷逃跑，跑不脱的都杀死。

素臣请太子出宫，拥至文华殿中升座，各兵将俱罗拜殿下。太子设两座于宝座之东，坚请楚王及素臣坐下，传将领上殿，令

熊奇、赛吕、龙生、文恩、文容、金砚列左班，玉奴、阿锦列右班，命坤宁宫膳房备宴款犒。素臣道：“景王虽诛，各门城守诸贼尚未伏法，臣请率同诸将前去擒拿，迟则漏网者多，并添逆竖羽翼。款犒之事，伏乞暂缓。”太子道：“先生劳极，寡人尚有要话相商，各门诸贼闻逆裔授首，妖僧道伏诛，天兵一至即鸟兽散矣。款犒或暂缓，先生勿复劳。”因命取酒，亲赐飞熊、以神、天生三爵，令统本部及楚王麾下兵二千名去各城剿抚，把领占竹、元化两颗首级交付，并着去割取景王首级，挑示号令。

三臣领旨欲行，太子忽然想起，叫把首级献上，向素臣道：“文恩入宫，虽发于忠义之性，然断其嗣续，寡人心实不忍。因访问内侍，说阉割以后若不按时修割，仍须长发，但甚微细，而不能生育，必食活人脑髓方得如旧。现在靳直这厮即已长成人道，由多食脑髓之故。寡人因力禁其修割，欲俟生擒逆竖，令文恩盐其脑而食之，一可当百，便可长还他人道。今此领、缪二贼亦无异逆竖，其所食活人之脑亦属最多，故欲令文恩食之。”文恩忙跪下奏道：“此二贼虽恶，究是人类，奴婢非禽兽，实不敢食其脑髓。”素臣道：“二贼之恶，神人共愤，无论其他，只行那移山邪术要把合宫之人化为灰烬这一件事上，就该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若殿下令我食之，亦不敢辞，况为汝嗣续之计乎？速宜谢恩。彼非人类，只如食虎啖狼。发忠义之气，而褫奸逆之魄，何不可耶！”文恩听说，忽然义气勃发，慷慨谢恩。太子令取大碗，斟满热酒，文恩拔出佩刀在两头凶门之上戳将进去，脑髓便汨汨而出，滴入碗内，立时饮尽，重复叩首谢恩。太子大喜道：“将来生擒靳直，当令汝就其脑，盐而食之。”将首级仍付与熊奇带去号令。自己出座，亲奉素臣、楚王，又赐文恩、未容、金砚、玉奴、阿锦各三爵。

然后将景王家属带上，太子问：“那一个是宁氏？”内侍把三

妃带上，太子拍案大怒道：“逆藩罪恶滔天，你这贱人舌剑唇枪，无风鼓浪，逢恶导淫，助纣为虐，马太妃之死土囊，还有你一臂之力。内侍们，先取下那条长舌来！”当下一人挽定青丝，两人捧着粉脸，挤紧香腮，一人踮住酥胸，一人用两指向白馥馥的咽喉用力一掐，一人把解腕尖刀向那樱桃小口中轻轻一掠，早把半截又香又嫩的舌头割下，舌根鲜血便直喷而出，洒滴腮颊衣衫之上，如红雨赤霞，斑斑点点。内侍将舌献上，太子令斩讫报来。复问：“那一个是邢氏？”内侍又把五妃带上，太子怒喝道：“你这贱人于夫主病危之时还忍心与府僚通奸，致死亲夫，也是决不待时的。内侍们，也绑出斩来！”须臾两颗血淋淋的首级献将上来。众妃魂飞魄散，个个发抖。

太子又问：“那一个是云氏？”内侍又把七妃带上。七妃原本吓坏，忽见容儿改换官服站立左班，方知是太子差来内应，痴心尚想侥幸，及见三妃五妃凡带上去的无不斩头沥血，五妃因奸致死亲夫，又与自己所犯相同，刚斩五妃即问着，带到座前，蹲跪下去，轰的一声，那魂便向那脑门内直飞上三十三天，那魄便向窟臀中直落下七十二地，惟有伸颈受刑。容儿想起向日恩情，及那夜抱住哭泣的情意，不觉两泪交流，冷汗直下。太子看了一眼，即叫容儿，两人知是奸情发作，愈加吓坏。容儿俯伏在地，不敢仰视；七妃又羞又怕，神走汗淋。太子道：“寡人不负前言，把这云氏赏你为妾。云氏自此以后当改邪皈正，尽那妾妇之道，不可再生别念了。”七妃是引颈待戮之人，太子与素臣所言容儿并不知道，虽恃有前功或可准折，却断不敢代云氏求宽，谁想毫不加罪，反得赐婚，真是做梦也做不到，痴想也想不及的事，这一种感戴欢喜光景，真属激切无比，连连叩首谢恩，几乎把头磕破。两人退下，太子令将各妃嫔肘锁发入高墙，待皇上回銮，请旨正法。

把王子带将上去，太子一看，是个五六岁的孩子，眉目秀美异常，忽然动起可怜之念，向素臣道：“本朝会典，反逆家属罪止为奴，然太祖太宗以来俱照古法，仍行族灭。景藩枭恶，更不比胡蓝诸逆，其嫡属自应一概诛灭。但此子甚幼，貌复聪俊，寡人忽然动怜，可否给与其母，随容儿抚养，将来奏闻皇上，即发先生府中为奴；还是执法屠灭，斩草除根的好？”素臣道：“帝王之世，罪不及孥。三代后族灭之法，皆季世酷政，不足论也。本朝定律，反逆子孙如年不及岁者皆与妻妾母女给功臣为奴，宽恤之典虽超越季代，然尚未及帝王之仁政也。殿下尚处青宫，未便改律更制，遽复圣帝明王之仁政，亦何可复行族灭之法，以伤如天好生之德乎？宁氏、邢氏本罪当诛，其馀各属禁锢候旨，臣故不敢洩陈。今殿下因动霰棘之怜，而反以屠灭为执法下问及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祖宗虽有重法，由当时诸臣未克救正，殿下则仍当守会典之常经。为奴乃执法，非弃法。但此子虽系叛属，究出天潢，给臣为奴不敢承命，应请改给别藩府中。”太子拱手谢罪道：“先生正教极是，寡人因逆藩滔天之极恶，竟忘帝王不孥之仁政。非先生格心之训，则不忍之心渐将沦灭矣。至寡人之欲给先生府中者，正以其母之故，亦属不忍之心，而不自知其昧于一本之义。是宜先生之以仁教寡人者，复以孝教寡人也。寡人承训，当交彼嫡母暂锢高墙，俟皇上回銮，改给藩府。”

七妃云氏初闻太子之言满心欢喜，及见素臣推却，欲交与正妃，将改给藩府，不特母子永不见面，且恐正妃挟仇毒害，生死关头，一时情急，顾不得羞耻，便跪伏在地，连连磕头，奏道：“此子实非景王嫡血，不敢混乱宗支，求殿下开恩，仍给与罪妾抚养。”太子诧异道：“怎说不是逆藩嫡血，有何确据，快说上来。”云氏只得把景王精冷不能生育之事说出。太子喝问各妃嫔，所言皆同，因

问是何人奸生，云氏招出容儿，容儿免冠叩首说：“文容死罪。”太子笑道：“若果是你所生，便可开恩，但有何凭据？”容儿只得将入府私通、怀孕，各年月日期，并云氏并无别有奸夫，及面貌相似、龟头有痣之处，一一供出。太子把王子及容儿细看，见两人眉目口鼻宛然无二，复令内侍领向僻处验看明白来回奏，道：“两人龟头果真各有赤痣一点。”太子道：“既经验明，则云氏此子为未容奸生无疑，律应断归奸夫收养，即发与未容夫妇收领可也。”容儿、云氏各叩首谢恩。内侍将景王各妃嫔带去禁錮，放散兵卒，犒以酒肉，各去歇息。

太子延楚王、素臣至殿后用膳，素臣叩谢楚王养病之德，楚王亦叩谢素臣平苗诛逆之功，各叙别后诸事，不觉已至天明。成之、无外、飞熊、天生、以神等纷纷回来缴令。须臾，各门起义诸臣及满朝文武俱来朝见。太子仍坐文华殿，传下令旨，各官俱照从前原职归衙门办事，其景王监国所升所降所特擢者，概准革职复职，发戍者召还，监禁者释放，均以原官视事；连世亦以原官、赛吕以京营参将、熊奇以京营游击各到官理事；匡中、谢迁归翰林待诏；龙生以宣慰司同知衔管护龙岛事；况如日以宣慰司使衔督护海诸岛，俱俟皇上回銮，另行叙功升赏。各弁兵俱发景藩财帛，大加赏犒。起复刘大夏仍为兵部主事，戴珊仍为刑部主事，赵旦仍为兵部郎中，洪文仍为太常博士，白祥仍为户部主事，尹雄仍为辽东卫都指挥使，发文向山东、辽东，饬知的饬知，召取的召取。文武各衙门有缺官者，查明补奏。驰驿召还怀恩，仍为东宫内监。景王身尸薰葬候旨，胁从馀党概行赦免，一切伪札付首官缴销。府官属内侍三日后审明等次，分别定拟。官民人等有不从逆而被杀戮抄没者，应恤赠者恤赠，应给还财产者照数给还。

朝事已毕，即延素臣入宫，跪地痛哭，吓得素臣俯伏流汗，战栗不已，道：“殿下请起，殿下有命，臣固赴汤蹈火所不辞也。”慌忙扶掖起来，滴泪问故。太子道：“逆阉劫驾东巡，皇上安危，在其掌握，堕其计则危社稷，破其计则危圣父，两有一危，寡人罪通于天矣！前者身在陷阱，无能及此，今幸仗先生威德出诸陷阱，置之衽席，迎銮一事，刻不容缓。先生有老母之虞，当积劳之后，海岳之功，涓埃未报，而即欲屈赴山东，心实万万不安，然欲求两全之术，非有鬼神不测之机、旋乾转坤之力者，断断不能胜任。除却先生，不特无望于今人，亦恐难求于古者，伏惟先生委曲鉴宥，为寡人一行，岂独寡人感激无地，上至太祖列宗、两宫母后，皆戴先生之德，永永无极矣！”素臣含泪道：“逆阉以皇上为质，必不震惊圣躬，是皇上虽危而安。京城内阉党什四，藩党什一，蟠结伏匿，所在多是，西山乃其巢穴，奸僧为之护持，一日有变，蜂然而起，如火燎原，是殿下虽安而实危。臣之愚意，欲先发捣巢之师，后议迎銮之举。劳固非臣所惜，即老母堪虞，复有飞娘等前往，亦不暇南顾之忧也。”太子恸哭道：“先生之谋诚善，寡人之心则不安。逆阉近日一切诏旨皆出其口，并不关白皇上，逆迹已彰，岂复有所顾忌？愿先生拨谋勇之士以扞社稷，先生亲往迎銮，宁使寡人有意外之变，不使皇上有意外之虞也。”素臣慨然道：“此殿下纯孝之思，臣敢不承命？诸臣如刘健、谢迁、刘大夏、洪文、申田皆有谋略，可托以腹心，金品、匡中、文恩、未容、玉奴、阿锦、赛奴，及广中之林士豪、奚奇、叶世雄等十二将俱有勇力，可任以干城，俾其分守各门，巡防内外。林士豪更兼有谋，其女难儿亦谋勇俱全，宜宣入宫中，与玉奴等均列宿卫，刻刻如临大敌，庶可无虞意外。臣便专带着龙生、熊奇、赛吕、金砚四人前往迎銮可也。”

太子收泪而问：“先生此去须用兵马若干，粮饷若干，于何日起身，该如何号召？”素臣道：“逆阉所忌，惟臣一人，若使知臣往迎，则在京贼党必生覬覦，在外贼党必加戒备，并以鬼物视臣，虑皇上为臣所劫，或致起居不能自由，为害甚大。今欲假奏报捷音，致送寒衣，请定还朝日期为名，将臣装入龙衣箱内，密令龙生等至前途开放，乘夜易容，先赴登州，探听皇上动静，侦察逆阉机密，以定迎銮主意。除龙生等四人外，即护行兵将俱不使知，只说臣因劳致病，留养宫中，方于京外两有所益。至于兵马到彼，自有勇力之士如白祥、刘如召、施存义、铁面、亚鲁等，皆可委任，今只带兵五百，即日便当起身。”太子大喜道：“知几其神，先生之谓也。”当将白祥改受兵部主事，先行给军札付，至于刘如召等皆给七品冠带，俟有功受职，即命内阁修表，复差翰林官一员齎奏，令龙生等四人领岛兵五百护送龙衣，内监四名通问皇上随巡妃嫔。到午后，诸事俱备，太子复取空头札二十道、兵部火票十张交与素臣，便宜填用，跪递三杯行酒饯送。素臣入箱，箱上四面开孔，内设掩钱香闭以通气息。

是日行至芦沟桥驻扎，二更时分，龙生等悄悄开放，素臣带着金硯偷出营盘，连夜趲行。在路闻圣驾现驻莱州，便向莱州进发。于二十六日日中赶至莱州，只见城外无数百姓聚首哭泣，素臣上前根问，百姓道：“我们这里有一好官被靳太监把他全家都杀，我们都是受恩的人，在此哭泣。”素臣急问好官是谁，百姓一头哭一头说道：“是莱阳县人，姓白名玉麟。”素臣大叫一声，泪如雨下。正是：

大众伤心皆为米， 英雄挥泪只怜交。

### 总评

素臣命容儿再进景府，景王之命已入容儿之手，恰好与七妃商画要做皇后一段，致景王泄阳致疾，突来催命之符，虽景王恶贯满盈，冤魂毕至，而亦未始非容儿教令七妃与景王赌兴所致，故论诛藩之功，终以容儿为第一。

景王罪状，书中不甚明晰，按之史册，与宁藩宸濠事又复不同。前回太子口中略举一二，不得不于此处借冤魂索命以明揭之。而诸般劣迹，止以四五了字具状，详则一事数万言，略则数事一二语，胜于补叙多多矣。

是书，文素臣为主脑，夫人而知之。而嫉贤害正有景王、靳直二人为逼紧对头，则二人之事不可不详。庸手为之，必将太妃娘娘、马太妃、何氏、茅氏等人以及靳直如何交结朝贵，贿赂公行，叙作正文，以存小说家忠义奸佞相为发明之意，不知一落窠臼，便非奇书，试举全部观之，靳直诸事皆借他人口中提出，而景王罪状则以临死梦呓之语一一叙明，绝无铺排作正文者，而二人奸恶之迹，即此看去，已足令人发指，是能不落窠臼，自成一家言者。事奇人奇而文亦奇，乃得称奇书之目。

问素臣是书中之主，而靳直、景王为素臣之对头，其事以不详而详矣，乃于连城家事独详叙七八回，何也？曰：靳直、景王之事，为素臣而叙也，读者经心作意，求其事实而无一篇正文，则于略为提及处已不啻见其全，故可以不详。若连城之事，为璇姑而叙也，读者之经心作意，以观璇姑，不如其视素臣，使于连城家事而亦无一篇正文，则不见连城家之淫，即不甚见璇姑之贞，故不得不详。素臣是孔子，璇姑是颜子，而二人皆有逼紧对头，或详或略，或易见不易见，贤与圣之间也，而亦文章宾主次第之法，不可不知。



容儿再入景府，所以媚七妃者，至矣，尽矣。时而为小尼，时而为小郎，声音态度，性情体格，不外一个柔字，而其人固强武有力，非比优伶倡伎终身以媚人为生活者，故不奇在能柔，而又奇在能忍。官闹啼笑，曲意奉承，事在心头，而能一毫不露，直至听出响动，急起挥刀，捉人头而斩关以出，此何等器识，何等涵养，于童仆中求之，吾见亦罕矣。

夫主寝疾至于谵语发狂，冤魂索命，而群妾偷闲各干不明不白之事，淫人下梢，往往如是。

七妃淫昏，出于意外，即容儿亦不敢信事成之后，可以收置妾媵，观后俯伏在地，不敢仰视，可知也。乃离掉素臣教令正意，一片柔情媚骨，于假夫妻分上做出血性功夫。至欲与七妃同生同死，此等鬼张智，从何处学来？

容儿与赛奴被繫树间，两体相摩，惹得发骚动兴，是全无丈夫气者。此次哄骗七妃，作者大笔淋漓，写得如许，盖信得容儿工于媚内，必有此一番作用也。若云素臣遣间时，实教以如此如此，则天下安有此主人？然素臣不教之而老尼自有衣钵传授，于赛奴发其凡，于七妃则造其极。古今战阵之上有以儿女之情胜武夫之力者，彼伍云召之于瑞仙郡主、杨宗保之于穆桂英，方此有上下床之别。

处置各妃，补出五妃通奸府僚，致死亲夫一案，此无文中之文也。而七妃自知事体犯拙，黻棘战栗之状，正见其尚是中人之资，不妨为容儿之妾矣。作者此处微透痕迹，以应日后素臣与水夫人商量之语，亦具草蛇灰线之妙。

## 第一百十回 真报仇指头啣血 假作恶鼻孔铺红

素臣急问行刑日期，百姓说是昨日午时三刻，素臣拊心大恸曰：“此天丧余也！”金砚道：“我们事大，哭已无及，且进城去再处。”百姓道：“若得进城，我们也进去哭祭白老爷了。四城关门，守得铁桶在那里，容你进去吗？”素臣问：“不过决囚，怎要关城防守？昨日已经决过，今日怎还不开城？”百姓道：“白老爷被靳太监拿下，又捉他全家，都要处斩，众百姓个个不服，只碍着皇帝现坐在府，十万羽林军驻扎城内，把众人禁住，不敢动手。靳太监也怕百姓要反，故此闭城防守，今日还不开城，想是城里有人吵闹，或是怕人进去夺尸哭祭搅扰的缘故。”素臣收泪，合金砚商议道：“民情如此，此时尚不开城，或者白兄尚未受刑，这是时刻缓不得的，我们须如此如此赚进城去，相机而行。”因问众百姓：“可有朱墨笔砚，借用一用，进城如白爷未死，即可保全，如已受刑，亦可收尸敛埋。”百姓见素臣痛哭，知是白家一路上人，忙用手指道：“那村里就是学堂，我们领你去。”因簇拥进村。

到村馆中，素臣取出火票一张，倒填年月，开明人数，应付等字用朱笔圈点，竟向西城奔来。守城军兵远远看见，便各弯弓搭箭，金砚连忙摇手，素臣高喊：“是京里下来飞报军情的！”军兵便收了箭，到了城边，用钩索下来讨看凭据；素臣把火票夹入索内，扯吊上去，开门放进。城上军官道：“只文白一人入京。这几日飞报日夜不绝，昨日紧报到了，连囚都没决成，可不奇怪。这火票已挂号打戳，你到臧公公处缴销；今日方已换了班，不要到汪

公公那里去瞎撞。”素臣心上一块石头方才落地，更不回言，拔步便走。

走到一座牌坊边，见对面一人急急走来，甚是面善，想起是成全、伏波光景，闪在牌坊脚下，俟其走近，叫一声“成全”，那人呆了一呆，定睛细认，低问：“莫非是文爷又变了脸色吗？小的是伏波，不是成全。”素臣悄声答道：“正是。你主母在这里吗？”伏波大喜道：“文爷，就在这家了，门里站一站，小的去给一个信，立刻同来。”说罢慌慌的去了。素臣主仆跨入那家门内，想起这是又全妾焦氏母家。只见里面走出一人，却正是焦氏之父焦良。素臣心敬焦氏，见焦良面有泪痕，不觉随口问出：“令爱安否？”焦良把素臣仔细细看，说道：“爷莫非是皇甫按院老爷的亲戚吗，怎面色是这样晦滞？”素臣随口道：“病后变坏的。”焦良大喜道：“蒙老爷厚恩，刻刻感念，请里边去坐，好讲话些。”素臣道：“我等一个人，来了进去。你为何事流泪？”焦良低声说道：“白老爷全家性命只在早晚，小人们受他恩的，那一个不着急？今得文老爷来，是他救星到了。”话未说完，只见伏波领着一个与素臣一般晦气色脸儿的女人进门，素臣认是飞霞，焦良便请进内，飞霞目视素臣，素臣道：“大约不妨，我们且进去。”焦良领着到里两间屋内道：“此处僻静，尽好说话。”把外面巷门关上，进来磕头，素臣一把扯起。焦良问素臣：“这位奶奶及两位爷面前，有话不妨说吗？”素臣道：“都是我一家人，有话竟说。我并不姓文，你莫非错听了吗？”焦良道：“按院亲戚老爷，帮着按院除奸锄恶、设立义仓、救济百姓，就是弹王的文忠臣老爷。按院进京不多时就知道的，青、登、莱三府吃粥领米的百姓，那一个不替三位老爷念佛？白老爷怜念小的女儿，每日多给两分口粮，也都为着老爷加恩，怎说不是文老爷呢？白老爷自必听文老爷的话，文老爷一出头，

众百姓愈加踊跃，只消打开牢门，把白老爷合家放出来就是了。”

素臣道：“待我问了这位奶奶的话，再作计较。”飞霞道：“皇上二十日驾到，白爷同着登、莱两府乡绅接驾。二十一日，有旨单召白爷进见，将白爷软禁。靳太监逼着把他两妾碧云、翠云，及二十馀名有武艺的家丁、十馀名有武艺的丫鬟、仆妇，都写书去叫来，后发兵去拿捉满门。二十四日解到，昨日传旨处决。哄动了合城百姓，每人一裹香求代白爷性命，把行宫及府前各处街道都挤断了，打棚不开，又凑着京里有甚紧报到来，就传旨出来停了刑，却没说改期那一日处斩。我们的人现有许多在府州两处监里，牢头、禁卒一来感白爷的恩，二来得我们及百姓的钱足了，巴不得里应外合，放出白爷全家，无奈白爷执拗说：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碧云、翠云又说：得白爷吩咐他们才敢出监。刘伯伯及奴两处劝说，总劝不转，把这事就拧住了。昨日夜里叫成全从城河里进行宫去打听，至今没有回来。伏波方才遇见刘伯伯，说铁二伯已领各岛精兵三千过洋，来约会奴去劫牢，说不管白爷肯不肯，且劫到海岛里去再处。奴听说文爷在此，故急急赶来，听文爷作主。”

素臣道：“白兄既不肯出监，劫之何益？这事必须商通了做，岂可用强？”因把京中之事略述一遍，道：“白兄已奉东宫令旨，原官起用，出京时又改授兵部，赞画军务，现有敕书可凭。只消尹嫂及虎臣分进男女两监，通知此信，说我现奉令旨来剿除逆阉，岂可反听逆阉假旨而违东宫之令旨？他见了敕书火票，自没疑心。既没疑心，断断不听我言之理。白兄既从，则碧云、翠云及婢仆中有武艺者无不尽力，便添了一半兵将。尹嫂们暗集兵目，随我到府中宣旨，焦良可传播与众百姓知道，到那时必左袒同呼，我们依着令旨，明目张胆而行，气势百倍。禁军知有东宫

令旨，便不敢十分助力，贼人之势便减去一半。此事之成，便如反掌。但万不可说我在内，一则使彼多方准备，二则恐其赴信入都，谋危东宫故也。”飞霞等俱点头称善。素臣因令焦良于次日平明，至府前把景王伏诛、太子正位、钦召白祥之事张扬传播，鼓动众心；令金砚带了敕书，随虎臣进男监，飞霞带了火票进女监，各把京中之事备细说知，令禁卒等死心塌地同为内应；令伏波仍回原处“俟成全一到，即引来见我，我便在此过夜，候你们回音。”飞霞等得令而去。

焦良忙备晚膳，自在桌边侍立，搬茶送饭，百倍小心。至夜，又备几碟素菜，送酒进来，素臣道：“刚扰酒饭，何劳复费，使我不安。”焦良道：“小人蒙老爷施恩，不特全我女儿之节，救我女儿之命，连小人都衣食宽馀，这后面几间房子还是赢馀下来置买的，一杯水酒怎报得老爷的恩？只聊表小人之意罢了。”素臣饮毕，收拾进去，取出一张小床，铺好铺盖，送上面水，候素臣洗毕，叫了安置，方扣门进去。素臣因候飞霞等回音，熄了灯烛，在暗中坐等，因连日赶路劳乏，坐了一会，困倦起来，伏桌假寐。

二更时分，忽然心里一惊，惊醒转来，手势一起，叫声“阿哨”，觉着有物戳至喉边，忙用口一咬，却是一把小刀，刚刚咬住，随手一格，只听大叫一声，跌倒在地。素臣大喊：“有贼！”去摸地下那人，已不能挣扎，却捞着头发，定睛细看，是个女人模样。焦良持烛赶来，喊道：“这是女儿，怎跌死在此？”素臣大骇，忙令焦良拍救，拍了一会，方才醒转，焦良问之不答，惟哭而已。素臣看手上时，手腕已被刀划破，流出血来，自把行刺之事说知，递刀与看，刀上现出四个齿痕，焦良大惊道：“老爷是你我恩人，怎忽起这样歹心？不怕天雷打死的吗！”因跪下去连连磕头，道：“伤了老爷贵手，不妨事吗？”素臣道：“不妨，但不知他刺我之故耳。”焦

氏哭道：“你杀我夫主，抄没我全家，是我仇人，我特来刺死你，与夫主报仇！”素臣方知其故，太息不已道：“小娘子贞烈之性世所罕有，可感，可敬。但可惜暗于识、悖于理，守匹妇沟渎之小节，而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又全以朝廷大臣，阴附大逆，谋危宗社，此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也，况我彼时在皇甫兄署中佐理幕务，皇甫兄代天巡狩，若释贼不讨，便为朝廷纵奸养恶，贻祸社稷，即属不忠溺职，我若不助他诛贼，罪亦相等。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是我之助按院以诛尔夫，乃职分之所当为，所以彰天讨也。若以我为仇，是仇君且仇天也。即使我系路人，亦无可仇之理，况我被陷在宅，敬小娘子之守正，怜小娘子之受刑，被救而出，犹假托仙人之言以免小娘子之凌辱，又全正法后，即发归尔父，以免小娘子之为奴。至小娘子不肯改适，自刎道旁，复用药敷伤，拨医调治，免迫身价，捐银养膳，以全小娘子之命与节，不得视为路人矣，何忍以白刃割我之颈乎？又全之待小娘子酷忍极矣，而小娘子毫无怨悔，守节不变，更欲为之报仇，此贞烈之不可及也，而忘君臣之大义，徇叛逆之凶徒。平时无脱簪之谏、苦口之诤，既伏天诛，犹以为冤，欲甘心于为国锄奸之谊士，此愚昧之不足取也。古来忠臣义士以公义而废私恩者，史不胜数，妻妾之于夫主不过子女之于父母，子女不可徇父母之恶以仇君，妻妾独可徇夫主之恶以仇君乎？君不可仇，则代天诛逆之人亦不可仇，明矣。使小娘子身为男子，心在朝廷，处职分之，当为遇凶之乱贼，将纵之乎，抑诛之乎？如欲诛之，必不至仇及下官，而欲割刃于区区之颈矣。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下官之怜小娘子者，切敬小娘子者，真亦小娘子一知己也。方才若非睡中心忽一惊，已为小娘子所杀。杀下官何足惜，独惜伤天下有心人之心，而长天下无情人之智，君臣之义不明，乱逆之谋不

戟，为可忧耳。小娘子其熟思之。”

焦氏总不做声，忽地立起身来就抢桌上那刀，素臣愈骇，抢在手中，焦良一把抱住，喝道：“文老爷这一番说话，顽石也该点头，怎你还迷而不悟？”焦氏大哭道：“女儿取刀实欲自刎，无颜复生人世矣！”素臣道：“若如此说，又矫枉过正矣。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若又全在日，小娘子痛哭谏诤，谏之不听，自刎以明志，冀其万一之感悔，则忠于夫者，即忠于君，此重于泰山之死也。今又全已没，徒怵下官之直言，弃父母而不顾死，轻于鸿毛，窃为小娘子不取也。”焦氏哭道：“奴本愚妇，见理不明，只认出嫁从夫，便以死为君父。君恶如纣，被囚者尚有天王明圣之思，则夫虽不淑，为妾者不可有怨怼违逆之念矣。特以妇人之义，从一而终，桑濮之风，国人所耻，所不改者一身之节，此外捶楚困辱，甘之如饴，自以为能尽妾妇之道。老爷既杀奴之夫主，奴便认定老爷是仇人，所以给奴养膳，一毫不敢沾染，几年来都是靠着针指度日，若接凑不来便甘心忍饿。奴手无缚鸡之力，方才出来行刺，原自侥幸万一，幸则报夫主之仇，不幸则毕一己之命，谓必如此，始有面目见亡夫于地下。今闻老爷正论，方知夫主之罪当受极刑，老爷之谋乃为国靖乱。细思往事，痛悔前非，不特恩将仇报，致伤老爷，罪不可道，而纵夫为恶，得罪朝廷，坐视弯弓之射，曾无涕泣之言，忘君忘夫，尤属万死莫赎，此实自怨自艾而有轻生之念也。老爷既说死轻于鸿毛，不当弃父母而不顾，奴又何敢不留此残生以事父母？但奴受老爷格外垂青，不知感激反来行刺，致伤老爷之手，心实痛之。啮此一指，以偿奴罪。”说到这里，便以口啮指，素臣慌张喊阻，已啮下一指，满手流血，晕倒在地。恰值飞霞从空而下，惊问其故，素臣说知，飞霞忙在身边取出刀疮药来，撕下一幅衣襟代其敷扎，唤醒转来，哭泣怨悔，不能自

已。素臣道：“小娘子所秉者天地激烈之正气，终欠和平，还须以学变化之。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敢毁伤，方得为孝，啮指自残皆不孝也。颇闻小娘子博通经史，以后当取四书、小学、孝经等书体贴玩索，则自无激烈之过矣。”焦氏拜伏于地，愿受教诲。素臣令焦良扶掖进内，好生安息。

因问飞霞进监之事，飞霞道：“翠云、碧云知文爷到此，说白爷自必听从，但有外应，即从内杀出，不须候白爷吩咐。洪夫人等俱喜出望外，专待救拔。女禁们说已奉密旨，限着要讨气绝，亏着知府吩咐，还缓在那里。明日黎明是必前去救放。”不一会，伏波领着成全来见，说：“靳直于昨日接到京中紧报，说景王已杀，太子复位，登、莱民心俱向文爷，不可驻扎，当移驾入岛。一面差官员进京讲和，要割三江、两广、闽、湖、云、贵九省地土，与太子分南北朝，把白爷之事交给都督王彩、东厂臧宁。靳直已于昨日逼着皇上偷出水关，前赴困龙岛去了。”素臣失惊道：“困龙岛后面与护龙岛一般，俱是天生石壁，猿猴不能攀蹶，山根怪石嵯峨，船不能近；前面与屠龙岛一般，雄关夹峙，只一水可通，曲折而进。若攻其后，无路可攻；若攻其前，又无从扈驾，恐危圣躬，如何是好？”呆想了一会，金砚已领虎臣到来，不及寒温即说道：“白兄看了敕书，才信文爷实已到此，欣然应允。禁卒们说东厂限了今日夜里要讨气绝，知府吩咐暂缓，要候内衙有信再行下手。看知府的意思，甚有转头，若京里差官迳到府里去宣读东宫令旨，便可公然放出，不必抢劫。如召不敢许他，候文爷作主。”金砚道：“他们原说可行则行，若不可行便照从前原议。”素臣道：“兼而行之可也。”因问城内现有岛兵若干，虎臣道：“男女兵卒共有五百名。”素臣因令：“暗派兵目一百名杂在百姓中接应男监，令飞霞领男女兵一百名接应女监，派一百名于东市口埋伏护送，



派一百五十名于东城门接应。除成全、伏波外，选五十名精细善走跳识水性者，在城打探军情，从水关递报。知府若奉令旨，便明公正气开监释放，护送出城；若不奉令旨，便强行开监，夺门而出，总候我出堂定夺。”各人得令而去。

须臾，天已微明，素臣带着金砚竟望府前而来。只见拦街塞道俱拥满百姓，素臣挤将过去，到了府堂，便把鼓乱击。人丛里挤出衙役，前来喝问，素臣说有东宫令旨，衙役飞报进去，一片声传请，说堂上人多嘈杂，请内堂去宣读。素臣拔步进去，宅门内早有两人鞠躬而迎，素臣看去，一个乌纱金带是太守服色，一个红衣金裱是道官服色，看到道官，颇觉面善。走上堂阶，知府便请令旨，素臣取出敕书道：“面奉令旨，速传白祥出监跪接，以便口宣。”那道官道：“请问尊官名姓，现居何职？”素臣听着口声，忽然想道：“足下曾与干人杰同会一面，还记得沙河驿旅店中临别之言否？”道官定睛一看，慌道：“恐有密旨，请里面去。”把素臣、金砚让至密室中，屏退从人，跪将下去道：“小道即元克悟也。”向那知府说：“此即征苗大元帅，新诛景王之文大人。”知府亦即跪下，素臣双手扯起道：“不必多礼，只把靳监举动略述一二，先开放白祥出来，再讲别事。”克悟道：“靳监已挈皇上入岛，这知府何仁虽也承奉靳监，其心实在朝廷，靳监不能信任，故着小道来监察供应行在。小道因与他联络为阳儒阴释之计，故得暂时保全白祥性命。今奉令旨，自应即时释放。但不通知靳监，便须明与别调，以后便不能暗为朝廷出力了。”素臣道：“靳监入岛，我正愁无一通信之人，不必与彼别调，本院出去宣布东宫令旨，即可释放白祥出监。你二人可假作阻挠，俟白祥出狱后，即禀知厂卫，说奉有东宫令旨，发到内阁敕书职等，要奏闻皇上，请厂爷钧旨，奈差官凶恶，百姓附和，公然打开狱门，释放男女各犯，事出仓

卒，救护不及，伏乞发兵擒拿，并将救书缴送，便不疑你二人了。我此番出京，惟恐靳直知道，多方设备。单谋在内另起干戈，故易容而来，你们切不可走漏消息。”

何仁打躬领命，克悟忽把自己鼻头用掌一拍，铺出血来，涂了满面。素臣会意，便一路嚷骂，扭结出来。署内家丁不知缘故，一齐拥上，被素臣提起一人，略略洒打，纷纷碰倒，喊哭跌撞，乱成一片。素臣把克悟扭到宅门外，方才放手，大声咄叱道：“奉着东宫爷令旨，都敢违拗，咱亲到监里捉人，看你敢拦阻吗？”金砚亦随后喊嚷，竟望府监中来。堂上拥满百姓，已听焦良传播之言，再知差官击鼓进衙，便都踊跃欢喜，专看玉麟开放出狱。今见差官发作，大家都不平道：“太守大似东宫爷吗？怎敢不遵令旨！”更有岛兵在内鼓掌说：“咱们都跟这两位爷去，打开牢门，放出白爷，有东宫爷做主，怕这没臊子的咬掉咱们鸡巴吗！”一唱百和，其声震天。监门外设有挡木，被素臣一手一根纷纷扯断，监门口搭着行篷，有百十个兵丁看守，上前吆喝，被大众一逼，再有素臣、虎臣、飞霞等神狮猛虎在内，便如粪蛆乱搅，都向墙头壁角处滚跌而去。登时打开监门，禁卒们俱已开放刑具，岛兵中有力者便去背负男人，现禁丫鬟仆妇中有本领者及飞霞带来女兵便去背负女人，素臣、金砚在前，虎臣、白祥及二十四名勇健家丁护送男犯，飞霞、翠云、碧云护送女犯，四面岛兵拥着，各奔东门。走至大市，正值巡防兵将，见反了狱，想要擒拿，怎当得素臣神勇，挡着便死，带着便伤，复有埋伏下的一百岛兵在背后肋下乱杀出来，便只办着逃走，那个还敢上前夺人？涌至东门门口，四散埋伏的岛兵已先动手把守城军杀死，占住城门，城上兵将闻信赶来，被素臣等截住，杀得七零八落，抱头鼠窜，留下金砚，嘱咐几句，然后押在后面，按队而行。

何仁依着素臣之言，飞禀厂卫，并说克悟与差官争执，致被毁面撕衣。臧宁太惊，忙与王彩商议，一面飞报靳直，一面发兵擒拿。王彩道：“景王已杀，东宫正位，文白神勇，事未可知。白祥系东宫所拔，这救命虽无御宝，有东宫宝押敕书是真，我们还该拿不该拿？”臧宁道：“此时骑虎之势，我们还想投顺东宫吗？跟着厂爷走，还讨得出富贵。”王彩连声道“是”，忙点起三万兵马，赶出城来，直追到海边方才追着。王彩令驼将赵武出马，白祥提刀出战，斗有十数回合，赵武气力不加，回马便走，白祥不舍，追将上去，王彩挥出两员裨将，赵武复勒回马，三并白祥。马步异势，王彩复挥精兵数百，四面围裹，白祥如何支架得住？冲突得出，碧云、翠云领二十四名家丁、十六名女兵、百馀名岛兵奋勇杀入，王彩挥出三五百名神臂弓军士，齐发箭弩，飞蝗般射来，碧云等没盔甲抵当不住，俱被射回。素臣令虎臣护卫男人，飞霞护卫女人，手舞宝刀从箭林中跃进，杀条血路，救出白祥，竟奔中军来取王彩，为擒贼擒王之计。那知王彩南征北讨，是个惯家，只做不知，让素臣赶得较近，挥起令旗，四面军兵一齐围转，王彩挥大杆刀领着数十员健将力敌素臣。白祥仍被赵武等三将攥住，几百精兵团团围拢，碧云等又被神臂弓射定，不得上前，虎臣、飞霞奉令保护家口，不敢突入重围。

素臣连日劳乏，右手着伤，身无片甲，又没匹马尽力，虽是杀伤无数兵将，却因王彩军令严明，没一个敢于退缩，几番冲突不出，心甚着忙，想那家口中有立着还怕风吹的女人，抱着还要乳吃的孩子，怎当得大兵踹踏？因奋起神威，大吼一声，直杀出来，两把宝刀风驰电掣，纷纷头落，片片肉飞，禁军个个魂飞，健将人人胆落。堪堪突破重围，忽被海口一枝兵接应上来，却是妖僧邪道、洋盗盐枭，领着胶州以下沿海岛兵，蜂拥而前，更加围得铁

桶。素臣精力已竭，怎当这枝生力雄兵，听得一片哭喊之声，知是家口俱被踹踏，想起国家顿覆，圣驾孤危，东宫在险，老母被兵，我这一身是何等关系，奈何毕命于此乎！不觉长叹一声，泫然泣下。正是：

鹄啄鹰毛难展翅， 蚁攒龙甲怎飞空？

### 总评

焦氏行刺，梦想不到。惟梦想所不到，方是奇文。然使但欲出奇而不能贴合情理，便属庸笔。妙在细按焦氏血诚，实有此情，即实有此理也，实有此理而为旁观身受，及读者意想之所不到，方是奇文。素臣太息一段，明白剀切，足使顽石点头，不待言矣，妙在句句是可感可敬而又可惜，不离乎开手之两言也。非焦氏不足生素臣之感、起素臣之敬、亦不起致素臣之惜，感之、敬之而复惜之，乃不禁反反复复，有此明白剀切之数百言也。然则惟焦氏乃可刺素臣，惟焦氏乃可得素臣明白剀切之数百言。

焦氏忽地立起，就桌抢刀，尤属梦想不到。不特素臣愈骇，焦良喝责，读者亦遂吐舌不收。文章至此，直是造化弄人。

焦氏以夫为君父一段意见，虽属愚忠，而一片血诚可使六月飞霜、三年大旱，读此而不泪落如雨者，便是全没心肝人。

焦氏前在李宅已如荷出污泥，亭亭静植；读至此回，则更如粪壤中生出千年芝草，神光奕奕，不数姚黄魏紫、秋菊春兰也。非嫫母不形王嫱之美，非侏儒不形侨如之长，合前回读之，更觉精神百倍。

书中写贤媛者不一而足，至于素臣母、妻、诸妾，可谓观于海者难为水矣，乃复写一焦氏，以见造物者之奇，几与香烈娘娘同香而并烈矣，可但惜其愚而不生感，不起敬也哉？

前后为玉麟巴急中间，忽拦入焦氏行刺一段，如横山截水，隔断鱼龙，而素臣此夕居停，焦良明早传播，直至岛中进女，犹借焦氏为缴价之局，与正文更宛转关生也。此为天造地设以出奇取变之文。

克恬忽拍破鼻头，最是好着，而家丁不知缘故，以致喊哭跌撞，则文生情，情又生文，愈极空灵矣。若但报差官用强，而无毁面撕衣之实事，靳直何能释然？进奉美女岂无疑心，忌心？宜素臣会意，即与扭结嚷骂也。沧海楼救驾，固当叙克恬拍鼻之功。

王彩、臧宁商议一段，曲尽小人情事。而王彩欲看风使舵，臧宁知骑虎势成，非曲折从小人肠肚中穿过者，不能道其只字。

无臧宁一论，则王彩不死心塌地专助逆阉，王彩非号令严明则禁军必不敢十分助力，如素臣所料矣，岂有海口一战之苦争恶斗，百倍声势邪？而欲写其号令严明，必先写其南征北讨是个惯家，此又先立表后测影之法。

哭喊之声，读者既茫然不知其故，素臣又料定是家口被兵踹踏，孰从知为另起一头，从天而下之救兵耶？伏笔至此，奇矣，化矣。

第一百十一回 三万雄兵不敌纛锄荆棘  
五千长线可推角股勾弦

素臣正在万分危急，忽见西边禁军纷纷散乱，哭喊声响渐渐逼近。暗忖：这哭声不在东而在西，阵势搅动，必有缘故。遂重整神威，舞起双刀，迎着喊声望西斫去；西边兵势已乱，拦挡不住，素臣喊叫如雷，跳跃如虎，人人辟易，便直冲而出。却见漫天塞地都是民兵，当头的尚有刀枪，后面的便纯是锄头、钉耙、棍子、扁担，哭的哭，喊的喊，海潮一般直涌上来。素臣见迎头有几条好汉，杀人如砍瓜切菜，颇不费力，遂复转身当先杀入，喊道：“我便是京里下来的差官，白爷危急，好汉们都随我来！”那几条好汉便是从前起义的头脑，见差官提出玉麟，王彩发兵追捉，倡率满城百姓赶来救护的，见素臣勇捷非常，愈加踊跃，号召民兵奋勇杀入。素臣只身一人尚不可当，何况添了生力勇士、无数民兵？禁军势乱心怯，便顾不得王彩威令，纷纷逃避。素臣复救出玉麟，领着众好汉向神臂弓军士背后冲出，一阵搅杀，登时散乱。海面上轰天大炮，擂鼓呐喊，铁如包匹马当先，领着三千岛兵杀上岸来，素臣等合兵一处，重复杀转，把三万雄兵赶得七零八落，王彩被素臣一刀削掉半股金甲，吓得伏鞍而走，手下健将紧紧保着，望西逃去。僧道凶徒见大势已失，亦各逃生，军兵见主将已逃，各顾性命，被三千生力岛兵发狠赶逼，整万乱头百姓呐喊助威，势如山倒，自相践踏，死者无算。

素臣见败兵已远，向众好汉致谢道：“我们俱上船，暂向护龙岛歇息，不敢再劳义师。各位好汉趁此时不及查拿，可保着众百

姓回去，各散宁家。”玉麟垂泪，再三慰劳，看着民兵退去，然后转身。飞霞、虎臣已料理各家口上船，扯起顺风篷，刚到半夜，已经至岛，检点大众，玉麟臂腿俱有伤痕，碧云、翠云、男丁女丁及各岛兵中各有受伤之人，幸喜俱非要害，各取伤药调敷。洪夫人及二妾，并一千柔弱老幼男妇，俱亏飞霞、虎臣领着岛兵防护，并未受伤。飞霞备起便席，各自饱餐。

玉麟致谢，素臣叙述别后诸事，便商议迎銮之策，大家都听素臣号令，素臣道：“古来名将亦必参用众谋，何况素臣？请三位各发一议，弟当参而用之。”玉麟道：“欲破岛易，欲全皇上难。愚意欲困住靳直，以大兵直捣钱唐，擒获靳仁全家，尽后破岛，则彼此各有所挟，不至危及皇上。然后遣舌辩之士割地讲和，各归所质，待彼献出皇上，再作灭贼之计，庶可两全。”素臣点头。铁如包道：“依着咱的主意，不要顾这昏君的死活，只顾杀进岛去，剿除这阉贼，奉仁明的太子做了皇帝，文爷做了宰相，把天下治得一统太平就是了。他若不敢杀这昏君，就请回去做个太上皇，吃碗现成茶饭。若杀掉了，便把这没臊子的当了猪羊活祭，然后凌迟碎剐，替东宫爷报冤出气。”素臣变色不应。虎臣道：“孟夫子说的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若以皇上重，彼愈肆无忌惮，百计需索不胜其诛求，还要弄出变故来。莫若以社稷苍生为重，仿着景泰时于少保的主意，立太子为帝，但遣官通问遥尊为太上皇，四面用兵防守，割这一岛与之，则百姓无君而有君，社稷无主而有主，方不随逆阉之计，彼待计穷力竭，真心要献出上皇，求免一身之死，全家之戮，不妨与立盟誓，给与铁券，免其屠灭。不识文爷以为何如？”素臣慨然道：“如包之论非不直截，然非臣子之言；虎臣之谋大合权宜，却非东宫之意；惟白兄所谋似得两全其道，而远水不救近火，亦东宫所不乐闻。东宫此心，如焚如

溺，急欲出皇上于水火，刻难缓待，弟出京时跪哭于地，那一种迫切之念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如包无论矣。虎臣之议止可施于兄弟而不施于父子，止可施于唐肃宗、宋高宗之父子而不可施于东宫之父子。即白兄之谋亦东宫所断不能待，必须在十日半月之内先保得皇上出险，然后灭贼，方合东宫之意，若先一用兵，则已置皇上于鼎俎，即伤东宫之心，此其所以难也。”虎臣道：“困龙岛之形势，文爷所深知，何得先救皇上出险？不要说十日半月，即经年累月也是烦难。”玉麟道：“一用兵便伤东宫之心，而又刻期于十日半月，窃恐良平复生、孙吴再见亦难为此谋也。”

如包道：“依咱看来，却是不难，包管着十日半月便救得皇上出岛。”玉麟、虎臣都骇然道：“怎你忽通了神吗？且请问救皇上出岛之法？”素臣亦欣然问计，如包道：“咱有何计，是文爷自己说来，你们没有听见吗？”玉麟、虎臣愈加诧异道：“这更奇怪了，文爷曾说甚计来？”如包道：“文爷在丰城只半日便招安了乱民，到上林只一日半夜便坑杀四个毒蟒，在桂林、柳庆、思恩只一月便复了三府十六峒及四川的岑浚，到浔州只五日便破了大藤峡合力山、府江，进京去只一夜便诛了景王，杀了法王、真人，平了九门贼党，不是文爷自己说出来，偏你们没听见吗？咱故此料定不到十日半月便救得皇上出岛，你们敢与咱赌掌吗？管情是我赢你的。”素臣大笑道：“谁料你也会说顽话儿的。”如包发急道：“咱敢说顽话，咱实见得真。文爷若不信，咱可起个毒誓：老天爷，”素臣慌忙止住，笑道：“快不要起誓，如今若不是碍着皇上，单讲破岛，便可应你的口了，只苦着事在两难。”如包还要争执，玉麟、虎臣带笑劝止，连伏侍的丫鬟仆妇都忍不住笑将起来。如包气得只顾摩肚说：“怕他把皇上藏在铁柜里，文爷定有法弄他出来，连你们都笑着咱么？”素臣道：“大家休笑，天已大明，把席撤



去罢。”

丫鬟们撤过席去，洪氏领着四妾出来拜谢素臣，黑儿、白儿、奢摩他、精夫、大怜及丫鬟俱出叩见。黑儿一手搀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白儿抱着一个周岁的孩子，素臣定睛细看，说：“这两个都是天生之儿，你看这大的眉目不像龙兄，小的眉目不像熊姊吗？”玉麟细认道：“大者七分像爷三分像娘，小者七分像娘三分像爷，可见是两人公造的。”洪氏等都红了脸，素臣急问乳名，黑儿道：“大哥叫感子，二哥叫念子，说是感念文爷的意思。”玉麟道：“俺的男女也该叫这般的名字。”素臣道：“弟并没与兄作媒，从何感念？”玉麟道：“文爷虽没作媒，生儿子的方法却是文爷教导的。”洪氏与四妾登时头红颈赤，讪讪的进内去了。素臣道：“弟几时教导生子之法，累尊嫂们俱发讪而去，要罚吾兄妄言之罪。”玉麟道：“文爷不说寡欲多男，在家与太太每月只同房一次吗？俺依着文爷之法，不特小妾们连连生育，拙荆久不受娠，也生一女，岂不该感念文爷？”素臣问别后添有几位令郎、令爱，玉麟道：“妻妾各生一人，惟翠云得一子一女，共添了三男二女。”因吩咐都唤出来替文爷磕头。须臾，搀的搀抱的抱，都环向素臣叩拜，素臣逐个看去，男如玉树，女若明珠，个个秀润可爱，笑道：“各人秀美之致，非似尊嫂，即似尊宠，而或于眉目，或于神气，俱带吾兄奕奕之概，所云公造，信不诬也。”因问如包、虎臣之子相貌何似，如包道：“三弟所生是与三婶子公造的，咱生的是咱独造的，便活像他老子，是一小像钟馗，要像他娘母一毫也是没有的，咱便不提乳名，就叫做小钟馗。”素臣不信，说：“毕竟有像娘处。”如包道：“真个一毫不像。若不是他肚子里装着，产门里钻将出来，便要疑咱与别个婆娘偷出来的。”素臣等俱大笑，众丫鬟俱胀红了脸，只待要笑。如包道：“也还亏只像老子不像娘，若反了转

来，咱就疑心到底，有说咱是乌龟，咱须合他辨不清楚哩！”素臣正呷一口茶，熬不住便喷出来，玉麟抚掌大笑，虎臣合众丫鬟俱笑，连感子、念子合玉麟的六个男女都格格的笑个不住。如包道：“这又奇了，怎这点小孩都笑起来？”素臣道：“我们皆因话而笑，众孩子则因笑而笑，你莫怪他，他并不笑你也。”如包道：“文爷说的不错。前年况大元帅破了屠龙岛，得他许多奇怪之物，咱们弟兄分了两只昼夜不瞑的海鹤、几只传言递语的鸚哥、一只拿虎的神鹰、四只神犬、一个磨墨的小猴，还有许多料哥。那料哥不但会说话，还会哭笑，一会子笑起来，笑得畅快，连咱也笑，那不是因笑而笑；一会子哭将起来，哭得凄惨，连咱也哭，那却是因哭而哭。”

素臣因如包提着况大元帅，忙问日京近事，虎臣道：“靳直、景王一心篡弑，把洋内斋堂、刘公、竹岛、福山、之罘、桑岛、沙门、岬岬、三山、芙蓉、鼉矶、皇城、皮岛等岛都改作叛乱名字，况大元帅收复之后，便反了转来，如护龙、生龙、扶龙等名，俱取护卫生扶之意。如今屠龙岛已改作安龙岛、钓龙岛已改作攀龙岛了。安龙岛北去直至辽东，有十六岛陆续归附了，元帅现辖有四十五岛，只二十七岛未平。元帅尝说：虬髯公为扶餘国王，李药师东向酬酒遥贺；俺只要全收了七十二岛，便也要文爷东向酬酒贺他。现今各岛造宫室、定制度、立学校、开井田、设义仓、驱逐僧道、拆毁寺观，要在岛中开创出三代以前世界。现在这岛，大相国寺不是已改建学宫，有许多岛民子弟在内读书，每日都有养膳，龙嫂子还冬夏做衣服，时节买果品给那先生、学生穿吃吗？元帅说：大丈夫得志，蛮貊可行，何必华夏？大约要仿孔子欲居九夷之意，不回故土的了。”

素臣微笑不答，因值飞霞出候，问道：“尹兄近况如何？已奉

东宫恩旨，复还原职了？”飞霞道：“复职之事，奴尚未知。他在盘山仍是从前光景，但没有权禹作恶，兼得况大元帅常时书札往来，指示兵机，纵横古事，学识较前似有长益。他每以套虏为虑，令奴私带女兵向各边探看形势，依着奴家愚见，必得仍复东胜，方足控扼胡人。文爷若灭了靳贼，东西大定，自必南剿倭奴，北驱元逆，若仍守着延绥，恐无以制套虏之猖獗耳！”素臣击节道：“尹嫂真女中丈夫也。但以愚意看来，还不若修复三受降城。受降三面据险，国初弃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后复弃东胜而就延绥，则止有一面矣。前同皇甫兄巡视九边，曾密定修复仁愿遗业之策，不意尹嫂亦已看破延绥不足控御，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飞霞细想一会道：“真个东胜止据两面之险，便有顾此失彼之虑，不若受降三面据险，以一面御敌，操纵在我掌握，且使胡人不能入套，尤为得算。文爷之见高出奴辈多多矣！”如包道：“咱从前叫化时节，南征北讨，东荡西除，巴不得四面开通，如今厮杀起来，又只好留一面，何如也把这一面也堵住了，四不通风，更得自在。你看这一面窗子，刚被风吹开就有灰沙刮将进来，可不是连这一面都堵住了的好。”众人不觉失笑。

精夫便去关窗，喊道：“这样大风，还下不来！只顾在云里钻些什么？”一面说着一面把腰内红绸汗巾向空招飏，云中两只海鹤长唳一声，直落地下，精夫便去抱鹤。素臣忽发狂喜，抚掌捧腹大笑不止，如包道：“是咱这南征北讨几句说得不好，累文爷肠子都差不多笑断，以后咱要学说大话，不提那一本书了。”玉麟道：“文爷必有别故，你这几句话虽故好笑，何至于此？”众人也都猜想不出素臣狂喜之故，却因摆饭上来便隔断了。饭后，素臣令取生丝绞索两条，每条各长二千五百丈、围圆一寸，须连日连夜赶造。飞霞忙令岛丁趲办，却也猜想不出作何用处。素臣复唤

成全、伏波，密令如此如此，二人得令而去。

至晚，大摆筵席，款待素臣、玉麟，并合家眷属，婢仆及三千四百五十名男女兵卒亦俱赏犒。里边是洪氏及四妾坐客席，飞霞做主人；外边是素臣、玉麟坐客席，如包、虎臣做主人。玉麟欲令男优在外、女优在内各演乐府侑觞，因无行头，只可素串，素臣道：“君父在险，非为乐之时。可令诸仆婢夺鞘击剑，以示同仇之义。”玉麟称善，里面洪氏却久慕奢摩他、精夫幻术，待黑儿白儿等舞了一回剑，便令精夫等试术，行到障眼一法，把合堂妇女都惊异骇叹，称奇道：“怪不止外面初更席散，里面反直至三更方散。”

素臣一瞌睡醒，忽见床前跪着两人，睁眼看时，却是奢摩他、精夫伏地而泣，素臣道：“我知你意，但现非其时，却正要用你两人，功成之后，决不负汝也。”两人不敢再言，素臣问：“那两鹤怎见你把汗巾一招即时飞落？”精夫道：“那鹤本知人意，再是奴婢两人豢养收放，故一招即至。”素臣又问：“那鹤如此高大，背可骑得人吗？”精夫道：“力量大着哩，人尽骑得。”素臣大喜道：“夜已三鼓，速去安息罢。”两人答应出去。

次日清晨，素臣令立五丈的木竿于内殿前，作升木之戏，说道：“立教自身始，当从我升起。”因两手拉竿，左右互换而上，直至竿末，放开一手，良久良久，复换一手，良久良久，然后卸下，看者无不喝彩。次及玉麟，初上竿时手势尚速，未至一半手势即慢，再上数尺便愈迟慢，素臣道：“不必上了；可快下来。”玉麟一手一手的落将下来，离地不及一丈，便自跳下，面红颈胀的说道：“亏文爷叫住的早，若勉强再弄上去，一失手跌下，便要跌死，怕人，怕人！”次及如包，如包道：“白兄且不能上去，咱的身势愈重，手势愈笨，是要告饶的了，违了文爷的令，爬在地下打几十个倘

棍罢！”素臣道：“原是顽耍，能者从之，不能者止，怎说起打来？”次及虎臣，虽也上得竿末，却是吃力，不能放空一手。次及飞霞、翠云、碧云，三人相仿，虽不能及素臣手力结实，却甚伶俐，毫不吃力。然后丫鬟仆妇，能者挨次而上。比出奢摩他、精夫为第一，上下如风，不特左右手提挂，并在竿尖上竖蜻蜓、推纺车，诸般戏耍，把众人都看呆了，喝采不迭。两人之下便算黑儿与飞霞等三人，不相上下，其余玉麟家丫鬟有四名，盘山女兵有十二名，都比黑儿为绌，比虎臣为优。素臣复令东西两头立木，横贯一索，为走索之戏。素臣却不能走，只用手拉挂索上，自东至西，复从西转东，来回多次，方才放手。玉麟、如包俱辞不能，虎臣能而不速，妇女内能升木的都能拉索，其等次亦复相仿，惟奢摩他、精夫二人，不特手拉，并能足走，颠起落倒，卖出诸般解数，人人喝采，个个称奇。素臣看去，与翠莲、碧莲相仿，因吩咐大家习练，只空着便顽，不是上竿，便是挂索，以熟为主，只除奢摩他、精夫不必再练，令其教习众人，复令于古城内多立木竿，东西亦架木横索，传齐各岛盘山兵将及玉麟家健仆，轮流演试。玉麟家仆比出六人，盘山兵目比出四人，本岛比出四十二人，各岛比出五十人，共一百人，亦令每日演习，令玉麟、如包、虎臣轮替监督，不许张扬开去。自今日始，不许别岛一人私进外护。

到三十日日中，金硯至岛，送上克悟密禀，上写着：

沐恩神药观提点元思百拜谨禀

文大元帅老大人阁下：思蒙不杀之恩，受立功之训，身虽叛逆，心实勤

王，一切有益于国之事无不委曲图成，藉以稍报涓埃。今于本日平明，接到靳直密谕，知

圣驾现驻沧海楼，止靳直家婢数十人给侍左右，其余

妃嫔宫人内侍俱移送绝龙岛封闭，止给饮食，不通候问。着思采选美女四名进御，秀女八名添备扫除之用，媼妇十二名分送大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真人等做法器、鼎器，定限五日内起送。臧、汪二监及兵部尚书陈芳、都督王彩，俱入困龙岛护驾，止留一员正将、两员裨将、三千禁军在府城守。城门已开，出入无阻。其余兵将分派各岛，及乍浦、钱塘等处防守，俱限即日起程。缘奉传谕，一切谨飞札稟闻，伏惟

慈鉴 附请

金安。思临稟曷胜感恋激切之至。

成化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辰刻具

素臣看完，喜形于色，因与玉麟商议，在丫鬟内选出两名，飞霞随身一个使女阿绣相貌与阿锦相仿，并白儿共四名，要充作美女进御。另选次等者六人做秀女，碧云等俱道：“这些丫鬟却曾起解囚禁，阿绣亦带进城去过，倘被看破非同儿戏。”素臣道：“阿绣是易容进城去，丫鬟等于二十四日解到即入监狱，夹杂在许多丫鬟仆妇中，又是囚服垢面哭泣愁苦之容，今忽膏沐装饰起来，便迥乎不同了。况我有易容丸在此，令其脸泛桃花，光彩照人，包管一些也看不出。”碧云等见说得虽似有理，却还不甚相信，大家怀着鬼胎。素臣复唤出奢摩他、精夫二人，问其入岛始末，曾在乍浦、胶州一带卖解，奢摩他道：“奴婢们一到崇明洋面，就收入灵龟岛，听见芙蓉岛岛主最爱诸般跳耍，肯出重赏，便搭船向莱州大洋里来，正值这岛招纳各处客商，耍戏就先到这里，并没在乍浦、胶州一带卖过解法。”素臣道：“这便不必用药了。”因复在白家丫鬟、盘山女兵内挑出六名，各与一丸粉红丸药，进去沐浴熏饰。如包道：“文爷前年也把这粉红药儿给咱涂面，好不

难看，怎还把来涂许多丫头，不怕皇帝老儿吓坏吗？”素臣道：“红白之药遇细皮白面则助娇，遇精皮黑面则助丑，你不怪自己的面孔，反怪起药来。”如包只不肯信，那知各丫鬟洗搽出来，洪氏替他簪插齐整；遍体绛罗，浑身兰麝，面上搽了丸药，玉腮粉面泛出朵朵桃花，美者容光飞舞，居然汉殿明妃，其次者亦婉恋多娇，不数小家碧玉，把如包看得快活，拍手大笑道：“真个奇怪，莫非文爷使甚神通，怎变得一个也认不得了？”碧云等俱道：“连我们自己的丫鬟都认不清楚，到了陌生人眼里，那里还看得出？这会子才得放心。”玉麟道：“俺却还有不放心处，靳直那厮好不好滑，虽故托信元道，亦必细加盘诘，说是那一县那一家的女子好。还有阿绣合这两名女兵，都是天津声口，缘何得到登州？倘被盘诘出来，事便决裂，怎说放心的话？”虎臣与洪氏等被这一席话说得口定目呆，众丫鬟亦俱害怕，人人失色。

素臣笑道：“我已早料定了，这书上都开写明白。”因吩咐白儿及白家六个丫鬟道：“你们都说是李又全家丫鬟，按院释放出来，有父母家属的都缴了身价，领了去了，剩下我们十余个没亲属的便当官变卖，亏着三姨娘焦氏把按院赏给他的养膳缴了官价，便都跟着焦氏在他父亲焦良家内住着，伏侍三姨娘。此番官府选中了我们九人，仍发原价收回送来的。当初又全家口造册达部只妻妾有姓氏，其余歌姬僮婢只开总数，你们不须另捏姓名，只把自己名字说上；府中送去，是必另取佳名，你到那里自知，各人牢记就是了。”白儿道：“奴婢等现是七人，怎文爷说是九人？”素臣道：“还有两个在这里。”因唤奢摩他、精夫近前，密嘱了些言语，然后说道：“你两个虽是外夷，在此年久，口声与黑儿、白儿相仿，也是李又全丫鬟，只替你题两个名字，奢摩他可改为春燕、精夫可改为秋鸿，须把原名搁起，绝口不题。”又唤阿绣及盘

山女兵吩咐：“你们三人要认作主婢，俱说是静海县人，阿绣便认作何知府的女儿或是侄女，你两个便认是伏侍他的丫鬟。何仁的家事，到那里自知，只听着何仁教导就是了。这些说话都写在书内，你们十二个在船里便先演习，到府中再演习一番，便不至错误。至焦氏的年貌、事情，又全的人口、房屋，金砚悉知，船里去考究明白，切记，切记。”白儿等俱各应诺，虎臣等俱各放心，玉麟抚掌大笑道：“文爷神谋妙算，真服死人！又全是靳直一跳板人，更没疑忌；何仁籍贯静海，静海与天津只隔七十里，口音相同，怎算得这样周匝？”

素臣把修下的书交付金砚，吩咐连夜起身，如此如此，到海边雇车，竟送入府衙去便了。金砚等各去准备。素臣令飞霞等制造软兜舆四个，用又韧又细、又软又轻绸帛双层密行，四角各设熟铜钩圈一个，周围一寸六分、中宽一寸三分。飞霞等依令去制备。成全、伏波回来缴令，素臣密问明白，复唤春燕、秋鸿，嘱咐毕。即令多备绳索，并带一根长竿，同下船去，立刻开行。

次日日落，至困龙岛后二十里外停泊，乘夜移入。成全等探明石磧之内真个山石屈曲回抱，船藏其中甚是隐密，素臣令成全带着绳索从船边下海，屈曲而行，至岛后观日铜柱陡壁之下立住，把绳头拴缚自己腰内，拿着长竿盘上大桅，另用绳索绑缚，凑长起来，那长竿便直透出沙磧外去。素臣头结明珠，复盘上长竿之末，把眼光看准铜柱之首，定了测表，将腰间绳头解下，与成全扯直，便把桅接长竿作股，绳作弦，用弦股求勾法，算出自船至铜柱下陡壁之脚为勾，共五百四十丈；复令伏波持绳头立于磧内船边，把船放出磧外海中，仍上桅竿，定了测表，将绳与伏波扯直，仍用弦股求勾法，算出自船至磧计九百丈；再用重测法测出铜柱高一千六百二十三丈，除去铜柱，约长三丈。以高一千六百二十



丈为股，两测共一千四百四十丈为勾，以勾自乘股、自乘，两数相并，得四百六十九万八千丈平方，开出弦数二十丈有奇。暗忖：绞的两条丝索尽足敷用。心中大喜，即便收拾竿索，藏过明珠，转船回岛，遇着顺风，刚到日出，已望见外护。

谁料忽然狂风大作，海水起立，把船兜底一浪，直掀转来，船中所有都沉海底，成全、伏波是在海里睡觉惯的，只因浪猛至极，不敢起来，其余海师外水也都捞着板舵各逃生命，独把一个不识水性的文素臣掉入水晶宫里，与老龙王去讲究三角算法，绝无踪影了。正是：

擎天玉柱平空倒， 架海金梁着底沉。

### 总评

迎釜之论，惟铁丐第一直截，第一便易，亦第一悖逆，第一不可行，以一用兵即置亲父于鼎俎，即伤东宫之心也。然使汉高处此，必曰：“智哉此论！可谓先得我心。”夫一用兵而即置鼎俎，实未置诸鼎俎也。太公则已入鼎而伏俎矣，尚忍出分羹之言，几于进以薪而速之焚，授以刀而使之割，况未置诸鼎俎而肯为曲全之计乎？故同一论，而出于铁丐则为莽夫之言，出于汉高则固无妨于豁达大度也噫！

铁丐云：“不到十日半月便救得皇上出岛。”是已明说后文也，然尚属浑括。至藏在铁柜，则竟喝破木笼，对面挂画矣。而能使读者一笑置之，绝不觉其手挥目送之迹，方是妙手空空。

不到十日半月之说，奇矣，尤奇在发急赌掌，而更发誓且摩肚也，自此则哄堂一笑。起而乌龟之说，复至满堂大笑，并连小孩俱笑，两番大笑引起南征北讨之小笑，然后陪

出素臣之狂笑。众笑为宾，一笑为主；笑者宾也，所以笑者主也，但写笑则笑之不已者，此书竭情尽致之妙，而总为一笑埋根也。读者但知笑所当笑，而不知笑其所以笑，则亦犹感子、念子等小孩之因笑而笑已耳。

日京本性脱不了一个虬髯公，而立学校、开井田、逐僧道、拆寺观，要开创出三代以前世界，则熏炙素臣而得力者也。朋友讲习之功，顾不重欤？然此特为大人文国嚆矢。黄河一源，始于滥觞，斯言犹信。

授受降城为控御元孽，上策东胜，已不足据，况可恃延绥乎？介溪弃河套而杀曾铣，夏言每思往事，辄为发指。

素臣狂笑，以铁丐一盖，即以玉麟一揭，随以摆饭隔而断之。不盖则太露，不揭则太灭，不隔断则非露即灭，无引而不发之妙矣，此三笔缺一不可。

《三国演义》写祭风一回，云只欠东风。素臣迎盞，至测量已毕，回舟望见外护，则并东风亦不欠矣。乃忽遇狂风，而架海金梁竟至直沉到底，读至此鲜不以为文章家离字之诀，至问其何以离之故，则虽集普天下锦绣才子，穷日夜之力以思之，鲜有能通其奥窔者。文至此乃出于神而入于化。

若但借为离字诀，则素臣遇风亦可不遇风，亦可两字而生扭成文，此一切稗官所为，而非此之所屑为也。此书既写素臣遇风，则必有断断不可遇风之故，夫至测量已毕，并东风亦不欠矣，何以断断不可不遇风？此所由集普天下锦绣才子，穷日夜之力以思之而不能通其奥窔者也。文至此乃出于神而入于化。

## 第一百十二回 五日长号生者几几欲死 六人同梦死者奕奕如生

成全、伏波两人候浪略定，探出水面，只见海师外水捞着板舵挣命，不见素臣，望那船已顺水淌去。两人着急，吩咐海师等：“得命往外护报信，我们赶船去也！”海师等望着岛口赶来，正值岛中设立的救生船开出，慌忙救起。外护汛官问知缘故，大惊失色道：“文大老爷可是死得起的？你们还想性命吗？”把大索将各人连锁飞解进岛。

玉麟正待往古城监着岛丁等升木走索，忽闻此信，如天雷劈脑，叫声：“哎哟！”跌倒在地。家仆一面掐救，一面飞报进去，洪氏及诸妾赶出前殿，哭喊灌救，如包、虎臣闻信跑出，大叫：“反了，反了！死也，死也！”横跳一丈、竖跳八尺的放声大哭。玉麟醒转，恸哭无休。洪氏等想起前情及此番一家性命俱亏他一人救出，伤心滴泪，哭泣不止。白家男女仆婢感救命之恩，亦俱啼哭。飞霞哭了一会，说道：“伯伯们，不是哭的事。成全、伏波既去赶船，莫非合在船里或被别船救去，尚有生理？就是已死，也要打捞尸骨，回来棺敛，设灵祭奠，慢慢哭泣不迟。”玉麟道：“尹嫂之言有理，俺不谙水面上事，只好到外护去望海招魂。铁兄、刘兄可快去捞尸。”如包、虎臣点起善泅水兵，各架岛船，分头去了。

玉麟赶至外护，望着大海茫茫，暗忖：素臣不识水性，岂得生全？因问汛官：“船翻转来，可有留得住人的事？他们此去有济没济？”汛官道：“别的船翻转，还有被水搪在舱内万一之事；翻的

这船是要风稳快，拣的没遮栏的船，如何留得住人？大海之中不比内河，这打捞也只免肚痛的事。怎天没眼睛，把这样一根擎天玉柱平空就拔倒了？”说罢眼泪便挂下来。玉麟熬住心痛，问道：“如此说，该替他招魂才是。”汛官揩泪答道：“这是第一件事，趁着魂气未散，招了魂，设个灵位，便有依傍，日后还乡也得受享子孙的祭祀。”玉麟忙叫人赶回讨要素臣衣服，飞霞道：“文爷只有随身衣服，都穿了去。亏着秋鸿说，身上里衣裤子都油透了，把岛主的衣裤去换了来，为教练这走索的事，洗在那里，还没浆好，黑儿，快去拿来。”黑儿取出，存下裤子，把里衣拿去招魂而回。玉麟要在大殿设坐，飞霞道：“文爷前年偏殿里都不肯坐，因正殿供着龙牌，说是天威咫尺，还该设在殿后。”洪氏等俱道：“我们早晚都要烧炷香，哭拜哭拜，在内殿便益许多。”因在内殿正中安设灵座。飞霞道：“这件里衣披在椅上不像模样，该依着他官位，赶做公服，罩在上面方好。”洪氏道：“我们全家受他救命之恩，也该戴几日孝。”玉麟道：“朋友原有免服，师则心丧三年。文爷虽友而实师，更救我全家性命，斟酌其间，当如亲兄一般，替他持周年之服。这面前也要孝幔，四面须围孝帷，桌上须设立神牌，侧边须安设灵床，这且待刘、铁两兄回来。如今先赶做公服，我们把色衣除去，哭拜一番，安了灵再处。东宫因不敢自专，没升文爷官职，若叙起他的功来，封侯拜相还嫌轻哩！如今却只好做青圆领白鹤补服，鞞花银带，可不屈着也。”说罢纷纷泪落。飞霞等各除花朵簪饰，脱去色衣，赶做圆领补服，设祭安灵。玉麟设铺在灵前守灵，洪氏道：“只怕忒过礼些。”玉麟道：“他救了你家一百多口性命，还怕过礼吗？孔子歿，弟子皆庐墓三年，子贡还守六年，怎忍他独处此冷殿之中？”说罢大哭，洪氏泪下如雨，痛得要死。

次日黎明，天生、以神至岛，一进内殿，忽见殿中设有灵座，猛吃一惊，因影灯影着，看不清圆领补子，纱帽放桌上，是漆黑的，更不看见，大哭道：“必是你姐姐死在江西了，怪是一路来迎接的人都惊慌张智，报吉不报凶，故作那等形状。”以神亦疑是飞娘，放声大哭，铺上惊醒玉麟，掀开被头，直立起来。天生急问：“你妹子是几时死的？怎敢亵渎大舅伴起灵来？”玉麟大哭道：“并不是大妹，是文爷的灵座！”天生、以神都吓得浑身发抖，喊道：“怎文爷都会死起来？东宫爷哟，天下大事去矣！”两人跳踊号哭，把飞霞等一齐惊起，都赶出来哭做一片。两人一头痛哭一头根问，玉麟带哭而说，天生道：“只怕还有救哩！且待他两人回来便知确实。”口里虽如此说，心里惨急，仍哭泣不止。玉麟问飞熊怎不同来，以神道：“我两人忆着文爷，先赶来的，他们还离好几站路哩！东宫爷满眼只看着文爷一人，若知道这凶信便要急死，一命就是两命哩！”玉麟道：“文爷死了，江山便保不定，天下何日太平？一命便千命万命，也没有数哩！老天，老天，怎下得这等毒手！”三人重复大哭。

初四日一早，如包、虎臣回岛，说船只被成全、伏波捞住，没有文爷在内；复向各处打捞，并没尸首，也没救起人来的事；只有崇明来的一只商船，说在海洋里捞起一尸，上半截已被海鱼吃尽，仍放下去，怕已流到琉球、日本去了。说罢大哭，玉麟、天生、以神亦俱跳哭不止，洪氏、飞霞等无不痛哭流涕，男妇婢仆个个哭得皮虚目肿。飞霞忽想起成全、伏波，忙叫进来喝问：“你两个是海鬼出身，怎遇着风浪便不顾文爷性命？况且那日岛中并没有风，怎离岛数十里就有大风？敢是贪图富贵，投顺了靳直，谋害文爷？快把实情招出来，得个爽利死法。”两人大哭道：“小的们把文大老爷看做天老子一般，敢起歹心？那日怪风就只在船

边发起，一发就把船合转，合船人便一齐落水，并不是平常海洋风，那浪就如百沸汤，把人滚转，你我不能相顾，若迟得一刻半刻，小的们也紧护文大老爷，不致伤命了。小的们不能救护文大老爷，情愿受死；若说有背主奸谋，实是冤屈。”天生问驾船的岛丁何在，飞霞道：“汛员锁解到，已下在监里。”天生要提出来一同夹讯，玉麟道：“他们歹心肠决然没有的，成全、伏波若是背主，也不回来了。但失于救护，罪亦不小，且把他监着，俟赴信况大元帅，该死该活等他定罪罢。”飞霞依言，将二人一并监禁，发放出去。

金砚自莱州府回来，忽闻凶信，满地滚哭，大恸无休，牵动合殿之人又是一场大哭。玉麟根问莱州之事，金砚道：“塔已造到尖头，靳直把元道认作心腹，并不疑心，知是又全家丫鬟并何仁女婢，更加欢喜，都送上沧海楼去了。小的在困龙岛守着信，飞赶回来，要报喜信与老爷，怎反得了老爷的凶信。”说罢又哭。玉麟道：“古人称孝子者，都说善继善述，文爷如俺们父母一般，文爷虽死，该依他心事做去，若救得出皇上，他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便胜如日日哭泣，只不知他是怎样算计？”金砚密禀道：“老爷吩咐小的把闷香分与春燕、秋鸿，是要他二人做内应，老爷做外合；但那岛内严密，真个苍蝇飞不进去，里外如何得通？只老爷肚里明白，小的总猜想不出。”飞霞道：“文爷令打丝索，作升木走索之戏，又去岛后测量铜柱，定是要把那丝索缚在铜柱之上，大家攀援而上。但这丝索如何飞得上去，飞了上去，又如何得缚在柱上？”碧云道：“只飞不上哩，飞了上去，自有春燕们来缚。”翠云道：“春燕们日夜来守铜柱吗？咱们又不能常去守候。”虎臣道：“既有这些缘故，大家便可发想。”如包道：“咱是没想头，也不能上索，只好留在岛中替文爷守灵。”天生道：“这事各人慢慢想去，

且先买白布做孝衣、孝幔，发讣到京里合丰城县去。禀知况大元帅，等他来做主补文爷未了之局，他的机谋虽不及文爷，却比俺们强远，敢想得出文爷的主意。把水太夫人们接至岛中供养，一来免了逆阉之祸，二则把他五位公子抚育长成，也尽俺们相与之意。”玉麟道：“京里合丰城且慢给信去，怕吓坏了东宫，苦坏了太夫人。况大元帅却是缓不得的，要待他来做主。”飞霞道：“盘山也务必先赴信去，他若不得奔丧，也好设一灵座朝夕哭拜。”于是忙忙的买白布，做孝衣，设灵床，立牌位，发讣音，玉麟等俱如孝子孝孙，洪氏等俱如孝女孝媳，晨夕上殓，昼夜悲号，恨不将身替代。金砚穿了粗麻布衣，在灵前陪跪陪拜陪哭，着地铺草，陪着玉麟等守灵。如包哭得正狠，忽发葬性，把竖立竿都拔掉了，连绳烧毁，并讨绳索要烧，说道：“不是这上，文爷怎得掉死在海里。”亏得虎臣劝住，说：“这绳索必有用处，现候况大元帅来做主，想着方法，讨要起来，如何赶办得及？”如包方才歇手。

接连几日，内外上下诸人有的梦见素臣仍如生前一般豪兴，讲论古今，开发忠孝；有的梦见素臣升木走索，矫捷非常；有的梦见素臣咬牙切齿，怨气冲天；有的梦见素臣幞头蟒玉，已作天神；有的梦见素臣蹈浪翻波，驱除水怪。纷纷说出，一说一哭，再提想他生平作事精忠纯孝，卓识奇谋，正性慈心，侠肠铁骨，大家提一件，哭一件，想一回，真个哭得木偶伤心，石人下泪。正是：

景公虽生犹死，夷齐虽死犹生。人尽可生可死，谁能不死只生？独有素臣一死，顿教万姓难生。女尽衔哀哭死，男俱发念轻生；方识忠贤短死，胜如佛老长生。佛老终身必死，忠贤千古长生。

初五日夜，天生焚香祷告：“文爷在生，何等灵爽，怎死后全没响报？今夜三更，愿付一梦，把身后公私之事备细指示交

代，俺们好替你逐件做去。”祷毕，把铺移到侧间灵床半边，铺下去睡。虎臣道：“文爷常说：人死则魂升而魄降，形复于地，气归于天。恐未必有甚响报。”玉麟道：“文爷曾合大妹说：香烈娘娘秉天地之正气，不至磨灭。把伯有为厉来比方，说生而为人，歿而为神，确凿可信。何文爷忠孝义勇，得天地第一等正气，又遭枉死，其志不伸，其气如何得散？必是先进京去，或到丰城，响报与东宫及水夫人知道，故此我们尚未得有报应。”如包道：“咱便想，与白兄何等相与，三弟又是至亲，怎没托一个清清头头的梦？被白兄这几句话提醒，便明白了。但他死处与这岛逼近，怎不给咱们一个信儿，再到远处去？”以神道：“文爷的难及处，就在这等轻重缓急上分别得清。咱们好煞，无过是朋友，他肯不先奔君父的吗？他此番是为皇上而来，连丰城的事都丢在脑后，必是先赶进京，响报东宫，才到丰城去哩！”玉麟道：“三弟说话一些不错，此时水夫人怕还没得响报哩！他相好的朋友，地位比俺们高，相与比俺们久的很多，要轮着俺们正还早哩！”四个人坐在铺上，流着眼泪，议论叹气。天生一心要睡却睡不着，听着诸人议论；想是轮不到自己，把要做梦的念头懒散下去，却反昏昏沉沉的睡意上来了。

天生正在似睡非睡，却值飞娘自江西赶回来，因已夜深，便把马留在城外关厢，不领钥匙，越城而进，飞上前殿，只见后殿灯烛辉煌，微闻哭泣叹息之声，心里着惊，忙落下来，掀帘一看，只见白帷白幔两边挂起，露出大蜡，一片白色中间设着灵座，供着神牌，旁边铺上坐着玉麟等四人，登时冷汗直淋，毛发根根竖起，想定是丈夫死了，不觉辘辘号哭而入。天生正有睡意，忽被惊醒，便直趋过来。飞娘猛吃一吓，一个回念，赶上抱住，天生急道：“幔里有人，快去灵前拜了文爷。”飞娘方知天生尚在，赶到灵



前，看着牌位，放声大哭，晕倒在地。以神、天生慌忙喊掐醒来，飞娘道：“咱揭帘一看，见供着灵座，铺上坐着哥弟小叔，只认是你死了，替你守灵。忽见你跑过来，咱还吃了一吓，认是显灵，谁知死了的是文爷，这文爷都是死得的吗？他生的什么病？几时死的？”玉麟等俱哭道：“若是生病而死，俺们也得伏侍医药，尽点子心，他也得有尸骨还乡，可怜是在海里，连尸骸都没处捞获的了。”飞娘爬起定睛一看，果真没有棺柩，便止住哭，说道：“你们休要瞎猜，咱说文爷怎便会死？原来是假。”里面惊动洪氏等一齐哭出，见飞娘不信，大家都狐疑起来。天生道：“俺是后到，见设有灵座，也疑心是你死了，哭将进来。据他们说来千真万真，咱才信了。你且把文爷不死的缘故说将出来。”飞娘道：“只没有尸骸，便知道文爷没死，包管隔几日有个旺跳的文爷走将出来。你们连尸也没捞着，怎把文爷当做死人？”玉麟把素臣落水之事述了一遍，道：“俺们初时也原未全信，因各处打捞都说没捞救过落水之人，文爷不识水性，海又是没底的，岂能逃出性命？只商船上捞着一个死尸，被海鱼吃掉上半截，仍丢下海去，不是文爷是谁？连日不是这个便是那个，都梦见他或是成了神，或是踏着浪头，驱除水怪。亦且到今许多日子，若不曾死，有个不回来的吗？因此都认定文爷已死，已发讣到安龙岛、盘山去了，只京里合丰城怕吓坏了东宫，苦坏了水太夫人，尚没敢讣闻。大妹怎信得文爷不死，快快说出的确缘故来。”

飞娘道：“东宫闻了凶信真要吓死，太夫人若闻这信却定不苦坏他，也道是假。”因向虎臣道：“三叔的令妹刘大姑娘就合咱讲来，说那年连公子设计，假传文爷的死信，他当时就识破，说从古只有短命的圣贤，杀身成仁的圣贤，从没无故横死的圣贤。文爷那等为人，那等相貌，是断不会横死的。你们也想：天生文爷

这人，不特为皇上、为东宫，还为万世百姓，要他除灭佛老，开出尧舜禹汤时世界，肯把他半途而废，还是这样惨死，连尸骨都不得还乡吗？海鱼吃的，知是谁人尸首？过路的船就救了，那里撞得凑巧给你信儿？路途遥远，风水不便，或有别的故事，怎定得这几日必然回来？遭风漂没的人，隔了十年二十年，家里披麻带孝，立主进祠，都算做久故的祖宗，忽然还乡的还有，怎见得不识水性，掉下海去便没救活的事？你们做梦都是乱想，更作不准，怎便赴信到各处去唬吓人？文爷一生风波不少，经一番危险，便做出一番事业，就如那太阳蚀过一回便发一回光彩。只就他到山东以后的算事，在又全家几乎送命，便除灭五通，收复三岛，免了咱们祸害，举起义会，几年来救济了无万生灵。在这岛回去，几乎翻船，便诛了又全、权禹，贬了景王、国师，医好了皇上、真妃、皇子的险症，把九边士气都整顿起来，壁垒焕然一新。在苗峒中下了七蛊，便招安了丰城乱民，平了广西全省，救了东宫危难，杀了景王、法王、真人，及五虎八彪许多乱贼。如今掉下海去，眼见得就要剿除靳直叔侄，迎复圣驾，辅佐太子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怎便说他真个死了，糊这纸棺材来吓人？咱只愁着临了来做那《原道》一篇文字，要除去几千年的大害，开出一万世的太平，怕还有一番死去活来的危险替他担忧。若说如今便死，咱情愿赌这一颗头给你们，看你们敢与咱赌也不赌！”众人被飞娘一席话都说得神飞色动，口定目呆。如包除下孝巾，把孝衣一卸，卷起落腮胡子，哈哈大笑道：“嫂子，你就是仙人，早来两日也好，把咱们都哭昏了，只认文爷已死，谁知道文爷旺跳的活着。咱好快活，四五日没尝一片肉、喝一杯酒，连豆腐青菜都吃不下肚，今日定要喝他一醉，袋他一饱的了。好嫂子，你才是文爷的知己，文爷是狮子象王，你便是虎豹，咱们只好算那地鳖虫儿，被

文爷一脚就踹死了。咱好快活！”一头说，一头去捧那灵牌道：“快烧掉了罢！休蹭蹬着文爷！”天生一手夺住道：“二弟怎这样莽撞，你嫂子的话虽故有理，却也还是猜想，真个旺跳的文爷走了来吗？倘或死在海里，你烧掉他灵牌，该得何罪！”铁丐眼白洋洋放下手去，叹口气道：“依着大哥说来，文爷又还有死的事，咱这孝服还脱不成哩！”玉麟道：“据大妹说来，文爷生死未定，酒肉虽不便吃，也吃不下去，且把这哭泣停止，着人往下游乍浦、崇明、福建各内地洋岛去打听确信要紧。”天生便如飞派人去了。

玉麟因问丰城之事，飞娘道：“咱是前月十九日到丰城，征苗诸将二十日才到，浙兵于二十一日才到。丰城民心感激文爷，一呼而集，人人多出死力，为头的吉于公足智多谋，韦杰、易彦武艺过人，文爷的小舅沈云北父子，东阿的女侠碧莲、翠莲，家将韦忠、锦囊，丫鬟小醜，都有本事。因文爷吩咐坚守，故总不出战。吉于公到县，便依着文爷密令搜查奸细，访得从前作恶的知县受了靳仁伪职，做他内应，便把知县拿下，下在监里，仍请二衙权主县事。这一着棋子，便破了贼人之胆。贼人用妖法来吵闹，也依文爷之言，多用挤筒挤出猪羊狗血，便破了法。二十六日妹子才到，二十八日吉于公说贼师已怠，用文爷在柳府破毒蟒之法，分一半兵，从进贤县界上抄出贼兵背后，重叠埋伏，乘夜放火烧营，内外夹攻，贼兵败走；埋伏的斧兵先起，俱是长砍斧、大斫刀，在夹林里单砍马足；次是弓手，俱是硬箭药弩，在大河沿攒射人面；临末长枪快马脚踏残兵，把二万人马一夜一日便杀掉九停。剩下一停接着后兵三万，重复来攻。吉于公说：贼人远来疲乏，见前兵大败，必然胆怯，该趁他脚头未定，出其不意，挫他锐气。说也学文爷岑浚之法。令咱姊妹碧莲、翠莲做头阵，张顺、锦囊、天丝做二阵，云北父子做三阵，韦忠、小醜做四阵，韦杰、易彦做五

阵，或左或右，做五处埋伏。吉于公领兵假退入城，贼兵如长蛇一般迤迤而来，咱们听着号炮一齐发作，都在他阵里左边冲过右边，右边冲过左边，搅得贼兵雪乱。城中兵将奋勇杀出，贼人大败，直退去五十里外下寨。又兼用文爷大藤峡之计，扎着草人，四面擂鼓呐喊，乘夜劫营，吓得贼兵只顾放箭。收完了他的箭，拨将下来，一阵狠射，射开营门，杀将进去。令咱姊妹合碧莲、翠莲专取贼帅，割了首级，挑着号令。贼兵无主，各自逃生。我兵在后追袭，再凑着处处民兵邀截，差不多杀到广信府地界方才收兵，剩不得一二千带伤人马回去。这两阵杀死无数妖憎邪道、洋盗盐枭，还把一尊西天佛子吗尼、一位南岳真人魏少阳俱剁作烂泥而死。太夫人说：贼人经此大创，未敢再来。皇上现在山东，危险已极，劝咱姊妹合碧莲、翠莲回来勤王。咱恋着太夫人合田氏太太们，本不肯回，却因勤王事大，不敢违命，才骑了文爷的神马，连夜赶来。妹子们敢还在江南地界上哩！”

洪氏道：“锦囊说的太夫人合太太姨娘们俱是贤圣，又是天仙，大姑娘看去，可也有些装点？”飞娘道：“锦囊的话一些没有装点，还只说得大概，那细微曲折，如何说得出来？太夫人不消说是女圣人了，太太合刘大姑娘便是女大贤，其余便都是女贤人。若说相貌，除了太夫人德重了去，便满屋都是天仙，丫鬟内紫函、冰弦、晴霞，若真有仙人，便是双成、飞琼一辈子人罢了。咱这粗鲁形状，夹将入去，真要丑死。却亏的救了文爷，都把咱当了亲人。刘大姑娘，又有三婶子一脉，更是亲热，才把咱身子存住。那太夫人不须开口，只见了他，便把矜才恃学、粗浮鄙容之念俱消化尽了；再一开口教训指点，真使顽石点头，满心发亮，肚子里不知是麻是痒，是松爽是快活。文爷还有英气，太夫人温润栗然，四时之气全备，就与那《论语》上说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

恭而安’一色，总是世上的人，若不是一见太夫人，便虚生人世。李又全、吴凤元妻妾，那等不堪之人，俱变做端庄妇女；张顺夫妻合天丝也不是从前小家样子，气象都变转了。紫函、冰弦、秋香、晴霞，年纪都二十以外了，刘大姑娘说几遍要择配遭嫁，都痛哭流涕的，愿终身伏侍太夫人。秋香不愿招驸马的话，也是真的。咱初听锦囊的话，也只信得八九分，如今才知道是句句真言，更有说不出来的所在，那里还用装点呢？”铁丐道：“嫂子莫再说罢，把人都听死，魂灵儿拨到丰城县去了。咱这又蠢又丑的人，怕吓坏了太夫人，咱若会变，情愿变一只雌哈吧狗儿，去替太夫人守着房门，不希罕做这岛主哩！”玉麟等一堂男女，俱满心奇痒，爬搔不得，出神呆听，忽听雌哈吧之说，不觉都笑起来，才把飞娘的话头打断了。飞娘因问文爷何日到此，所做何事，玉麟把近事说知，道他来救了俺合家性命，谁知他反掉入海中。铁丐大叫：“不怕，不怕！光是文爷已不得横死，何况还有这圣人一样的太夫人！嫂子说还你一个旺跳的文爷，包管你不错罢了。”

到了午后，外护来报：方岛主坐于福建岛船，现在收口。铁丐大跳大笑道：“文爷来了！快烧掉这牌位罢！”天生道：“你怎生知道？”铁丐道：“福建岛船正迎着上来，文爷正淌下去，不是刚刚凑着？”飞娘道：“船上若有文爷，汛兵有不报的吗？休要瞎猜。”正说着，有信已同方有仁进殿，天生等齐出迎接，要哭诉他素臣之事。那知两人早已知道，先开口道：“文爷灵位设在何处？我们进去哭拜了，再与各位叙礼。”玉麟还认是至岛而知，因道：“前几日俱把文爷认作已死，故此易服设位，朝夕哭祭，直到昨日夜里大妹回岛，侃侃凿凿说文爷必不横死，故此时反在疑信之间。”有信哭道：“昨夜文爷托梦，说 he 已死于海，未了之事要我们替他补完，谆谆嘱咐。”因附耳说道：“并授有迎救皇上，诛灭靳直密

计，说此岛有一神楼最为谨密，须到楼上与各位说知，临时他在阴空显灵护佑，必定成功。我惊醒转来，还以为梦寐之事，不足凭信，谁知施兄所梦相同，后船还有闻人杰、林平仲、刘牧之、朱无党，都梦见文爷，所嘱之言一字不错，怎还说文爷没有归神吗？”玉麟等闻言，重复辘蹄嚎啕，飞娘却并不啼哭，忽地一头撞去，撞在殿柱之上，满头铺血，撞死在地。正是：

但论素臣焉得死， 若听有信断无生。

### 总评

诸人之哭，若一直叙去，笼统写来，便成钝置，须看其参差重叠、拉杂纵横之妙，有独哭，有两人哭，有数人哭，有无数人哭；有一哭者，有再哭三哭四哭五哭乃至无数次哭者。而于其中夹入洪氏等之哭喊，则为玉麟；天生、以神之大哭，则为飞娘；成全、伏波之哭，则为冤屈；飞娘之辘蹄嚎啕哭，则为天生，于参差重叠中，更极纵横拉杂之势，岂非绝世奇文？

写诸人之初闻信而哭，或跌倒在地，醒而恸哭；或大叫反死，横竖跳哭；或滴泪哭泣，或感叫啼哭；或浑身发抖，跳踊号哭；或满地滚哭；或大哭晕倒，各按情理，无一雷同，非物物而雕刻之也，此为化工。

铁丐发性烧毁木索，是女娲补天神手。不许别船进岛之令虽因慌乱而疏；升木走索之戏虽因痛苦而废，然竿木具在，绳索俨然，探者回述即起斩直之猜想，一着猜想便有预断后路之事，故假手莽性之铁丐，拔而烧之，以灭其迹，补天之五色石乎？尤妙在补而无迹，使人茫然不知其故，但以铁丐之莽性，则又但绣鸳鸯，不度金针，细意熨贴，灭尽针线之秘法。

当哭之不已之时，而飞娘忽然住哭，情之变即文之变。迨说出缘故，铁丐更哈哈大笑，情之变，变极而根乎至情；文之变，乃变极而发为至文，不徒以杂色见长也。翻手为云，覆手即雨，其斯之谓乎？

直说闻狮发病一回，而于此时作猜想语，实处皆虚，呆处皆活，滞处皆灵。伏笔至此，神矣，化矣。

写吉于公用兵，居然素臣一小像，而处处不脱素臣，至搜查奸细一着，出自素臣密令，其制胜处全在于此，否则方扞外兵而内应猝发，虽于公亦何能为？

丰城之载，不从飞娘口中说出，则必另起炉灶，叙述战事，堕入《水浒》等“按下且说”之恶套，断乱无文矣。然非飞娘一篇快论，止住众人之口，即无徒细述其事，并有闲情问及太夫人等而畅言之也。若必勉强叙述，既非情理，亦无由使痛苦诸人出神呆听，而“雌哈吧狗”之妙谈亦无从出口，即出口亦不致满堂一笑，以大翻连日痛哭之局也。唐诗云：“欲作池西廊，先理池东树。”丰城之战，池西廊也；飞娘快论，池东树也。欲叙丰城之战而先叙飞娘快论，作者之微意也。此无人知，亦如唐诗云耳。

素臣为全书之主，岂有半途而废之理？然读至六人同梦，则此念便成冰炭。若但断为必不至死，而不能究其何以不死之故，便是隔壁猜、劈面相，毫没意智人。

## 第一奇书野叟曝言间字卷十六

### 第一百十三回 忽显灵文素臣真符假梦 怕上天熊飞娘死抱生人

众人慌忙拉救，亏得撞偏了些，在柱上擦过，把左边半个额角擦破，拉了一道口子，擦出整片油皮，急取伤药敷口，包扎起来。坐在地下，仍不哭泣。天生觉着劝道：“你有夫有子，亏你舍得跟着文爷同去吗？方才若不是咱手快，捞着你一片衣襟，带了一带，这命还有吗？”飞娘道：“满天下人只靠着文爷一个，咱眼睁睁地要看他做出掀天事业来，谁料他真个半途而废，咱还要这命吗？两个儿子有你抚养，再不就交给妹子，你爱娶便续上一个，不爱娶便守着咱做个义夫，咱有甚舍不得？”以神道：“文爷劝大姐嫁人，要生男育女，接续父母气脉，你拗着他，做不孝之女，阴司里怎样好去见他？”飞娘道：“咱若遇文爷，如今还是女儿，有这感子、念子来接那气脉吗？若光想接气脉，古来也没有忠臣义士了，咱有甚见不得他？”玉麟道：“古来女子只有死君、死父、死夫，没有无名而死的，大妹怎不明道理，胡做起来？”飞娘道：“古来为朋友死的很多，文爷是咱明师益友，开拓咱心胸，增长咱见识，感发咱良心，咱就合他做个刎颈之交，也没背着理来？”有信道：“文爷说，《礼记》上父母在不许友以死，是汉儒附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即父母已死，也不应许友以死，大妹没听见过吗？”飞娘道：“皇上非文爷不能救，东宫非文爷不能安，天下非文爷不能治，君即文爷，文爷即君，咱的死友便是死君。”玉麟道：



“文爷一死，世事可知。俺也几番要死，因想古来孝子俱以继志述事为孝，咱们把文爷看做父母一般，该完他未了之局。大家这里参想文爷救驾之法，要补完他忠心；接太夫人合家至岛供奉避祸，抚育五位公子长成，补完他孝心、慈心。如今幸得文爷梦中指示，正该齐心合力，了他心事，大妹怎在这要紧关头反与文爷拧别着，不肯为他出力，他在九泉岂得瞑目？”飞娘然后放声大哭道：“大哥这句话提醒了妹子了，且完文爷心事再处，咱们快些上楼去罢。”

天生方才放心，领着有仁、有信俱至神楼。飞霞、碧云、翠云因急要知救驾之法，料想同着做事，终须见面，便不顾有仁素不认识，都上楼相见。有仁、有信把梦中之言如此如此一一说出，飞娘道：“真有二千五百丈长的丝索吗？”碧云等俱说早已打成，飞娘一阵心痛，复又晕倒。天生道：“这又是怎样？”飞娘哭道：“咱再不信文爷会死，如今连索、连鹤都在梦里告诉二哥们，这死不是千真万真了，怎不教人痛死。”大家听说，都哭将起来。有仁、有信亦哭泣不已。飞霞道：“高低远近都隔了十多里，咱们想不到那鹤，便再算不出这丝索到铜柱边的法儿。”如包道：“文爷那日大笑不止，谁知是为这个缘故。不是精夫招下鹤来，文爷才笑的吗？”玉麟等俱恍然大悟，翠云道：“咱前还猜想丝索就到铜柱边，怎得系牢铜柱之上？这鹤倘飞不到铜柱边去，也是常事，文爷托梦是怎样说来？”有信道：“文爷说，他若在时自有别法，如今只消托梦与奢摩他、精夫，叫他来守候拴缚。”翠云道：“这就是了，这鹤一见他两人便直扑将去，便不怕不到铜柱边，又不怕不缚得牢了。”飞娘道：“文爷各处托梦，怎独不到这里托一个梦儿，敢是谁恼了他吗？”有信道：“文爷怎得有工夫？为怕靳直谋害皇上，不离左右护着圣驾。咱们若不在那里经过，也还不得有梦

哩。”飞娘点点头道：“这才是精忠，咱们早些救出皇上，也得文爷松一松那魂灵。只今夜就去罢，要到那初八则甚？”有信、有仁道：“文爷却谆谆嘱咐的是初八夜里。”虎臣道：“他定的日子自有缘故，嫂子休要拗他。”如包道：“他在亮里，咱们在暗里，嫂子怎只顾与文爷拧着？”飞娘道：“不拧着罢了，咱也只为死守着皇上的苦恼，又巴不得早见他一刻的面儿。”

众人下楼，叙述别后事情。玉麟便仍往古城督练岛兵，飞霞等便仍立起竿木，督率女兵升木走索，并遵素臣前令，吩咐外护汛官，不许别岛一船停泊。到了初七日临夜，便依着素臣梦中之言，派玉麟、如包领二千兵攻困龙岛前面；派有仁、以神领一千兵在淡水洋停泊，一则阻截绝龙岛救兵，二则拦杀困龙岛败兵；派有信领兵五百，俟救出皇上，保护回岛。派虎臣、亚鲁领兵一千，在本岛一带洋面巡防接应；派本岛将弁领岛内存兵，内外城守。派天生、飞娘、飞霞、碧云、翠云、金砚，练索的婢仆女兵及岛兵一百六十名，俱潜赴困龙岛后，约会金面吼等迎救圣驾，破灭逆阉，俱于当夜先后起身，限初八日一更各赴各处。天生等船于日落时已至岛后外洋，下碇定住。

候至一更，统近石碛，见先有一船停泊，忙取白号带扯起，那船也扯出白号带来，便望那船放去，帮在一处。闻人杰等四人过船，与天生等厮会过，说道：“文爷梦中原说今夜有云无月，当于二更起手，如今重云密布，月色无光，俺们一候二更，便可起手。”天生等依言静候。

约莫二更，抱出两鹤，足上各系一绳，放起盘旋一会，忽地向铜柱边飞去，停了一会鹤便飞回，扯那绳时已扯不动，遂把绳紧紧拴扣在将军柱上，将白号带周围招颺一转，各人脱去长衣，单留紧身软甲。飞娘正待上索，忽地背后抢过一人，两手拉绳，飞

身而上，飞娘看那人身影，竟是素臣，忙说：“文爷显灵引路，咱们快些上罢！”亦飞身上去，随后便是天生、闻人杰跟上。林平仲等三人不能上索，有信派着送驾不须上索。飞霞、碧云、翠云忽见素臣现形，心里未免胆怯，因飞娘踊跃而上，便也放大了胆，向那条索子蚁附而上。有信等俟金砚、黑儿及各婢仆女兵上完，即止住岛兵，令俟皇上下船后再上。飞娘手势比素臣手势更快，紧接素臣，仔细审视，竟与生人无二，忽又疑心素臣之死是假，但有信等岂肯捏此大谎，又何从捏此大谎？他两人也哭掉无数眼泪，岂有假的事？不可逼近了他，怕阳气冲散了他阴气，因把手势放慢，上过几百丈，见素臣两脚交叉搭在索上，仰着身面，用手抽扯，暗忖：他既是阴灵，便可一飞而上，怎像吃力的样子，搭起脚来？回转一念道：“是了，他怕众人不能上，故在索上教导方法。”因也搭转两脚，觉甚容易稳当，大喜道：“文爷阴灵叫你们搭转脚来，快依着他，稳快多着哩！”背后的天生、那条索上的飞霞便都交叉脚儿，并逐递说下，照样抽扯，不到半个更次，素臣已站在铜柱边。飞娘飞身即上，见精夫在前引路到沧海楼下，满地躺着内侍兵将，俱昏迷不醒。素臣便去堵住楼下总门，挥飞娘等上楼，单把闻人杰留下。

飞娘等蹶足上去，奢摩他持烛迎接，见地下躺着内侍宫人，亦俱昏迷不起，走入中间，阿绣、白儿等拥着皇上，屏息而待。飞娘等跪下，悄悄磕了几个头，天生便把皇帝背负在身，丫鬟女兵中有力者便把原送去的美女、秀女，除阿绣、白儿不须背负外，余俱各负一人跑下楼来，到得铜柱边，把带来的软舆钩贯在索，先把皇帝放下，候将至船，后将余人放下。这却不比上来的费力，这十多里地不须半刻已直卸下船了。

天生等奔回楼下，便要杀那宿卫军士，素臣忙摇手止住，令

春燕领天生、闻人杰、飞娘、飞霞、碧云、翠云去劫杀法王、真人，令秋鸿领自己去诛靳直。二人各在卫士身边拿过刀剑，分领而去。飞娘不舍素臣，紧跟在后。到一个独院门口，地下搭着帐篷，许多将士防守，秋鸿腾身上墙，素臣随后亦上，飞娘便也飞身而入，院内亦有守宿内侍蹲着打盹、躺着睡觉。三人且不管他，踢开房门，齐奔入房，靳直正拥抱着皇上乳母保圣夫人熟睡，素臣把两人头发扯散并提下地，一脚踹住胸前。飞娘忙道：“不是靳直，是有屙子的。”素臣道：“正是他吃了活人脑髓长出来的。秋鸿，快取索来！”靳直吓得魂出，保圣夫人号叫乞命，飞娘一刀已到，阳物削断，鲜血直喷，靳直大喊一声，晕死地下。秋鸿找着九龙丝绦，把两人双双捆起，房内及床前床后守卫的内侍宫人虽也掣刀拔剑，上前救护，却是从睡梦中惊起，怎当素臣、飞娘勇力，刀飞头落，血溅满房。院内院外内侍军将一齐奔入，素臣、飞娘、秋鸿五把刀剑如风雨一般，直骤出来，那里拦挡得住。楼下岛兵陆续杀至，登时血尸满地。素臣把靳直两人交付岛兵，吩咐不许杀掉，迎着喊杀之声飞奔将去，只见许多和尚拚命与天生等死斗，素臣大喊一声直杀入去，飞娘随后杀进，两人在内一搅，势便散乱，有认得素臣的更自魂飞魄散。天生、闻人杰喊声如雷，宝刀铜锤风驰电卷；飞霞、碧云、翠云亦俱奋勇，从外砍斫，登时把大智慧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善世觉义等如杀猪宰狗一般，嚎叫一声，齐入涅槃而去。

春燕当先领素臣等复奔真人丹室，真人等已作准备，丹室四面轰雷闪电，赤发蓝面的鬼怪、金盔金甲的神将、咆哮的猛将、张牙舞爪的孽龙，一齐发作，把天生、闻人杰、飞霞、碧云、翠云吓得失色倒退，婢仆、女兵、岛兵人等浑身发抖。素臣忿怒，瞋目大喝，舞起宝刀直劈进去，飞娘宝剑紧接杀入，金砚大喊：“都是假

仗着老爷阴灵，怕他怎的，快杀上前去！”天生等见龙虎鬼神的被素臣刀锋所及，纷纷倒落，都是纸片，再被金砚一喊，便大着胆各举手中兵器呐喊杀进，登时神将无踪，鬼怪绝影，雷无声响，电没光芒，真人师徒中刀着剑，哭喊连天，夺路跑出，被白家婢仆、盘山女卒、各岛精兵层层截杀，骸骨人人尸解，魂灵个个飞升，把一千真人高士、正一演法、提点至灵，如熏狐剥兔一般，连尿带屁都化作一道怨气，冲天而去了。金砚在廊房寻着火器，放起火来，烟焰熏天，响声震地。陈芳、王彩在睡梦中惊起，乱点军兵，指挥救火。岛前玉麟、铁丐见岛内火起，各使风篷，如飞赶至，奋力攻打。王彩又乱慌慌的拨兵去接应。火里跑出焦头烂额的官人内侍、宿卫军兵，纷纷哭报：“文忠臣显灵，厂爷已被活捉，法王、国师、真人，高士俱被杀死。”陈芳、王彩魄散魂飞，军心大乱，各思逃窜。素臣自内杀出，勇不可当，威不可犯，便都发喊逃跑。王彩疾忙上马，也想逃走，被素臣赶上，魂不附体，急挥一刀，用的力猛，斫在空处，直撞下来，岛兵连忙捆绑。素臣率领天生等斩开城门，杀上关去，立时攻破，放入外兵。

素臣复转身来，走进前殿，空中一根大梁劈头打下，猝不及避，急望空处一跃，离地丈馀。飞娘紧跟素臣，刻刻留心，认定素臣功成欲去，亦即跃起，紧紧抱住，同落下地。素臣失惊道：“恩姊放手！怎不避男女之嫌，竟抱起我来？”飞娘大哭道：“文爷生时咱尚背着，何况已死？你若带不上天去，咱便自刎而死，魂灵儿总要跟着你去的！”素臣方知其故，急道：“我并不曾死，恩姊快请放手！”飞娘如何肯放，道：“你骗咱放手，你好上天去，宁死也不放你！”素臣着急道：“我现有形有影，有肉有气，若真死了，恩姊还抱得住吗？我叫有信们来说谎，是有大缘故的，慢慢的告诉你，现须搜灭馀党，乘势剿除，休要误我大事！”天生忙把素臣脸

上擦摸，身上揣捏，大喜大跳大笑，向飞霞等高喊：“文爷现是活人，真个未死！快活，快活，阿唷阿唷，咱好快活！”玉麟等俱赶近前，围着跳笑，欢声如雷。飞娘腾出一手，把素臣面上摸去，真觉皮肉温和，口内热气直喷，方才把只手一并放落，咬着牙龈说道：“好狠心的爷！几乎把咱的性命白撩掉也！”

素臣入内，天已平明，令人救灭馀火，先着金硯收拾御宝、龙批及一切上用紧要之物；次令玉麟、如包、春燕、秋鸿领原攻岛兵一千五百名，分头搜灭贼党，招降禁军，查封财帛米粮；次令闻人杰、天生、飞娘、飞霞、翠云、碧云及白家婢仆、盘山女卒并走索岛兵百名，从岛后下船，同林平仲等三人至淡水洋分兵；令方有仁同闻人杰、林平仲、刘牧之、朱无党五人，原船原兵星夜去攻乍浦；令以神同天生等领淡水洋兵一千去攻袭龙岛，俱授与密计，各人得令而去。即入靳直房内，见金硯捆一大包趋至，打开看时，是一颗皇帝奉天之宝、一颗皇帝之宝、一颗皇帝行宝、一颗皇帝信宝、一颗诰命之宝、一颗救命之宝、一颗御前至宝、一颗敬天勤命之宝、一颗天子行宝、一颗天子信宝、一颗天子之宝、一颗皇后之宝，大怒道：“此贼安心篡弑，把祖宗相传十七玺就带了十一颗出来，皇后现在宫中，怎连皇后宝玺也偷带出来？此必保圣夫人所为，可恨，可恨！”因复翻去，都是龙批凤诰、札付文凭、兵牌敕令等物，却不见有逆党笺奏，来往密书、附逆簿册。因将各宝及批诰等物开造清册包裹起来，复遍加搜查，把仰承地板四壁梁柱俱行打撬，并没踪迹；因翻转床屉，见四边档木甚厚，用脚一端，方才破败，四档俱系中空，内藏紧密奏启。因命金硯掇过火盆，看一纸烧一纸，看一册烧一册，将景王、安吉、赵芮、王彩、陈芳、汪宁、冒神功、武国宪、郎如虎等密书及附逆诸臣花名草折俱行烧毁，看到一书是倭奴关白的书信，藏在袋内。又有两只漆

匣，封着封皮，一条是真人封的，一条是番字，看不出，想是领占竹所封，揭去封皮，四面无痕，不知如何开法，用手打碎，见每匣一人，赤身仰卧，一人宛如东宫，一人宛如自己，一凶门、两太阳、两耳、一口、一心、两乳、一脐、两手弯、两腿弯、一阳物、一粪门俱用细钉密钉，背上朱书生年八字，不觉大笑，并投诸火，然后出房。至夜，玉麟等回来缴令，呈上斩馘、收降、封贮各册。素臣命金砚将各宝并册，随同玉麟，拨兵一百护送至护龙岛恭缴。同着铁丐派兵分守各城关、水口已毕，取出倭书，令将胶州、登莱洋面各岛相去里数，东西南北方向，何处可以下碇，何处可以藏舟，何处险恶，何处平安，一一说出，用笔开写，看过即复画一图，注明某处伏兵若干，临期如此如此，令铁丐牢记在心，方才就寝。

铁丐道：“这没臊子的好受用，一睡下去连身上都淹不见了，又软又温，好不快活。这岛看日出是一奇景，五更起来，率性快活他一快活，补补连日哭想的苦处。文爷，你怎下得这狠心，别的犹可，只大嫂子险些不送了性命。”素臣道：“这是我不是了，也不诨到这般地位。等他们齐在一处，待我表白，省得零零的苦诉。我被那上索上苦了，厮杀时又伤了些力，此时夜深五更，又要起来看日，补你的苦，且睡了罢。”铁丐不便再问，也便睡了。

一交五鼓，春燕、秋鸿叫醒二人，请去看日，铁丐道：“怎这等早？”秋鸿道：“迟了便来不及，奴等随皇上看过，故此知道。”铁丐还不肯信，被素臣催了起来。春燕执灯前导，秋鸿背着一大包皮衣后随。铁丐道：“各人都穿有皮袄，要他何用？”秋鸿道：“停会冷得要死，吓得要死，快活得要死，这些皮袄还嫌少哩！”铁丐道：“胡说，文爷合唱也是芥菜子胆儿，怕海鬼来吃了去吗？”秋鸿道：“俺爷自然不怕，铁爷怕起来，方知奴的话真。”铁丐道：“你看咱怕不怕？无过是日出罢了，咱在岛里没曾见过？有这许多瞎

话。”到了观日台，秋鸿道：“爷们须两手把定这铜柱上横档，忽然害怕起，防掉下海去。”铁丐喝道：“叫你不要胡说，怎又放出臭屁来！好好的怎得掉下海去？”素臣道：“我们依他，挽住挡子妨甚么事，待没怕处再怪他不迟。”四人在台候了片刻，忽见海中直推起一轮红日，刚推出水面便直落下去，既落下去复直推起来，丢上落下，跳个不住。各岛边有一个的，有两个的，有三个五个的，都与日一般，跳上落下，登时海中便有千百个红日，此去彼没，腾绰不定，动荡无休。铁丐大惊失色，回问素臣，只见素臣等身长数丈，腰大如牛，面色青蓝，变成鬼怪，大叫道：“文爷怎么了？”秋鸿笑道：“铁爷怎有些怕起来了？”铁丐道：“不好！你们都会幻术的，串着文爷，弄甚鬼怪来吓咱了！”素臣一手攀着铜挡，一手去拉铁丐，怕他真个掉下海去。铁丐忽见长鬼伸着钉耙般的五指去捞他，急喊：“文爷！你在那里？快救咱一救！鬼怪来擒咱，咱死攀着铜柱，没手去挡他哩！”素臣道：“是我的手，怕你掉下海去，拉住你哩！”铁丐道：“文爷，你休弄戏法儿吓咱，咱以后再不敢说大话，咱这会子的胆比芥菜子还小哩！”春燕、秋鸿俱笑得肚疼，铁丐道：“好文爷，他们都在那里？怎只听见他笑声？”素臣道：“这是虚影，我看着你也是又长又大，鬼怪一般的。日影跳荡得这样好看，怎白闹掉了工夫？”铁丐按定六神，腾出一手去摸那钉耙样的大手，却原是小而温和的人手，方始住吓；去看那千百个红日跳上跳下，海水直铺而起，与那些红日吞吐激射，实是奇观，又复大喜大笑起来。

那知己看得快活，那千百个红日不约而同忽地都向海中一落万丈，直淹下水底去，更不起来，登时天昏地黑，两眼窄暗，对面不见光影，重复害怕道：“这样儿不好，莫非要混沌吗？太阳已起，怎又落下去，竟不起来了？”秋鸿道：“起的不是太阳，是太阳



的虚影，故有这许多。”把手内皮袄替两人各披一件，道：“停会太阳才真个起，逼起寒气，就冷不可当哩！”铁丐已觉有寒意，便不敢强嘴，任他披上。须臾，一会冷似一会，秋鸿连披上三件皮衣上去还觉寒冷，复又讨要，秋鸿道：“依着铁爷，一件也不须带，这会子还受得吗？”慌忙又披上一件搭护，方不觉冷，只苦得满面如浸水凌，一片冷痛，把头缩在搭护毛里，说道：“脸上冷痛，太阳又不起来，咱们去罢。”春燕道：“兀的不是太阳出海了吗！”铁丐抬起头来，见海水大沸，如煎熬热油一般，飞溅而起，澎湃有声，果见露出一片日尖，比朱更赤，比锦更鲜，海中各岛如螺如蚌，如髻如鬟，皆成红紫之色，涂脂点绛，映着深碧的海水，千波万浪之内都影入日尖血色，滴滴可爱，日尖一出，寒气即收，各人加穿的皮衣便一件一件脱卸下来，渐至半轮忽发奇彩，日轮之上射出数百道光芒，俱如赤线，每道长百千万丈，闪烁如电，变幻不测，映入碧波之内，飞舞上下，五色备具，正是观之不足，玩之有馀，素臣叹道：“此天下奇观也！书记所载，各处观日之景俱不足言矣！”春燕道：“各处或是看迟，或是离远，或是方向不准，看了侧面，又没这岛的飞崖铜柱直出海中。今日这日亦比皇上赏看不同，以前虚影还不相上下，这会子发出万道光芒，像与海龙王斗宝一般，分外精彩，想是特地放出毫光来与爷看的，好造化也！”又停一会，金轮俱现，光芒愈足，铁丐狂喜大叫，几乎失足落海。春燕、秋鸿看得心花开放，虽不敢叫笑，却吱吱格格的两张小嘴再合不拢来。素臣亦觉所见迥异所闻，叹赏不已。直至离海一二十丈，光芒方渐收敛。

素臣急欲见驾，不敢久留，即下台入内，嘱咐铁丐权理岛事，自带春燕、秋鸿下船。路遇虎臣、亚鲁，令去绝龙岛接应天生，等事平之后如此如此，两人得令而去。素臣于四更至岛，忙取清油

碱水擦洗假容，熏浴过了，穿戴起灵座冠服，把前殿龙牌撤去，设了御座，与玉麟在廊下待漏，春燕等入内奏闻。五更三点，皇帝临殿，素臣、玉麟山呼舞蹈毕，传旨白祥退班，宣文先生上殿。素臣扳衣而上，皇帝赐座，岛中并没锦墩，就把灵座前拜垫铺上红毡席地而坐。皇帝道：“朕妄想长生，惑于僧道邪说，复信任宦寺，专权乱政，以致身辱国危，追悔无及。赖皇天赦罪，祖宗垂祐，诞降先生为国家剿除奸逆，拨乱反正，岂惟朕父子感激，自太祖太宗实嘉赖焉。传闻先生凶信，朕连日哀苦，知大事已去，断无挽回，不意先生从天而下，出朕虎口，生死而肉骨之。古人有云：祭则寡人。请自今以后，国之大事一切委之先生。乞先生将近日之事详悉奏知，朕当倾耳以听。”素臣惶恐辞谢，因把病在长沙闻有恩旨以后，救驾以前诸事，逐一奏闻。皇帝又惊又喜，极口赞颂，即传旨拜素臣东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俟回銮后再定分茅之赏。素臣苦辞不获，只得谢恩。皇帝道：“先生所进美女，朕已御过，陆氏、何氏俱封贵人，当带回京，馀俱仍还先生。此番救朕出险，所有诸臣功绩可分别等次，开造一册，朕将亲览。”素臣领旨，皇帝退朝。

素臣知皇帝现住天生正寝，即收拾左右两院，为阿绣、白儿行殿，将美女秀女仍拨去伏侍皇帝，在白、潘两家丫鬟内选出八九，分拨两院伏侍何、陆两贵人；一面赶造功册，拟撰诏旨，令白祥赍赴莱州委官，分往山东各府宣布，并与何仁、元思准备回銮一切事宜；拟手诏敕知东宫，令金砚星夜入京，以慰太子忧念。

到得晚来，奉旨宣素臣入见，东西设席，延请入座。素臣汗流浹背，跪地力辞，皇帝道：“古来君臣常宴，原有此礼，何况先生。”素臣死不敢当，皇帝令把西席移上五尺，素臣只得就坐，皇帝道：“闻先生量极佳，今当为朕尽欢。”素臣不敢作假，一面问

答，一面浮白，饮至八分，方敢告辞。皇帝令斟两大爵，着两贵人捧劝，素臣忙跪接而饮。皇帝道：“卿等皆先生旧人，岂可立奉，反辱先生长跪？”阿绣等本欲跪敬，因未奉旨，恐有不便，故俱立奉，今一闻旨，便俱跪下。素臣奏道：“两贵人已经事皇上，臣白昧死谨辞。”皇帝道：“以先生之功，即朕亲跪以奉，亦不为过，况三品女官耶？”素臣无奈，只得速干，让两贵人起立，然后平身。皇帝又亲捧一大爵，出席赐饮，素臣要跪下去，又奉旨着美女扶掖住了，不许跪饮，素臣只得又立饮一爵。那爵可容三升，素臣已饮至八分，如何能连受三爵？如李白在沉香亭上一般，两足交叉，只顾站立不定。皇帝命美女扶定，唤过春燕、秋鸿，说道：“救驾之功，除先生外，当以二女为最。彼曾受先生之记，不能再事他人，泣求于朕，朕已许之，今特赐先生为妾媵，两贵人可撤宴席上宝炬，送先生归洞房，与两女成婚。”素臣酒在肚里，事在心头，忽闻赐婚，早吓出一身冷汗。正是：

已知君意如流水， 却仗皇恩作泮冰。

### 总评

不信素臣会死，以飞娘为第一；至飞娘亦信其死而欲以身殉，则素臣之死更无疑义矣。既被提醒催促上楼，急欲了其心事，而一闻丝鹤之说，仍复晕倒。加一倍簇写，不特曲中至情，更见素臣之死千真万确，略无纤毫疑义也。文章至此，直是造化弄人。

素臣一跃，离地丈馀，飞娘跃起抱住，同落下地，妙极，神来之笔！非特奇情奇事撰出奇文也。非此便须素臣自述，或飞娘识破，皆必呆钝，且茶然削色落势矣。天生喜跳大笑，玉麟等围着跳笑，飞娘咬着牙龈，何等花色，何等声势！

而灵活如水中月魄，盘内珠光，岂非神来之笔？

飞娘欲殉素臣，以头撞柱，至此复紧紧抱住，同落下地，而天生毫不见嫌，写豪杰胸襟阔大如此。然正以表飞娘之素性，素臣之素行，写得出奇出色，令人心花怒开，嗜者歌而悲者笑矣。尤妙在夹一莽撞之铁丐以科诨之，使色外有色，奇中有奇，而反逼正文，非无端科诨可比，则又奇不诡于正，方是第一奇文。

看日者，表素臣赤日之祥也。使四人俱未见海岛日出，又何从知为赤日之祥？妙在铁丐固属见惯，素臣未见而书记所载久已传闻，至春燕、秋鸿则更于此岛随驾见过，而皆叹为希有，其为赤日之祥始无疑义。春燕、秋鸿之“想是特放毫光与爷看的”，此一句点睛，回看前后设色着彩处，俱如爪舞牙张，破壁欲飞矣，岂非绝世奇文。

## 第一百十四回 沧海玉堂双珠归母 白衣阁老只手擎天

素臣俯伏奏道：“臣昔年误行受记，已为择有年貌相当之婿，亦系救驾有功之人，一名成全、一名伏波。皇上既念二女之功，应使得所。臣已有一妻三妾分沾馀润，岂可独占全枚？彼原说必臣破体，方可适人，臣今承恩命，请即为设法，令其乐从便了。”皇帝道：“二女守彼国之教甚坚，恐非说辞可转，如能乐从，即遵先生之命也。”因命宣成全、伏波入见。素臣尚不知其监禁，承应两贵人的丫鬟奏知二人现在监中，皇帝道：“既系有功之人，怎反下了监？”丫鬟将前事奏闻，皇帝道：“如此则二人有罪于先生，无功于朕，何云救驾有功？”素臣道：“臣欲救圣驾出岛，差二人至岛前岛后昼夜沉伏伺候，察探岛前只一水可通，被逆阉于关口密排铁栅，栅上皆有锋刃，关前数里水底布满蒺藜，触锋刃、蹈蒺藜即皮破血流，二人没至关前，两足尽破，幸其水性熟谙已极，尚未伤命。因岛前无缝可钻，复至岛后探视，于水石冲击刻死刻生之所，探出石碛可以藏舟，臣方得前去测量。测量之时，若非此二人下海屈曲泅没，亦不能勾弦确数，何从算出丈尺，知丝索之敷用与否？此二人实从万死一生中拚命图功，俾臣得救驾出险，臣实深悉其劳苦困惫之极，故称有功之人。至臣之落海，因老蚌索珠，且报臣友被围之信，发于仓卒，鬼神亦无所施其巧，况此劳苦困惫之人乎？以臣之故，几致其丧身于海，岂反有罪于臣？惟陛下怜而察之。”皇帝慨然道：“春燕、秋鸿隐形至观日台探信，以药迷闷卫士及逆阉心腹内监宫人，使先生之计得行。成全、伏波

沉没海底，拚命舍生，使先生之巧得施。先生之发踪指示固难，而韩庐、东郭之劳亦甚矣！当速召来重加封赏。”素臣道：“此二人既久禁狱，自必污秽，恐冒触天颜。伏乞皇上赐以熏沐，然后召见。”皇帝道：“熏沐之后，暂令锦衣花帽入见，俟封职后，徐备服冠服可也。”当即传旨提监，沐浴熏涂前来见驾。龙目一看，见二人年纪俱未三十，相貌魁伟，大喜道：“真属年貌相当，可称佳配。成全封澄江将军，配以春燕；伏波封清海将军，配以秋鸿，俱食四品俸给，事先生府第。春燕、秋鸿俱封义勇淑人，先生可即为说法，以便完姻。”

春燕、秋鸿想成全等不过盘山小卒，并未留心观其容貌，甚是疑虑，今见钦赐官职，相貌魁梧，暗暗欢喜，却不敢悖本国之教，未免怀着鬼胎，鹑鹑突突的随着素臣入房。素臣并唤成全、伏波进房，正色而言道：“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只争在有廉耻没廉耻，故无一定配偶，人惟有廉耻，故能不事二夫。你等如在本国而遵本国之教，已属寡廉鲜耻，与禽兽无别；今在中国，而仍遵本国之教，则廉耻全无，更不如禽兽矣。我若依你邪说，先破汝体，然后赐婚，不特无颜以见同伴诸女，亦何面目以对成全、伏波乎？汝等既受我记，即当从我之命，既入中国，即当从中国之制，将来得奉皇上威灵，风行海外，用夏变夷，还要把大秦一国俱秉中国婚姻之礼，不止全你两人廉耻，将并汝通国之人都从禽兽中提拔至人类中来。汝四人可依我言，速就各房，我在此中间立候，讨出喜来，同去复旨，即作成全、伏波代我破体可也。”春燕、秋鸿被素臣口口禽兽，触动羞恶之心，又想素臣既相，必除灭佛老，所云变易本国之教，亦必是真；且令成全、伏波代其破体，便不算全然叛教，只得听从。成全、伏波讨出喜来，素臣领同缴旨。皇帝大喜，即命四人在御前先拜天地，次拜皇上，次拜素臣，然后

夫妻捉对儿交拜，撤御前宝炬，送归洞房。春燕、秋鸿之喜还是有限，只成全、伏波二人，才离黑狱，即解红裙，幸免极刑，翻膺上赏，这一喜直到尽情，江边掠燕，海上惊鸿，澄江直欲翻江，清海将为搅海矣。

次日清晨，素臣放出海师水手，各加赏赉，正值立娘同碧莲、翠莲回岛，丰城之事素臣尚未细问，飞娘三人把前后战胜及水夫人命其勤王之事，素臣大喜致谢，即拨兵一千令其赴乍浦接应，授与密计，三人连夜去了。

日中，赐出素臣冠服，传旨道：“朕自进此岛，即令两贵人赶制，与今方得完备，勿嫌迟慢也。”素臣感激谢领，春燕、秋鸿打开锦包看时，是：

朝服全副，七梁冠一，赤罗衣白纱中单青饰领缘一，赤罗裳青缘一，赤罗蔽膝二，赤白色绢大带一，革带玉饰一，玉佩二，黄绿赤紫丝织云凤花锦大绶二，青丝网玉绂环二，白袜二，黑履二，常服全副，乌纱展角帽一，团领仙鹤补绯袍一，大独科花，绉丝绯衬袍一，玉带一，皂靴一，软底皮鞋二。

素臣命将朝服包好，把常服穿着，至行宫门口谢恩，即请定回銮日期。皇帝大喜道：“朕归心如箭，只恐孽氛未靖，今文先生云可归，朕放心即归矣。”因传旨：择吉于十七日朝见有功诸臣，十八日回銮。

次日平明，天生等回岛缴令。天生道：“以神等在淡水洋已截杀困龙岛败兵一船，俺依文爷密计，令小姘子碧云领一船伏绝龙岛左，翠云领一船伏绝龙岛右，俺们在大洋候着。三只败兵船逃来，被俺们围住，先放走一船，俟他进岛，岛左之船便跟着进口，又放走一船，岛右之船又跟着进口，俺们并力杀掉了一船，统着大兵攻岛。岛左岛右之船俱是困龙岛败船，又用了困龙岛旗

帜服色，夹和败兵船内，守岛兵丁慌乱之中不及辨别，一齐放进。随后大兵即至，里面两船一齐发作，俺们是有记认的，只拣贼兵砍杀，他们没记认，不知谁是困龙岛的兵，谁是护龙岛的兵，自相厮并，心慌势乱，俺们内外夹攻，顷刻攻破。走索的岛兵各处放火，碧云、翠云领着女兵把封锁的嫔御宫人一齐救出，咱夫妇令以神、卫婶子分头搜岛，现获陈芳、臧宁、汪彬、赵武及靳直之弟靳廉，留以神在岛镇抚。虎臣、亚鲁已奉文爷之令去招降各岛。俺们先撤兵回来报捷。”素臣大喜，将嫔御宫人都送入内，领着一千男女朝见。

皇帝仍坐前殿，男女分班嵩呼拜舞，此时已有锦墩设在御座东旁，宣上素臣赐坐，东班是玉麟、天生、有信、成全、伏波，西班是飞娘、飞霞、碧云、翠云、春燕、秋鸿。皇帝问功册有名之金砚、黑儿，素臣回奏：“金砚系臣之仆，已奉手诏进京，敕谕东宫；黑儿系龙生之婢，未敢朝见。”皇帝道：“文子与僕同升，仆婢何害？金砚有十馀日行一万七千里之功，太后、东宫之幸生，逆藩之授首，皆其功也，可封为飞虎将军，食三品俸给，事先生府中。黑儿系贵人之姊，可即宣入，以受国恩。”素臣领旨，将黑儿宣入朝毕，站立右班之末，皇帝降旨：“升白祥为兵部郎中，仍监督大恩仓；龙生以副总兵兼宣慰司同知，仍管护龙岛事；施存义以守备提补；飞娘为神勇夫人，飞霞为英勇夫人，碧云、翠云为灵勇宜人，黑儿为奉恩君，食四品俸；以救出嫔御、俘获逆党，进素臣武英殿大学士。陈芳、臧宁、汪彬、靳廉同先获之靳直、凤氏、王彩各打四十御棍，赵武免打，俱监候回銮处决。”诸臣谢恩退班。

十四日，飞熊解到龙衣，赉奏翰林官一员洗马连城。皇帝见太子表文，宣素臣入行宫，再三劳谢道：“前日令先生陈奏功绩，朕已惊叹为古今未有，今观东宫所奏，方知先生尚未道其十之一



二，先生真只手擎天者也。东宫云：一切贰官闲职不足参溷先生，拟晋先生内阁兼吏、兵两部，请朕圣训。其进先生为文华殿大学士，应加官保及五等之爵，俟回銮再定。”是日，留在宫中，细问一生事迹，及父母兄嫂妻妾子侄婢仆琐屑之事，至夜赐宴，尽欢而散。素臣方得与连城相见，连城再三谢罪，素臣道：“人孰无过，礼过不吝，乃老先生之盛德，前事何足挂怀。”因唤大怜出见，“此尊婢也，今日归赵矣。”连城问单姨之事，大怜招出聂元，连城切齿。素臣道：“邪道作孽，何所不至，特辩之不早耳。聂元前在此岛，已为龙夫人所诛，勿更念此婢之旧恶也。”连城唯唯谢教。

十五日，如包、以神回岛朝见，奉旨加铁面游击将军兼宣慰司佥事，仍管生龙岛事；熊奇以参将题补，两人谢恩毕，将天生等约齐，同至素臣房内，根问落海后事，及假传死信之故，素臣从头说出。

原来，素臣那日落下海去，即落在一座白玉堂中一张白玉榻床之上，只见一个年老妇人纓络缤纷，向前敛衽。素臣忙下床答礼，老妇道：“前遭龙厄，藉相公福庇，以二女奉侍，今当见还。金面狻有难，相公当往救之。孽龙已为香烈娘娘收服，妾可无虑，但恐野性难驯，不日来见相公，乞相公受记一番，便与妾冰释前嫌，感激不尽。”素臣恍然，忙在袋内取出双珠递还，道：“承老姬赠此神物，救我之难，成我之功，正思图报，若果见孽龙，自必嘱咐，令其解释前嫌。金面狻现有何难，当往何处救之？”老妇道：“相公不听见喊杀之声吗？”素臣侧耳一听，果闻喊杀连天，心里着急，忽然惊醒，那有甚白玉堂、白玉榻？却仰卧在一片大蚌壳内。忙立起身，只见前面船只被这蚌风驰电掣激起大浪一齐翻转，船上兵将纷纷落水，将近一只船边，蚌壳平空一起，把素臣颠落那船船头，那蚌便沉入海底，绝无踪影。那船已将翻转，半船

俱水，人尽吓坏，忽见半空落下人来，顷刻风恬浪息，便按定心神，向前细看，失声惊喊：“莫非是文爷吗？这面色怎如此晦滞？”素臣睁眼看时，认得是方有仁、方有信，忙答道：“弟正是文素臣，闻人兄如何不见？”有仁等大喜道：“闻人二哥就在前船，有仁等被围至急，亏这大浪把一面冲破，正想逃走，今得文爷从空而下，便可杀上前去。”素臣问缘何被围，是何兵将？有信道：“是靳仁的兵将，虽坏了几船，兵势还盛，水势一定，必更合围。靠文爷的威力，且杀了贼人，再细细告诉罢。”素臣便不再问，抖擞神威，拔刀在手，有仁忙令拨转船来，素臣一眼看见金面狻猊对船船头，大叫：“闻人兄，今日才会，快快转船杀贼！”金面狻猊大喜大笑，忙令海师换舵，两只船上各家丁壮久闻素臣杀夜叉、诛山魃的大名，兼且从天落下，越发认作天神，人人胆壮，个个心雄，忙忙换舵转船，直冲上去。贼船上呵呵大笑道：“若没那阵怪风，都做了海鬼了，怎敢回来送死？”把旗一挥，四散的船都攒拢转来。素臣令众人照旧厮杀，选几个有勇力、能跳跃的，各持短兵，“随我而行。”有信在本船拣出十几个，紧跟素臣背后。须臾，各船围上，两船内照前各持长枪大戟互相击刺，素臣拣着最近贼船，大吼一声，平空跃上，手起两刀，已把当头两个杀人不转眼的凶和尚连头带肩膀劈成四段，就在红血中直滚进去，碰着刀的非死即伤，背后勇士陆续跳上，如一条长蛇，直撞入舱，杀条血路，看着那两只贼船较近，复跳上去，如猛虎突入羊群，任凭咬嚼。杀过这船，跳到那船，杀过那船，跳到那船，纷纷头落，片片肉飞，颈血直喷，尸身平倒。金面狻猊看得兴发，也吼一声，跳入贼船，手中铜锤雨点般打落，贼人筋断骨折，一片哭声。我兵将领及有勇力能跳跃之人无不争先跳砍，如小虎一般咆哮剪扑，猛不可当，登时把贼人十几号船只、百十个和尚道士大盗凶徒、一二千惯战水

军，十停中杀掉九停。

素臣因有正事，跳回本船，招呼金面狻等下来，放他各逃生命去了。金面狻等一齐上前相见，叩谢援救之恩，通出姓名，方知福建六雄除飞熊解衣在路，现在五雄俱集，内中林平仲、刘牧之、朱无党三人尚是初会。素臣看其相貌都是魁伟，持战之时亦甚勇敢，暗忖：六雄之名果然不错。因问此处是何洋面，今日何日？有信道：“这是乍浦洋面，今日是十一月初二。”素臣好生惊异，因把自己在广以后之事说知。六人俱拜伏于地道：“文爷真天人也！”金面狻复谢失迎之罪。素臣因问日本之事，金面狻道：“靳直结连关白，俺便交结旧臣之仇恨关白者，奈关白夫妻二人俱有万夫不当之勇，恶党颇盛一时，未得其便。俟我朝兴兵问罪，可作内应耳。”素臣记在心头，见是顺风，忙令扯足各道风篷，一面叩问被围之故，有信道：“自皇甫按院解散义民，白兄离职闲住，存义便把自己合两家家口寄顿飘风岛，至闽去看袁兄。闻皇上驾幸登州，靳直必有逆谋，天生等自必勤王，因文爷在广征苗，故邀同闻人兄们前来帮助，不料船至宁波洋面，被寻龙岛岛贼出来劫夺。一个贼首为闻人兄所杀，败将下去，纠合附近岛贼，前后截杀，飞报靳仁，又添了许多凶恶僧道，围得水泄不通。正在危急，忽被风浪冲开一面，又从天上掉下文爷，真是五行有救。”素臣道：“我已定下救驾之法，今忽添六位英雄，大事可成矣！”当与六人纵谈今古，开发忠义，指示兵机。六人中除有信领略过趣味，余俱闻所未闻，如食江瑶柱一般津津有味，日夜不厌。

初五日将晚，已望困龙岛，忽见岛口有帆影招动，素臣留心细看，见一只小船逆风着风如飞而来，即令本船截住，休教走脱。金面狻立在船头，海师掀舵迎凑，丁仆外水各持铙钩铁戳，钩的钩，戳的戳，登时拉住。素臣急命海师转舵，望外洋开去。小船

内钻出一个道士，手持纹文古剑，口中正自念念有词，素臣一跃而上，将刀隔落古剑，劈胸一提，挟在肋下。金面狻一齐跳过，有几个动得手的俱被杀死，其馀无用之人便都捆住丢在舱内，把船掉转，带在船尾。素臣把道士挟过船来背绑起，将刀搁在颈上，喝道：“你这妖道，姓甚名谁，往那里去，报何紧急？用何邪术行这逆风船儿？有一字虚言，即砍下头来！”道士慌道：“大王饶命，容小道实供。小道姓于名人俊，是江西人，在龙虎山学的五雷天心正法，并不是邪术。”素臣喝问：“既在龙虎山学法，认于人杰吗？可知现在何处？”人俊没口子应道：“于人杰是小道胞兄，现在钱塘县里。”素臣道：“我在沙河驿释放他，他说以后改邪归正。如今弟兄两个，一个跟着靳直，一个跟着靳仁，助纣为虐。他罚誓死于乱箭之下，怕眼前就要应他毒誓了！”人俊浑身发抖乱磕头道：“原来是文爷显圣，怪是小道行法不灵，文爷在亮里怎还不知小道们心迹？小道们都依着文爷生前之命，阳儒阴释，暗为朝廷出力。”素臣喝住道：“你怎知我已死？如何行法不灵？快实说来！”人俊道：“小道行逆水法，有神将守护，若非文爷显圣，神将岂无响报？王彩兵败入岛，禁军中有认得文爷的，说文爷改了面色，假扮差官。靳监不信，说文爷现病在京，王彩说曾见过文爷，貌实相像，只面不同，必是易容之故，况差官勇不可当，除了文爷断没这等本事。靳监方才信了，害怕起来。先是奉皇上住在沧海楼，有美女奉御，内侍宫人伏侍一切供应，还像个局面，及闻此信，说文爷候在广西，候在北京，候在山东，如神如鬼，倘被劫去皇上，关系非轻，将皇上圈禁木笼栅内，栅外令勇士日夜防守。后闻文爷死在海里，与心腹谋士计议，说文爷已死，再无能至此岛劫驾之人，可否放皇上出圈？小道竭力怂恿说：皇上锦衣玉食，安乐惯的，若久圈禁，必致伤生，便失去重质，太子必致死报

仇，天下谋勇之士尚多，大事还未可料，况且送龙衣的早晚到来，也不便在圈里朝见，莫若仍送皇上至沧海楼，令美女官人照常承应，以安其心，适其体，不至忧郁成病，方为万全之策。心腹中也多有主此议的，遂择定初七长生之日奉皇上仍居沧海楼，要着人往钱塘知会，说文爷已死，速添兵去丰城捉拿家属，恐闻信潜逃。因连日逆风，小道有逆水行舟之法，便讨了这差，要去与家兄商议，向深山中隐姓埋名，逃生避乱。并没一字虚言，只求神灵监察。”

素臣亲解其缚，大笑道：“我虽落水，并未曾死，怎信以为实？这逆阉终是愚蠢之徒。”人俊抬头把素臣细看，喜形于色道：“文爷当真未死，皇上太子、天下苍生俱可得生矣！初传文爷身死，不特众谋士不信，连靳监也说是文爷用计，要咱们懈怠，好来劫驾，吩咐木笼内外勇士须分外严密防守。后来纷纷信至，差着黑探往护龙岛连探两次，知道死信是真，才商议放皇上出笼。原不是一味蠢愚呢！”素臣道：“护龙岛疑我已死或是招灵设祭、戴孝哭泣，焉知非我之计，怎见得死信是真？”人俊道：“说也可伤，护龙岛内设位戴孝是不消说了，只那白祥、铁丐诸人男男女女如丧考妣，一般成日成夜的哭泣都不顾性命的样儿，或自梦中哭转，或因痛哭呕血，或至水米不沾，或至昏晕不醒，岂是假装得来的？监里的海师水手，不怨受罪，只恨那日救护不及，死有馀辜，自外护至内城，无人不流涕悲泣，说天没眼睛，把一根擎天玉柱平空拔倒，天下何日太平？听说崇明商船上捞起文爷尸首，上半截已被海鱼吃尽，那一个不痛哭流涕，咒死咒生？还有指着天乱骂，朝着海乱喊，要抽掉龙王的筋，剥掉龙王的皮。靳监探听确实，才信文爷之死是真，继想放皇上出笼。小道暗中也未知流掉许多眼泪哩！”素臣满面涕流，暗忖：我反亏这落水，不然如何向木

笼中救驾？

忽然想起，急问：“探听的人，除此以外，还有何见闻？”人俊道：“探听两夜，只见内外哀毁哭泣，怨恨伤心，并无别有见闻。”素臣暗喜，因定了主意，问此是何处，海师说是困龙岛后外洋，素臣令人俊坐原船回浙，嘱咐如此如此，但恐同船泄漏，人俊道：“不妨，靳监心腹俱被杀死，所存者小道之徒仆，及海师外水耳，自有话吩咐他。”人俊去后，令有仁、有信坐一船至护龙岛，须如此如此。自同闻人杰等向困龙岛后放来，至一无人荒岛，把船泊住。初七日夜，拢船近岛，素臣上了脚船，沿石岸而行，屈曲至石碛之内，爬上石碛，在一最高峰上斫去松树一棵，日里悄悄探望，隐隐见铜柱上画有一道白圈，喜动颜色，慌忙下船，复上原船，仍回荒岛。初八日，天色一黑，即开船至岛后，近石碛与铜柱相对之处泊下。素臣安睡舱底，候天生等船至，缚定丝索，突然跳出，拉索上台，成此大功。

素臣因铁丐等根问，在众人前把这些情节细说一遍。铁丐大笑道：“咱原说不消十日半月便救得皇上出岛，如今可信咱的话是真？”飞娘道：“文爷叫二哥们来说谎，是怕走漏消息，这也罢了，怎临上索的时节还不说明？累咱惊心吊胆死跟着你，怕你飞上天去，不得问你许多要紧事情。”素臣道：“那时正在赤紧关头，可能再说闲话？亦且使大家知我显灵，成功可必，人人踊跃，你只看那日贼人但见我面，便已吓坏不能交手，王影那厮好不耐战，也都惊慌失措，把刀乱搠，直撞下马，不是总亏着假死的好处吗？”飞娘道：“咱们只认文爷已死，故此哀痛，二哥及有仁明知文爷现在，怎也是那样哭法？”天生道：“这事咱也不明，先问过二舅，说一则文爷吩咐要假装得像，二则见咱们哀伤之状，心里感激，不知不觉的眼泪直淌出来。”素臣深致不安道：“文白有何德

能，蒙诸兄嫂逾分伤感，恩姊更复性命以之。前在海中闻于道，述来心痛之极，也出过许多眼泪，然使没有那种激切之状，逆阉必不能信，皇上焉得出笼？是文白此番得成救驾之功，皆各位血诚所致。白之落海，即皇上出险之机，斩贼着人至岛连探，并未看见竿木绳索，此中又有天意。今皇上专指为白之功，重叠加恩，清夜自思，实深惶恐耳。”铁丐大叫道：“咱们是为朋友而哭，那些路上的人怎也哭得发昏？老蚌讨珠，才下海去，与老天什么相干，怎把自己的功劳都洒派开去？文爷的大功，便分半个天下也不多。”素臣吓慌，忙起身一手掩住铁丐之口，埋冤道：“圣驾在内，怎是这样罗唆！”铁丐还要分辩，天生等亦俱阻止，方才住口。

玉麟道：“文爷说有天意，原是不错，俺们若不是哭昏了，便守定文爷原令，不许别岛一船私至外护，怎容得奸细入探，奸细不入探，则靳直不信，皇上岂能出笼？入探而并见竿木绳索诸人演习之状，必更设法防范，预断这条后路，恰好铁兄迁怒，说总为这上才去测量，才送了文爷性命，把内殿所立尽行烧毁，上下男女因痛苦不过，无暇演习，而连探之人又适在痛苦最甚、竿索已毁之时，岂非天意？但天意亦为文爷至诚所感，委曲以默成此大功耳。”这一段话，把诸人都说服了。

翠云道：“奴到底疑心：春燕们既不能日夜来看守铜柱，文爷又不能常去守候，怎约得时日定准，咱们去放鹤，可的凑来缚索上柱呢？”素臣看着春燕、秋鸿道：“这是我与他人先有暗号。那日成全、伏波探海回来，说岛后石碛内可以藏船，石碛上最高一峰有一番松树记认，原是我吩咐他去探看的，不是我那日得了成全、伏波之信，又叫他们两人转来嘱咐一番的吗？我叫他们每日清晨隐形至铜柱边，只看那棵松树砍去，便是我们来救驾的日期，便画一白圈在铜柱上报我知道。皇上初七日复至沧海楼，我

于初七日夜，移船入碛，砍去松树。初八日，见铜柱上画有白圈，故知此夜必隐形出来接应也。”铁丐道：“嫂子，你还要早去哩，可知他们都有暗号，要早一日也不能的。”翠云道：“奴便成日夜思量，却不知文爷定有暗号，但那碛上本有松树，这日忽然不见，铜柱上又忽有白圈，倘被贼人看出，岂不利害？”素臣道：“那石碛离铜柱有三里远，留心的便仔细了看，不留心的如何知道？铜柱白圈在石碛上便看得见，在海里便看不见。岛后就有哨船，谁肯向乱石丛中、湍流急浪里，去察看铜柱上面有无暗记？若在观日台上，便只见那三面，不见这面的白圈，又谁肯险巴巴地抱着铜柱兜转身来察看呢？”翠云方才心服。

玉麟道：“他们两位已封淑人，比你职分高着一品，怎还提他名字？”翠云忙向春燕、秋鸿敛衽谢罪，春燕、秋鸿头红脸胀的慌道：“姨娘们休得取笑，可不折杀了奴。”以神道：“不特小嫂子们要改口，咱们也都要改口，以后须叫不得文爷，或叫太师爷，或叫相公，才合朝廷体制。”铁丐道：“文爷两字是咱们心窝里发出来孝敬他的，他做秀才咱叫文爷，做元帅、做宰相只叫文爷，便做到，”玉麟慌接口道：“便做到尚书阁老也只叫文爷的是。”素臣怕铁丐再说乱话，即起身道：“困龙、绝龙初定，脱不得人。铁兄可速回岛镇压，方兄可暂理绝龙岛事。”铁丐亦知自己口嘴不好，便同有信慌慌的去了。

是日，碧云、翠云奉素臣之命，在神楼了望海洋，恐有遗孽为患。忽看到登州府一路，见一片白色纷纷扰动，与各处风恬浪静者迥乎不同，相离甚远，又看不清头，好生疑惑，忙下楼报知。素臣立传令外护汛拨员坐救生船，多添水手，飞驾往探。正是：

岛内生身防不测， 海边死信哭无常。



## 总评

贰官闲职，既不足溷素臣，而阁臣兼部又非监国者所得擅，故宁迟之时日而不敢褻越也。但此意如于前回透漏，则味同嚼蜡矣。玉麟云“东宫不敢自专”，如帘内美人，若隐若现，至此全身俱见。性急人不可读书，尤不可读此等奇书，余盖屡验而得之。

素臣落海即皇帝出险之机，玄阴姥之功大矣。而冲破贼围，颠落素臣，得以杀贼救友，亦其功也。然还珠破贼，他书所能；而并成出险之功，则惟此书所独。以落想在天半，非一切稗官所得梦见也。

困龙岛口帆影招动，素臣留心细看，即令截住，似为餓逆风之故，而实则不餓逆风亦必截住。其留心细看，乃看其似船非船，是南是北，必因看出逆风而始截也。行军不同谋，两眼俱昏黑，截船吓问，较胜于用谋也远矣，其适得于道，以尽输敌情，兼伏后事者，天也，在素臣反为意外之获。

写诸人哀痛，在岛中是正面；感及有仁、有信，是旁面；此处黑探所见，是对面。各面写来，总为放皇帝出笼地步。作者于初落墨时，即落此想，而各面刻写，竭情尽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其意全在阿堵中也。读者茫乎其故，但因哭而哭，赏其文之感发性情，犹为门以外汉。

忽然想起，想起竿索及演习之状也；急问见闻，恐见此竿索演习也。素臣暗喜，喜探者之未见也。帷灯奕奕有光，匣剑蚩蚩作响，灵矣，妙矣。使素臣竟不想起，便不警捷，便非素臣。本必不可少之笔，以成绝世希有之文，此为至文。

飞娘、翠云屡疑屡问，皆作者逐一注解，使贤愚共晓也。世之稗官，但一出口，无不知其意旨，何烦注解？人之才识，

诿可以升斗计哉！

稗官意旨，出口即解者无论矣，其铮铮者亦止稍耐寻思耳。此书则非竭力注解，断不能测。如救驾之法，丝索具在，竿木成列，教练何为？测量何用？非不显然可按，而诸人日夜推求，既杳不可得；有信述梦中之言，翠云犹且致疑，及此时大功已成，素臣亲述而翠云犹必多方诘问，方才心服。非其藏针灭迹之法，有至神至密者存乎？尤妙在草蛇灰线，藏必埋根，灭仍透影。素臣云“得了成全、伏波之信，又叫转来嘱咐一番”，一经提出，便如揭帷得灯，开匣出剑，光满房栊，气冲牛斗矣。岂非绝世奇文！

## 第一百五回 擒阉贼圣驾还朝 赐官奴相臣归第

十六日，何仁、元思至岛朝见，奏闻回銮诸事俱备，城守的三千禁军在莱府伺候扈驾进京。奉旨：何仁以按察使管知府事，遇缺补用；元思为高士，赐紫衣，仍管神乐观事。素臣令元思、龙生、飞娘选带一百名精细走跳岛兵，易眼前探，遇有一切可疑之人即便拿下，三人得令先去。令何仁回府伺候迎送诸事，何仁亦领命先去。

十七日大朝，各文武男女官员朝服已俱，连夜赶备。困龙岛投降的禁军、绝龙岛救出的女官、京里下来的内监、莱府送来的乐工乐器，净鞭、宝鼎、珠帘、仪仗等粗粗足用。天色微明，净鞭三响，宝鼎中焚起香烟，殿前垂下珠帘，钟鼓齐鸣，丝竹竞响，皇帝升座，诸臣排班，氤氲氤氲，踉踉跄跄也，就如初见汉宫威仪，略有朝廷气局了。乐声止处，诸官朝贺，奉旨将困龙岛改为迎龙岛，绝龙岛改为兴龙岛，两岛财帛派赏有功兵将及掖县义民，其米粮归入大恩仓，为赈灾之用；赐复登、莱两府明年田租，自青州府至京经过州县田租十分之五。焦良给与八品顶带，焦氏封为苦贞孀人，许继李姓远族一人为子，给田一百亩，奉养终身。赐诸臣筵宴，宣素臣上殿筵宴，飞霞、黑儿入宫陪宴。宴毕散朝，素臣分派各官料理回銮之事。

日中，救生船回报：登州府沿海百姓讹传太师爷凶信，白衣白冠在海边哭祭，更有驾船至海中祭奠招魂的，已将太师爷救驾至岛、加官拜相、十八日扈驾还朝之事告知，人人破涕为笑，除去

孝服，收祭品，喜跃而回，说道：“那一日都要来看太师爷金面哩！”素臣慨然太息。碧云、翠云也说，昨日在楼瞭望，到晚上就没有这白色搅动了。午后，发讨岛兵回报：尹都爷闻信，哭晕几番，因各卫催请上任，不能奔丧，现在设位哭祭；况大元帅闻信嚎哭，吐血数升，于三十出兵，救驾报仇，约于十九、二十日大兵可到。素臣取出写就密札，交与飞霞，令其转付日京照札行事。奏闻皇帝：遣赛吕随带岛兵五百，前赴苏州，授与密计。

十八日黎明，皇帝船上宣素臣、白祥扈驾，嫔御船上宣黑儿、春燕、秋鸿护送。素臣派以神、柏节各领岛兵五百，分左右前导御舟；派碧云、翠云领女兵，分左右前导嫔御船只；派李信、梅仁领岛兵五百在后扈送，以备非常；派成全、伏波改装前行，见遇津梁即赴水底察看，如有奸细，立刻报知。留飞霞在岛仍权岛事；玉麟、以神、黑儿、春燕、秋鸿、碧云、翠云护送进京；柏节、李信、梅仁至莱府即回。

是日，天气晴朗，清风徐引，水波不惊，龙颜大悦。那知开出岛去不到数里，忽见两条青龙从对面昂首张鬣而来，皇帝大惊失色，素臣见来势蜿蜒，想起梦中元阴姥之言，因奏道：“龙能兴云致雨，裂石崩崖，海中见此，必冲波击浪，今水不扬波，而龙势驯习，乃圣天子威灵所致，非为害之物也。”皇帝见素臣如此说，便放大了胆，看那双龙，真如驯伏，蜿蜒而来，绝不兴波作浪，游至近船，将头昂起复落，如此三次，即掉转身来，夹舟而行，仍波恬浪静，惟觉舟行甚速耳。皇帝大喜道：“朕为看龙而来，被逆阉挟制，久驻莱府，欲害白卿，后忽移至岛中，未见龙之片鳞寸鬣。今仗先生威德，令此龙驯扰于侧，繇朕谛视，胜看登州井中之龙多矣！”素臣道：“此即登州府井中之龙，被贞妇黄氏神力所拘而阱于井者。”因将龙蚌相斗之事奏知，皇帝忙抬头，谛视空中道：“那

祥云中不是隐隐有神，现着纓络环佩之状吗？”因问贞妇系何朝代、何州县人？于何代成神？素臣将铁娘守节成神，海边俱称为香烈娘娘，处处崇奉之事，述了一遍，皇帝道：“原来是朕的子民，香烈二字甚佳，当封为东海主者，香烈天妃之神。”宣旨过，即拱手而立。素臣、玉麟亦即起立。须臾，祥云四散，露出青天，皇帝方才坐下，道：“先生曾闻空中三呼万岁吗？”素臣道：“臣实未闻，不敢妄对。”皇帝道：“朕宣旨后，即见云中若有跪拜之形耳，中若闻嵩呼之声，故此起立，非朕之妄言也。”素臣道：“香烈既为海神，理应扈驾；受皇上封号，自当嵩呼。臣特不敢以不闻为闻，欺罔圣听耳，何敢以皇上之言为虚妄邪？”皇帝道：“朕回京后，欲特旨建庙，遣官祭告，以彰灵感，先生以为可行否？”素臣道：“香烈神之节烈宜受殊恩，立庙遣祭俱属可行。”皇帝大喜。船至近岸，素臣向两龙说道：“尔等贪心所使，欲攫明珠，致伤庐稼，残损居民，即受阱数年犹不足蔽辜，姑念扈驾有功，宽汝之罚，以后若再与老蚌为难，害及民生，罪即难道矣，当谨识之。”两龙俯首受训，复将头起落如叩拜者三，然后舒鬣舞爪，向大洋中悠然而逝。皇帝惊叹不已。

是晚仍驻蹕大恩仓行宫，宣召素臣，良久方至，皇帝问内监汪永，汪永回奏：“皇上赐文爷坐的软輿被百姓围着，拥挤得慌，换了马匹，解去暖耳，任凭观看，无奈看的人多，江潮海水一般的涌着，怎走得快？奴婢们络绎宣召，文爷作急要来，才得此时就至，现在行宫外还拥挤不开，要候文爷出宫求见一面哩。”皇帝大惊，说道：“有臣如此，社稷之福也！可传旨宣文先生入见，令百姓散回，说皇上留宴，还不得出宫哩！”汪永领旨，宣进素臣，皇帝降座而迎，备极慰劳。席间，令两嫔两贵人奉觞劝酒，把素臣吓坏，俯伏流汗，皇帝亲手搀扶道：“先生大功，理当致敬，不必推

辞。”仍东西上下列坐，嫔及贵人俱立在皇帝背后，不命入内。素臣欲辞不许，欲退不能，如坐针毡，汗下通体。皇帝殷勤劝酒，漏下二鼓始行罢席。素臣回营暗忖：若每日百姓如此拥挤，皇上如此隆礼，大非臣礼。因于夜半假作心疼，奏知皇帝，改用轿车，蒙头覆卧，推入春燕、秋鸿等女车后辘行，方把拥挤、赐宴两件都躲过了。

十二月初二日，驾至涿州，太子备法驾，率领朝臣迎接，闻素臣有病，大惊失色，见驾之后，慌至素臣行营，见素臣面色红活，心头一块石头方才落下，抱住素臣即跪下去，满面流泪的说道：“先生之恩如海如岳，一切不足以报先生，唯有叩头出血而已，望先生勿坚辞，勿回礼，以尽寡人区区之诚意。”素臣痛哭跪奏：“赴汤蹈火以急君父之难，此臣子常分，殿下若如此待臣，臣必自刎以存君臣之礼，不敢蹈殿下于过也。”太子道：“昔尚父授丹书，武王且拜而受之，况先生以圣父授寡人乎？若不许叩谢，是重寡人之不孝也。”太子以父子为重必欲叩头，素臣以君臣为重必不敢受。玉麟、以神、春燕、秋鸿，时正在营，太子闻病急至，未着一人通知，不及回避，便俱俯伏在地，见太子与素臣各执一辞，久跪于地，着急非常，却又不肯轻出一言。以神究系东宫旧人，只得匍匐上前劝谏道：“鸿恩隆礼，虽出东宫爷至诚，但君臣究有定位，还求曲谅文白之忠荃，使其可安。”太子见素臣急迫之状，知不能强，因放下手来，望空八拜，素臣随后叩拜，玉麟等亦俱向空而拜。拜毕起来，即问素臣之病，素臣道：“臣实无病，而敢于以病欺皇上者，缘皇上于掖县以非分待臣，使臣万不敢当，恐长途俱欲如此待臣，故宁冒欺君之罪，以全君臣之分。不意殿下今亦如此，臣死无日矣！”太子问皇上如何相待，以致先生不安？素臣只将两嫔两贵人奉觞侍立之事奏闻，东宫道：“寡人改日专席款谢，

亦当令正侧二妃奉觞，皇上新得贵人，寡人尚未及贺，一切应奏之事亦未奏闻，因闻先生之病，贸然至此，今当速去，不及与先生再叙。”回顾玉麟等道：“想来俱系功臣，亦不暇询问诸卿姓氏矣。”说毕出营，如飞而去。

皇帝急欲回京，四更时即传旨发驾，至窰店方才日出。素臣一车原在春燕等车后，不期起身太早，乱慌慌的反在春燕等车之前，紧接着宫人们车子，见野地内跪有许多女人，迎着嫔御宫人的都还迎看着，车中嫔御宫人们都掀起帷幔，任凭妇女看视，自己也便看那些妇女。独有素臣一车却掩帷下幔，只两边两块玻璃看见外面。那些妇女只认也是妃嫔，便个个把眼睛注视玻璃之内。素臣无心中忽见一个美貌女子跪在众人背后，那副眉眼却似在那里见过一般，心里诧异：怎这些乡村妇女中有如此相貌，又如此熟识？殊不可解。想了一会，也就丢开。到芦沟桥驻扎，皇帝太子进京奏闻太后，择于次日辰时发驾，午时进宫。

初四日，皇帝进宫，朝见太后，惟贵妃伴皇子天花不到，皇后及合宫妃嫔、诸王、公主俱朝见过，一边叙述山东之事，一边叙述京中之事，忽怒忽惊，忽哭忽笑，直说至夜。初五日谒庙献俘，念景王薰葬已久，免其戮尸，将靳直、靳廉、凤氏及在京先获之国师继晓，俱绑赴西市，凌迟处死。臧宁、汪彬、陈芳、王彩、赵武及太子在景州拿获之武国宪，发三法司勘问。乾清、坤宁两宫内侍宫人俱环泣御前，求将靳直、凤氏两人赐与处置，皇帝道：“凌迟乃极刑也，尔等何犹以为不足，待要如何处置他来？”内侍宫人道：“他两人杀人无算，每以长棍通入内监粪门，上至喉管；以长钉烙红，通入宫女阴门，亦至喉管，奴婢亦欲以此等非刑处之，以舒死者之愤。”皇帝大怒道：“靳直之奸邪，至莱州已知；这凤氏直至岛中辱朕幽辱，反加欺侮，朕才恨他，那知他平日作恶如此，尔等怎

为之容隐，不早诉于朕？”内侍宫人伏地泣奏：“内监如张敏等，宫人如费氏等，何尝不奏诉其罪，奈万岁爷不信，奏者皆受极刑，以后何人更敢奏诉？”皇帝太息道：“枉直不明，此朕所以几为亡国之君也！此二贼即发汝等以非刑处之，然后凌迟。”众人叩谢，欢声如雷，将二犯拥出东宫，内监已在外守候，奉令旨来提靳直，宫女们拖着凤氏去处置。

内监们拥着靳直到东宫来，东宫立传文恩，令其盥食逆脑。文恩虽曾吃过法王、真人脑髓，然死活不同，眼看着靳直生眉活眼、怨苦战栗之状，如何敢去吃他？众内侍道：“文哥，你平日说忠说孝，他们恶逆之事千千万万，数说不尽，只把万岁爷囚禁木笼之内这一件上，也该吃他脑子了。咱因他把木棍通入内监粪门，把长钉通入宫女阴门，通死了无数生命，问万岁爷讨来，要用各样非刑处他，替死者报仇，你怎倒可怜他起来？”文恩听说，忽然两目一张，发俱竖起，便一手揩住靳直头颅，要用指去抠挖，玉奴、阿锦已打就铜管，小的一头其尖如锥，其铈如刃，慌忙递上，文恩接来插入，靳直大喊一声，待要稍滚，被玉奴、阿锦四只尖手用力挤住，休想动得分毫，文恩用气一吸，骨都都的莫说脑髓，连鼻涕眼泪都一齐收入肚子去了。众内监将靳直扛出宫外，用冷水喷醒，先把各人打就的铁锥你一锥我一锥锥得两腿如丝网一般，千孔万窍，鲜血直射。一锥一哭，一锥一叫，哭到后来，如野鸭之声，不能响亮了。锥了一会，又把铁丝捎入砍断阳物管中，直捎进小肚中去，靳直复又叫喊起来。捎了一会，把镊子来镊他毛发，镊得头似血髻，身如血瓮，几十番死去俱被冷水喷醒。众内监还不尽兴，却再想不出别样处法，因叫人守着，去看官人们怎样处置凤氏。只见凤氏两腿锥空，毛发尽拔，与靳直一般，却有一桩是内监们想不到的，是把凤氏仰睡在地，将两只小脚缚住



套压颈后，牝户向天，牝内灌油，捎入烛捻，将火点着，在那里烧那肉身灯儿，已烧成一大窟窿了。内监道：“你们这法子狠好，但不要烧死了，凌迟时便不知痛苦。”因急急赶回，亦照样缚套，但屁股不能如矐眼仰得正正儿的，要泼出油来，忙用砖垫正，烧将起来，靳直杀猪般叫唤，众人拍手称快。烧了一会也成了窟窿，众人道：“这会子屁眼才是厂爷哩！停会凌迟起来，怕不是九千碎吗？”烧到将死，才连凤氏发到西市去凌迟。众百姓围看者数万，人人鼓掌称快，买囑刽子迟割，用冷水喷嚏头面、心口，并浇入屁眼屁眼之内，回些气息转来，然后开刀。先把手足肩背割不死的所在一片一片的先割，次及胸腹虚软之处。看的人大半出钱要买肉回去，祭那被害已死阴灵。毕竟凤氏之肉存下者多，靳直之肉却不够打发，刽子便把凤氏的肉来凑数，登时两人把肉身布施有缘人矣。

是日，皇帝本欲召幸贵妃，因太后说贵妃初欲废储，后与景王诸妃妾通问，应该废斥，遂不敢遽召；欲俟皇子谢花临幸其宫。但传旨册立何氏为贤妃、陆氏为嘉妃，以尹雄、龙生为妃父，各加封都督同知，卫氏、熊氏各加封承恩君。是晚勉强宿在皇后宫中。次日降旨。初八日御朝。初十日论功行赏。十二日颁诏大赦，将靳直外宅赐与素臣暂作府第，命工部择吉建造新第。太子欲早晚得见素臣，令于旧太孙宫左近营建。太子候圣驾已临幸何妃宫内，即着文恩来请素臣赴宴。素臣进京，暂寓东方旭寓所，合朝各官参谒，俱回朝堂相见，惟楚王及相好诸友并家乡故交方会，已应接不暇。末后，奚奇等领着飞卒来见，独不见土豪父女，问起奚奇，方知套虏入寇，土豪已奉东宫令旨，前往延绥御敌去了。

初五日晚上，始升设席，因素臣亲谊，同坐主席，玉麟、天生、

以神客席。玉麟让天生国戚，天生笑道：“三舅才是正主儿国戚，论起兵部礼制，俺还没有坐位哩！”素臣道：“至戚故交，只该叙齿。”玉麟方坐了首席。厅后垂帘，帘内飞娘、碧云、翠云客席，即令黑儿、春燕、秋鸿代主，三人俱不敢坐，飞娘向黑儿道：“陆贵人认咱做娘，你便也算咱女儿。”向春燕、秋鸿道：“你两位与咱们原没统属，现是受封之人，更是该坐，快坐了罢。”三人只得告坐，不尴不尬的坐下。金砚、成全、伏波虽各受职，因给事素臣，不便同坐，又不便在旁伺候，另在厢房设席，令奚勤陪坐。席上素臣问天生、飞娘一路至京，可有奸细？飞娘在帘内答应：“一路平安。只在刘智庙杀掉一伙毛贼。元道被他围住，咱还拚救不出，亏丈夫领兵杀进来，里外夹攻，百十个人只走掉五七个，其余都砍掉了。”天生道：“那不是毛贼，是景王馀党，有一两个咱还认得，在皇太孙宫交手过来。”

素臣问东方旭：“西山贼巢，曾否破灭？”始升道：“十月二十三日，东宫密召刘健、申田、谢迁、金品、匡中五人进宫，说西山为贼人巢穴，宜急剿灭；老舅现病，不敢以兵事烦扰。诸卿素娴韬略，当为寡人一筹。刘健等领旨出来，约弟与皇甫金相俱至楚王府，同议此事。刘健要广中兵至，众谋金同。候至十一月初八日，广兵始到，刘、谢定谋，心真参议，乘西山大报恩寺请国师开坛受戒，聚集无知男妇，晚夜念佛经，选东阿兵二百、女兵一百并男兵飞卒，令奚奇等十二将易容改装，扮作村农村妇。十五日晚间，陆续取齐寺内，候国师夜坛，放火烧寺，擒剿凶徒。于报恩寺至西庄路设七伏，令成之、无外、文恩、容儿、阿锦、玉奴、赛奴各领二百五十男兵、五十女兵，俟西庄兵过，层层截杀，放出号炮，并力搜山。令林选领楚府兵二千，十三日出京，声称赴景州搜灭景王馀党，十四日驻扎良乡，十五日撤兵赴西庄外十里，候号炮

一响即攻西庄。各处兵将十人中俱着一人暗带挤筒，以破妖法。弟等俱以为奇计，密奏东宫，亦称妙算。那知那日皇后、贵妃亦在宫中开坛，请剃度女僧传度，内侍宫人昼夜念佛，令东宫及两妃听宣经卷。贼人深知，亦于是日令奸细入宫放火，劫执太子，贼兵大队亦作数伏在宫外城外接应。宫中有武艺者只剩真妃一人，如何能救护太子？亏着林选之女在宫，于火中负救太子，杀条血路而出，匿于元武门西水沟之内，贼人遍搜不获。真妃遍体受伤，已欲自刎，又亏林女杀入救护。弟与刘、谢诸人在内伺候，忽闻此变，急调九门护军、五府兵将入援，贼又得西山之信，方乱窜而去。贼党中能飞檐走壁、凶勇矫捷者，大半俱入京城，西庄闻国师被劫，发兵来救，被伏兵随路截杀，大败亏输。庄上存兵不多，林选攻破，乱兵中将军单谋杀死，贼人无主，便多逃窜京里。回去之贼心慌胆怯，闻国师已擒，单谋已死，便俱四散逃跑。我兵合并，将西庄巢穴都洗荡干净，方始凯旋。太子命造功册，刘健上疏，说臣等愚暗无谋，但顾其前不顾其后，致殿下几蹈不测，请重赏林氏，薄赏武功之臣，将臣等交部治罪。太子降令旨慰劳，免谋臣同罪，俟皇上回銮一概议赏。诸臣都说，若使老舅发谋，必筹及东朝，不致蹈险。东宫亦云：“悔不听老舅临别之言，将宿卫将士俱差出外，几误大事也。”素臣大喜道：“单谋已死，逆根划去，虽有馀党，不足虑矣！”当夜尽欢而散。

初六日，奉旨赐第，因靳直房屋甚多，将金相、赤瑛、廷珍、时雍、始升、成之、无外凡未带家眷之人，并玉麟、天生夫妇，以神、奚奇等弟兄，俱接来住在一处。金砚、奚勤及成全、伏波夫妇自不消说，英贤豪杰、忠义奇幻之人聚于一宅，如五都之市，罗列着珠玉锦绣，火齐木难，光华腾跃，令人手不暇扞，目不暇赏，真奇观也。

晚来正备了酒席，欲与诸人剧谈畅饮，忽东宫着文恩来请，素臣因太子前有两妃捧觞之言，惶惧力辞，太子免了捧觞，复命文恩来请，只得托始升代主，趋赴东宫。太子亦仿皇帝赐宴之式，素臣东席稍下三尺，太子西席稍上三尺，向空八拜定席，素臣随后而拜，亦如涿州行宫，太子亲奉三爵，然后入席，细问救驾之事。素臣约述一遍，太子感激涕零，复拱手道：“捣巢之事，先生想已知之。寡人不幸忘先生之训，尽出宿卫之武勇，几蹈不测之祸；寡人又幸忆先生之训，留林女在宫，得免死亡之辱。使非先生，圣父与寡人久作釜中鱼、几上肉矣！而先生犹执君臣之常，必不使寡人稍尽报称之礼，惟有焚香告天，至诚祈祀，愿太夫人福寿康宁，享期颐之上寿，庆云初于奕叶矣。”素臣激切感谢，泪随言下。饮过几杯，太子复虑靳仁尚在，逆根未除。素臣道：“臣已授计于人俊、闻人杰等。且单谋已死，靳仁特土木偶人耳，伫听捷音可也。”太子愈加感激，问曾否接取家眷？素臣道：“国事倥偬，尚未暇及。”太子道：“更缓不得了，先生可即修书迎取进京，不特先生得尽子职，太后及寡人等亦渴欲见太夫人之德容也。”素臣涕泣领旨。

太子道：“先生在途称病，固属行权，但就寡人看来，尊体竟有违和之处，自入席之后，屡觉先生欠伸不适，如从前初入清宁宫一般，却为何故？”素臣道：“臣自覆舟，即入老蚌壳内，为彼真阴之气所中，幸厮杀时劳筋动骨，喊叫跳跃，进出阴气，不致成病，却又劳了。在车十馀日偃卧之累，未免筋骨中微有不利。”太子道：“蚌至数千年，其阴气之盛极矣，非先生刚阳之体，必至伤生。愚意当仿先生治皇上之法，胸背夹两童体人睡卧，以童阳胜老阴。前替先生摩揣之女，一名熊熊，一名乌乌，年止十五，尚是童身，今送与先生为婢妾，令其夹体而睡，周身按摩，庶不为阴气

所伤。”素臣抵死辞谢，太子道：“合欢之事或俟禀命太夫人，夹睡按摩断不可缓，寡人要强进此一剂妙药的了。”因唤出二宫女吩咐一番，磕头为定，即令进内收拾，连夜出宫，并止住素臣辞谢。二女入内。复令文恩、容儿夫妇各自收拾，同随出宫。素臣道：“此数人已经事殿下，臣何敢复用？”太子道：“前因急难，故借助于先生，今难已平，自必归赵。先生现乏使令之人，寡人宫中亦难久留有耦之夫妇，正两便之道也。”素臣道：“文恩已属内臣，私家何敢僭用？”太子笑道：“文恩食脑，将来即可复为完人。公侯外戚之家尚有宦寺，何况先生？侯家眷进京，即当选择谨愿者送上，况本属先生之仆乎？”素臣乃不敢辞，但力辞后命而已。撤席后，又捧三爵，亲送素臣至宫，看素臣上本章。素臣苦辞不获，只得疾趋入宫，却见宫外排列数十辆车子，络绎不绝。素臣惊问文恩，太子道：“先生初至京中，一切器用俱未制备，寡人理应代办，但皆粗率不堪，聊以敷衍，惟衾枕被褥、衣衫鞋袜，皆令两妃亲手缝制，不假手于宫人，以表区区之诚耳。”素臣激切叩谢，太子忙扶掖起来道：“先生之恩，天高地厚，聊表此诚，何敢劳谢耶？”

素臣回第，席尚未散，知恩赐宫人之事，无外发议：要送归房。素臣已被太子殷勤恳切饮至九分，无奈无外等俱是总角之交，如何却得？无外要每人对饮十大杯，幸金相老成，始升亲敬，廷珍、时雍体贴人情，各对饮双杯；叶奇等不敢对饮，十二人公敬三杯；赤瑛父事素臣，连一杯也不敢敬，十七人只饮得十七杯。玉麟、天生、以神见素臣已醉，只对饮三爵，成之因自量不高，勉强陪五爵，惟无外一杯也不肯少，一滴不许剩，一分也不许浅，足足饮了十大满杯，亏着春燕、秋鸿怕误吉期，使出幻法，便把三十五杯酒隐去了一半。素臣已入醉乡，站立不定，众人方才送入洞房。玉奴、赛奴、阿锦率领女飞卒，帮着熊熊、乌乌在房铺设一

切，将现赐的被褥衾枕换去床上铺盖，替素臣卸除冠服，伏侍上床，扣门而出。无外送房出去，酒兴发作，号召众人替玉麟、天生送起老归房来，各家童仆学着主人样子，也替容儿、成全、伏波各送归房。成全、伏波新婚未久，即分开上路，容儿在东宫与文恩等内监同宿，久旷之后，俱不消说要做那狂蜂浪蝶，蹂躏花心，连玉麟、天生见猎心喜，也便在儿女情中使出英雄之气，据鞍顾盼，鬚铄自雄，合那《诗经》上两句“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了。独苦玉奴、阿锦二人，现抱着少年丈夫，只可交颈并头，不能颠鸾倒凤，好生难过。叹口气儿，正待寻睡，忽然文恩从睡梦中叫醒转来，如中毒一般，满床翻滚，吓得两人痴魂化作惊魂，香汗变为冷汗。正是：

石女尚能开玉户， 阉人怎不茁金芽？

### 总评

皇帝自出险后，即倾心素臣，感激恩礼。迨其后忽生疑忌者，固因汪永之进谗，亦由本心之猜忌，所谓木必自蛀而后虫生之也。如此回之三呼万岁，素臣据实奏对，即拂其意，至挤看人多，且至大惊矣，此岂汪永所使乎？有臣如此，社稷之福，则并瞞汪永矣。而汪永逆知帝意，始以谗进耳。当令嫔贵奉觞侍立，即所云非常礼之以示恩也。太子谓圣人度浑穆，恐未必然。

太子待素臣，亦非常礼也，而读皇帝之非常，背上便有芒刺，读太子之非常，肠中便有泪痕，作者笔法当在孟坚之上。

涿州美貌女子一笔，虽聚天下锦心才子竭日夜之力思之，罕有能知其故者。伏笔至此，可称神化。

处置靳直、凤氏，刻酷极矣，而不如此不足见二人之恶，不如此不足蔽二人之辜，至末云“毕竟凤氏之肉存下者多”，则差等亦较然矣，此为绵里藏针之法。

捣巢之计，颇合兵机，而单谋亦与一辙，各顾其前，各不顾其后。非素臣早计，留天渊在官，则两败俱伤，圣父方出坎险，圣子又落坑堑矣！岂特捣巢当以素臣为首功，救驾之勋固不在天渊之下。

单谋何人，能使素臣深幸其死？是时，靳仁已据全浙，而素臣视之一如无有其人者，此是何等识见，何等局量。

东宫拱手一段，开诚布公，披肝沥胆，能使无情者生，有情者死。至焚香告帝，则素臣之肝脑可涂矣。辞之不可已也，如是而期颐云初，直说后事，绝不犯实，则又文法之秘。

无外发议送素臣归房，文字之起花发浪也，而并送老归房，则更奇；童仆学样各送归房，奇中之奇；孰意因此逼出玉奴、阿锦，以成奇外之奇也。文章能事，尽于此也。

## 第一百十六回 错里错安贵妃五更拚命 疑上疑文丞相一旦骄人

玉奴、阿锦惊问其故，文恩说：“从溺根至小腹一片奇痒，万分难过。”两人忙替他摩抚，越摩越痒，满面流泪道：“再痒一会，定是死了。”玉奴向阿锦说道：“前日刚吃了靳直的活脑，问刽子买继晓的脑髓，合成丸药，又是早晨吃下，替人送了许多，归房想必药力春兴一齐发作，故此奇痒。顾不得你我害羞，爬上去替他摩擦摩擦，或是煞得些痒，也未可知。”阿锦推玉奴，玉奴推阿锦，正推不了，忽然文恩大叫一声，一股阳精直射而出，精一射完，其痒即住。玉奴喊道：“好了！长出头来了！”阿锦急看，果见管中突出一个滚圆的和尚头儿，连根竟有三寸，成了鸡巴之形了。三人俱大欢喜，文恩便如弥勒佛捧着肚皮，张着臭口，呵呵大笑，玉奴、阿锦便如定光佛，低着脑袋，撑着眼皮，睁睁的看。自此便常把皮布袋儿去装那矮胖和尚，将肉身布施，醍醐浇灌，只顾养成他金刚坚固无量法身，向莲花香中、妙明心里颠头播脑，讲那般若波罗密多经了。

是晚，素臣酒醒，才知两女夹睡在床，觉胸背俱极受用，记起东宫恩旨，便不去推拒，仍复睡去。四更同醒，两人复浑身按摩，更觉骨节之中都极爽快，因向二女道：“我感东宫之意，不敢复辞，以后由你们拥抱摩按，却不能有实事。到你当俟及笄之年，厚备奩资，为择金婿，以酬汝劳耳。”二女暗忖：只怕不能同睡，若常睡一处，那有脱白之理？便也不来辨，即唯唯而应。素臣起床即秉烛修书，差文恩夫妇至丰城迎接家眷。



初八日微明，皇帝于御幄旁连设三座，一东宫，一楚王，一素臣，其余诸臣分班排立。降旨封素臣为吴江王，赐教坊女乐二十人；督宣、大、太、固四镇师，援救延绥，搜灭套虏，于十二日出师；令兵部详检辅臣、亲王督师典礼奏闻。素臣力辞王爵、女乐，力任搜套。太子慌奏道：“皇上盍與反正，急需贤臣辅政以致太平，援救延绥只须文白简择良将，授以成算，虏即可平，何足烦劳元辅？且文白久疾之后，积劳未息，时正严冬，不宜蒙犯霜雪，乞皇上收回督师成命，但封王爵，以昭圣眷。教坊靡亵之乐亦不足辱元辅视听，并乞改赐钟鼓鼗祝之器。”楚王亦如太子所言，竭力陈奏。素臣仍力辞王爵、女乐，力任督师。皇帝无奈，准了素臣之奏，免赐女乐，俟平虏后回朝另议；赐赉改封护国公，世袭罔替。其余功臣俱俟初十论功封赏。

朝罢，东宫着急，复竭力求免素臣之行。皇帝屏去内侍宫人，密谕太子道：“文白机谋不测，神勇无敌，兼之深得民心，前自岛至莱拥挤而观者数万人，至于马不得前。次日彼即托病卧车，观者愈众，朕驾一过，即不欲观，而俱以不见文白为憾。此等若使专国政，非国家之福也。朕故非常礼之以示恩，加封王爵以满其志，复赐女乐以纵其欲，皆为社稷长久之计，岂不知其优于治术乎？目今东西大定，所虑者惟南倭北虏，现在猖獗，故藉其力以廓清之，北虏既靖，即令南征，南倭既平，即多赐美女音乐以娱乐之，不使得操政柄，亦不使再与兵事，方保无患，汝当切记，勿为所卖也。”太子大惊失色，泣奏道：“文白精忠，皇上奈何疑之？”皇帝笑道：“王莽、曹操未篡位时，何尝不忠？文白果必可信乎？即使文白别无他肠，其党如龙生、白祥诸人皆有万夫不当之勇，使文白大权在握，一旦卒然而起，如黄袍加身之事，能保其必无耶？铁丐已发悖逆之言，说文白若做皇帝，当分半个天下与他。

朕彼时既在岛中，尚敢昌言如此，何况密谋私室？此辈当缓缓图之，急恐生变。吾儿更事不多，殊少远虑，此后须刻刻留心，不可过信也。”太子泫然泣下，知圣意已定，不敢再言，拭泪而出，暗忖：圣度浑穆，不事别白有之，何忽猜忌若此？必有进谗之人，当留心察之。因密嘱真妃共为觉察。真妃因差宫女去候问何、陆二妃，即探听皇上动静。何妃、陆妃俱由素臣而进，平日又敬信畏服，知东宫贤明，与素臣鱼水，故一入宫去便与张、真二妃倾心吐胆，真妃兼通武事，更是讲得投机。两妃初入宫，无心腹宫人，真妃即选四人送进，两妃即为信任，凡事倚托，故真妃与何、陆两妃更为亲密。

是日皇帝驾幸陆妃宫中候问，陆妃宫女名婷婷，系陆妃心腹宫人袅袅之妹，送过密书，即杂在宫人中伏侍。夜宴毕，皇帝携陆妃入幄，诸宫人便都散去，独袅袅、娉娉二女在幄中承应。娉娉亦系真妃所送，与婷婷相好，婷婷故得仍留在房。袅袅等承应帝妃上床便退出幄外，与婷婷俱坐于地，窃听春声。皇帝幸过，抱着陆妃笑语道：“宫中美貌者颇多，朕所爱惟贵妃一人，今得卿与何妃，可称三绝。贵妃得飞燕内视之术，故年长于朕，犹如处子，交合之趣妙不可言。两卿虽少逊贵妃，而力量过之，任朕之颠倒起落，不以为苦，且能颠倒起落，以息朕之劳，增朕之兴，甚惬朕怀。文白早晚出京，朕即召贵妃入侍，与卿等长枕大被作一联床胜会也。”陆妃不敢答应，皇帝亦沉沉睡去。

婷婷见皇帝已睡，无可探听，便悄悄出来，却见窗上似有人影，忙掀帘出视，只见一人在墙头爬过，大叫一声，袅袅、娉娉一齐赶出，问知缘故，开了院门，见墙外花影之下跌死一人，满头血裹。合宫宫女齐出细看，认得是贵妃宫中宫女小娥，近墙一棵梅树踏断一枝，假山石上鲜血淋漓，知是头撞石上致死，因同进房

回奏。皇帝已被惊醒，陆妃亦披衣起坐。袅袅奏道：“奴婢在房，忽见窗上人影从墙头爬出，大叫一声；开门出去，那人已跌死在地，满头流血。奴婢们细看，是贵妃娘娘宫中小娥，验明墙外踏折一枝，假山石上鲜血淋漓，请旨定夺。”皇帝暗忖：这贵妃连日见朕不曾召幸，疑朕弃他，故遣小娥来探，出墙误踏枯枝，头撞石上，以致跌死无疑。待召幸时问他为何如此性急，把一个伶俐丫头枉死掉了，倘被太后知道，又是一桩过犯。因降旨：“小娥已死，仍送贵妃宫中去，不许张扬。”众官人便把尸首舁至贵妃宫外叫门。贵妃因皇子天花犯了险症，正自着急。保圣夫人与贵妃狼狈，替他私取民间血孩，假作皇子，谋夺东宫，两人交好犹如一人，今被凌迟，更加吓坏。复因皇帝回銮，绝不召幸，册立何、陆二妃都是文白所进，必在皇帝跟前指斥他的罪恶，惶惧非常。故打发心腹宫人小娥潜来探听，一则窥皇上意旨，二则探陆妃言语。小娥本属矫捷，因在窗外听得长枕大被之说，心里欢喜，一俟皇帝睡去，不见声息，即从墙内假山飞身上墙，急欲回宫报喜，却因帘内有人出看，心里一惊，慌忙踏上梅树，可可踏上枯枝，一交跌落，脑袋碰在崢嶸石上，登时头破而死。

贵妃正在盼望回音，忽听一片叫门之声，已是吃惊，及宫人开门出看，飞报进来，小娥脑浆迸裂，说是跌死在假山石上，万岁爷把尸首发来，来人都一哄的散去了。贵妃登时冷汗直淋，暗忖：小娥矫捷非常，那里是跌死，明是打死的了；皇上之情已绝，不日就有祸至，如何是好？呆哭一会，吩咐：“把小娥尸身暂搁宫外，派人看守，不知可许棺敛，须明日请旨定夺哩！”宫人答应出去。到天明时，一信报来，说皇子已经气绝。贵妃这一吓更自雪上加霜，忙去后院，抱着皇子大哭了一场，细想皇子虽假，皇上只认是真，即有祸事亦可轻减，久后尚有回心之日，今此根已断，必

无望矣，苦苦切切的哭了一会，千思万想，忽萌短见，乘着众宫人去奏报皇帝，各宫收拾皇子之空，解下汗巾自缢而死。

皇帝早朝才罢，正想皇子天花险症，夜来不该把小娥尸首发去钝着他，忽内侍奏闻皇子凶信，又惊又苦，深悔失着，怕贵妃苦坏，忙着内侍去召，那知正接着报死宫人回来奏闻，皇帝这一惊非同小可，大叫一声，哭晕了去，吓得内侍宫人魂飞魄散，喊叫的喊叫，报信的向各宫奏报，登时把皇后各妃嫔及太后、东宫陆续赶上。皇帝已醒，却昏沉不语，东宫立传太医诊过了脉，奏道：“皇上受惊太重，当进抱龙丸豁痰去惊，心一清即能说话矣。”东宫等心略放定，忙送下丸药，果然说出话来，但舌音蹇涩，吩咐要往何妃宫中。太子搀扶上辇，送至何妃宫内，复令太医入视，太医奏：“病已去半，再进一丸琥珀丸，安神定志，即可痊愈。”太子大喜，忙令进药，再服下去，果然说话更觉便利了些，传旨：“请太后回宫，皇后及诸妃嫔各散，但留陆妃一人，与何妃同侍汤药。贵妃殡葬从厚，皇子也须成礼。”东宫领旨，淳托何、陆二妃同心伏侍，自去料理贵妃及皇子丧事。

到晚来奏闻皇帝，请暂缓素臣师期及论功行赏。皇帝准停论功礼，不准缓师期。东宫无奈，兼因边警甚急，也便遵旨，传谕素臣带以神、天生、飞娘并奚奇等十二将，檄调固原镇兵一千，其给事素臣者，止留成全、伏波、文容夫妇在府，其余俱随带出征。令玉麟、碧云、翠云领兵三千赴浙，授与密计。初十日，素臣祭告庙社及武成王。十二日，黎明出师，太子因有丧服，令大学士安吉代行推毂之礼，赐金符、玉节、黄钺、白旄以壮军容，百官祖道都门，烜赫异常。素臣令天生、飞娘、元彪、宦应龙、李全忠、叶世雄、袁敌、张大勇领东兵一千，由榆林逾红儿山，涉白盐滩，直至红盐池五十里外，东西两路分设八伏，每伏兵百名，惟天生、飞娘

近口之伏各领兵二百名，截杀老营败兵及东西两路回救之兵。令金砚潜入套虏老营，以神在口外接应。令奚奇率华如虎、华如蛟领京兵五百，并调固原兵五百，去援安定，至会宁驻扎。令叶豪率马成龙、马龙虎领京兵五百，并调固原兵五百，去援秦州，至治坊驻扎，各限以时日，授与密计。自带拣存京兵五百、飞卒二十人，及熊熊、乌乌、春燕、秋鸿四妇女而已。

素臣在路，纵情声色，略无设施，惟不至纵军虐民耳。初出京时，尚日夜趲行，走至后来，更是迟慢，到夜即住，十五日更闭军门，不收一揭，不见一人。以后止宿之处，凡有美媚俱令侍宴，歌舞谑笑，必至大醉。此时胡虏已破延川，延安大震，幸宣、大两镇总兵、辽东卫指挥援兵到来，才保住了延安。虏中新兵又到，日望京兵拔救。探闻素臣亲自督师，将士气势百倍，延安城守游击邢全久从山东调来，与指挥尹雄俱系素臣旧识，更加欢庆，酌酒相贺道：“文相一至，虏不足平矣！”续后探子报到，说文太师只带五百老弱军士、几十个美女俊童，日日歌舞快乐，夜夜沉醉欢娱，尹雄等俱不信道：“文相天人，岂有如此作为？”无奈络绎探报俱是一般，邢全道：“莫非有计？我们接见自知。”因赶出一站，于二十六日接见。素臣因是公相督师，不敢怠慢，两人都披甲挂刀，野外跪接。中军接揭送上，素臣在深沿伞举目一观，把头一回，两边四个美女中喝一声“起去”，一队鲜衣美貌的童男女手弄丝鞭簇拥着，如红云捧日一般，疾驰而过了。两人爬起，目定口呆，面面厮觑，只得紧跟上去，候下定了营，再投揭禀见。时地方官差人送女媚四名亦在投揭，中军一并投进，只听一片声吩咐出来：“先传官妓入见！”把两人气得要死。气了一会，听了一派乐声歌声，却不来传他二人，邢全自耐得，尹雄按捺不住，向中军官嚷道：“军事紧急，本职们岂能久待？公相欲见则见，不欲

见则发放回去，怎如此沦落人？”中军喝道：“胡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赐着黄钺白旄，休说你两个小兵，”邢全道：“此位现是国戚，晋封都督，怎说是小兵？”中军道：“便是皇亲国戚、驸马公侯，触犯了公相，也都军法从事！快噤声，留这脑袋回去好做吃饭家伙！”

尹雄大怒，暴跳如雷，邢全忍气，死力苦劝，却幸里边传出：“唤二将入见！”邢全道：“彼虽无故旧之情，我当循尊卑之分。进见时还宜尽属礼，以尊朝廷。”尹雄捺上了气，仍是报门，从牙门疾趋而进，至阶下连叩三首道：“末将等介胄在身，不能全礼。”素臣道：“二位俱系故人，不必过礼。”因即询边事，邢全道：“旧虏不退，新虏踵至，势本危急，但巩昌比此更危。此地有指挥，谋勇俱备，新添了宣、大二镇兵将，现在列营而守，尚可勉力支持。巩昌城守单弱，只林选一人前去救援，更属可危。请公相钧旨，还是拨末弁等赴援，还是公相亲往？”素臣道：“本阁部奉旨援绥，未奉援巩昌之旨，不特不便亲往，亦不敢遣将援救。”邢全瞪目不敢复言，尹雄正色道：“大将在外，有利于国家，专之可也。公相曾为末将等指示。今巩昌旦晚即破，公相当以民命为重，亲往救援；若但遣末将等去，恐犹无益，况可坐视不救乎？”素臣作色道：“阃以外，将军主之。此古昔之事，非可行于今日。本阁部此时行动俱有限制，惟知遵奉诏旨，不似当年未有职守，可以自如。且此番督师，亦止严督军将奋力破敌，有退却者立斩以徇，使边将畏法忘生，以成戮力之功耳，若亦如当年，喊呼跳跃恃战，岂不辱朝廷而失辅臣之体耶？”说罢拂袖而入。中军便来吆喝，帐后便闻歌笙，两人气得面色铁青，肚皮鼓胀，长叹一声，踉跄而出，连夜赶回本营。

宣、大两镇都来探问，尹雄把头盔掷地道：“只恨当初瞎眼，

认得这半段头豪杰，不说军法从事，便说辅臣之体，把平日本领竟束之高阁了。虜何日得平？城何日得复？”因将前事告诉一遍，两手摩肚，绕帐而走。大同总兵屠文道：“二位故交尚且如此，弟辈见时更可知矣。军令固贵于严，但至大势不敌，亦难尽人而知，专讲体统，更失我们时雨之望，奈何？”宣化总兵汪鉴道：“公相富贵已极，本该快乐，但战阵之上却是险地，非行乐之地耳。”次日，素臣入城，邢全捺上气性仍去参谒，尹雄使气不去，只着人打听，说：“公相一下营，汪总兵便进了美女，延安府又送来八名美妓。公相大悦，优待两位老爷，赐坐赐茶，笑容可掬。十名女妓俱收下了，两位老爷出营就歌唱起，此时尚未撤席哩！”尹雄太息道：“富贵不淫四字，原来如此难的，又有这等小人去逢迎他，真可叹也！”

二十八日平明，素臣出城看兵，发令：“本日看东营，次日看西营，三十日下战书讨战，临阵有退缩者不论正将偏将一概军法从事。”东营是宣、大两镇兵将，两总兵负弩前驱，素臣摆设钦赐仪仗鼓乐导引，鼓乐后一对一对俱是十二三岁披发俊童、垂鬟秀女，或执笙箫、或执壶拂，鲜衣骏马，标致可爱。迎身两个蛮装美妇，锦绦勒发，金环穿鼻，一捧金节，一捧玉符；两个宫装美女，乌纱花帽，圆领红裙，一执黄钺，一执白旄，左右夹护，尤觉动人。素臣每至一营，不过大概一观，即鼓吹而过。汪鉴暗笑：“如此便算是看兵？”屠文也在肚里忍笑，但只怕战时退缩，便真要处斩，未免怀着鬼胎。是夜宿宣化右营，复令乐工作乐，女娼歌唱，美女捧觞，两个蛮女舞剑跳丸，两个宫女捶肩拍背，二十个童男女围绕左右翻筋斗、竖蜻蜓、滚跳戏耍，亦至沉醉，扶掖而入。两个美女、八个女娼偷看内帐，见两宫女扶素臣上床同寝，两蛮女坐胡床前，二十个童男女各蹲地打盹。须臾，命息灯烛，内帐外帐

一时俱熄。外帐设有胡床被褥，美女女娼便各上床和衣而睡，帐外京兵四面防守，提铃喝号，彻夜不绝。

尹雄在营气了一会，忽转过念头：“宁人负我，毋我负人。我非此人，尚盘山一盗耳，奈何因其小愆而忘其大德，况他功在社稷，泽在生民，倘有失误，何以见皇上？见东宫？何以见况大元帅？见龙、铁诸兄？”因急选了几员健将，五百名精兵，赶至东营，在五里外北虏必由之冲，彻巡夜徼，以防虏骑猝至，袭劫素臣。

守至五更，平安无事，便收兵至右营来，见中军及本营诸将齐集帐外伺候朝参，俱屏息而待。须臾，两个美女、八个女娼仓皇而出，道：“怎公相与宫女们几十个人一个也不见了？”众将大惊，尹雄大悟，忙带原兵将驰往延川。行至半路，遇着报马，说：“文太师半夜里飞入延川城内，把虏帅杀死，虏兵死者死，逃者逃，有两个仙女在县，其余追入虏营去了。吩咐尹都爷，速派人前去守城，不得迟误。”尹雄大惊，又赶有一二十里，接见素臣，拜伏于地道：“公相奇谋，真古今第一人也！”素臣以鞭挥之使起，笑道：“此何足言谋，但可曰愚虏耳。”复把鞭梢远指虏营道：“适已破其三营，此数十营当于三日内破之耳。”尹雄默然而起，命两员骁将带那五百兵去延川防守，随在一千女童马后回来，暗忖：谋则奇矣，勇则神矣，何骄若此也？

是日巡视西营，止看过延安镇标头营，天色已晚，素臣令打起火亮，乘夜观兵，至辽东卫标头营，交二鼓，仍令童男女歌唱，沉醉入帐，至三更，两蛮女归帐，素臣密传尹雄进帐，问营中有无奸细？尹雄道：“末将不才，然军令尚算严明，何来奸细？”素臣道：“奸细非必虏兵，别营之兵焉知非奸细也？”尹雄矍然道：“二更以前尚有别营军兵，三更以后即皆本营矣。”素臣道：“可以言



矣。”尹雄恍然道：“绕帐皆亲兵，无敢漏军机者矣。”素臣立起，先作揖下去，尹雄已不敢当。作过揖更复屈膝，尹雄忙伏于地，叩头不已道：“尹雄知罪，不特悔死，且愧死矣！”两手扶掖素臣来，请问其故，素臣附耳与语道：“颇闻边将有通贼卖城者，故即假以愚虏。弟之虚名，虏所震恐，故以淫佚养望息其心，疏其备，而后可行吾之意也。”尹雄如梦方醒。素臣令同坐在床，尹雄惶惧不敢，素臣笑道：“尹兄犹有芥蒂耶？”尹雄愈加惶恐，只得坐下，两人各叙别后之事，尹雄道：“尹雄错闻公相凶信，痛不欲生，后闻成功，大拜狂喜欲死，满拟此番驾到，有许多关切缠绵之意，而乃示威示侈，令此心几如冰炭。孰知公相固有如此深谋远虑乎？”素臣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易之，三言如提我耳而命之矣。邢将军前幸而莫泄，更无论汪镇也。”尹雄敬谨受戒，因问昨晚如何出营？素臣道：“自后帐潜出，帐后皆京兵，戒使勿泄，故前帐不知也。”问如何登城？素臣道：“此二蛮女及此童男女二十人皆登险如飞，惟此两宫女略谙武艺，足力亦健，尚不能登城，乃已上者缙之耳。”问如何复城？素臣道：“此二蛮女隐形入县署，从睡梦中杀了虏帅，此十二童分头放火，此二宫女与此十童女弟率之截杀仓皇出救之虏，复合此二十四人并力掩杀馀虏，故得复城。”问如何连破三营？素臣道：“此特破竹之势，迎刃而解耳。附城贼营见城中之虏败归，不得不纳，弟与此二十二人俱以捷足得之，虏心已乱，进一营则破一营矣！”问三日内如何尽破虏营？素臣笑道：“此又兵机，非可执着也。”因嘱令如此如此。

尹雄咋舌惊叹，令选快马二匹，送春燕、秋鸿至红盐池东路伏兵，头营将熊、乌等二十二人一齐留下，改换军装，独牵黄马，偷出营盘，乘夜趲行，次日日落，已至红盐池。一路遇着元彪、袁

无敌、张大勇、天生四人，俱依素臣指示处所，分四伏守候虏兵。素臣前年同金相巡视九边，匹马四出，将各边形势逐细察看，何处山谷深邃可以伏兵、何处水草便益可以宿兵、何处险要宜设土堡、何处高阜可建望楼，一切道路远近、东西方向，俱灼然于心，了然于目，故前日分派诸将如指掌，此时按图索骏如探囊也。素臣分了天生一百名兵，领至池口，以神忙赴西路头营，分飞娘兵一百，于初更赶到。

须臾，老营火起，知金砚在内发作，素臣、以神领兵攻破左堡，直奔老营，大喊：“东西虏兵已被天兵杀尽，大军来此捣巢，快快纳降！”老营止剩一二千名老弱，是日正值大年节下，因东破延川，西围巩昌，虏势正盛，各营献神还愿，放心欢饮，俱入醉乡，忽然火发，呐喊捣巢，挣扎起来，头重脚轻，心慌胆落，怎当得两只猛虎？中刀着杖，非死即伤。二百名兵乘着这势，俱如小虎一般剪尾咆哮，逢人即攫，无不抱头鼠窜，争逃出口。东西层层有伏，如猪羊走入屠家，更无生理。素臣把中国虏去的妇女点过一边，将番地带来胡妇一齐绑起，审出一名满鲁都的妻子、小可汗之女越离居次，五名是孛罗、忽亦思、马因、乜加、思兰妻女，问满鲁都现在何处，众胡妇道：“台吉原在延川，因请可汗移牧，留着过岁。”素臣问可汗游牧离此多远，胡妇道：“离此止六七百里。”指着死虏问明等级，逼令孛罗、忽亦思、马因、乜加、思兰妻女写下血书，招降其夫，各出信物交付以神、金砚。令以神割虏首之有名位者十级，飞越巩昌，如此如此；令金砚割十级，飞越延安，如此如此；复令转传天生、春燕、秋鸿至营听令，自领原兵二百在营搜拿馀孽。日中，天生等至营，素臣查出神驼三只，一日行八百里，令天生骑坐一只，春燕、秋鸿合骑一只，将越离居次背剪绑缚骑坐一只，天生带来之兵无马，即拣驼骡乘坐，复多牵一半备用。

令原来兵一百五十名守池口土堡，有逃虏回来者即便擒杀，馀五十名留守老营。绑的胡妇交与中国妇女看守，幼小男女亦交照管，兵丁如有奸淫凌辱情事，定按军法。

令毕，同天生先走，百名兵随后而行，向西路头营，令飞娘上驼，押着居次，所管百名兵俟后兵到时，凑骑驼骡，一同趲行。素臣马快，因神驼在前引路，不能驰骤，直至三更方至可汗游牧。五人下骑，跳跃入营。虏帅虏兵俱在睡梦中伸颈受戮，拿住可汗阙氏及满鲁都三人，捆起作质。闹至天明，有未破之营及逃脱之虏合兵来攻，却见可汗阙氏台吉夫妇被擒，恐致杀害，便不敢上前。可汗台吉俱哀号乞命，世世降伏，不敢犯边。素臣约以三事：“一件，折箭为誓，亲至延安，自缚乞降，年年纳贡；二件，积年所虏生口俱行放还；三件，各帐房供养的喇嘛僧人俱缚来正法，有一件不依，即将尔四人立时枭首。”可汗台吉齐声答应：“前二件愿从，后一件恐得罪佛天，还求宽免。”素臣道：“喇嘛淫恶，天理必诛；佛教荒唐，更何足信？你们妻女生受其污，父母死时复将骸骨与狗噬食，乃汝等世世不共戴天之仇也，何尚迷而不悟，为彼乞怜耶？”把手中刀便要向可汗颈上斫下，慌得各虏号哭，跪求道：“别帐房的愿去拿来，只有达赖喇嘛，是可汗剃度，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不敢拿他。”

素臣大怒，令天生监押，可汗引导，亲至其营，只见帐房前蹲着两只斑斓黄虎，帐房上盘着两条蜿蜒青龙，帐房内焰腾腾化作百丈火坑，火中发出九品莲花，达赖喇嘛金顶貂冠，黄袍红彩，跌坐其上。可汗道：“天使请看，如此神通，谁敢触犯？”素臣大笑：“此宋子贤故智也！”大喝一声，持刀直入。正是：

伏虎降龙皆是幻， 吞针吐鸽总成虚。

## 总评

食活人脑髓，极恶之事，出自宦寺尤堪发指，独至文思食脑，则不觉可恶，翻觉可喜，所当极力形容以赏之者也。况素臣志在灭释老、诛逆阉，而使领竹、继晓、靳直之脑俱为其仆所盐食，尤为快事，故于文思之复人道，必特费笔墨以写之。曰弥勒，曰定光，曰金刚坚固、莲花妙明等语，嘻笑甚于怒骂，非但作雅谑也，亦大声疾呼之意欤！

不辞熊、鸟者，感东官之意也。东官无穷之意，使必一切绝之，不恭甚矣，固当酌其可受者而受之。迨后忽发其病，满屋皆妖妇淫娃，即有天生、飞娘接踵探看，终难执涂人而谕之也。至熊、鸟出嫁仍然处子，而素臣之心乃真如青天白日，有目共见。此又作者苦心经营，为一笔两用之法。

封王爵，赐女乐，命督师，皇帝之远虑也。素臣知之否乎？知之则俱辞可也，不应力任搜套；或俱受可也，不应辞王爵、女乐。素臣盖知之，而仍若不知，惟视吾力之所能，为理之所当，却而辞之而任之已耳。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武侯之志也。萧何之买田宅自污，留侯之从赤松子游，皆瞠乎后矣。

贵妃之死，由于错疑何、陆之进谗，错认小娥之打死，错恐皇帝之情绝，故标题曰“错里错贵妃拚命”。

素臣出师，主意在直捣老营，而攻其无备。老营一破，东西不劳而定，此围魏救韩而兼入壁易帜之计也。况东有尹雄，西有奚、叶，牵制而遏截之耶！然非攻其无备，则胜负之数未定，夫无备孰有如除夕者乎？故遣发以神、金砚诸将俱定于此日。池口八伏，既制老营，兼截东西二虏，最为扼要。神乎，神乎！非素臣孰能出此谋乎？且示骄示侈者，威

名太重，恐虜之惧而备也。其复延川，兼破三营，而留此数十营，更明语以三日內尽破之者，缀东虜之势，使其急于自保，而不暇顾虑老营也。迨闻虜主游牧不远，即乘岁朝以并袭之，则临事趋利，使迅雷不及掩耳，为一劳永逸之计，非始谋之所及，不可不知。

十五日，不收一揭，不见一人，奇不可解，妙不容言，十回后始知其故。

可汗乞降，约以三事，而必于诛灭喇嘛，此作书本旨。喇嘛淫恶，更逾中国诸僧，固孟子所谓“不待教而诛”者，非真为虜人报仇雪耻也。

第一百十七回 拷贵妃乾清三挡  
诛达赖鞑鞑双降

黄虎扑来，青龙蹿下，俱化作纸条木片，明明一派火坑都变平沙软土，明明九品莲台却仍是貂皮靠垫。素臣跃起，劈领一提，将达赖喇嘛擒挟而出，帐房内钻出许多侍者，轮刀舞杖，却碍着达赖喇嘛头颈紧凑素臣宝刀之下，不敢向前，任凭素臣踏步回帐，然后罗跪于地，一同乞命。素臣掷达赖喇嘛于地，问可汗：“神通何在？”可汗磕头如捣的说道：“我等肉眼凡夫，不知天使系何等神佛，便龙虎火莲俱行灭迹，自必天使法术更胜于大喇嘛了，但他能入水不濡，入壁不碍，吞针吐鸽，食火餐刀，灵迹显现亦非凡人，还求天使开恩，赦其生命，情愿年年进贡，世世称臣，折箭为誓，永不犯边也。”素臣道：“佛乃邪教，我亦非神，不过心正不受邪耳。喇嘛所行无非幻术，汝等心邪，受其播弄，信为神通法力，诚下愚也。”满鲁都道：“信如天使所说，古来一切达摩、罗汉、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佛、菩萨、圣僧，皆幻术耶？”素臣曰：“然，皆幻术耳。大秦、天竺，地界毗联，俱有幻民，俱能吞月吐火、换首隐形，为诸戏耍之法。大秦幻民以之卖解，则群知其幻妄。天竺奸僧以之惑世，则群信其神通，自古及今，无不如此，可为长叹。”

因指春燕、秋鸿说道：“此二人即系海西幻民，能行幻术，试令与喇嘛比试，便知其故矣。”因并解放阔氏等三人，令喇嘛行法，达赖喇嘛取针一钵，盘坐于地，一把一把的取而嚼食，存下半钵送与素臣，素臣转奉春燕，春燕食尽，将空钵递还喇嘛。可汗、

闾氏、台吉居次及诸虜人俱极口赞叹说：“这位娘娘毕竟也是神佛下降。”素臣大笑，向喇嘛、春燕两人衣领中各取出铁针数百道：“此特些小戏法耳！出之鸠摩罗什便是神通，岂知为幻民长伎耶？”达赖喇嘛胀红了脸，不敢复行吐鸽、餐刀等事，即默念咒语，隐身而去。素臣一跳而去，大喝一声，从帐房西角扯将进来，令秋鸿亦行此法，秋鸿默念有词，忽然不见，可汗等正自惊异，素臣亦即赶上一步，从帐房外扯进，道：“此与达赖同一术，汝等所云入壁无碍者，真耶，幻耶？”达赖喇嘛愤极，喃喃呐呐的念着邪咒，欲将帐外马头来易素臣之头，以泄其愤。那知春燕、秋鸿都觉其意，使出幻法将喇嘛之头变作帐中一只狗头，可汗等俱大惊失色，春燕道：“喇嘛无状，欲以幻法得罪太师，故令其变犬以警之耳！”素臣看去，原是人头，无奈合帐人俱见是狗头，任凭喇嘛分说，皆不肯信，齐向春燕跪求。素臣道：“此幻法耳。”叱令春燕勿戏，春燕以手中刀背击喇嘛颈上一下，喝声：“敢再犯太师否？姑免一次，还汝原头。”可汗等看时，果见达赖喇嘛仍复原头，吓得目定口呆。因春燕屡称“太师”，问莫非是文忠臣太师否，秋鸿答道：“正是。”于是罗拜长跪，取箭在手，对天设誓，可汗闾氏同折双降，可汗道：“俺国从没双降者，今闾氏俱降，一服太师忠义，一畏太师威德，一感保全居次。自誓以后，北人不复反矣。”达赖喇嘛被易狗头，愈益羞忿，闭目提气，暗咒素臣。素臣正在抚可汗，并不防备，春燕、秋鸿却已觉着，齐禀素臣：“喇嘛复怀恶意，竟欲咒死太师。”素臣笑道：“咒果灵，傅奕必死矣。”正说不了，只见喇嘛大叫一声，口喷鲜血，跌死在地。可汗等复向素臣、春燕哭求，素臣道：“此系彼自取，非此二人幻术所能致也。”因命撤去尸首，捆起侍者，将各帐房喇嘛尽数拿下。

可汗等连声应诺，一面备酒款待，可汗、闾氏把盏，定素臣南

面，中席天生，西南金席飞娘，东南面金席春燕、秋鸿，旁席可汗陪素臣、台吉陪天生、闾氏陪飞娘、居次陪春燕、秋鸿，令胡妇作天魔之舞、胡笳之乐，尽欢而罢。是晚即宿可汗帐中，令可汗陪宿，飞娘与闾氏同宿。天生住台吉帐中，令台吉陪宿，春燕、秋鸿与居次同宿。素臣鼾声如雷，蒸气如云，天生睁目酣睡，红须直竖。飞娘连衣跌睡，帐外偶有声息，蹶然而起，一跃数丈，伺察无故，仍回跌坐。春燕、秋鸿忽隐忽现，出入无方。素臣等便坦然睡卧。可汗等四人却惊心吊胆，一夜不曾合眼，天明俱拜伏于地，称为天神下降，忙去修表备贡。

各部中去提取喇嘛俘汉，惊动了胡虏男妇，十数万人俱要看文太师金面。各部落中，惟毛里、孩白部两员虏将桑哥、阿沙不花最为勇杰，闻素臣膂力非常，欲求攀臂，恳满鲁都转达，满鲁都不敢，摇头示意。素臣因胡人尚力，许其攀试。两将大喜，一将上前攀扯不动，跪下说道：“太师神力，一人自攀不动，可许两人双攀两臂否？”素臣笑道：“使得。”两将跪下，磕一个头，站将起来左右齐攀，素臣两臂如生铁铸成，不动分毫。两将忽然掣出匕首向素臣肋下便刺，素臣大喝一声，两手一分，两拳击去，把两将头颅打得粉碎。天生、飞娘已蹶至前，一手提着一虏，将刀剑乱削，如切萝卜、甘蔗一般，劈作数十段，热气蒸蒸，鲜血缕缕，肉俱跳动，骨尽分离。把满鲁都吓坏，跪在地下，叩头流血，看的虏人无胆碎，环跪匍伏，不能仰视。可汗、闾氏、居次只是发抖，面无人色。素臣搀起台吉道：“不必惊慌，非汝之罪也。”令各虏俱起立，将喇嘛淫恶世仇之处细细开示，令各部落尽数拿解，如隐藏一名即扫荡其营。众虏中有因素臣开示恳切，汗流泪落，知恨喇嘛之恶的，有知达赖喇嘛神通是假，不甚信服的，其迷而不悟者又畏素臣神勇无敌，怕送性命，不得不从。陆续拿解，至初三日，



已齐集，连本游牧共有三百馀僧，令解开缠布，各露阳物，只十岁已内的三十馀名尚属童体，其十二三岁者即已破体脱头。将未破体者责令蓄发还俗，已破体而未成丁者即为阉割，其馀已成丁者俱行处决。众虏惊惧，说必是佛爷为甚事恼了天爷，差这文大师下界来灭佛爷子孙，我们是何等人，还敢合他拗强，只年年去进贡就是了。

初四日，诸事已备。头营兵二百名，到初五日治酒起行，天生、满鲁都为前队，素臣、可汗为中队，飞娘、春燕、秋鸿、闾氏、居次为后队，前引后护，及押送贡物，并历年俘获者约有一二千人。一路先见老营逃回之虏，次见东西两路败回之虏，可汗等听一回怕一回，更知老营被获妇女孩童俱没杀害，无一淫污，个个感激素臣仁德，满鲁都方信居次所言，未受污辱是真，重复跪在素臣马前，涕泣感谢。初九日至红盐池，以神及奚奇等十二将，尹雄及熊、乌等二十四将，俱来接见。素臣询其战事，以神道：“奚将军等遵令驻兵会治两县境上，声留待文爷大兵。虏帅即撤了巩昌之围，分守泰州、安定，两处都接战一回，依着文爷用伏，虏兵败回便不敢出战。两城百姓见射进檄文，说文爷领大兵十万不日前来，速杀虏帅，开门出迎，可免降贼之罪，便纷纷闹动。虏帅恐惧，已想弃城回套。熊奇一到，林将军便依令草檄，说公相已遣别帅破了东虏，剿灭了老营，速行投降；若俟大兵临境，便不准投款矣。把虏首挑着号令、再将血书信物射入。虏帅胆落，城内百姓一齐发作，便仓皇逃走。林将军分兵，与熊奇做两处埋伏，奚、叶两将在后追袭，前后夹击，虏兵大败而逃。以神便依文爷钧令，留林军镇抚百姓，搜灭馀虏，以神同奚、叶二将分左右翼，尽力穷追，复遇宦将军等，层层伏起，虏帅势穷，只得投降。”尹雄道：“尹雄依令，说公相半夜忽发心疼，诸将俱免参，内帐宫女却

仍旧欢笑耍跳，虜帅疑是前计，把各营撤退数十里，守住隘口。尹雄便每日操练军士，预备干粮。三日后金将军到来，便写下檄文，说公相已破老营，西路虜兵已遣别将破降，把虜首挑去号令，射入血书信物，与邢将军并力攻打，虜帅疑神疑鬼，魄散魂飞，诈于次日投降。我兵亦将计就计，缓其攻击，是夜拔寨俱退。尹雄依令缓进，俟其撤伏，并力穷追，虜兵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再遇着元将军，层层伏发，虜兵逃脱无几，虜帅及把都等百十余人力竭投降。”呈上书札两封，道：“果不出相公所料，此在虜营所得汪鉴密书，公相迟到三日，延安为此贼所卖矣。尹雄恐汪鉴有变，令邢将军统领京兵回延防守，并沿路搜剿馀孽，故未到此。”素臣解李罗、忽亦思、马因、乱加、思兰之缚，令其去见郎主及妻孥等，两帅出来，跪在地下只是磕头，道：“太师威德至于如此，北人不复反矣。”

是日，兵驻老营。次日，杀牛宰马，犒宴可汗君臣。宴毕，东西两虜帅俱跪于地，说：“太师神勇，万古无匹，随行诸将自必俱有过人之技，可否恩赐一观？”素臣道：“将在谋而不在勇，汝等既以力为尚，不妨令诸将略见所长。”因令植竿二百步外，挂一金钱，令诸将射之。虜中选出善射俱不能中，素臣挽弓连发九矢，俱中金钱之眼。两帅匍匐赞颂道：“太师乃天上人也，请观诸将。”素臣因命尹雄连发三矢，令奚奇等十二将各发一矢，亦俱中钱眼，两虜帅愧服。素臣复命奚奇对射，奚奇等对立百步之外，各引弓发矢，箭俱向喉颈中擦过，离不得一分半分，把众帅都吓坏了。素臣喝声：“住！”临了那一箭便直喉咙中贯来，各人把口一承，齐咬住十二枝利矢，前来缴令。素臣问两虜帅能与对射否，两虜帅颈红面赤，连称不敢。素臣指着一架石峰，令天生、飞娘登峰舞剑。天生飞站峰尖，飞娘即另趋一峰之尖，较低丈许，

舞起神剑，如两团白雪，舞完收剑。从万点梅花中落出一个虬髯异人，一个红绡侠女。两人复作攻击之势，自上落下，自下跃上，四把剑尖不离心口，纵横击撞，势若飞鸿。两人俱是真实本领，虏将中有能识者俱赞不容口，称为神技。素臣候二人下峰，即命金砚上落，金砚疾趋而上如弹打高枝，下如石投深涧，身轻比燕，势捷同梭，连上七回，连下七回，素臣挥手乃止。把众虏看得色动神飞，连声喝采。素臣回顾春燕、秋鸿及男女飞卒，二十二人各应一声：“得令！”便四面直趋而上，春燕、秋鸿站立峰尖，二十人攒在四围，各持手中之刀互相击刺，日光中耀着两个观音、十个红孩、十个龙女、四十四把宝刀、二十二条绣裤、七十二幅红裙，如风翻白雨，浪打朱崖，春燕、秋鸿更有幻术，越显得刀锋闪烁，百道光芒。自可汗至把都、自阙氏至胡妇，无不咋舌惊叹，说都是天上下来的非凡人也。素臣把手一挥，二十二人疾趋而下，仍是臻臻美妇，及十二三岁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披发垂鬟、娇娇滴滴的童男童女。素臣复命天生、飞娘、金砚、以神、春燕、秋鸿及男女飞卒作跳营之戏，诸人一跃而上，就这营跳到那营，此帐跳落那帐，纷纷滚滚，碌碌离离，猛如虎豹，矫若龙蛇，捷等猿猴，轻同燕雀，素臣一挥手，便都蹿落面前，齐齐站立。可汗君臣匍匐骇汗，素臣道：“以我之力，何难荡灭尔国？将尔等妻孥皆俘为妾婢？缘上帝好生，皇上不嗜杀人，我体天心君心，故许尔乞降，以后当洗心涤虑，不可再生异志，致举国灭亡之祸也。”可汗君臣夫妇俱痛哭流涕，立誓年年进贡，世为大明藩篱，不敢有一人一骑入套犯边。众虏俱呼：“天可汗万岁！太师千岁！北人永远不复反矣！”

素臣传令次日班师，将老营内凡系中国妇女俱资送回家，掳掠之物分犒将士，原系虏中驼畜等物及诸妇女，俱全数还虏。诸

虜心悦诚服，激切感谢，被掳妇女及诸将士欢声如雷。十一日，令尹雄押送可汗、台吉，飞娘押送闾氏、居次至延安，派守候旨，独带金砚、以神贄了降表回朝。天生等一班男将、春燕等一班女将俱押着降人贡物，随后班师。

十四日至居庸关，管关守备来接，始知皇帝已传位太子，移居仁寿宫矣。且道皇帝缘何传位？皇帝自素臣出师，即传旨于十五日行论功行赏礼，太子以素臣及诸应受赏臣现俱北征，请俟凯旋并论战功，一同封赏，皇帝不允。至期发驾，乘肩舆至乾清宫。忽见纪淑妃南面高坐，安贵妃披头散发，颈系汗巾，匍匐阶下，两旁内侍宫女各持赤棒拷打贵妃。皇帝大惊，忙令回舆，至陆妃宫中，战栗不已，陆妃问之不答，但传旨改于十八日行赏。到十八日，俟日出良久，换了步辇，莲座前左右令二宫娥捧剑侍立，辇前辇后多列护卫、内侍，俱执兵仗，再到乾清宫。皇帝于十字沉香榻内留心注视，仍见纪妃拷打贵妃，更加利害，血流遍体，哀号之声惨不可听，纪妃怒目视帝，吓得冷汗直淋，复令回辇，又改期二十一日。太子等俱不知何故，吏、户、兵、礼四部官员及一切执事人等累得要死，却不敢不预备守候。

到了二十一日，皇帝传了太子去陪辇，再加扈卫，更鸣锣击鼓，铙吹竞作，响声如雷，以惊散阴气，谁知一上乾清宫殿后台阶，即闻安贵妃哀叫惨苦，并纪妃怒喝之声。皇帝吓坏，忙令回辇。回至何妃宫内，满面失色，心跳不已。太子涕泣问故，皇帝良久长叹一声道：“汝母作祟，不欲朕视朝矣！”说罢卧仰龙床，即起怪病：在宫习见宫女及何、陆二妃侍侧便照旧欢喜要笑，饮食言语如常；一见生人，即心跳手颤，满身汗出。惟太子、太后、皇后三人尚可见面，然亦不能久，久则其病即发。如此数日，便宣召太子入宫，命内阁草诏传位，改明年为宏治元年。太子泣奏：

“圣体违和，只须令太医诊治，即可痊愈，臣死不敢奉诏。”皇帝道：“上天不欲朕临朝，故先令汝母挡朕三次，复令朕得此怪疾。朕意已决，勿再渎陈，致发朕病也。”

太子痛哭而出，去见陆妃，求与何妃劝奏，并欲知纪妃阻驾之事。何、陆二妃委曲劝谏皇帝，才把三次看见纪妃拷打贵妃之事说出，道：“朕若视朝，必由乾清，何忍再见贵妃受苦？且纪妃怒朕，恐更有祸，即无此疾，朕亦不敢复至乾清，况得此怪疾乎？不如早传东宫，以遂纪妃之愿，或不去凌残贵妃并怨朕也。人生行乐耳，将来迁居仁寿宫，当与二妃长枕大被，共为欢乐，把安吉所进秘器、秘册、仙丹、仙酒一一试用，老此温柔乡中，朕愿足矣。”两妃知不能劝，回复太子，太子向纪妃影里焚香祷告：“皇上失于不知，望母妃保护圣体，勿记前嫌。”说罢痛哭，复至清宁宫，求太后挽回。太后沉吟道：“此事不特不能挽回，亦不必挽回，父传子授，与理无违，即敬承父命可也。”太子痛哭流涕，不肯奉诏。太后劝不从，复命张、真二妃共劝，太子道：“父皇春秋尚富，寡人若居然南面，乃卫出公、唐肃宗之流耳，有死而已，诏不敢奉也。”

太后道：“此非楚郡主不能劝。”因急宣郡主过宫。郡主劝奏道：“唐肃宗未奉皇明之命，今殿下系亲受皇上之命，判若黑白，岂可混同？唐尧禅位于舜，臣尚可以承君，岂子不可以承父？尧可因倦勤而授舜，皇上独不可因倦勤而授殿下乎？天子之视天下，如庶民之视其家，父以家事授子，子惮劳而不承即为不孝；皇上以天下之事授殿下，殿下惮劳而不授岂得为孝乎？孟子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皇上无疾时，尚不能利泽苍生，奠安社稷；今得此心疾，岂复能励精图治？殿下受诏，即可利泽而奠安之，上自九庙百灵，下及九州万姓，式凭祷祀而求之者，奈何昧圣贤之明训，违君父之治命，而置社稷苍生于膜外耶？昔宋寿皇承

高宗之命，庙号孝宗，殿下诚遵奉诏旨，代皇上宵衣旰食之劳，而致皇上玉食锦衣之奉，以天下养孝之大也。出公逆父，殿下从父，事正相反。若不奉诏，则出公拒父之身，殿下拒父之命，窃恐转有相类耳。望殿下熟思之。”太子大悟，收泪谢教。太后大喜道：“老身固知非郡主不能回东宫固执之见也。”

太子回至东宫，内阁已奉有皇帝手敕，上表劝进。太子三辞，然后受诏。遵皇帝命，以明年元旦告祀天地宗社，至清宁宫朝拜太后，仁寿宫朝拜皇帝、皇后，具袞冕，御奉天殿。百官上表称贺，朝拜嵩呼，尊周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帝为太上皇，王皇后为皇太后，册立张妃为皇后，真妃为皇妃，王长子厚照为皇太子；诏告天下，遣官祭告阙里孔子庙及历代帝王陵寝、岳镇海渚、名山大川；大赦天下，以刘健为东阁大学士，封张定为顺侯，洪文为詹事府詹事，赵日为兵部左侍郎，刘大夏为兵部右侍郎，戴珊为刑部右侍郎，皇甫毓昆为左副都御史，召王恕为吏部右侍郎，马文升为户部右侍郎，袁静为工部右侍郎，文真为翰林院修撰，赐覃吉蟒玉，以怀恩为司礼监太监；其余各官俱加一级，照旧供职，惟不改元，仍称成化十一年耳。

素臣闻太子登极，喜而不寐。次日四更上马至德胜门，俟门启即入，至午门随班入朝，进上降表。新天子大喜，忙下御座，谢失于迎候之罪，即欲替素臣解甲，素臣力辞，天子道：“朕于青宫已言之矣，先生肯令朕自食其言乎？奏凯献俘之礼，当择日举行，今且为先生卸甲换袍，以实前言，且符诗谶也。”因令内监取过蟒服冠带，亲手除卸素臣盔甲，脱换已毕，赐坐赐茶，亲降玉音：“进素臣为华盖、谨身两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如故，改辅国公为镇国公，禄视镇国将军，岁千石，赐黄金千两、白金万两；封水氏为镇国太夫人，田氏为镇国夫人，首妾刘氏为贤烈夫

人；长子为镇国世子，加荫两子，一子为尚宝司丞、一子为锦衣卫金事，追赠高、曾、祖、父四代如其官。命楚王赴延安行受降礼，免可汗、阙氏、台吉、居次入都。”朝罢，百官散班，延素臣入乾清宫，细问平虏之事，素臣一一奏闻，兼奏修复三受降城。天子惊喜非常，极口赞颂：“先生之神速乃至于此，可一洒土木之耻矣。”当以降旨兵、工二部；着辽东卫都指挥尹雄督修。素臣复呈上汪鉴密书，天子大悟道：“有谗先生于上皇者，朕屡加察访，未得其人，今乃知为汪永也。此二人皆臧宁党羽故耳。”即降旨：汪永革去太监，发司礼勘问，汪鉴拿交刑部治罪。素臣问浙江之事，天子道：“靳仁已据全浙，复得江南、山东沿海诸州县，赖先生密计，屡奏捷音，现止据绍兴一府未下，不日可平。倭奴猝犯，为岛长况如日、铁丐所破，早晚将入京献俘矣。”

说罢即命怀恩伺候素臣，自去仁寿宫奏闻平虏之事。怀恩捧住素臣两腿只顾磕头，素臣用力扯起道：“老太监尊为司礼，与下官同属王臣，怎如此过礼？”怀恩道：“在凤阳时，那一日不想磕头？却惟恐磕不成。今日磕成了，便是天大的造化，说是过礼吗？怀恩到了凤阳，才知道靳直、景王党羽已遍天下，南倭、北虏、广苗，各处蜂起，山东、江西又激变良民，上皇巡幸登、莱，在贼阉掌握，天子幽废清宁，入逆藩网罗，此时怀恩日夕以泪洗面，惟思以三尺帛殉国家之难耳！万一之想，便渴望相公，而大厦将倾，恐非一木所能支。久怀此病，亦非一时所能疗。梦想不到，公相一出头，即如大风振落，一扫而空，神武至此，真令人吓死，愧死。出太上于虎狼之口，救圣驾于水火之中，存一线之社稷，复万里之山河，即日磕头，何足伸怀恩感激迫切之鄙怀耶！”

须臾，天子回宫，与素臣同用早膳毕，传旨摆宴谨身殿，宣皇甫毓昆、洪文两臣陪宴。天子咨询时务之急，令素臣口授，怀恩

手书，金相、长卿参酌。素臣口授十事，道：“此如治病，先攻其毒，毒尽而后可以复原之剂也。”怀恩呈上，天子看时，是止内操、去西厂、汰僧道、斥传奉、罢织造、撤镇守、停采办、禁斋醮、清冤狱、赦债逋十事，天子赞道：“真医国手也！”仍命两臣参酌，两臣俱辞无可复参，因立付内阁诏行。内侍奏：筵宴已齐。应用之乐，天子命仍用前年优童，仍演《满床笏》，席面上亦仍前摆设。

正待入席开场，清宁宫内侍奏太皇太后懿旨，请驾过宫。天子慌忙入内，素臣等鹄立而俟。良久，驾到，辇内排列五个孩童，一个头带八梁冠、貂蝉、雉尾，身着赤罗衫、腰系白玉带；两个七梁冠、笼巾、貂蝉、赤罗玉带，不插雉尾；一个五梁冠，金带玉佩；一个二梁冠，银带玉佩，辇止，挨次而下。素臣认得头一个是龙儿，便知后四个是麟、凤、鹏、鳌，知水夫人已至，心头突突地跳个不停，暗忖：五儿止三人受职，如何都有冠服？凤、鳌两儿并似附马服饰，是何缘故？只见天子笑容可掬的说道：“先生恭喜，太夫人已入都，现在清宁宫，朕与先生以师弟为君臣，今又成婚姻矣。”指着凤、鳌两儿道：“此两贤郎，已为朕馆甥矣。”素臣跪辞，天子扶起道：“太皇太后久有此心，朕与两宫亦同此念，已预制附马冠服以待，今早太夫人至京，太皇太后及各宫俱有所遗，太夫人带了世子入谢，太皇太后便将四位贤郎俱宣入宫，看着相貌精神，与选附马之法适合，把皇后皇妃俱喜坏了。皇妃原欲与刘夫人以姊妹联姻，故即选中凤儿，皇后便选中了鳌儿；将凤儿三品之服移荫鹏儿，凤、鳌两儿即赐以附马冠服。太夫人已勉强承太皇太后之命，先生何可辞也？”素臣只得谢恩。五子俱向素臣一跪，不叩首；向金相、长卿鞠躬却退，即排立于后。天子大喜道：“幼而知礼，真英物也。”命另设一席，五臣排坐，优童演唱，每一出天子亲奉一觞，素臣跪受，五子必俱跪陪，素臣为天子扶挽，必



俟素臣起乃起，自始至终俱无失礼。天子暗暗称奇，在殿诸人无不矚目叹羨。演完正本，天子慨然道：“汾阳但有战功，亦止如先生之一毛耳，尚封王爵，而先生力辞，使朕何以为怀？惟谨承先生之志以为报耳。”因命内侍取过笔砚，拂笈挥墨，御制一诗以赠素臣，诗云：

扫尽妖星兴自豪，归朝无复藉霜刀。五星德聚南天秀，  
十事功成北斗高。师济禹皋方作合，孤穷杨墨岂能逃？  
老人衣帛歌王政，不着当年敝缁袍。

天子道：“后半乃先生素志也，朕虽不敏，请尝试之。”素臣顿首道：“此须元气稍复，再进荡涤之剂。故臣于十事内只说个‘汰’字，恭读圣制，臣敢不敬谨承命？”天子道：“太夫人已出宫，朕不敢久留先生。”因赐素臣肩舆。内侍舁至殿前，素臣奏：“杠有龙头龙尾，靠褥、衣幔、坠索皆黄，臣死不敢奉旨。”天子乃易青毡红云子轿衣，红靠褥坠索，素臣力辞不获，只得谢恩。天子赐素臣休沐十日，小内侍十六人、司阍宫女十六名，司巾栉、撒御前莲烛炉、绛纱灯，赐五子小车各一辆、金豆各一盘，鼓乐导送归第。因金相、长卿同路，素臣不便独坐肩舆，并赐二人于紫禁城内乘马。天子欲候素臣于殿前上舆方始回宫，素臣力辞不获，只得叩首谢恩，疾趋而出。内侍便把肩舆抬出后右门，请素臣上舆，金相、长卿乘马先行，府中迎接之轿便空抬在后，舆前宫女一对对手执绛纱灯、金香炉、纱笼莲烛导引，全副鼓乐吹打不歇。文恩、文容、金砚、奚勤牵马旁护，五辆小车随后徐行，出了内西华门，文恩等亦各上马，执事人役赤棒金瓜、黄罗伞扇、灯笼火把，前呵后拥。至四牌楼大街，已见府前张灯结彩，烜赫光辉。素臣在肩舆中忧思满怀，暗忖：富贵已极，恩宠无伦，日中则昃，此其时矣，将何道以处之？下了肩舆，因文恩等照料公子下车，

内侍宫人不识路径，尚在趑趄，素臣见母心急，便直趋正寝，只见田氏、璇姑等簇拥一美男子在房，穿着自己的纱帽、圆领仙鹤补服，相貌亦俨然无二。秋香眼快，先见素臣，大惊小怪的说道：“又一个太师爷来了！”正是：

蝶化庄周周化蝶， 蕉藏鹿梦梦藏蕉。

### 总评

道教之元虚惑人者，黄梁一梦；佛教之幻妄惑人者，踏芦渡江、吞针、吐鸽等事。四十八回之照妖镜，已将吕翁幻术一破而空；此回更将妖僧之幻妄确凿，指破根源，即使达摩等复生，百喙莫辨，虽皆为下等人说去，而铁案已招，非虬蟬所能摇撼矣。龙虎破而降伏之罗汉空，火莲破而踏芦之达摩空，吞针破而吐鸽之鸠摩罗什空，入壁易头咒魔破而一切幻僧之法俱空。大秦天竺一段议论，真如照妖秦镜，千古妖狐精魅悉现原身。天下第一奇文，亦天下第一笃论也，读之放歌狂舞，不能已已。

但说大秦天竺俱有幻民，可汗君臣未必遽信，妙在春燕、秋鸿活口现在，吞针隐形，幻法同科，而素臣仍然故我，喇嘛已易狗头，幻民之解数乃更高于圣僧之神通，然后大秦天竺一段议论信而有征，可汗君臣信心全失。乃知八十一回奢糜他、精夫之献伎，不特沧海楼挂线，全为此处埋根也。曲折经营，良工心苦，乃成绝世奇文。

各露阳物，喇嘛淫恶立见，何以胡人供养毫不觉察也。凡有大喇嘛自称神通法力者，俱当以此法验而戮之。

“北人不复反矣”，一回中凡三见，俱以攻心得之。不携掠、不奸淫，力足尽敌；而全其生命，皆所以攻其心也。征苗

蛮者，当奉为宝训。

或疑太子即位系何等大事，岂有不诏示军营，直待至居庸关始知之理？缘军营在延安，而素臣独向可汗游牧，袭执其君臣而回老营，即于老营星驰入京，俱无由知传位之事也。故于天子谢罪下注明：素臣马快，金砚、以神足快，探报不及，否则大将凯旋而天子不知，亦大破绽矣。天子且不知素臣何日至可汗游牧，何日回老营，何日班师，又何从颁诏耶？素臣不知即位，天子不知班师，方见用兵之神。

太子闻传位之命而泣奏，而痛哭，而求何、陆，求纪妃，求太后，哀痛迫切，出于至诚，精忠纯孝，古今无两，居青官者当奉为宝训。

红豆一段议论，使太子嫌疑之见如红炉点雪，总妙在以太子所谓孝为不孝。与明者言当逆而折之，如是，如是。

素臣所陈十事，急先务之谓也，若不论先后一概铺张，欲速则不达矣。建文幼年，迂儒变法，至改官制尤极可笑，乌得如素臣者为秉国钧也哉！

素臣以辟邪为志，宜乎。首见诸行，乃天子倦倦请试而素臣反欲迟待他日，知此意者乃可辟邪，否则拓跋宇文之续耳，于圣道何裨耶？

回来美男子，写得弄幻怕人，其离魂耶？其妖物耶？吾孰从而测之？

## 第一百十八回 陌路种成荆树喜连今日之枝 深宫赐出夭桃谁识当年之木

素臣疾趋入房，那美男便躲入里房，见水夫人安坐微笑，知必有缘故，便放心先拜见老母，次与妻妾相见；五子及家人仆婢、内侍宫人俱叩见过，素臣方问衣冠者何人，水夫人道：“一桩大喜事教你得知，衣冠者乃汝同胞之妹也。”素臣惊喜道：“母亲从未说生有妹子。”水夫人未及回言，那美男已换了女装出见，素臣惊异道：“孩儿已在窠店见过，只觉面目熟识，因男女装饰不同，想不起就是像着孩儿。方才改了男装，竟与镜中所见自己面貌无二，却又忘记窠店所见之人，如今仍复女装，便忽记起。母亲说是同胞，自然胞妹无疑了，但从前如何相失？现在如何复得？请母亲细细指示。”水夫人道：“此我从前出京，于车上动了胎气，落草即死之女也。连我也不知有此女在世，何况于汝？老身亦尝说过，但只说是死，不说是生。那年汝父放了广东学道，我已怀有重身，出京时在车上颠簸了一日，至夜宿在窠店，三更时腹中大痛，忙去唤了稳婆，收下生来绝无声息，说是已死之女胎。汝父见我晕昏，忙着人去请医生，一心只顾着我，便急急赏了稳婆，文姬便把我一条旧绉裙包裹血孩，托那稳婆带去掩葬。我于五更方才苏醒，即匆匆上车，后来文姬说起包裹时尚有一丝游气，只不知后来如何。我前日进京，复宿窠店，那稳婆他却认得我，我却不认得他，他因问我可是二十五年前在此生产的一位文老夫人么？我道正是。他因说起血孩之事，那年夫人命老妇去掩葬时，却得不死，老妇因抱转来送还夫人，夫人却已去了。

后来有全各村的全先生看见了，因爱他相貌，收回家去，取名遗珠，那全先生的娘子却才生一位官官，故一体养大了，即配为夫妻，如今约有二十五六岁，现生一男一女，各皆三五岁光景。我因命文虚接来，见彼面貌与汝无二，却也不疑，我即带进京来与汝相会。”素臣更喜得鼻涕眼泪俱出，水夫人因命遗珠见了素臣。遗珠腼腼腆腆与素臣见过礼。

然后，素臣说起天子隆恩，宠逾非礼，恩过其分，孩儿畏如烈火，竟不知何道可以消弭，望母亲训示。水夫人道：“加官封赠、尚主荫子，我在宫中已知。太皇太后赐我凤轿一乘、龙头寿杖一根，皇太后赐我及媳妇冠帔各一袭、奁具各一副，皇后赐媳妇翟轿一乘、赐我与媳妇红绫行障二具、坐障一具，赐三姐碧油轿车一乘、大鹤羽掌扇二把，皇妃赐大姐冠帔一袭、翟轿一乘、行障二具，坐障一具。我不乘风轿，把四角飞凤香圆宝盖彩结除去，已经谢恩，汝谢恩时，当更叩谢。媳妇及大姐、三姐明日亦须至宫门叩谢。至汝能履盛美而恐惧，乃君子之道，但一味恐惧，便将成患得患失之鄙夫。汝遇此明主，受此殊恩，当朝夕纳诲，启沃君心，夙夜靖共，勤劳王事，登斯民于三五，臻治术于唐虞，此即持盈保泰之道。一切计较祸福之心，皆私心也。古来名臣俱为明哲保身四字所误，慎勿走错路头，负上天笃生之意，辜圣主倚注之衷。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汝岂不闻之乎？”素臣如梦方醒，身心俱泰，跪地受教，赞叹不已。

素臣起来即至东宅去见兄嫂，与古心各叙别后之事，因进言道：“上皇、皇上两次赐爵，哥哥何尚服青衫？”古心道：“绝仕进以全性，你那年到浙江去已尝言之，我岂食言而肥者乎？今日到京，尚未知皇上新命，故止投揭吏部，力辞庶常，明日当并力辞修撰之命也。”素臣乃不复言。

回至水夫人房中，已是二更，重令丫鬟等换蜡煮茗，与遗珠对坐而谈。先问遗珠家事，遗珠道：“全氏家传训蒙，至公公已五世矣。全各村百门俱姓全，俱守祖训，只读经书，不应举业，教学亦只教经书，不教举业。每节只放馆三日，年节十日，有一定限制，父子兄弟虽同在一门教授，若馆地各别，即终岁不相往来，无一刻荒误馆课。祖宗传下经书，百门奉为格式，注解精核简约，字画音韵无一讹错，故凡系富贵之家，有训蒙子弟，无不向全各村求师，合村无一失馆之人，只不能分身去两家坐馆。生下子弟，幼时则父兄随带馆中读书，长大则出而教馆，无一别业，无一别图。妇女便只业纺绩缝补，不习刺绣之事，男女俱衣布素、食蔬果，惟时节祭祀才贾鱼肉。用度既省，男得束修、女有丝布之利，家家饱暖，无一饥寒。涿州、良乡、房山、固安各州县，自缙绅以及小康并府吏胥徒之家，有曾读过书者，大半系全氏之徒，故全各村虽无一秀才、监生，而从从不受人欺侮，其视状元、宰相如浮云。然妹夫生性更是执拗，与妹子各别。妹子说：男儿当以孔子为宗，特鸟兽不可与同群耳，己饥己溺，当存天下一家之心。妹夫说：乡邻有斗者，虽闭户可也，尘视轩冕、沮溺丈人，真我同志。因此夫妻间虽敬爱不失，而所好不合，未能如鼓瑟琴也。”素臣击节叹赏，暗忖：妹子颇有见识，亦通文义；妹夫亦出俗情之外，愈加欢喜，因道：“夫唱妇随，乃居室之正道，夫以好唱之妇，即以夫之所好随之，则夫妇之好合，而如鼓瑟琴之和矣；若好不合，则不和，不和则虽克竭敬爱，而貌合情离，与从夫之义悖矣。夫如好，非所好违理蔑义，则当几谏如子之事父母，感之以诚，谕之于道，委曲以匡救之；若但所见不同，无害于理，即当凛从夫之义，屈志以就之。故梁君有举案之妻，鲍子有挽鹿之妇，皆随夫唱以垂令名。妹夫沮溺之见，亦今之梁、鲍也，妹子何独执己见而不从其

所好耶？”水夫人在床说道：“汝兄之言是也，宜谨志之。”遗珠感悟受教。

素臣复问其平日所读何书，翁夫名号，自己与子女年岁，遗珠道：“公公名守性，字真；妹夫名身，字抱愚；妹子今年二十六岁，与妹夫同庚。生一子一女，子隐儿，五岁，女遁儿，三岁。读过五经四书、孝经、小学、列女传、小本古文、日记故事、千家神童诗、武经七书，看过字汇纲目、五子性理，俱是家中所有训蒙所用者，此外便一无所知。”素臣道：“读过之书可能明白贯串？”遗珠道：“贯串固然不能，只明白也是自己想头，不知可是真正明白。”素臣因略叩以经书之义，问三十六宫，则云：“六子相交十八卦，一卦两宫，故曰三十六宫。”问虞书、尧典，则云：“二帝同典，四臣同谏，若依古文尚书，文气便截不住、隔不断。”问诗序真假，则云：“郑诗不应专刺郑忽，卫武公恐没这许多年纪，狡童更不似郑忽，小子亦难指厉王。”问夏时冠周月，则云：“就经文无冰、六月雨、十月雨雪、陨霜、杀菽等节，若非周月，恐时令不对。以书经十二月元祀例之，则即位应在子月，今称春，则夏时冠周月亦是。”问仲春大会男女，则云：“奔则为妾，奔字自然作不备礼讲了，恐会字亦当作会计会字讲，若作会合说，周公便非圣人，王政便成乱政。”问父母在不许友以死，则云：“恐是战国时儒者之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读《孝经》一书便知许友以死直是乱道。”问《论语》大旨，则云：“圣人重学不重悟，学在求仁，仁以孝悌为本，忠信为主。”问《大学》大旨，则云：“诚意固然吃紧，若不格物致知，则意不可得而诚。”问《中庸》大旨，则云：“归宿在一诚字，诚须择执，执又须择学问，思辨与格物致知同一求诚之要，《中庸》复指出人一己百，弗得弗措，尤为后学津梁。”问《孟子》大旨，则云：“孟子之功在指出五性之端，使异端邪说无从置喙。”问

《武经》大旨，则云：“仁义礼智信，五者缺一不可，严字已包在礼字内，似属添出，但《武经七书》不及孔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八字，以七书只说得好谋而成，少却临事而惧一副本领也。”素臣大惊大喜道：“妹子真奇才异人也！愚兄博览群书，熟闻母训，始得一知半解；妹子读不多几部书，又无明师指示，自出灵心，独得真解，天分之高，孰与比伦？若不迷失在外，自幼即多读古书，受母亲训示，识见必高出愚兄多多矣！”遗珠道：“妹子闻人传说二哥事业，惊为天人，自恨身非男子，不能负笈相从，得开广志。意以妹子视二哥，真如培塿之于泰华，沟洫之于江海耳，二哥怎反这般谬奖起来？”水夫人道：“女儿学问虽远不及玉佳，而天分甚高，玉佳却非谬奖。孔子所以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女儿以后若能勤学好问，便不枉却聪明矣。”遗珠起立，衿衽受教，复问素臣道：“二哥说在窰店见过妹子，妹子从不轻出闺门，二哥从何处见来？”素臣笑道：“妹子说不出闺门，怎伏在道旁观看皇帝？我因百姓拥挤，恐误行期，又因上皇宠以非礼，故托病卧车。那日起身太早，把车子杂入宫人车后，春燕等女车之前，明明看见是妹子面貌，难道另有其人吗？”遗珠太息道：“不出闺门四字，真是格言。妹子自十岁以后即知此四字，亦即守此四字，去冬被伯婆叔婆们再三撺掇，说皇上过去即清了道，没一个男人，俺们有屋在道旁，候皇帝过了，出去看一看皇妃、宫女，宫车过完仍回屋去，有何妨碍？公公及妹夫也说是千年一度的事，看看不妨，把妹子说活，才出来一看，谁知已被男人看见，岂不可羞？”水夫人道：“广西之事，弘顺等回来已知；京中及山东之事，文恩等也约略说过，你把延安之事说与我知道。”素臣大概稟知，水夫人道：“半夜里领二三十人杀入延州城内，是临事而惧吗？女儿把八字分开，便非真解。非惧不能成成字，内即有惧字。《武经七书》亦



只讲得一谋字，尚遗却成字也。孙、吴诸人何尝不成，然只算得侥幸，非圣人之我战则克。玉佳知谋而不知惧，亦只读得《武经》，不曾读得《论语》也。后当切切戒之。”素臣跪受明训，遗珠亦爽然若失。水夫人道：“时已四鼓，可起去睡罢，五更尚须待漏谢恩，有话明日再说。”素臣答应起来，进里间歇息。遗珠亦关上纱窗，去陪水夫人睡觉。

素臣喜得佳妹，睡梦中只顾笑醒转来，一连几醒，已是五更，忙忙的上舆入朝。谢恩已毕，天子赐御制“四征不庭万国来朝赋”，复留至文华殿小宴。天子道：“闻先生新得令妹，太夫人胎教定是不凡，但未闻庭训，不识已通诗礼否？”素臣将夜间问答之言述了一遍，道：“天分虽不甚高，却较臣为胜。”天子咋舌道：“古今无价之宝聚于一门。前见诸郎，叹为难父难子；闻令兄辞官揭，以为难兄难弟；今闻述令妹，又属难兄难妹矣。朕亦新得一妹，谨订与先生为妾，亦可称难夫难妾。令妹则当延入宫中，教授皇后、皇妃及诸皇妹，如曹大家、宋若华等故事，先生其勿辞。”素臣战栗奏辞赐婚，天子道：“上皇甚疑先生，若此姻不就，疑必更甚，朕实左右为难，望先生为朕屈，并为上皇屈。昔尧以二女妻舜，况朕妹非上皇所生，尚系郡主乎？已有旨，令皇甫、东方二卿为媒，先生归第禀命于太夫人可也。”素臣见说到禀命，不敢再辞。宴毕归第，即禀知水夫人，水夫人道：“金相、始升已来说过，我亦力辞。始升进来复苦切劝谏，也说是天子左右为难，媳妇们回来又述太皇、太后懿旨，说郡主贤孝，力劝我作主，只得应允下了。皇上已定了二十日婚期，虽奉旨不必备礼，然仍当告庙亲迎，以尊天子，勿竟以妾待之。至汝妹之事，应由彼翁婿主之，汝为奏闻可也。”素臣见水夫人已允，无可奈何，只得去料理行聘之事。向吏部领了诰命，一面祭告祖先，并告赐婚之事。古心、素

臣率领妻妹子侄排班拜贺水夫人，仆婢等俱叩贺过，再是妹侄诸妾诸婢仆叩贺素臣。田氏、璇姑先拜水夫人，次拜素臣。田氏然后受素娥、湘灵、五子、三侄、婢仆的拜贺。遗珠亦向璇姑万福道喜。是日，本府同居亲友、南边随来的云北父子来见，并道封赠赐婚之喜。发帖请大媒，内阁翰、詹五府六部等各堂上官拜贺，忙个不了。

晚来仍欲宿水夫人房中，水夫人道：“婚期在二十，帝妹不可以妾礼待之，是夜即当成婚。汝与媳妇等相离已久，今夜当宿媳妇房中，以次轮过三姐，恰好凑着婚期，便于君臣妻妾之道，两无碍矣。”素臣依命至田氏房中，略问龙儿学课，见其应对详明，暗忖：哥哥教法正当，此儿资性亦在中人以上，随口出一对道：

“吕蒙三日而刮鲁肃之目，初学须知。”

龙儿应声答道：

“项橐八岁而为孔子之师，后生可畏。”

素臣笑道：

“口出大言，何尚伏枥垂銜，不吐驿骝之气？”

龙儿躬身应道：

“根生太岳，因而千霄蔽日，独标松柏之奇。”

素臣道：“归德于父，这才不失为子者之道。因而对何尚，双关亦巧。此必三姐所教。”田氏道：“三妹闲着就出对给孩子们们对，弄得五个孩子个个口舌利便。鳌儿小龙儿两岁，还更出尖哩！”素臣因复出一对与麟儿道：

“有钱者麟也，无钱者牛也，汝其有钱之牛乎？”

麟儿应声成对道：

“踢斗者魁乎，失斗者鬼乎，儿乃踢斗之鬼也。”

素臣笑道：“黄口孩童，乃欲大魁天下乎？”麟儿还认作出对

与他，即对道：“白衣宰相，何难再见吴中也。”素臣甚喜，各赐果饵。龙儿叩谢起来，拱立而食，投果核于壁角。麟儿叩谢素臣，并叩田氏，食果存核即藏于怀。素臣训责龙儿道：“你比兄弟大了两岁，反不如彼之知礼，父母一也，止知谢父，不知谢母；君父一也，你读过五经，岂不知赐果怀核之礼乎？读而不行，犹勿读也。”龙儿跪地，满面发赤，素臣复加赏麟儿。

十七日宿璇姑房中，见凤儿于灯下看历书，推算节气表，因出一对道：

“一百六日为寒食，须知寒食乃讹传。”

凤儿跪下说道：“便要求教父亲。”素臣道：“令你对对，怎把话来隔断？”那知凤儿接口说着：

“二十八宿非天行，请问天行之真度。”

素臣方知即是对对，并非求教寒食讹传典故，笑谓璇姑道：“不意反入小儿疑城，兼使我无可置辞。”因抱坐于膝说道：“日月星辰有象，故有躔度可求，天惟积气，莫穷其高，焉知其度？儿亦求其可知者耳。”

十八日轮着素娥，留云北父子进房小酌。素臣陪过大媒，因劝云北不得不陪饮，便觉颇有醉意。云北辞出，素臣起送。见鹏儿在外闲看书，问是何书，素娥道：“奴不许他看医书，偏要偷看。”素臣随口说道：

“徐长卿苦酒送云北，要见周公。”

鹏儿即对道：

“使君子牵牛望江南，欲求黄石。”

素臣道：“此儿乃知讽我乎？”送出房来，见院中雨湿，虎儿打滑，又随口道：

“狗毛雨落两三时，虎儿子细。”

鹏儿在后应声而对道：

“羊角风高九万里，鹏子逍遥。”

素臣回房谓素娥：“我志在攘斥异端，而此儿出语皆有老意，殊可怪也。”

十九日至湘灵房中，见有驾山诗集，素臣大笑：“六岁小儿已起有别号，无怪今之成人矣。”随手揭看两页，问湘灵曾否润色，晴霞道：“是真本哩！小姐替他改削，他另眷一本，说真者是真，改者是改，不可混同。”因取过那一本，素臣对勘，暗忖：改本固佳，真本亦大有心思，殊可畏也。因见内夹抄录少陵《秋兴》八首，即随手指着第六首韵脚，限作“四征不庭万国来同”律诗一首，刻定烛痕，晴霞送上一副文房小具，鳌儿不慌不忙拂笺濡墨，先写题，次写诗，须臾呈上。素臣与湘灵问答任公、任母、鸿儒、素文家常，未及说完，刻的烛痕尚馀十分之五，举目看时，是：

赋得四征不庭万国来同，限少陵秋兴第六首原韵：

尚父鹰扬四战功，普天深勒梦魂中。蚩尤旗掩千年气，  
王会图成万国风。南北有心皆矢赤，东西无血更流红。  
书生空抱安边策，只谱歌诗颂我翁。

素臣笑道：“乳臭小儿亦称书生耶？”因田氏夸其出尖，遂以三光日月星绝对试之。鳌儿极力搜索，不能成对，羞得面红颈赤。素臣因以东坡两对示之，鳌儿笑道：“孩儿要对得切，当专在天文地理上去思量，故想不出。若四始风雅颂可对，则六脉寸关尺、一牢牛羊豕俱可对矣。再通融些，则一门公卿长、九章勾弦股、五府金同督、六曹郎员主、九赋上中下、五音清平浊、六子长中少、百年幼壮老俱可对矣。孩儿想来，只有六爻天地人可对，无奈平仄不调；九族父母妻亦犯此病；若四德元亨利，可以取巧一时，则本朝无子男之爵，五等侯伯亦可对矣。北方无入声，向

北人可对四声平上去矣；吴无君、无大夫，向我们吴人可对五角徵羽矣。再牵扯些，则调谑没心肝人可对五脏脾肺肾，调谑没面目人可对五事言思听，调谑没黑白人可对五色青黄赤矣。孩儿不信苏东坡是这样笨人，对出这样不切当的对来。”素臣道：“胡说，四始风雅颂，虽非天文，究是的对，如何可说他笨？”鳌儿道：“这对孩儿早便想着，因不切当，没敢说出来。”素臣笑谓湘灵：“杨修、孔融之早慧，今乃知其不诬。但我至七岁始学作诗，母亲犹以为戒，至属对则尤不讲求。汝乃汲汲导之，徒以诗对夸灶，无益也。”

二十日一早，鸾吹到京，见过水夫人，即请遗珠相见，道：“女儿一到，即闻母亲新得了姐姐，女儿几乎喜杀。”水夫人道：“我因你临产，不得同行，非常记挂，方才知你路上平安，又生了男外孙，也是喜坏。小姐快出来，见了大小姐。”鸾吹道：“如今有了姐姐，女儿的行次要改换了。”水夫人道：“我已定下了，不必更改。”因把合家称之为法述知。遗珠出来，对面平拜，田氏等陆续相见，鸾吹道：“母亲，怎姐姐相貌竟与二哥无异？”秋香道：“前日小姐穿了太师爷的公服，还像得多哩！”遗珠脸胀通红，好生没趣。素臣进见，互相叫喜，鸾吹道：“二哥是重重叠叠的喜，也贺不得许多，请问是那一件最喜？”素臣道：“诛逆靖乱，事关君国，拜爵追封，荣及祖父，庆幸之心自应居最。但俱属意中之事。惟得妹乃意想所不到，故一时喜跃，迥出寻常。至于赐婚，则不特不敢喜，且忧惧之甚也。”水夫人道：“那晚宿在老身房中，至四更始睡，还只顾笑醒转来，可知他是喜极哩！”鸾吹点头称叹。

素臣赐婚，虽知郡主非上皇所生，却因天子主婚，宫中迎娶，仍以公主之礼待之。至晚公服告庙，至内东门内行亲迎礼。郡主升轿，素臣执雁，欲跪进于内使，内使宣旨辞跪，乃立授内使，

欲再拜，复宣旨辞拜，乃先回，俟于府门。郡主轿至，素臣揭帘，因未立祠堂，同至影堂谒拜，内使宣旨，曳郡主拜毡，后素臣一席至寝室。内侍复宣旨：辞相向再拜礼，请素臣侧立，受郡主两拜。将就座进饌合盃，内侍又宣旨：令素臣东北金坐，郡主西坐。合盃毕，送入洞房，共效于飞。

一个堂堂宰相，蟒袍玉带有光辉；一个赫赫王姬，霞帔翟冠多气色。一个能征惯战，铁铮铮阵上女将军；一个荡虏平苗，骨棱棱宇内奇男子。一个说灯光下看不清娇模样，似曾相识燕归来；一个说被窝中提不起旧根由，无可奈何花落去。一个说老皇帝团生作熟，弄假成真，几回胆战魂惊，有甚心肠呼妹妹；一个说小阿奴覆雨翻云，兴妖作怪，一到天明日出，将何面目见婆婆？

次日五更，素臣先醒，在枕上看那郡主的姿容，越看越疑，悄悄的把帐子挂起，放进烛光，定睛细认，忽然想起，猛吃一惊。正是：

无情每遇多情女，    知法偏为犯法人。

### 总评

得妹之奇妙，总论详言之矣，然使相见时蹊径稍平，便减气色，情理稍碍，便入玄虚，今借改装入笔，而以秋香之大惊小怪弄成牛鬼蛇神，已平添无限气色，至水夫人叙出原委，按之情理，丝毫无碍，使极奇之事化为极平，复不入玄虚一路，方为绝世希有之文。

素臣承宠而惧，已是上等本领，而水夫人傲以患得患失之鄙夫，不特为长乐老一辈人顶门下针，兼为范少伯、张留侯指出一条坦平大道，使素臣疑惧尽释，归并一心，致君泽

民，以成至治，真不愧女圣人之目也。古来名臣俱为明哲保身四字所误，包括许多史事，垂为不朽格言，岂裨官家所能梦见？

全氏祖训固属有为而发，然能守此便属天地间第一福人，真使状元宰相如浮云之过，太虚无足稍垂一盼，作者于武陵源外别开一境，令我神游心赏，如醉如梦。文章之感人如是。

遗珠一女子，乃存已饥已溺之心，真不愧素臣之妹。而素臣即示以倡随之正道，亦是项门一针。千古有才有志之女，鄙夷其夫，独行其意，甚或怨天尤人，憔悴放纵者，亟读此文数十百遍，痛悔前非，以图后效，庶不负作者垂教之苦心。

遗珠论经书，俱得大旨，周礼尤为独发之秘，周公便非圣人，王政便成乱政，真是铁案山招。

遗珠论武经，已是上等见识，不意水夫人之议论更出天外也。非惧不能成，成字内便有惧字。子之所慎者战，而曰我战必克。有以夫？

五子皆令对对，稍嫌呆板，故用田氏“口舌便利”四字以灵活之。而麟儿一对、一误认而对，凤儿一对，鳖儿不成对，惟龙儿、鹏儿各两对，龙则先笑后赞，鹏则两俱疑怪，无一雷同。且四儿只对对，鳖儿并赋诗，四儿虽成对，多止于两，鳖儿虽不成对，对反至于十八，而其中或问学课，或赐果饵，或看医书、历书，或拖入私亲小酌，或夹入丫鬟衬语，种种灵活，何有呆板之病？

郡主赐婚，必猜是红豆矣，何乃越看越疑，玄之又玄，近乎玄杀？

## 第一百十九回 灭浙平倭归一统 论功行赏失双劳

郡主已被惊醒，见素臣惊疑之状，道：“实不相瞒，奴乃木难儿，即林天渊也。”素臣着急道：“谁知你也是改名易容的。但母亲当你女儿看待，我亦以妹视汝，即有君命也该力辞，何以并不奏明，陷我非礼？”天渊道：“那年大姐到丰城来，奴起得一数，合为老爷妾媵，故在山庄俱以妾礼自处。皇上赐婚，还是奴求皇妃代奏的，怎反肯力辞？奴与老爷本属异姓，并未兄妹称呼，何有越礼？因见老爷执性，恐说明了必不肯就婚，故奏明皇上，但说郡主，不说出真名姓来，这是奴的苦衷。乞向太夫人及各位姐姐说明，好出去相见。”素臣叹口气道：“我去岁荐你入宫，一则护卫圣躬，二则欲俟立功后奏请立为妃，因上皇疑忌，尚未奏闻，那知你弄这玄虚，如今生米已成熟饭，悔之无及了。但你这郡主究竟是真是假，怎样开口去求皇妃，皇上怎肯与你申通？瞒我岳丈，可是情愿？须一一说与我听。”天渊道：“奴因负救，皇上便认奴为妹，封为勇安郡主，知奴未字，要把奴配与北楚王世子为妃，奴才着急求告真妃，愿作老爷之妾。又说老爷执性，要求皇上作主。皇上大喜，说朕的性命非此两人不生，当委曲成之。奴在广西就禀知父亲，父亲求之不得，出京时皇上又许做主婚，有甚不情愿呢？”素臣因说尚主之礼，须十日后谢恩朝见，但我不比别人，你又非天潢一派，今日即当进朝，俟我回府，同见母亲可也。”因急起入朝。

天子宣至幄前，坐定问：“先生已知郡主根源否？”素臣道：



“已知。只觉赧颜耳。”天子命光禄寺备喜筵十席，送镇国府为困囿之宴。奏事官跪奏：浙东已平，倭奴降伏。呈上表章，天子看过，向素臣拱手道：“破降倭奴，果出先生预定之策。朕四征不庭之赋益不虚矣。诸臣之功，朕已定有七案，今并定此两案，即当行赏。”令钦天监于二十五日以后择吉奏闻。

素臣退朝，即同天渊拜见。水夫人及合家眷属无不惊喜，水夫人道：“老身还只疑是楚王郡主，却不道是，”说到这里便住了口，吩咐素臣道：“我与你妇受封不及诸妾，但母以子贵，凤、鳌两孩已经尚主，鹏儿亦荫锦衣卫佾事，均已身受朝廷恩赐。嗣后我与媳妇仍旧称呼，其余皆冠以姓，亦如所封称之。家人们称媳妇夫人，称刘媳为刘夫人，沈媳为沈夫人，任媳为任夫人，小姐及大小姐称媳妇为嫂嫂，余称刘嫂、沈嫂、任嫂，惟大小姐与沈媳仍以姊妹相称，林媳则我与汝及小姐等俱称郡主，以尊朝廷可也。”素臣等俱俯首遵命，水夫人复取钦赐内监官人名单看时，见单上开着：

## 内监十六名

文仁 文义 文礼 文智 文孝 文梯 文忠 文信  
文友 文睦 文姻 文任 文恭 文宽 文敏 文惠

## 宫女十六名

春桃 春杏 春柳 春薇 夏蒲 夏兰 夏莲 夏榴  
秋桂 秋菊 秋罗 秋葵 冬梅 冬柏 冬筠 冬苓

问知是天子新题之名，遂不更改。派文仁、文义值大门，文礼、文智值门厅，文孝、文梯值二门，文忠、文信、文友、文睦值大厅，文姻、文任值宅门，文恭、文宽、文惠、文敏分两班轮值素臣上朝公出。派春桃、夏蒲、秋葵、秋罗伏侍田氏，春柳、春薇伏侍璇姑，夏莲、夏榴伏侍素娥，秋桂、秋菊伏侍湘灵，春杏、夏兰专司素臣衣

服，俟熊熊、乌乌回京，专司巾栉，留下冬梅、冬柏、冬筠、冬苓在房伏侍。派讫，天渊呈上媵嫁名单：

内监二名

文勤 文慎

宫女四名

雪鸿 霜雁 拂斗 翔凤

水夫人看过，将文勤、文慎派值书房，宫女四名皆伏侍天渊。

是晚，将送到御筵分一席送成之、无外，因金相等家眷已进京，各迁居外城，故但送席与二人；一席送始升夫妇，一席送云北父子，一席送古心。留下六席，定天渊南面专席；水夫人北面、素臣侧陪，合一席；遗珠、田氏分东西金坐，各一席；璇姑西面，一席；素娥、湘灵东面，合一席。五孙随父侧陪，合家欢饮。众人细看天渊本来面目，但见：

蛾眉发彩，凤目生光，鼻倚琼瑶隆隆贯顶，颧分泰华岳岳成丸。凜凜霜颜，怒处一团秋气；盈盈花靥，笑来满面春风。樱桃口咄叱雷霆，曾从临浦城边七擒七纵；杨柳腰迷离烟雾，似向灵和苑里三起三眠。粉面初开，百媚千娇，细认当年罗刹女；猩红乍染，五风十雨，惊啼昨夜玉天仙。

天渊亦细看遗珠，但见：

脸不傅而自白，唇不描而自红。眉不画而黛色青葱，斜抹两条姻柳；髻不妆而香光缭绕，平堆一段巫云。怯生生体不胜衣，肩随斧削；瘦亭亭玉难盈抱，腰趁风轻。骨瘦神清，想倩女离魂，在那处曾窥半面？男装女扮，笑金蝉脱壳，只当前活现全身。方知这席上娇滴滴姑娘，便是那座中颤巍巍夫婿。

席散，素臣遵水夫人命，仍宿天渊房中。

次日黎明，剿倭、征浙诸将同时俱到，素臣出见。礼毕，立娘、碧云、翠云、黑儿、翠莲、碧莲俱先入内。于人杰禀道：“去岁十一月初九日，小道兄弟人俊到钱塘时，靳仁已得了浙江全省，令他兄弟靳信驻扎嘉兴，拨一枝兵由丰泾去取松江，一枝兵由平望去取吴江，自己驻扎衢州，发兵去取广信，留小道们在杭城守。小道依着太师爷钧令，一面写起羽檄去衢州告急，说太师爷已大破禁军，岛中危急，又遣别将领征苗的大兵十万，由淮扬而来，为捣巢之计，该速速回兵；一面令人俊领兵一千，至宁波守口。十一日闽中兵到，十二日交战。人俊诈败，领上岸来，至东大门又败，破了宁波府，十四日破余姚，十五日破上虞，都是人俊诈败，领兵进城。十六日到绍兴，绍兴府守将光是和尚与小道们声气不和，便不许败兵进城，人俊便领着闻人将军一枝兵，抄别路走萧山。林、方、刘、朱四位将军便留攻绍兴。是夜，山东三位女将军兵到，一位飞上城头，把索吊起，两位斫开城门，放入大兵，攻破了绍兴府。十八日破萧山，合兵攻打杭州。小道假出巡城，于二十日夜开门放进外兵。靳仁全家已搬入府衙，筑有内城。留守的和尚、道士、剧盗、盐枭都有本事，急切攻打不破；亏着百姓们听见太师爷不日破岛，又有征苗大兵从淮扬杀来，旬日之间已复了三府，知是天败，义兵纷纷而起，才把贼党杀散，将全家抄没。海宁、余杭、临安、富阳各县俱闻风起义，各杀守将以应天兵。小道们俱依太师爷钧旨，不留兵将守城，即择义兵魁首给与札付，令其守城。一时各府俱有民兵起义，贼人号令不行。靳信自嘉兴撤兵回来，刚到石门，嘉兴守将已被义兵杀死。赛将军领着苏、松两路兵将杀来，靳信不敢回兵，投奔严州死守。靳仁前两次发兵去袭丰城广信府，守将俱不敢拦截，但守城池。廉都爷大怒，将守将拿问，另换了人，又把丰城义民韦杰、易彦、吉于公

调去协守，此番兵去便攻打不下。靳仁得了告急羽檄，又闻宁波已破，急急收兵而回，韦杰等复从后追杀，便至严州与靳信合兵，赛将军兵驻塘栖，韦杰等又从兰溪抄出桐庐、富阳来。贼兵连败几阵，果然逃过江去，袭破萧山、绍兴，想从宁台下海去投日本。三位女将已遵令先期入城埋伏，福建六位将军领兵围攻，女将内应，民兵复起，贼人鼠窜，尽弃辎重军装，直奔台州，大兵随后追袭，白将军又领着三位女将军、三千大兵从海上杀来。靳仁屡败之后，复遇生力军前后夹攻，支持不住，都被生擒。一门四十八口亲丁，并法王扎巴坚，参禅师和光，真人宦焘、聂静、孙玉，现解进京，婢仆家财俱由地方官监禁封贮。廉都爷亲到浙江，权管抚印，现在查办委官镇抚、安插降人等事。小道们先赍捷奏来的。”铁丐道：“况大元帅于十一月二十日至岛，知凶信是假，成了大功，比文爷那日见了海鹤的喜法更是利害。照了文爷密札，派兵各洋埋伏。倭兵于二十五日到海州洋面，知道靳直已败，各岛已失，便要退兵，行长说：我们兵力有馀，原只图他指明路径；岛中诸将俱护驾入都，正好乘虚袭破护龙；护龙一下，各岛势如破竹；据了各岛，便可出没山东、江浙等省内地，这是绝好机会岂可错过？关白大喜，二十九日半夜里来袭护龙，四面伏兵尽起，况大元帅合卫婶子从岛中杀出，倭兵大败。一路追赶下去，方兄及各岛俱出兵接应，连胜了数十阵。到了崇明洋面，只认已脱虎口，复行练兵休息，要来报仇。元帅追兵已至，倭奴拚命恶战，亚鲁伏兵猝起，又败下去，到了松江洋面，只剩得几只船。还不心死，把船下碇，要劫掠苏、松沿海州县，又被三弟伏兵截杀，元帅及亚鲁夹攻，方才胆落，扬帆而遁。又被咱领兵截住，三弟等追兵齐至，四面合围，倭兵杀剩无几，关白、行长俱带重伤，方始投降。靳直、景王各岛也有狠将，却从没这等耐战，一船一百个杀掉九

十七八个，存那一两个还是狠杀，不死不休的，若非文爷妙计，如何胜得他来？”

素臣问日京：“飞霞、亚鲁何不同来献俘？”铁丐道：“元帅把功都归文爷及众人身上，不愿入朝。卫婶子要回辽东，亚鲁要在岛镇压，故没同来。”

素臣大开筵席，内外款待。安顿铁丐夫妇在龙生原住独院，方有信与白玉麟同院，六雄一院，虎儿宿内书房，令凤儿陪侍，翠莲、碧莲、黑儿暂宿水夫人房中，干人杰兄弟辞归神乐观。是晚，璇姑兄妹各叙离情，至三更天方随素臣入内。二十二日，天生、飞娘先到。二十五日，土豪、奚奇等十二将及春燕、秋鸿、熊、乌飞卒俱到，复大排筵席，设宴款待。奚奇等十将仍宿原院，元彪、宦应龙另住两院，令碧莲、翠莲出宿，黑儿归飞娘原院，留土豪入内，于天渊院中居住。是日，父女两人亦讲话至三更方睡。

钦天监择于二十七日奏凯献俘，二十八日论功行赏。素臣于二十六日以露布奏闻内使监：陈御座于午门楼上，前楹楼前设奏凯乐位，南设协律郎位，北设司乐位，稍南设献俘位，北设将校位，又北设刑部尚书奏位，皆北向；设受俘位于献俘位西，东向设露布案于内道正中，南向受露布位于案东，承制位于案东北，宣露布位于文武班南北向。二十七日清晨，素臣率诸将陈凯乐献俘馘于庙南门、社北门外，随天子告祭庙社，行三献礼。各祭毕，复陈于午门楼前。奚奇引吕虎及岑浚妻胡氏，妾十口，子岑棒、岑槎，媳二口；土豪引满鲁都、李罗、忽亦思、马因乱、加思兰；玉麟引靳仁、靳信，并靳仁妻潘氏，妾三十口，子靳富、靳荣，靳信妻弓氏，妾六口，子靳华、靳廉，妻史氏，妾五口，子靳宠，及妻扎巴坚参、和光、宦焘、聂静、孙玉；铁丐引关白、木秀、行长、宋素卿、倭将四名、倭兵六十五名，各侍立于兵仗之外。天子常服升楼，

素臣于楼前就位，率诸将行四拜礼。协律郎执麾引乐工就位司乐，跪请奏凯乐，乐止，承制官以露布付受，露布官跪受，中道南行付宣，露布官宣讫，付中书省颁示天下。奚奇、土豪、玉麟、铁丐各引俘至位。刑部尚书跪奏：“奉旨，满鲁都、李罗、忽亦思、马因乧、加思兰俱释还；岑浚妻胡氏，妾十口，子岑棒、岑槎，媳二口，俱免死，发交武靖州知州岑铎收养；靳仁妾三十口，靳信妻弓氏，妾六口，靳廉妻史氏，妾五口，俱给功臣家为奴；木秀、宋素卿、倭将倭兵，俱监禁，俟颁诏日本降表，至日施行，馀俱依拟处决。”刑部尚书承旨，将吕虎、靳仁、潘氏、靳富、靳荣、靳信、靳华、靳宠、扎巴坚参、和光、宦焘、聂静、孙玉俱交刑部侍郎戴珊、中府都督同知宁文，押赴西市，将靳仁凌迟，馀俱斩决。免死各俘皆谢恩，四拜三呼。奚奇等引俘退。素臣率诸将就拜位，舞蹈山呼，百官复行四拜礼。传旨将法司勘定之臧宁、汪彬、陈芳、王彩、武国宪、汪永、汪鉴一并处斩；赵武革职，永不叙用。

天子回宫，即陈御座于奉天殿，设宝案，诏书案于殿中，诰命案于丹陛正中之北，宣制案于更北；吏、户、礼三部尚书位于殿上东南，大都督、兵部尚书位于西南，应受赏各官拜立于丹墀中，序立位于西南；受赏位于诰命案之南，受赏执事官于序立位之西，馀陈设如朝仪。次日鼓三严，执事官各就位。天子衮冕升座。素臣率诸应受赏官入，分男女各就拜位。天子宣素臣至御座旁赐坐，出钦定赏格令观，道：“此朕就各案合计并定，未知当否，今折衷于先生。”素臣惶惧谢，捧单看时，见单上开着：

一征苗，应受赏者六十五人；

二卫官，应受赏者三十一人；

三诛藩，应受赏者十三人；

四捣巢，应受赏者四十三人；

五救劫，应受赏者二人；

六迎盗，应受赏者二十四人；

七靖虏，应受赏者四十二人；

八平浙，应受赏者十九人；

九剿倭，应受赏者六人。

八案首功一人：

镇国公文，征苗、卫官、诛藩、救劫、迎盗、靖虏、平浙、剿倭八案首功，旷古无匹，虽裂土封王无以报称，勉从谦德，略示优崇，赐号素父，诏表赞拜皆不名；食禄吴江县，田赋岁禄如故。加封三代，始祖为镇国公、妣为镇国太夫人，晋母水氏号宣成镇国太夫人，加封子尚宝寺丞，文麟为吴江伯锦衣卫佾事，文鹏为震泽伯。敕建崇功大德坊二座、官员下马牌二扇、尚方剑一口，精忠神勇首辅元功图书二方。

素臣看完，汗流浹背，伏地辞谢，至再至三，天子不允，道：“周称尚父，鲁称尼父，齐称仲父，先生即逊于孔子，而功高尚父，远出仲父之上，又何辞焉？”命怀恩扶掖就坐。只得复看赏格：

四案有功四人：

龙生卫官、迎盗、靖虏、诛藩，已加封，但加赐飞鱼衣一袭；赛吕卫官、诛藩、迎盗、平浙，以总兵题补；熊奇卫官、诛藩、迎盗、靖虏，以京营副将题补；金砚卫官、诛藩、迎盗、靖虏，授镇国府中军参将。

三案有功四十人：

林选征苗、捣巢、靖虏，升授右府都督同知；金品卫官、诛藩、捣巢，升授左春坊左庶子；匡中卫官、诛藩、捣巢，赐进士第，授翰林院编修；奚奇征苗、捣巢、靖虏，授镇国府左翼参将；叶豪征苗、捣巢、靖虏，镇国府右翼参将；元彪征苗、捣巢、靖

虜，镇国府左翼游击；宦应龙征苗、捣巢、靖虜，镇国府右翼游击；袁无敌、张大勇、李全忠、叶世雄俱征苗、捣巢、靖虜，镇国府左翼佐击；华如虎、华如蛟、马成龙、马成虎俱征苗、捣巢、靖虜，镇国府右翼佐击；文恩、文容卫官、诛藩、捣巢，分授镇国府左右翼副总兵官；玉奴卫官、诛藩、捣巢，已应封夫人，加赐锦缎百匹；阿锦卫官、捣巢、诛藩，封奉恩夫人；男飞卒十人征苗、捣巢、靖虜，分授镇国府左右翼守备；女飞卒十人征苗、捣巢、靖虜，给事镇国府，赐三品冠带，及笄分配男飞卒，封淑人。

两案有功二十四人：

楚王卫官、诛藩，加封一子亲王；楚郡主卫官、诛藩，加封公主；林天渊征苗、救劫，已封郡主；刘健卫官、捣巢，已升大学士；白祥迎銮、平浙，升太仆寺正卿；谢迂卫官、捣巢，赐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申田卫官、捣巢，改光禄寺少卿；刘如召迎銮、剿倭，改授镇国府中军游击；闻人杰迎銮、平浙，以游击题补；施存义迎銮、剿倭，以游击题补；吉于公征苗、平浙，授镇国府长史；韦杰、易彦征苗、平浙，俱以游击题补；亚鲁迎銮、剿倭，授宣慰使司佥事，留岛差遣；熊飞娘迎銮、靖虜，已封承恩君；赛奴卫官、捣巢，已应封夫人，加赐锦缎百匹；卫飞霞迎銮、剿倭，已封承恩君；陆黑儿迎銮、平浙，已封奉恩君；春燕、秋鸿迎銮、靖虜，加封夫人，升其夫成全、伏波为镇国府中军游击；碧云、翠云迎銮、平浙，加封灵勇淑人；碧莲、翠莲征苗、平浙，已应封夫人，加赐锦缎五十匹。

一案有功五十五人，

征苗者二十五人：

王恕、马文升已升侍郎；屈明实授思恩府知府；羊化、羊运升



授各本卫指挥使；沈瞻授镇国府中军守备；沈虎授镇国府中军把总；干珠以宣慰司佥事衔管峒长事；岑猛实授田州土知府；岑铎实授武靖州土知州；开易、封斗、锁住、索住、关保、萨保、松纹、陈渊俱以宣慰司千户衔管各峒长事，由干珠派管；张显、锦囊、韦忠、奚勤俱授镇国府左右翼守备，天丝、小隼、娇凤俱随夫受封，加赐锦缎各二十匹。

卫官者十四人：

徐武、马诚、宁文各赏银五百两，蟒衣一袭；连世已复官；皇甫毓昆已升左副都；张定已封侯；罗纶升翰林院学士；连城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东方旭升侍讲学士；马玉、金玉冰俱升授修撰；元领升礼部员外；陈经升兵部主事；云氏封隐惠夫人。

迎銮者七人：

何仁已升按察使；成全、伏波已因妻复升游击；元思已赐衣号；柏节、李信、梅仁俱给赏银五百两。

靖虏者二人：

尹雄已加封都督同知；邢全以参将升用。

平浙者七人：

廉和升宣大总督；袁作忠、林作忠、刘牧之、朱无党俱授守备；干人杰、干人俊俱赐紫衣，封高士。

以上应受赏各员，已升已授已封者，俱照原衔，馀照现升现授现封之衔给予应得诰敕，各赏冠带一袭。

素臣看完，见独遗铁丐夫妇，知犹为岛中狂言之故，不敢代诉，但奏云：“诸臣赏格由皇上钦定，至公至当，惟文容、云氏似属过优。现在僧道自法王至禅师已汰除四百三十七人，喇嘛僧七百八十九人，中国禅师善世、觉义等僧官一百二十人，自真人高

士至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尚应渐次裁汰，未便复行增添。元思、干人杰、干人俊应令还俗，予以流官。刘如召系臣妾刘氏胞兄、沈瞻系臣妾沈氏胞兄、沈虎系臣妾胞侄，今俱授臣标游击、守备、把总，为臣仆文恩、文容、金砚之属臣，窃不安，求皇上改授别官，感戴无既。”天子道：“朕不知刘、沈诸臣系素父至戚，如召既系刘夫人之兄，即皇妃之兄矣，更宜优叙。刘如召可改授中府都督金事，沈瞻改授京营游击，沈虎改授京营把总。元思、干人杰、干人俊可令还俗，以同知题补。至文容、云氏则另有缘故，逆藩丧心，欲于十月十八日乱宫，若非此二人则朕将无颜立于臣民之上，故不惜逾格赏之也。”素臣顿首承旨，趋就拜位，率受赏官行四拜礼。

承制官称有制，素臣等皆跪。承制官唱“行赏”，素臣诣案前跪，吏部尚书授诰命，户部尚书授图剑，礼部尚书授冠带。刘健徐武以下男女官各受赏讫，谢恩退朝。惟元思、干人杰、干人俊、刘如召、沈瞻父子，系临时更定，应改日补给；谢迁系解元，入监读书，本年正值会试，辞职就试不受赏；楚郡主、林天渊及干珠等不到各员外，馀俱各受皇恩，欢忭感激。

素臣诸仆婢受赏者至三十九人，诰命冠带，扛抬络绎，仪仗舆从，鼓乐导送，自朝门至府门，连接不绝。独有铁丐夫妇白白跪拜，无赏可受，踉跄而归，不特新恩无分，连那岛中口授的游击金事也寄在瓢底上去了。眼看着素臣合府男的乌纱圆领、女的风冠霞帔，人人满面春风；同院住的天生大哥穿着飞鱼袍服，配着飞娘一品冠带，更是光辉；连黑儿也着起奉恩君冠服，好不显焕，夫妻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正气到要死不活的地位，忽听一片声传：“铁丐、立娘接旨！”两人料是补给冠带，登时红光上脸，眼笑眉花，欢天喜地的赶到大厅。只见两个内监执着酒壶酒

盞，素臣、如召、玉麟、有信等俱满面流泪，合厅男女惊惶失色，素臣口中说着“只求免他一死，”两人方知赍的是药酒，要赐他自尽。吃这一惊不小，真如快刀剖腹，利箭穿心。正是：

驷马难追惟有舌， 一言妄发便无身。

### 总评

木难儿子浴日山庄催花行令时，失惊条怪，无数疑人闷人之笔至此方略为点明。素臣欲俟天渊立功，奏进太子为妃嫔之意，亦于此补出。非如他书，开口便见喉咙也。读奇书不可性急，如是，如是。

水夫人令素臣为天渊择婿，然不得其人，何可竟置不议？得此补笔，方无罅漏。娲皇五色石，作者于何日得之？

告急、诈败两计既行，势如破竹，无复着手处矣。妙在不许败兵入城，在事势固必有此一折，在文法亦必须此一折也。一面抄路，一面留攻，而缙遣女将飞身上城，皆素臣预料有此一折也，神乎，神乎！其孰从而御之？不留兵将，即择义兵魁首，令其守城，有数善焉：省兵一也，省饷二也，与民无猜三也，鼓舞豪杰四也。凡名正言顺、为叛人窃据而乘势兴复者，俱当以此为法。若同时角逐，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不可泥此。

玉麟一拨，令截台州、海口，不截宁波，此兵法之秘。靳仁自绍兴再破，胆落势穷，何更敢奔宁波已复之府？且岛中拨兵至浙，宁熟避生，宁近舍远，此必奔台州而不奔宁波之理也。素臣料定，故第五拨以玉麟及三女将领大兵三千，拦河撒网，为一罟而擒之计，以了平浙之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非素臣其孰能之？

越写倭兵耐战，越显素臣神谋。层层埋伏，尽力穷追，剿倭之法莫善于此。稍有漏网即受酷祸矣，可不慎欤？

日京不居功，本由素臣成算，嫌于掠美也；不入朝，已被素臣占绝，耻于后尘也；掉头天外，直欲自成一局，浮海之行已决于此。

铁丐夫妇不论功行赏而反赐自尽，奇变极矣。妙在先用层层逼法，逼至懊恨欲死，忽又传令接旨，令其死灰复燃，然后直入赐酒本位也。兔起鹘落、虎啸龙跳，无以喻其奇妙。



## 第一奇书野叟曝言第字卷十七

### 第一百二十回 执伞盖铁丐甘心 宴府第金蝉脱壳

内监斟酒在杯，立逼跪饮，素臣再四求缓，欲为保奏，内监道：“这是上皇圣旨，万岁爷跪求不允，太师爷如何保奏得下？”天生、虎臣听到此处，知是无救，不觉放声大哭，飞娘抱住立娘更是哭得利害。铁丐慨然道：“哥、嫂、兄弟，哭也无益，咱不过是个叫化子，做了几年岛王，鲜衣美食享用过来，就死也不亏咱了。妹子两回被文爷捉住，一百个也杀掉了，落得快活几年，又留了一个后代，还算便宜。只是那小钟馗是要累嫂子抚养，留咱合你妹子一脉。大哥、三弟俱受皇恩，咱没一毫歹心肠，又有文爷监察，咱还有甚牵挂？君要臣死，父要子亡，拗得过去的吗？妹子，咱合你拜别了皇上、祖宗，往这阴司里走遭去罢！”一面说，一面拉着立娘跪下磕了几个头，接了酒杯，一饮而尽。立娘哭道：“只小钟馗在面前看一看，死也甘心。”铁丐接过那杯，把立娘一灌，说道：“死也须死个爽利，还说那闲话则甚？”两人立将起来，只见又是两个内监捧着两幅白绫而来，铁丐道：“千死万死，只是一死！”一手就去捞那白绫，却被内监扯住，问吃了酒没有，先来的内监回说已吃，这内监便道：“太上皇旨意是不肯吃酒才赐帛自尽，既吃了酒，便用不着这帛，咱们须去缴旨也。”四个内监如飞去了。

铁丐道：“酒吃下去怎不见动静？落得且别一亲友。”因拉着立娘先拜素臣，次拜合厅之人，立娘复进内拜别水夫人等。内外

诸人，无不哭泣感伤。素臣见文容站在身边，便令其备办后事，吩咐：第一棺木要好。文容连声答应而去。素臣暗忖：药酒服下即发，何以迟缓若此？莫非是下的重药？与玉麟等猜想不出。忽见内阁送到旨意：“将铁丐免死，革去游击，给事镇国府充伞盖夫役，妻熊氏充炉扇女侍，三年无过，奏请定夺。”天生等一忧一喜，喜的是且全性命，忧的是屈辱不堪。转是铁丐立娘毫不介意，只喜不忧，铁丐道：“咱不遇时，无故是个乞丐，要想替镇国公太师爷撑伞擎盖如何能够？妹子两遍被文爷拿住，留得性命便是造化，如今着他承值炉扇，也没甚吃亏。”立娘道：“还有一桩好处，是常听得太夫人的教训，小钟馗也得学着五位公子的好样。”铁丐道：“奉旨着你值炉扇，冬天提着炉，夏天执着扇，要时刻不离的伏侍文爷。许你常到太夫人房中去吗？妹子，以后这文字要去掉，咱们只可叫爷了。”素臣道：“休如此说，称呼照旧自不消说，连夫役女侍也只存个名儿，真要值甚伞盖炉扇吗？”飞娘道：“文爷这话却使不得。上皇多疑，方才若不是酒吃得快，这会子已都做了吊死鬼了！如今这旨焉知不是赐酒之意？看二叔合妹子甘心不甘心，兼看文爷庇护不庇护。依咱的主意，文爷上朝公出，二叔便须承值伞盖；宴见宾客，妹子便须承值炉扇，一毫不可躲闪，方免得上皇疑心。大丈夫能屈能伸，况且是心窝里敬服的人，该依着二叔的说话才无后悔。”天生等俱说飞娘之言有理，素臣禀知水夫人亦以为然。自此，无人处仍然朋友，有人处居然與隶矣。

二月初一日，虎臣辞别回岛，去接家眷，并带小钟馗进京。素臣休沐之期已满，入阁办事。因安吉前辈齿尊，逊使主笔，安吉汗流浹背，连连打恭道：“老朽衰庸，屡次乞骸，蒙皇上恩旨慰留，颜于此，还敢与及阁事？公相功德巍巍，且系两殿大学士，

职本独尊，因奉有圣旨，阁中之事悉由素父主持，自常独秉国钧，伊关公或可参酌一二，老朽惟伴食中书，于纸尾列名而已。”素臣因与希贤商榷，开出几件国计民生大事：

一 荐贤。理学：薛瑄、陈选、文雷、景山；文章：王鏊、文点、水唐、李东阳；经济：杨廷和、杨一清、谢迁；武勇：况如日、干珠；秀夷：关兰。

二 减赋。苏松浮粮，四川加派，江浙马税，湖广盐课。

三 限田。每丁男一名限田百亩；富贵家田逾丁额者，官为注册；许有丁无田及虽有田而不及额者，照价买业。

四 备荒。山东已有大恩仓；徐两京十二省设仓二十八所，每所贮谷一百万石，以景王、靳直、靳仁各抄没家财内拨出银一千四百万两，买谷分贮；设专崇、司官廩。

五 罢贡。各省府州县每岁应贡土物，一切罢之。

六 均徭。一切丁银、班匠、改折等项，俱摊入田赋，作一条鞭征输。

七 禁罚。各省府州县一切问罚，永行禁革，违者论如律。

八 止赎。除律载纳赎、收赎、赎罪各款外，一切实犯罪名俱不准输赎。

九 免民运。一切地漕银米俱由官解，永革里长解京，通淮、扬之例。

十 清官庄。凡诸王、公、侯、驸、马、伯、勋戚，除原赐外，凡有侵占官民田产，俱清出，分别入官给主。

希贤写毕，素臣看过，送与安吉斟酌，安吉极口赞颂，列名奏上，本日即奉旨准行。其荐贤款内，仍下内阁拟旨。因薛瑄年老，但赐几杖、加爵禄，取所著读书录等书刊刻颁行，免其征送至



京；陈选以詹事府少詹征；文雷以国子祭酒征；景山以国子博士征；李东阳升礼部尚书；文点、水唐、王鏊俱以翰林检讨征；谢迁现辞职就试，俟试后定夺；杨廷和升吏部左侍郎；杨一清以右副都御史巡视九边；干珠升宣慰司同知，管赤身峒峒长事，兼统十六峒，凡云、贵、川、广四省徭、苗窃发，许便宜剿抚；况如日以宣慰司同知，管安龙岛岛长事，兼统七十二岛，凡朝鲜、扶桑、暹罗、日本、琉球侵畔，许便宜剿抚；关兰赐进士冠带，并其妻锁篁亦赐随夫七品冠带，驰驿进京，廷试拔擢。外又奉特旨加出文真授国子司业，全性授国子小学学正，全身授小学学录。

素臣下朝，力劝古心就职，古心道：“辞卑居尊，益违初志矣。”素臣道：“皇上改修撰为司业，乃曲谅哥哥不乐仕进之心，故以师儒处之，非加秩也。既得依恃叔父，复与好友至戚同官，皇上之为哥哥劝驾者至矣，若再投揭力辞，何异泄柳之闭门、干木之逾垣乎？”水夫人道：“你兄弟一门俱受皇恩，我与玉佳复至深极渥，何可屡抗君命？速出就职，则臣道子道两不悖矣！”古心乃不敢复辞。

全性父子亦被地方官催迫上道，于初三日进京。素臣迎候至家，开筵款待，只兄弟二人、三侄五子相陪。立娘仍欲执炉侍宴，素臣道：“此宴并无外客，断不敢屈。”力辞方退。席上，素臣细看抱愚，但见：

目秀而凝，眉清而朗，肉轻骨重，气静神闲。热不因人，梁伯鸾之灭灶；心惟守拙，汉阴叟之灌园。耻从裙带觅风光，肯说妻荣夫贵？欲向瑟琴求好合，难甘妇倡夫随。野鹤翩跹，落落显亲之座；负剑辟咤，依依严父之旁。不苟誉，不苟笑，俨如大圣人之家乡，恂恂如也；无失言，无失色，岂若小丈夫之处世，悻悻然哉！

素臣暗自喜幸。次日一同入朝，因有古心在班，不敢就坐，天子命以屏风隔之，向素臣道：“令兄亦为朕屈，叨荣多矣。”素臣道：“臣兄碌碌之见，臣实不能强，幸臣母侃侃责之，方出就职，伏乞陛下恕其屡次违命之罪。”天子宣古心至前，深加慰劳云：“卿之高躅，朕固知非太夫人不能致也。”

是日下朝，门上即报：“任公任母并鸿儒夫妇进府。”素臣大喜，趋出大厅接见。各叙寒温毕，任公即述知鸿儒进京之故：未公为讲官时，例应荫子入监，因未生子，故未承荫；东方旭替鸿儒在阁部两处料理，准了补荫，故来坐监；任公任母想念湘灵，因亦同行；鸿儒夫妇少年恩爱，坐监须得三年方可排选，如何分离得许多日子？故此挈眷而来。是晚复大开筵宴，内外款待。

素臣陪着任公，进湘灵房内，因素文、晚香在房，与任母略谈片刻，把小舅子喜儿摸看一会，即辞出房，到水夫人正寝。昏定过了，走进自己正房。只见田氏满面流泪，龙儿、麟儿四只小眼亦有泪痕，连忙根问，田氏道：“妾身自于归相公，与家母舍弟一别至今，从前还有音信往来，自避居丰城以后，连音信都不相通，想念已非一日。今见各房夫人骨肉团叙，独有妾身望远神伤，故生悲感。两儿抱足跪劝，因妾下泪，故亦有啼痕也。”素臣愀然道：“避居丰城时，因怕泄漏，不敢发书，以后出门，并丰城亦不能归，归止一日，即赴广征苗、进京勤王、山东去迎銮、延安去平虏，无一息之停，那得有工夫寄书候问？只前月十五回京，到京有半月馀，应修书禀候，一则公私忙冗，二则因河南乡试录上见有田宝名字，是河南彰德府府学附生，我疑心莫非即是宝舅？若果是他，必定进京会试。连日着人去寻他寓所，却总寻不着，所以尚未发书，非不念岳母及令弟也。”田氏道：“妾身亦因相公事忙，连茶饭也不能从容入口，故未题及寄书，却不知有田宝之事，但兄

弟是内黄县籍，也未必就把乳名作名。”素臣道：“内黄系彰德属县，原可拨入府学；今人以乳名作名者颇多，故我疑心是他。明日只消到礼部去查明三代，便知是宝舅不是宝舅了。”田氏收泪道：“但愿是他，不特早晚可以见面，又接续了祖父书香，就谢天不尽了。”素臣垂泪道：“你们的兄弟母舅俱有见面之期，只母亲的兄弟，我的母舅今生未有见面之日，才是可伤耳。”两儿忙问田氏，田氏道：“五湖舅公性僻耽隐，挈家避世，不知所往，故你母亲心里感伤。”麟儿道：“鹏弟动不动说要学范大夫泛舟五湖，那知真有一个五湖舅公，这舅公既取这表字，只须着人向五湖中寻访，毕竟还访得着，父亲请免愁烦。”素臣转忧为喜，抱置膝上，向田氏道：“此儿之私智小慧亦可喜也，当即如其言访之。”

次日入朝，天子道：“新第已建，朕设筵为素父落成，令刘先生及皇甫、东方、洪、白四卿陪宴，请素父先行周览一遍，如有不周备处，即可添补，朕亦随后即来。”素臣叩谢出朝，即往新第，是并连三宅，正南照墙一座彩画麒麟吐书，两边接着朱红栅栏，东西两坊，东标“功高北斗”，西标“德重南山”八个大金字，坊前各立硬牌一块，上写“文官除科道内三品、外二品，武官除公、侯、驸马、伯、内二品、外一品，内官除秉笔司礼，以下各员至此下马”。自二坊至大门东西各房厅共四十六间，最上者，东曰长史厅，西曰中军厅，各五间；以下赉奏厅、巡捕厅、上号房、飞报房、当值房、买办房、副将厅、参游厅、把总厅、卫所厅、旗牌厅，各三间；大门五间七架，丹漆铜环竖着“公相府”三字直匾。门厅九间十一架，左三间额曰“文厅”，右三间额曰“武厅”，中三间额曰“吐哺握发”。二门五间，绿油铜环。大厅九间，额曰“补袞堂”。宅门五间，自大门至宅门左右廊房各二十一间。宅门后凡前中后三堂，前堂九间，额曰“日升”；中堂九间，额曰“安乐窝”；后堂九间，额

曰“月恒”。三面绕以高楼，东前楼七间九架，额曰“潇湘”；西前楼七间，额曰“天绘”，东后楼七间，额曰“璇玑”，西后楼七间，额曰“素心”；正面后楼九间，中三间额曰“日观”，左三间曰“蓝田”，右三间曰“凤羽”。“日观楼”下开门出去，三面俱是从屋，正面二十一间，东西各三十五间，俱七架。

正面从屋一间开去，是一座大花园，园门三间五架，额曰“浴日”，进门而望，直北多山，直南多水，东则新英点点，西则古木章章。正南一亭，额曰“初览”，亭北有湖，湖心有亭，亭前有小舟可舫。素臣不暇游湖，由亭而东，红桥绿水，朱栏画廊，高下曲折二十四间，即入东南之药墅，竹篱茅舍十间，为葺药人楼宿之所，墅中茅蓬一间，四面开窗，额曰“乘兴”，墅内百畦药草，新发茅丝，青葱可爱。正东“百花楼”三间，三面揽万花之胜，一面撇白药之英。由东至北，一路柳营尽处，即为射圃圃堂三间，堂前一片平原，为跑马射箭之所。北面皆山，磴路高低，峰峦络绎。正北半山一亭，额曰“北山”，亭下有洞，洞口亦镌曰“不贪”，洞中一泓清冷，壁上虽也刊着“香泉”二字，却清冽有馀，温香不足。紫芝石室中虽也种有十数本芝草，更不若浴日山庄之多而且密矣。出洞看着湖心亭，上有匾额曰“南湖”，与“北山亭”遥遥正对。走尽北山向西，一台矗入云表，额曰“星台”，登台四望，不特合城全见，连乾清、坤宁各宫殿宇俱在目中。素臣暗忖：此台惟妇女可偶登，即三尺童子亦当禁绝不使上也。台畔有屋三间，一间为圭室，以视日影，两间为止息之所。

向西南行，万树龙鳞中有一亭竦峙，额曰“万松”，与正东“百花楼”遥对。松尽即梅，向东皆竹，松竹梅花之中有堂七间，额曰“诗社”，由社而南，即南湖之嘴，长桥飞渡，复有朱栏曲廊十六间，直通入初览亭。西阶围中，除射圃内一片平原不生草木，不

列屏栏，其馀竹篱藤架、石格花屏、危磴飞棚、小桥曲岸接凑参差，于楼台隐现、廊院周遭、树木扶苏、花枝掩映中者，不可指数。加以云峰缥缈，烟水苍茫；锦鳞跳跃于南湖之南，白鹤飞翔于北山之北；青猿玄鹿，有兽皆奇；翠鸟红鸂，无禽不异，真个观之不足，玩之有馀。

随素臣入游者，止文恭、文宽、铁丐、成全、伏波及男飞卒四人，素臣看去，不及浴日山庄山是真山，水是真水，固不见其奇；文恭、文宽出入禁苑，亦属司空见惯；铁丐等只出没海山空阔之所，未见此等花攒锦簇世界，俱喜得抓耳挠腮，满心奇痒。花园三面高墙，南面中通正宅、东西两宅，后檐包束，不通东西。前楼后楼中各有过道通入从屋，由从屋通入东西两宅后角门前。由大厅前两侧门通入东西两宅前角门。东西宅二门、宅门各三间五架，厅堂六进，楼屋一进七间七架到底，廊房各五十间，东西从屋各七十间。正宅门厅两旁左庙、右社、家庙五间七架，中间始祖，旁四间高曾祖祢；社屋亦五间七架，中间土地，旁四间四祀之神，俱从门厅前两侧门通入。三宅连庙社花园，共屋七百六十四间，较亲王府制止少屋三十六间。东宅大厅曰“戏彩堂”，楼曰“博古有阡”，曰“课鹄”，亦与浴日山庄匾各无异。西宅大厅曰“改缙堂”，正宅各厅堂及两宅大厅俱有灯彩，各屋内床榻厨架、桌椅凳踏、盆桶箕帚、一切应用碗碟家伙，无不具备。“安乐窝”内设讲堂一座，“月恒堂”设合欢床一张，“日升堂”内设伽楠榻一张，俱是绛红帷帐、织金垫褥，靠身倚手、麈尾唾壶，各色具备。东西楼下仓库、庖福、果药等房，俱磨砖雕花细做，以供上人之用。楼后从屋亦设仓库，薪浣、庖福、厩园等房，俱是粗做，以备下人之用。

素臣看过一遍，深感皇恩曲折周到。回至门厅坐下，令金砚

往宫门，探知发驾，即来飞报。令文恭去看东西两宅外及花园后新建府第是何衙门，文恭道：“不须去看，是奴婢们知道的，东边是左翼副总兵官府，赐与文恩住的；西边是右翼副总兵官府，赐与文容住的；花园以后，朝北是中军左右各将弁的公衙门，两边带着制造军器、衣甲、旗帜、火药等库。”正在回话，内侍人等已押抬酒席络绎而来。须臾，希贤、金相、始升、长卿、玉麟陆续俱到，各向素臣致贺。

内侍献茶已毕，金硯飞报，皇上已在发驾，素臣同众迎接。天子坐着肩舆，只带两个女官、十馀名内监、四员锦衣、二十名卫士而来，素臣等道旁跪接。天子令怀恩扶掖素臣，其余俱赐平身。诸臣随驾至门复跪，天子下舆，亲手搀起素臣，说道：“今日朕为主人，该素父先行。”素臣汗流浹背，固请上舆，希贤等俱为叩谢，天子道：“朕亦欲略观厅堂規制，不必上舆，竟占客先行矣。”因一手搀起素臣同行，直至“月恒堂”方才放手，谓素臣道：“合欢床虽嫌于褻，却是上皇所赐，时一御之，勿辜圣意也。”素臣叩首谢，天子搀起，复道：“安乐窝讲堂，则出自朕意。太夫人海人不倦，故设此以安适其体。”素臣复叩，天子复挽而起，道：“自此以后，皆不敢劳拜矣。”素臣道：“蒙圣恩赐第，不知伟丽若此，屋数既几等亲王，木栅丹门复俨然王府，即此九间十一架，此系公主府第之制，至两坊之额及下马牌扇，尤非臣子所敢居。俟稟知臣母，即当奏闻撤牌换额，改去间架，方敢迁住。”天子笑道：“要尚主也不难，况两贤郎亦已尚主乎？本应如亲王之制，设四城门，建立三宫三殿才是，因体素父谦德，故一切从杀耳。惟各处匾额，间有出自朕意者，皆有斟酌，不可移易，其余则悉仿浴日山庄，以体雅怀。东宅以居令兄，西宅以处亲友，园内四隅星台，以便刘夫人玉衡之窥，药墅以供沈夫人金丹之用，诗社以为任夫

人临文之所，射圃以备林郡主较武之场。四正之外，南湖，川流之盛也；北山，冈陵之颂也；万松亭，以祝斯男；百花楼，以待诸女。文恩、文容各赐一第，以夹卫公府，朝夕便于使令。此则朕区区之忧也。下马牌扇，已除去九卿科道，更属无容固辞。”素臣感激叩谢，不觉泪零，天子道：“此何足感。欲报素父之功，则功高北斗；欲酬素父之德，则德重南山，惟铭之于心，永矢勿谖已耳。”

须臾，内侍奏请上席，天子复挽素臣之手，出至“补衮堂”，仍命东西列座，素臣抵死辞谢道：“既蒙恩赐，即为臣第，辱蒙圣驾临幸，已荣及宗祖，况敢易君臣常礼乎？”天子不得已，方居南面。希贤、长卿居东，金相、玉麟居西，东西稍下；始升、素臣分座主席。

席间，天子酌酒贺素臣，道：“上皇命工部营建时，即朕于文华殿默祷；后上梁时，朕已嗣位，后于宫中祷祝，愿太夫人及素父均致期颐之寿，一门妻妾各享遐龄，子孙振振，世为公辅，以庇我国家，上天必能鉴臣诚意，赐素父无疆之福也。”素臣惶悚奏谢，天子道：“素父首陈十事，百姓如解倒悬，讴歌载道。朔日所陈十事，诏书才出，百姓即式歌且舞，以为唐虞复见。民心即天心，民心之感素父者如此，天心可知。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有必致之理，朕岂为虚誉哉？其加素父少师，赐纳陆童男女婢各二十名。”素臣力辞道：“前后二十事，刘、洪、皇甫诸臣皆曾参酌，功非臣一人所得攘。况言之者臣，行之者君，非皇上圣明，毅然力行，则空言无补，是百姓之歌舞皆由皇上汪涉，臣何力之有焉？”希贤等俱奏：“非素父之贤，不能敷陈国计；非皇上之圣，不能施济苍生。君明臣良，诚千载一时也。臣等滥厕台司，一词莫赞，深切悚惶。”

天子道：“臣则诚良，君则未可谓明，惟望诸卿交赞以匡不逮耳。前日论功行赏，将元思等仍赐衣号，幸素父指出，得免过举。但案多人众，恐倘有遗漏，诸卿如有所见，不妨直陈也。”希贤等俱知所遗者铁丐夫妇，铁丐现在阶下，天子岂不知之？出自上皇，何敢议及？因奏称：“卿士将弁有功，俱已遍论；从征军士亦各就，各案分别等次，给与功牌，并赏一年钱粮，亦无遗漏。但臣等只据册核查各案，俱身亲其事者，惟素父一人，有无遗漏，还须素父确陈。”素臣道：“生人并无遗漏，所漏者，惟鬼神及物类耳。雁奴洞中有一土神，即系白祥家仆陈渊之妻慎氏；登莱海中有一老蚌，名玄阴姥；天阙山有一神猿，系干珠之母；孔雀峒有一神虎，系峒民引五之母；臣厩中有一黄马，即系神虎所生，皆有功于国，有劳于臣，因非生人，漏未入奏。”因把各前事逐件奏闻，并奏：“臣自广入京，曾许臣马八拜以酬其劳，因公私繁冗，一时失记，尚未践言，此臣之罪也。”天子道：“鬼神默佑，异类效灵，虽皆素父德政，而有功于国，合加封赏。其封玄阴姥为护国感灵太君，宵光为护国灵明君，辟暑为护国灵惠君；慎氏为护国贞烈淑人，加授陈渊宣慰司金事；神猿为灵智夫人；神虎为灵勇恭人，授其子引五千户职衔。至于黄马，朕非其力断无生理，不特素父欲践前言，朕亦当拜谢其劳。”因命内侍速往镇国府召来。素臣命金硯随去牵拉，君臣等一面商榷，一面饮酒。

肴已尽陈，汤饭俱毕，撤换正席，天子更衣，复赐素臣教子升天蟒衣一袭、通天犀带一围。素臣换去鹤补玉带，谢恩甫毕，内侍已报马到。天子令拉至厅上，便欲拜谢，诸臣俱奏阻道：“马虽有功，究属畜类，以天子拜之，恐非典礼。”天子道：“迎猫迎虎，畜类亦入祭典，极好典证。素父可拜，朕实受其赐，何独不可拜？”素臣道：“臣为皇上故，故可屈体；皇上至尊，不可屈体于人，顾可



屈体于物乎？八蜡之祭，则有司存，亦未敢褻至尊也。”天子沉吟道：“素父可为朕屈，朕独不可为宗社屈？但素父且不可受朕之拜，朕若必于拜马，须日拜素父乃可，朕当向空拜之。”因把马牵在东边，天子向南再拜，如拜天赐者。然那马深知人意，四足跪伏，俯首于地，汗出身战，不敢仰视。天子叹异道：“真神驹也！”天子拜毕，素臣复正向马首，连拜八拜。只见那马浑身发抖，大嘶一声，肚腹忽裂，流血满地，登时气绝。天子眼中流泪，暗忖：今日特为素父落成新第，先死一马于正厅之上，大非吉兆。又痛此马被朕与素父两人生生拜死，欲酬其功，反绝其命，何以为情，懊悔不已。正是：

马岂敢当天子拜， 人何能识化工奇。

### 总评

铁丐赐尽，所恃者一，素臣有回天之力耳。而内侍乃云：“万岁爷跪求不允。”哀哉！铁丐其必死于酒无疑矣。无怪天生等之泪出痛肠也。然使铁丐于此亦同声一哭，便使英雄短气，而文字亦减颜落色，非奇文矣。妙在慨然就死，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壮哉！铁丐不愧其名！尤妙在死得爽利，接过那杯，把立娘一灌。快哉！铁丐乃不愧素臣之友。

酒才入口，白绫又来，催命无常络绎而至，铁丐其有生理乎？一手就捞，尤见铁丐之洒落襟怀也。不见动静，且别亲友，吩咐文容置办后事，绫虽免捞，酒已下肚，明知铁丐之死更无疑义，即疑其迟缓，略露风声，而猜是重药，仍无生理，又谁料内阁忽传免死之信也。读上文不知有下文，读下文不信有上文，乃为灵变。

伞盖炉扇，夫役、女侍，纵得免死，屈辱极矣，而铁丐夫

妇毫不在意，立娘更有意外之幸，此岂别具肺肠，总使文章竖起，不作一平塌势也。然使不根情理，便成撒合。此书奇妙，全在情理中出色，细读自见。铁丐不怕死，不是忠臣就义不介意，不是智士忍辱，才只写成一铁丐本等心肠，本来面目，故佳。

田氏床沿流泪，近出田宝，远起五湖，必用周折之笔写之，以前此几于无根也。夫妻絮语，周周折折，于无根中做出根来，故非单辞可了。著书者能做无根之根，方是作手。

写赐第，自外至内，自东转西，自中及边，更至第外之第，或断或续，或总或分，或详或略，或暗或明，令读者深入其中，无处不到，何必绘事，乃可作卧游耶！只“君明臣良”四字开端，屈曲引出拜马，如流水桃花，引人入胜，当澄心静气读之。

天子忖死马非吉兆，又痛马为拜死，斯时合第诸人无不作此两念，即后人读之，亦只作此两念，有于此两念外更添一念者否？不意天外奇峰，忽于下回回首直落而下也。奇文，怪文！

第一百二十一回 五子设策请五湖  
六女按名归六院

素臣感此马之德尤深，一时心如刀绞，虽因天子在前不敢放声哭泣，却已泪如泉涌。天子命内侍将马抬出，空地搭起棚帐，制备棺椁，以礼殡葬，“朕将谕祭加封，以慰其灵。”内侍便忙忙的扛抬起来，只听阿噌一声，马腹中落出一个七八岁的女子，赤身卧地。素臣忙提鹤补盖覆其身，细看那相貌，竟与玉儿无二，提那马时，并无骨肉，只有一张连头带足的马皮，不觉破涕为笑，道：“陛下请免愁烦，臣马并未曾死，已化为人，如金蝉之脱壳矣！”因将女貌与神虎之女玉儿无异，并神猿曾称为金姐之言奏知，可见女为马化，马实未死也。天子喜极，近前根问，幼女睁目不答。两个女官慌忙抱起，屈其双足，跪在地下，细细问之，幼女眼睁睁地看着素臣道：“只认得这一人，别事都不记得。”天子道：“马既变人，脱去马形，岂犹知马事？其只认得素父者，乃数年来目中注视、心中注念之一人，故尚能认识也。”因令宫女抱坐锦墩，赐以果饵，命内侍回宫取一套幼女衣裤，着老成宫人坐油碧小车来领回抚养，“不瞒素父说，黄马一死，朕心中万分难过，不止痛马，兼恐魇魅。素父今既无死马之嫌，而有主人之庆，吉祥莫大焉。蠢化为灵，贱化为贵，兆居此宅者之长化卿，卿化公，士化贤，贤化圣也，何快如之！马皮珍藏镇库。此女入宫，朕当恩抚之，以报其德。素父说是金蝉脱壳，即以金蝉名之可也。”诸臣俱向素臣致贺云：“宅相之佳，定如煌煌天语，子孙万年之福也！”素臣拱手致谢。内侍们已把地下收拾干净，摆上小案，君臣重复

欢饮。女官奏：女之两手俱拳，拿不得果饵。天子微笑：“此岂钩弋夫人乎？”因令女官抱至身边，亲手掰之，两拳俱开，掌纹成字，明明白白是“金蝉”两字，天子咋舌称奇，复令诸臣俱看，无不惊异。天子道：“造物之奇，何所不有？少见多怪，今古同情。人化为物，物化为人之事，本史书所有。为鲁夫人文成友字，亦屡见经传。只缘目所未见，便不能深信。今日与诸臣共见此事，方信书传所载不诬，传知后世，又焉知不以今日之事为未可全信耶？”是日，圣情欢畅，连举巨觥，劝着素臣等痛饮，素臣等亦各承旨尽欢。须臾，宫人车至，金蝉穿换已毕，领至席前，教以跪拜，教以山呼，谢恩毕，坐车先回。四十名男女俱至，天子令叩素臣，以残肴赐之，见诸臣俱有醉意，也便发驾还宫。

素臣收拾鹤补回府，到水夫人房中述知其事，无不吐舌惊骇。水夫人向遗珠道：“太皇太后发启，请你后日入宫教授，如此女亦在学徒之数，当与公主等一体教之。既由马化，即汝兄之恩人也。”遗珠应诺，复道：“女儿入宫，只身不便，遁姐太小，只好交给养娘，隐郎又带不进去，意欲求带凤姐早晚作伴，不知大妹子可情愿否？”鸾吹道：“凤姐既得明师，又傍着自己姨娘，求之不得，还有甚不情愿吗？”秋香道：“凤姐怕见世子，连这房里都不敢来，若随小姐入宫，也是情愿。”素臣道：“那个世子？定是龙郎了，怎这样称呼？”水夫人道：“龙郎才是强横哩！郡主随来的内监、宫女都称凤、鳌两孙为驸马爷，龙郎不伏气，便逼着丫鬟们叫他世子，叫麟、鹏两孙伯爷，单是两伯两驸马没分别，丫鬟们又添着大小两字，叫麟郎大伯爷，鹏郎小伯爷，凤郎大驸马爷，鳌郎叫小驸马爷。”素臣道：“别人罢了，秋香你是最有强性的，怎肯依他吩咐，不告诉太夫人合夫人去整治他？”秋香道：“也告诉太夫人，太夫人微笑不做声，夫人便不敢作主，单说不要依他，他便使起

小主儿的势来，不叫世子便要背打三拳，如何受得起呢？”素臣道：“你一把蛮力，又曾练过，那点子小拳头三千三百也没甚痛痒，怎便受不起？”秋香吐着舌头说道：“世子的拳头，休说三千三百，连一下也受不住，受了敢就成了劳伤！”素臣方知龙儿亦有神力，因问水夫人道：“龙郎强横，何以不处置他？”水夫人道：“龙郎只有些性气，要抱不平，打硬汉，别的事都好，待诸母如亲母，视诸弟如亲弟，孝亲敬长，恤老怜孤，与你幼时情性相仿，一则君子抱孙不抱子，二则已受朝廷之职，即如其职以称谓，亦非逾分，宫女们既称麟、鹏两孙为伯爷，凤、鳌两孙为驸马爷，而龙郎仍称小名，亦觉不妥，故未禁之。”素臣因封一杖于内堂：“凡龙儿恃强凌众，不论婢仆，持此责之。”鸾吹登时失色。

素臣将寻访五湖及麟儿之言禀知水夫人，说：“孩儿今朝就要差人，因皇上临幸新第，担搁下了。孩儿该怎样置辞，母舅便得欣然而来？请母亲训示。”水夫人道：“早上媳妇说过，亏这孩子，反有见识。但你母舅天生执性，今闻你富贵若此，愈不肯出山矣，如何得欣然而来？除非说我大病临危，欲彼至京永诀，事后即送还山。彼与我姊弟之情本笃，或能蹙然而来，亦未可知。”素臣汗流伏地道：“这是断断不敢，求母亲另发一谋。”水夫人道：“若此信不可假，则更无别法矣。”秋香道：“只请大伯爷来，倒管有个主意。”鸾吹等亦俱怂恿，水夫人道：“且去唤来一问。”秋香得不的一声，忙向书房把五个公子一齐唤到，指着那杖道：“这是专打世子的。”龙儿瞅了秋香一眼。水夫人道：“我只叫麟郎，怎把他四个也叫了来？”秋香道：“五位公子个个聪明，太夫人逐个问他，也见各人本领。太师爷赐杖，专责世子，若不当面一见，还只认是假传圣旨哩！”水夫人微笑，先问龙儿，龙儿道：“舅公天性好隐，姊弟甥舅之情便一切动他不得，依孙儿主意只索用

强，父亲当奏明皇上，着地方官敦请上道，如奉诏不力，即治以罪。地方官惧罪，必千方百计劝请。舅公违不得君命，又怕难为地方官，势必来京。”鸾吹等俱以为然，水夫人道：“彼方远势，而以势逼之，非计也。”次问凤儿，凤儿道：“舅公虽决意隐遁，而友于甥舅之情本笃，还当以情动之法是。有一法，孙儿却不敢说。”水夫人笑道：“可是假说我病危，欲与诀别吗？”凤儿跪下道：“行权托病，古人常为之，只是出于婆婆之意则可。”水夫人道：“我虽有此意，汝父不忍行，你且起来。”凤儿起来，复问鹏儿，鹏儿道：“士各有志，未可相强；上有尧舜，下有巢由。舅公既有避世之心，婆婆当成其高尚之志。依孙儿愚见，不特不当致之使来，亦不必令人迹其所往也。”水夫人点点头道：“此儿之言是也。匹夫不可夺志，我与汝又何必夺五湖之志乎？”素臣道：“鹏儿开口即为高蹈之语，孩儿正恼着他入于异端邪说，母亲怎反奖起他来？”因把鹏儿两对及麟儿述其泛舟五湖之说稟知，水夫人道：“我之许之，不过一时会心，却不知平日志趣如此。《逍遥游》乃庄子寓言，范蠡泛湖、张良黄石，皆以避祸。若君非越王、汉祖，岂遽隐遁乎？凡人当以孔子为宗，天下一家，不仕无义，岂可执悠谬之说，以逍遥为正论邪？人皆逍遥，则君臣废而背叛生，弱肉强食，群盗满山，更安所得逍遥也？此儿本性如此，又自小郎从大郎，其所指示亦必偏于独善一层，故出口即作鸿飞冥冥之论。现在皇上仿古大学之法，择公卿子弟俊秀者入学读，五孙俱可进监肄业，小学中有敬亭，大学中有五叔，俱得圣学正宗，当以此儿志愿告之，使其对症发药，以疗其锢疾可也。”因问鳌儿，鳌儿道：“凤哥所说动之情，尤当感以诚。婆婆说早晚要告假回去省墓，当亲造其庐，委曲劝谕，示以名教天亲之乐，晓以辟兄离母之非。广以朝隐市隐之方，为大隐何必山林；诱以新园新第之别，有洞天

隔绝尘世。不夺孤高之志而得全兄弟之伦，何苦而不为，何仇而欲避？如仍不听，婆婆则垂涕咨洟，寝食俱废，感以一气之至情；爹爹则长跪，号泣顶踵，可损愚夫三谏之至性；舅婆、表叔等亦必涕泣而陈，匍匐叩请。窃谓人非木石，诚可格天，则高隐之心可转也。”水夫人道：“好个人非木石，诚可格天！四说中当以此说为正，但我因久离邱垅，念切松楸，故有省墓之说，而初到京师，新居未就，受恩深重，何敢陈情？昨闻太皇太后于宫中亦建讲堂，欲召我入讲，则省墓之事益无期日，鳌孙之论亦成望梅耳，奈何？”因复问麟儿，麟儿打一恭，拱立而对道：“说人者不可逆其情，而当顺其意。舅公既天性好隐，而又笃姊弟之爱，当投以所好，而导之以情。只消婆婆亲写一书，说爹爹因富贵已极，欲解组归田而意不能决，必得舅公一劝，同为五湖之游，既得骨肉相聚，又可免日仄之祸。他人皆不欲其隐，惟我欲其隐，而不深知隐中之趣，未免隔靴搔痒，不如身为其事、心知其意者之言亲切有味，足以悟之。汝可念同胞之谊，急为援手，万勿作局外观也。舅公见此书必欣然而来，来后即以鳌弟之法行之，不识可否，惟婆婆垂察。”水夫人慨然道：“冰弦、紫函辈以麟、鳌两孙为智囊，果然。麟孙不独智，且彬彬有礼也。”因谓素臣：“姑依此行之。”素臣当差成全、伏波，嘱咐：“投书后，倘无入京之意，可着一人先回，一人留待密探举动，如迁移别处，即尾随之，俟其卜居已定，然后回来报我。”遗珠、鸾吹喜得眉花眼笑，赞不绝口道：“怎这孩子，个个都有主意。”立娘愈加吓坏。次日成全等领书自去。

素臣复着文敏去查礼部籍，果是自己小舅的三代，并说文结久投，定是在京会试。田氏笑逐颜开，一会又疑惑怎不来见，恐是生病，素臣道：“若是生病，愈该着人来通知，必为用功之故，恐一入我们，应酬丛沓，即不能静坐读书，完场后自必来见也。”田

氏方才放心。

日中，宫车到来，遗珠辞别合家，带了凤姐入宫教授。

天子命钦天监择了初八吉日，令内阁部院翰詹堂上官送素臣入第。先期贺礼纷纷送来，俱一概璧谢。到夜，素臣查看礼单，见有楚王贺帖，急问楚王何时进京，文仁禀：是午后进来的。素臣忙令掌灯，速赴王府，楚王已奉旨赐宴，入宫去了。次日，素臣入朝，不见楚王，想已赐休沐，却知道昨日赐宴是刘健、洪文陪宴。回至府中，文仁禀：楚王一早来拜。素臣暗忖：“延安系我办之事，怎陪宴反不及我？今又曠亡而拜，何也？”因复往谢步，请见总管，复以病辞，素臣惘然而回。上午各官到门候送，素臣力辞，安吉道：“这是奉旨的事，如何敢违？老朽等在东方年兄处静候太夫人及各位夫人行后，便随公相肩輿至府也。”素臣知辞不脱，忙令人送茶点至始升院中，去先请太夫人上轿，五位夫人随后而行。水夫人坐凤轿；田氏、璇姑、天渊各坐翟轿，俱有行帐张起；湘灵碧油轿车，大鹤羽掌扇左右遮蔽；惟素娥一无所赐，亏着鹏儿已封伯爵，领了冠诰，得与玉奴、阿锦、赛奴、云氏一色俱坐四人围轿，张着银浮图顶茶褐罗表红绢里三檐伞。儿女眷去完，素臣请各大臣先行，安吉道：“奉旨是送公相入府，不说是引导。”素臣只得先上肩輿，各官随后送行。到了府中，素臣拱安吉首座，安吉道：“今日奉有两旨，一旨是送公相入府，一旨是赐公相尚主，伊关公及洪、赵、皇甫四位是大媒，老朽等俱是帮媒，断不敢僭。”素臣惶惧道：“学生已有一妻四妾，何敢复辱天潢？公主自应居正，而使臣子易结发之妻为妾，又恐累皇上之圣明，此婚断不敢从，此刻即当入奏。”希圣道：“皇上有两全之道。田夫人为左夫人，公主为右夫人，居结发之下，既无嫌于易妻，而不同于众妾，亦不为褻公主之尊。皇上恐学生等人微言轻，故特命安太



师并合朝卿长共劝公相勉就此姻，断勿推却。”日月道：“公主即楚府郡主，加封永安公主者。楚王曾有微劳于兄，许以有求必应，吾兄岂可食言？”素臣方知瞰亡托病之故。长卿道：“楚郡主即女神童，真吾兄之好逑也，非吾兄孰可与耦？且已奉皇上赐婚，岂有别适之理？吾兄其熟思之。”金相道：“皇上说，吾兄若固辞，即令弟等入见伯母跪求，兄勿苦刘太师也。”素臣呆在椅上，做声不得。日月等便要求见水夫人，说：“我等俱系子侄，原该进见。”安吉道：“学生现与公相同官，亦与子侄无异，当一同进见。”素臣只得入内禀知，并将众人之言约述一遍，水夫人道：“这真属难处之事。公主两番教你性命，乃大恩人也，以大恩人而辱为次妻，一不可也；且其年甚幼，你又妻妾满前，岂不误彼青春？二不可也；并妻匹嫡，古训所戒，今曰左右夫人，非并妻乎？三不可也。但揣皇上之意，听诸公之言，则又断无收回成命之理，公主又岂肯他适？是反害公主也。不从，既有害于公主；从，又恐非公主之所愿，不能报恩而反辜恩。反复思之，实无良法以处此，奈何？”天渊道：“公主是极情愿的，皇上与楚王亦必因公主而有议婚之事，天渊在宫实所深悉。太皇太后及各宫常要替他择配，他便力辞说：世上除了老爷无人可配。皇后说：老爷年纪大，又已有一妻三妾，岂不误你终身？他便默默不答，私与皇妃议论：晋文公以暮年入齐，桓公尚以女妻之，可见古人婚姻并不计年；诸侯一娶九女，可见古人婚姻不论妻妾之多寡。怨耦，则虽夫妇二人白头相守，愈觉伤神；佳耦，则虽姬妾满堂，樛木逮下，益征恺乐。前日蒙皇上赐婚，看公主神情及皇妃辞色俱有先以乘韦之意，故知公主之情愿，而此番赐婚之故实由于公主也。”田氏道：“听郡主说来，则就婚乃深遂公主之愿，辞婚即大伤公主之心。从前媳妇曾说：楚府郡主若归于相公，当让为正室，何况楚

郡主即系女神童，前恩后恩，频繁重叠乎？媳妇区区之诚，实愿退居妾媵，望婆婆慨允此婚。”鸾吹及璇姑、素娥俱为恳劝，水夫人慨然道：“上既难抗君命，下又重违诸媳，中复朝绅满座，众口同声，加以成命实难收回，公主何肯另配？虽欲守矜矜之见，岂可得哉？吾儿速出应允，勿久稽君命也！”素臣垂泪而出，谨以母命就婚。各官俱大喜致贺，希贤等四人先去复旨。

是日，礼部因知贡举翰詹因典试不到者四员，到者共二十五员，设二十六席，二十五席俱一律朝下，素臣一席朝上。须臾，希贤等回来说：“皇上大喜，令公相作急行礼。”素臣即请入席，希贤道：“这中一间皇上坐过，我等如何敢坐？”素臣道：“皇上坐补衮堂匾额之上，今席在匾下，又偏于东西，似不妨碍。”希贤道：“不如竟空去此间，尤觉相安。”因把席东西挑去，空去中间，素臣陪东则失西，陪西则失东，因添设一席，请古心出来向上三躬，即入席分陪，行酒七巡，献汤三道，安吉等不及终席即起身告辞，要去复旨，素臣亦随进宫门谢恩。

回来随同水夫人、兄嫂，率领妻妾、子侄，先拜祖庙，次拜土神四祀，次拜灶神，然后合家见礼。素臣看去，独少龙儿，因问：“龙郎何以不见？”水夫人道：“昨日太皇太后召进宫去，说要留住几日，不知何故？”素臣便不再问。水夫人派素臣居日观楼，田氏蓝田楼，璇姑璇玑楼，素娥素心楼，湘灵潇湘楼，天渊天绘楼；空凤羽以待公主；自居安乐窝。以日升堂为素臣日间读书办事之所，月恒堂为诸媳日间会聚、工作、讲习之所；五子随母而居，各丫鬟宫女亦俱随主母而居。内监十八名亦照前派值各门厅，复将奚勤、金砚派居大门内廊房，文虚、张顺派居太厅后廊房，锦囊、韦忠、成全、伏波派居正宅东西从屋，因成全、伏波出差，暂留春燕、秋鸿于安乐窝边间，与又全、凤元妻妾一挑住宿。东宅屋

多，古心人少，派始升夫妇、任公妻妾、洪儒夫妇同居东宅。西宅空出两厅，安士豪、成之、无外于第三进，云北父子于第四进，天生、铁丐夫妻于第五进，有信、以神、玉麟及二妾于第六进，全性父子第七进。福建六雄、山东十二将，俱分住东西宅从屋。十名男飞卒及新赐二十名童男分派日升、补袞两堂，及西宅内住宿伏侍，十名女飞卒及新赐二十名女婢分派月恒堂、安乐窝及各楼下住宿伏侍。是晚，内外三宅合府欢宴，席散，水夫人命素臣宿田氏房内，轮至天渊毕，即独居日观楼，令熊熊、乌乌、春杏、夏兰伏侍；嗣后值诸媳月事初净，妻则进各房寝宿，妾则各令婢女抱衾褥至月恒堂荐寝，以别体统，兼不虚上皇之赐。素臣唯唯遵命。

初九日拜谢相送各官，即请陪大媒行纳采，问名礼。初十日，纳吉，请三宅亲友陪侍大媒。十二日，纳征请期，请双人、赤瑛、心真、首公、吉于公、连城陪席。择吉十六日，素臣告庙，行亲迎礼，用镇国大学士全副仪仗前导，公主卤簿车辂随发，后面一色小内监，各执镇国世子小仪仗全副，龙儿一品冠带，骑着小马随送，加以公侯大臣命妇送亲车辆，络绎不绝，文恩、文容、金砚各率标下将弁军兵披执鼓吹于道旁夹护，皇城內老幼男妇观看者填街塞巷，俱说嫁娶之盛，目所未见。公主凤轿到门，素臣揭帘，同至祖庙再拜，进爵读祝，又再拜出诣凤羽楼寝室，与公主交拜就坐，进饌合巹毕，复相向再拜，鼓乐人等俱退。水夫人率诸媳款各妇于日升堂，古心、始升陪大媒于东宅大厅，文恩、文容陪内使于西宅大厅，玉奴、阿锦、赛奴、云氏陪女官于月恒堂之中，春燕、秋鸿、小躡、天丝陪各宫女于月恒堂之东，紫函、冰弦、秋香、生胜陪各命妇从婢于月恒堂之西，金砚、锦囊款各内监于门厅，其馀内使及各执事人等有文虚、张顺、奚勤、韦忠各派员役于东西两宅小厅及长史中军等厅宴犒。各处席散，素臣出送大媒、

内使，入定水夫人已毕，金莲宝炬下细视公主，比金阶相见时出落得更是风流。但见：

缕缕青丝，挽出巫山秀气；垂垂金缕，漾来洛浦灵光。眉紧而长，双蛾入鬓；目明而秀，丹凤凝珠。樱桃口吐出莲花，劝救他黄屋内两朝天子；春葱手擘开银杏，破解过白衣中一个大人。满腹五车书，亏你瘦生生娇怯娃儿，如何贮得寸心千古事？除却烈轰轰英雄男子，那个参来？只此刻花冠卸处，丹桂香飘，已是玉容生百媚；到中宵春汗濡时，芙蓉水浸，可知粉面更千娇。

素臣拥入锦衾，搂着一捻腰肢，想着两番恩德，好生怜惜，无限惭惶。

一个极谏直言，名擅千秋奇男子；一个随机应变，年方七岁女神童。一个七盘忽攻心，险断送想中淫女；一个千日不解带，生救脱意内情郎。一个六度姻缘，生感生怜，无限恩情非为色；一个初经风雨，又惊又怯，自怜娇小不胜春。一个说救命恩人，听枕边百啭流莺，忍教你悲啼欲死；一个说下床君子，到被中双栖彩凤，便难为道学先生。一个说壮岁怎配弱龄，况已一妻四妾，恐辜负你青春年少；一个说老夫尚得少妻，即令三宫六院，自甘分金碗玉馀。一个说，你的姐儿就是我的妹子，大妹不婚终婚小妹；一个说，我的亲爹便是你的假岳，大姨弄后弄小姨。

次日公主出谒水夫人。媵嫁宫人以会典进，传旨令公主遵照行礼。水夫人西向坐，公主东向立，行四拜礼。水夫人答二拜。复请田氏，田氏述知初意，让公主为正，公主曰：“有君命在，姐姐何必过谦。”水夫人道：“此非左媳过谦，实出自感恩之诚。但既有君命，自当恪遵，毋以私废公也。”于是田氏居左，公主居

右，平拜四拜。璇姑等请公主坐受，公主不肯，东西向立，受二拜，答二拜。古心、阮氏行臣民见公主之礼，公主力请以家庭之礼见，水夫人道：“会典虽有公主拜舅姑之礼，而自国初至今未有一人之行者，行之自老身始，实仰体皇上圣明之意，若翁姑丈夫以外再行抗礼，则太褻国体矣，公主可坐受伯姒之拜，以尊君嗣，后仍酌行家庭之礼，则公主之谦志亦伸矣。”公主只得西向坐受四拜，随即请古心夫妇西向，公主东向拜之。次及五子、三侄、一甥、一甥女，各婢仆、内监、宫女为奴人等，俱见礼过。鸾吹从东宅过来谒见，公主熟视鸾吹，鸾吹熟视公主，不觉两人心头俱突突地跳荡，面色忽红忽白，改变不定，眼里便酸酸的只顾要流下泪来。众人看这模样，无不诧异。正是：

纤臂闾墙皆后起， 泪流心跳是先天。

### 总评

欲写马之化人，先写马死；欲写马死，先写马俯首汗出，浑身抖战；欲写汗出抖战，先写拜马；欲写拜马，先写神猿、神虎之类；欲写猿虎，先写天子之虑有遗赏，诸臣之赞颂明良，此波委云属之妙也。然写至马死而天子流泪懊悔，素臣心如刀绞，天子复令搭棚制棺以礼殓葬，则当时目击，后无临文，固无有更于谕祭加封之外别起一念者，而忽听“阿嘈”一声，落出一个七八岁女子，此是何等神通！

天子微笑云：此岂钩弋夫人，而果一瓣即开。善读书者必逆料后日将有承恩册立之事，孰意其故作疑阵以障天下后世锦绣才子之心目也。明用古事，却暗翻前局，方不是拾人牙慧。

掌纹成字，又用古事，天子复明说为鲁夫人祥兆，加一

倍作疑阵，以障人心目，此为游戏神通。

天子造物之奇一段议论，妙不可言，化险为平，化呆为活，化疑为信，凡出奇者，必当以此法，咏叹而熨贴之。

欲见诸子之长，先见龙儿之短，此抑扬之法也。而短处饶有英气，更得水夫人一番表白，尤见头角峥嵘。

五子各出一见，令人目迷五色，如入五花阵中，殊不辨其东西南北也。水夫人虽独赏智囊，而凤既暗同，鹏复点首，所不许者惟龙儿耳。乃鸾吹等又俱以为然，然则此五儿者非特芝兰不足以刺之，即有造亦不足美之矣。五子五谋中夹入针砭鹏儿一段，横山截水，以灵活之，文家之秘。

四子俱欲致之使来，鹏儿并不欲迹其所往。立地翻空，方免雷同之病。

水夫人一时会心，即许鹏儿，及知其素性，便痛下针砭，虽使庄周复生，无从置辩，与夫子喟然与点，复因其问而裁之之意正同真不愧女圣人之目。

欲写赐婚，先写辞病；欲写辞病，先写瞰亡；欲写瞰亡，先写往拜，而知赐宴之事亦是波委云属之妙。熟于此法，岂有突如其来之病？

写素臣不肯就婚，只“呆在椅上”及“垂泪而出”八字，便已写足，所谓一语胜人千语者。

红豆私与皇妃议论一段，可谓眼高于顶，知包其身。

进第派居、尚婚款宴两段大文，只是趁笔写来，绝不经意，而位置天然，不可移掇，所以为妙。

回末一段，非特昂起作势，是极写天性之感，破尽异端灭性之学，不可不知。

## 第一百二十二回

### 姊妹重逢惊智囊之远虑 主奴叙旧感镇国之深恩

两人越近心越跳荡，泪越垂挂。鸾吹定睛细认，带着哭声说道：“贱妾斗胆，请问公主尊名，籍贯何处，父母何人？谢姓是否本姓？何以得封郡主？又何故见妾垂泪？”公主道：“愚嫂本籍浙江，六七年前，于西湖落水，为谢姓内监救归楚府，楚王认为义女，赐名红豆，胜若亲生。携带入朝，奏对称旨，赐姓封君；教授诸妃嫔公主有功，历晋郡主。出水后，谢监以丸药一粒灌服，大吐不止，将以前之事全然失记，竟不知本身父母何姓何名，连自己原名、年岁、月日生时，亦不记忆。不知何故，一见姑娘，既若旧曾相识，不知不觉的心头跳荡，鼻眼发酸，泪自流出。请问姑娘，何以同一垂泪变色耶？”鸾吹道：“贱妾因公主面貌酷似失散之舍妹，心头不觉跳荡，眼中不禁垂泪。据公主说来，尽有与舍妹相合之处，但舍妹本籍江西，公主本籍浙江，则又不同耳。”

鳌儿从旁插嘴道：“母亲，既把落水以前之事全然忘记，何以独知本籍为浙江？想只据谢监之言，即以救起之地为本籍耳，焉知非本籍江西，而在浙江落水耶？若落水时所穿带簪饰衣物尚有存留，或身有暗记，即可指识也。”红豆失惊道：“此得毋所谓智囊者耶？实因谢监说从西湖救起，故以浙江为本籍。落水时穿戴之物大半俱存，亦因欲为寻亲之据，故谨贮一匣，现在箱中。身上亦有暗记，俱可指识也。”素娥道：“妾身一见即疑；及至姐姐出来与公主两人那种至性相感之状，便认真有五六分；更说到六七年前也在西湖落水，失记以前诸事，竟认真有八九分了。公主

那时穿的是一件，”鳌儿忙扯衣襟，止住道：“二母亲不要先说，该齐集亲来的内监、宫女做了证见，并齐集先赐的内监、宫女做了公中证见，请母亲取出衣饰原匣，然后逐件说出比对，才见得不是假冒哩！”素臣笑道：“你这小奴才只管插嘴插舌，衣服逐件说出，开匣一对，便见明白，要齐集内监、宫女做甚中证？是谁要冒认姊妹，有这许多鬼张鬼智！”鳌儿失色，跪地认罪道：“孩儿不合插舌多言，望父亲宽恕一次，以后再不敢了。至孩儿欲令内监、宫女作证者，非敢故作张智，实以绝楚府之疑也。楚王既爱母亲胜于亲生，一旦忽有本生亲人认去，其心必不快，王妃妇女之见尤必致疑，母亲所凭者止衣饰记色耳，若不凭众认，则必疑及串捏，窃恐嫌隙，自此生耳。”素臣道：“虽未必然，亦远虑也。”因禀水夫人，如其言，令人传集。须臾，新媵内监四名、宫女八名、楚府宫女四名及原赐并随媵郡主，共内监十八名、宫女二十名俱至。红豆令楚府宫女上楼開箱，抱出一匣，匣上封皮封好，上写“成化十年六月二十日封”，缘红豆每年于夏伏内晒晾一遍，即封固藏好，故尚是隔岁封条。素娥已与鸾吹开出一单，素臣令众内监、宫女看明，是：

白玉无花撩头簪一枝，赤金并头莲簪一枝，赤金佛手环一对，赤金韭边无扣戒指一对，藕色杭绫衫一件，月白杭绫面光绢里夹衫一件，白棉绉衫一件，短衫一件，织金镶边宫绿绫裙一条，大红绸面绢里夹裤一条，白棉绸衬裤一条，白绫绣花膝衣一双，平底大红素缎鞋一双。

鸾吹袖中复出簪环，亦摆放桌上。红豆见单，复见簪环，大哭道：“姐姐，你妹子今日才知生身之处也！”鸾吹泪落如雨，忙开匣看时，逐件提出，只少一枝玉簪、一件短棉绸衫、一条衬裤、一双膝衣，馀俱与单开符合；把那簪环比对，更是一手造成，毫无反



别，然后抱住红豆，哭做一团。素娥道：“公主右手肘凹有一碧玉钩形，左手肘凹有朱砂痣三点，也该验明。”鸾吹道：“你以后该叫三妹，不该叫公主了。”于是红豆称素娥为二姐姐，素娥称红豆为三妹。素臣遣出内监，单留宫女，红豆挽袖出时，果见两肘凹内有赤痣三点及碧玉钩形。验明仍令内监入堂。素臣道：“公主乃未澹然老爷幼女，于成化三年三月初六日在西湖游湖，因后山发蛟，与未老爷及大小姐、东方夫人同时落水。未老爷被家人救起，大小姐被我救起，独公主打捞无获。不想得入楚府，今日姊妹重逢，是你们亲眼见的。我当奏闻圣上，你们俱是见证。若有一毫疑心，不妨指出，勿口是心非也。”众内监、宫女俱道：“这事千真万真，奴婢们众眼共见，并没一毫疑心的。只看大小姐合宫主眉目口耳，不是天生一副？若非同胞，岂能相像？若此怎敢口是心非呢？”

红豆与鸾吹、素娥以姊妹礼相见毕，红豆问自己名字及生年月日，鸾吹道：“你今年十四岁，是九月初七日寅时生的，母梦金燕投怀，故取名金羽。”红豆道：“妹子被救入楚府，都说不是六岁即是七岁，父王母妃便定作六岁，如今也算是十四岁。因无真生日，便把救起重生之三月初六日当了生日，今日才知自己生辰，妹子名金羽，今所居之楼恰好是凤羽楼，岂非天数？”水夫人道：“还有奇巧之处，我儿乳名玉佳，媳妇名蓝翼，公主名金羽；我儿梦玉燕投怀，媳妇梦翡翠投怀，公主梦金雁投怀；我儿生于九月初五日子时，媳妇生于九月初六日丑时，公主生于九月初七日寅时。我避难居大小姐庄上，彼时只有媳妇一人，而浴日山庄各楼阁即有公主及四媳之名，至皇上赐此第，仿山庄楼阁之名各楼匾额，恰好又补出蓝田二字，在圣言不过取姓，而岂知更暗合媳妇之名，岂非皆天数乎？”合堂人听说，无不惊为神异。五子心中

又各知田氏之名，知所忌讳，更是欢喜。红豆复请洪儒、素文见礼，洪儒家中僮婢亦俱叩见。是日红豆之喜固到尽情，鸾吹之喜亦真竭致，合府之人眼见骨肉奇逢，个个眉花眼笑，啧啧称奇。

红豆急修笺奏，遣内监往宫中及楚府投递，素臣亦进宫奏闻。天子大喜道：“公主得事素父，遂彼素愿，所不足者，惟昧于所生耳。今幸珠还合浦，何快如之！其加赠未一飞为礼部尚书，妻妾俱赠二品夫人，赐祭一坛，以伸公主孝思。但楚王及妃爱公主胜于亲生，忽闻此信，殊难为情，素父当急往慰之。”

素臣谢恩毕，即往楚府谢亲。楚王备宴款待，席间细叩公主认姊之事，素臣把情迹细述一遍，楚王慨然道：“寡人初阅公主手笺，两手俱震，传闻随媵四女所言情节与素父所述略同，此正无复可疑。特寡人暮年无倚，为可悲耳。”素臣道：“殿下何出此言，公主虽知有本生，而感激殿下养育之恩，同于山岳。恐殿下稍有芥蒂，小婿故贸然来，公主在膝下数年，殿下岂犹未知其人而以为忘本者耶？今于归小婿，小婿又岂忍令公主为忘本之人耶？”楚王面有喜色，说道：“寡人只有一女，于归赵芮，赵芮本非端人，郡主又专昵其夫，寡人劝之不听，诫之不从，久已置之度外，几绝往来。公主一心为国，其待寡人及王妃又竭诚尽孝，如亲生父母，故寡人与王妃爱之亦远胜亲生。公主既昧于所生，谢监又已物故，寡人以为天赐，实倚为半子之靠。素父前在长沙，合府俱尽心伏侍者，一为国家有事，倚仗素父，二因公主彼时即有择木之意。寡人因年不相当，曾为劝阻，而公主委曲进言，慷慨明志。寡人为其所感，故先有约言，后奏皇上为赐婚之事。因公主必欲俟寡人回京，故迟至今。孰意昨晚才得了向平之愿，今早即惊闻赵璧之归耶？今闻素父之言，此忧可释，但恐将来回府，王妃疑团难破，尚费寡人辞说耳。”素臣道：“小婿与公主存

心，久蒙殿下洞照，即未公未母现在亦不敢厚于亲生而薄于恩养，况止其姊在耶？”楚王方才释然，殷勤劝酒，尽欢而散。素臣回府述知，合家惊叹不已。素臣亲书“智囊”二字以赐鳌儿，红豆于赠送诸子礼物外，复加送羊脂玉狮镇纸一方、珊瑚蟠龙笔山一架、银管纯毫笔一帖、澄心堂纸百幅。

天子因素臣新婚，给假半月。十七日，候田宝不至，差人各处寻访寓所不着，向点名处去查，又说三场俱到，猜想不出是何缘故。红豆道：“麟、鳌俱称智囊，鳌儿之智已见一斑，愿更观麟儿之暗解。”令宫女将麟儿请来问之，麟儿打一拱答道：“孩儿若设身处地，亦不肯来，母舅想有同见。若未发榜前先至相府，则登第必由关节，求名反致失名，如何敢来？发榜后，不中则来，即中则当俟牒传后始来也。”红豆大赞此论不特深合时势，亦足见难甥难舅之抱负。因在绶带上解一玉连环，用红锦亲书“智囊”二字于怀中贴以赠之。

十八日，天生、以神、有信，并福建六雄俱辞别出府，独飞娘贪水夫人训海，又记挂立娘，恐上皇仍有后命，不肯回岛，领着黑儿住在安乐窝内。二十日，全、匡、余、赵四家家眷同日到京。成之、无外搬出外城，首公、双人原住心真寓所，今亦另觅房屋迁居。二十二日，玉麟家眷到京，领着碧云、翠云亦告辞而去。素臣连日饯行、接风、暖房及拜谢合朝送亲贺喜官员，忙个不了。

二十四日，素臣出府候问余太夫人及首公、成之、无外等家眷，水夫人分遣家僮领着五孙向各乡亲家问候，并请二十六日一早赴席，为竟日之谈。素臣回来，问知所请女客，惟心真、日月、首公、双人四位夫人不到，准到者十六位，是双人母余太夫人、希贤妻刘夫人、金相妻皇甫夫人、时雍妻刘夫人、廷珍妻戴夫人、长卿妻洪夫人、无外妻匡夫人、成之妻金夫人、璧生妻连夫人、玉麟

妻白夫人、赤瑛妻马夫人、金相妾金枝及玉麟四妾，并同宅任夫人、东方夫人、未夫人、晚香、飞娘、黑儿、碧莲、翠莲八位，共二十四位女客，连本家姑媳陪者八人，通共三十二人。吩咐备二十二席，小酒约备四十席，正席坐月恒堂；下人男席坐东小厅，女席坐西小厅。飞娘、黑儿、碧莲、翠莲俱来辞酒，碧莲、翠莲、黑儿不敢当客，飞娘因立娘相形不便，水夫人也就允辞，命再添备四席。

二十六日清晨，各位夫人陆续俱到，众夫人要行命妇见公主、郡主礼，水夫人同红豆、天渊苦辞得脱。茶罢，各叙寒温，余太夫人、匡夫人与水夫人、田氏细叙离情；刘希贤夫人向水夫人等谢保荐之德，水夫人等亦谢其同寅协恭之情。皇甫夫人谢主持代巡送妾生子。刘时雍夫人、戴夫人俱说其夫自得交素臣，学问顿长，又谢保荐，复向白夫人谢数年叨扰，白夫人亦谢其讲解。金夫人谢驱狐疗病。白夫人谢夫妻久扰并救其女之缢。洪夫人谢余太夫人救长卿重病。水夫人谢长卿寄信以致革职。连夫人谢开罪璇姑复与璇姑叙姊妹别情。马夫人称水夫人为婆婆、田氏等为母亲，水夫人等谢其贺仪，璇姑复谢其寿礼。金枝感谢作伐之事。絮语缠绵，深情缱绻，各有交关，惟任夫人母女及妾与水夫人等已久在一处，与各夫人无一相识，便只与鸾吹、素娥、红豆讲说家常。玉麟四妾，两好文墨、两娴武事，遂各求教湘灵、天渊指点。

须臾，全用干湿茶点毕，随请赴月恒堂入席，定余太夫人首席，次刘希贤夫人，次皇甫夫人，次戴夫人、刘廷珍夫人、连夫人、白夫人、洪夫人、金夫人、匡夫人、任夫人，十一席，南面正坐；次金枝，次玉麟四妾，次晚香，六席，东西金坐；次鸾吹、素文、洪瑶，三席，东西旁坐；水夫人居中稍上，阮氏、田氏、红豆分东西稍下，璇姑、素娥、湘灵、天渊分东西复稍下，八席俱北面。令春燕、秋

鸿陪款飞娘、立娘、黑儿、碧莲、翠莲于东宅戏彩堂。客席单座，主席双座外，一席送又全妻妾，一席送凤元妻妾。正席一散，即令摆酒园内诗社，俟游园毕入席。各夫人要更衣并游玩三宅各楼堂毕进园。

金枝捉这空，同晚香至安乐窝边间慰问又全妻妾。杨氏及四姨、五姨接进，金枝口称“太太，姨娘”，便跪下去。杨氏一把拖住道：“你要折杀妾身。前日任姨娘也是这样执谦，令人可感。彼一时此一时，再休如此过礼。”金枝不敢坐，四姨、五姨忙连晚香拉扯坐下。杨氏问金枝起居，晚香道：“姐姐也与奴一般，生了儿子，受老爷夫人抬举，感激太师爷不尽。”杨氏道：“我们不是感激太夫人、太师爷入骨吗，太夫人不以奴婢相待，饮食俱与上人一般，叫人搬送入房，一切差使俱不到我们，单令我们看四书、五经、小学、列女传，常替我们讲解，把心里明亮了许多。又见太师爷待妻妾间的光景，与当初我家样子，真个天渊之隔，便只顾身心干净起来。初时还有杂念，如今只有懊悔、感激两个念头了。每日早晚烧一炷香，祝愿太夫人合家长命富贵。想起当年的事，悔恨一回，其余便是吃饭、看书、听讲，夜里上床安然睡觉，倒没有当初提心吊胆了。”四姨、五姨道：“我们的事瞒得你两位吗？到了丰城，看着合府的光景，便把自己轻狂的样儿只顾改变转来。偶然想着家中不成人的事，便是心飞肉跳，再听着太夫人的讲说，就把一切不好念头都消化尽了。当初笑三姐板拙，不肯讨太师爷欢喜，枉受老爷的毒打，如今才知他的好处，太师爷反替他奏了，封了苦贞孺人哩！”金枝道：“三姨娘不特不肯讨太师爷欢喜，还要杀太师爷哩！真正宰相肚里好撑船，若不是太师爷，一百个性命也送掉了，还肯替他讨封吗？”杨氏道：“那是他认错了主意，后被太师爷点醒，就自己要刎死起来。我如今想起老爷

谋危社稷，本犯着灭门的罪，若不是太师爷超豁，我们还有命吗？你两位不消说，还有六妹、十四妹、十五妹、十六妹，及许多歌姬、丫鬟，都亏着太师爷，个个都是诰命夫人哩！”金枝、晚香俱道：“听说他们早晚进京，到那时再来见太太、姨娘，趁便与他们会一会面。太太们若缺长少短，向奴等说知，好着人送来。”杨氏道：“太夫人体贴下情，一切衣服器用鞋脚针线常时发给，到了节下，各房俱赏下来，还不说是赏，都说是送的。自进京以后，连次大赏，绸帛银钱络绎而至。我开给你二位看看箱子内，不是都装得满满的？那里用得他着，还有缺长少短吗？今日请各位夫人，我这里也照样一席，收碗的说停会还要送围碟来。隔壁吴长史妻妾也是一般感激，他家有两妾一子，发在安侯家为奴，专做粗重生活，还不住的马鞭棍子打，成三个有骨没肉的骷髅在那里。相形之下你说该感激不该感激？”说到这里三人俱垂下泪来，金枝、晚香亦不觉泪点纷纷而落。正是：

听说真情定流泪，    感恩入骨似伤心。

直到各夫人将次入园，丫环来请，金枝、晚香方才辞别。

是日，素臣因请女客，恐要各处走动，不便在宅，避入花园中，令春杏、夏兰打听飞报。因前次未到湖心亭，带了文敏、文惠从初览亭前上船，划至亭上。凭栏看四面湖光，见满湖荇藻纷披，锦鳞游泳，忽触着《中庸》上“鱼跃于渊”二句，仰看天际，白鹤飞翔，真有上蟠下际，触处皆道之意，心中活泼泼地，快乐无比。暗想：子思子之指点，亲切有味如此。若上文没有“与知与能”，下文没有“造端乎夫妇”这层，岂不成释、道两家浮光掠影的提唱？古来聪明人不知多少错走路头，乃不会读书之故，非书之过也。正在以心问心，静观自得，忽听一片呐喊之声，忙问文敏，文敏道：“定是世子不知太师爷进园，在射圃摆阵练兵。”素臣吩咐

二人将船慢摇至垂柳深处，不要惊觉他，一面上船轻轻荡去，不一刻已到射圃亭后垂杨之下。

素臣上岸，见亭后有一月洞，因至洞边窥看，只见龙儿高坐圃亭月台之上，手执令旗，左右两人带刀侍立，一是奚勤，一是韦忠，场内二十五名内监、飞卒，各执刀牌，已摆成五花阵势。龙儿把旗一挥，亭畔一人冲出，看是锦囊，舞着双刀直杀奔中花，只听鼓声响处，中花忽掣向南，四花纺转合围而上，每花两人在内，三人在外，十个飞卒，十刀十牌，成一内围，十五个内监，十五刀、十五牌，成一外围，内监刀牌未熟，那十个飞卒却纯熟无比，刀光霍霍，牌影森森，跳跃则高至丈馀，折伏则几如平地。素臣看锦囊颇有精神，奈破这刀牌不得，战了一会，掷刀于地，即被擒获，阵势便仍按五方排列。龙儿喝问：“愿斩愿降？”锦囊答是愿降。龙儿左顾奚勤，即趋解其缚。龙儿又把旗一挥，亭畔又冲出一人，看是虎儿，手执双锤也奔中花，这番却不掣向南了，只见中花两飞卒舞动刀牌，与虎儿跳战一会，便是左花两飞卒接战，次前、次右、次后五花飞卒俱接战过，五花忽变六门，每门四刀四牌拦截，一飞卒居中轮流接战。虎儿知不能破，便欲夺门而出，无奈夺那一门，中间这飞卒既在后牵掣，又有一门正救，一门旁救，如何冲突得出？虎儿看着西门缺两飞卒，刀牌势懈，便假奔南门，西南、东南两门皆须撤救、西门愈孤，乘这空里掣回身，飞奔西门。那知鼓声起处，这阵又变作一字长蛇，西门正当蛇腹，头尾合救，恰好五飞卒当头、五飞卒押尾，如风雨骤至，当头斫下，拦腰剁进，着脚砍来。虎儿招架不住，只得丢下铜锤，任凭擒缚。这丢弃兵器是龙儿号令，只丢了兵器，刀牌即止，以免受伤，虎儿亦称愿降。龙儿右顾韦忠，便驰解其缚，虎儿、锦囊即两旁站立，换奚勤、韦忠向亭畔去了。

素臣悄悄下船，远见众女婢已扛抬酒席到诗社去摆设；金瓶飞奔射圃报信，看着柳营之内一对一对的摆道而过，前是内监，次是飞卒，次是虎儿，奚勤引导着龙儿，背后锦囊、韦忠护从，俱肃静无声的整齐而去，素臣暗暗喝采：“孺子可教也！”船到初览亭，秋香、小躑已来清园，吆喝着：“如有闲人，快些出去！”春杏、夏兰亦来报信，素臣忙上亭来。秋香回顾，忽见素臣，向小躑做手势道：“世子又做出来也！”素臣入内，令文敏去唤龙儿，欲指点兵机，并不许令虎儿旁站。回来说，各位夫人要五位公子同宴，已随太夫人入园去了。

任公是晚捉空请素臣小酌，更有始升作陪，相好至亲，殷勤劝饮，酒落快肠，已有醉意。任公复令亲生公子喜儿出来劝酒，年止四岁，伶俐非常，或跪或拜，或哭或笑，或抱颈或拉发，会得诸般劝酒之法，喜得眼睛没缝，吃得素臣头脑生疼，大醉而回，睡至天明，尚未起身。

外面忽然拥挤，无数报人报世子文龙高中乙未科第八名进士，说是奉旨钦赐举人，入场考中。登时把合府人哄动，惊喜非常。红豆、璇姑、素娥、湘灵、天渊俱至安乐窝道喜，独有田氏捏着两手冷汗，龙儿更是着慌，忙赶进水夫人房内，直赧的跪在床前，满目流泪，要求水夫人讨饶。水夫人一面披衣起来，一面责备道：“你这孩子也忒大胆，秋香说你在园里嚷闹，你父亲撞见，叫文敏来寻你去责罚，亏着我进园，任亲家请酒，才躲过了，还没发落，又弄出这事来。考试大事，怎瞒得合家铁桶，将来无事不可瞒矣，还有甚么家法？四十大板是该打的，再要打的多，我替你讨饶罢。”龙儿怕的是素臣，靠的是水夫人，今见水夫人都发怒，说要打四十大板，这一惊不小，登时脸色发青，厥晕倒地。正是：



八岁中魁须满杖， 老年副榜必凌迟。

### 总评

鳌儿插舌，初看殊觉张智，不意楚王、王妃乃为此莫解也。楚王云：初阅公主手笺，两手俱震。又云：王妃疑困难破，尚费寡人辞说。神乎，神乎！鳌儿之知机，固若此乎！素臣亲书“智囊”二字赐之，心折其智者深矣。

麟、鳌俱称智囊，无独表一鳌之理，故即借田宝一事随手牵出麟儿，以成双璧。红豆亲书，与素臣作钩一锁，居然史公合传。回读五子设策，特表麟儿，而水夫人于四说中独以鳌说为正，麟儿复云来后，即以鳌弟之法行之，则亦合传之体。

姊妹奇逢，奇在两心跳荡，两鼻发酸，写天性之感，出于自然，发于不觉，透足无比。乃知释氏之弃亲认父、天子求徒者，为丧尽天良也。谢监丸药能使红豆尽忘前事，而独不能并灭天性之感，所以垂教后学者深切著明矣。

水夫人奇巧一段，正以盖其造作之迹，与天子论马化同法。以平笔论奇情奇事，能化奇为平；以奇笔论奇情奇事，亦能化奇为平。愈奇愈平，愈平愈奇，此为古文三昧。

各夫人互相称谢，宛转关生，兼为上半部各回应，结束文法极灵，极密。

杨氏及四姨、五姨感激一段，极表水夫人、素臣之德化，至深且速，到顶壁一层。金枝、晚香亦纷纷落泪，最入情理，必如此方到顶壁一层，非女人惯陪眼泪之比。

鸢飞鱼跃一段议论当入《中庸》注疏，与前文论庸字同为圣道干城，使二氏、六王之学，咸息其喙，不能附会一语。

五花熟阵，变而不穷，便极新色。素臣欲为指点，必其中尚有些小破绽处也，惜为报喜隔断，不得一领兵机，殊属闷闷。

秋香与龙儿赤紧魔头，请板不足，复饶此舌，令水夫人亦错会素臣之意，加出一层过失，遂使龙儿一喊几死，簇成天外奇峰。

水夫人何以发怒？所谓童牛之牯也有齐家之责者，当书一通，作座右铭。

### 第一百二十三回

### 两抄落卷小状元再占鳌头 一语惊天大驸马独蟠龙腹

水夫人大惊，田氏及璇姑等俱失色喊救，素娥忙用拿法，屈着大指，跪入龙儿左手腕百会穴中，尽力一拿，龙儿大叫一声，哭醒转来，手足忽复发搐。鸾吹正欢天喜地赶来叫喜，忽见这般光景，浑身如浇冷水，问知缘故，向水夫人哭道：“母亲，怎把女儿一个文武全才的女婿唬得这样？如今怎么处呢？”素娥道：“不妨事，是惊气入心，痰涌厥晕，被妹子一拿，痰已落下，故得醒转；惊气未散，故复发搐。只消取朱砂三钱、蝉腹七个、灯心二十寸，将朱砂悬胎煮服，即可愈矣。”红豆、天渊俱说：“刚起一数，是立愈之象，还有大喜在后。”鸾吹方略放心。鹏儿忙回房去，与生胜并备汤药。

素臣知道，急趋进房，安慰水夫人道：“这小奴才自作自受，如此大胆，即死亦不足惜，况止受惊发搐，断不至死，母亲休得着急。”鸾吹道：“二哥，你怎这等忍心！凭怎样不好，也只八岁的孩子，他有本事抢元夺魁，就该欢喜，可怜被母亲几句重话就吓得这个样儿，还说他胆大么！是妹子的女婿，妹子要做一分主儿，要求母亲垂怜，宽恕他一次。二哥若要打他，妹子情愿代打。”水夫人道：“我也深悔。在这里，我因他蛮皮勇力，竟忘他是八岁的孩子。他这事犯得大了，来求告我，若一口就许了他，恐他恃有护符，便至肆无忌惮。那知他究是小孩，经不得吓，就到这个田地。此次自然宽他，只他好起来，大小姐，这些话却不可使他知道，长他之智。你说他是你的女婿，可知是我的亲孙，是你二哥

的家子哩！为祖父的那有不怜爱子孙之理？爱而劳之，方不是禽犊之爱，大小姐不可不知也。”鸾吹含泪受教。

秋香道：“文仁、文义传禀进来，报人在外发急，说是只报得王会元一家，连第二名田老爷还没去报，先趋太师爷府上的，怎不发放他们？”水夫人道：“快分付张顺犒赏，我们因乱着龙儿，竟忘记这一节了。”张顺连忙打发报人，争多论少，张顺道：“世子瞒了太师爷进场，太师爷大怒，要重处世子，吓得厥晕了去，这会子还没救醒，你们兀是一千、五百的瞎讨吗！”报人伸出舌头缩不进去，一哄而散。里边鹏儿已煎好汤药，素娥灌服下去，不多一会便住了搐，须臾苏醒，看见素臣在房，忙跪下去，只顾发抖。鸾吹慌忙抱住道：“婆婆已许下宽恕你，不打你了，休要害怕。”水夫人也怕复发惊搐，安慰道：“已与你父亲说了，饶你初犯，以后断乎不可。冬梅，可领到我床睡一会，要吃粥可把粥与他吃。”龙儿心头一块石头方才落下，向水夫人、素臣俱磕了头，进里房去了。

麟儿只顾扯田氏衣襟，田氏方向素臣说道：“报子说第二名进士姓田，相公可问一问是兄弟不是？”素臣道：“我竟忘了。”因传信出去，并问会元之名。须臾来说：“报子已去，抄有全录。”素臣看第二名果是田宝，会元是王鏊，谢迁亦中经魁。田氏大喜，麟儿亦喜形于色。

不一会张顺传禀：“礼部请世子赴宴。”水夫人道：“龙儿惊病初愈，去收了宴来罢。”因令文恭去领宴。合府男人，自任公至山东十二将；女人，自任母至碧莲、翠莲，俱来道喜。素臣、田氏内外接待，正忙不了，忽报圣旨到来，素臣出接，却是怀恩口传之旨。文恭禀道：“奴婢到礼部，礼部说：别位不到尽可，独世子是奉旨，要到的。因同奴婢到宫门去回奏，才差戴老公公来的。”怀恩道：“公相错怪世子了。那日在宫，太皇太后知道世子已经开

笔，便问他可会做表判策论，世子说是都会，就对万岁爷说：几时考他一考，若中得进士，便钦赐举人，送入场中；若中出一个八岁的进士，也是千秋佳话。故于初七日召进宫去，考了他一篇四书文，一篇经文，一道策，一篇表。日头还在天上，就都做完了，又做得好，把万岁爷就喜坏了，便教内监悄悄送入科场，不许泄漏。完场出来，万岁爷说：二场都好，头场头一篇还有会元指望。分付世子回家一字休题，等忽然报去，好教太夫人及公相猛喜一喜。那知反害了世子。万岁爷见了榜，就传到礼部：别的进士不到便罢，独第八名文龙，是必要到的。本朝百余年，从没八岁孩子赴闻喜宴的，也可传为儒林佳话。方才礼部来奏，万岁爷着急得了不得，特令怀恩来传旨，说病若稍愈，必要去赴宴的。”素臣道：“学生若知道这段情节，感激皇恩不尽，也没这场意外之病了。如今病虽初愈，不知可能勉强承旨？待学生进去看来。”素臣进来，把怀恩之旨细述一遍，水夫人道：“如此便非其罪矣。他先一字不提，致有此事。但病虽小愈，不知可得了劳哩？”素娥道：“他是急惊，惊退即愈。方才去看他，已坐在床上动手动脚的做那八字动功，怕甚劳他？他吓得要死，也叫他去快活一快活来！”素臣连忙唤出，随着怀恩而去。

到夜，纱灯彩仗，鼓乐喧天的送将回来。二十四名小内监捧着金莲宝炬，御赐彩缎金银、果品茶食、靴帽袍带、纸墨笔砚及诸般玩器。龙儿帽插金花，身披全彩，面上吃得红馥馥两个小腮，进房拜见水夫人等。水夫人道：“不过中一名进士，怎当皇上如此厚赐？”龙儿不敢答应，小内监道：“万岁爷说，累世子吃吓，与太皇太后、皇后、皇妃各位娘娘赏赐补苦的。”素臣忙忙的赏犒，内监人等去后，领着龙儿到祖庙装点香烛，拜谢祖宗，令文恭、文宽掌灯去拜见古心、始升夫妇。阮氏谓三子：“你看兄弟这般光

彩,可也眼热?”三子道:“孩儿只不得进场,若进场去,也包管夺得几名进士。”始升已预备酒筵,留龙儿小酌。鸾吹笑迷迷的看着龙儿,越看越喜,问道:“你去赴宴,心里可也喜欢?”龙儿道:“还有七个人坐在侄儿上首,何足为喜?足喜的是谢老伯伯口口声声的叫侄儿年兄。”始升赞道:“好志气!包管殿试便是状元。我替你定下采头在这里。”因在袖中取出一个金钱,面上“状元及第”四字,轮廓分明,一条金索双贯,亲手套在龙儿颈上。鸾吹取出花红,加插两朵金花,加披一幅大红绉纱全彩,着两个童儿、两个丫鬟掌着四盏绛纱灯,送龙儿回宅。

是晚,素臣即宿蓝田楼,问龙儿见了母舅,可曾道达父母想念之言,问明舅舅不来之故。龙儿道:“舅舅并不曾来赴宴。”素臣道:“是惟恐一赴宴,便要即到我家,大约不出麟儿所料,肺传后方来见也。”田氏道:“麟郎,你看哥哥今日光景,可该认真读书。”麟儿道:“读书原不为科名,若但说科名,非孩儿所难也。”素臣道:“小子辄敢大言不惭,汝等依傍门户,将来取科甲自易,但以我之文,尚屡蹶场屋;日京之文,尚不得一矜,况汝等乳臭未识文家之奥乎?”龙儿道:“不敢瞞父亲,孩儿头一篇文章即是抄父亲的窗稿,皇上看见,把舌头都吐了出来,说必定会元。看到后两篇,说可惜力弱了些,只可望会魁。”素臣道:“会试首题正是我那年岁考题目,那篇文章是考在三等中间的。婆婆疑我荒废,欲加责罚,后见了那文,方说是试官之过。可见文无定价,亦犹送花之卖时耳。”龙、麟两儿方不敢视取功名如拾芥矣。

次日,素臣、龙儿谢恩谢贺客,见主考房师毕,回府。文义报:“山东诸将家眷俱到,已见过太夫人,要叩见太师爷谢恩,并见世子贺喜。”素臣辞谢,令各归从屋,分付备二十六席分送奚奇等十二将,以两席赏金砚夫妇。至晚,诸将夫妻俱到宅门谢酒,

一概回去，惟金砚、柏氏欲进内服役，苦苦求见，素臣准其进见，不准服役，令设单行四拜礼。金砚不敢，素臣道：“你已是朝廷命官，文恩、文容都是如此，何况你夫妇也？”金砚只得同妻登单四拜起来。柏氏见素臣看他一眼，想起当年赤身翻滚，将牝户仰献在素臣面前之事，忽然羞耻，一朵桃花上脸，登时头颈俱赤。

素臣觉着，慌忙遣出。进与水夫人说起：“又全家妻妾原有良心，只为被又全逼勒导引所致。家中仆妇婢女常闻母亲训诲，俱无可虞，只愁云氏一人，淫荡受用惯了，今又另居一宅，只盼望来见母亲一面，恐其邪心不改耳。”水夫人道：“我初时也是愁他，以后知道尚是中人之资，他自归容儿，还未同房，可知其非妖淫之物也。”素臣问是何故，水夫人道：“他因守景王三年之丧，赛奴再三捺劝，才许期年以后。前日进了新宅，容儿等因文恩已成人道，与本府家人、山东诸将替他送房，多吃了几杯，要去强奸云氏，云氏不从，几乎弄出性命干系来。这都是赛奴之言，故知此女尚是中人也。”素臣大喜道：“孩儿前在文华殿，见他得了赐配容儿之旨，连连磕头，那种欢喜感激之状，孩儿心甚勃然：不念景王之宠爱，而喜遂其私情，不特淫浪，而且无良，故深以为忧。今能如此，乃知前日之喜，为得全性命之故，还是人情之常，不足虑矣。”

次日黎明，车驾忽然临幸，素臣慌忙出迎。一进府门，便问何处可以密谈，素臣引至日升堂书室，天子把女官内监都遣出外，方说道：“倭国王源义降表已至，愿世为不侵不叛之臣，表辞极谦，贡礼极重。朕止受其土仪，将木秀等释还。此一事也不过令素父知之，非欲就商之事。特来求教者，是贵州、云南两省之事，贵州副使刘福奏：普安州土判官隆畅妻米鲁造反，自号无敌天王，出入建黄纛，一月之内聚众数十万，攻破省城，巡抚钱钺、

总兵官焦顺俱为所执，都指挥吴远出战被擒，几有破竹之势。更结连云南孟密土妇曩罕弄，亦伪称天娘子，大掠孟养，逼肋木邦八百与为声援，哈国公沐昂往抚不受，飞章告急。数年前，童谣有‘止知猪能吃糯米，不知糯米醉杀猪’之说，朕想猪与国姓同音，糯米亦称元米，猪吃糯米，已应太祖灭元之讖；今贵州反妇适名米鲁，鲁，糯声同，惧其复应谣言末句，阁臣、枢臣或议抚，或议剿，朕不能决。因素父尚未满假，故特亲造，专候素父裁决。”一面于袖中取出两省奏章。

素臣看毕，奏道：“以臣愚见，曩罕弄可抚，米鲁不可抚。曩罕弄因不肯受其侄罕落法节制，故叛木邦，逐宣慰，掠邻夷，尚无大恶，并辱及中朝也。米鲁则与营长阿保通奸，毒杀其夫，逼前子隆礼烝，已淫恶极矣，今更僭名其居曰承天，称尊号，改服色，大败官兵，擄执大臣，其辱中朝甚矣。臣前至贵州，即知其与副使刘福交通，奏中之言尚未全实，即果聚众数十万，亦乌合之徒耳。臣平田州时，因其逆迹未形，难以并治，故但授计干珠、开星等，令其不时侦探，俟逆迹一著，即遍发露布，假称臣自领大兵自川赴剿，彼闻臣至，必胆落归巢，为据险之计；令干珠轻装出奇兵袭之，于阿马坡伏松纹，于马尾笼擒之。一切地势险要、兵事机权已俱详悉口授，干珠、开星既能领悟，神猿复有暗解，大约二十日后即得捷报，一月之内事可大定。今只须草诏书两道，一拿问刘福，一抚谕孟密，着金砚驰赴军前，令干珠等奉行。米鲁既擒，则曩罕弄震惧，临之以兵，自即受命；刘福一拿，米鲁馀党无所倚恃，亦不复窃发。然后选两重臣，易换两省巡抚，为善后之计，便永后患矣。”

天子大喜，出位揖谢，以手加额道：“此天以素父赐朕也。议抚者不特养痍辱国，彼亦必不受；议剿者议发京军三万，云、贵、



川、广兵十二万，胜负未可知，而京军则往返跋涉二万里，四省兵亦皆千里，裹粮供费不赏劳苦至极，与不发一兵、不筹一饷而已决胜于万里之外者，相去奚啻天渊也！朕因童谣所惑，心胆俱慑，闻素父一席话，如释重负矣。素父可即为朕草诏。朕前次未曾入园，可令大驸马随朕一游，后将扰素父之饭，须以素父每日自膳之饌进，若加一品，朕即断断不食也。”素臣领旨，令文恭等清园，唤出凤儿随驾，自己忙去草诏。

天子入园周览，来至星台，见台下石级边俱围以木栅，栅门封锁，封皮上标着“二月初九日封”字样，天子问凤儿：“此台系朕特建与汝母子观星望气者，何以封锁至今？”凤儿奏道：“臣父因台上可见宫中，故行封锁，惟许臣母一人得上。臣母因家冗未登，故仍是原封。”天子令开封上台，问随来宫女、内监：那一座是乾清宫，那一座是交泰殿，直问到仁寿宫止。女官等定睛细视，逐一指出。

天子谛观大笑，问凤儿：“日与地孰大？”答曰：“日较地大五倍有馀。”问：“地与月孰大？”答曰：“地较月大四倍不足。”天子道：“如此则月比日小至数十倍矣，何能掩日而使蚀耶？”答曰：“日行三限，较月行三限，俱约高至二十倍。高则大者觉小，下则小者觉大，故能掩而使蚀也。”问：“日月蚀有定算乎？”曰：“有定算。”问：“古何以有当蚀不蚀，不当蚀而蚀？”曰：“此历官之误耳。”问：“既有定算，何用救护？”曰：“古人几杖盘盂有铭，皆以警其心也，况日月相凌，天象可畏也。”问：“今历有误差否？”曰：“有误差。”问：“何以致误？”曰：“误在差数不备，实则视测不明，并以椭圆为浑圆。”问：“椭圆如鸡卵乎？”曰：“诚如圣谕。”问：“鸡卵之外何物？”曰：“无物。”问：“何以知为无物？”曰：“见者为有，不见者为无，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可得而见者，亦不可得而有也。”问：

“山海之高深可测乎？”曰：“山高可测，海深不可测。”问：“何故？”曰：“亦由有见有不见也。山高可见，故可测；海深不可，”凤儿说到这里，顿住了口，随改说：“海深不可视，故不可测。”天子觉有缘故，问：“何故顿口，而改见为视？”凤儿跪奏道：“礼云：二名不偏讳，若一语内全犯太上皇帝御名，臣实不敢。”天子登时汗流浹背，满面发赤，愧谢道：“卿智而知礼，朕不如也。谨受卿教，不敢复以童子视卿矣。”自此以后，天子皆称凤儿为“卿”，不敢以“尔”、“汝”称之。各女官、内监见天子如此致恭，都面面厮觑，惊异失色。

天子下台，至补衮堂坐下，解开龙袍，裹凤儿于怀，祝曰：“愿推卿之心以置朕腹，使朕得增长志意如卿也。”素臣两诏写完，自内趋出，凤儿忙要下地，天子故持不放，凤儿道：“皇上有旨：令素父勿跪。”素臣认是真旨，鞠躬献上。天子看毕，交素臣缄封，令内监驰付怀恩用宝。因问凤儿：“卿虽多智，乃可面矫朕旨乎？”凤儿道：“臣可跪君，父不可跪子。陛下持臣，使得罪于父，而归过于君，臣故行权矫旨，正父子之伦，实以全君臣之义，宁受矫诏之罪也。”天子道：“朕故持卿，欲观卿智。微卿言，朕亦降旨如卿意也。”因放下凤儿，向素臣述知前事，道：“聪慧若此，而亦不得列于智囊，则智囊之智可知矣。朕得此两快婿，何幸如之！”素臣顿首谢。

早膳已到，天子看是鱼肉蛋腐四色，道：“素父何俭若此？”文恭奏道：“此尚是宣成君之奉，公相则更少一荤矣。”天子道：“素父乃以天下俭其亲乎？”素臣奏道：“臣母云：每食四簋，古人以为养贤之隆礼，不许臣过其数。而或腐或蔬，又必欲供以一素，非臣之不能备物也。”天子叹复良久，深赞豆腐之美，虽珍错何以过之。

膳毕，水夫人率同古心、阮氏及田氏等出厅朝见，天子赐水夫人坐，令诸人俱退，问婢仆自赐膳而外朕所未见者几人，召来一见。于是文虚、文媪、张顺妻沈氏、紫函、冰弦、秋香、晴霞、生胜俱出朝见。天子见沈氏已有冠帔，文虚、文媪受文恩诰封，已服一品冠带，将紫函等五婢俱赐宫人冠服，向水夫人道：“闻诸婢俱有才貌，朕于榜下欲择少年无妻者婿之，故一见，以为相女配夫之计耳。”紫函等不肯离水夫人，俱俯首垂泪，秋香更痛哭跪奏：“愿终身不嫁，伏侍太夫人，不敢奉旨。”天子沉吟道：“男婚女嫁，乃长礼也，素父当劝论之。”因即发驾回宫。

初一日黎明，金硯领诏赴滇，素臣假满入朝，天子留入便殿早膳，亦有一碗豆腐，向素臣道：“真佳味也！不扰素父，将终身失之矣。”天子传上皇恩旨：赐两名降职太监专司大门为门监，一名是冒神功，因广西失守，撤回降职；一名是廖去病，因采选秀女得财发觉降职。冒神功要来与叶豪等同事，已觉赧颜；廖去病是拷打逼诈过素臣的，更加羞惧，随回府中，叩见水夫人、各位夫人及公子，好不惭愧。素娥、湘灵都是跪着廖监，受他凌逼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今日反来磕头，口称奴婢。正是：

狐威假虚曾惊兽，    鱼服闻雷已化龙。

三月初一日，吉于公、韦杰、易彦到京。素臣因于公系本府长史，家口不多，就留住从屋，韦、易二人听其另住候缺。初三日，殿试，素臣回避。初五日，传胪，天子特召入朝，坐于屏风之内，把三个卷子递与说道：“三卷俱佳，而首卷尤简括精当，非深于韬铃者不能。且两卷俱截然三策，首卷独策天时，则缩地利人和；策地利，则从天时落脉，结归人和；策人和，则双缴天时、地利，发明《孟子》之意，独操兵法之原。读卷官皆推为压卷，朕亦定为状元，素父以为何如？”素臣揭开第一卷看时，见是龙儿笔

迹，呈卷急奏道：“此卷字迹有类臣子，臣不敢奉旨。”天子道：“正为是文龙之卷，故欲素父亲见三卷之优劣，以见朕之非阿私耳。”说毕，便要填写名次，素臣俯伏于地，激切奏道：“以紈袴乳臭压天下英才之卷，遏贤关而沮士气，臣死无日矣。”天子亲手挽起，谅其诚恳，因倒下一卷，素臣力争，遂置第三，素臣复力辞道：“鼎甲内，臣子断不敢居。”天子重违素臣之意，只得复降一名，太息道：“他人以门户升，而世子以门户降，岂不惜哉！”

鸿胪寺传唱一甲第一名谢迁等三人上殿，天子谓谢迁道：“卿屡辞职，欲大魁天下耳，奈已被八岁儿得之，非素父力争，则卿志不遂矣。”因将龙儿之卷与看，谢迁初不肯信，及见龙儿三策，不觉咋舌惊愧，忙俯伏于地道：“臣自揣制义不如王鳌，策问或可争胜，故妄想夺魁，不料文龙之文，雄博精要若此，伏乞陛下仍改文龙为元，臣不敢腆颜居其上也。”天子道：“卷已填定，安可改乎？”因即令上鳌。复问榜眼田宝道：“卿年若干？曾否受室卿？父何名，曾否通籍？镇国公夫人田氏亦籍彰德府，是否同族？”田宝道：“臣年十七，已有妻室，臣父田鸣，通籍为翰林侍读，素父妻田氏即臣胞姊。”天子大喜，顾谓素臣道：“甥舅同登，殊可喜也。前日造府，何不令其见驾，岂素父亦避嫌乎？”素臣因将屡次访寻不着及麟儿逆料之言奏知，天子因问田宝，田宝奏对与麟儿之意符合，天子拊掌道：“知舅者莫若甥，朕喜得两端士矣！”复谓探花王鳌道：“素父荐卿制义为本朝第一，会试已验其言，惜策问少逊，非素父力争，则不得鼎甲矣。”王鳌俯伏谢。

鸿胪寺复唱传二甲第一名文龙等八十二人上殿，天子谓龙儿道：“卿卷已定元，为卿父力争，降居第四，但状元本为卿物，宜一体占鳌，今科分作大小状元可也。”本朝令甲状元冠服俱由宫中制造，因不知身材长短，故袍皆制长而不缝边，至胪传之日，官

女二名一捧宫袍、一捧剪尺针线在殿伺候，俟传出状元，便替他披袍在身，扶上鳌头，宫女跪于鳌旁，将金剪剪去两袖及袍边多馀之绸，用五色彩线缝好各边，故得称身。本科因有八岁进士，皇后复令宫人预制小冠小袍，以防点着龙儿。宫人见点了谢迁，已打帐，仍捧回宫，忽听旨意要一体占鳌，便忙把龙儿抱上鳌头，裁剪宫袍，登时缝好，一样插戴宫花，与大状元谢迁同出长安门，挂榜去赴琼林宴，不题。

素臣退朝，禀知水夫人，水夫人道：“我向来知道五个孙儿武艺以龙儿为首，文章以麟儿为首，天文首凤，地理首鹏，诗赋首鳌。会试墨卷，媳妇说是抄你岁考文字，怎殿试三策又足压卷？”田氏道：“殿试三策，龙郎也说是抄相公的。”素臣道：“我并未做过此三策题问，怎说是抄我的？”田氏道：“龙郎说，是抄相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一篇孟义，他把来扯长了，化作三策。”素臣大笑道：“这小奴才好造化，怎偏撞着对头帽子，皇上说别卷三策不能联络，龙郎一卷贯穿得法，却是这个缘故。我记得这篇孟义也是考作，是十几岁上不取县名的文字，几乎被他骗了一个状元来，真怪事也。”水夫人太息道：“考三等文字可中会元，考县名不取文字可中状元。古人说：功名到手，方见文章。本朝百馀年来，不知许多元魁文字埋没落卷之中，真可叹也！”水夫人等正在慨叹，廖监传进钦定赐婚名单，说是内阁奉旨抄送。看那单时，是：

冰弦，赐配南直华亭县进士虞挥；  
秋香，赐配云南蒙田县进士凌虚；  
紫函，赐配浙江乌程县进士禹陵；  
晴霞，赐配南直无锡县进士倪又迁；  
生胜，赐配北直宛平县进士国无双。

时诸婢俱在房中，紫函、冰弦、晴霞、生胜各掩面悲啼，惟秋香呆看，并没戚容。水夫人暗忖：我托飞娘劝化，想已回心。因劝慰紫函等道：“婚嫁大事，况你们所配四人内，三人籍贯与吴江切近，一人又与赐第切近，与我等虽离而实不离，何用悲泣也。”一面吩咐田氏等为诸婢整備嫁妆。阮氏替秋香准备，差文敏去探听赐婚日期，方与素臣斟酌遣嫁之礼，忽见田氏房内夏蒲飞跑进房报道：“太夫人，不好了！秋香往后园投了湖了！”水夫人等俱如冷水浇背，震栗不已。正是：

死别愿先从地下， 生离不肯向云南。

### 总评

素臣不急慰龙儿，而急慰太夫人，乃至情至理。而鸾吹谓其忍心，此有天性人所为掩卷而长叹也。鸾吹且然，况下此者乎？不顾父母，而惟恤子孙，茫茫天下，强半皆此辈耳，可慨也夫！

忽然报去，好教太夫人及公相猛喜一喜，天子犹以常情待二人也。不特不喜，反怒而欲扑，则贤者所难。作者落想，如在天外，却又深入情理，得劝教之大义，此为家训正宗。

龙儿云：“还有七个人坐在上首，何足为喜？”惟出自八岁儿，乃觉切听，否则，第一人便足满志矣。然视今之峨然丈夫，而幸得一第即已神舞色飞者，相去奚啻天渊！

麟儿大言不惭，非素臣顶门一针，几何不坐井观天也。文无定价，犹医卜之卖时，实为定论。至补笔之妙，则总论详之。

柏氏一段，全为云氏萦前拂后，乃知排山倒海之风起于

青萍之末。米魯之反，何等气焰，实如童谣举朝股栗矣，而素臣早定袭擒之计。其授计干珠尚不足奇，奇在孑然一身，浪游贵州时，已灼知刘福之交通，阿马坡、马尾笼之出没险要。有此奇人奇事，成此奇书，诸葛公所由于草庐中预定三分之局也。顾我亦曾为诸生，亦游半天下，而两眼如豆，视东失西，读此不觉吐舌不收，惭汗如洗。

写凤儿之智而知礼，妙在“智囊”一衬，便见素臣诸子无非鸷鸞麒麟，随落随扫，随扫随生。笔墨之妙，难以口宣。

独赞豆腐，不独为寒儒生色，实见世人之厌常喜新，惊远袭近，即一腐可慨之也。“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宜素臣之知兵也夫。

廖监司圉，反向素娥、湘灵叩首称奴，痛快淋漓之笔。

秋香投湖，亦是痛快淋漓之笔。其写水夫人之盛德感人，不知不觉已到顶壁一层也。今人作文皆是隔靴搔痒，急当以此书药之。

## 第一百二十四回

痴丫鬢辞婚投水  
圣天子减膳求言

素臣忙令人捞救，自己亦奔入园，只见秋香如水淋鸡一般，已被春燕救起，坐在初览亭内哭泣。是日，春燕、秋鸿、天丝、小隲设席，替山东诸将夫人及金砚妻柏氏接风，春燕等已各买有仆妇，春燕有一个丫鬢久不在旁，疑是往园中顽耍，因潜入园内来寻，恰值夏蒲飞跑进来，喊说：“秋香姐跳了湖了！”夏蒲便入内禀报，春燕便急赶入园，只见秋香已冒起水面，春燕是海西幻民，熟于水性，忙脱去衣裙，跳将下去，秋香已复沉水底，春燕泅入湖底，捞着头发，赴上岸来，一手挽发，一手扯住腰内汗巾，提至初览亭内，将秋香肚腹卡在栏杆之上，吐出湖水，登时救活。素臣见已救活，便即转身。须臾，春燕领秋香进房，水夫人命赏春燕银五十两，斥责秋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况可轻生戕害父母遗体？你平日要讲孝道，怎这等不孝起来？赐婚是皇上恩旨，你不知感激，反生怨怼，更属不忠。即你心有不乐，也该据实向我说，何得投湖奔水？我因先太夫人遗言，另眼看待了你十馀年，不知感激，反累我惊吓悲苦，是何道理？”秋香痛哭道：“是秋香该死，懊悔嫌迟了。秋香原为感激太夫人恩德，才立志终身不嫁，要伏侍太夫人。前日已经面奏，蒙太夫人托龙夫人苦劝，秋香已情愿嫁人，接续父母气脉，但不肯离着太夫人。今忽奉旨赐配云南进士，远隔万里，若随夫回籍，便终身不能再见。又因已奉了旨，料是没有挽回，一时情急，想不如死了，魂灵还只在这里，得依傍着太夫人，才做出这拙事来。如今被太夫人责



备，已是深悔，秋香也顾不得羞耻，只求太师爷作主，辞掉此婚，随分配给一奴，只要永远伏侍太夫人就感恩不尽了。”水夫人与素臣等俱不觉垂泪，素臣道：“哥哥现经出仕，原该置妾，帮理家事，嫂嫂屡次相劝，哥哥执意不从。若得母亲作主，命哥哥收秋香为妾，一则得以常侍母亲，遂秋香之愿；二则不致终于下贱，恐祖母之心；三则可以帮助家事，分嫂嫂之劳，不识母亲意下如何？”水夫人因问秋香情愿与否，秋香道：“只不要离太夫人，都是情愿的。”水夫人因吩咐素臣面奏辞婚，命古心夫妻择吉收房，不题。

是日贺客填门，拥挤不上，更是龙儿游街回来，百执事讨赏；又凑着五色匠一百名，奉唤到府替紫函等赶办嫁妆；加以祭祖祭神，请东西两宅诸亲，犒合府酒席；还有无数皇亲国戚、勋臣显官家，见小状元迎过，无不垂涎，请了势要官员、伶俐媒婆争先到门撮合，这一忙也就忙到尽情。更有骑着快马，打着火亮，赶来说亲的，见栅栏府门俱闭，方才转去，打算明早再来。正是：

俗情大抵皆趋势，    贤士无人不爱才。

鸾吹眼见庚帖纷纷而至，把安乐窝内一张花梨大榻高高的堆满了，心里又喜又惊，喜的是亲已许定，得此快婿；惊的是未经出帖，怕有变头，急问水夫人道：“小状元是女儿的女婿了，怎又收下这许多庚帖？求母亲作主。”水夫人道：“一言既出，龙郎自然是你的女婿，这些庚帖是因一时没有定婚的凭据，合他们辨不清楚，强扭在这里的，明日急急的刻出齿录，注明聘东方氏字样，先回绝了他们，再择吉日行聘就是了。”鸾吹方才放心。

素臣忙到三更，方向蓝田楼安寝，问龙儿：“舅舅寓在何处？明日谢恩后自然要来谒见。我谢恩下朝，当先到他寓所一拜。”龙儿道：“舅舅寓在内城绒线胡同，好教父亲母亲欢喜，连舅婆也

在京，明日一早就来看看婆婆哩！”田氏大喜道：“怎舅婆也进京？”龙儿道：“舅舅从小没离过舅婆，舅婆又想看母亲，故此同进京的。”素臣道：“会试举人不寓前门外就寓国子监及东城，他反寓在西城，所以再没处访寻了。明日叫文敏、文惠、秋葵、秋罗押轿去请。他们起身必不能早，只怕我到那里还见得着岳母哩！”田氏喜到极处，道：“报龙郎中小状元，那有听见母亲在京的快活哩？”是夜，夫妻二人两情欢畅，适遇经期初净，绸缪一度，已种下一个状元夫人在肚矣。

次日，素臣、龙儿俱五更入朝。飞娘亦五更出府，去见白夫人，将龙儿中小状元庚帖堆满一榻。鸾吹着急，惟恐有变之事，说：“知道文爷五子俱是神童，太夫人说文章以麟儿为第一，怕不中真状元吗？那三个俱有亲事，只麟、鹏两公子未定，与两个侄女郎才女貌、天生一对，该作急请媒说合，若被别人先下了手，就懊悔嫌迟了。”白夫人道：“文爷怎般显贵，两公子如此聪明，不知可肯俯就哩？”飞娘道：“文爷是何等人，只论门楣，不拣对头的，况与大哥相好，妾身再竭力撺掇包管便成，只要赶早，休被长手臂的先掇了热锅儿去。”白夫人连连点首，一俟玉麟下朝，便催逼着请出金相、时雍两人为媒，将自己生的书姐许与麟儿、翠云生的鲲姐许与鹏儿，到府作伐。素臣已随田太夫人到家，见过水夫人，安顿在蓝田楼上，迎接过大媒，即禀知水夫人。飞娘已赶回府，竭力怂恿，水夫人及素臣也爱二女相貌，又见两女之名与两儿俱有关合，便一口许下，择了初八日一行三聘，请出洪儒、抱愚为媒，向始升处行聘。金相、时雍向玉麟处双聘，恰好虞挥、禹陵、倪又迂、国无双四进士俱因皇上定了十六日婚期，时日甚迫，遂俱择这初八日行聘。古心又择的是这一日收秋香入房。这一忙，也就与报小状元一日相仿。人逢喜事，鸟弄歌声，合家多眉

欢眼笑，只有洪儒夫妻啜了一夜。素文有女与麟、鹏两儿同年，一进京来就要说亲，因素文与素娥见好，欲许鹏儿，洪儒说麟儿正出，又名智囊，该许麟儿。素文说婚姻天定，我们对天拈一阄看，那知偏生拈着鹏字，于是素文立定主意要许鹏儿，洪儒仍欲许麟儿，两人一扭，把这事就搁了下来。及至鸾吹心慌，素文方才着急，差人向监中请回鸿儒，情愿许与麟儿，洪儒亦情愿，如麟儿占不吉，即许鹏儿。正要请出丈人、姐夫两人为媒，却反被素臣请去为媒，方知两儿已定玉麟之女，回家后夫妻互相埋怨，以致一夜啜也。正是：

得鹿从来须捷足，    亡羊何必更谋皮。

次日秋香过来拜见水夫人，因秋香姓桂，令合家呼为桂姐，俟生有子女方许侍坐称姨，以婢女收房不得同于侧室也。

是日，田宝将寓中仆婢就素臣，安顿于西宅第四进，与云北父子同居。田宝已授编修散馆，仍是京职，遂差人去接着至府同居，不题。

龙儿齿录刻出，求婚者才断了念头，复求配麟、鹏，及知亦已聘定，因想到素臣之侄，庚帖仍复纷纷而来。洪儒与素文商量：古心第三子文谨与女凤姐同庚，相貌才学俱好，不可再被别人占去，因请任公及始升为媒。阮氏见凤姐貌美，兼有红豆、素娥、湘灵、鸾吹数重亲谊，亦愿结亲。文柔占好宁文孙女，文讷占好徐武之女，俱择十六日行聘。遗珠知四婢遣嫁、三侄行聘俱是十六日，告假同凤姐回府，田氏等俱来相见，遗珠道：“侄儿们没有定婚，女儿原指望把遁姐作个还乡女的，谁料俱被高材捷足者得去，早知如此，就不处这馆也罢。”湘灵道：“妾身的小兄弟颇是聪明，不如结了亲罢。”遗珠道：“那使不得，不与娘舅做了姑夫，矧子生下男女还是叫舅公好，叫姑夫好呢？”水夫人及素臣也俱说

不便：“鳌儿不把嫡亲表妹做了嫡亲舅母吗？”湘灵听说，也觉不顺，便不再言。那知全身极爱喜儿伶俐，任母极喜遁姐幽雅，被湘灵提起，一边全性、全身作主，一边任公、任母作主，说是四门亲家并无称呼，不由素臣、遗珠做主，请出始升、洪儒为媒，也拣十六日行聘。素臣主便做不得，聘礼却须代出。

次日，四聘四嫁挤在一块，又是一忙。四婢不舍水夫人及各主母，比亲生女儿尤甚，个个哭得鼻泡眼肿，水夫人及田氏、素娥、湘灵俱流泪不止，璇姑、天渊及久在一处的仆妇、丫鬟亦皆垂泪，连着红豆、遗珠、阮氏、飞娘、立娘，并新来的妇女俱被感动，太息歔歔。独有秋香一人嘻开着嘴，自得其乐，不挂一丝泪痕。正是：

哭非假意为正意，    笑似无情却有情。

十七日清晨，水夫人方有心肠问遗珠馆事，遗珠道：“馆中两长公主、两公主、一郡主、一神姑，神姑便是金蝉，是皇上赐的号，这六人拜从受业，其馀妃嫔虽称先生，却只三日一讲解，间时来质疑难。六徒中只公主、神姑聪明，与凤姐相仿，那两个长公主、郡主，年纪虽大，远不如矣。太皇太后把女儿爱若亲生，皇后、皇妃俱以姊妹相待，皇妃更俨若同胞，母亲可以放心。”水夫人道：“神姑系黄马所化，怎便能像凤姐一般聪明？相貌如何？想是全脱了物类气质。他筋骨原是马化的，一日能走一二千里，可知勇力非常的了。”

母女正在叙论，四进士俱到门谢亲。素臣先与水夫人酌定：嫁诸婢以侄女之礼，水夫人因以见侄孙婿之礼见之。见四人中，年俱二十四五，其一人尚未满二十，即生胜之夫国无双也，暗忖：年纪俱相当，相貌又清秀魁梧，各有好处，足为四婢之偶，甚是欢喜。复求见田氏等，因诸媳年轻，托故辞之。素臣未下朝，古心

出陪款待。正待坐席，何如、梁公、敬亭应诏进京，同时到府，惟观水以疾辞不至，因复添备三席。四进士拘新婿之礼，上了两道汤即便告辞，古心坚留，方坐完正席。古心送出，摆上小案，与何如等畅饮，直吃过午。方欲撤席，又值素臣下朝，洗盏更酌，至日落方止。三人皆大醉，不能出城，在日升堂大榻之上，竖头平开五铺，频以浓茶解醒，同榻而卧，并头连足，畅谈至四更方睡。

五鼓俱入朝待漏。班齐后，吏部引何如等朝见，奉旨：文点、水唐以翰林院检讨，景山以国子监学正，俱照原征补用。留素臣入谨身殿，问：“令叔何以疾辞？大小学急须开设，今缺祭酒，何人可任？小状元已就馆职，馀四子俱宜入监，为太子四友，藉以琢磨。一切衣履饮食，中宫料理，不须素父费心。”素臣奏谢道：“臣叔文雷，解组已久，愿守祠墓。陈选得正学之宗，堪以兼管祭酒，臣四子当令入学伴太子读书也。”天子因即降旨：“文雷准以礼部右侍郎致仕，以少詹陈选兼管国子监祭酒事，令礼部考选各官子弟及民间俊秀入监肄业，令钦天监择日开学。”

留素臣早膳，天子道：“朕前扰素父，归方知宫中饮食之侈，今除清宁、仁寿两宫外，朕与皇后每日定以六簋，皇妃、太子以下皆五簋，命妇以下皆四簋，计每岁可省数万金，以添补太学生徒膏火。此外有似此者，及有裨于政有利于民之事，祈素父赐教。”素臣怀出疏，奏称：“臣正拟献纳刍蕘，因有数条当出自圣意，不便廷奏，适承明问，敬呈御览。”天子忙接看时，是：

- 一、减宫女，凡年满二十者，俱遣出给亲，永著为例。
- 一、减内侍，定限三百名，为止阉割起送，俟缺再补。
- 一、减月赐，内监非有功不赏，革除靳直奏定月赐之例。
- 一、减恩荫，内外臣非有助德及殉难节义，不荫子侄。
- 一、放入官田主，诸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真人、景藩、靳直

入官田共一十三万五千馀顷皆占于民，悉行给还原主。

一、放已故内臣赐田，查虽奉有恩旨实系强圈民田，亦请给还原主。

一、放减内府所畜鸟兽。

一、复建文帝庙号、年号。

一、改景泰帝谥号，拟号恭宗景皇帝。

一、赐于谦谥祠，拟谥忠肃，祠曰旌功。

一、录太祖配享功臣、殉难忠臣绝封者后。

一、禁生徒传习陆九渊伪学，撤从祀圣庙主。

天子逐事嘉赞，看到后五条，说道：“改景泰帝谥号、赐于谦谥祠，上皇与朕久欲行之；录绝封，亦朕所欲行；至复建文庙号、年号，撤陆九渊从祀主，则非素父不能也。当奏闻上皇，即日行之。”膳毕，素臣乞假三日，天子道：“此十二事，朝臣即终年不假亦不能办，此后如有家事，不必陈乞，知照内阁可也。”

素臣下朝即往见何如，何如已被首公、心真、诚之、无外、双人公席接风，同敬亭、梁公俱往无外寓所赴宴。素臣随去阖席，首公等俱大喜道：“快着人去请了古兄来，则家乡亲友毕集矣。”须臾，将古心请到，欢呼入席，开怀畅饮。素臣因隔了几重禁门，一到日落，随古心起身，而约在座诸人次早入城便饭。

到府即稟知水夫人，水夫人道：“我因一时未能回家省墓，见五叔辞官字上有照管祠墓之说，意欲措银一千寄回，托五叔修理祠墓。谁知问起媳妇，说皇上赐的一万银子已只剩三百两，一月内几用去万两，虽俱有帐可稽，但未设立专司，难免影射之弊。你既给假，该捉空料理。明日又要请客，兼替四义女做朝，将来满月、回门，都是少不得的礼数，银钱也要策划，帐目也要清楚。前借敬亭、无外银两也该清还。可就打算一打算。”素臣道：“还

有御赐一千两金子，明日可带二百两回京，请五叔修理祠堂。匡、景两处各以三十两清还，余存七百四十两，易银日用，且到用完了再处。至要设主司，便不止银钱一事，须以刘媳为刑总，凡总管稟究内监、宫女、奴婢，俱拟断发落；以沈媳为户总，凡总管送到银米册票俱查核注销；以任媳为礼总，凡总管送到门簿及文书禀札俱查察登记；以林郡主为兵总，俟中军总兵到任后，一切中左右三营操演赏罚事宜俱听裁决。以媳及公主轮主内庖，专司母亲日膳及祭祀之事；立文虚、张顺为正副总管，稽查约束合府男仆；文媪、沈家稽查约束合府女婢，各赐板子一根、皮鞭一条，重事稟究，轻事径行发落。廖监、冒监如有勒索门包、稽迟公事、傲慢宾客、失误门守等事，并令总管查察稟究。只有银子是一件难事，赐金易银也只约月馀用度。吴江田租，母亲与孩儿意见相同，要留为惠恤乡里之用。食禄千石，还不够每年食米，各督抚提镇规例及户、工二部赠费已经革除，做了国公宰相又不便借当，埋没君恩，岂非难事？”鸾吹道：“不贪泉内藏银，敢还现在只除了母亲、二哥，没人拿得起来。”水夫人道：“那原是大小姐庄上的，已借用了许多，如何还可动他？若可取用，进京时也带来了。”秋香道：“那财香是活的，现在园里也有不贪洞，洞里也有泉管，请太夫人去一看，就现出形来。”水夫人笑道：“休说痴话。明日要打发四处去做朝，又要请客，各人该去安息。银子之事暂且丢开罢了。”

次日早饭前，诸客俱到，先用八鲜面，即摆围碟，细酌谈心。首公道：“素兄可记得那年初次出门钱行言志之事了吗？如今都是原人，只少日京，却补上梁公，人数一个不少。前日乃言志之会，今日则行志之会也。素兄功业，所行已过所言，诸兄与弟当以行不及言为耻，生逢明圣而一无展布，何以答君父、复友生

乎？”心真、成之、双人俱道：“我们苦思力索，要说几句好话，做几件好事，以免素餐之耻，无奈俱被素兄连一连二的做去，把事都做尽了。昨日不是约着首兄及各本衙门相好同僚要公上一疏，将法王等入官田亩，分别价买、占夺，清还民产？岂知科抄已发，不论买、占，一概给主。抄上十二件事，那一件不是有裨国政，有利民生之事？我们却一半见不到，一半见到而不敢言，岂不可愧可叹。”无外道：“改匡帝谥号已不敢言，何况复建文庙号、年号？至减宫女、内侍、鸟兽，连该减不该减都不知道，何从立说？宦官月赐，一发连名色不知，又何从着想？这也是素兄地位到了，那里复与皇上做了忘形之交，才得如此进言，以成此盛治也。”首公道：“减恩荫，撤子静从祀，弟亦曾想到，只缘碍着同朝情面，现在素兄昆玉及何如、成之、梁公、双人，那一个不是邀得着恩荫的人，怎好发这无情之议？子静学虽偏执，后儒推崇者多，恐自己地步还胜不得他，未便遽议辟禁。直到后来接着科抄，体味上谕，细想公而忘私，能言距杨墨的道理，又是铁板注疏议行之事。此则由于见不明，力不定，非地位不同之故也。”众人纷纷议论，无不归美素臣。素臣亦惟俯首谦谢，归功天子。独有敬亭正襟危坐，梁公莞然微笑，不发一言，首公等俱觉有异，逼问其故，梁公道：“素兄功盖宇宙，德济苍生，诚足满诸兄之志，而弟与敬亭在途私议，则有不能为之解者。”素臣大喜，求闻已过。首公等俱相顾错愕，不知何故。正是：

经营谁识良工苦，    攻错全凭好友功。

### 总评

写四婢得赐婚进士而犹掩面悲啼，固足见水夫人盛德，然不若秋香投水，为透顶之笔也。有此透顶一笔，可胜百千



万笔。名士作文，学得此笔，便可省却无数笔墨。

鸾吹着急，特写龙儿；飞娘出府，牵出麟、鹏；素文啣啉，更由麟、鹏，牵出文谨，夹带柔、讷；遗珠懊悔，总表诸儿。而遁、喜联姻，又复牵连而出。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矣。尤妙在前以忙到尽情起，中以忙与报状元相仿，束后以又是一忙结。若止叙其忙，而如许情节无不入贯，允为文法之秘。

四婢哭泣至哀，而秋香自得其乐。写水夫人之盛德感人，亦是透顶之笔。然写哀易，写乐难；写哀则意想犹人，写乐则蹊径辟也，学为文者知之。

天子求言，而素臣之疏即出自怀中，方是一德一心，猗欤休哉。穆然想见虞廷赓扬之盛。

改景泰谥号，赐于谦谥、祠，正史所行；复建文庙年号，撤陆九渊从祀，正史所未行。野叟之见，迥出台阁祠馆诸名公之上。

素臣云：“不便借当，埋没君恩。”所见甚大。吴江田租留为赈荒等用，更属广播君恩。古大臣作用，较之洁净自好者，相距霄壤。

出门言志是起，小儿言志是结；此处首公提出全件，将言志、行志比勘一番，是中间一束。起、束、结三笔，缺一不可。

首公等归美素臣，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梁公、敬亭不满素臣，子路之不悦也。非服无以表素臣之绩，非不悦无以表素臣之心。

## 第一百二十五回

素臣无外两释疑城  
红豆天渊双种贵子

梁公道：“吴江县田赋皆纳自桑梓，半属亲族友朋，虽出君恩，而偃然受之，世享父老之奉，得毋少侈，然此犹小焉者耳。诸兄言志之时，弟虽未在席，而窃有所闻，韩公《原道》之说岂竟忘之？抑得君未专而未敢以入告也。首公云：所行过于所言。弟窃以《春秋》之义责备贤者，犹为行不掩言耳。敬亭之意，亦与弟同。谨以质之表兄，可乎？”素臣道：“二位责言甚当，但其中尚有委曲，不得不为诸兄陈之，田赋之事，本应力辞，因皇上屡欲赐以王爵，食封数郡，故宁就此避彼，意欲以每岁所入存之于官，荒年赈糶及族亲嫁娶丧葬之用，则通父老之财于桑梓孤穷，既无嫌于侈，而不为矫廉以广君恩，似与夫子教原思之意相合。禀于家母，家母深以为当，方敢直受不辞。至昌黎《原道》之文，则不特得君既专，无不敢入告之隐，且首蒙皇上垂问，而弟反请缓行者也何？则二氏之蟠结已深，必吾实有足以胜之之理而后廓然清之，如振落叶，若但有其势而强以行之，亦如古之旋灭旋起，徒为其徒口实耳。夫欲愚民之舍彼趋此，必先使其知此之美、知彼之恶，即未深知彼之恶而已深知此之美，乃下令如流水然。今时祸乱方平，元气未复，国无三年九年之蓄，民无三釜四釜之贄，颁白负戴于道途，兄弟阋墙于门内，如此而递欲夺其蟠结之心思，去其膏肓之痼疾，虽圣人有所不能，况不才如弟者乎？弟故先陈十事，以解倒悬之急；次陈十事，以开休养之端，有裨于国，有利于民者，恭承皇上德意，次第行之，以稍复其元气。专候家叔及敬

兄到京，即分设大小两学，如首兄之志课教贡士及公卿大夫子弟与凡民之俊秀，力行三年，拔其优者分发郡县。司铎课士，力行三年，拔其优者升入太学。减制科解额，使与太学经义治事之有成者，每岁选缺相等。复参以乡举里选之法，即不能待首兄十年之期，而六七年断不可少。其时，则州县俱有贤师，而士知向学孝义皆得举选，而民知行凶荒俱有赈贷，而农不流离，一切害民之政去，利民之政行，而百姓渐致殷阜，衣帛食肉之休可觐，型仁讲让之俗可成，然后以尺一之诏，下之于民，去二氏而独尊圣经，以行王道，则民志已正，其邪之去乃如距斯脱耳。现与刘健、陈选等沙汰僧道已十数万，立定规条，即以佛法治僧，以老法治道，只许苦行焚修，不许荤酒肉食；衣必补衲，食必粗粝；乞食但许盂饭，布施不及金银；良田美产、鲜衣骏马，一切侈丽之物俱查收入官；能守规者仍留寺观，不能守者勒令还俗。力行此法，至六七年，则逃佛老而归于四民者，不待扫除而已可去十之七八。此渐衰渐胜之法，与一旦决而去之者，功效不同矣。愚见如此，是以宁缓毋急，不欲以势劫之。”

首公道：“王道无近功。素兄当国，除原汰法王、真人等首恶一千四百六十九人，次汰京外大寺观僧道次恶十一万一千余人，数日前又立此规条，皆为言志张本。梁公、敬亭或未深悉原委，故有此论，弟等亦岂肯阿私所好而为面谏之人哉！”梁公、敬亭俱出席谢罪道：“某等识见浅薄，兼之才到京师，未识本意，故妄拟规谏。今乃知古大臣谋国远猷，正未可一二为流俗人道也。”素臣亦出席致谢道：“所赖乎朋友者，正在劝善规过耳。友直、友谏所益最宏，若匿其本怀而不加督责，人已俱失，非友道也。昔武侯云：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况弟之暗劣乎？诸兄切勿弃而不教，则幸甚矣。”梁公道：“弟本期表兄为禹皋，不敢以淮阴、汾阳

等薄待，今知昔日之言可践，乃千古之业，非一时一世之业也，何快如之？当痛饮一醉以志喜。”何如道：“愚意亦如梁公，因初到京师，未悉时政，故不遽加督责，非匿其本怀也。今知吾侄大行有日，吾乃欲狂矣，卮酒安足辞？”无外大喜道：“二兄快论，弟首当仰承。那年素兄言志，曾饮十觥，今已见诸行事，且吴江即减去浮粮，尚有二十馀万银米，每年桑梓贫粮得此大惠，我们不该感谢？这回真要饮满百觥，不得再少。”首公道：“在座除吾兄外，何人能饮百觥？还照前各饮十觥罢。”无外道：“梁公刚发快论，首兄即首先败兴，何也？”心真道：“非是败兴，百觥实属太多，加一倍罢。”众人俱说有理，梁公亦便允从。无外责备梁公虎头蛇尾，敬亭道：“未入正席即饮二十觥，亦不为少矣。”无外拗不过众人，只得听从，各人立饮二十觥。首公、成之勉强饮了十馀觥，便不能饮。无外便接过代饮，那觥约容酒六两，三十馀觥约十馀斤酒，入腹已有酒意。

换上正席，心真偏行起六部令来，这令酒既极多，再点古心做了户部、双人做了礼部，又不立恤刑；古心系主人，岂有省酒之礼？请下斛来，俱是大杯。双人少年心思，定出诸般仪制，拜跪拱揖，委曲繁重，诸人俱当不起，何况无外是第一豪爽之人，那能如式？一上手便是一二十大杯。酒急气闷，竟至大醉。无外一醉便不遵令，强着合席都要尽量，连一连二的代主劝酒，复责备素臣惜酒，连罚大杯，登时把合席诸人都引入醉乡。饭既不用，酒又不吃，何如呆坐在席？首公、心真只讨茶吃，梁公、双人仰睡在椅，敬亭、古心伏睡在桌。无外强成之比力，素臣带醉劝阻，无外道：“你恃着国公宰相，敢要硬劝吗？你只劝一劝，须吃我三拳！”素臣既不敢劝，又见成之被无外拉扯东倒西歪，怕受了亏。

正在着急，忽见无外丢掉成之，跑过补衮堂中一间去，大笑

大叫的说道：“小王子来了！且摸一摸龙卵。”素臣看时是云氏之子寤生已被无外抱住，去掐他的鸟头。素臣带醉含糊道：“龙卵是有痣的，休摸错了！”

且道寤生因何到府？因是四婢三朝，水夫人主意：派文恩、文容四子去做朝。玉奴之子川郎、阿锦之子天郎，年止三岁，丫鬟抱着去的，略坐一坐席，就先回来了。赛奴之子长生与寤生同年七岁，却一个是正月所生，一个是十二月所生，整整差了一年。长生月分既小又怕生人，席散即回，便也归家得早。惟寤生年长，貌美性灵，在王府中做了五六年王子，移气养体，气概更自不同，陪宴亲戚多半疑是天潢，俱不敢以小儿待之，一切汤点酒菜俱依礼割献，席上已是担迟。恰好又替生胜做朝，生胜与文容是一主奴婢，把寤生如侄儿一般看待，未坐席便先留在房讲说家常，既散席又留进房去致送什物，层层担搁，所以直至日落才回。不料被无外一把拿住，掐起鸟来。寤生方以大人自视，不觉勃然，却甚有主意，见无外已醉，便不动声色，只这“小王子”三字及“龙卵有痣”之言，便直钻入耳，再也不敢忘记了。

无外摸了一摸，亲两个嘴，便就放下。醉人一笑，酒势已解，便也讨要茶吃。睡客亦俱醉转，吃了几杯苦茶，梁公道：“有城门之隔，天色已晚，大家告别罢。”无外道：“敬亭、何如不说，独吾兄说，情见乎辞矣。”首公问故，无外道：“敬亭、何如没带家眷，梁公带着家眷，独他着急，不是要做那比翼鸟吗？”敬亭道：“鹁娘怀孕，休屈说他。梁公不说，弟也要说了。”因各起身作别。

古心、素臣送客入内，水夫人斥责道：“怎这样没正经？吃得如此大醉，成何礼矣！”二人双双跪伏，不敢仰视，阮氏、田氏诸媳便一齐跪下。水夫人道：“本该罚跪一夜，看诸媳之面，可起来各回房安睡。以后除皇上赐宴外，只许饮至三斤，如过此数即以不

孝论。”古心、素臣顿首受戒，起身出房。水夫人叫丫鬟扶起红豆、天渊，令诸媳俱起，慨然道：“玉佳位至极品，功在家国，今日因同乡亲友情好难辞以致如此，我岂不能谅他？但酒能乱性，现已失仪，书传酒诰、诗戒宾筵，古人之痛切垂戒如此。涓涓不绝将成江河，细行不矜终累大德。屡霜坚冰，何可不杜其渐也！”各夫人俱感激代谢，在房宫女、官婢从未见过，无不错愕，飞娘、立娘始亦以为太过，及闻此论，欢喜无限。立娘出去述与铁丐知道，铁丐扯开阔嘴，心花都放，道：“咱原说的，情愿变一只雌哈巴狗替太夫人看房，这般举动、这种议论，真不愧女圣人也！”

素臣是日宿凤羽楼。红豆因年幼，难经风雨，每至交欢，不胜畏缩，素臣体贴，便也略见大意。此时醉中，虽不敢肆行蹂躏，却已直捣黄龙。红豆从未受大创，蹙眉忍受，到得苦尽甘来。长男少女，二象同春，正估经期初净，便已种上一男神童矣。

次日起身，门上报：岛中刘将军连家眷到门。素臣接进，见一黑一白两孩，问知黑者小钟馗，五岁；白者虎臣子贞儿，六岁。素臣细看贞儿之貌，颇似凤儿，暗忖：外孙似舅，故中表弟兄亦相似也。璇姑迎着石氏，悲喜交集，凤儿搀着贞儿，亦亲热异常。石氏见过水夫人及合府，与飞娘、立娘聚阔一番，交还小钟馗，即上璇玑楼与璇姑畅叙离情，不题。

水夫人差宫女去催请梁公妻妾于二十一日早叙，并为石氏接风。席上，梁公夫人与水夫人婆媳聚亲情，兼代梁公、鹌鹑致谢。鹌鹑复深谢素臣援救之情，与石氏叙姊妹别情，与璇姑致闻名相思之情，仍称璇姑为大姑娘，璇姑却难称为嫂，又不便竟称为婶，遂以姐称之，鹌鹑亦从此改称姐姐矣。水夫人极赞石氏贞心劲节，亲奉一爵，出位立扶，石氏无比惶悚，璇姑亦代谦谢。席散，梁公夫人辞去，鹌鹑不去，因留宿璇玑楼上。次日，金枝、红

瑶到府，见过合家，即向璇姑道达成意，庆贺生辰。水夫人方知鹑鹑独留之故。红瑶便上璇玑楼会石氏、鹑鹑，金枝便约晚香去拜山东诸将夫人，并同来见又全妻妾。水夫人吩咐送四席晚膳过去，金枝等便直叙至夜方散。二十三日一早，白夫人同翠云前来拜寿，本宅各夫人俱送寿礼拜贺，下人俱禀叩祝。吃过寿面，即摆席月恒堂，因白夫人新亲，定坐南面首席，翠云金席。席散，田太夫人归蓝田楼，翠云上素心楼看女婿，鹑鹑、石氏上璇玑楼叙阔，金枝因金相要看鳌儿诗稿，上潇湘楼去抄写，惟白夫人母子要听水夫人讲书，同飞娘、鸾吹俱至安乐窝求讲。头一章讲“知者乐水”一章，水夫人向田氏等说道：“白亲家要讲的几章书，你们都听过的，各人房内有客，可去陪侍，单留大媳及公主在此陪罢。”田氏因是正主人，白夫人又是正亲家，便禀知水夫人，止打发四妾出来。

璇姑等走出安乐窝，恰值翠云看过女婿回来，瞥见天渊扇上一个玉鱼，白亮耀眼，因取过细看，啧啧称叹，说宫中之物果是不同。湘灵道：“并非宫中之物。”因提起那年比武的事来，素娥道：“郡主可记得天绘阁上中状元之事吗？如鱼得水、洞房花烛、夫荣妻贵，这些采头不是都应了吗？”秋香见璇姑等俱出书房，又是听过的，便也跟着出来，在旁插嘴道：“各位夫人如今才信奴的说话不错，那时若请太师爷掷红，怕不一掷就是红满盆吗？”翠云道：“文爷是惯掷红满盆的，只这话是怎说，却要求教。”素娥道：“亲母这话，长似万里云南哩！请进堂中坐了，好细细的告诉。”湘灵道：“这里不稳便，我们都到天绘楼上去，这话原是天绘楼上生长的。秋桂把没曾吃动围碟，捡一桌送上楼来。”于是都到天绘楼坐下，素娥因把那年抢状元、夺新郎诸事说知，湘灵道：“我过后思量，郡主及老爷说的酒底都有缘故。老爷说的时节，郡主

又是欢喜又是害羞，如今验出来才知老爷两个酒底已许下夫妻之约，只把我们漫在鼓里。”璇姑道：“愚姐是一概都忘记了，三妹可说出来大家公议。”

湘灵道：“老爷先说郡主的酒底是‘一木只成木，二木便成林，如何不成林，孟子云：牛山之木尝美矣。’不是早知道郡主姓林，不是那黑脸张飞了？老爷自己说的酒底是‘一人自成入，二人便成从，因甚乐相从，子张云：于人何所不容。’不是说郡主乐从，老爷肯容吗？”璇姑道：“这真像个有心，但老爷怎好瞒着我们？”素娥道：“郡主和我们相好，也不该瞒得铁桶。”湘灵道：“便是这点子不是，我们如今每人罚他十大杯出气。”璇姑道：“郡主量虽强似我们，怎吃得三十大杯？况且太夫人刚戒了老爷，也不可令郡主大醉，大家公敬十杯罢。”宫女们便就斟酒，湘灵便就逼饮。天渊胀红了脸，说道：“妹子的心事如今说一个明白，省得二姐、三姐把老爷都拖下水去。那日酒底，不特老爷的可疑，连各位姐姐的酒底，并对的对子，都像知道妹子心事的，暗暗相合。妹子出与三姐对的是：‘四女同居，吾夫子东西南北之人也。’三姐对的是：‘五行迭王，尔土生春夏秋冬之季乎！’不是已为妹子安一地步？大姐的酒底是：‘十口便成田，一口自成豆，阿谁记红豆？微之云：李暮撇笛傍宫墙。’那时公主已在皇妃面前极口赞叹老爷为天下一人，齿颊之间，津津若有馀慕。愚妹因家父曾述老爷之相貌才略，亦称为当今一人，私心亦在仰慕，便先替公主起一数，竟与老爷有姻缘之分，数系六合，发传主老爷有六房妻妾。因复自起一数，亦复相同。故于大姐出宫，即恳求带出。恰好大姐酒底将公主之名指出，那时便吃一惊。轮到三姐，又说是‘一口便成呆，四口自成器，缘何得成器？孟子云：必使玉人雕琢之。’那日楼上只有姐妹四人，又对针原底三口成品，一口成呆之



意，说来不是明知妹子一口并入姐姐们三口而成器，以同受玉人之雕琢吗？轮到二姐，又恰说是‘六口便成曲’，与妹子所起两数俱由六合发传者相符。及到大姑娘凑将上来，”正说到那里，恰好鸾吹悄悄的蹑足上楼，笑道：“郡主怎说妾身凑将上来，这句话好不难听，须说个明白，不然与你不得干休。”合楼人都笑将起来。

璇姑道：“无心之谈，有心之听，截去头尾，只说中间，真个便不好听了。天下事如此致疑者甚多，南容三复白圭，良有以也。”湘灵笑道：“大姐只讲道学，妹子却要插科。大姑娘这一凑上来，却落了便宜也。”素娥忙把前事述了一遍，鸾吹笑道：“亏你们好记性，一部廿一史，句句都在肚里。若是这样说，妾身却不落便宜，还记得凑上来要做新郎哩！”合楼人又俱失笑。璇姑问：“太夫人讲完书来？大姑娘怎寻得到此？”鸾吹道：“太夫人正在那里替大嫂子庆寿哩！”璇姑道：“这是怎说？”鸾吹笑道：“刚讲到仁者寿一句，那两章还没讲着哩，丫鬟来说鹤儿啼哭，才辞了出来。在楼下过，听着你们声气，回去骗住了，就跑到此。郡主且说，那日凑上来，奴是说的恁酒底？”天渊道：“大姑娘说，‘有口便成呆，无口便成木，缘何恁呆木，崔信明云：枫落吴江冷。’不又嵌着吴江两字？这不都有关会的么？及至老爷说出那两个酒底，把奴吓得要死。想老爷数学入神，必已知奴出身心事，竟当面说出容纳之意。那知后来反要替奴择婿，便想不出中变之故，只得自求皇妃，得成此姻。成姻以后，追问起来，方知老爷并未起数，那日两令不过无心暗合，岂非奇事！”

璇姑道：“奴便想老爷定是无心。”湘灵道：“据郡主说，也只出脱得老爷，郡主把心事藏着不向相好姐妹露一点子风声，这十大杯酒还不该罚吗？”于是素娥两人不由分说勉强灌了七大杯。

璇姑道：“郡主已有醉意，大家散罢。”湘灵道：“郡主今夜必然成双，还得吃一杯雕琢酒，凑成双杯。”璇姑道：“三妹这话不太村吗？”湘灵道：“有大姐道学，少不得妹子的插科，况是郡主自己承认的，罚妹子一杯陪郡主罢。”璇姑道：“我也罚一杯。”鸾吹、素娥、翠云都愿陪一杯，天渊没法，只得又干一大杯，然后众人作别下楼，天渊随送，脚步已乱。璇姑深悔十杯之说，再三止住，扣门而去。宫女们便替天渊卸装，送上床衾，不一会已向华胥国中去矣。

素臣是日进阁，因假止三日，刘健便把重大事情奏明天子，留待素臣批答，天子又已拣最要者先扣下十馀件，以待素臣，再凑着五府六部更定规条，俱于是日至阁商决，便直忙至晚。天子知其劳勩，就近召入文华殿夜宴，赐以万花春酒。这酒是人参、蜂蜜、火酒三味合成，甜美补益，却有力量。素臣怕醉，将戒酒之事奏知，天子道：“太夫人原除去赐宴，今体其意，亦不敢多劝，只奉三斤便了。”那知这三斤酒竟有十斤苦酒之力，谢宴回府，已觉醺然。更有一件不妙之处，竟颇有春意。一到家，便知水夫人房内有女客听讲，令春杏禀知，水夫人吩咐，令素臣早睡。素臣知天渊经净，传至月恒堂侍寝。春杏回来说，郡主被任夫人们灌醉，已经酣睡。素臣乘着酒兴，竟上天绘楼来。宫女们接着，解带宽衣，轻轻揭被而入，见天渊如中酒杨妃，煞是可爱，便悄然投入丝竿去钓那醉鱼。天渊星眼朦胧，酒情撩乱，半醒半睡，半就半推，方知御醉女之趣。到得酒魔战退，春兴双浓，已种下一小国公矣。

次日入朝，钦天监奏：择二十七日开大学、小学，新进士二十五日考选亦择于二十七日上馆。兵部带领尹雄朝见谢恩，面奏三受降工程，天子升尹雄为辽东总兵。兵部呈上贵州巡抚钱钺

露布，奏干珠已生擒米鲁、阿保，现移兵孟密。天子大喜，晋素臣太保，将露布宣示中外。朝罢，留素臣入宫赐宴东琼岛，亲递三爵，然后入席，问素臣道：“素父其前知乎，米鲁果于阿马坡被干珠袭败，逃至马尾笼，为松纹所擒。若非前知，何以不爽若此？”素臣道：“赐不幸多言而中，岂有前知之哲耶？”天子道：“干珠珠字亦与猪同音，米醉杀猪之谣，朕至今乃知其不足信也。”素臣道：“童谣本不足凭，曰止知不知则已明示成败矣。今当撤回钱钺，以南京户部尚书王轼总督云贵，为善后之计，则两省大定矣。”天子即命怀恩传旨内阁，并令王轼迳赴新任，不必入朝请训。复令户部送黄金万两、白金十万两至镇国府，止素臣勿谢。素臣力辞，天子道：“若发京外兵往剿，即幸而胜，所费已不赀此银，只可供犒师之用，况昨闻荡平粤西军需乃出自素父已资耶？朕知素父现在窘乡，有无相通，亦朋友之谊也。”素臣只得谢恩。

天子道：“二十七日乃入学上吉之日，欲屈太夫人进宫开讲，素父可先致朕意，届期当专请也。”素臣退朝，金银已送至府，方不忧日用矣。是日，尹雄来谒，因即欲出京，便不留住款宴而别。水夫人因素臣禀知国子开学、翰林上馆、宫内开讲，都是二十七日，因向诸媳说道：“我进宫去，你们本该随去，但大臣妻妾不宜擅入宫禁，龙儿虽已授职，仍须上馆，四孙亦是那日入监，俱当料理。公主、郡主可轮番随我进宫，你两人虽非天潢，然已义认，且自宫中出嫁之人便无碍也。”红豆、天渊欢喜领命。是日，白夫人、红瑶俱贪听讲解，翠云亦懊悔昨晚没曾听讲，遂让鹤鹤、金枝先回，至夜仍听水夫人讲书。

二十五日，内监送到请启，是太皇太后出名，启请宣成太君二十七日清晨入宫讲学。白夫人等只得拜辞，水夫人因红瑶甚有解悟，白夫人、翠云又极贪听，便复留住。白夫人等大喜过望，

是夜仍听讲至二更。次日一早辞别，水夫人等送至宅门，看上了轿，方转身至日升堂。只见白夫人等飞跑进来，满面失色，丫鬟、仆妇更是吓得抖战，水夫人忙问其故，白夫人道：“妾身等轿至小厅，只见许多内监进府拿人，把家人、轿夫一概擒拿，只得出轿跑回，不知是何祸事！”正是：

白虎青龙同跳舞， 凶鸦喜鹊共飞鸣。

### 总评

是时素臣功德巍巍，知与不知皆视为伊、周、望、散，无不感仰叹颂，心悦诚服。而梁公、敬亭乃殊不满意，悄乎其容，侃乎其辞，真直谅之士、道义之交，非此不足为素臣之友也。异时，大臣偶有一善，交口赞扬；肆行不善，群为掩覆，甚乃饰说以媚之，亦独何哉！亦独何哉！

不为矫廉以广君恩，在夫子教原思已属第二义，而大臣体之，便迥出廉介诸公之上。学者识得尧舜气象，自知巢父、许由，即有其人，亦不过轻轻小人而已。

反请缓行一曲最妙，新进喜事，旁观率论，即此一曲便已折倒。以下畅言欲速之弊，深言持久之规，绝大议论，绝大经济，觉韩公《原道》一篇挂漏不少。

以佛法治僧，以老法治道，果能力行，逃而归于四民者不止十之七八，所存大约百分之数分耳。渐衰渐胜之道，较决而去之者，功效奚啻天渊？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请移以赠斯文。

工部《饮中八仙歌》，写醉人状无一雷同，可称绝技。此乃并写其情，如无外一醉便不遵令，代主劝酒，罚主惜酒，强成之比力，“吃我三拳”，皆醉情也。尤妙在忽丢成之，大笑

大叫一笔，写酒情固极飞舞跳脱，而别开混沌，暗伏蛛丝，醉乡中另一乾坤也。既以龙卵种寤生之根，即以醉人一笑，酒势已解，疾便收场。使酒情圆转如意，不离其宗，真属生龙活虎，不可捉摸。

水夫人发怒，即读者亦疑为太过，及闻其论，又极履心切理。为人父母，为人子孙，皆宜知此。独异铁丐莽夫，乃能诚服此种议论，至于心花都放。衣冠中不如此丐者多矣，读竟为之三叹。

借玉鱼忽入前事，使六十一回中无数疑团一时俱释，如满壁画龙，各不点睛，至六七年后忽然加点，风雨骤至，烟云满空，昔画群龙无不伸爪张鳞，破壁尽去，岂非宇宙奇观？

鹌鹑认石氏为姊，故亦称璇姑为姑，璇姑与鹌鹑虽系中表妯娌，而均属侧室，难同正妻称谓，璇姑故称鹌鹑为姐，鹌鹑亦从此改称姐姐也，而仍称璇姑为大姑娘。一语回应二十二回“大姑娘说的好”。如夜光之珠，灵明活泼，绝世文心。

大姑娘凑将上来一段，最是文家秘诀。前后本不呆实，得此乃愈见空灵。

回末一波，奇不可解。他书偶见，即惊奇叹绝，在此书则司空见惯矣。

第一百二十六回  
五星聚井五星聚奎  
三索得男三索得女

水夫人正待查问，只见宫女纷纷传进，说皇后、皇妃俱到。水夫人慌忙命宫女取到牙笏，导至补衮堂，率领田氏等朝拜。皇后慌忙搀住，道：“学生等今日特谒老师而来，岂可反劳老师过礼？学生等以师视全先生，先生之母即老先生也。君可受臣拜，师宜受弟子礼，弟子反受先生之礼，有是理乎？况老师与素父之功德，侔于太极，学生等即终日叩首亦不为过礼。叨为天下之母，老师守礼，必不肯受，故权为尊耳。”水夫人踉跄道：“师弟之律，可施之间巷，不可施于朝廷。在朝廷则君父为尊，师次之；在间巷则父师为尊，君又不可次之。若在朝廷犹以师弟为论，则目无君上；目无君上则不敬天威也。”皇后恍然道：“敬闻命矣。”然后田氏等朝拜，亦俱扶起。皇后请水夫人台坐，水夫人再三不安，只得分宾主坐下。皇后与水夫人对坐，皇妃退后一椅，与阮氏、田氏对坐，两坐亦俱后水夫人一椅；惟公主与皇妃并坐，而与天渊对坐，馀俱照单列坐。进茶毕，田夫人亦出朝见，皇后亦再三谦让，命宫女执椅放在水夫人之下、在田氏之上，请田夫人坐下。皇后道：“太皇太后亦欲执弟子之礼，亲自到门，学生等仰体老师谦德，妄为奏止，乞明日早临。全先生在宫尽心训诲，学生等疏慢之罪望老师原恕。”水夫人道：“太皇太后年高德邵，妾水氏进宫正希叨沐训诲，怎反说执弟子之礼？妾女文氏，毫无知识，蒙娘娘等视如骨肉，不胜感激。”皇后陈上赞礼，是白璧一双、豕肉十脰，说道：“束修其至薄者也，因仰体未尝无海之意，故不

敢备物。”水夫人不敢当，推逊至再，方始谢受。女官跪禀：“清道内侍传奏，方才来清道，正值三乘轿子出府，因抬轿及跟随的俱有男子，一时冒昧，驱逐开去。轿内恐系公相眷属，特在外请罪。”皇后怒道：“既系府内出去的轿子，岂可不禀，擅行驱逐？着锁带回宫发落。”水夫人等再四代求，方得免究。皇妃因问是那几位夫人出府，水夫人道：“是妾亲家臣白祥妻洪氏、妾陆氏女，臣马玉妻白氏。”皇后道：“白卿两女与两公主系妯娌，其妻妾女皆四门亲家，快请来一会。”

宫女入请，白夫人等俱未带笏，急借飞娘、春燕、秋鸿之笏，出厅朝见。皇后爱红瑶相貌，皇妃知翠云武事，俱亲热异常，定白夫人、翠云坐阮氏之上，翠云退后一椅，红瑶坐各夫人之下，亦退后一椅。皇后欲见四位公子，水夫人忙令出见，皇后道：“明日便同太子、皇子上学，太子好顽，全仗四友琢磨。”四子跪奏道：“太子真龙，绝迹飞行，臣等皆惊駭之马，望尘恐后耳。”皇后大喜，将带来两驸马见面礼物分四分赏之。四子谢毕，麟、鹏两儿捧物加额，凤、鳌两儿纳物藏怀，皇后问加额之故，麟、鹏答道：“高捧示尊，尊也。”问藏怀之故，凤、鳌答道：“深藏示亲，亲也。”皇后大喜。皇妃复问麟儿：“两弟皆驸马，汝独非亲乎？”麟儿道：“非不同亲，义重于尊，故不敢褻。”问鳌儿：“两兄皆尊君，汝独不尊乎？”鳌儿道：“非不同尊，情笃于亲，故不敢疏。”皇妃亦大喜。问白夫人及翠云：“得此快婿，宁不喜邪？皇后与本宫久已喜而不寐矣！”白夫人、翠云俱回奏：“两娘娘尊居九重，尚以为喜，何况臣妾等蓬门下贱，半月馀来，常从睡梦中喜极而醒，诚如圣论也。”皇后又问：“本宫等身处宫中，见闻不广，夫人等在外，亦见有幼而神奇如四友者乎？”白夫人、翠云俱奏：“除世子外，不特目所未见，即耳亦未尝闻也。”须臾，宫中送到酒筵十六席，皇后传

请鸾吹，鸾吹过宅朝拜，后、妃俱执手赞道：“全先生说凤姐之貌酷似夫人，真难母难女也。贵嫂等丰姿绝世，由素父天人，宜有天女作偶，今观夫人玉貌，实可匹体，又难姑难嫂矣。”鸾吹俯首愧谢。皇后道：“夫人有凤姐为女，岂可无世子为婿？妇人爱女甚于爱子，夫人之女得如此快婿，喜可知矣。”因把自己与皇妃及白夫人等喜意复述一遍道：“夫人从实言之，勿于情外浮一分，亦勿于情内减一分，俾知父母之心其符合否也。”鸾吹道：“妾未氏得臣文龙为女婿，时或喜而不寐，时或寐而喜醒，实兼两娘娘及两亲母之情。”皇后道：“此真情也。天下为父母者所同也。素父有五宝，而本宫等与三位夫人分而有之，可称同快。”因即定席，席照坐定，但把鸾吹一席列于翠云之下、阮氏之上，摆下十四席，止存两席，皇后命四友两位一席，于皇妃肩下退后一丈，略向北金坐。皇后、皇妃定水夫人一席，亲献寿花，行割献礼。水夫人坚辞不获，欲还定席，又被女官推挽，宣旨阻住。阮氏、田氏、红豆依坤宁宫宴命妇礼，共举皇后食案献寿花，白夫人捧寿花；鸾吹、翠云、璇姑等共举皇妃食案，酒七行，上食五次，酌酒进汤，成礼撤席。

水夫人率各夫人及四孙谢宴，皇后亲挽水夫人道：“先生岂可多礼于弟子乎？皇上曾说：老师一太极也，素父及左夫人乃阴阳也。阳数奇，阴数偶，故复有公主；三位夫人及郡主乃四时也，世子及此四友乃五行也。三夫人及郡主诞辰各占四季，其为四时，尤属显著。天一生水，水性动而质明，世子似之，且名龙，水之灵也，故龙为水星；由水生木，木德为仁，麟，仁兽也，故麟为木星；由木生火，离火文明，凤亦文明，出自丹山，故凤为火星；由火生土，土主载鹏，常载风鸟之能载者莫如鹏，且鹏独精地理，故鹏为土星；由土生金，金质坚而品贵，鳌能奠维，其质坚也，非大



魁不能占鳌，其品贵也，故鳌为金星。昔时五星聚井，五星聚奎，占以为瑞，今乃聚于一门，非老师及素父之盛德曷克致此？四位夫人以为何如？”白夫人等皆颂圣谕之允当。皇后妃俱欲游园，游至星台，见栅上封条朱标“二月二十二日”，皇妃问璇姑：“皇上特为姊设，何以至今不上？”璇姑道：“因台高可见宫禁，故常封锁。”皇后命开封上台，亦如天子，令女官逐一指点谛视。一会向田氏等说道：“前有人于上皇前进谗，说素父常登此台窥探宫禁。皇上大笑云：素父何人，而可以此等言谤之？后登台谛视，始知只见宫殿之檐脊，无从见人，且朱封俨然，不特素父，即夫人等从未一登，益信人言之妄。此台经皇上及本宫等两次看明，嗣后切勿封锁，不论男女俱可登眺，刘夫人更当常登浏览仪象，勿辜皇上建台之意也。”田氏等俱称：“凜遵懿旨。”皇后游毕，发驾回宫。

白夫人等送驾后方才回去。是日，送石氏至西宅第六进，与虎臣同住。素臣、璇姑过去暖房，至初更方散。

次日，水夫人随带红豆入宫，亦由天子钦定坐次，讲堂后系四面开窗，讲座北面，以存北面之义，却把东西南三面窗户俱闭，独开北面，仍属朝外正坐；太皇太后南面，皇后妃嫔等西面，长公主、公主、郡主等东面。第一章讲“学而时习之”，将圣人全副精神、全副本领畅发尽情，而于本身设教，扫除一切元妙参悟，独拈出“学”字，以示天下万世正学之宗处，尤反复咏叹，曲畅旁通，以引伸其义。听者俱目悚神惊，心悦诚服，赞扬不尽。太皇太后道：“老身习于三教同原邪说，后闻素父正论，始知其谬。今得太君剴切指示，乃真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者矣。前日皇帝撤去陆九渊从祀，禁其伪学，老身犹有所疑，今乃知子静之说真与圣人背驰，不可一刻姑容于圣人之侧者也。皇帝说：素父论‘庸’字独得子思子心，传为圣道长城，使一切异端邪说无所置喙。太君此论

亦犹是也，当令皇帝刊入九经注疏，以振发聋聩，砥柱狂澜。但此章首节，男女皆有此境，皆可致力，至下二节于女子似不甚亲切，女子固无取远来之朋，亦岂欲人知而虑其愠乎？在圣人固止为男子设教，而太君现为闺闾发蒙，请问在座诸人何以引之于身，而实验夫乐与不愠之致？”水夫人道：“在太皇太后、皇后，为天下母仪，天下之臣民皆朋从也，学成而德立，慕化向风，身不来而心实来矣，况合宫妃嫔、合朝命妇之常得觐光者乎？周之太姒，化及二南；宋之宣仁，泽被万姓，信从者众，其乐何如？汉明德、唐长孙，皆垂声史册，其时之仰戴可知。我朝臣民之感服高皇后，亦其验也。皇妃嫔但有时习之学，即有信从之乐，六宫内妃嫔、贵人、命妇，下及女官、宫人外，而诸王宗室之妻、各大臣命妇，有信从者皆朋也。长公主、公主、郡主则凡属天潢及天家眷属，皆朋也。伯姬争媵于三国，左芬流誉于六宫，信从之乐，岂独遗巾帼乎？至人不知而不愠，此人字当作翁姑、夫主看。男子学成，当行道济时，故亟赖君相之知；女子学成，当宜家好合，故亟赖翁姑、夫主之知。若一作不求人知、知希为贵说，即非圣学，在男子则流为巢由庄列，在女子则迥异宣妻鸿妇，不孝不敬，罪莫大焉。不知如卫庄姜之不见答，班婕妤之不奉御，而日月团扇之诗，或未免于愠矣。不知不愠，非乐天知命，不见是而无闷者不能此，所以为成德之君子也。”太皇太后衿衽立谢云：“不闻此论，虚过一生矣。”皇后等俱啧啧叹颂不置。是晚，宿遗珠书室，连讲三日方出。

四月初一日，成全、伏波回呈府上五湖手书，禀称：“访至西洞庭山，土人说山北有一隐者，及寻至山北，则隐者已去，存一书于邻翁处，封面有太师爷台号。邻翁说：隐者于半月前别，他留下此书云：俟京中有人来访，以此与之。”素臣入内送与水夫人

看，封面写“素臣开拆”四字，拆出两幅白纸，一幅写“肥遁”两大字，一幅写“请安”两小字，余无一语。水夫人太息道：“此所谓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者耶？吾儿当奏知天子，于修国史时为立高士传也。”是日水夫人致祭父母，告知五湖遁世之意，遂把寻弟之念搁过，不题。

次日广西总兵郎如虎调至京，为镇国府中军，总兵官带领参游、都守、千户等二十员投揭，奉披执，请鼓乐，于初三日到任。素臣免其披执，准其鼓乐，传令两翼副总兵文恩、文容，参将奚奇、叶豪，游击元彪、宦应龙，佐击袁无敌等八员，守备张顺、锦囊、韦忠、奚勤及男飞卒等共十四员，并中军游击成全、伏波二员，俱于初三日到任任事。中军系京广兵三千，左右翼系东阿兵三千，共六千名；一月两操，四季四大操，俱送册进府，由天渊定功罪，一切阵图操练之法亦由天渊号令。园内射圃，一月一小操，春秋两大操，专操玉奴、阿锦、赛奴、碧莲、翠莲、春燕、秋鸿、天丝、小隼及女飞卒等共十九员。

五月初一日，干珠、松纹、金砚已招降云南土妇，进京献俘，干珠并带玉儿，松纹并带娇凤，兰哥、篁姑亦应诏同云北家眷而来，俱进府叩见，安顿。顿氏与云北同住，干珠夫妇住文恩宅内，兰哥夫妇住文容宅内，松纹夫妇随公姑同住。初二日，令金砚到中军参将任。初三日，行献俘礼，将米鲁、隆礼凌迟，阿保泉斩，囊罕弄免死释缚，副使刘福革职永不叙用。次日行论功行赏礼，加封素臣为辅国公，岁禄千石。素臣再四恳辞，天子无奈，允辞爵，不允辞禄，道：“闻各夫人，俱叶熊占，将来食指日繁，无柴米而食之理，禄断无庸辞也。”素臣只得谢恩。当封干珠为顺宁王，妻太氏顺宁王夫人；松纹为宣慰司同知，妻岑氏淑人；金砚加都督佥事衔，赐银五百两、彩缎百端；随征将弁分别升赏，三千苗兵

按功给牌，于抄没米鲁家资内每名发赏银五十两。初五日，宣素臣、干珠至武英殿，宣玉儿入宫，召见关兰、锁篁，试“午日观竞渡古风”一首、“荡平黔苗赋”一首，称旨。封关兰葵花学士，锁篁葵花女学士。分教十六峒苗丁男女之俊秀者，各赐五品冠服，赐宴华盖殿，命乐舞奏〔风云会〕、〔喜升平〕之曲，舞武功文德之舞，定素臣东面首席，关兰末席，俱退后一椅；御席西面，上素臣一席。干珠、关兰汗流浹背，请天子南面，天子道：“非为两卿，尊素父也。”因命将两席移于偏西朝北，素臣亦力辞不允。令篁姑入宫，同玉儿赐宴。玉儿一见金蝉便觉心动，金蝉亦如素识。皇后、皇妃看两人眉目真如同胞，因把马化之事说明，玉儿抱住金蝉哭道：“若系黄马所化，真吾妹也。”金蝉亦泣下数行，连呼“姐姐”。皇后妃俱爱篁姑秀美，执手赞叹云：“素父赏识之人，定自不凡，学士回峒当尽心训诲，用夏变夷，勿令各峒女子为土老生所误也。”

初六日，素臣给假一日，奉水夫人于东城补看龙舟。此时天子圣明，恩膏屡布，万民安乐，遇此令节，便都黼黻太平，有一二十只龙舟于城河内往来动荡，随从小船撑刀卖解，百戏俱集。玉儿、顿氏、篁姑、娇凤及随来苗女生长蛮峒，从未见此大观，无不啧啧叹赏。翠莲私谓碧莲：“咱姊妹若没太师爷提拔，如今还是卖解，有这般凤冠霞帔安坐彩棚之内瞧看竞渡吗？”玉奴、赛奴听见私语，因道：“咱姊妹那年在丰城江里，也立在令牌宝剑之上，那一个不亏着太师爷吗？”只有十四姨林氏，看着一只卖解船上两个女子对踢毛毬，也是头点、额碰、腮动、嘴拱、肩掬、臂耸、胸迎、腹顶、臀鞠、腿摇，那毬子都似浆糊黏成一般，听着诸人喝采，想起那年在素臣面前赤身呈戏之事，好不害羞。暗忖：这两个女子还穿着红裤，已是难看，何况赤身？倘然太夫人们称说这毬踢

得好，惹动太师爷提起当年的事来，如何是好？脸上忽红忽白，心头突突地跳个不住。正是：

人欲炽时无忌惮， 天良见处有慚惶。

干珠、玉儿虽住文恩宅内，却每日仍在本宅，干珠听素臣讲解兵机，玉儿听水夫人讲说道理，复认田氏为母，婉转承顺，如此十馀日，因嗣中需人弹压，择于二十日起身，与松纹、娇凤一同拜别。兰哥、篁姑贪听素臣说诗，篁姑更认湘灵为母，求讲诗文，便都住下，俟秋凉回嗣。篁姑因称湘灵为母亲，不便复称素臣为老爷，遂与兰哥俱改称素臣为恩爹。过了六月二十四日，素娥生辰，两人将素臣所有诗文及湘灵诗稿《驾山诗集》俱抄全了，便忽然想念父母，要紧回去，择于七月初一日起身。先期辞朝，天子亲书“葵花学士”、“葵花女学士”两幅松绫赐之，并赐彩缎明珠等物。水夫人等俱爱篁姑，各有厚贻，湘灵更制回文诗三十首送之。

自两人出京后，酬应稍简。素臣每日出则上朝进阁，商决国事，布移风易俗之政；入则问安视膳，勤供子职，行斑衣戏彩之乐。倏忽五阅月，至十二月初二日，田氏忽然腹痛，生下一秀美女孩。初四日素娥亦生一女。初六日湘灵亦生一女。素臣暗忖：男女虽是一般，但现在六人怀孕已一半是女，倘再如此，亦觉太多，须间得一两个男胎方好。隔了五日，到十一日，璇姑生下却是男子，素臣已喜；十三日天渊亦生一子，素臣更喜；至十五日，红豆又生一子，素臣却反半喜半忧，缘十五这日，是文公生死忌辰。先生的三女一男，三朝皆请亲朋洗三，独天渊之子，三朝系文公双忌，素臣素服泣祭，不会宾客之辰。因系郡主，又属首生，六宫俱要送礼致贺，又不能不洗三，只得奏明天子，改于十七日，以五朝为三朝，恰好红豆之子十七日正是三朝，宫中凡百预

备，遂并于是日双送洗儿金钱及诸般礼物。楚王自红豆嫁后，常来看女，八月出京，知红豆产期约在腊底，遂留人在邸料理催生送三等事，是日亦备礼而来。合府自初二日忙起，直忙至此日，复一大忙。十八日，又凑着阮氏、秋香俱生一子，半满月、满月，连接而来，各夫人人人坐蓐，无一主持料理之人，如何忙得过去？亏得遗珠给假回家作主，与鸾吹、石氏、顿氏、晚香、立娘参酌，再有玉奴等诸仆妇、山东诸将夫人俱来帮忙，便毫无忙乱之状了。正是：

自古钱神能使鬼， 从来人力可移山。

水夫人见一月之内添了八个孙男孙女，喜幸已极，恐惧益深，细讼过端，只有又全、凤元两家眷属尚未安顿妥贴，因命素臣奏明天子，各赠盘缠，赦还乡里。杨氏等既感开笼放鸽，又恋着受恩深处，不忍遽离，求过正月起身，水夫人许诺。正月初一日，水夫人入宫朝贺，初二日皇后、皇妃至府回贺，并看各新生男女，问起乳名，知田氏女名鸿，素娥女名鹁，湘灵女名鹭，璇姑子名鹤，天渊子名犀，红豆子名骥。皇后、皇妃俱于八月内新生两皇子，各爱鸿姐，即欲议婚，水夫人道：“此女生下即被臣东方旭妻未氏求与其子鹤儿为妇，业已许之，不敢承旨。”皇后妃俱懊悔来迟，因复看鹁、鹭两孩，皇后看中鹁姐，皇妃看中鹭姐，因即面订，俟奏知皇上，送礼小定。皇后见各夫人俱有坐障，湘灵尚有两扇遮护，惟素娥障扇俱无，因赐素娥翟轿行坐障。皇妃回宫奏闻天子，说湘灵一子，尚主一女为皇子妃，独无翟轿及行坐障，乞皇上一体施恩。天子因传旨并赐。是日，飞娘见六个男女，五未弥月早已定去三个，遂忙去与玉麟说知。玉麟于十一月内妻妾连生两子两女，洪氏生一女名鸿姑，碧云生一女名照姑，遂令妻妾同至公府，乳母各抱其女，听凭水夫人相看。水夫人深致不安道：

“二女俱佳，你们可各出眼力。”璇姑看中鸿姑，天渊看中照姑，洪氏、碧云大喜回家。水夫人择于初十日小定，钦天监亦择是日，鸾吹夫妻也择这日行定。初十一日，三受礼，两过礼，又是一忙。田太夫人向田氏说道：“你兄弟去接家眷，方知你弟媳有孕，若生一孙子正可与你家对亲，谁知都被人抢先去了，但愿生一女儿许给驥儿罢。”田氏道：“还是生男的好，前日公主狠爱鸿姑，却不肯讨亲，像是楚王世子妃也怀有身孕，想要与他对亲哩！”田太夫人才放下念头，只想生孙子了。

十六日，各夫人俱已满月，水夫人领着宫人谢恩，走近东华门，恰值安吉妻范氏之轿从北折来，轿夫虽见有行障，却望着轿角俱没金凤、金翟，又不清道，想亦不过公侯之家；因见后面络绎不绝，等到何时？便向道里横冲过来。恰好水夫人、田氏两障过去，正冲着红豆行障，捧障的内监怒喝道：“瞎眼的死囚，这是公主娘娘的障子，你敢乱冲吗？”轿夫见捧障俱是内监，轿角俱垂金凤，又听说是公主娘娘，吓得魂不附体，便不顾性命往南跑去。不想走得势急，又撞入一辆大车套里，把牲口一惊，拉跑开去，几乎把车翻转，车旁车后跑出许多内监、护卫，拿着鞭子将轿夫劈头乱打，轿夫道：“不要混打，咱们轿里是宰相夫人哩！”一个内监劈头又是一鞭，喝道：“咱们车里不坐着王妃娘娘吗？快拿住这狗头，休被他跑掉了！”轿夫因是吓昏了，直冲过来，竟没见锁金车帷，车上马上现是金黄扯手缰绳，也没见打他的俱是内监、护卫，一被喝破，色色俱见，听说要拿，便擦下轿子，如飞跑掉。就这一擦里放得势侧，轿便直倒过去，把安阁老新续娶一位娇滴滴夫人滚入牛骡驴马粪灰中去，连头面都不见了。正是：

宿怨新仇皆入骨，    梅酸芥辣总归心。

## 总评

太极阴阳五行之论，颇觉附会，然写天子推尊素臣一门之意，已到尽处。此亦透顶之法。

时习一章，《论语》以冠全书。不如水夫人解，便属隔靴搔痒。本身设教，确切不磨；扫除一切元妙参悟，尤确切不磨。拈“学”字以示天下万世正学之宗，使异端邪说息喙无言，是此章铁板注疏，与素臣论“庸”字同为圣道万里长城。

“人”字不作君相解，则不知而不愠便极浅、极小，且落巢、由、庄、列甲里，与圣人民胞物、与遁世无闷之心，两俱无涉矣。惟此一字看得分明，方见圣人心事本领，方是本身设教，方足冠冕全书。

“人”字作翁姑、夫主看，是水夫人创解，然使吾夫子为女子设教亦必作如是解。有子之言似夫子，吾于作者亦云。

看龙舟与丰城旧事遥遥映照，妙在碧莲、玉奴姊妹喁喁私语，点缀生姿，尤妙在林氏一人触目警心，惭惶不已。情生文，文又生情，读之不忍释手。

素臣素服泣祭不会宾客，在此处不过补出文公忌辰，极平之笔，而与北征一回不收一揭、不见一人合看，便成异样花色，使经时迷闷于胸，穷日穷夜思而不得之念，一旦豁然洞开。他小说稗官无论矣，求之左、国、史、汉，亦未易数数见者，而此则屡见益奇，屡变益妙，岂非绝世奇文？

水夫人细讼过端，为盛满人下一顶门长针，指一消弭大法，与周庙欹器同切婆心。富人读此，宜书诸绅。

回末一波，伏后文报复之局，不独使文法陡起也。而但味本文，已极新极趣。



## 第一百二十七回 未鸾吹辞夫就婿 文按院借贼惊人

跟轿的婢仆忙在灰沙里掏将出来，幸未伤损肢体，却已狼狈不堪。内监们问知，果是安阁老夫人，见这光景，便也收威。安家仆从问知是楚府王妃，便也不敢发作，各自撒开。只苦了范夫人，滚跌出丑，眼耳鼻舌俱是粪灰，又脏又臭，又羞又苦，把这毒气便一起归到素臣身上去了。

且说楚妃何以不坐翟轿、设行障？因楚王回去，述太皇太后懿旨，欲其入朝，王妃亦挂念红豆，遂于十一月中旬上路打帐，岁底到京，正旦朝贺。不料至河南为雨雪所阻，直至十五日方赶到外城，就坐了长行车辆，一早进城，见不敢迟滞之意。车至宫门，恰好水夫人等轿障齐集，守门宫监做一起奏闻，顷刻传旨出来，遂一同进见。皇后道：“皇婢来得凑巧，正好会亲。”水夫人因未见太皇太后，不敢先与王妃行礼，同向清宁宫朝过，方始相见。红豆跪在王妃膝前，抱足而泣，王妃亦捧红豆之面，呜咽不胜。回至坤宁宫，皇后、皇妃命抱出两皇子来磕头，水夫人与田氏、素娥、湘灵各出见面礼物，宴毕出宫，即订请王妃于十八日至府。至期，大排筵宴款待，留住凤羽楼。王妃见红豆尽孝如初，素臣亦谨循子婿之礼，疑团尽释，欢喜非常，向红豆说道：“世子妃早晚分娩，倘若生女，当许字驥儿，切勿早为定亲。”红豆稟知，水夫人一口许诺，王妃大喜，住了五日，然后别去。

二月初一日，忽降旨封全身妻文氏为女宾客，赐三品冠服，食俸，差文龙巡按浙江。遗珠这封还是意内之事，文龙这差，出

于意外，合府人俱吃一惊。水夫人道：“龙郎跟着娘舅在馆上读书，又得于乔指教，是极好的了，怎差出外边去起来？”田氏道：“点点孩子，吃饭不知饥饱，怎样去做风宪官？”红豆道：“年纪倒不论，只是馆尚未散，如何忽有此旨？”素娥道：“他常说要做天下都巡按，真个被他说着了。”湘灵道：“敢是姑娘保荐？姑娘常赞他经济，说真做得来巡按。今日两旨同下，想是有缘故。”鸾吹道：“他在馆上我还提心吊胆，怎当得远去三千馀里？他虽有勇力，究竟是个孩子，只看中会魁时吓得那样子就知道了，姐姐也不当保荐他。”秋香道：“小姐未必保荐，到是世子大话上来的。世子说：‘天下文武各官，只除了佐贰杂职、把总千户，其余都做得来。’”天渊道：“他只怕得太夫人及老爷，才至吓坏，他在皇上面前还是摇头摆脑的，敢说敢言，到外边更怕谁来？倒不怕他吃吓，只怕他要去吓人。”璇姑道：“他留心经济，勤学好问，巡按倒也做得，只是满朝臣子何至乏人，令这点孩子去压伏全省军民？休说别的，只三司各道府州县学许多老成着宿都向八九岁孩子去打躬跪拜，口称大人宪台，也就不是道理。还该奏辞才是。”水夫人道：“刘媳之言极是，待玉佳回来令其力辞。”

婆媳们正是议论，十个小内监各掬金字牌，导引龙儿回府。龙儿喜孜孜的拜见水夫人等，禀知出差之事，水夫人问：“汝父曾否力辞？”龙儿道：“父亲力辞不允，现在掬牌都是钦定的，限初三日驰驿赴任哩！”水夫人令将掬牌送进，见两扇是“八岁状元”，两扇是“九龄巡按”，两扇是“督理戎政”，两扇是“巡视盐法”，两扇是“逢蛟拔爪”、“遇虎敲牙”，愈觉骇然，道：“一个巡按已当不起，怎还兼着盐政、戎政？皇上何等圣明，怎这儿戏起来？”鸾吹道：“别的还可，只离了父母数千里外，一切寒暖饮食谁人料理？这又是不带家眷的衙门，如何是好？”田氏道：“就是可带家眷，妾身

是要侍太夫人的，公主及诸妹皆然，没有违姑就子之理。”鸾吹道：“只不好带家眷哩！若带得家眷，妾身便情愿随去照料着他，又好迎接公公到任奉养，兼可指示教导，帮他做官，只把凤姐交与姐姐就可放心了。”龙儿喜道：“若大姑娘肯去，侄儿便去奏闻皇上，包管允从。皇后、皇妃也俱说须有大人照料方好，说母亲自然不去的，除非是大姑娘，又怕大姑夫不肯。”鸾吹胀红了脸说道：“真个有这话吗？姑夫为甚不肯？我就去合姑夫说来。”赶过东宅说知，始升道：“我也怕他没人料理衣食之事，若你可同去，便极放心。父亲不肯进京，说待我放了外任再处。我之外任无期，若借女婿之便，迎养得父亲，以媳代子，并可免我不孝之罪，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况父亲久任封疆，周知情伪，更有益于侄儿，岂有不肯之理？”鸾吹大喜，忙禀知水夫人，要龙儿进宫去奏，水夫人道：“且待你二哥回来，还是力辞的是。”

不一会素臣下朝，水夫人根问点差之故，素臣道：“总是这小奴才卖才之故，连日在宫与四个兄弟争先的卖弄才学，把皇上及两宫都骗信了，各省巡按出缺，皇上要破例用人，说北直隶、浙江、云贵反乱之后，要三个重臣去整顿，其余各省参用新旧翰林。便把何如叔点了广东，梁公点了宣大，于乔以右佥都御史巡视北直，樊荣以刑部侍郎巡视云贵，各省俱点定了，只少河南、浙江两差。教习老师把馆上诸翰林开单上去，第一于乔、第二就是龙郎。内阁、六部、都察院、翰詹、国子各衙门保举新旧翰林科道希贤、宗贯、负图又把龙儿列名第二。皇上便问巡按如何做，龙郎说，举劾必当，请托不行，剪除豪恶，不避权势，兴利除弊，有益民生。皇上点首称善，问他河南一省官员贤否，有何利可兴，何敝可革。龙郎与他母舅同馆，又得希贤指教，将河南之事却说得清楚。再问他浙江，一发与于乔同馆相爱，凡于乔所知浙省时事

无一不在他肚里，他就攘其所有，侃侃而谈，将浙江全省的形势时务剴切指陈出来。母亲想，于乔所指贤否势恶岂有不确当的？所说利弊岂有不切要的？龙郎更将盐法之弊、军政之坏又抽出来痛说一番，把皇上及两宫吓得目定口呆，喜得眉花眼笑，竟都说是孩儿跨灶之子，便定了巡按浙江，兼理盐法、军政的官衔。孩儿今日才知，忙进宫力辞，皇上只是笑，一句话也说不入去，只道：“素父何怀宝迷邦？倘真不知其子之美，恐其不能胜任，朕可立一券与素父，包管游刃有馀。”孩儿见圣意已定，断不可回，只得承旨。但想，贤否利弊可以按图索骥，至势恶之机械、狱讼之情为，变诈百出，岂小儿所能穷？加以风寒暑湿、饮食饥饱之节，非有料理之人，必至乖方，因破例奏请，随带金砚、锦囊、成全、伏波夫妇，金砚可以侦访疑难之事，成全、伏波可以防备风水之变，春燕、秋鸿、锦囊可以救护意外，天丝、柏氏可以料理衣食，孩儿又代请给假十日，到家祭祖，省视坟墓，钦限初三，日期甚迫。金砚等俱有执事，应派人交代，还要修书禀候五叔，母亲可有甚说话，要写在书上。”

水夫人怅然道：“我因刘媳之言，甚是有理，尚欲令汝力辞，岂知圣意已定，如此吴江田租原派有姻字号用度，五叔书来，已将汝外家坟莹祠宇修整，龙郎回家可代我祭告，书上致谢五叔，并候问五婶可也。”素臣道：“母亲提着祠宇，孩儿记起一事来，那年同大妹在西湖社神庙中过夜，曾借庙中柴火，许其修庙补偿，龙郎可为我了此未完。”龙儿领命。田氏道：“会魁传胪，是抄父亲的文字，巡按又是学谢老伯舌头，到那审事的时节，遇着疑狱，又有谁人替你出场？”龙儿道：“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既有吕刑一书替孩儿出场，临时依着父亲平日议论，加以色听、

气听、情听、神听；理所不通通之以情，情所不通通之以变，变所不通通之以诚；再有金硯侦访疑难，则断狱之事想亦不至茫无头绪也。”水夫人道：“空说自易，实实做出便难，惟以为难方无枉纵，若见为易，失刑多矣。上刑适轻下服，即宥过无大之意，此可从也；下刑适重上服，即无故无小之意，此不可泥也。盖刑故无小即刑其小，但不宥耳。若下刑适重上服，则以下罪而服上刑，其滥甚矣，可藉为出场乎？”

龙儿顿首受教，禀知鸾吹欲随任之事，素臣以为两便。龙儿便急进宫奏知，天子允奏。初三日，辞朝出京，又全、凤元两家家眷趁便随行，在路虽有头接衙役，并钦赐十名小内监及鸾吹带的仆从金硯等，四家家眷、下人共有七八十人，非不热闹。却女眷都是驴轮车辆，男人俱有驺马，只有十扇金字牌，又都用布袱冒头与铺盖等物叠放车上，并无旗伞执事，还只寻常。一到苏州，知府因系邻省上宪，且系首相之子，苏州府吃的浙盐，更是监临上司，便备着两顶八人大轿、旗伞执事，纷纷迎接。武官将弁，因是督理戎政，兼着兵部侍郎官衔，便都顶盔贯甲，带着兵丁站队护送。松江府属半系盐场，官员因是巡视盐法，俱远来迎送。再凑着嘉兴、杭州两府官员差人投递红批，按院、盐院两衙门书役打着全副执事，至苏迎接。那十面金字牌又探去冒头，十个小内监，锦衣花帽，一对对掬着摆在道内，金硯、锦囊、成全、伏波俱是本身冠带，骑马前导，锣声震地，喝道喧天，便是十分威武，无比尊严。苏城男妇聚观者填街塞巷，都指着鸾吹一乘大轿，说：“轿内便是九岁大老爷的丈母，不知小夫人今年几岁，便做了诰命夫人，真好福气也！”鸾吹随夫京任，与在家无异，从未受此风光，坐在三沿黄伞八抬大轿之内，左顾右盼，心花大开，暗忖：二哥位极人臣，反不如侄儿显耀，凤姐得配此佳婿，好生侥幸也！正是：

官有威权添气色， 年方髻髻倍精神。

三月初一日，到了吴江，因有十日假限，遂择于十六日上任，差人先往西湖后山建造社神祠宇，一面祭祠告墓，遍拜亲族。鸾吹便连日连夜赶往江西，遇着大顺风，初十日已到丰城，见了东方侨，呈上始升书札。东方侨最爱凤姐，见龙儿幼年大发，心甚喜欢，兼不信这点年纪就可当此重任，要去看他怎样气局，怎样作为，兼之随事指教，亦可起他政声，便把家事交与总管，欣然而行，又遇推艄顺风，至十九日已到江头。龙郎到船叩见，即往盐院衙门公座，发出全副执事，迎进按院衙门。知己于隔晚放告，遂讨了匙钥，开入书房。见有几张委员摘印的牌稿，入境早已拿了八个文官、三个武官，有一半知是贪官酷吏，想那一半亦必非善类，暗忖：此必素臣所为也。还不以为奇，及看状上批语俱如老吏断狱，洞中窍要，不觉吐舌。再看到一纸，首胞兄逼奸邻女，批道：“逼奸之有无不可知，兄弟之名义不可绝。律载：告期亲尊长，虽得实，杖一百。仰杭州府将某人提案，折责四十板具报。其牵连邻女，事属暧昧，销案不行。”又一件告父妾欺父年朽，抵盗家财，批道：“家财乃汝父之家财，汝父不禁其抵盗，即非抵盗矣。本应坐诬，姑念愚民，比照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仰钱塘县折责具报。”又一件巡盐衙门典吏禀报公廨内失去木柜一张，内文案一百二十宗，求檄批县捕，朱批：“此件戏弄本官之罪小，图灭文案之罪大，仰刑厅立拿该吏，并提住宿公廨书役，严讯案卷现匿何处，全数追出，按拟详报，毋得延漏，致烧毁灭迹，提参未便。”东方侨舌头吐出，缩不进来。

鸾吹带丫鬟送茶出来，问道：“侄儿批的呈状可有笑话及背谬之处，须替他改正才好。”东方侨太息道：“休说改正，竟似孔子笔削《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辞。才知道幼而敦敏，远胜于壮不

如人，老无能为也。”鸾吹不信，东方侨指着告胞兄、父妾及失柜三词道：“媳妇你试看此三批，便知予言不谬。”鸾吹取过看完，又惊又喜。东方侨复看一纸母告本子不孝，批道：“汝子并无不孝，速归尽母道，如不悛悔，立提秦衡玉严究。”失惊道：“这纸却批错了！”鸾吹急问，东方侨道：“母亲告子不孝，反严饬其母，岂非大错？”鸾吹道：“这真是笑话了，幸未发出，公公须替他挖改。”东方侨因复将状细看，词内并抱告并无秦衡玉名字，道：“此必有故，且待他回来再处。”看那批准亲讯的呈子只有三件，一件谋占家财，惨杀夫命；一件贿托势宦，强夺盐窝；一件欺负赖婚，假女代嫁，其余还有未批者五六件。因取过纸笔为拟批，批来批去，都觉不如龙儿所批简要切当，因纳于袖中，向鸾吹笑道：“勿使知之，致为小儿所笑也。”鸾吹暗自欢喜。只见许多小内监跑来，满面失色，鸾吹连忙根问，内监道：“大老爷到盐政衙门公座，有一个典吏把黑墨涂了左耳，朱墨涂了右耳，大老爷问他何故，他说并没别故，是向来涂惯的。大老爷把棋鼓一击，吩咐刽子登时割掉两耳，血淋满面，好不怕人。”鸾吹吃吓道：“虽是可恶，怎便任性严刑？公公须着实训诫他方好。”东方侨击节称快道：“此即张咏治蜀之意，割耳犹为轻刑，他以幼孩为风宪官，若治不下奸胥猾吏，政不可行矣！”因问大老爷现在何处，怎许你们跑回？内监道：“大老爷访知一柜案卷踪迹，把执事人等散回本衙，只带着家将及几个衙役搜拿去了。”

须臾，龙儿回衙，见礼过，又告了罪，便检出朱批之词，添写文案：已在地藏庵起获，仰将发到人犯讯详，勿延干咎。又将未批之呈顷刻批完，东方侨逐件与自己拟批印证，五件虽同而不如其简老。一件告强占发妻的却与己不同，拟批是“你欺哑子口不能言，图占其妻，历经问官审出实情，从宽枷责，犹敢刁控图翻

耶？不准。”龙儿批的却是“准讯。”因问道：“贤孙婿所批各呈，俱援律原情，厌心切理，独母告亲子一批，疑为未当。及查阅状词，并无秦衡玉名字，知必另有别故，试道其详。”龙儿道：“前官放告，俱令巡捕代收，孙婿因欲审状，故当堂亲收。见告子之母未满四旬，容色妖冶，疑有别情。至夜，令金砚去探。见其子跪地哭求，其母道：你只听凭我与秦衡玉往来，到官去便替你求宽。其子痛哭不应，其母怒恨而寝。其子犹长跪哭泣。金砚访明，秦衡玉系其表兄，居址邻近，回衙禀知。孙婿本欲提案究处，因念其子屡经官法，不肯说出其母奸情，若依律问决，大伤其心，故如此批之，将来还要给一浑容匾额，以奖其子之孝，使其母不敢再行捏控也。”东方侨大喜，谓鸾吹道：“孙婿不特明察，而兼忠厚，真足胜明刑弼教之任矣。”

到了亲讯之日，东方侨于屏后侦视。第一起系先审势夺盐窝，是告景王徐党洪子发逃避海宁，贿托势宦安富、陈荣，夺其盐窝。安富系安吉堂弟，假称进京看兄未回，止陈荣、子发到案。龙儿将文案契券验对，指出破绽，把洪子发一夹棒，招出送陈荣、安富银若干，如何料理衙门，包夺盐窝。复唤干证应审人等一一供明，然后喝令陈荣实供。陈荣恃符不承，龙儿道：“众证供明，你还敢狡赖！”吩咐动刑，陈荣道：“下官不才，由副都御史致仕，老大人即欲用刑亦须请旨，况先祖陈瑛为太宗功臣，看先人面上，伏乞容情。”龙儿指着金字牌道：“牌上明写着逢蛟拔爪、遇虎敲牙，凭你皇亲国戚，犯了法也要敲牙拔爪，何况你这三品前程！再说道你那祖宗更该尽法，为方铁诸公吐气。左右，快剥去冠服夹将起来！”两旁皂隶齐声吆喝，把忠靖巾、独枝花袍剥脱，扯去靴袜，上起绷索，将脚骨垫入夹棍，陈荣杀猪般叫喊，连称愿招，因掷与纸笔，自写供招，画了花押，方才放绑，与子发及过付人一



同下监，题参候旨。

第二起审假赖婚，原告韩如是个生员，被告是捐的通判，假女是乳母之女。龙儿问过口供，唤通判上去，喝道：“女果不假，便是你亲生之女，岂肯自认为乳母之女，诬证亲父？据汝婿说，是因奁资太薄，兼无媵婢起疑，将酒哄醉，盘驳出来。这是真情，你虽有百喙，无从置辩的了。本院如今只问你愿刑愿罚，愿刑只一夹棍、四十大板，将真女断与成婚；愿罚则出银八百两，补还妆奁。问你女儿，如不愿改婚，仍归该生为正妻；如愿改婚，则听你别配。”通判连连磕头，说是愿罚，但女儿是情愿改婚的，只求别配。龙儿道：“这须当堂供吐，难听你一面之词。”当发朱签，立唤真女到案。

将第三起惨杀夫命事，带上先审。龙儿刚问了妇人几句口供，金砚已带上一个监生来，龙儿拍案大喝道：“你名列成均，奸人妻子，谋杀亲夫，复敢诬告尸弟图占家财，弑兄灭迹，快把尸首埋藏何处，从直供来，免受刑法！”那监生还要抵赖，龙儿又把棋鼓一敲，喝道：“赴府听审的隔晚，你与这妇人一处吃酒，还叮嘱他紧记同出独归四字，便可定案，倘官府疑你年少有色，凭他吓唬，你只要不要惊慌，断不敢用刑的。如今本院却要移这妇人三拶，夹你三夹，看你还敢狡赖吗？”那监生合妇人见按院说出隐事，料知抵赖不过，登时拶子套上手去，夹棍套上脚来，遂据实供招，妇人说：“丈夫同弟经商，黑夜归家，撞破奸情，被监生打跌，小妇人帮同勒死，明日小叔来见，反扭结到官，诬告他是实。尸首现埋在园内假山石下。”监生供亦相同。尸弟劈肘，奸夫奸妇收监，仰余杭县起尸验报。那尸弟连叫青天，几乎把头磕破，说：“小的经过多少问官，到案就是一夹棒、四十敲，只因没有尸首，尚未定案。小的怕夹，不敢告状声冤。谁知天网恢恢，奸夫急欲

定案，反唆嫂子控告，得出罪名。青天老子，天老爷爷，是小的重生父母了，叫小的如何报答。”龙儿道：“你虽不图家财，如今却承受这分家财了。回去领了尸，须从厚殡葬，将来生有两子，即继一与兄为嗣，使汝兄瞑目泉下，即此以报答本院也。”

这起下去，第二起真女已到，八百银子亦缴呈案上。龙儿问女可愿嫁这秀才，真女回答不愿。龙儿道：“你不过嫌他穷苦，难过日子，如今有了这八百银子也就不穷了，况他是个秀才，岂无发达之日，怎还不愿呢？”真女道：“坐吃山空八百银子也是用完了，他前年来祝父亲的寿，衣衫褴褛，气得人死去活来，已立誓不嫁他的了。如今又先娶有奶娘之女，添一气块，怎还肯嫁他？若说这等穷鬼都会发达，那日头真要往西边出来，世界就该混沌哩！”龙儿大怒道：“本院只认是你父亲主意，故教你当堂供吐，谁知竟是你这贱人见识。你嫌他是穷鬼，本院且教你做一苦鬼！”喝声：“拶！”便是一拶二十敲，真个喊苦连天，满裤裆内撒出苦水来。因唤韩如上去吩咐道：“假女容貌不俗，德性何如？”韩如道：“德性是好的。”龙儿道：“娶妻娶德，胜真女多矣。本院岂不能立押真女仍为你妻？但恐不为汝福，反为汝祸。当即以假女为妻，不必复恋此无情泼贱，领这八百银子回去，置些产业，省吃俭用，发愤读书，博一发达日子，令这贱人懊悔嫌迟，方知日头原有西山之时也。”韩如连连叩首道：“大老爷言言金玉，生员回去若不认真读书，以图上进，不特为此女料定，亦辜负大老爷天地父母之心，死有馀辜矣！”

发放过去，便是哑子一起上来。东方侨最要看的是这一起，因便注目而窥，倾耳而听。只见龙儿先叫女人，问原籍何处，父母姓名，何年出嫁，嫁时父母存歿，有无兄嫂弟妹同居之人，何人为媒，聘金若干，有无绸缎首饰水礼等物，嫁至夫家翁姑存歿，有

无伯叔妯娌小姑及同居之人，夫家母家各眷属乳名、行次、年岁、相貌，房屋若干，有无田亩，作何生理，邻佑姓名，于何年月日因何事迁居富阳，住何人房屋，左右邻何姓何名，这哑子于何年月日来认，曾否有人先来传说，说甚言语，逐一问供毕，将女人押往东廊。次唤男人上堂，照样取供毕，押往西廊。后唤哑子，龙儿坐出堂厨，令其跪近膝前，先作色高声：“如不实供，登时处死！”后附耳密问：“东廊下女人可是你妻子？”哑子点点头。问：“西廊下男人可是要占你妻子的？”哑子又点头，并磕头叩谢。龙儿大笑复位，即唤代书。代书临审都在站堂，便有一人跪下，龙儿喝问：“哑子是何人把情节告诉你的？”代书供出本衙门一个书手。即唤书手，书手连磕数头，被龙儿棋鼓一击，讨要夹棍，站堂衙役齐喝一声，便来捆绑扛抬，吓得魂不附体，只得据实供说，是受某人嘱托，不合替他转托代书。龙儿见供出之人即夫妇所供移居富阳之邻佑，曾以言语调戏，因道：“此人现在外面，可同皂隶去拿来，如不拿到，便卸下你这两条毛腿！”代书连声答应，同着皂隶出去，如飞拿至，是方巾华服的一个富商，捐一都司知事，职衔护符。龙儿吩咐褪去衣冠，捆绑起来，套上脚棍，喝道：“你见女人有色，调戏不从，就使出奸计，令哑子冒认，待事稍平仍归于你。本院将这些情节究问，哑子已据实承认，你若敢狡赖，便休想性命了！”那富商见三起事审下去，衙门口俱称为龙图再世；再有那母告亲子一批，与惨杀夫命一案，俱像各人家的家宅神亲眼看见所作所为的，灵显异常，心里原在害怕。所幸案内无名，及探听问那夫妻两人家常，纤悉都到，便愁有翻案之局。再探到审问哑子先怒后笑，中间听不出问头，只见哑子连连点首磕头，更是着急，却是哑子说不出话，写不出字，无从牵出自己姓名。及至探到追究代书，便自心惊肉跳，正在慌乱，忽如鹰拿燕雀，飞

擒而进，拿到即剥衣冠，两条肉腿嵌在无情木棍之中，不由魂飞魄丧，加以喝问之语，如见肺肝，又说哑子已经承认，料想徒受大刑，不能脱罪，只得实招。

东方侨汗下通体，回进后堂将所审四事述与鸾吹知道，述一件称快一件，赞美一件，把鸾吹一张樱桃小口喜得放开了合不拢来。两人正在欢喜，只见小内监进来禀道：“大老爷审完了事，正要退堂，巡捕官送上家书，大老爷拆开看了，眼泪直挂下来，不知何故。”东方侨听说，呆在椅上，鸾吹大惊失色。正是：

德化贞淫方异数，    疑来忧喜即殊情。

### 总评

龙儿点差，合府猜论，有独有同，有蝉联有分顶，有单抽者有带撇者，无法不备，而或为德业，或因年岁，或以资格，或验其平日之言，或猜其得荐之故，或怜其幼弱，或征其口舌，或矜其胆气，或许其学问，无一雷同，又皆切合其人，移掇不动，虽使子长执笔，何以过之？

诸人杂论，惟田氏略抑，为亲母故也。水夫人虽未扬而亦未抑，余人则皆扬，然俱不若璇姑之中槩也。“留心经济，勤学好问”八字，非深知龙儿者不能道，非深知其胜任而犹为朝廷官属大体起见，独发奏辞之议，则几于朝阳鸣凤。诸人之论，俱在下风矣。龙儿云：“父亲力辞不允。”鸾吹即欲龙儿进官，而水夫人云：“还是力辞的是。”其于璇姑之言，契之者深矣，故云：“刘媪之言极是。”

素臣得君，无言不纳，独至此竟成枘凿。抑素臣，乃深表龙儿也；信龙儿者深，乃不得不以素臣为怀宝，或不知其子之美矣。成方虽出自于乔，而品数分两、泡制修合，记得

清楚,说得分明,则龙儿勤学好问之功。璇姑之言信矣。

鸾吹一味婉爱,所虑只在寒暖衣食,父母惟其疾之忧,曲中鸾吹心事。至素臣则更虑及势恶之机械、狱讼之情伪,先为防备风水、救护意外、侦访疑难之计,举后日已形未形之端,无一不思患而预防之,此是何等见识?天子谓龙儿“跨灶”,即此已难跨矣,何论其大者乎!

素臣色听等语,已胜吕刑一书,水夫人更驳去下刑上服,尤为格论。看书有眼,方不至死于句下,惟善读书者知之。

左顾右盼,心花大开,非写鸾吹势利,写其爱女爱婿一片深情也。然使璇姑处此,则必无此儿女柔肠矣。满朝臣子何至乏人,令这点孩子去压伏全省军民,必有惘然不安者,喜云乎哉?

建社神祠,了却西湖发蛟一段公案,妙从外家祠字说入,便无斧凿之痕。

东方侨吐舌不收,好在鸾吹、始升先欲倚仗,而东方侨亦自信随事指教,帮起政声,连用反逼,至此乃正转得势也。治后且至汗下通体,写龙儿幼慧,便到顶壁一层。

龙儿本明察,得金硯而若神。然但明察而不忠厚,便不胜明刑弼教之任。所批所审无不本于忠厚,方不愧水夫人之孙、素臣之子。

## 第一百二十八回

### 九岁孩童呈绝技 八龄女子害相思

须臾，龙儿进来，手持书信，面有泪痕，鸾吹急问是甚书信，龙儿道：“是五叔公的家信。”鸾吹已放下一半愁心，复问书中有何事故，以致流泪，龙儿道：“凤元之妾方氏拒奸缢死，侄儿因同居已久，前日出京又一路随行，不觉感伤。”鸾吹亦流泪道：“他受母亲德化，已变淫为贞，故有此激烈之行。可惜年纪尚小，死于非命。图奸者何人？可曾拿获？”龙儿道：“方氏从前曾与家仆有奸，令此仆不知方氏已改头换面，还想仍续旧好，黄昏入室，拥抱求欢，方氏不从，喊闻元氏，其仆惊避。方氏羞忿莫释，即于是夜自缢。奸夫已获，因系失节之妇，不能请旌。五叔公说圣人贵改过，与其洁，不保其往。欲动恤字田赋私为立祠，置百亩祭田；于吴氏族中择一人为嗣，以承其祀。令侄儿于家报内禀知父亲。”鸾吹道：“此善举也！可以瞑方氏之目矣！”

东方侨因问龙儿：“惨杀夫命一案自然得自金砚了，只那哑子一案，你怎知有冤枉，准他的状子？”龙儿道：“孙婿审状时，见其人迫切之状，不能伪为，故此批准。及挂审出去，投有诉词，益加起疑。临审把这些零碎琐屑的话头问他，若非夫妻，断不能一一合符。复将哑子诘问，所问之词俱不过令其点头示意，以为吓诘奸人张本。然后从代书身上究出代诉之人，又适是邻居富商，捐个都知事职衔以为护符，方巾华服，气概轩昂，然观其走上堂阶，带着些忸怩战栗之状，料他见孙婿审出三案，早已心惊胆落。案无名氏而骤被拿下捆绑，真情已见于面，故只须一喝，即已承

招也。”东方侨赞不绝口道：“老夫忝任外官垂二十年，所见折狱之才恰已不少，但都在提审时识微知著，收呈之后并不留心体察，假手幕友批判，往往以批语已定，胶守成见，遂致审出情伪，与原批矛盾，不免故意迁就，因而误事者。何况并不亲收状纸，少此察言观色之功夫乎？四案如此，其馀可知，老夫真不能及也。”龙儿惭谢道：“孙婿年幼无知，呆读死书，偶尔幸中。此后事烦，总求太岳指教。”东方侨道：“贤孙婿不必过谦，这要算得年幼无知么？”是晚，本衙书吏将日间所审四案叙稿送进，龙郎阅毕，发签行各属照断办理，并把盐窝一案稿上涂改了十数行。东方侨从旁窥见，句句例案引证的谛当明白，心疑一部盐法志，难道熟读在肚？挥毫立就，并不翻阅。这真是天生异材，无怪天子圣明，付此重任于髫年之儿也。接着写家书，把凤元妾缢死一事禀知素臣，又写了祖母、母亲、诸母安帖，封贴完固，然后进内安寝。

次日悬牌示期，于二十八日看操。到得巳牌，门上传进，有杭州镇总兵官士渚诣辕求见，率领将弁听候钧令。龙儿心知必有要求，将所拟阅操赏格取来，吩咐出去，总兵以下均免披执堂见。各将肃立堂上，排班伺候。龙郎出去，立而不坐。官士渚上前叩拜，各将弁跪在后面，左右喝起。龙郎拱手问官士渚道：“本院牌示明日看操，贵镇想俱准备，此来恰是为何？”士渚躬身禀道：“大老爷入境，礼应叩见钧颜，且历任按院看操，赏格不同，故来请示。”龙儿道：“若论赏格，本院亦不苛求，石掣三百斤，三箭中一、十矢隔半、跳跃至七尺，俱合式者赏。有一件合式者免罚，全不合者罚。赏满十分，该管官题升。赏六七分以上，罚三四分以下者，舍功牌，赏罚各半者免参，赏四罚六者咨部议处。赏三以下，罚七以上题参，分别降革。”号令已毕，官士渚禀道：“前奉檄行规条，未知赏罚之格，今按此格以行赏罚，则几于有罚无赏

矣。求大老爷稍贬其格，使人易从。”龙儿作色道：“皇上以浙江军政废弛，钦命本部院来整饬，若三百斤石礮不能举，三箭不中一，每十矢不能隔五六矢，跳跃不及六七尺，还成得行伍之士吗？本部院念久弛之后不能骤张，故许有一事合式即免其罚，若更为贬格，是岂钦命之意乎？贵镇勿挠军令，致干重咎也。”官士渚打一恭道：“大老爷请息怒，凡事眼看者易，身任者难。”龙儿喝道：“你道本部院徒为高论，责人以所难乎？为督者所不能何以责将？为将者所不能何以责兵？本部院年方髫髻，藐躬三尺，于此四格尚非所难，况贵镇等壮盛之年，七尺之躯乎！”因命锦囊将两礮叠起，用皮条束好，令金砚植竿一百步外，在锦囊腰间掣出双刀，骑上千珠所送的一匹小川马，令派两将发矢。士渚派出善射两将，连发二十矢，龙儿舞动双刀如一团白雪，休想有一点石灰污及冠袍。下马即走近标竿，直跃横跃皆过数尺。然后取过小铁胎弓雕翎箭，连发三矢，俱中金钱之眼。临了把双礮托起，在教场内来往三回，轻轻放下。向官士渚道：“本部院所定赏罚之格，还是从宽，还是从严？据实说来。”浙江自靳仁作孽，将各营精壮俱挑了去，营将落得冒吃空粮，杭州镇标尤甚，几至十缺其五。因怕龙儿风力，急急招补足额，俱是市井无赖之徒，从未经操练，如何能合赏格？却欺着龙儿年幼，自不合格，难以责人。谁知龙儿是天生神力，兼之日夕磨练，天渊一身武艺已被龙儿偷学至九分以上。当场一一做出，吓得各营将士目定口呆，官士渚只是抖战，除去头盔，跪在地下，连连磕头道：“大老爷是格外从宽的了。只缘大老爷是天生神勇，故虽施恩降格，军士还不及格者多。末将也不敢再求贬格，只求宽限两月，末将督率参游都守日夜操练，务期及格便了。”龙儿大怒道：“看操与行军一般，时刻不许违误，岂可迟至两月？明系你占冒名粮，临时暂雇市人搪



塞，皇上钦命：逢蛟拔爪，遇虎敲牙，今日乃敲牙拔爪之日也！”因出位而立，命中军捧过敕书，开读“总兵以下重罪先斩后奏，轻罪便宜发落”条款，喝声：“拿下！”登时把一个八面威风的总兵官捆绑起来，慌得各营将领都上台跪求，情愿各具限状保放士渚，如过限不能及格，甘受军法。龙儿见内有闻人杰、袁作忠、施存义等，俱是素臣旧识，便渐渐收威，取了限状，摆道回衙。这风声一传开去，浙江各府无不招募勇力，昼夜操练，营伍自此改观矣。

四月初一日，巡按绍兴，拦马头告状者已有十数纸，谒庙行香，又收有数十纸，初三日放告，竟收有一二百纸。逐日出衙，巡盐盘库，阅兵查饷，不住有人拦舆喊冤，扑水告枉，总因在杭州审那四件事出名起。一月内，有由下解勘的，有自己访拿的，有击鼓拦街陆续告准的，又审出无头冤枉数十件，便把陈年古代有屈无伸的事都吊将出来，纷纷控告浙盐法坏，俱由势占，因陈荣一拿，断还盐窝，又把各盐场呈子，吊动宁、绍两府，抵一半盐政。绍兴人又都做在京部院及本省上下各衙门吏书，勾连串结，侵害盐法者最多，被害之人俱来控理，那状子便如猬而集，龙儿又不论状期、不顾多少，审合情理一概收受，公出一日，便积了两日的事件。每日五更起来，秉烛看状，直看至夜，掌灯坐堂审事，审到三更，明日又是满案文书题奏事件俱要开发。一连四五日，饭不能饱，夜不能睡，急得鸾吹鼻涕眼泪一齐俱出，向东方侨求告。东方侨道：“我也心疼不过，只是替他不来，除非急赶人至吴江请五亲翁来，或可代庖。但朝廷尚且钦召不动，岂肯来替侄孙捉刀？”鸾吹道：“五叔现在家刊刻族谱，经理祭田，监造那通江的一条长桥，如何得分身至此？”两人正没主意，晚间投进一角文书，是常州府学教授钱尚功的，拆开看时，禀揭上荐一八岁神童来做幕宾，说“声名远播，待命者多，宁、绍事繁，贤劳必甚，聊呈土壤

以益邱山”等语。鸾吹惊喜道：“怎稟揭所言，竟像知道我们心事的？”看稟内夹一名帖，是“乡眷晚生魏蛟顿首拜”，更喜道：“蛟为龙属，不是天生帮手吗？”东方侨道：“如今世界行少不行老了，有九岁的巡按，更有这八岁的幕宾，岂非怪事。”鸾吹道：“有这九岁的巡按，就该有这八岁的幕宾，只不知可代得侄儿的劳哩。”翁媳正在议论，龙儿从盐场内踏看回来，又收进四五十张呈子。鸾吹着急非常，东方侨道：“正好试这神童。”因将稟帖俱递与龙儿，龙儿看毕大喜道：“这神童必有奇才，能助我一臂的了。”鸾吹忙问何故，龙儿道：“这钱尚功是侄儿同年，极有经济，老于公车，他荐的人必非有名无实。况且夜间得一怪梦，梦自己与表妹同上一座大桥，走到中间，却是断的，河内忽然擗起一条蛟来，首尾连接断桥之上，侄儿与表妹便从蛟背走将过去，心里一喜，便喜醒了。如今这神童名蛟，不却好应那梦吗？”鸾吹大喜，急令厨下料理酒席，龙儿吩咐请会，东方侨亦随后跟出，偷看其人。须臾，进来说道：“后生可畏，听他谈吐，竟是一个无书不读的。”鸾吹道：“相貌何如？”东方侨道：“若扮了女，便与凤姐相仿。”鸾吹正待回言，小内监跑来禀说：“大老爷留魏爷进书房来了。”鸾吹忙避入内，东方侨便迎将出来，揖逊就坐。茶罢后，家人行李俱到，一个老人家是要随船回去的，一个十来岁童子留此伏侍。

鸾吹见是馆事已定的局面，便急写了千金关约，取四疋绸缎、两个元宝作为押聘之礼，请龙儿进去看过，送将出来，神童坚不肯受，道：“晚生此来非为金帛，况一箸未筹，无遽受多仪之理，请俟一月后再商。”龙儿见其决意，命取一匣，将书仪收入，置放架上，道：“存此于受与不受之间，何如？”席间，东方侨问神童表德，答：“字蛟行。”复问书童何名，答：“名小连。”龙儿道：“怎取这女人名字？”蛟行道：“贱字乃风行草偃之行，非吟咏之吟，小连乃

连科之连，非怜爱之怜也。”因请问龙儿之号，龙儿道：“贱字云从，还是出京日皇上题的。”复问龙儿生日，答是十一月十五，蛟行殊有惊畏之色，龙儿更问其故，蛟行道：“晚生贱辰亦是此日亥时。”龙儿大喜道：“弟也是亥时，虽不同庚，却同月同日同时，将来是要定金兰之谱的了。”席散，蛟行即请效劳。龙儿见文案词状堆积甚多，遂各分一半，对面批答。龙儿即批卷词之上，蛟行却是粘签拟批，各批了一二十件，互换一看，两人俱目定口呆，好生诧异。龙儿道：“怎先生所批竟如出弟手，觉字字俱与弟意相合，何也？”蛟行道：“老先生所批亦然，若过了些时，晚生必以为己批，不能复辨也。”东方侨大喜入内，自此一切文案、词状、题奏、书札，俱出蛟行手笔，龙儿但出官理事，便觉闲空日多，忙冗日少。鸾吹感激蛟行，衣食日用等事与龙儿一色看待。蛟行亦感激鸾吹，几番托龙儿求见，鸾吹以东母无见西宾之礼，决绝辞之。五月初一日，按宁波，因有盐场兼巡海口，也还觉忙。六月初一日，按台州，事便大减。

龙儿与蛟行杯酒谈心，日渐亲热，有两三日蛟行偶感风寒，又不肯请医诊视，龙儿要陪伴同宿，蛟行苦苦辞脱，早晚看视，愁眉泪眼，自不消说，鸾吹在内亦忧愁关切，丫鬟、仆妇络绎问候，茶水不呼自至，灯火彻夜不息，一至病愈，两人方有笑容。人参桂圆之类重叠煎送，蛟行感激异常，此时已把龙儿人品才学、性情心曲俱看透十分，立定主意，要拜认鸾吹为母、东方侨为祖、龙儿为兄。初时，鸾吹执礼不从，后被东方侨劝说：“年尚幼稚，出于诚心，孙婿正仗赖他，不宜重违其意。”鸾吹方才允了。择日进内，八拜义认，每日除案牍之外，便进内侍奉两大人，空着便抱弄鹤儿，无比亲热。鸾吹初时犹有嫌疑，当不得蛟行百倍殷勤，如孝女之事亲一般，不特东方侨爱若亲孙，连鸾吹也不知不觉视如

親子矣。十五日，上天台山觀日出，龍兒依素臣所說，多帶衣服，先囑咐臨時光景如此如此，不可驚慌，春燕、秋鴻更是慣家，預先說透，遂俱不受驚恐，把各人心花開放，嘆為奇觀。問起春燕、秋鴻，都說與上皇看時相仿，不及太師爺看的一回，有萬道金光閃閃飛舞，無比好看。門子、轎夫却說是從來看日未有如此奇觀。東方僑道：“人不可不知足，親翁為古今第一人，生時節有赤日之祥，故能得觀止之樂。此山本不如海島之切，而能得如上皇之所見，也就僥幸極了。”下山後，鸞吹即覺身子不快，漸漸發寒發熱，龍兒固是盡心伏侍，細微曲折却反不如蛟行體貼周到，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十餘日。鸞吹病愈，更愛若親生，梳頭纏足都不避忌了。

七月初一日，按溫州。八月初一日，按處州。俱屬閑多忙少，兩人得空便講究經書，上下今古，旁及九流，蛟行道：“大哥相法是宗那一部書？”龍兒道：“相書實未看過，所談者皆拾父親之唾餘。父親也沒學過相，却有巨眼。現在皇妃，自從丫鬟中看出劉希賢、謝于喬，父親俱說是太平賢相。希賢已驗，于喬將來必驗。王鏊、李東陽、楊廷和、楊一清、洪長卿老伯，父親俱以相許之；王宗貫、馬負圖、劉時賢、戴廷珍、趙日月老伯、馬赤瑛大哥，父親俱以尚書許之；花子中賞識鐵如包，賣解中賞識賽飛熊、解碧蓮、解翠蓮，綠林中賞識奚奇等十二將，竊賊中賞識金礦。李又全諸妾婢，凡經父親提拔出來的，如今都做夫人，也就不輸與袁柳庄哩！”蛟行道：“兄弟只看過袁柳庄一書，略知門徑，大哥得有真傳，自然相法通神了，試看做兄弟的相貌，將來可有些出頭？”龍兒道：“兄弟這般才學，自然該至八座，只可惜帶了女相，便難于飛騰。愚兄從直而言，休要見怪。”蛟行驚訝道：“兄弟所少者不過勇力耳，自問磊落胸襟，也還不失丈夫氣概，怎大哥說

带着女相？张良相貌亦如妇人女子，何也？”龙儿道：“张良之貌即若妇女，其气概自必不同。贤弟不特貌美如妇女，而骨不耸、声不洪、步不阔、容不仰，坐必敛襟，起必整带，行必顾影，沐必避人，爱焚香、喜对镜，偶有疾病即捧盥如西子，稍有疥癣亦啾唧如秋虫，此皆男带女相，故不能大发也。”蛟行胀红了脸说道：“幸喜弟还是个男子，若是女人，更是十足贱相了。”龙儿失笑道：“亏兄弟还说看柳庄相法，只因男人带了女相，故不相称，若是女人，便称极了，怎反说是贱相？”蛟行道：“即免贱相，亦非贵相可知，虽称何益？”龙儿道：“若是女人便属贵相。发黑有光，一贵也；瞳若点漆，一贵也；鼻如伏犀，一贵也；齿如瓠犀，一贵也；笑不露齿，一贵也；怒不瞋目，一贵也；坐不动膝，一贵也；行不动裙，一贵也；气清，一贵也；神聚，一贵也，非一二品贵人之妾，即一二品贵人之母矣。”蛟行失惊道：“大哥又来了，既可为一二品之母，岂不可为一二品之妻，何以断为一二品之妾呢？”龙儿道：“这也是父亲说来。家中诸母，皆一品贵相，而有妻妾之分，于神情意兴、行动举止处分别，为妾者必有一二随行侍侧妩媚低小之状。今吾弟亦带有此相，故断其为妾。至子贵之征，则更须合验胸腹脐乳牝户，吾弟既非女子，则无牝可验，亦不必更验胸腹脐乳矣。有贵相而胸腹脐乳牝户又有毓贵之征，则可决其为一二品之母矣。”蛟行低下头去，半晌方抬起头来道：“大哥怎说起粗话来，以后不可如此。”龙儿大笑道：“这又是男带女相了。”正在说笑，被丫鬟请吃饭隔断。龙儿暗想：蛟行来踪去迹大起疑心，既来作幕，怎不收聘礼？又说非为财帛而来，一来即讨净桶进房，连小解都没在院子里解过。前日病中要去伴他，那样苦辞。梳头洗面都要关紧房门。到不几日便求见姑娘，后来更拜认为母，分明是个女子，与公主、郡主两母亲一般，也是女神童，亦怀择木之意。那

夜梦中，我与表妹同行，在蛟背过河，若但为幕宾，便不必有表妹同过，岂非示我夫妻二人俱得其力？我想：一妻一妾，宦家之常，姑娘现在爱若亲生，自无不许之理，当慢慢留心，看出他破绽来，再定主意。

到初五这一日，是水夫人生日。龙儿一早向城隍庙中拈香祷告，回衙同蛟行随着鸾吹望空遥祝，早膳寿面代饭，午膳大排筵宴，同庆长庚。黄昏席散，龙儿见蛟行已有酒意，复留进房，说：“今日大庆之辰，姑娘已睡，我与贤弟再一叙，方得尽欢。”蛟行道：“愚弟不胜杯酌，不能奉陪。”当不得龙儿苦求，说：“只行两令，愚兄遇酒半大杯，贤弟只半小杯。”蛟行一来撇不过情，二来怕龙儿拉扯，三来见龙儿已有酒意，酒杯大小不同，还可勉强，便进了房。龙儿早已备下酒筵，装有一壶蜜淋漓，是最易上口，极有力量之物，叫把小连唤来，留一个小内监在房伏侍，将门问好，对酌起来。蛟行道：“大哥说要行两令，就请起令，若再先吃几杯，便不能终令了。”龙儿道：“今日祖母寿诞要取喜色，单是两人吃酒没兴，把小连贴在弟处，内监贴在愚兄处，我与贤弟便分大小杯，他两个总是一小杯。”小连道：“方才太太赏酒，小的已是醉了，不能再吃。”小内监也说：“太太赏酒已醉。”龙儿道：“我们都有酒了，醉极也不过呕吐去睡，怕什么？那一个不吃的，便须吃我一拳！”小连、内监连声：“愿吃，若受大老爷一拳，不打成肉酱吗？”龙儿取过骰盆，说：“这一掷下去，若见一红，贤弟半小杯，小连一小杯，两红、三红，俱照数加杯，一人两杯就算完令，候贤弟另行。”说罢执骰在手，暗暗祷告：“若蛟行果是女人，与我有姻缘之分，这掷下去便是五红、六红。”祝完掷下，竟是一个红满盆。蛟行、小连一齐着急，龙儿大喜，忙令内监斟酒，催干了十二杯酒，将盆送与蛟行。蛟行亦暗暗祷告要掷个全红，一掷下去，果

然也是红满盆。蛟行大喜，叫小连斟酒，须臾十二杯酒亦俱吃干。蛟行送过盆来，说道：“大哥要改一改令，只把一个骰子掷，若再掷一全红，弟便不行令了。”龙儿道：“今日喜日，你我俱是少年，要取成双，岂可单行我一令，也罢，取两个骰子掷罢。”掷下，又是双红，龙儿大喜道：“又成双，又是喜色，快些斟酒。”两杯酒干，送盆过去，蛟行一掷，也是双红，蛟行亦大喜，龙儿、内监各干两杯。轮该蛟行行令，蛟行取一骰在手，说道：“愚弟也取喜色，一人两杯，得红即饮，不得红即不饮。”龙儿道：“这令不好，至多每人饮两杯，少则一杯，不饮如何尽欢？愚兄此时还可饮七八半杯，贤弟可饮十半杯，他两个倒像吃不下了。也顾不得他，好兄弟，难得愚兄高兴，且看祖母面上，须改一多些酒的令。”蛟行道：“愚弟此时只可勉强一两杯了，难败大哥之兴，如今通融些，每掷，得红不止，不得红即止，何如？”龙儿道：“那里能连连掷红？当年姑娘合三位庶母把六粒骰子连掷了百十掷，还不见一个红哩！还求贤弟改令。”蛟行道：“愚弟一时失口，说出得红不止，想我们方才四掷，何曾见出一杂色来，怎还要改令？”说声“有僭”，掷将下去，准准是红。龙儿干酒，蛟行复掷，又是个红，如此连掷十红，龙儿发急道：“内监已醉倒在地，愚兄亦十分醉矣，独空贤弟醒眼醉人。十，满数也，贤弟可掷下一杂色，勿更掷红！”蛟行笑道：“此岂愚弟所能？必须祷之骰神。”龙儿道：“五六掷上，业已祷之，不应，只索用强。”因瞋目怒喝：“骰神，骰神，冥顽不灵，如再献红，粉碎汝身！”蛟行带笑掷下，却果是黑色，龙儿大喜，拈骰在手，复喝：“骰神，如不连红，粉碎汝身！”可霎作怪，也是一掷一红，两掷两红，十掷整整十红。蛟行因酒甜好吃，不觉其醉，到此，十半杯连一连二的下去，凑着从前酒力发作，便十分大醉，躺在椅上，昏不知人。

龙儿虽醉，心尚明白，见内监、小连俱躺睡在地，便将壶中馀酒分注三人口内，叫之不应，推之不动，烂醉如泥矣。暗忖：蛟行果是女人，则小连亦必丫鬟可知。因先验小连，扯去小靴，果是一只裹过的肉脚，却五指尚明，看不甚清。因去扯脱蛟行小靴，露出红菱一捻，方才明白。替两人将靴着好，怕蛟行醒来疑心，将手指在喉间一探，呕吐满地，身上也淋漓粘挂，伏桌假睡，不多一会亦竟真睡去了。半夜时分，蛟行醒转，果然疑忌，立身起来，忽觉一只靴里裹垫之物都不平贴，愈加吃吓，忙剔去蜡煤，看龙儿伏睡在桌，呼之不应，执烛来照，见呕吐满地，淋漓满身，心头才住了跳。因去扯唤小连，尚如死狗一般，只得仍去坐下，坐了一会，困倦起来，暗想：若再一睡熟，被大哥醒来看出破绽，不是耍处。因执烛开门出睡。小连直到五更醒来，见内监卧地，龙儿伏桌，蛟行已去，便摸回书房，敲门进去，问蛟行曾否扯动其靴，蛟行急应道：“我并不曾，你靴子被谁扯脱了吗？”小连道：“靴子原在脚上，只垫的布头并在一边，几乎吃跌。”蛟行重新疑起，暗忖：大哥之呕吐，莫非使那王允之计吗？

次日起来，见龙儿相待不比往日亲热，不苟言不苟笑，庄重了许多，愈疑愈愧，却只藏在肚里不能根究，但觉六神无主，昏昏邓邓。九月初一日，按金华，恹恹起病。初五、初六、初七三日，勉强随同遥祝素臣夫妻寿诞，力疾办事。到十月初一，按衢州，便勉强不来，半眠半起了。鸾吹、龙儿急得涕泪俱下，蛟行坚不服药，病势日增，饮食日减，肌肉日瘦。十一月初一，按严州。隔了几日，鸾吹抚摸其身，竟止存皮骨矣。鸾吹一阵心酸，晕倒在床。龙儿及丫鬟们叫醒转来，扶回房去，坐在床沿。龙儿抱住双足，跪在膝前，放声大哭。鸾吹因蛟行有病，一进衙门便安顿他住在隔壁一房，便于照料。蛟行见鸾吹晕倒，已是吓坏，及扶过



房去，忽听龙儿大哭，疑是鸾吹身死，猛吃一惊，病虚之人那能当此惊吓，大叫一声“母亲”，登时厥死。正是：

情到深时互生死， 事难明处两迟疑。

### 总评

方氏拒奸，写水夫人德化，是透顶之笔。尤妙在所拒者即平日所奸之人，愈见革心之极致。宜观水为之立祠也。迂儒论史，必曰此失节之妇，何足风示？孟子曰：“既入其筮，又从而招之，其斯之谓欤？”哑子一案，准状则因其迫切，此审状之功也；问供则极其繁琐，此对勘之妙也。今之临民者，既惮审状之劳，复无对勘之法，欲得两造之实情，难矣。当纂此入《惠民》等书，以为听讼之匙钥。

欲表龙儿听讼之才，不写其恢恢游刃，却偏写其忙迫尽情，不如此便是《西游》、《封神》，绝无情理之书也。而于此忽入蛟行，方有绝处逢生之乐，峰来天外之奇。

龙儿一梦，已为收妾埋根。若但作幕宾，何必与凤姐同行？读者于此致疑，方不是矮子观场、小儿听唱。

论相一段，全为识破蛟行，而字字透宗，绝胜相书全部。

验足而不及他处，固龙儿老成；一验之后即不苟言笑，庄重许多，尤见心术之正，礼法之严。然在蛟行、则不得不疑且愧也。体贴入情，非轻看蛟行，错看龙儿，不可不知。

蛟行不能根究，龙儿又不便明言，此事将无结局，故以一病联之。妙在鸾吹反先晕倒，龙儿乃可痛哭直陈，而因此一哭，致蛟行错疑，登时厥死，则鸾吹更无可复商，必于一诺无辞矣。此文章斗笋之法。

## 第一奇书野叟曝言一字卷十八

### 第一百二十九回 安富陈荣谋按院 善财龙女戏观音

龙儿看出蛟行小足之事，痛哭说知，道：“看他病症竟像害着相思，侄儿到这时候，姑娘又这等爱他，不得不实说了。”鸾吹正待回答，丫鬟急报：“师爷听见这边哭声，只认太太有变，大叫母亲，吓死在床了。”鸾吹满心辣痛，七跌八撞的赶过房来，捧着蛟行头面，极声哭叫。龙儿学素娥之法，用力一拿，方哭醒转来。鸾吹脱去衣裙，单留小衣，钻入被中，将蛟行抱在怀里，脸对脸儿的说道：“亲儿，你有心话可从实告诉，没有不依从你的。你病到这样地位，还只顾藏在肚里，你就不顾性命，也须怜念我两人性命，倘有三长两短，不急死也须苦死了！”蛟行泪如雨下，碍着龙儿，欲言又止。

鸾吹把众人俱遣出房，单留小连一人，摸他身上衣裤相连，用线缝扣，还是连靴睡在被里，因喝小连道：“你这丫头，怎不替小姐脱掉了靴子？我儿，你把改装来意快说出来罢。”蛟行见事已破露，只得含羞说道：“孩儿实即府学教官孙女，姓钱不姓魏，蛟行即孩儿之名，并非表号，是吟咏之吟，小连亦是怜爱之怜。父母俱亡，自幼家祖抚养教训，因孩儿有些姿质，妄想择个佳婿。到任后，常把大哥会墨及殿试三策讽诵，说是天下奇才，只可惜已有亲事，对着孩儿叹说：天生你这般才貌，又天生文年兄这才学，年纪又甚相当，而不能配合，此乃命也。及大哥由常至苏，家

祖迎送回来，向孩儿说：为庸俗人妻不若为英雄人妾，他父亲四房姬妾皆属官家才貌俱全之女，还有郡主在内，你若肯贬屈，我就请媒议亲。我看文年兄相貌功名俱不在文年伯之下，为其侧室亦不至辱没家声。你不见齐桓、秦穆皆一时霸主，尚以女为重耳妾媵乎？孩儿亦爱会墨三策如宝，又因家祖赞不容口，援古证今，苦苦相劝，心便活动，但不知人品如何，倘徒有才华而狼戾轻薄，岂不误终身大事？故与家祖商议，改装至此密探，得德与才称，再议婚姻。数月以来，见大哥德器深沉，性情温厚，兼蒙母亲慈爱，不啻亲生，窃幸此事可成，终身有托。不意八月初五日一夜，为大哥灌醉，识破丑形，以后即情意冷落，形迹阔疏，孩儿自愧自怜，郁结不解，遂成此病。今蒙母亲盘问，敢不实陈？”说罢，呜咽不已。

鸾吹手拭其泪说道：“他父亲现是六房妻妾，他将来亦无禁其置妾之理，得尔心肯，我所乐从。只要你把心放宽，病好起来，即择日下定。母亲及二哥处包在我身上，修书玉成，却不可因定了亲，怕有嫌疑，便要回家。要如童养媳妇一般，你与大哥兄妹称呼，待大哥离了外任，再定行止也。”蛟吟道：“蒙母亲垂慈，是极好的了，但不知大哥心上如何，若有嫌弃之心，虽母亲屈成，将来必有团扇之悲矣。”鸾吹道：“这是你错疑他了。他因你病，容颜消瘦，饮食俱废，泪点不干，你难道不知？”蛟吟沉吟道：“求母亲问明，八月初五以后，相待何故迥异于前，以实告知，女儿再处。”鸾吹应诺，令小怜脱去蛟吟小靴，取入参汤来吃，讲这许多话定是乏了，自己便穿衣起床，回至房中盘问龙儿。龙儿道：“侄儿因看破改装，便觉有男女之嫌，以后实系形迹阔疏，却并未情意冷落，只不便黄昏侵晓密切谈心、酒后茶前诙谐肆意，以致他猜疑了。侄儿除非终身不置妾则已，如许置一妾，以佐理内政，

则走遍天下何处可寻，还有甚不愿呢？妻妾之间最易生嫌，此女待姑娘如此孝敬，必能顺事表妹，不知姑娘意下如何？”鸾吹大喜道：“我已一口许下他了。”因把自己之言述了一遍，龙儿亦大喜致谢。鸾吹忙去说知，蛟吟益感龙儿之有情而又能守礼。心结一解，便一日一日好将起来。鸾吹急急赶起主婢两人衣裙鞋脚，至十五日，龙儿、蛟吟生日，病值全愈，蛟吟改换女装，至鸾吹床前问候。鸾吹细看，与凤姐眉目不同，美丽则一，更饶一种缠绵婉媚情致，不觉我见犹怜，捧住香腮连唤：“亲儿，你病初愈，不该起得恁早。今日你两人生日，便是吉期，待你大哥进来，替你作定便了。”蛟吟脸上泛出两朵桃花，垂头不语。鸾吹洗面便来捧巾，梳头便来理栉，从前虽是亲热，究有男女之分，此时则更水乳交融矣。

龙儿行香回来，便要避入里间，被鸾吹一把扯住道：“女儿，怎是这样？你两人每日要一处办事，商量计较的，岂可相避？我说的，如童养一般，兄妹称呼的了，快大家相叫。”蛟吟只得低低叫一声“大哥”，龙儿便回叫“二妹”，鸾吹道：“女儿行二吗？”蛟吟乖觉，答道：“女儿并无姊妹，想是留姐姐的地步。”鸾吹欢喜说：“这也是个道理。但你表妹年纪反小些，便怎么处？”龙儿道：“现在公主娘娘不是以小年而居四位庶母之上吗，二妹将来自然该称表妹为大姐姐也。”因向蛟吟道：“我们先行了望日之礼，停会再行生日之礼罢。”于是两人望空拜了祖母、父母；去见了东方侨，鸾吹禀知情节，惊喜不已。回来见过鸾吹，然后二人相见，鸾吹道：“以后女儿就在房里办事，夜间就与我同床睡觉。”蛟吟便令小怜将文卷铺陈都收拾过这边来。午间，鸾吹复领二人去拜了东方侨，望空遥拜水夫人等，两人又拜了鸾吹。拜时虽同站一单，却总后一步，不敢与龙儿齐等。鸾吹深喜其礼，让蛟吟请龙

儿上坐拜寿，龙儿道：“夫妻之礼以待将来，如今且只行兄妹之礼。”鸾吹道：“论起来，女儿是西宾，还该僭你大哥，有将来一说，便只依兄妹之礼罢了。”于是两人平拜，鸾吹头上拔一枝金凤钗，簪在蛟吟发上，又解龙儿所佩双玉连环，佩于蛟吟带上，道：“以此二物为定，俟我写书进京，女儿亦通知令祖，然后备礼定亲。”蛟吟欢喜，受了插定，合衙人俱来祝寿，一概辞去。午后大排筵宴，双庆生辰。东方侨于席间取历本，择于次日起身回家，鸾吹知有祭祠谒墓等节事，不敢复留。十六一早，复备席饯行。

龙儿定于十二月初一日按湖州，先于二十四日至杭州，补看各营。隔晚二十三日，至江头，将要泊船，外水把篷一折，船折过岸，几个外水齐用长篙往岸尽力一篙，那船直掀过来，再凑潮水一冲，舵工又把舵掙脱了水，那船便直往江心翻去，舵工水手各抢船板，赴水逃生，一船之人俱落江底。第二号船上便是鸾吹、蛟吟，眼见龙儿落水，魂魄一齐飞散，蛟吟忙喊：“不论诸色人等，救起大老爷的，赏银一千两，随从人等每一人一百两。”鸾吹、柏氏、天丝等便俱依言同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本船、后船水手、衙役中熟于水性者，便纷纷跳下。须臾，成全举着龙儿，伏波举着锦囊，金砚亦捞有船板，赶至船边，鸾吹、蛟吟、柏氏、天丝方才住抖。龙儿送进中舱，寒冬天气被水一浸，被风一刮，已面无人色，牙关咬紧。鸾吹便不顾男女之嫌，把湿衣湿裤脱下，手上解下印囊，放开胸前衣服，抱坐怀中温暖，但酒既饮多，又已疲乏，便沉沉睡去。成全、伏波复下水救起四个小内监，各水手衙役又捞着六个小内监、两个门子，上下诸人一名不少，俱吃火酒酱姜，不饮酒者即灌姜汤，个个救活。鸾吹大喜，把京里带来的五千银子兑出二千三百两分赏众人。蛟吟忙问：“金砚可能劳动？”柏氏道：“他原识水性，捞有船板，未经沉底，现已照常。”蛟

吟忙唤至头舱，给与现成牌票，分付如此如此，金砚答应上涯。门子传禀：“岸上文武各官伺候请安，不敢禀见，求示进城时刻。”蛟吟分付：“天晚夜凉，大老爷在船过夜，打发各官俱回，止派兵役巡更守夜，打捞救命等物可也。”门子传谕讫，复禀：“救命仪仗等物已经各官捞齐晒晾，明早禀缴。”

鸾吹道：“船里不便益，你怎不同我商量，竟自发放？”蛟吟附耳说道：“今日翻船，不关风水，必系陈荣、安富等设谋，夜里必复来暗害，当令成全、伏波夫妇彻夜侦探，锦囊夫妻彻夜防守，若得有贼人，则国法可伸，私仇可报矣！”鸾吹似信不信、含糊答应。蛟吟一面分付家将们巡防，一面催促夜膳，俟龙儿醒转，述知其意，并催早睡。龙儿点头道：“一些不错，父亲在京早已料到，故特奏带成全、伏波，我们用过夜饭便早歇息，只是铺盖已落水中，便有捞获亦不可睡矣。”鸾吹道：“此时只索行权，我与女儿一被，你就睡我之被可也。”到得半夜，忽然发喊说：“拿住凿船贼了！”登时岸上兵役、船里诸人一齐惊起，伏波已捆缚一人，验是舵工，丢落船头，将锁袱锁好，仍去巡缉。至天明，各官投揭，禀缴救命等物。幸敕书用油纸封卷，装入竹筒，未经浸湿。龙儿令家眷进衙，舵工发监，自己带领家将径赴教场看操。罚跪穿耳者不过十数人，合计赏数竟在八分以上，因违了限期降作六分以上，给与功牌，官士诸等皆欢呼叩谢。

回到衙中，金砚已获带舵工妻子并安富之妾，及一个和尚即是江西禅师名唤自玉，在衙密禀道：“家将奉小姐之命昨日进城，先到安富家中，安富不在家，见这妾进禅房与自玉奸宿，俟其睡熟，点起闷香，将奸夫奸妇双捆，想要解醒，吓问安富密语及舵工妻子踪迹，适见床头一只拜匣缄封秘密，打开看时，见这一纸议单，已自画供招。因把小姐所付牌檄连夜传了闻人将军并城守

营汛，围了陈、安两宅，在陈荣家内捉获其子陈相并安富两人，在安富家内捉获舵工妻子。陈相、安富交与闻人将军看管，家将把这四人解案听勘。”龙儿看过议单，立刻坐堂，监提舵工、陈荣并拘到陈相、安富勘问。

先唤舵工上堂，将议单给看，喝令实招。舵工见各犯俱齐，议单现据，徒受刑法何益？因实供陈荣设谋，陈相、安富主使，“知小的兄弟们熟于水性，许给一万银子，要害大老爷性命。这就是小的妹子，现为安富之妾，船只本钱又俱是安富的，该死听从，凭这自玉禅师立了议单，事成之后，陈、安家各出银五千两，把小的妻子预先藏入安府。小的因见大老爷被人救起，原想逃走，后因大老爷仍宿在船，便与兄弟们商议，若凿得沉船，仍可得万两银子，不须逃走。该死又来，凿船的四个兄弟见小的被拿，想是都逃走了，实不知他们去处。”舵工妻子、陈荣、陈相、安富、自玉，见舵工已招，又有议单确据，俱不待加刑，各各供招。画供已毕，后审奸情，又是双双捉获的，无可抵赖，亦俱直招。奸妇说：“自玉本事好，府中女眷半与通奸，小妇人撞破了，才被姊妹们捉住与自玉通奸起的。”龙儿拍案怒喝：“不许指攀！”那奸妇才不敢牵扯，带裤责四十板发回。喝把自玉夹一夹棒，打四十翻青。自玉大叫：“犯僧已直招了，求免夹棍。若但治奸罪，犯僧愿打，若还要治议单之罪，律上载明：二罪同发，应从重论的。”龙儿喝道：“你这贼秃无恶不作，还想二罪从重吗？休讲别事，只安富这厮供养你在家，要求福田利益，是要把家中女人俱布施与你奸淫的吗？论起法来，万死犹轻，一夹四十是从宽不过的了。”左右呈验夹棍，拣了一副极短极硬的呈验；竹板，拣了一对极重极毛的，这一夹棍、四十板子，把自玉十分性命去了九分多些，只剩有七八厘光景了。当将舵工妻子讨保，各犯分发司、府两监，叠成

文卷，差了急足，拜发本卷。又将一千银子分赏金砚、伏波，以旌其功。

次日，起马按湖州，至二十日封印，后事已大简。到二十六日，更是闲空，鸾吹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几日内你两人可寻些顽耍之事，引我喜笑喜笑。”龙儿道：“顽耍之事，如下棋、扶牌、投壶、打双陆、抢红、猜手、赌拳、夺标、打秋千、捉迷藏俱是，姑娘分付该做那一样？”鸾吹道：“虽都是顽耍之事，却不发笑，只有捉迷藏好笑些，女儿可肯做？”蛟吟道：“倘被大哥捉住，可不乏趣；女儿也不便捉住大哥。”鸾吹道：“你也说出几件来看。”蛟吟道：“还是藏阄、馆快、拆白、猜谜、折纸符、扎鲍老、绩生麻、对巧对罢。”鸾吹道：“也不发笑。”龙儿道：“翻斤斗、竖蜻蜓、上竹竿、甩台脚、豁虎跳、爬百脚、接长人、装矮子、三人骑白马、七人牵黄牛罢。这却又是顽耍，又得发笑。”蛟吟慌道：“这是一件也做不来的。”龙儿道：“你只不肯做罢了，不信一件也做不来？也罢，如今和你扮鬼脸、赌笑面，难道也做不来？”鸾吹笑道：“扮鬼脸女儿也是不肯的，这赌笑面又是你的绝技，凤姐这头亲事，不是你吃奶时节赌笑面骗来的吗？”龙儿不觉失笑，蛟吟问：“姐姐与大哥怎样赌笑？”鸾吹笑道：“那时你姐姐还是七八十岁老人，没到这世上来哩！”因把安乐窝内，龙儿与水夫人赌笑，及湘灵等议亲之事说知，蛟吟失笑道：“原来姐姐是没曾投胎就定亲的，这真是天缘了。”

鸾吹道：“我倒想有一法，不如说笑话罢，除了村的陈的不许说，要各出心裁，与你我三人有些关合，谑而不虐，又发得人笑。丫鬟们，取酒肴来，就算行令，吃一令杯说一笑话，发得两人的笑，两人俱吃，还一杯；发不得笑，收回了一杯重说，如申捏有情，发得大笑，两人须吃三杯，但不许强着不笑。就从我先说起，挨



坐而来，周而复始。”丫鬟们如飞取到酒肴，鸾吹干一小杯，说道：“这里湖州人家有四个姊妹，闲谈天下快心之事。大姐道：生有好女儿，是最快心的事。二姐道：有好女儿又配得好女婿才是快心。三姐道：有好女儿配了好女婿去，便得再过继一个好女儿，方得快心。四姐道：过继着好女儿须得也配给好女婿，方是第一等快心。大姐不依道：有好女婿的快心，原为好女儿起见，过继女儿虽好，怎比得亲生女儿，反一并配给女婿，去分女儿之爱，这不成了痴子心？四姐道：现在文按院的丈母，不是过继个好女儿，就许给他的好女婿，每日心花开放，笑得口都合不拢来，把亲生女儿撇在脑后，怎不见人说他是个痴子呢？”龙儿、蛟吟都笑了，蛟吟道：“母亲真个掉得下姐姐，怎不同出京来？”鸾吹道：“初时也记挂，自得了你，便把他放淡了。我这笑话却是真情，连自己也解说不出是啥缘故哩。”蛟吟扑入鸾吹怀中，撒娇道：“莫非前世原是母亲的女儿，怎得母亲怜爱到这等地位？”鸾吹抱坐膝上，叫丫鬟斟酒，龙儿、蛟吟各干一杯。

轮到龙儿，龙儿又干一杯令酒，说道：“父亲定了规条，皇上降了诏旨，僧尼道士年未四十者勒令还俗，四十以上者不许招受年少生徒。阳间便是府州县官奉行，阴间便是城隍奉行。城隍查到观音庵里，见观音身边立着善财、龙女，大怒道：奉旨不许招受年少生徒，你这尼姑怎敢违禁呢？观音慌道：并不是招受的徒弟。指着龙女说：这是女儿。指着善财说：这是女婿。城隍道：这两个男女年纪甚小，还不是婚姻的时候，怎得存在一处呢？观音说：是童养在家的。城隍道：你这面貌甚是少艾，奉旨是该还俗的，可曾嫁有丈夫呢？观音说：早已嫁有丈夫。城隍道：丈夫是谁？观音说：是东方翰林。城隍道：你既嫁东方丈夫，怎不同丈夫往东方去，还住在这南海边上呢？观音指着善财道：这女

婿家住吴江。指着龙女道：这女儿家住松江，都在南海边上。城隍不等说完即驳问道：你家住南海普陀落伽山，谁人不知，怎说你的女儿住在松江？观音道：实不敢瞒，这女儿不是亲生，是过继松江府钱家的，因欢喜这女儿女婿，要就近照管他，便抛撇了丈夫，情愿冷清清的守着两个男女，连怎样大节下都不回去过年哩！”这笑话把合房的人都笑个不住，鸾吹更是眼睛没缝的笑，说：“这扭捏得好，比我的笑话强远了。只是面貌少艾却说不上，我自己知道，是个老婆子样儿了。”天丝道：“大小姐皮色少嫩，还像不满二十岁的人，怎说起老来？”鸾吹笑道：“我若不满二十岁，就是欢喜女儿女婿，这样大节下也要回去过年了。”天丝等都笑道：“大小姐原来也会说趣话的。”鸾吹笑道：“今日是讲笑话的日子，许你板板儿讲道学吗？闲话休题，女儿，我合你该吃三杯，且干了酒好听你说。”于是放下蛟吟，各饮三小杯。

蛟吟又吃了一小杯令酒，说道：“观音爱那女儿女婿带在身边，时刻不离，不想女婿善财有个仇家孙行者，探知观音要往杭州天竺去受香花供养，变作南海守洞黑熊神，驾了观音的慈航宝筏，泊在岸边。观音带着善财、龙女上了座船，开至中间，行者弄神通把船一侧，将善财翻落水底，幸有花篮内金鱼在海中游戏，登时将善财送起，虽未伤命，却被冷水一淹，海风一刮，已是冻坏牙关，咬得格格响，观音着忙替善财脱去裹肚红裤，解开胸前缨络，抱坐在怀，用热酒酱姜去其寒气。龙女恨那行者，走出头舱，想设计擒获猴精。观音救转善财，忽地回头不见龙女，那龙女虽不是观音亲生之女，却胜如亲生女儿，异样疼惜，只认是也掉下海，猛吃一惊，忙踏莲花，向海底寻觅不见，认是他父亲敖顺救去，径入水晶宫里。那时东海龙王请洞庭龙王女婿柳毅做先生，教龙子龙孙的书，观音受惊之后，心神恍惚，竟错认洞庭龙王

之婿做东海龙王之女，上前就叫女儿，柳毅忙跪在地回叫母亲，那些龙子龙孙都诧异极了，说先生怎自认起女儿来？柳毅道：你们有所不知，天下人那一个不冷淡先生，亲热女儿？若肯把先生认作女儿，是求之不得的事，你不见松江钱蛟吟刚做得几日先生，就认东方太太做了母亲，把他爱若亲生，风吹肉痛，由着他装憨带痴的坐在怀里敲松子、剥瓜仁、呷和合汤、说笑话、吃酒行令，好不快活哩！”鸾吹正呷着一口和合汤，猛然失笑，喷了满地，龙儿及丫鬟仆妇俱笑不绝声，鸾吹道：“你两个一认善财一认龙女，把我硬派做观音，善财嘲笑观音少艾，抛撇丈夫冷清清地不回去过年；龙女嘲笑观音连人也不认得，将男作女乱叫女儿，这不成了善财龙女戏观音吗？侄儿，我与你各吃三杯；再罚善财龙女戏弄观音酒一杯；女儿做先生时我几曾冷淡过来，再罚女儿屈说酒。”龙儿蛟吟俱先干罚酒，龙儿再陪鸾吹吃过三杯，蛟吟请鸾吹重说起，鸾吹道：“我年纪比你两个多，意智却少；身量比你两个长，口才却短，那里会翻心挖肚造出这些话来？母亲常说：乐不可极。肚也笑得疼了，趁好住罢，到除夕那一日同我守岁，限你两人一递一个说笑话，我只出耳朵听着，笑到天明罢。”

二十八日圣旨、家书齐到，陈荣依谋杀制使已伤为首，律绞决；陈相、安富、自玉、舵工俱依为从，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钦赐龙儿福字鹿尾金钱元宝，清宁、坤宁两宫赐金豆一升、银豆三升，水夫人及诸媳、遗珠赏压岁钱，水夫人、田氏、红豆、素娥复送鸾吹银缎、糕果、羊鹿等物。字内说蛟吟之事听鸾吹主持。麟、凤、鹏、鳌四儿公裱一册页，恭祝龙儿十龄荣寿，并德政诗四十首。素臣候谢鸾吹训戒龙儿，内述田宝得子，家眷久到，驥儿已定楚王世子之女，始升赠龙儿冠带靴袍，凤姐禀说父亲身体康健，但时常记挂母亲。鸾吹看过，忽然不情不绪起来，亏着龙儿、

蛟吟百般承顺，过了些时便丢下了。鸾吹久得尚功之书，一口允亲，水夫人书到，便择了明年正月十五团圆吉日行定，差人往常通知。

成化十三年正月初一日，按嘉兴，十五日行聘，二十日赴松江勘盐场，连宁、绍、嘉、松四府共清出势要中盐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三十引，除去贫难老幼日负盐十万四千三百二十引，每岁实增销官引三十一万一千三百十引，盐政肃清。二十五日，拜发终任本章，令金砚飞驰至京。二月初四日本回，奉旨加右都衔，巡按福建，督理戎政如故。始升致书鸾吹，说夫人出京虽为照管女婿，亦因迎养父母，福建途遥路险，难以迎养，女婿年又稍长，政事有蛟吟帮助，衣食有诸家将妻料理，可以放心，婿固当爱，女亦未可久抛也，应否回京，惟夫人自决。鸾吹还在少年夫妻，又甚恩爱，自凤姐书来触动情肠，常有相思之况，又被此书一提，便决意回京，龙儿苦留不住。蛟吟不尴不尬，便亦力辞欲归。鸾吹恐蛟吟一去，龙儿再像前番劳苦，如何当得？却又想不出留蛟吟之法，一夜睡不安枕。忽然想起，明日便对两人说道：“我是必要回京的，女儿是断不可去的。但我既回京，你两人实有许多不便，不如趁我在此，择一吉日，替你两人圆房，便没有嫌疑了。”蛟吟羞得满面通红，龙儿慌道：“侄儿今年只十岁，二妹只九岁，天下那有十岁九岁的孩子成婚之事？这个断使不得。”鸾吹道：“八岁幕宾，九岁巡按，也是天下没有的，何妨自我作古？我原怜你独自一人衾寒枕冷，当初二哥与你大母、二母都是同床合被、贴身着肉过来，你只如二哥一般，坐怀不乱，留还女儿原璧，以待将来，才算得一个奇男子。母亲书上原说蛟吟之事听我主持，如今也不必通知京中，也不必通知常州，由我作主，令你两人同床合枕，便知寒着暖，毫没嫌疑，一切饮食起居疾痛疴痒互相照料，我

去便可放心也。不管你两人情愿不情愿，要硬做主张的了。”

龙儿、蛟吟正自没法，只听见外面哭声大起，沸反盈天，闹上堂来，鸾吹大惊失色，龙儿、蛟吟一时仓卒，亦觉诧异。正是：

十岁新郎千古话， 九龄巡按万人心。

### 总评

择婿之法，太上论德，其次功名，其次才貌，门第其末焉者耳。尚功为功名才貌所动，不以孙女为人妾媵，无一字道及门第，其见已高人一等；蛟吟则必欲德与才称，再议婚姻，将相貌功名一并丢置脑后，方是第一等择婿之法。八岁小孩作如此见识，咄咄怪事。

龙儿看破改装，便觉有男女之嫌，方不愧素臣之子。蛟吟岂料不及此？而顾疑其冷落，以致病几不起，此则当局者迷，非龙儿厚而蛟吟独薄、龙儿正而蛟吟独邪也。论史诸公都不作设身处地之法，屈杀千古血心任事之人，正复不少。

细写折篷、撑篙、脱舵、抢板，便知翻船不由风水，既知不由风水，便知翻船之故。若待蛟吟唤金砚给牌票始起疑心，便非善读书人。唤金砚给牌票，令成全、伏波彻夜侦探，正特表蛟吟灵警，妙在以酒多疲乏，沉沉睡去，放过龙儿，既表之后，即仍以“一些不错”四字，抬出龙儿，尤妙在更抬出素臣且逆料于数百日之前、数千里之外也，心灵手敏，妙何可言。

既翻船，复凿船，奸徒之计诚可畏。而素臣、蛟吟一则先事预防，一则临事急智，俱足以救溺擒凶。谁谓小人之计常伸，君子之防不密耶？获奸一节，似可不必，而伏安吉之仇，合作书本旨，俾求福田利益者发一深省，关系甚大，固未

可轻议也。

三笑话俱生新而愈出愈奇，足以浚灵府而凿钝根，尤妙在拖写除夕，令人有无限朵颐之致。

鸾吹之爱女婿，人情之常，而东方久别，见信思归，亦是深于情之故。至筹及圆房一法，未免稍涉卤莽，然亦信龙、蛟两人之极，乃能行此权宜。顾临行之日又因晏起动疑，必至悄揭被窝、摸着四只裤管而后信，与日后促为凤姐完婚，怕蛟吟占了先筹，抑又何也？盖鸾吹识见不高，久在水夫人囊籥之内，才与璇姑诸人伯仲，而用情太过是其本质，犹不免有寻常儿女之态也。

## 第一百三十回

## 独桌待孙行激劝 一心忧早起迍遭

龙儿正待查问，锦囊已进来禀说：“众百姓闻大老爷调了福建，聚有数万人，哭进衙门，要求见大老爷哩！”龙儿忙出坐堂，唤上为头父老，说：“本院年幼无才，有何好处到百姓，蒙父老们如此错爱？”父老道：“大老爷年纪虽小，功德极大，里老们七八十岁的人连耳朵里还没听说过这样好官哩！大老爷功德也说不尽，只把场盐许老少贫难负卖，每年就沾数十万银子的恩惠；势豪占夺盐业，俱还原主，又沾恩数十万；浙江十一府营汛，不敢冒食名粮，添募了万馀兵丁，又沾恩数十万；各寺观内撤出田业并各土豪势官强占的田房、妻女，俱给还原主，又沾恩数十万；贪官污吏，头等的都被题参，其次的告病乞休，又其次的都改头换面学做好官，把十一府地皮全全保住，又不知沾恩无万无万。其餘，除蛋户、放惰民、清军田、撤淫祠、禁朝山、绝火葬、除盗贼、断打降，那一件不是大功大德之事？百姓称大老爷文铁面、文青天、文龙图、文爷爷、文祖宗，都是从心坎里发出来的。忽闻大老爷调了福建，大家如丧考妣，挖肉伤心，里老们在堂上哭，大老爷听得见，妻儿媳妇在家里捶胸跌脚、嚎啕痛哭，大老爷那里听见？如今众百姓们要求大老爷写封家书进京，请太师爷面奏皇上，保留大老爷常做浙江按院，再不就调做浙江抚院，就是恩典了。”龙儿感激百姓爱戴之诚，两只小眼正在酸酸的流泪，听到此处不觉破涕为笑道：“天下有为父的保留儿子又可拣缺保升的事吗？难为父老们美意，本院只心里知道罢了，保留二字再也休提。左

右，好好扶了父老们出去。”父老们那里肯去？都嚎啕大哭起来，龙儿满面流泪，决绝辞谢，良久良久，方始大哭而出，连夜往省中求抚院去了。龙儿进来，兀自流泪不已。那万馀人痛哭之声好不利害，不特鸾吹、蛟吟为其感动，连着仆妇、丫鬟、内监人等亦俱垂泪不止。正是：

德化官民为一体，    情真吴越亦同袍。

鸾吹择于初八日替两人圆房，十二日起身，龙儿便由杭州去福建上任，鸾吹便由吴江进京。初八这日，逼着龙儿、蛟吟先拜天地，后拜祖先，送入洞房，鸾吹进去同吃团圆喜酒，将龙儿、蛟吟都劝有酒意，令小怜伏侍上床，养起花烛，扣门出去。次日一早，悄悄开门，揭帐而视，见两人脸贴脸的睡得正熟，怕小孩不知利害，弄些把戏出来，往那头揭开些被，见了四只裤管，方才放心。二人起来拜见鸾吹，鸾吹吩咐：以后蛟吟称龙儿老爷，龙儿呼蛟吟大姐；合衙称蛟吟为姨娘，却不许一字传出外边。十二日发扛起身，鸾吹、龙儿、蛟吟三人难舍难分，哭得鼻泡眼肿，无可奈何，只得分别。龙儿因脱靴设祖，哭送的人多，拥挤担搁，是日止行六十里，住宿石门。十四日早，到杭州，将印信交与巡抚，至晚，下了江船，前赴福建。到了浦城县，福建巡抚差官赍送印信到来接印任事。福建一省官员贤否、势恶土豪以及民情利弊，因是素臣熟游之地，又尝听六雄议论，在浙江复与闻人杰、袁作忠纵论时事，浙闽连界更有访闻，便俱有成竹在胸。至建宁府，发入境本，参劾去七八个贪酷官员，拿了一两个豪恶，便已政声大起。鸾吹于四月初二到京，京中已轰传福建小巡按许多政绩矣。

是年八月，古心两子文柔、文纳俱中乡科，十四年二月又联捷中了进士，恰好报喜这日，奉旨调文龙巡按江西，鸾吹到京，夫妻团聚，母女相见了。十个月光景又把女婿记挂非常，江西迎养



更便，便又择于三月初二日起身，前往江西。是日，奉上皇圣旨：铁丐夫妇再留三年。飞娘只得辞谢水夫人回岛，姊妹二人恸哭。而别殿试牖，传会彦中了状元，文柔名在三甲，吏部观政文纳名在二甲，上馆教习。水夫人怕孙子外任，嫁娶不便择吉请期，宁文、徐武俱有同虑，便允了婿期，八月十月俱娶回家。水夫人见两个孙媳俱幽娴稳重，无公侯骄侈、武师器陵气质，甚是喜欢。是年，田氏、红豆、素娥、湘灵、天渊各生一子，璇姑生一女，田氏子名虎，红豆子名骐，素娥子名鹰，湘灵子名鲤，天渊子名豹，璇姑女名燕，也是生下数日之内争先议亲，骐儿尚了皇妃所生的公主，燕姐被皇后定为皇子妃；鹰、鲤、豹三儿俱被玉麟争去做了女婿；只有虎儿，是鸾吹因有三个月身孕，恐系女胎，千叮万嘱留下，俟分娩后再议婚姻，十一月内有信进京，果然生女，东方侨取名雁姐，请践前约，水夫人就向始升行了小定。

十五年正月，天子因水夫人六旬大寿，将龙儿调升北直巡抚，二月十六到京陛见。天子道：“三年不见，卿已长成如此，然亦不信如此身量而能威行三省，恩周万民也。卿调福建，则浙民赴京保留者数万人，闽民恐被浙民夺去，进京动民本亦数万人，调江西亦然，今江西又各聚万人于京互争矣。朕以各省皆赤子，故从未准留，而心窃怜之。前欲为卿立券，虽深信卿能胜任，亦不料卿之超群绝伦至于如此。朕尝戏谓卿为跨灶，素父之灶，如何能跨？然非素父实难为卿之父也。闻卿有才妾佐卿幕务，利国泽民，朕与两宫俱渴欲见之。”龙儿涕泣谦谢，奏：“臣未婚妾钱蛟吟，随臣岳母未氏在后，数日内可到，当即率同朝见陛下。”天子道：“卿离父母三年，当给假半月，以尽子职。三月初一日起身赴任，今日不留卿宴，亦不令入宫，慰卿渴见父母之心。俟卿妾到京，同入宫朝见可也。”龙儿感激谢恩。

回府见过合家，随田氏上蓝田楼，跪在膝前痛哭，田氏抚其头面，泪下沾襟。鸿姐五岁、虎儿两岁，四只小眼俱红红的流出泪来，真天性也。麟、凤、鹏、鳌四儿，俱告假回来，弟兄执手，悲喜交集。是日，水夫人设席款待龙儿，素臣大惊道：“母亲怎如此优异他，他如何当得起？”水夫人道：“小儿有过当惩，有功当奖，优异龙郎，坚其为善之念，亦以激发麟、凤、鹏、鳌、鹤、犀、骥七孙志气，且为三省苍生起见，非过分也。若举劾不当，无功于民，则当罚跪加杖以惩辱之，我岂徒事姑息者耶？”素臣乃不敢辞。宫女报酒筵已备，水夫人令素臣、田氏回避，定龙儿南面专席，七孙东东西西四联坐两席，水夫人北面专席，璇姑等四媳北面退后分东西两席。龙儿汗流浹背，伏地不敢仰首视。水夫人命诸孙掖起，以答素臣之言，约略答之，亲赐三杯醇酒，亲手取两朵金花簪其纱帽，取全正红彩披匝其身，令四媳各赐酒一杯，七孙各敬酒一杯，谓麟、凤诸孙道：“汝等识之，将来如有官守有功，则如待汝儿者待之；有过，轻则长跪杖责，重则驱逐削籍，勿使玷辱祖宗也。”麟、凤诸孙皆顿首受诫。龙儿这日喜到尽情，向麟儿、鸿姐说：“愚兄中会魁，占鳌头，点巡按，升巡抚，恩荣喜耀非不可喜，无今日一宴之乐也。从此矢勤矢慎，益励公忠，祈得婆婆欢心。若稍有懈怠，何面目见婆婆耶！”红豆、璇姑、素娥、湘灵、天渊各谓其子：“你们若有这一日得婆婆欢喜，使汝母面上生光，便不枉十月怀胎、三年乳哺辛苦。”骥、凤、鹤、鹏、鳌、犀诸儿俱激切感奋，誓做好官，不提。十八日，鸾吹等俱到，水夫人、田氏设席款谢。鸾吹、蛟吟犒赏金砚等一班男妇。十九日，龙儿率领蛟吟入宫，先朝见天子，天子询问三省情形，蛟吟奏对详明，了如指掌，天子大喜，暗忖：如此才情，如此美貌，而屈于妾媵，非文龙何以堪之！因问女子：“小年聪慧，不过通诗识礼，拈弄翰墨，何以能嫔幕

务？”蛟吟奏道：“妾祖钱尚功熟于吏治，臣妾幼闻庭训，讽读家编，故得稍效刍蕘。”天子降旨：“升钱尚功礼部主事。”令宫女领二人先见太皇太后，次见皇后、皇妃。皇后设宴款待过，蛟吟先见遗珠、长公主等，次以妾礼见凤姐，凤姐胀红了脸，坚不肯受。遗珠令蛟吟行妹见姊礼，蛟吟曲意小心，凤姐亦执手缠绵，如同胞姊妹一般亲热。皇后妃细问巡按三省之事，蛟吟应答如流，俱相顾错愕：怎许多宝贝都聚在素父一家？云从龙，风从虎，洵不诬也。二人出宫，天子及两宫重加赏赉，撤莲烛，送归。水夫人令收拾月恒堂东边三间做龙儿卧处，仍与蛟吟同房寝起。三月初一日，龙儿辞朝赴任，守着京师甚近，举劾设施半出素臣，尤恢恢乎游刃有馀矣。

七月初旬，素臣即预备庆寿之事，但苦房屋不够，因于东西两宅外复建五进房屋，四宅以居虎臣、云北、任信、土豪。土豪妻久故无子，被天渊苦劝，已置一妾，故亦建一宅居之。将西宅第七进居田太夫人子媳，第六进居全性、全身，空出四进三进以待远客。二十，外边天生夫妇自岛中而来，带有日京寿礼；尹雄夫妇自辽东而来，楚王妃自长沙而来，干珠、关兰、松纹夫妇自峒中而来，封斗趁便送女儿来，与虎儿成婚。云北择于二十八日迎娶，素娥去帮着料理。鹏儿送归房，被喜娘捉弄，鹏儿杯杯真酒，新郎吃的是武彝茶，弄得大醉。素娥怕水夫人知道，吓得魂出，罚跪了半夜，被顿氏央求不过，方才放起。次日，虎儿反扮鬼脸羞之，鹏儿道：“昨夜你跪在床上只顾动，我跪在地下不敢动一动；你跪得吃力，便伏在又白又细又嫩的肚皮之上，我跪得吃力，连那又黑又粗又硬的地皮也不敢伏一伏；你跪着拖鼻涕时快活得要死，我跪着淌眼泪时苦得要死，不把红蛋、喜果来补我的苦，还扮我的鬼脸吗？”鹏儿正在说俏皮话儿，不防突出一个喜娘，哈

哈的笑道：“看小伯爷不出，点点年纪，倒是一个老在行哩！”羞得两人都胀红了脸，跑开去了。八月初一日，天子降旨：“初二日，三品以上官员及外国使臣赴镇国府庆寿，初三日，命妇庆寿，初四日，朕诣镇国府祝宣城太君寿诞，初五日，太皇太后率领皇后、皇妃、长公主、公主、郡主庆寿；给素父十日假，在家陪待宾客。”素臣因托始升、抱愚传单各亲戚同乡好友，于初六日庆寿，女眷于初七日庆寿，本家于初八日庆寿，初九、初十两日谢寿，以便十一日销假入朝。这一忙，也就忙到尽情。直到二十六日，各远客陆续俱去，各省督抚、提镇、两司各外任相识，如福建六雄、熊奇、袁作忠、邢全、韦杰、易彦、屈明、羊化、羊运、岑猛、岑铎、开星、索住、萨保、何仁、元思、于人杰、于人俊等辈，外国如朝鲜、安南、扶馀、琉球、中山、爪哇、占城、暹罗、哈密岛、斯藏、土鲁番、满刺加撤、马文罕等常年进贡，及新降之日本、鞑靼，皆奏明准其庆祝者，各致送屏幛礼物，俱打发清楚内外，方得歇息。又接着水夫人出京之事，仍复忙起。

水夫人前经奏准，于九月初一日回家祭祠扫墓，田氏、阮氏不消说要随行，红豆、璇姑、素娥、湘灵、天渊、宁氏、徐氏俱未谒祠墓，遗珠连家乡未见；秋香生子，已称姨娘，也须回去谒拜；诸孙、孙女随母俱回，连着随从下人，不止百人。水夫人因家中屋少，向无外、梁公借了两宅大房，打算分开居住，谁知到了马头，本族子侄来接，知皇上已照京中赐第一样预建一所房围于吴江县城外矣。子侄说是县官奉旨再四嘱托五叔不可寄信入京，恐大婶奏辞，水夫人感激皇恩，向北拜谢。于十月十二日进府谒祠祭墓，遍拜族党，款宴亲邻。日日匆忙，未暇至园中一玩，直至十一月初一日，天气和暖，率领诸媳入园散步，见园内亭台廊榭与赐第无二，独湖水大有十倍，源通震泽，北山峰峦高耸秀削，更胜

丰城，较赐第之人力堆成者，灵蠢大小迥不侔矣。到得不贪洞内，天光一线，石笋千枝，紫芝石室之内真有紫芝数百本历落其中，比丰城更多更大；香泉石壁之下真有温泉气蒸蒸然。田氏、璇姑、素娥、湘灵、天渊俱经过水夫人训海，不敢流露喜色，却也惊以为奇，其余皆欢容满面，啧啧叹赏。再走几十步，洞便渐小，满壁斑斓，五色俱备，众人玩不忍释，只见小躔忽然吃惊道：“那壁角边不是一窖水银吗？”秋香执说是水，天渊看去仍是真纹，水夫人亦见满窖堆着元宝，暗忖：此物复来，岂非丰城不贪洞中之物为吾儿所当用者乎？是日，回房令素娥等赶做围幔，分付：明日如天气仍是温和，即轮流坐汤，勿虚天赐。次日，天气更暖，园中梅树有数十株吐花，因轮流坐汤，觉香气更胜丰城，温而不热，愈坐久愈觉受用。宫女、官奴从未见过温泉者，喜得心花俱放，浸在里边几乎不肯起来。麟、凤、鹏、鳌四儿各赋律诗一首，麟儿颈联云：“清洁由来从我好，温香只合任人怜。”水夫人大奖道：“四首中格律谨严、吐属秀雅、气足词炼、水到渠成，自当以鳌儿为冠，而此二句则非鳌儿所及，鳌儿尚怜温香，此则独出尘表，虽通首不及鳌儿，仍当压卷。作诗第一贵乎用意，此之谓也。”鳌儿俯首愧服。次日，凤元妻元氏来见，水夫人以客礼待之，因想起方氏，问他：“祠堂与我们旧宅可相近？”元氏道：“只离有五六家门面。”水夫人道：“明日要往祠中一看。”

次日，先至方祠，见塑像有六七分相似，水夫人拈香熟视，不觉垂泪，元氏惊怪道：“怎我妹子也流出眼泪来？”水夫人定睛细看，果见泪自目中涓滴不已，元氏用巾去拭，拭干了又流下来，众人无不惊愕。水夫人道：“曾子云：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姨娘死得其正，足盖前愆，可无悲矣。土木泪出，非经见之事，急宜收泪，勿以惑人也。”因取巾令璇姑拭之，一拭而止。别过元氏，上

轿至旧宅，只见门间改换，显焕非常，水夫人惊问文虚：“皇上既赐新第，何又改建旧宅？”文虚道：“是吴江百姓感激太师爷恩德，把旧宅改建生祠。”水夫人俟落轿出看，见五间大殿，殿中神座内坐着龙儿之像，像前四爪龙牌，牌上金写“钦赐小状元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巡按三省世袭镇国公文大公子大老爷长生禄位”，旁边一色四牌，上写“吴江伯文二公子”“大驸马文三公子”“震泽伯文四公子”“小驸马文五公子”，俱系“大老爷长生禄位”字样。水夫人看毕，怫然不悦，谓诸夫人：“此辈皆乳臭孩子，怎生当得？欲撤去之，汝等意下如何？”诸夫人未及回答，只见趋进族间侄孙文周忙说道：“这是通县百姓的公举，五叔公阻止不掉，才得塑起来，这个断使不得。”水夫人沉吟一会，复进第三进屋去，也是五间大殿，殿中塑着素臣之像，像前牌上金书“华盖谨身两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太保镇国公精忠神勇首辅元功文太师爷长生禄位”，殿后进去便是宅门，门上贴着封皮，文周禀说：“是五叔公所封，等闲不许人进去。”水夫人令其开封，文周道：“内有叔婆等生像，五叔分付不许开，恐看着疑忌。”水夫人道：“有何疑忌，快些开封。”文周只得揭开封锁进去，也是五间大殿，中一间神厨，内塑着水夫人生像，像前牌上是“诰封镇国太夫人宣城太君文母水太夫人长生禄位”，东一间左塑田氏生像，像前牌写“诰封镇国左夫人田夫人长生禄位”，右系红豆，旁列璇姑、素娥、湘灵、天渊各公主、郡主、夫人名号长生禄位，西一间神厨中旁塑一女像，水夫人看去甚熟，却想不起，秋香道：“这便是世子之妾钱姨娘的面貌，看那两只巧眼，不是活像的吗！”水夫人问文周道：“汝二叔相貌他们自然摹拟得出，我及汝婶、汝弟并这钱姨娘之像从何而塑？怎也有六七分相像？”文周道：“先是浙江一省要建大兄弟生祠，说都由叔婆及二叔二婶养育教诲而成，因至五叔公处根求。

五叔公见其诚恳，拿出一幅合家欢，指示便把叔婆二叔二婶的像临了去了，后来本县建祠，就到杭州去请那熟手匠人照样塑出，这钱姨娘的像是浙江人感他内助之德，从上船下船、上轿落轿，令高手画师偷看一面半面凑出来的。前日各位姨娘起船进门谒祠祭奠，他们已临有小像，现在装塑，大约十日之内就要迎进这祠里来哩！”红豆等俱各失惊，面面厮觑，水夫人细思没法，亦只得听之，但分付将这后殿终年封锁，前两层亦宜常闭，文周道：“前两殿是逐日有人进来烧香点烛、求签丢筊，不消说关不住，这后殿被五叔公禁住，每月止许朔望两日妇女们进去，到那两日便拥挤不开，都来礼拜，许愿还愿、问筊求签，如何锁得住呢？”水夫人等俱惊讶道：“这都是活人，向谁告求签筊，又怎样许愿还愿呢？”文周道：“这也是浙江起的，初时不过礼拜，后来忽有一两个人为着屈事进祠，去在大兄弟前哭诉，说留得老爷在此，何致受屈无伸？不料哭诉回去，这事便破露出来，都说是大兄弟的威灵。到祠祭赛有附会其说的，说大兄弟本是炳灵公下界，与神佛一般，不是凡人，受冤的便纷纷控诉，把土地庙的签筊都送入祠去，求的便准，问的便灵，以致传到福建、江南并我们县里，一概算作神道，求告起来了。如今本县男人是在二叔像前求的人多，妇女是在叔婆像前求的人多，拥挤不过才到大兄弟像前求告。江西、浙、闽三省是在大兄弟像前求的人多，拥挤不过，才到叔婆、二叔像前求告。因本县是叔婆、二叔像前求的无不灵验，大兄弟像前便有时不灵，三省是大兄弟像前求的无不灵验，叔婆、二叔像前便有时不灵。”水夫人问诸媳可解说得出这段缘故，田氏等俱道：“荒唐至此，媳妇们见识浅薄，但觉其谬妄耳，何从推解其故？”水夫人道：“验与不验，皆由于心之诚与不诚；而诚与不诚，又分于心之信与不信，信则诚，诚则验，此定理也。愚民不知

其皆根于心，而妄谓神佛施之，此其谬处。实则向神佛求告，与向生祠求告，同一荒唐，无差别也。家乡人信龙郎者自不如信我母子，三省人信我母子者自不如信龙郎，此所以验不验各致相反，岂云无效乎！”田氏等俱大悟感服。水夫人回去，择于初八日进京。至期，一早上船，见沿路虽有妇女拥挤观看奔送，却不如到日之多，问起文虚，方知是日迎红豆、素娥、湘灵、天渊、麟、凤、鹏、鳌各生像进祠，妇女十分中有八分进城去了，故送者觉少，婆媳们不胜感叹。十八日，至台儿庄起早，因有雨雪阻滞，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才得到京。进宫谢恩，辞岁、庆节，又是一忙。

十六年四月初间，忽然连下冰雹，将京城内外麦苗尽行打烂。水夫人已是忧思。到五六七三个月，复遇大旱，寸秧不种，眼见是奇荒了。水夫人焦劳愈甚。八月科场，文谨中了乡魁，贺客填门，水夫人叹道：“值此荒年，百姓朝夕不保，要此举人、进士何用？受吊不受贺耳。”每日忧煎，容颜只顾消瘦，饮食只顾减少，吓得古心、素臣及合家眷属俱如热石上蚂蚁，走投无路。素臣禀道：“京城内外虽是奇荒，却幸四面皆熟，只荒近京一二百里之地，北直一省有一百万石仓粮，平糶赈济，龙郎现在檄行地方官，劝谕富户乐输，民间元气已复，不至流离冻饿，母亲请免愁烦。若恐仍不敷用，可令人至吴江将藏银全数取出，在登州大恩仓及护龙岛义仓内各拨出息米五十万石，运进京中以助之，则宽然有馀矣。不知母亲意下如何？”水夫人道：“汝为首相，不能调和燮理，致干天和，我为汝母现见天灾民瘼，怎诿为气数不深自恐惧？赈贷等事即办理得善，亦止苟延性命，岂能畅其生理乎？更恐冬日仍无雨雪，明年麦再失收，益不聊生矣。藏银之事，可急去赶办，欲免我之忧，则正未能也。”因向天渊说道：“前日园中小蹊所见之水银，与丰城一般。郡主前在丰城，虽亦指为水，而



颜色神气之间却所见是银，因诸媳皆以为水不便独异故也。我见此银，两次呈现，知为吾儿合用之物，但用之当有道耳，若使他人去取，必仍见是水，非郡主亲往不可。”天渊被水夫人说破，连忙应诺。素臣急令张顺、小躄跟往吴江取银，向山东去买米，不提。

水夫人自九月盼起，盼到十月尽边，点雨俱无，将一身肌肉尽行落去，卧床不起，每日只吃几口粥汤，至十一月初一日清晨，唤古心、素臣至床前，嘱咐道：“礼云：毁不灭性。玉佳一身尤为社稷苍生仰赖，岂可违礼而衰毁若此？我年逾六十，贵居一品，子孙绕膝，得终正命，饶天之幸，至此极矣。独所未报者，太皇太后、皇上及两宫之厚恩耳。当责子孙世笃忠贞以补我未了之念，则含笑入地矣。后事去年亦已备办，丧葬之事一切减省。闻太皇太后、皇上、两宫俱绝荤酒，于宫中祈祷。汝可代我割切作一遗本，力劝开斋，以免我罪。死后一月之内，即扶柩回南。久羁一日，便致宫中一日哀感，夺情非圣朝所宜，服制一满，即当驰驿入京，勿留恋坟墓，屈公议以徇私情。此时天下民生稍裕，民志渐正，三年后当以除释老一事为首务。君明臣良，千载一时，机会不可失也。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汝两人是我亲生之子，固当别论，然有诸媳足以任之，俟浴尸后入房为是。自明日起，即断药物，勿令太医入视也。”古心闻嘱，极声嚎哭，素臣心窝一阵辣痛，登时晕倒。正是：

生奉弥陀天下有， 死除佛老世间无。

### 总评

龙儿德政，详于杭州，略于各府。此于父老口中逐一叙出，而略者亦详。兵、盐、巡按三官之政，罗列无遗，方足表

龙儿之经济。

龙儿赴任，鸾吹进京，各不相涉，而袁传小巡按政绩一笔，馆合无痕，藕断丝连，波分月合，灵妙难言。

龙儿德政，详于浙，略于闽，江西则并无一字表之。此于天子口中撮总叙出，而略者详，不表一字者亦详，此史家上乘法，不信如此，亦不料若此。跌宕生姿，抑扬尽致，无一字实道其政绩，而循吏传中千字万字都尽于此。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赞》即是此法。

水夫人独桌一待，而龙儿加功，麟、凤诸儿知激，关系不小。世之为封君者，盍书此为座右铭？

庆寿颇略，有详者在后也。妙在见叙鹏儿俏皮话，一席拦入其中间，以活泼之，此为游戏神通。

吴江赐第，温泉重至，藏银复来，极表天之优异素臣，而适其体，资其用，以报其攘斥佛老之大功也。或且以为荒忽，怪夫财虏藏银而赴之者且如流矣，何况素臣藏银可来，而温泉独不可来乎？非荒忽也。

水夫人论诗，真得诗家正宗。意者，珠也，无珠则空椽焉耳，乌足言诗？土木泪出，常见于书，一拭即止，诚感诚应，实有是理。后人以《左传》为诬，皆少见多怪者也。

验由于信，信由于诚，议论极正，极大，非水夫人不能道。尤妙在即以劈破老佛之徒无数张扬，庸愚者流无限颂祷，真足振聋起聩。因旱而病，且垂危，其心与天为一矣。嘱除佛老，尤见一生本领。祸福之说乘于暮气，临危而气仍如平旦，此非大贤不能。拜服，拜服。

第一百三十一回 八片香肱脾神大醒  
三尺瑞雪心结齐开

在房之人方救醒，水夫人斥责道：“你枉自读书，不知大义。孟子曰：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子思子曰：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以过礼为孝，则古之孝子皆随父母而歿矣，何能必诚必信，以襄大事乎？从今日起，朝夕须进一溢米，略养些精神，起来料理我殡葬之事。如违我命，乃我之逆子，而礼教之悖人也。”素臣自五月起随水夫人减少饮食，至十月底，每日止进粥数口，浑身消瘦，已成骨立，加以太医、名医、女官、内监络绎不绝，太皇太后、天子亲临问病，皇后、皇妃更临问过几回，举朝大臣、相好亲友更不消说，日间既多应酬，每夜又祷于祖庙，长跪辄至深更，以致精神尽耗，心痛欲死。被水夫人正责一番，迷窍忽开，惕息受命，遂于初二日起，朝夕以一溢米煮粥而食，然见水夫人粒米不进，何能下咽？或啜其半，或啜数口，即复丢置，明知该留身子料理大事，而悲痛迫切时时触发，如何养得起精神？是夜，在祖庙跪祷到半个更次，忽然两膝骨内一痛，直痛入心，哎唷一声，倒在地下。幸古心领着柔、讷、谨三子来庙祷祝，慌忙扶救，问知膝痛之故，唤文礼、文智扛扶至日升堂榻上睡卧。素臣令请始升到堂，向说道：“家母病体日增，弟亦有朝不保暮之势，倘遭大故，即不立歿，亦难胜重任。意欲令龙郎回家代任其事，倘弟井有不测，亦得免彼终天之恨。明早乞即向希贤说知，托其转奏。”始升应诺。次日，希贤即领始升面奏，天子即令始升骑御厩中八百里骏驰赴会城，暂摄巡抚，换文龙即

日入京，归家侍疾，免其陛见。

初四日，龙儿回府，天已昏黑，进安乐窝，见水夫人病势及田氏愁颜瘦骨已是吓坏，复至日升堂，忽见素臣委顿之状，猛吃一惊，拊心大恸，即时晕倒。文恭、文宽忙喊救醒来，素臣怒道：“我因迷谬，哀痛迫切，以致狼狈若此，故奏知皇上，令你入京，以代我大事，汝岂可复蹈我之覆辙耶？”因述知水夫人之言，吩咐道：“汝当谨遵此训，努力加餐，养住精神，幸则随同诸母尝药视膳，不幸则必诚心信料理附身附棺之事，更不幸而我亦不测，则并料理我之殡葬。汝一身所系者至重极大，岂可徒以哀痛为事，自陷不孝，并重我之不孝乎？”龙儿涕泣受命，因想诸母皆存瘦骨，诸弟亦尽神疲，天时既益干曠，祖母又断药饵，病岂能愈？祖母不愈，父亲固不可保，连诸母性命亦难保全。尝闻孝子割股可以疗亲，虽非正礼，此时事急，亦只得权宜行之。但恐婆婆久绝荤酒，如何肯吃肉汤？心生一计，急唤使女取炉罐碗碟，至月恒堂边间原住房内，令其炊好一罐滚水伺候，自己便入安乐窝禀水夫人道：“太皇太后亲烹鹿脯，着落孙儿劝婆婆吃食，孙儿恐婆婆久未用膳，何能食脯？而太皇太后一片血诚又难辜负，意欲将鹿脯煎汤，进与婆婆，不知可否？”水夫人垂泪道：“我因亢旱，久断荤酒，临终岂反开斋？但太皇太后亲手所制，非常之恩，不敢不承。脯自不能食，煎汤或可勉饮一二口也。”龙儿大喜，忙回房去，见罐中水已炊滚，便令使女等出房，关上房门，挽起袍袖，将水倒去一半，拔出解手小刀，咬着臂肉，砑嚓一下，早割下一块，放入罐中，解下佩巾，将预备香灰敷裹，收拾刀香，俟肉滚透，倒出汤来，只有半碗，扣上房门，疾趋至床前送上，素娥忙取银匙超送入口。水夫人道：“这汤尽有香味。”素娥见说，便频频匙送，水夫人越吃越爱，道：“平时吃鹿脯不觉其美，怎鹿脯之汤反甚香美？”不多一

会，把这半碗汤都吃完了。素娥问：“可再吃些？”水夫人道：“若有便再吃些，没有就罢了。”龙儿喜道：“还有，孙儿便去取来。”因复回房，打算再割，推进门去，只见秋香正在那里倒汤出罐，问：“太夫人可喜吃脯汤？”龙儿道：“因为喜吃，故回来再煎。”秋香道：“不须再煎，我煎的与世子煎的一样，快些拿去。”龙儿情知亦是割股，因放了手中之碗，接过秋香之碗，却也只半碗，复去递与素娥。素娥仍是一口一口的超入，水夫人不知不觉的都吃下去了，登时把合房诸女媳都开笑口，说道：“常时吃汤，不过一两口就止，今日竟吃两半碗脯汤下去，这病必有转头。”水夫人道：“休作痴想，不过一时感激太皇太后之恩，又凑着这汤香甜有味，偶然多吃了些。我浑身大肉落尽，岂能复生？除非甘霖大沛，使我心结稍开，或有万一侥幸之想耳。”秋香道：“太夫人夜里可再吃些脯汤。”水夫人道：“不吃了，到明日再处。”

龙儿便急赶回房，跪在院中磕头祷雨。祷至初更，彤云密布；祷至半夜，风雪交加，棉花大的朵儿落在面上，越冷越觉受用。使女道：“世子快些进房，要受寒的。”龙儿方才起来，走进房中，推开短窗，凭槛而视，问道：“你们此时怎还不去睡觉？是几时进房来的？”使女道：“自太夫人病重，合府人那一个肯早睡？今日下雪，更替太夫人欢喜，敢是一夜不睡觉哩！婢女们早就进房替世子铺床、铺生炭火，世子一心祷祝，故没有听见。”龙儿打发使女出去，关上房门，独自观看。初如柳絮因风，继若撒盐满地，落到五更，已琼楼玉宇，瑶草琪花，万里江山一片白矣。龙儿看到天明，先至日升堂，只见素臣已坐在一张交椅上开窗看雪，龙儿吃惊道：“父亲这样身子，怎清早便起，坐在窗口更要受寒。”素臣道：“昨夜闻你进脯汤，婆婆竟吃了一碗，我已喜极，又遇这般大雪，婆婆之病可望痊愈，把我就喜坏了，心中之结稍解，膝上

之痛渐消，但愿这雪直落至晚，不要小下去才好。你快去看婆婆，休来管我。”龙儿大喜，忙赶至安乐窝，只见遗珠、阮氏、田氏、红豆、秋香及诸兄弟俱站在窗口，璇姑立在床前，都注看雪花，个个欢容笑口。龙儿喜极，至床前问安，水夫人道：“我昨夜吃脯汤后，便沉沉睡了去，直到四更才醒来。女媳诸孙俱说天下大雪，我尚不信，他们盛一大盆拿来看过，心口顿觉宽松。只这雪下得透方好，地土久枯，若但三寸五寸，终无补也。”龙儿道：“雪已下有一尺四五寸了，此时雪势愈大，若落至晚，便三尺不止，怎还怕他不透？”水夫人大喜道：“若真有三尺大雪，即不能种秋麦，而春麦可望，百姓亦受其益矣。昨日那鹿脯可还有吗？若有便再煮些汤来。”龙儿急应：“昨日只划动得一块，待孙儿去煮来。”忙揭出帐，只见素娥已捧着一碗香汤跨上，拔步说：“这就是鹿脯煮的。”龙儿觉着，便缩转身说：“二母亲已煮好脯汤送来了。”璇姑便取巾要搭放水夫人被冒之上，素娥便要用匙超送，水夫人道：“匙超不如口呷，任媳，你可扶我起来。”湘灵在里床答道：“恐太夫人劳动不得。”水夫人道：“不妨，我自觉精神好些，你只把被垫好就是了。”遗珠等俱喜到尽情，齐至床前伏侍，湘灵把里床空被折垫，与璇姑等七手八脚里外铺拥，素娥送上脯汤，水夫人一口一口的，不消一刻便把八分一碗的汤吃完，说道：“原鹿脯煮汤，不着盐豉，反是香美，或是宫中法制才得如此。但口腹不可过纵，若尚有存馀，每日早晚煮食两次，脯完即止，不可复请也。”

上午，天渊回府，说：“来船已至通州，因雪大难起。”水夫人心中又是一喜，问雪可普遍，已下有多少，天渊道：“这雪下得远哩，此时已有二尺馀，正在势紧，大约三尺瑞雪是拿得稳的。一路所见百姓，无不额手相庆，说是丰年之兆。”正说着，门上报余太夫人、匡夫人、白夫人、水梁公夫人、马夫人来问病，田氏等忙

接进来，水夫人道：“屡蒙各位枉过，今日这样风雪，又复冒寒而来，老身怎生当得起。”白夫人道：“太亲母尊体虽羸，精神甚好，吉人天相，定是不妨。”田氏道：“这是今日转头觉得好些，前两日是非常沉重哩。”匡夫人道：“可是妾身说的，天降此雪，专为着太夫人，果是今日转头哩。”余太夫人道：“昨日闻知皇上以八百里駁去召世子，定是病势加重，故约了各位来看。恰喜得此大雪，妾身不是也说过来，心结一解，病势再没有不轻减的吗？”白夫人道：“有皇上这等圣君，又有亲家这般贤相，仁政叠施，民皆殷实，偶遇荒年，原不至伤损元气，再有小亲家撤劝，富户纷纷乐输，现在赈糶之事是拙夫督理，只动了官仓二十万不上的粮米，其余都用的乐输米谷，百姓无一流离冻馁。太亲母之焦劳，虽是已饥已溺心肠，却也有类杞人之忧哩！”水夫人道：“官仓真只动过二十万石吗？”余太夫人道：“小儿也派管赈务专司出入簿籍，官仓实止用过十八万五十石，不满二十万之数。”水夫人深信余太夫人，知非谬为譬解，心中愈觉放宽。晚席便摆在房中，余太夫人亲为水夫人劝餐，竟吃有一碗米粥，田氏等俱大喜过望，各夫人别去。至夜，红豆进脯汤，水夫人问雪，红豆道：“此刻雪势渐小，然已三尺有馀矣。”初六日，遗珠、湘灵早晚进脯汤，水夫人是日吃有两碗米粥，精神更觉好些。

初七日，鸾吹、蛟吟赶到，挂着满面眼泪，进房见水夫人颜色神气不似病危之状，才把泪收住，问起根由，方知因吃脯汤开了胃口、下大雪解了愁肠的缘故。是日，天渊早进脯汤，鸾吹晚进脯汤。夜里，水夫人一觉醒来，见素娥跪伏床沿，沉沉而睡，因念其专司汤药，数月来衣不解带的伏侍，心甚怜之，恐其受寒，不知他身上衣裳厚薄，在被内伸出手去摸他臂膊。素娥睡中闪缩，口内带着呻吟之意，水夫人起疑，将手轻轻探入其袖，摸着臂上扎

的绸帛，愈益疑心，暗想：湘灵也进过脯汤。因湘灵睡在里床，复翻身去摸湘灵之臂，又恰好摸着绸帛，情知割股作汤的了。想头一次是龙郎进的汤，明日只须根问他，便自明白。因唤醒素娥，令其床上睡好。素娥自怨自艾怎的落腮，被水夫人催逼不过，只得在外床侧伏，惊心吊胆的，惟恐睡去，致误汤水及便溺等事，却因乏极心宽，见水夫人熟睡，不知不觉的又睡去了。缘自十一月水夫人病势沉重，每夜便轮流三人，一在里床，一在脚边，一在床下，替换伏侍，俱是目不交睫的守候。自初五日，病有转头，初六、初七，一日好似一日，大家把心放宽，久劳之人遂致落腮。此夜复轮着璇姑坐在脚边，亦有睡意。水夫人连摸两人之臂，俱未知觉。

次日，天一亮，水夫人即吩咐：自今日起，不吃鹿脯汤了。麟、凤两儿闻信赶来，说道：“鹿脯尚多，婆婆又爱吃，怎忽然不吃起来？”水夫人道：“即果多，亦断不吃。”鹏儿、鳌儿亦进房跪劝，素娥、湘灵亦劝再吃几日，水夫人执意不从。龙儿进房复劝，水夫人道：“你是作俑之人，还敢来劝吗？且问你，臂上因何有帛缠扎？”龙儿跪地，抵赖说：“偶然挫臂，揉碎了些浮皮，故用帛扎之。”水夫人益信诸人割股是真，因道：“到此时你还敢狡饰，岂以我为虎狼，专食人肉者乎！你因挫臂扎帛，沈媳、任媳又为何来？”龙儿吓得面如土色，素娥、湘灵亦俱失色而跪。水夫人令宫女一齐扶起，说道：“此出你们孝思，岂反见怪？但愚孝之为，君子不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全而受者，当全而归之。如果不悖于礼，而足以尽孝，则古之圣贤必有先为之者矣。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此为大孝。以人肉食其亲，可谓礼乎？不可谓礼而顾可谓孝乎？设不幸而戕肢体、伤性命，则不孝益甚矣。两媳熟闻我议论，刘媳颖悟，受益独深，想亦不



出此，其餘恐难免矣。你们把割股之人并始末根由，还是不约而同，还是互有成议，俱从实说来。”龙儿道：“孙儿到家，见婆婆病势甚重，父亲亦在危急，姑娘、诸母俱尪瘦失形，恐婆婆设有不测，一家性命难保，一时情急，为此愚人之事。不意婆婆以为适口，便回房去想要再割，却见桂姨在房已煎有肉汤，令孙儿送进。以后便是诸母陆续进汤，是否相约，抑或不同，孙儿却不知道。”素娥道：“桂姨说：知道世子没有陛见，赐鹿脯是假，疑是割股。进房偷看，见罐内有肉，便也割臂肉煮汤，见太夫人爱吃，甚是欢喜，私向侧媳说道：割股疗亲是真，现在世子割臂肉煎汤，太夫人胃口便开了许多。侧媳愚昧，便也割了臂肉，虽是秘密，事经三人，众姊妹们便都知道了。侧媳之后，便是三妹；初六，姑娘合任夫人；昨日，郡主合大姐；今日麟、凤；明日鹏、鳌；后日凤姐、蛟姐，俱是争定的日子。十一日起，周而复始，直等太夫人起了床，或是用了饭方住。”水夫人骇然道：“幸我无意中察出，不然便把人都吃尽了，岂非怪事，岂不怕人！”

因见诸女媳俱已进房，顾问红豆道：“公主，你是极明理之人，怎也附和起来？”红豆道：“十月内，桂姨就向媳妇说割股疗亲之事，媳妇还破解他听。过后，见婆婆病重，相公势凶，诸姊妹俱疲乏不堪，情急智短，便只顾想起桂姨之说，欲为侥幸之计了。及知龙儿割臂作汤，婆婆服之即有转头，桂姨、二姐踵行俱效，便想愈得婆婆之病而全相公之生，即割肝剖腹亦所甘心，况区区臂肉乎？故遂越礼为之。伏惟婆婆原恕。”水夫人太息道：“子媳之事亲也，生而敬爱，死而哀慕，平平无奇，而造乎其极，即至奇至神之行。无论割肝剖腹，大悖常经，即割肱割股皆愚夫愚妇之所为，非庸行即非孝道也。夫冠子于阼，以着代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自子之冠婚时，已示传代之义，况年逾六十，

子又生子，孙又成婚，而尚不可善终以歿乎？龙郎年幼，桂姐性愚，犹不足责，诸女诸媳皆敦诗说礼、达古知今之辈，何以亦为此愚而无益之事耶？”秋香不伏道：“不要说古来相传割股疗疾之事甚多，即如太夫人每日只吃一两口米饮，各夫人千方百计熬那莲子、百合、梅糕、杏脯、麻菇、冬笋、天丝、黄芽、紫菜的鲜汤，太夫人只呷一口便不能下咽，独世子臂肉便觉香甜，吃了半碗还是讨要，以后每日两次进汤都觉香美，一日一日的精神好将起来，怎说是无益之事呢？”田氏正送上米粥，说道：“婆婆话讲多了，且请吃粥，桂姨隔一日请教太夫人罢。”

水夫人吃粥后，复说道：“龙儿骗我出自太皇太后亲手制造，我心中感激，已有甘食之意；再出自他一片愚诚，故顿觉汤味之香美。至夜，得有大雪，心结一解，始得日渐轻减。后所进既皆出各人诚悃，又值我心宽之后，自俱觉可甘。而果否有益于病，殊未定也。若臂肉必可疗疾，则大孝如舜、文、曾、闵，应有割股之事，而古之孝子，亦皆无先歿之亲矣。”秋香道：“就是那大雪也是世子求下的。世子割臂之后，听见太夫人说除非甘霖大沛，心结才开，世子回房便跪在院中祷祝，跪至一更，彤云密布，跪至二更，朔风吹起，跪至三更，大雪纷纷而下。世子满身是雪，还跪不起，被使女们催逼不过，才走进房，立在窗前，直看到天明，笑到天明，这不是孝感天庭，才降下这大雪？人事是不可不尽的，怎见割臂定是无益呢？”水夫人道：“人事是礼所当尽之事，然亦止尽人事以待天，非谓尽人事而必可挽回天意也。据你说来，则龙郎之割臂乃愚孝也，礼所不当尽之人事也；其祷雪则诚孝也，礼所当尽之人事也；至于雪之得与不得，则有数存焉，龙郎特会逢其适耳。我自五月以来，无日不祷雨，至卧床乃止心祷，玉佳亦然。皇上亦自七月祷雨至今，太皇太后及两宫闻我病因子旱，亦

于宫中日夕祈祷，诸女媳及尔亦何尝不祷？而点雨不下，纤雨俱无，日色紫赤，光芒如烟如火。较尔所云跪至一更彤云密布，二更起风，三更降雪者，何相反至于若此？岂诸人之祷皆至不诚，不特不能感格，反若上干天怒，独龙儿之祷诚而能格耶？愚民之奉老佛也，祷而不应者十百，祷而应者一二，即或有屡祷屡应者，岂佛老之灵耶？皆会逢其适耳。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岂不能极诚而祷，而气数所至，非人力所能回。设百姓应受久荒，我病应成不起，则虽有百龙郎祷之何益？君相之于民、子之于父母，皆不言气数，当以身任挽回之事，故雩宗以祭水旱，金滕以告先王，礼所不废，古有行之，何尝谓人事不宜尽耶？特不可尽礼所不当尽之人事，如割臂等事耳。总之，从古无不歿之亲，人子无身殉之孝。必诚必信，实送死之常经；割臂割肱，乃愚人之自用。知贤者俯及之道，自不蹈匹妇沟渎之为。以礼制情而不以情越礼，斯庸行而非畸行，大孝而非小孝耳。汝等其谨识之。”秋香方始折服，红豆等俱叹服愧谢。

初九日，东米运到，便停了乐输，以留富于民，赈粟俱用东米。百姓先已感激素臣奏设省仓，得有赈贷；后又感龙儿劝谕富户，乐输接济；复知水夫人之病因旱而起，从江南运了藏银，向山东易了贱米救济他们，愈加感激，便如丰城百姓一般，家家供起长生禄位，朝夕礼拜，每日有人至镇国府前磕头谢祝，纷纷扰扰，禁之不止。水夫人本无他病，只因蒿目忧心所致，自得大雪，心结宽解，山东又到了百万石粮米，连着省仓八十馀万，计算现赈人数，可赈至数年，饮食便一日加添一日，精神便一日强健一日，肌肉便一日充盈一日。素臣等亦俱因病而病，水夫人一好，便个个都好起来。五日以后，水夫人令诸媳俱回房安寝，单留鸾吹、天渊二人轮流伺候，打发龙儿、蛟吟回任，吩咐素臣替素娥诊脉，

素娥替诸媳、女、孙儿诊脉开方，修制补药，合家服食。龙儿不肯赴任，要候水夫人起床用饭后方去，正在苦求，鸾吹接到始升手札，说：“闻岳母病已渐愈，巡抚之事我实不能代庖，可速令侄儿回任，免致貽误地方。”鸾吹递与水夫人道：“怎这样大人做不来孩子的事，只几日便出丑起来？”水夫人道：“龙郎如今原不是孩子了，况有蛟吟姐相帮，你官人独自一个未免有顾此失彼之势，且惟恐貽误，便不貽误，此乃虚心谨慎，非出丑也。”于是决意遣龙儿出京。龙儿、蛟吟只得垂泪拜别。十五日，水夫人起床，用饭半碗，命古心、素臣入朝销假。到十一月底，粥饭已如原数，肌肉反较前壮胖，合家疲瘦之状亦俱复原。素臣于十二月初旬始复御女，一则心神欢幸，二则久旷之后，各按经期交合一度，又已种下六位麒麟儿矣。

次年元旦，水夫人率女媳入宫朝贺谢恩。从此复进宫讲解，遗珠亦带凤姐、通姐入宫教授。二月中，文谨又中会魁，三月胪传一甲一名王华，二甲一名即是文谨。水夫人因春麦大盛，方为开宴受贺。在古心夫妇，因龙儿八岁即中传胪，还不甚喜；在鸿儒夫妇，得了十三岁的传胪做女婿，鸿儒又选的是光禄寺署丞，恰好料理琼林筵宴，眼看着少年女婿占坐数百名进士之上，合寺官员向他道喜，啧啧称羨，更是喜到尽情。初五日，奉旨：“铁丐夫妇再留二年。”众人俱为不平，夫妇二人反俱不以为意，铁丐道：“减了一年，想是守得出头。这样好所在，多住些日子何妨。”立娘道：“只看小钟馗罢了，先时何等倔强，如今看着各位公子好样，便把娘老子只顾奉承起来，再有两年，怕不成个孝子吗？”五月，里边春麦俱起收成，比秋麦更盛。六七月，雨水调匀，秋禾发茂，各省奏报情形大概相同。素臣筹算民已殷实，亦知敦行《原道》一书此其时矣。俟水夫人生日已过，草成奏本，斋宿三日，于

八月初十日奏上。天子展案看时，见全銜后写着是：

“奏为请除千古之大害以开万世之太平事。窃惟惟天垂宪，惟圣法天，天以元、亨、利、贞行四时而主百物，圣以仁、义、礼、智、秩五典而淑万民，此自古帝王法天行政以致太平之极轨也。慨自后世，老、佛并兴，害人心术，祸及国家，迄今千五百年，炽焰燎原，不可向迩，致使人心陷溺，世道榛芜，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复覩。居今日而欲复古帝王之政，以致太平之极轨，非拔其本而塞其源不可也。恭逢

皇帝陛下天锡勇智，作君作师以圣德而居天位，践阼之始，首除法王、真人等一千四百六十九人，次汰京外淫恶僧道十一万一千余人，此诚息邪距詖休否开泰千载之一时也。谨按老、佛之说，破其迷谬，陈其祸害，为我皇上言之。易曰：乾元、亨、利、贞。而孔子释之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见仁、义、礼、智在人之四德，即天道之元、亨、利、贞，而非可歧而二之者也。乃《老子》则曰：大道废，有仁义。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以杳冥昏默者为道，废实事而尚虚无，薄恩义而高旷荡，后世申、韩、商、斯惨刻之政，伶、籍、弼、宴纵达之行，罪浮于桀纣而祸结于生民者，皆老氏之邪说有以启之。其餘炼养、服食、符篆、科仪诸术，皆托于老氏，而戕人之生，感人之心，破人之家，亡人之国，尤指不胜屈。自秦皇、汉武以后，如寇谦之、柳泌、赵归真、林灵素、张角、孙恩、吕用之徒，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至于释氏，则并以天理

为障，而独守其知觉运动之心，其明心见性之言，既足以荒智士之精神，使吾儒仁义礼智、万善具足之心一变而为空虚无用、幻妄无常之心，其轮回忏悔之说复足以惑愚夫之心志，使彼苍命德讨罪、万古有常之法一变而为裂纲毁纪、万恶必赦之法。故尝历数其罪而责之，如背叛君亲、捐弃妻子，是沦三纲也；科头跣足而无礼，割肉舍身而无义，布施乞食而无廉，髡发剃须而无耻，是绝四维也；天以生物为心，而佛以出家闭绝生理，是逆天心也；君以瘳恶为法，而佛以丛林招纳亡叛，是抗王法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蠹国而病民也；假经卷以聚众，托神佛以惑人，是启乱而作难也；不顾其父而以师为父，不顾其嗣而以徒为嗣，无物不资于人而劝人出世，无事不以为空而建塔造殿刊经设讖以为功德，是尤其心之顛倒悖逆而其说之矛盾错乱也。故姚崇谓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罪殃，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朱子云：浮屠氏之说，乱君臣之礼，绝父子之亲，淫诬鄙诈以殴诱一世之人而纳之于禽兽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诛而不以听者。臣愚以为老氏之恶较佛当为末减而充塞仁义均为害苗之莠，其乱政之罪实浮于少正卯，固宜与佛氏同致两观之诛，而不可使其教一日姑容于圣世者也。伏乞

皇上下大奋乾断，辟除二氏，俾道德一而风俗同，除千古之大害，开万世之太平，则天下后世幸甚；幸甚。倘蒙圣明俯赐采纳，请以臣奏下内阁九卿翰詹科道博加论议，复诏令天下无论僧、道、绅士、军民，有深通二氏之说欲有所辩议者，限日起送赴都，

廷议其事，使臣得以平昔之学辞而辟之，不徒以法制之，而以理折之，以息其喙而服其心。如果臣言不谬，可见诸行，然后次第其施行之序，与夫善后之宜，续尘乙览，取上进止，臣不胜战兢惕厉，激切待命之至。谨奏。”

天子看完，以手加额道：“此天下万世之幸也，当转达上皇，即日行之。怀恩奉素父入文华殿少待，朕即入宫，不俟朝毕矣。”

天子入宫，良久良久方至文华殿，屏退近侍，复良久良久，命传撒马儿罕番使，将所进狮子牵至殿除，垂泪谓素臣曰：“上皇云：素父若能令此狮吼而不惧，方可议灭佛、老。特恐素父受惊，奈何？”素臣回奏：“臣胆颇壮，即尝试之。”因请天子回宫，并屏退从臣，近狮而立，瞋目怒视，以足顿地，大喝一声，番使辟易数丈，狮奴牵索惊怖，狮子极声大吼，如山崩谷裂，殿柱皆撼，檐瓦俱堕。素臣猛吃一惊，仰跌在地，不省人事。正是：

欲除大恶原非易， 试出奇声亦是难。

### 总评

素臣非不知大义，眼见母危，至性感发，哀痛迫切，不自觉，不能已耳。故虽被水夫人提醒，而究难养起精神，膝骨一痛，几至不测也。惟圣人能以礼节情，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与其不及也宁过。作者为贤者立教，非为不肖者开便门。为人子者读之，切弗错会主意。

割股虽非正道，人子每踵为之，以为之者时有奇效故也。无效而反致戕肢体、伤性命者，不传愚者乃益踵为之矣。作者伤之，故以龙儿割臂奇效，开出水夫人正论以示人，允为千古不刊之论。

割股以偶见为奇，而此乃已割者八，将割者六，且议周而复始，如常僮然。事为有一无两之奇事，文为有一无两之奇文。

祷雪一段写得精神，只将诸人看雪情状指点，而水夫人忧旱之诚，合府急迫之意，龙儿诚祷之应，沉疴立起之势，无不跃跃纸上，一笔胜人千百笔，是最善用笔者。

祷雪如秋香所云“孝感天庭”，似属确论，而水夫人以为“会逢其适”，毋乃没却龙儿一片血诚。及苗苗说出如许至理，方始豁然无疑。读书最长学问，读此等奇书尤使人扩大心胸，增长知识。稗官野史，无论《史记》、《汉书》中有如此大议论乎？夹入老佛指点迷途，尤足唤醒痴人梦呓。

藏银赈饥，到门叩祷，明犯丰城旧事，而暗伏廖、冒等进谗，便全脱旧时稿本矣。手挥目送，旷世逸才。

奏疏将性与天道说得合一，如水乳交融，便使老氏之说坏仁义，佛氏之以理为障，俱成瞽。见此最精微最谛当最有把握处，至历数老佛之恶，一句一字，皆铁案山招。昔人谓韩公《原道》只道得两家粗浅处，此却精粗俱到，日星明而江河流，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回末一变，出人意表。来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令我瞠目直视，翘舌不下，心索气绝者，亦良久良久不能已已。



第一百三十二回 素父忽迷罗刹国  
麟儿独上状元台

这狮子一吼，声闻数十里，前至大明，后至元武，东至东华，西至西华，各门以内，闻者皆如雷击，心震耳聋。幸天子已回乾清，紧掩双耳，未曾吓坏；殿外从臣已俱惊仆；值殿二将一是以神，一是云北，与那番使俱离狮丈馀，亦俱掩耳，尚被吓倒；狮奴是惯闻狮吼之人，亦伏地不起；何况素臣紧对狮子站立，从未闻其吼声，又并未掩耳，焉得不仆？天子忙令内监赶至殿前，从臣俱入，将素臣、以神、云北、番使陆续救醒。狮奴爬起，看那狮子目眦尽裂，便溺俱下，道：“太师真天人也！”天子见素臣瞋目不语，慌令内监扶上肩舆，送归府第，令太医随去诊视，问狮奴道：“太师被狮吓倒，何谓天人？”狮奴回奏：“此系神狮，等闲不吼，惟喜怒畏则吼，吼则声震山谷，然从未发如此奇声。因被太师一喝，畏极而吼，以致目眦皆裂，便溺俱下。太师虽倒地，神气不改，非天人乎？”天子不复问，立时遣回本国。须臾，太医回奏：“太师被惊，似有失心之状。”天子奏闻上皇，上皇道：“朕处深宫，掩耳塞聪，犹如雷震，况素父立于其前，可知受惊是真，须令太医每日一视，以病势奏闻。佛、老之威，百倍于狮，素父尚畏狮吼，乃敢议灭佛、老，多见其不知量耳。”天子退出。

即日召洪文、李东阳、谢迁入阁办事，以皇甫毓昆巡抚北直，召龙儿入京侍疾。太皇太后等将素臣受惊之事含泪向遗珠说知。遗珠大惊，给了假，带凤姐、遁姐出宫，见素臣躺在交椅之上，妻妾子女垂泪环侍。遗珠涕泣问病，素臣瞋目不答。遗珠问

素娥脉象何如，素娥道：“老爷不许诊脉，教人没法。”遗珠正要相劝，素臣挥众人使退，众人不退，即发恚怒，大家只得退出。同去见水夫人，水夫人道：“不过受惊，惊退自愈，不必仓皇。彼既怕见汝等，即不必往见之也。”遗珠等相顾失色。到晚来，使女传禀：“太师爷竟像失心一般，改了常度，把小内监乱抱在膝上摸弄头面。”众人愈加惊忧。次日，龙儿赶进京，陛见后回家，至日升堂，见素臣抱乌乌在怀，吓得不敢进去，问起文勤、文慎，说：“太师爷有些失心之状，生人俱不能见，见即恚怒畏怯，只把小内监、宫女抱着顽耍。”龙儿只得进见，乌乌胀红了脸，被素臣掰住不得下来，把头颈别转。素臣见了一面，亦即挥出。

太医连看数日，将病势奏闻，说：“素父之病与上皇相似，怕见生人，惟与妇女孩童戏耍作乐，看来是失心之病，未能速愈也。”上皇闻奏，赐素臣女乐一部、秘器一匣。素臣见女乐内六个女教师俱甚熟识，问知是又全之妾七姨、十姨、十一姨、十二姨、十三姨及续升之十八姨大桃。因当官变价，与歌姬、丫鬟俱被郝三丰买去，教成一部女乐，三丰杀死，女乐分散，此六人归于安侯，令其教习幼女十六人，成此一部女乐，名“花蕊飞仙”，进与上皇，上皇转赐素臣。素臣大喜道：“还记得献技在我之面前否？九妹之屁何至熏得乃尔耶？”七姨俯首不答，率领诸姨女弟子等叩见素臣。素臣逐人看去，嘻嘻而笑。当晚即令七姨献技，须照从前又全家故事，献技之时令女弟子轮着唱曲以助其兴。七姨初怕素臣严正，到得面前腩腆不敢脱卸，奈催逼不过，只得解去上衣，娉娉而舞。素臣道：“你的技艺原在于牝，不脱裤，不褪抹胸，如何献得来呢？”诸姨见素臣改常，个个撻掇。七姨真个一丝不挂，连翻筋斗，滚到素臣面前。（此处删去四百四十字）以后十一姨、十二姨、十三姨各献原技，大桃学会翻滚，消鲤鱼、豁虎跳，

俱轮流侍寝。素臣令将日升堂后、安乐窝前拦一高墙，与内隔绝，开了宅门，与大厅通达，将文虚、张顺移出二门廊房，腾出十四间廊房，令文勤等六内监、大桃等六教师居住，将大厅前筑起拦墙，另设墙门转斗，自成一宅，与内外隔断，合家人进出俱由东西的两角门，将日升堂东三间与女子弟居住，中三间为夜间御女之所；空出西边连近影堂三间，以补袞堂东西六间为日间歌舞筵宴戏耍之处；空出中间三间。每日歌唱之声直达于外，至夜即令女教师掷色，得采者侍寝，家事国事概置不理。合家妻妾兄妹以及相好亲友劝谏不入，在内者怨慕呼天，在外者疑议太息。惟水夫人处之淡然，虽无欢容，亦无戚意；惟天子每五日一次，遣怀恩问病，赐饌赐果赐金帛等物，以资宴赏；惟上皇不拘时日，络绎候问，赐彩帛以助饰，脂粉以助容，春图秘器以助兴，恩宠较前愈渥。素臣固乐此不疲，文勤等六名内监始犹若将浼焉，久而俱化，便觉淫声飒飒可听，妖态袅袅可观，私下与大桃等亲嘴弄舌。素臣看见，率性将六个女教师配作对食，俨然六双夫妇矣。

九月、十月，田氏等连举六男，田氏子名彪，红豆子名骏，璇姑子名鸾，素娥子名鹞，湘灵子名鼈，天渊子名猊。此番却不如从前之甫生下地即争抢为婿，虽彪儿亦仍尚主，骏儿仍为楚世子婿，鹞、鼈仍为玉麟之婿，猊儿定天生之女，鸾儿定长卿之女，皆由水夫人作主，于一二年内陆续定亲。十一月内，田氏等俱经满月，遂约了遗珠、鸾吹，齐见水夫人，让遗珠开口说道：“二哥耽于声色，恐至伤生，公主、郡主起数，虽云幸有太阳星化解，于大象无妨，而居幽受克，墓久生迟，有履尾濡首之危，兼之太阳现受太岁月将克制，若纯任自然，恐失趋避之道。二哥虽是心疾，然母亲说话未必全然不听，怎忍置之度外？女儿与妹子诸嫂所见皆同，求母亲出去教正一番，必有转头。”因一齐跪下。水夫人撇不

过诸媳女情分，令人扶起，率领着出去。文勤连忙开门，素臣垂首伏地。水夫人令抬起头来，素臣只得仰面看着水夫人，水夫人不发一语，即至日升堂，诸女教师子弟俱穿衣不迭，一齐跪下磕头。水夫人亦令抬头，众人俱知水夫人严正，又吓又羞，只得抬头。水夫人逐一看过，亦不发言，令十六子弟各唱一小引，唱毕，至影堂，率女媳叩拜而出，终不发言，把遗珠等都惊呆了。水夫人太息道：“心疾从无治法，玉佳一身，上关治化，中关国运，尤非口舌之功所得挽回。自此以后，汝等俱委心任运，以待天时，勿徒作无益之思也。”遗珠等面面相觑，不知所谓。诸亲友尚思劝正，及闻此事，知水夫人尚不能挽回，便俱付之无可奈何矣。

女教师、子弟经此一番更无忌惮，歌唱的更是热闹，暖室内常是赤着上身的，以后便把抹胸解掉，或着裤而不加裙，或系裙而不加裤，愈不成模样了。素臣虽纵情声色，不理家国之事，却幸天子圣明，有刘、洪、谢三贤相为辅，东阳专司文墨之事，经济词命灿然可观，天下仍是太平。水夫人治内，龙儿治外，男端正，家政仍是严肃。只把东宅一个晚香、正宅一个柏氏、东西从屋内山东十将夫人，气得要死，都说：“我们面皮被七姨等羞剥尽了。”

次年九月初五，素臣诞辰。立娘生下一子，雪白聪秀，与小钟馗迥别，铁丐细看眉眼，依稀似素臣。立娘因怕上皇疑忌，凡遇内监到府，即执炉扇跟进，立侍素臣左右，两宫内监络绎不绝，立娘侍立较前益密。素臣又已改变，铁丐又不能随入，立娘因见不惯诸女教师子弟妖淫赤膊之状，出来无不头红面涨，铁丐越想越疑，却无实据，不便发作，但名其子曰淫儿以示意。立娘道：“是金银的银字么？与太师爷同生日，何不取名寿儿？”铁丐忖出眼珠喝道：“是他生的，取他寿意吗？”立娘气得要死，认是淘

气话儿，也便歇了。十九年三月，奉旨：“铁丐以原官回原岛管理岛事。”铁丐连忙收拾，立娘因感激水夫人，起身时两眼哭得通红。铁丐越气越疑，一至岛中即置两妾，将立娘分住旁屋，令其单领淫儿。立娘气不甘伏，闹了几场，只得瘪着气肚，领银儿自过，立誓生无相见，死无相哭。天生、飞娘几回过岛责劝，铁丐不言其故，亦不听劝，只得付之无可奈何了。

是年，龙儿已十六岁，身量长成，俨然冠者。鸾吹因凤姐亦已长成，蛟吟已十五岁，久同龙儿卧起，怕被他占了先筹，请命水夫人要替龙儿毕姻。水夫人亦因素臣有疾，无曾孙主妇双承祀事，一口许允。龙儿以父病辞，水夫人道：“汝父非病，乃心疾也，况我命即父命乎！”龙儿乃不敢辞，择了三月初五日迎娶凤姐，初八日迎娶蛟吟，向两家送了婚期。尚功将蛟吟接回，至期遣嫁。初五日，凤姐成婚。初六日，皇后召蛟吟入宫，将守宫圈其左臂，赐宴之后，取水拭之，朱色鲜明，毫无剥损，与皇妃两人赞叹龙儿不置。奏知天子，天子道：“素父宜有此子，独难于蛟吟耳。”因赐蛟吟二品夫人花诰，厚费而出。初八日，天子命内监宣旨：“令水夫人等验其朱臂，以彰二人之美。”鸾吹、凤姐疑团尽释，愈敬爱蛟吟如亲女亲妹矣。水夫人因蛟吟才品俱全，又奉旨特封，命合家上下俱称凤姐为少夫人，蛟吟为小夫人。田氏、红豆俱称凤姐为媳妇，蛟吟为钱媳。两番成婚，俱令遥拜素臣，朝见后，亦不令新人至补衮堂谒见。

七月内，天子命麟、鹏两儿准备科场之事，两儿以父病辞，天子道：“汝父非病，乃心疾也，况君命即父命乎！”两儿乃不敢辞。八月出榜，文麟解元，文鹏第二。次年二月会试，文鹏会元，文麟第二。三月传胪，文麟状元，文鹏榜眼。乡会殿三试，被兄弟二人都占绝了，都下喧传，以为旷古未有。玉麟、洪氏、翠云喜得满

心奇痒，成日拉开着嘴嘻笑，连茶饭都没心肠吃了。天子问麟儿：“可能登状元台？”麟儿回奏：“若令臣弟文鳌登之，便可恢恢游刃；臣不才，当竭蹶从事，以承圣眷耳。”天子大喜道：“宫中自建此台，从未有人登过，卿能胜任，乃状元中之状元矣。”是日麟儿登台。合宫自后妃起至宫人止，无不求诗，麟儿笔不停挥，直题至夜，或切其位号，或切其姓名，或切其身材、相貌，篇篇秀丽，字字风流。得诗者络绎呈献御前，天子看一首赞一首，拍案叫绝，连赞奇才。皇后、皇妃深悔当日不争为婿，天子道：“彼自谓不如文鳌，至蟠腹之凤，又岂弱于此儿，何可不知足也？”皇后、皇妃乃赧然而笑。诗完赐宴，忽太皇太后亦令宫女求诗，麟儿就席上挥笔立成，字字切着保育圣躬、回天启运之意，太皇太后得诗大喜，赐以夜光珠，曰：“卿诗奕奕有光，故以此润笔也。”天子令宫人将夜光珠及皇后、皇妃所赐明珠宝玉俱纳麟儿之怀，贵人以上皆缝于袖以下，至宫人等皆装入小车，天子亲洒宸翰，书“真状元”三字赐之，撒莲烛送归府第。刚走过东华门御河桥，后面飞骑追至，说上皇见了何、陆二妃及宫人等诗篇，龙颜大悦，特来求诗。勒住丝缰，一个太监高擎笔砚，一个太监送上黄绫五爪金龙帕子，麟儿就着锦鞍，提笔写道：

“归第马萧萧，新题过御桥。清宁方颂圣，仁寿欲歌陶。

听久封人祝，情忘击壤谣。箫韶开舜乐，万载两唐尧。”

太上皇得诗大喜，命赐白玉椅、青玉案以酬劳，曰：“此儿非此椅此案不足置身也。”

是年，日本、安南、扶馀三国，并四川各土司，俱不入贡。安南、扶馀因隔年庆素臣寿诞，知有心疾，故为怠慢，以窥探朝廷；日本关白、木秀夫妇奇淫极恶，将倭王囚起，日夜练兵，欲雪败降之耻；四川土司因川抚条陈，欲土司依汉法行限田之政，虽未准

行，土司内豪势、大酋俱怀疑忌，因探知素臣有病，亦不入贡。天子笑道：“彼知素父有病故耶？先礼后兵，当遣使谕之。”特旨令文点、景山使扶馀，文容、奚勤使日本，吉于公、金硯使安南，文恩、成全、伏波分路往四川招谕；奚奇等十二将分发江浙、山东，以原衔补用，为防倭之计。府中属将俱错愕非常：怎把属员、家将遣发一空？既已奉旨，只得各办行装，刻日起身。只有玉奴久忆父母，甚是欢喜，进宫求皇后转奏：愿随夫同去，回家时给假半月省亲。随氏等十夫人被七姨们出丑狼藉，亦巴不得早离一步，俱随夫而去。独苦金硯妻柏氏，丈夫远别，独留在家，日夕听那笙歌谑笑之声，便如睹赤身献技之状，提起当年丑态，心头便跳个不住。正是：

蝉为餐霞思蜕浊， 蛻因推粪有馀欢。

文容加正总兵衔，奚勤加参将衔，出使日本，于四月初二日起身，至五月初十日抵析木崖。守关将奏报，关白遣宋素卿来迎入馆。素卿回报：“天使貌美，如绝色妇人。”木秀问：“与行长何如？”素卿道：“以臣比之，是以嫫母而比西施也。”木秀大喜道：“天下有如此美男子乎？”立命传见，素卿道：“天使方责主不郊迎，传之必不至。主如爱之，当卑礼甘言以说之，不可以威胁也。”木秀依言亲往。文容责其不贡，木秀认罪，请于一月内备齐贡礼，随天使入朝。文容大喜，乃与奚勤同至其殿宣读诏旨，分宾坐定，设席款待。木秀百倍小心，殷勤劝酒，文容等不知是诈，开怀欢饮。木秀令倭奴取蒙药入酒，登时把二人醉倒，不省人事。木秀忙令将两人拉入浴室，洗净送来。倭女们先脱文容衣裤，见浑身如羊脂白玉一般，啧啧羡慕道：“怎天朝有这等妙人，国主今日才是受用。”有的道：“只不要被国母知道。”正说时，一个倭女在浴室一探，如飞而去。众倭女都吃惊道：“被佛眼儿看

见，这事必破了，快些洗净了送还国主，就与咱们无干。”于是七手八脚先把文容洗净，揩抹干了，扶在浴池边石槽里躺好。转身去剥奚勤衣裤，刚刚露出那物，众倭女大惊，个个舌头伸出，不敢去洗。内中有年纪稍长者心中暗喜，却近前去舞弄起来，那知奚勤已被药酒蒙住，酒性发起，又在这暖腾腾的所在，再经倭女把玩，不觉涨胖，竟如两腿一样粗长，这班倭女失惊吊怪，都道：“咱们国主有大喇嘛传授的神方，交媾时候阳物挺起有八九寸光景，国母、国妃等常言受他不住。这位天使是生成的，已比他大了十几倍，不知他同女人如何干事，莫非中国女人也是这般大窟笼么？”一个道：“这天使敢是菩萨化身，你看那位天使身体白腻到了这等地位，他这茎儿也不异人。”正在闲话，谁知佛眼儿一探之后，早去报知宽吉，宽吉大怒道：“有此美人，如何不令我知，竟想独自受用？这没良心的乌龟，如此可恨！佛眼儿，你同佛手儿去，快把这两个天使扛扶进来！分付这班献勤的丫鬟，若有违拗，定行处死。”两人巴不得一声使唤，连忙答应出来，刚到浴室门口，听见众人讲说，悄悄窥视一眼，瞧见奚勤腰间昂然巨物如船桅竖起，就进来拖拽。两人本是宽吉贴身婢女，都会武艺，膂力甚强，众人见来势凶猛，料是抢他不过，听其扛抬而去，一面就把石槽内这一个急急扶拥起来，交还木秀，禀明佛眼儿进报抢夺之事。木秀本来禁不住宽吉，听了无可如何，又见文容雪白粉嫩的皮肤，脱得干干净净，转念一夔己足，便也不暇计较，分付倭女把文容睡好，掩门出去，自己近前细视，越看越爱，忙把衣裤卸下，伸手在文容身上不住的摩抚，欲心大炽，便欲鸡奸。又想：这样美人，若即与交合，昏昏沉沉的，没甚情趣，不如解醒转来，与他吃酒调笑，做嘴摸臀，才有风情。因用药解转，两手紧缚其腰，抱坐于膝。



文容醒来大惊大怒，喝道：“你这该死的倭狗，怎敢戏弄天使！”木秀道：“陪臣爱慕天使，权宜为此，只求天使曲从。事毕之后，情愿叩头请罪，与天使分国而治，宫中美女任凭天使受用。”那木秀有万夫不当之勇，被他用力掰住，气不得舒，如何挣扎得脱？文容暗想：若被用强，必为污辱。因假作欢容道：“你就要做此事，也须以礼相求，何得行强？快取我冠服来，穿着好了，和你对天设誓，方可相从。”木秀大喜，忙放下膝，令倭女取到冠服，大家穿好，催逼设誓。文容一面穿衣，留心四顾，见床头挂有顺刀，急掣在手，望木秀劈胸刺来。木秀微笑，随手擎一椅招架。文容虽则身亲战阵，而禀质脆弱，兼之自幼在老尼身边、脂粉丛中出入已惯，性情娇软，柔媚天成，前后两进景府，巴结云氏，未免淘虚；其在宫中御贼，因乔扮宫女，混迹群雌，易于显出本领，实则武艺平常，在素臣门下还比不上松纹、锦囊；此时又被药酒蒙过，筋骨懈弛，更觉无力。木秀将椅架住，势同泰山压卵，那把顺刀豁琅一声落在地下，文容急拾起来，直扑木秀，望头劈下，木秀向后一避，仍举椅兜头压将下来。文容一扑空，不防椅已着在头上，举刀忙格，觉着重有数千斤，疾忙抽身避过。木秀擎椅乱舞，满室纵横都是椅子影儿，恰不见他面目。文容望后倒退，那椅子愈逼愈近，更无避处，心想：若被压下，定成齑粉，势已危急，不如自尽，免落倭奴之手。提起顺刀望脖间狠命一勒，蓦然倒地，登时气绝。木秀着慌，丢下椅子，近前抢救，已自无及，顿足拊膺，嚎咷大哭，转身坐下，还把文容衣服掀开，周身抚弄。门外倭女闻声入视，木秀令其看守天使尸身，“待我问过娘娘，再来发落。”掣身便走。

宽吉不知就里，笑嘻嘻的迎着道：“恭喜国主，今日新得美人，不知那样快活哩！”木秀道：“不要说起，你那一个怎么样了？”

宽吉道：“你干你的，恰来管我怎的？”木秀道：“不敢管娘娘的事，只是我那一个已经死了。”宽吉道：“这是咱的造化，亏得我有主意，赶紧抢下了，不然被你一般弄死。这样的美人儿，白白葬送，岂不可惜？”木秀发急道：“娘娘的福分大，咱原要靠着娘娘做国主、做佛爷的，如今闲话休提，我那个死了，却要娘娘处分过了，才可放心。”因把文容拒奸自刎情形从头诉说。宽吉凝思良久，道：“国主勿忧，人死不能复活，不如将计就计，瞒过中朝，说他递国书之后，留宴上将军府内，暴病不起，由咱们殓殮，现在修表备贡，并送天使灵柩回去，暂留副使专候，朝命到日，随同入京朝见。国主可选亲信之员充作贡使，或即派宋素卿前去，一面调拨兵船在浙闽洋面候信，如中朝见疑，我即乘其不备，直犯浙闽；万一信以为真，则彼必不出师，时日宽缓，我更可次第布置矣。”木秀道：“既留副使不遣，即易启疑，这事还须斟酌。”宽吉道：“不妨，现在我这里一个明明摆着的活口，待我今晚吓制他，把这些情节做就禀报文书一同投递，便是真实凭据了。”木秀大喜道：“此策甚善，但说出那一个已死，怕他不肯写这些话，据我看来，总要弄得他欢喜，才肯依计而行。这事全仗着娘娘大力，不过苦了娘娘玉体，奈何？”宽吉啐了一口，木秀涎着脸出去。

宽吉自奚勤进来，看了那件，非常欢喜，当忙赏了佛眼儿几件衣饰，以旌其功，分付二人把奚勤送入后房，小心伏侍，自己取解药，亲手调和，将他灌醒，命倭女到外边去寻衣服替他穿着。因是中秋佳节，预备下的药酒，搬来就是。晚间，想起木秀之言，就在席间与奚勤说明，要他禀报。奚勤暗忖：身落陷阱，文容已是死节，若再拚得一死，则中朝不知消息，大仇难复，想我幸落宽吉之手，不至被木秀污辱，自揣从前赤身峒中孽龙之毒尚不伤生，宽吉虽力大如虎，究系骨肉之躯，或者足以相敌。木秀怕婆，

意溢言表，不如假作欢喜，博宽吉快活，其中定有机会可乘。因便定下主意，略作惊叹之状。佛眼、佛手把盏相劝，脂酒佳肴，罗列满前，乘着微醺，即便放怀畅饮。宽吉因索纸笔，令其书奏。奚勤悉照所言，写好交付。宽吉大喜，拉着奚勤亲嘴，将裤脱下，招弄其阳，陡然胖涨，与浴室所见无异。佛眼等在旁啧啧叹羨，宽吉已是耐不住。（此处删去二百零三字）约有一顿饭时，忽然大声叫喊，两人都已死了去了。正是：

昔年毒蟒焚香拜， 今日淫倭得宝来。

### 总评

七姨等复来，有数妙焉：一则激荡前事，一则形比皈正诸女，一则省起炉灶；而素臣前如坐炭，今如逐臭，愈见失心是真，独苦所配者内监，所狎者素臣。过屠门而大嚼，虽云快意，究不得肉耳。

内外诸人呼天太息，独水夫人处之淡然，天子、上皇恩宠逾渥，此三故俱不可解。且三故柄凿，解此碍彼，解彼碍此，愈不可解。明示以间，而仍如囹圄鸭蛋，无缝可钻，直是造化弄人。

素臣得病，红豆、天渊无不起数之理，妙在墓久生迟，居然受剋，履尾濡首，与素臣心疾适相符合，正难于此等凶占，推出吉断也。

水夫人始终不发一语，但令素臣等抬头，女子弟各唱一小引，即叩拜影堂而出，如檀弓杜蕢扬觶，前半篇哑子演剧，但做关目不唱曲白，令人爬搔不着，满心奇痒，气闷煞人，猜测煞人。

檀弓后半篇，哑子开口，曲白齐唱，便一五一十将前半

篇关目数说出来，即不用猜测，不须气闷此文。水夫人叹息而道，仍是哑子说谜，如黑漆皮灯不放一些光亮，气闷何时可解，猜测何时可止？比檀弓更深更恶更妙更灵，真是绝世奇文。

铁丐起疑，至于休弃立娘，极写素臣反常，虽蠢如铁丐，敬信素臣如铁丐，亦疑至如此。是写铁丐，写素臣也。或谓贪写闲文，便是钝汉矣。

龙儿系素臣长子，书中表之极详，聪慧，勇力，文章，经济并至性之笃，无不抉写，独少却色一事耳。故召蛟吟入宫以特表之。表蛟吟，为龙儿也；表龙儿，为素臣也，岂但为鸾吹、凤姐消释疑团也哉！

麟儿中状元，特犯龙儿，却无一字重复。登状元台，精神极矣，尤妙在清宁、仁寿两宫后劲，使文势陡然一振。五言律诗亦足步武盛唐，胜世俗所传钱鹤滩登状元台、牡丹诗中借一联七绝远甚。

文容死节，奚勤亦死节，两人之死盖尽前愆，然后素臣之仆无一畸邪，兼见德化之妙。此作者微意也。然写奚勤之死不太虐乎？倭奴之祸中国也，酷矣，非此不足以丑之，虽虐庸何伤？

第一百三十三回  
奚天使死成欢喜佛  
木倭奴生作净光王

伏侍众倭女，(此处删去一百零五字)慌忙叫起众人，飞出报知木秀。木秀亦因中秋佳节，先与两妾鏖战，后抱着一小喇嘛鸡奸，事毕睡去，闻报大惊，不及披衣，赤身赶至床前，看着两人紧紧勾抱，一面嚎哭，一面去扳宽吉手足，却扳不动。呆了一会道：“怎两人会双双齐死，你们摸量是怎样死法的。”佛眼儿用手从宽吉牝边直摸过心口，说道：“这天使的阳物有一尺二三寸长，先是叫佛手儿用两手搭拦，空着四五寸在外，娘娘已是说顶到心了。如今连根都进去，从牝户摸到肚里，都有一条扛起，心口上边更凸出一块，像是龟头，必是娘娘高兴极了，手脚忽然勾抱，天使当不得娘娘神力，连根攘进，搯破了心，才淌出这许多鲜血来。看去是天使被娘娘斫死，娘娘被天使俞死的。”木秀把自己小腹量至心口，道：“一些不错，只是娘娘紧紧勾抱着天使，若用力扳开，怕扯断了手脚；若不扳开，又难沐浴穿衣，便怎处呢？”佛手儿道：“这须大喇嘛来咒解。”木秀道：“原要他念经的，快去请来。”须臾，大喇嘛进房，木秀述知缘故，并求咒解。大喇嘛看了一会，眉头一皱，忽地合掌膜拜道：“这是大欢喜佛涅槃之像，万年难遇的，怎么还要咒解？快些大家礼拜，念着大欢喜佛宝号，顶礼三日，欢喜三日，漆起真身，永留圣迹就是了。”木秀道：“怎见得是大欢喜佛涅槃之像？”大喇嘛道：“我庙里没塑着来？也曾合国主讲解过，这大欢喜佛便是西方的盘古皇帝，开辟时降下这两尊古佛，一男一女。每日欢喜交媾，生下西天诸佛。数百劫后，两尊

古佛入涅槃时，即示此像，故号大欢喜佛。西方为极乐世界者，此也。这是国主洪福，才得此古佛临凡，垂示欢喜圣像。你不见两人之面，满泛桃花，非大欢喜，那有此像？怎还敢取解，得罪佛爷吗？”木秀道：“庙里佛像是男佛仰坐在椅，女佛勾坐在身，如今反了转来，是什么缘故？”大喇嘛道：“庙里是先天之像，故露阳佛之面；此乃后天之像，故露阴佛之面。其实翻来覆去俱是一个太极图，两尊古佛虽分男女，神通愿力总是一般，阳佛露面住世千百劫，自然该阴佛露面住世千百劫，这是一定的佛轮，并无别故。”木秀道：“平时看着诸佛欢喜之像，及寺壁上图画罗汉菩萨，一切神圣俱赤身交媾，说是都由此成佛作祖，还不肯十分信服，如今眼见，才信是真。”因即欲着衣礼拜，大喇嘛忙止住道：“在大欢喜佛前，还用穿着衣服吗？贫僧也须赤体喙颂，合房之人俱要赤身，与寺壁画像一般寸丝不挂，方成欢喜道场。快些烧起香汤，把两尊佛像拭净，点起香花灯烛，每日三遍上香，三遍欢喜，三日之后，漆起真身，断七之后迎入寺里供养，等通国之人礼拜瞻仰。若有善男信女于真身佛像前信心欢喜，布施斋献，比着泥塑金装像前更得百倍利益，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凡有所求无不如意。此时天气尚热，像前须供冰盘，把水银殓好。大欢喜佛圆寂在西方，西方便成极乐世界，如今又圆寂此国，此国将来又成一极乐世界。国主既与古佛交媾，做过夫妻，将来成佛尚在文殊、普贤等菩萨之上。房中女侍每日亲见古佛交媾欢喜之状，个个都成佛子，与善财龙女地位不相上下。”倭国极信喇嘛，大喇嘛更是尊信之人，便都信是古佛示像，大家脱去衣裤，磕头如捣，齐念大欢喜佛。

木秀道：“三遍上香，是知道的；三遍欢喜，是怎样欢喜之法？”大喇嘛道：“欢喜便是交媾。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古佛构

精，万佛化生，上一遍香，交媾一遍。须点出十二个精壮男子、十二个兴致女子，随着国主及妃娘娘们在灵前赤身交媾，总要干得十分欢喜，方足赞颂古佛功德。”木秀连连点首，敬信奉行。倭女们送进香汤，大喇嘛取巾揩拭头面，令倭女揩拭周身，令木秀及倭妾揩拭鬣髻。木秀哭道：“常时娘娘罚咱拭髻，咱心里还觉不甚甘伏，如今揩拭过一回，以后是不能勾的了，岂不可伤？”大喇嘛失惊道：“在大欢喜佛前都好哭泣吗？国主这一哭不打紧，要迟做三年佛爷哩！”木秀忙拭去眼泪，将一妾合大喇嘛配对，自己与一妾配对，选了十二个小喇嘛、十二个倭女配对，每日三次上香，三次欢喜，三日以后，漆起真身，宽吉恰好坐在金交椅内、金容朝外，奚勤两足站立椅前。断七之后，迎入寺去，特建一层后殿供养，求见真身者，必大布施，或是少年女人，信心欢喜，方得放入。一时举国若狂，金银米麦如山积起。

木秀自真身入寺以后，忽想念文容，记起宽吉之言，便差官赍着厚币去结好琉球，将倭主全家杀害，凡源氏一族老少不遗，以除后患。于十月出兵，先抢福建。边报飞驰至京。

此时扶馀被何如、敬亭化导，首先归诚，俱敬信二人不过，上表欲仿中国大小学之制，暂留二人设立规条，教诲生徒。二人亦喜国王诚恳，上书乞留，用夏变夷，表率诸番，天子允奏，打发使臣回国。随后便是文恩等领着四川乌蒙等四军民府、建昌等八卫、天全等十一招讨，安抚宣慰各土司入贡。临末，吉于公、金视率同安南贡使入京。

只有日本一国，虽亦入贡，奚勤奏章可据，而根问从人，俱云两人无病进宫，虚实未定，今闻兵抢福建，益知其诈。十一月初一，天子降旨：封文龙为征倭大将军，吉于公以原官赞画军务，加文恩正总兵官为副，加闻人杰参将、锦囊游击，为正副先锋，统领

浙江、福建两省官军会剿；调龙生、铁丐率岛兵于上流协剿，限十日内出兵。

文容棺木到家，赛奴、云氏哭死几番，长生亦哀号擗踊，独寤生但只垂泪，并不哀痛。云氏恨骂：“生既不孝，死复不哀，生你这逆子何用！”闹过几回，寤生总无悔改。赛奴与云氏俱疑不是病死，此番闻信，疑上加疑，不知棺中可有尸骸，或是被倭奴杀害，立定主意必要开棺，因禀知水夫人，水夫人道：“文容必非病死，但开棺事大，必须奏请。”因令文恩奏闻，奉旨允准。赛奴因原棺矮薄，将素臣预备铁丐夫妇棺木讨一口去，以备另殓，唤了匠人开出棺木，只见面色如生，颈上刀痕现在，赛奴、云氏才知其夫死于非命，大哭大跳，双双晕死。玉奴随文恩到川访问父亲，那米崇原是富翁，一访便得，但因盗劫火烧，已是赤贫，忽知两女现在，又都做了一品夫人，喜得魂出，急急的弃了破屋，同进京来。因文容已死，便住在西宅，替赛奴管理家事，当同玉奴等将两人救醒。云氏看长生号泣，如不欲生；寤生虽亦垂泪，并无惨意。暗想：有夫靠夫，无夫靠子，这样逆子如何倚靠？想起文容旧日恩情，怎忍他独自惨死？不如趁此开棺之时，寻个自尽，与他双双入土，做个泉下夫妻罢。主意已定，便不甚哀哭，至晚来沐浴干净，差使丫鬟出房，关上房门，换了一身新衣，缝好衫裤，穿起夫人冠服，悬梁自缢。那时未到二更，合家忙乱着文容殓殓之事，只认云氏乏极暂息，未经留心。赛奴忽想起一个香囊是文容心爱之物，常时佩带，出使时恐不雅观，才解下来交与云氏的，忙令寤生去取。

寤生入内，见房门紧闭，连敲不应，心便惊疑，用力一脚，将门踢开，至中一间，床上并无入形，浑身便发起抖来，赶进里间，只见高挂在梁，吓得魂飞魄散，口里喊叫，脚便飞跨上桌，将绳解



放，抱至旁边一张榻上，已是气绝。寤生一阵跳哭，晕死在地。丫鬟仆妇闻声赶至，俱被吓坏，见云氏身已僵冷，便专救寤生，着两个出报。赛奴赶急进房，摸着云氏头面，点点头道：“这便足盖前愆了。我与你俱是失节之妇，太夫人说那方姨娘的话，传闻入耳，至今不忘。妹子先走一步，我随后便来。”口里说着，立起身，一头便望墙上直撞将去。亏得长生亦随至房，看见母亲点头光景，便已留心，等得赛奴撞头，便从后一把抱住，同倒于地。玉奴、阿锦、米崇俱赶进房，寤生已被救醒，在地打滚号哭，长生扶起赛奴，米崇劝道：“守节易，抚孤难，女婿所生三子，两子虽已长成，尚未完姻，一子更在襁褓，赖你抚养。我与你相失二十年，刚得聚首一月，怎忍抛我而去？二夫人已死，不可复生，你该抚养他儿子以尽姊妹情分，岂可但寻短见？”赛奴道：“寤生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何况于我？云氏之死焉知不兼恨其不孝守、不出头之故？我如何还顾得他？”

寤生大哭道：“我偷生于此只为着母亲，如今母亲已死，我是再不想活的了。我是景王所生，你们与母亲都硬派我作继父亲生之子，母亲在日我不忍伤其心，故未敢分割一字，如今母亲已死，怎还肯受这不孝之名，不说个明白呢？”赛奴道：“原来你有这瞎疑心在肚里！景王是冷精，不能生育；你的眉眼与你父亲无二；你父亲龟头有赤痣，你龟头也有赤痣。经皇上在文华殿审问景王各妃，验看明白，才断与你父亲的，怎说是景王所生起来？”寤生道：“我自小在王府生长，是知道的，文华殿上的事我也有些影响，却不知审问验看之事。十年前，在府里，匡无外老爷说我是小王子，要摸龙卵。太师说：龙卵是有痣的，不要摸错了。我自己小便上却有赤痣，我想匡老爷或肯说戏话，太师爷那时可是说戏话的人？我从此认定是景王之子。人不从枯桑而生，岂有

不孝父亲之理？况眼见府中各公子如此孝顺，怎肯忤逆父亲，甘为禽兽呢？”赛奴道：“这件事必要见个明白，连我死去及你父母死在九泉俱不得瞑目的。你父亲尽忠而死，浑身肌肉没有消化，只脚跟上一处没有皮肉，露出骨头，竟是为你而设，你只消去验一验赤痣，滴一滴血，便知你是他儿子不是他儿子了。龙卵才有痣，怎你父亲也有痣？可知是酒后戏言。那日匡老爷与太师俱吃得大醉，因此都戒了酒，以后逢席只吃三斤，你还把他醉后之言当做一句铁板的注疏吗？”寤生已知有悔悟，兼闻知滴血之说，便直爬起来，先去看文容龟头，果有一赤痣，复刺上臂血滴在脚骨之上，果然收入，连滴三点，点点俱收入骨，不觉痛泪直下。赛奴等随后跟出，见血已入骨，正要责问，寤生忽然往外飞跑，呼之不应，玉奴道：“不要去寻短见来！”一面着人找寻，一面料理殓殓。赛奴却不甚悲苦，米崇觉着，复宛转劝慰，赛奴只是呆着。玉奴道：“如今只消去问太夫人，还是该从死、该守节就是了。”一面着人进府请问。

须臾，水夫人遣文姬、沈家同来剖切开示：应守节抚孤，不应殉夫从死。将守节抚孤说得重于泰山，殉夫从死说得轻于鸿毛。且言敬姜以内人行哭失声，为文伯旷礼之证，况可从死以彰夫过乎？赛奴心里朗然开豁，方把死之一念收拾过去，专心料理殓殓之事，仍向云氏房内寻出香囊，复借立娘一口棺木来盛殓云氏。忙乱至天明，方把两人俱殓入棺。正在举哀，忽然寤生赶至，跪在文容柩前，口叫“爹爹”，直声嚎哭，大痛无休，哭到午后，已晕死过三次。初时赛奴冷眼看他，看出真情，也还陪着哭泣，直到后来，见哀伤之状迥异寻常，不觉感动，抚其头面，委曲劝止。寤生抱着赛奴两足，痛哭道：“孩儿不孝，不要说得罪父亲，死有馀辜，只把嫡母如常人看待，十年来不曾尽得一毫子道，也就罪大

恶极了。况生母之死，大半亦为孩儿不孝父亲起见，岂可偷生人世，惟有一死而已。”赛奴道：“我也是决意从死，被太夫人正论提醒，才安心守节抚孤。你母亲只生你一子，你该替他传宗接代，岂可轻生？况你父亲遭此惨祸，你母亲亦因此而死，如今幸得生子同你姨夫领兵前去，你兄弟二人若能随去，报仇雪耻，方为大孝。即你母亲，兼恨你不孝父亲而死，你若报得父仇，你母亲死亦瞑目。若但寻一死，无补于父母，而斩宗绝祀以伤其心，是太夫人所说死有轻于鸿毛了，如何使得？”寤生闻言大悟，情愿报仇，不愿从死。赛奴因问昨夜跑往何处，寤生哭道：“孩儿滴血入骨，已信有八九。因恐生母与父亲久经交感，气血相通，或有可入之理，不瞒母亲说，景王藁葬之所离此不远，孩儿从前不时私去哭拜，昨夜复去，掘见尸骨，把一只臂膊上的血差不多刺完，休想滴入一点，然后知道实是父亲所生，断不是景王之子。”

是日，文恩将文容尽节、云氏从死之事奏知，天子追念卫宫之功，赠文容光禄大夫，后府左都督，正总兵官，谥愍烈；云氏改赠惠烈夫人；分荫两子，世袭锦衣千户，赐祭葬，辍朝一日。天子辍朝，谕祭谕葬，朝臣便俱公吊公祭，水夫人亦遣麟、鹏两孙吊祭。三营各将弁及右翼各兵目俱往送葬。初四日开吊起，至初七日下午葬，也就大成局面，忙到尽情。寤生、长生父母知兵，年已十六，俱有武艺，初八日哭叩文龙，求带随征。文龙转奏，天子令在锦囊营中效力。

于初十日出师，由天津下船，至二十二日已至福建。福建自文龙振顿之后，将勇兵强，据险设守，倭兵不能得志，复得文龙生力军救援，气势百倍。天子因倭国有“木本水源，水枯木盛，六雄效顺，水木俱尽”之谣，将福建六雄预调在浙、闽连界之所，听文龙驱使，合力攻剿，连战连捷。吉于公令闻人杰、施存义赴琉球，

合兵攻其后户；赛吕、袁作忠、林平仲、刘牧之、朱无党捣其前门；龙生、铁丐、奚奇、叶豪等于海中游徼，专截倭国救兵。文龙神勇，于公善谋，文恩、锦囊皆惯战之将，寤生、长生皆致死之师，木秀虽有万夫不当之勇，倭兵虽有百战不疲之势，亦俱杀得抱头鼠窜，尽力逃跑，被文龙一直赶至鸡笼山下，三面拦截，水泄不通。用于公之计，缓攻以坐毙之，使兵不血刃，遂将各港口塞断，日夜巡徼，休兵蓄势，以收全胜。

寤生、长生眼见仇人在前不能即报，每日号泣，请于锦囊，锦囊惧违军令，不敢进兵。寤生与长生商议：乐毅困即墨，世忠围兀术，俱以缓失之设，一旦倭国救至，里外夹攻，必失贼矣。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斗，况不共戴天者乎？长生亦以失贼为忧。适二十八日天降大雪尺馀，二人大喜：炎方忽降如此大雪，天与我等复仇之日也。我等袍甲与雪同色，贼人防守必懈，李愬于雪夜破蔡擒吴元济，真其时矣。因命麾下弁兵私放一只小船，潜泊荒滩，两人于雪夜爬上陡岸探视贼营。木秀只剩得五号船拦截独港，自己领骁将亲兵札营山内，以为犄角，每日猎取禽兽、抄掠荒村以为军食，专待救兵。寤生、长生带走带伏，行有数里，已至木秀大营，时近半夜，大雪严寒，哨探者固少，巡徼者亦疏，听那营中更鼓不甚分明，便奋勇至前，拨开鹿角，闯然而入，不防地上俱有绊索，一脚踢撞，索上铃声俱响，营中守夜倭奴俱起，一面喊叫，一面擒杀。两人抖擞精神，奋力砍斫，斫死了四五个倭奴，却被四面绊索齐举，登时被获。木秀从地窖中出来，传令各营搜查奸细并四远哨探，并无馀党，方把两人勘问。两人直立不跪，倭奴便用棍打腿，木秀慌忙喝住，近前细视，几乎喜出魂来，暗忖：两人面目酷似文总兵，而少艾过之，若得回国，与之朝欢暮乐，不枉人生一世。因吩咐送入地窖，以酒食与之，如此如此。随身倭

奴将两人好好的拥入地窖之中，以酒食奉之，两人大骂，将酒喷了满地，情愿受死，不吃酒肉。倭女将蒙药入酒，用箸架隔牙齿，徐徐灌入，须臾被蒙，不醒人事，便将两人背剪之绑解开，脱去衣裤，报知木秀，木秀入窖，把两人头面臀股看视揉摸，淫兴勃发，便令先扶一个伏在炕上，自己将衣裤脱光，吃了几杯烧酒，分开两股，用唾涂抹，正要鸡奸，忽听营内一片喊杀之声，急待转身，阳物如被人一手连肾囊揞住，疼痛非常，不能转动。这是什么缘故？

缘是夜锦囊梦见文容，备诉与奚勤两人致死之故，今两人报仇心切，偷劫贼营，双双被获，吾弟须念旧日情分，即往救之，愚兄阴魂前导，可成大功，迟则无及，说罢痛哭。锦囊惊醒，忙令人传唤，寤生兄弟已不在营，急点五百精兵，一面飞报文龙，一面饱食干粮，准备上涯。锦囊立出船头，见荒滩之上隐隐有人站立陡岸，于雪光下，定睛细看，俨似文容将手频招，因令舵工望着陡岸开去，舵工道：“此处俱是乱石，必致破舟。”锦囊道：“你不见潮水陡长了几尺吗？就有石头，亦自无碍，违令者斩！”舵工见船边水志，真个长潮三尺，遂放胆将船把定，顺风而行，不消一刻，已泊荒滩。锦囊领兵齐跃上滩，见滩边泊有小船，船上伏有本营兵目，连忙根问，兵目道：“两位小将军上涯不回，几次倭兵到滩来巡，吓得要死，幸倭兵如瞎子一般，对面不见。小的们要回船，既是逆风，又不敢不守候小将军，只得拚死等着。”锦囊便不再问，跟定文容魂影，攀援上涯，路上偶遇哨探，俱行杀死，直赶至木秀大营，见文容魂已入营，拚命挥兵奋勇杀入，斫断绊索，直抢进营。倭兵惊起，被五百骁卒杀得血溅满营，四散逃跳。锦囊跟着文容魂影直入地窖，见长生赤身躺卧在地，寤生伏在炕沿，掀起雪白屁股，木秀赤身站立，被文容魂影一手揞住肾囊，叫疼喊痛，

转动不得。锦囊上前擒住，用绳捆起，方不见文容魂影。锦囊见寤生、长生昏迷之状，知为所蒙，拷究木秀，逼出解药，解醒转来，两人双双拜倒在地，哭道：“若非叔父来救，一死事小，必为污辱矣。”锦囊道：“非我之功，乃汝父阴灵所使。”因把托梦之事述知。两人痛哭而起，忽见木秀捆绑于地，露出阳物，心头火发，大吼一声，齐拔佩刀砍下，被锦囊架住道：“这是元凶首恶，要解至京凌迟正法，岂可擅杀？”寤生等无奈收刀，却忿恨不过，想出一法，用棉絮浸油裹其阳物，点火烧之，木秀负痛号叫。锦囊道：“汝父亦因此物自刎，烧是该烧，只要留还他一丝性命。”可煞作怪，只烂了一个窟窿下去，木秀仍未致死，大喇嘛说因那一哭，要迟做三年佛爷，却早成了一尊净光王佛矣。

众军士正在鼓掌称快，各营倭奴俱至，四面呐喊，围将拢来，锦囊等冲突不出，寤生哭喊道：“那西北山头上不是我爹爹吗！”锦囊、长生睁目细视，果见文容魂影。于是锦囊在前，寤生、长生在后，领着五百军士，齐声呐喊，向西北角上直冲而出，齐奔上山。倭奴不舍，随后赶杀，船里倭兵闻报，亦俱上涯前来助力。锦囊等上得山头，却已不见文容魂影，看那山时，四面参天石壁，只上来这一面稍有路径，已被倭兵蜂拥而上，前无去路，后有强兵，文容魂影又已无踪，慌急异常。忽然山洞之内跳出十馀个人熊前来扑捉，寤生等一齐发抖，锦囊看那人熊有一个有疣的，想起当年之事，急向人熊作礼道：“十五年前，我主人在此杀死夜叉，厚优过各位，未得酬情，今奉命征倭，被倭奴追逐至此，望各位再助一臂之力，感恩不尽。”那人熊把锦囊细视，跳笑了一会，便直奔倭奴。倭奴见此凶兽本是胆寒，只得拚命持刀砍斫，俱被格落，扯住一个便一撕两半，血肉淋漓，一连撕死数人，吓得倭奴魂不附体，翻身逃走。锦囊等呐喊助威，随后赶逐，倭奴自相践

踏，落崖坠涧死者无算。人熊脚踏手撕，兼之走及奔马，锦囊率五百军士复奋勇追杀，到得日中，已把逃跑不及的倭奴尽数撕踏砍斫而死，不留一个。锦囊看去仍是六个大熊，其余七八个皆新生小熊也，因向六熊礼谢作别，六熊亦似答礼之状，俟锦囊等下山，各把倭奴尸骨背至洞中，塞满一洞，拔些枯柴堵住，更移大石于洞门外，安排既毕，齐立山坡边遥送。锦囊等回头，望见六熊均有依依之意，暗暗称奇。

到了沙滩，依着山足仍寻船泊处所，只见许多倭兵在那里厮杀，文龙、文恩、于公俱已领兵上滩，两阵对圆，不分胜负。锦囊望去，倭兵全无纪律，只在那里乱冲乱突，料不妨事，因怕木秀被劫，忙令寤生、长生上前寻着原来小船，将木秀先载过去，自己领兵助阵，到得文龙阵前，大喊：“木国主被获，主营已破！”从阵脚中钻进，禀白文龙，回身麾兵齐上。这一声喊，官军愈加得势，个个气雄胆壮，奋力杀进，那些倭兵只望山里乱跑，颠崖坠涧死者不计其数，馀剩的七零八落，被吉于公、锦囊两枝兵左右搜杀，真如斫瓜切菜一般，留的二三十个小喽啰哀号乞命。文龙、文恩按兵山下，正在观阵，看见倭兵尽杀无遗，慌忙传令收兵，将小喽啰带回，自有用处。遂各整兵而前，文恩坐帐内，亲讯小喽啰，知鸡笼山只有木秀大营，并无别的倭兵埋伏。乃派吉于公、锦囊分头搜探，果然无伏。回报过了文龙，令两军就木秀营扯扎定，文恩一军仍回船中，在洋面泊着，以防援兵劫俘，留些空船傍滩下碇，预备缓急，自己亲率大军沿山散扎。处分既定，即在营中备文告捷，飞递福建巡抚，专差进京，并请派兵护解木秀；一面分咨浙、闽沿海水师镇将，多备军粮，即日渡海，于十二月初七日在鸡笼山外护取齐，准备回捣倭国，毋得违误。正是：

吏治都由庭训出， 兵机还有父书传。

## 总评

文容以出入景府、媚事七妃为文素臣锄奸之内助，最后为七妃划策战败景王，尤为龌龊，若论功行赏，此等委琐之事如何叙出？惟卫官一节，差可表着。奚勤从素臣至广西，身入龙洞，以补天丸行事，较之文容不相上下，而此后叙功亦止得瞒起实事，单题作内应一层。是素臣诸仆中之二人之技艺，合以此等事观之。故有木秀、宽吉之淫，而二人宜为之使，一则拒奸而死，一则被奸而死，其结局亦该如此。

日本雄踞东海，有四五千里之地，其民大都徐市童男女之后，境内山川清淑，气象万千。中国如隋炀之好勤远略，未尝越高丽而东，则孤悬海外，不被兵革，数十年如一日，乃荒淫臃秽至于如此。盖圣人之教不行，虽开辟已久，仍如混沌，作者扶翼圣教之心，于此可见。

谓木秀如此奇淫，而俨然为彼国上将军，日本之民如何不为源氏起一义声，共诛国贼乎？不知明朝倭寇本非日本国王有窥伺中朝之意。平秀吉者乃萨峒摩党人之魁，倭国之乱民耳，书中痛詈痴倭，而于源氏一族称其全家被害，以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之意，何尝一概抹煞哉！起义之举，虽不明著其事，而于文恩管理国事中，寓兴灭继绝之旨，然则其所以痛诋者，亦深恶乱人而已矣。

木秀夫妻作乱宣淫，而倭王为其所灭，倭民为其所役，似未闻圣教之处，方合有此事，乃独崇信喇嘛，依言行事，佛氏之教，固先孔孟而行乎？作者深恶二氏，丑倭人即以丑佛教，有不便放言于中国者，则于此放言之，而亦以见佛教之惑人，于乱臣贼子为尤甚。



文龙巡按福建，由浙江、江西顺道而南，而书于前回，不表闽中政绩，既以避笔墨之同，亦留此回歼倭地步，或谋或略，具有经营。读“将勇兵强，据险设守”二语，则前此一番振顿，当不减于皇甫毓昆之按辽东。何物老嫗，生此宁馨，古今开府建衙者，一齐拜倒。

寤生认定是景王之子，至于不父其父，此可谓之瞎疑。天下岂有奸生之子，奸妇自承，而其子反不欲承之理？文乃藉此以助波澜，隔断使倭、征倭两段，便不直捷。且表云氏以结束文容当日“小尼愿同生死”一言，煞有印证。而匡无外醉摸龙卵，酒能误事，亦于此见意焉。可谓善使闲笔者。

徇夫、守节，二者孰是孰非？不必水夫人，亦将曰：从死之死轻于鸿毛矣。水夫人责备素臣，忧毁成疾，龙儿诸媳割股伤生，则古无从死之孝子，即无从死之节妇可知。赛奴何必问哉！盖赛奴从死之志，已决于见云氏点头之顷，其因米崇之劝而请教水夫人，非比贪生者流借人言以为口实，本无必死之念也。皆因文容二妇同是失身之人，书中特笔表之耳。

文容二子复仇，其志可嘉，因文恩奏请从征，而隶于锦囊麾下，二人者必许之矣。乃少年喜事，不知进退，竟违荀林父之命，而为彘季之渡河，苟非其父有灵，见形托梦，其不至于邲之战者几希矣。虽然孝出至性，水夫人母子之德化感人至深，然后文容乃有斯子。

六雄效顺，其为福建六雄无疑，不图应在六熊，而仍以锦囊遇之也。然则鸡笼诛夜又一回，不徒为素臣未遇时点缀生色焉。文如国手下棋，不肯使一闲着，安得不成奇书？

## 第一百三十四回 泰运将开囊括扶桑日本 疑胎乍脱血凝铁丐银儿

文龙签发捷报已毕，差二十名兵，拨一快艇，即日渡洋投递，另派军士飞报前门后户，游徼各师，传谕文恩：将木秀紧紧守护，拨亲兵入山斫截坚韧木料，连夜制起囚笼，把他装入，钉上粗重镣铐，以备起解。次日下午，福建巡抚派福州镇总兵渡台接护俘囚，用了二十四名兵才把囚车扛过船来。总兵上岸叩谒，呈递回咨，复与文恩在船交接，领解自去。这三四日内，各军得信，陆续差人到营，面禀机密，都说倭人张皇已极，外援既绝，内无主谋，若乘胜回师，可以一鼓荡平。文龙因已约会浙、闽沿海诸军，并听于公之言不肯速进，且因带来各军虽有五六千兵足敷调遣，却都是文府旧属，将来奏报战阵情形，难免他人猜忌，须俟浙、闽会师，亲知灼见，方无后虑。仍令各军来人传谕：诸将不得妄动，静候示期。

原来木秀夫妇天生勇力，通国畏之如虎，诸臣中倾心献媚，导以悖违。倭王向来守府，政权尽出上将军，以故谋危宗社，易如反掌。然木秀性淫惧内，创乱以来，兵权皆出宽吉，自欢喜佛涅槃示像，军士大半解体，小人无常，从前傅翼恣毒，到此地位，眼见官兵压境，连仗败绩，逃出鸡笼。而木秀毫不省悟，仍在营中宣淫无度，知其不能成功，遂各顾身家，无人肯为画策。单有宋素卿一人，是其腹心，虽居中将之任，实未统兵，此时亦无能为力。及木秀被俘，全军覆没，官军得信，连射箭书，东京城中人心汹汹，争先倒戈，欲杀木氏全家。宋素卿知众不容己，急从水关

泗出，径回佐渡岛去了。幸有宽吉母族藤峡种臣，向为倭王大藏书记，受木秀陆军少将之职，闻乱出视，始得弹压下去。龙生等差禀时，正值士无斗志，师绝外援，各路探报亦均言倭民闻鸡笼之败，皆愿早降，故诸军差弁不期而会，奈文龙号令严明，众将只得整兵而待。

到初七日，外护报称：浙江都指挥率领宁、绍、台八卫十王所之兵，及福建厦门、汀州二镇师船，均于午刻齐集，听候大将军差遣。文龙谕令进见，各将排班参谒，点了浙江都指挥统率所部，随自己进兵。厦、汀二镇之船，因其熟悉闽洋险害，暂在洋面梭巡，以代文恩，并与吉于公、锦囊水陆策应。一面飞飭各属将：仍照旧派地方，于十一日黎明，一齐登岸进剿，除木秀乱党外，倭民投诚即便妥为镇抚，再听后令。处分甫定，即将大营全拔，文龙、文恩乘马当先，重至山脚巡视一周，叮嘱杏、锦二人加意防守，麾兵上船。文恩军中早经预备牲牢，请文龙过船祭海，恰好风起西南，便各挂帆而上，旌旗耀日，戈戟凝霜，将领个个英雄，兵士人人敌忾，连江卫所之船，共有二十四号大舰，三十号小艇，满载五千兵，海面虽宽亦觉拥挤。到了离山已远，波浪壮阔，各船始拢在一路，排个雁翅式，如墙而进。

是日，行至对马岛，收入南面港口。铁丐率领岛兵，过船参见，文龙不敢当主将之礼，辞了又辞，铁丐那里肯依，定要披执叩头，说道：“称呼咱也不肯让的，这礼数是会典上所载，况全军耳目所寄，老侄不必过推。”文龙无奈，只得受了属礼，连忙请入内舱，再施叔侄之礼，铁丐也就不辞。两人寒暄数语，铁丐接着道：“咱离海岛已久，此番与龙兄游徼，看岛中情形不比从前跟那没屌子的做事，变成强悍风气，连扶馀一国如今也被何如令叔、祖景大伯教化，讲些仁义道德、礼乐文章起来。单有这倭国，被木

秀弄到这般地位。景大元帅志在四海，常欲洗荡秽浊，由东而西，使欧罗巴洲亦奉圣教，可惜一时志愿不遂。今吾侄奉命出师，旬日之间，元凶已获，东瀛三岛不足平也。但木秀已死，尚有琉球党恶，谋害倭王。必得南向问罪，收入版图，方无后患。尚氏久受本朝煦育，高皇帝赐以操舟三十六姓，始有舟楫之利，通道东海，乃敢背弃盟誓，助木灭源，乱几侮亡，亦不为过。台湾孤悬海中，久无所属，亦宜乘势取之。目前师船既多，军威颇壮，廓清东南洋面，正在此时。咱与龙兄商量，所见甚合，老侄此来，定建非常之功矣！”文龙道：“愚侄因父病，勉当重任，幸不貽误。俟略定倭地，即欲请旨，内渡琉球之事，当移鸡笼之军前去，与闻、施二将合办，自能得手。台湾已在掌握，止须布置得宜，便或海外重镇，将来一切经营，还仗几位世伯之力。”两人深谈，不觉半夜。舵工进报：西风大作。铁丐大笑道：“此天助老侄成功也！”因即辞别回船，同时起碇，送出港口才分道自去。

这里大军数十号船，于初九日傍晚，已抵倭国东京港外。吩咐散泊，以观动静。那知倭兵竟无一船守口。次日文龙打发两员卫官，带领二三十个众营兵士，都扮作商人模样，乘一小艇进港，若无盘诘，即便登岸，侦探实情，回营报命。未到午牌，各人陆续回船禀明。原来倭主源氏一族已被木秀幽禁，继而送至琉球，教琉王用计戕害，竟无噍类。倭民切骨，自木秀败逃，搜寻源氏，拟图兴复，奈王族向无多人，疏远者本列齐民，执业卑污，难胜继统之任。倭民令无所禀，七张八角，贾于市者辍业以嬉，耕于野者坐食而待。正在纷纷扰扰，传闻木秀被俘，天兵全胜，莫不翘首盼望。而木秀派留已败兵将，渐渐散归，单有一种匪徒，趁着国中无主，蠢然思动，以故民间之望天兵愈加激切。文龙听禀之后，传令各船即时启碇，登岸之后，排齐队伍，分一半驻扎城

外，亲率一半直入东京，如遇倭民，各将好言慰劳，不许妄杀一人、妄取一物，诸军遵令前进。那些倭民见是中朝统帅旗帜，一时喧传，聚集观看，老幼男女欢声雷动，都在岸上伏地磕头。刚进内港，即有许多倭人撑出小船，前来挽引坐舰，一路山明水秀，煞好风景。文龙因倭民诚恳，令文宽、文敏带刀侍立，在船头眺望，暗想：日本古称三神山，秦皇、汉帝因动求仙之想，屡次遣人寻觅，迄不能到。隋唐以后，市舶稍通，惜无文人往来，神仙之事固属杳茫，然山水灵秀之气必多钟毓，何以国俗荒淫至于若是？可见圣教不行，虽清淑之区亦同芜秽耳。倘以中国之法治之且久，洵东瀛之雄镇而辽海之屏藩也。文龙想了一会，船已近岸，倭民看见统帅童年玉貌，惊讶非常，指手画脚，人声潮沸，诸船齐到涯次，泊定岸上，伸头探脑，愈聚愈多。文龙因倭国不知礼教，欲示以天使之尊，因在船头令诸将排班叩见。先是文恩同王指挥披执上前，从人报名喝跪，文宽自后趋出，喝一个免字，二将肃退，旁抢两步，立于文龙左右。随后卫所官二十三员及本营都司守备分作两班，行一跪三叩礼，皆头盔腰刀，报名而前，文龙立受不答揖，文宽在旁唱起，卫所等趋左，在王指挥之下，本营哨弁趋右，在文恩之下，均各屏息。文龙左右回顾，二将趋前听令，已毕，文龙转身下舱，二将回船，各弁随后恭送，转听令讫，两枝人马逐渐登岸。倭民避让，均拥至高岸之上，欢声更甚。王指挥匹马当先，领浙江卫兵望东门而入；文恩匹马当先，领本翼亲军，派拨统带之浙闽水师兵，从南城绕山望西门而入。各兵刀入于鞘，箭去其筈，以示收降之意。

倭人迎着二将马头，拜伏不起，俟兵过完，然后拥护入城。到了申时，文恩同着倭国太政官属两员，一名三岛善长，一名村溪性良，并随从吏役十几匹骏马赶至码头，请文龙入城。文恩领

着二人上船参见，略问根由，始悉二人为倭王亲信之臣，木秀柄国，被其馋间，已辞职在家，因知天兵入京，首先投款。说到倭王族灭，二人流泪不止。文龙不暇再问，即便料理上岸，仍令文恩同倭官先行，自己领着家将亲兵等在后缓辔而入。夹着文龙的仍是文宽、文敏，却一色打扮，面庞俊秀，也与主帅一般。文龙揽辔顾盼，三马齐驱，或居中或居左右，故使倭人眩目，其余前后数十骑，有旗牌冠服者，有官监装束者，年纪都在二十内外，倭人喜得呼叫跳跃，响应山谷。那知军中号令严整，但闻马蹄咯喙，寂无人声，不多一刻已到东城门下。文恩跪迎道旁，各哨弁指挥卫所等官以次排跪，兵丁分队站围。文恩亲兵中有见三人并辔，辨认不清者，私相耳语，急向后一看，始见居中一人冠分九梁，旁两人同是平顶，却系直筒无梁。文龙急麾诸将起来，文恩趋前欲行执辔之礼，那亲兵认清，忙将中间一马颊辔牵过以授文恩，文龙止住，并令诸将上马，于是王指挥、文恩夹骑而入，文宽、文敏扬鞭超前，与三岛、村溪当先清道，亲兵以外，并令城外择地安营。文龙定下木秀伪府暂作行辕，文恩等送入，令亲兵洒除内外，房屋适足敷用，单有文恩左翼亲兵无处住宿，问起三岛善长，知东京官署規制狭小，惟木秀伪府可容数百人，此外只有王居宽大，因请文恩移驻。文龙点头，文恩辞不敢居，并以倭性难测，不便分营为虑。文龙因问王宫内现住何人，善长道：“王居本有禁军一千，国主被逼时，都要随往琉球，木秀不许，故仍守着不动。天使若居其中，那些禁军稍稍教练便成劲旅。目前京中百姓知道木秀败亡，都听天使处分，逆党早已匿迹，自无他虑也。”文恩不得已，先令标下将弁带领兵丁前往王宫驻扎，自己暂随文龙料理一切。

到了次日，已有赛吕、袁作忠、林平仲、刘牧之、朱无党几处

军报进来，知各军同日登岸，倭民欢迎进去，并无拒战之事，现已分兵将海口守住，以防木秀馀党，各处地方官照旧治事。文龙看过军报，即发回书，令各军暂驻，俟朝命定夺，这里先差两军士传令。锦囊即日进取琉球，顺道收括扶桑，自与文恩商办善后。忽然记得一事，忙令文恩带兵前往喇嘛寺中，逼着大喇嘛开进后殿，将宽吉尸身劈作几段，用棺木把奚勤殓好，暂停寺中禅堂之内，办好祭品，拜奠过，然后带大喇嘛勘问，供出窝藏倭女之处，依言发看，个个赤身裸体，更有两个小喇嘛混入其中。当下传谕出去，令倭人如有妇女被诱入寺者，各带衣裤认领。不消一刻，都来领去。合寺喇嘛唬得尿屁直流，匍伏阶下，磕头不已。文恩因问明东京几座寺院，共有喇嘛若干名，登簿存记，便将大喇嘛带回，其余皆发放过去。禀了文龙，请出军令，批定斩条，把大喇嘛决讫。寺中得信，正要劫夺，却已无及。倭俗坚信喇嘛，这大喇嘛人人当作活佛，今见血淋淋一颗光头滚在地下，始信佛法无灵，平时伎俩都是妖言惑众，遂把拜佛斋僧之念消归乌有了。

倒是东京这许多寺院，看见天使如此作为，大喇嘛毫无法力，不觉胆寒气索，欲想起义与官军为难。到了十二日，聚集喇嘛七八百人，正在举事，三岛、村溪同时报信。文龙传令文恩，单把王宫守住，吩咐二人常川探报。二人往来街头，只见一队一队兵士模样的人东穿西绰，或在城隅驻定，或在路口歇着，或坐或立，若有所待，心下狐疑，眼见前日天使入城，随带不过千人，今日均未出府，这些兵士从何而来？忽听巷口大声呐喊，慌忙入府报知文龙，请为准备。文龙仍如前言，亦无拒敌之意。二人不解，因想自己首先迎接天兵，结怨喇嘛，不敢出去，就在府门前照墙高脊之上骑着探望。只见城中有四五处喊杀连天，似在那里搦战，最近有一起喇嘛从府后大寺抄过来，刚进巷中，被方才兵

士拦住，尘头起处，只见无数喇嘛头从人丛里滴溜溜落将下来，约有半个时辰，喇嘛竟剩不得几个，没命冲突，才走脱了，那些兵士仍旧整队而行，四五处喊声一息都息，恰不见有一人一骑进府禀报。好生疑惑，问着路人，止说许多兵在城外分投驻扎，不知从那里来的。

原来昨日诛了大喇嘛，文龙料着有事，暗差亲兵出城侦探，恰值铁丐巡洋至此岛，船不张旗帜，岛兵又无号衣，亲率二三百人分坐十数小艇进港。亲兵认得铁丐，暗递消息，铁丐即命一艇回去，转报海面各军。这日黎明，龙生、奚奇、叶豪、华如虎、华如蛟、元彪、宦应龙各以岛兵进城，分投堵截，遇着喇嘛便杀，事毕径自出城，故文龙安坐府中，不动声色。已除了如许邪逆，去了倭国大害。外面喧说：天兵剿杀喇嘛，声势利害。

文龙传进三岛、村溪两委员，令将喇嘛尸首掩埋，出示安民，叙明喇嘛纵奸积恶，罪状昭著，徒党妄思报复，自取灭亡；现在大兵云集，并不扰累良民等语。这示一张，倭民大悦。次日，闻人杰、施存义两路兵又来报捷，情形亦如赛吕各军，于是倭国全境荡平，民情安谧。文龙、文恩处分善后各事，所有两京各道地方官照旧供职，藩属诸侯岁支禄米银钱悉如原额。单有国王，访了数日，竟无族人报出，只得虚位以待。其馀京中庶务有三岛、村溪二员布置得妥贴周到，倭人属望承平，无不欢喜感颂。

十五日，文龙设宴犒劳诸将，与文恩并当主席，文恩不敢，乃定王指挥居中正坐，龙生、铁丐、奚奇、叶豪、华如虎、华如蛟、元彪、宦应龙、三岛善长、村溪性良十人东西坐，自己北向居中一席，文恩退后一尺，亦北面。主宾酣饮，交相颂祷。席散后，文龙即请王指挥统兵回浙，奚奇等六人各归浙、闽本标，均于次日凯旋。诸将临期披执禀辞，文龙辞不敢当，各以常服相见，叮嘱慰



劳，然后泛舟出洋，文恩直送至外港才回。十八日，闻人杰、施存义领军缴令，吩咐摆酒洗尘。正在畅饮，锦囊差寤生、长生报捷。原来锦囊一军于十四日到了扶桑，扶桑本是拳石小岛，前王无子，传位女儿，这女王也有几分姿色，淫乱无度，国人嗟怨。木秀作乱之时要并扶桑，收其女王为妾，遣人传谕投降。女王不肯，木秀正欲兴兵袭取，而事败兵溃，不能得志。锦囊兵到，守海兵将报知女王，知中华元帅是个俊俏后生，女王大喜，吩咐兵士不准阻住华兵，听其上岸，自己率领几百名兵及宫中女兵亲来讨战，看见锦囊，如获异宝，麾兵为两翼，自己出阵与锦囊对敌，屡示败退，诱锦囊深入，忽然两翼兵裹将拢来，劫入宫中去了，逼锦囊与他成婚，情愿将扶桑国王之位让锦囊去做。正不开交，官军奋力杀入，夺进宫门。锦囊见事已得手，料他不敢加害，遂把兵士扎定，将计就计，叫他写下降书，然后挥兵入宫，把女王及左右宫女等个个捆绑起来，闭置密室，即日下令安民，国人大悦。

次日，吉于公已到，锦囊留其办理一切，自己统军出海，于十六日攻克琉球首里，琉王尽将木秀叛党缚献军前，舆衬乞降。锦囊询问倭王家属，尚泰伏地叩头，不知所对，研诘至再，始于后宫唤出倭王幼女两口，一年十六，一年十五，状貌秀丽，而面目污垢，尚是琉王矫木秀之令，私下留入宫中，俾与厮仆操作，这两女算是源氏一脉。锦囊驻军首里，先差二将押献俘囚，并倭公主带归东京，现在城外，尚未登岸。文龙令将倭公主接入王宫，责文恩照管所有俘囚，即行解至府中勘问。寤生、长生满身缟素，显出白润脸儿，与乃父相貌差不多些，此番出入战阵，柔媚之中更饶英爽之气。文龙定睛细看，果然少年战将，不胜欢喜，心下定了主意，便令在府中住着。外面报说囚犯到齐，听候发落。文龙出堂，并请三岛、村溪两位一同勘审。共是男犯十九口，女犯二

名，皆系木秀亲族，那年骗倭王到琉，令其伴送而去，以便居中行事。内有七八人，文龙看去，貌尚慈善，问知口供，知被木秀逼逐，无可奈何，到琉之后亦无助奸济恶情事，村溪性良也与熟识，平时木秀并不重用，实非真正恶党。当下连女犯两口一齐开释，其余审出听从木秀谋害倭王各节，内有二人系亲手缢倭王致死者，铁案山招，毫无遁饰，遂定了二人为首，九人为从，令三岛、村溪领去监禁，专候奏复到日定夺。

内边席散，文龙请闻人杰、施存义进密室商议，二将即于次日领军起身，天生、如包亦于是日将城外岛兵全数撤回去讫。自此，东京单留文龙、文恩带来两军共一千五百名，并王宫原设禁军一千，分拨港口城门安插。所幸民心欢悦，诸事就理，岁除在迩，街头热闹非常，吞刀吐火，幻戏俱陈，也有扎纸龙、踏高跷的，锣鼓爆竹之声，昏晓不绝。文龙差遣三岛、村溪二员，措施裕如，宛同左右手。二人皆系太政官属，钱谷刑名是其熟手。倭民初时不免惊惶，旬馀以来，知天使能顺人情，不改旧俗，仍以倭官理亲民之事，遂觉十分安逸。更有往来山南山北、南海西海各道之人，归述近状，大致相同，于是人心益加安帖。这日，文龙无事，始将平定全倭一切情形具疏奏报，差官渡海，由浙抚发递，并具家禀，备述出师后各事。

隔了两日，闻人杰、施存义差弁具禀，文恩因倭公主事适在府中，一同出厅，差弁进见，赍上禀函，拆开看时，原来二将统兵围住萨鞞摩前后两山，岛人惶恐异常，献出木秀储顿军装、粮草数目，及住宅田房册籍，并看守的亲信家丁四名捆送军前。二将驻兵山下，轻骑减从，进去勘视。岛民夹道跪伏，推出老者数人引导，先把田房仓库一一登簿，然后鞫讯家丁，供出木秀以此岛为巢穴，自谋害国王之后，无所顾忌，死党数十人、精兵五千，因

宽吉誓共富贵，盘踞东京，尽行调在身边，不意连遭挫衄，逼到鸡笼，全军皆没，以故岛中并无一兵。这些产业辘重，岛中之人因受荼毒，闻他被虏，料无生还之理，早晚要来烧抢，小人们也难看管，昨日天兵到此，他们都来查点造册献上的。二将勘验明白，亟加封锁，回营商议，看岛民情状，乞降是真，木党已尽，料无他虑。惟山势险峻，难免匪徒匿迹，因定计留施军驻守，搜山操练，以备不虞。闻人杰一军前往鸡笼，筹办善后，并替出厦、汀二镇回闽，两意允洽，会名具禀之后，遂各分军而去。文龙阅禀大喜，对文恩道：“此岛一平，全倭皆为中国有矣。日后施行，正未可量，诚不世之功也。”文恩未及回言，差弁又在身边摸出清册一本，呈将上来，只见上面写着：

木秀原住宅一所，平屋三行，每行十五间，共四十五间。

新建住宅一所，门楼七间五架一层； 敞厅七间九架一层，两旁从屋共十间； 正厅楼屋七间九架一层，两旁无屋；

寝堂楼屋七间九架一层，两旁廊房两行，不分间； 后堂三层； 楼屋七间九架一层，两旁围楼各一行，行五间； 后面平厅七间五架一层，两旁廊房两行，不分间； 正厅左方大院一所，射堂平屋五间，马道两行，外至敞厅门，内至寝堂墙； 后堂左方祠宇一座，飨堂七间五架，庙门七间三架，连后平厅，依山址； 正厅右方园一所，亭榭楼阁共屋一百五十间，连后平厅，依山址； 门楼左右方各平屋五间，各属官厅式； 每层隔墙桥门五洞； 堂楼鸱吻彩饰龙凤狮虎； 梁挂金绩蟠龙； 地平石砌云螭形； 周园砖墙一百四十五丈，粉红灰色； 每层基高五尺，阶三道，各七级，正厅六尺，中阶有陛，左右各九级，馀阶亦九级。

岛中市房板屋四百七十七号； 岛后民房、墙屋、楼堂

一百二十幢；板屋五百四十一号。

前后山田一万一千五百七亩；溪田四千三百二十亩；沿海沙洲六万四百顷。

仓屋一所，周围一百十七丈；天字仓起，至光字仓止，五十六号，内存谷十九号，每号一千二百石，共二万二千八百石；存米三十二号，每号一千石，共三万二千石；存杂粮五号，每号一千一百五十石，共五千七百五十石。

军器库一所，周围四十六丈，计屋六十六间，内存红夷大炮八尊；钢炮十五尊；旧铜炮十二尊；东洋小铁炮二十一尊；铅弹两堆，各高五尺，围一丈八尺；火枪二百六十枝；铜手枪三百二十四枝；砂弹十二箱，每箱重五十四斤；火药三百八十八桶，大桶一百个，每重八十斤，小桶二百八十八个，每重三十五斤，共一万八千八十斤；西洋式枪三枝；废枪五十三枝；炮架大小六座；火索三百四十条；刀叉矛棍锤斧剑铜藤牌新旧共一万六千八百八十四件；旗鼓、帐房锣角、草帽、席、灯、杂器，共三千五百二十件；兵衣裤、中鞋、皮毡、夏布、油布，一百二十箱，每箱一百件，共一千二百件。

后面一行，写着“成化二十年十二月日”，下具衔名“征倭大将军麾下先锋统带忠毅军福建外海水师即补参将闻人杰、征倭行营差委统带福建福州镇标全军补用水师副总兵官施存义会查呈览”。文龙看毕，蹙额道：“木贼不走鸡笼，还巢固守，有此军粮，便不易办矣。”因打发差弁暂住，进来与文恩商议道：“东京安堵无事，但倭王不修庶政，空虚已极，此皆国中之精华而为木秀攘夺者，不如分运一半以备京城缓急，以倭财济倭用，省却内地军资不少矣。”文恩亦以为然，即刻宣进寤生、长生，择定明日发船

四艘，同差弁前往搬运。晚间仍与文恩深谈，因把奏留一节说明，文恩惭汗跪辞道：“文恩虽有微劳，无非随主立功，义所当尽之责。倭地纵小，俨然国体，一旦居此非分，不特不能胜任，亦觉有亵朝廷。这事还望少老爷三思。”文龙道：“我以父病四年，祖母年高，家国事繁，势难久离，特为此举以求代也。汝且暂摄其权，异日得有源氏宗支，仍复其国，倘竟无人，则收入版图，不过内地行省之制。汝已官居总兵，本与巡抚平移，何嫌之有？家臣同升，古有其事，孔子两称美之为僮之不辞也。旬馀以来，全境荡平，并不轻折一矢，民情国俗大抵可见。我意欲兴文教，修书扶馀，请景世伯或家何如太老爷一人来此主持其事，把前日发封的喇嘛寺院改作书院，俟规模粗定，即檄锦囊东旋，交吉参赞管理，并可为汝之助。我等圣旨下来，即须回京，汝或怀疑，则此事又要半途而废了。”文恩拗不过，心知事已出奏，天子言听计从，必当允行，只得听其自然，不复再辞。次日，文龙发书，差官赍往扶馀。

过了数日，已是除夕，文龙府中排起筵宴，犒劳军将。寤生、长生已将军械粮食运到，亦与于宴。因并无一员客将，连三岛、村溪，也因祭祖，辞谢不赴。这里营哨各弁都是镇国府旧属，照着家宴规例，挨次团坐，倒是自己占了首席，文恩次坐，寤生、长生末坐，共是六席十二人；吩咐各营兵，每棚赏了两席，均要丰盛。文龙吃到半席，想起一事，忽对文恩道：“你那里尚有两个甥妇，我竟忘了，不曾发过酒席去。”文恩道：“方才已有送去，只是两个终日悲感，不如我们快活。”文龙道：“这也难怪，覆巢之下，遗此孤雏，故宫禾黍之怀，谁能遣得？且俟京中书到，当亟为处分罢了。”二人谈论之际，阖座无言，只有寤生、长生觉得句中有眼，登时面涨通红，垂头不语，文龙揣知神情，亦就不题。饮到二

鼓后，各已半酣，告别归寝。黎明时分，府中摆起香案，文龙望阙行礼，复西北向遥祝祖母、父母、诸母已毕，诸将、倭官次第贺喜。午后差人答拜。这几日又摆新年筵席，与文恩迭为宾主，困于酒食，未免寻些消遣之事，恰好倭民歌舞太平，就年下戏耍诸事加意整饰，闹得城内城外填街塞巷，乡村社火都有三四十起。文龙大开府门，放他进来，每起均有犒赏，那些百姓个个颂扬，编就歌谣，沿街卖唱，一直闹至元宵以后，方渐疏落。

这日正是十九日，门外传报，批奏已转，天子特加文龙太子太保，赐蟒衣玉带；文恩以正总兵加经略大臣，暂主日本国事，荫一子锦衣千户；吉于公、闻人杰、施存义均以正总兵用，吉于公仍兼原官，留军参赞，闻人杰、施存义兼管南洋防务，均暂缓陛见。锦囊以水师副将暂主扶桑、琉球、台湾事务；赛吕、袁作忠、林平仲、刘牧之、朱无党、奚奇、叶豪、华如虎、华如蛟、元彪、宦应龙均照原官应升之阶，留于浙、闽，遇缺题补；龙生以正总兵衔统辖沿海各岛；铁丐以参将衔帮办岛事；浙江都指挥王懋、福建厦门总兵林阶、汀州总兵霍武，均赐军功加一级俸满，引见听候擢用；浙江巡抚、福建巡抚各荫一子，坐监期满即选。文寤、文长以锦衣指挥，仍留用文恩行营差遣。各营守备千把均以原官加一级。兵丁赏给一月钱粮，并发银牌一千面，交文恩择优散给。木秀着免其解京，即着福建巡抚督司勘审定拟办理，其木仁等十一犯已据文龙讯明，即依原拟就地正法。尚奏着加恩免其治罪，交锦囊永远锢禁于该王宗支内，择贤具奏，另行册封。前日本国王三女源桂贞、源柏贞，交文恩抚养，妥为遣配。三岛善长、村溪性良，着文恩照日本官制量予迁擢。所奏筹办善后事宜颇臻妥洽，着文恩、锦囊、吉于公等悉心办理，随时奏报。馀俱如所奏施行。这旨意之外，另有手谕一道，内云“汝父心疾未痊，宜速回京。东

海之事，概委文恩，有诸将协力和衷，自臻妥协。龙生、铁丐是素父旧友，识拔于未遇之时，迹闻岛中安谧，足见二人之才，回时经过，为朕代致委任之意”等语。文龙开读已毕，率领诸将谢恩。

是日，家书亦到，单有水夫人手谕，已知天子召文龙之旨，但令速归而已。家书封内另有一函，上书“少老爷台启，仆妇米赛奴叩禀”字样。文龙因寤生在前，袖书入内，与文恩拆看，内系请安谢婚之语，惟谆求俟文容期祥后行聘云云。文龙递与文恩道：“这事须你作主的了。”当晚留住文恩，将应备各事细细告知，遂定于二十日起程。到了天明，各军将士均已整齐队伍，在辕外候送。这些倭民闻知大将军回京，都想恳留，经三岛、村溪二人再三开导，始各备些香烛，沿路陈供，专俟宪驾起行。文龙只带五十亲兵、两员千总，骑马出城，一路观者拥挤，两旁跪送者更是没个缝儿。登了座船，诸将捱次告辞，三岛、村溪转觉依依不舍，文龙定了再来之期，才肯回身上岸。开船之顷，鼓吹爆竹一齐作响，文龙立在船头，直到出了内港，方才进舱。时在立春节后，东南风大作，挂起风帆，次日已进高丽黄海道界，望见西面岛屿林立，约有百数十处，知是龙、铁二人所辖地界，遂命海师扯起大旗。

午后，文龙踱至舱面，见远远来一大船，挂着号旗，中间一字恰认不清，那知来船早已认明，疾忙横驶过来，船头上立着铁丐，狂笑跳舞。两船接着，并行数里，收入一岛，下锚放艇，过船相见。铁丐道：“将军如此遽行，真从天而降也！咱好运气，两次相逢，若迟到明日，要在龙兄处厮会矣。此岛是咱所辖，就名扶龙岛。将军奉命班师，但一日半日也不算耽误，况非出师可比，请到岛里屈住一宵，咱也尽点孝敬。”文龙告以加衔旨意并天子委任之言，铁丐跪下谢恩，起来就喊小船，文龙力辞进岛，铁丐那里

肯依？两只小船闻岛主喊叫，如飞驶拢，文龙无奈，随带文宽、文敏，又点了四个亲兵，扶下小船，铁丐亦下了船，一同进了外护。约有四五里，即见岛城，守城岛兵忙去启闸板，两船进得水关。岸上岛民岛妇探头探脑，因喧传是小文爷，都要见个一面。港道渐窄，山势兜合，城内城外天然隔绝，迎面一座院宇，重楼飞阁，气概轩昂，早有兵士牵着马匹相候，二人舍舟而骑，进了殿门下马上阶，只见正中供桌安着皇帝万岁龙牌，文龙趋前行三跪九叩礼，铁丐在前引着，到第二进堂屋内，拉文龙正坐，纳头便拜，文龙急避不及，只得同拜了四拜。

后领至后面东间坐下，正要摆酒接风，忽有岛兵进报：“龙岛主船抵外护，即刻进城。”铁丐大喜道：“数年在府搅扰，若非倭国有事，那里请得到贤侄？如今又添龙兄，是好极的了。”文龙道：“侄本欲往谒龙老伯，不期而遇，也省得奔波了。”二人忙迎出去，立于殿门之外。少刻，天生、飞娘一同进来，各见礼毕，席上问些倭京事体，飞娘满口赞叹，文龙即将天子诏内的话一一说知，三人感激非常。席散之后，复就龙牌前谢恩，飞娘告便，龙、铁二人细讯倭事，文龙从头述了一遍。伏侍的丫鬟、小子，个个看着文龙，听到骇异处，便摇头吐舌，若喜若惊。晚间，飞娘仍到这边回饭，文龙因问道：“铁婶子何以不见？”飞娘因把方才往东院的缘由说明，文龙方知铁丐、立娘反目，回岛分居之事。因比不得素臣身分，不敢用言譬劝，漏深各散。铁丐进内，飞娘也过东院，天生陪着文龙就在里间安歇，文宽、文敏安置在外厢房，亲兵与小儿子们轮更守夜。

次日天明，铁丐出来，在堂后中间，坐候文龙起身。原来立娘自分居后，这边事情全不知晓，昨日飞娘过去，才知文龙征倭班师，顺道进岛，满心要来相见，因铁丐性情古怪，久不见答，倘



或人前奚落，反觉不好意思。银儿已有四岁，聪明秀丽，突过小钟馗，听得飞娘与母亲所言，要过这边看小将军，被立娘喝住。谁知侵早起来，立娘方在梳洗，银儿已摸了过来，刚要跨进屏门，不防铁丐当中坐着，猛吃一惊，转身便逃，竟是合面一跌，头撞柱础之上，号啕大哭。铁丐昨日见了飞娘，细密其貌，不禁想到立娘身上，看那年神楼上被文爷试出贞洁，过后来竟会改变，因此颇萌悔念，眼见银儿额破血流，有些不忍，立起身来将他挽住。忽然想起滴血可以释疑，不如趁此一试，忙叫小子取碗水来，恰好银儿头上一滴血滴将下去，因把银儿送回东院，自己取出解手刀，在臂上一划，滴了两点，那知这血与碗内的凝作一片，碗摇水晃，毫不散动，心下十分明白，因并拉住小子的手，轻轻掰开，取出血来，也向水中滴下，竟是不凝，反复看视，叹口气道：“罢了！罢了！”急忙将水泼掉，放下碗来，一阵心疼，倒在椅上，两眼直翻，痰涎壅起。小子见势不佳，上前叫唤，已是不应。正是：

自古英雄皆气短， 都缘儿女最情长。

### 总评

文龙初按福建，所重在整饬军制，前面略提将勇兵强，是其振顿之功。然一百廿九回中，绝不一为铺排。读者谓详于浙江而略于江西、福建，是文法变换之故，不意阅至此回而后见文龙之知兵也。有这一篇大文章，安得不予前回预留地步？

天子命文龙为征倭大将军，而文思副之，吉于公参军，闻人杰、锦囊为先锋，声势赫赫，而况以久为海患之倭人、武勇荒淫之木秀，度必如素臣征苗之役，数倍其期，然后可克，乃连战败北，困走鸡笼，而全倭已在掌握。自古用兵，能于

旬日之间建囊括海外之功者乎？读竟此回，试取明史征倭事迹较之，当日名臣如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辈，皆应颜汗。

平秀吉一，日本之乱人也。倭君得而诛之，徒以结党叛主，不事内讧，而为中国沿海之患，故日本无起而图之者。譬如家养彘狗，狂噬市人，而不反啮其主，则主人亦听之矣。独怪中国之大，兵将之多，以一海外乱民而竟畏之如虎，坐糜千万之饷，使纵恶流毒数十年，俟其死而后已，岂不转贻日本笑哉！作者畅快言之，以愧当日之谋防倭者。旬馀而逆首被俘，又旬馀而全倭大治，千数里海外之地尽入版图，岂惟防倭诸君惭惶拜倒，即斤斤焉经营支岛者，亦在唾弃之馀矣。

师入倭京，不折一矢而坐镇之，可知倭人并无寇明之志，特一乱人肆掠海滨之伎俩耳。议防让战，几及百年，果有素臣、云从父子，安用此纷纷为哉！

于公善谋，特使掌军、谕祭酒，不得不一表之。是时，君臣鱼水，内无妒功之权阉，而外无冒功之督抚，即使鸡笼全胜，克期进取，不待浙、闽会师，亦何至有掣其肘者？乃必持重而发，以王懋监其军，盖逆知木秀已败，收全倭如反掌，缓急之势无甚异也，不然以远嫌而致失机，岂好谋者所敢出耶？

奚勤死节，留此勾连之状以示海外之人，未免太虐。一进东京即诛喇嘛、剝碎佛像、改殡奚勤，此第一急务也。故以“忽然记得，忙令文恩”等字样出之。

寤、长二将，皆为报仇从军，缟裘雪甲，辉映绮年玉貌，足以动木秀之淫心，则居然两文容也。天生佳偶，乃在东

倭，炙穴焚巢，遗雏未殄，此天假尚秦以存之者也。定睛细看，已有主意，与素臣看做媒人如出一辙。文于热闹场中惯使闲雅笔墨，的是奇书。

铁丐取淫儿以示，忒出乌珠与立娘淘气，立娘全然不懂，回岛置妾，分居过活，至此已将两年。天生夫妇过岛相劝谏，铁丐亦未说明存此疑团，而不终于一破，不几令读者亦有难信乎素臣耶？故以银儿欲看小将军一段，急为接笋，使莽性人自怨自艾，把数年含蓄，一旦倾吐。而妙值文龙在岛之日，故令诸般丑态尽情显露，此非形容铁丐，仍以极表素臣也。

素臣心疾，举止反常，阖府惊疑，何止铁丐有猜诬之想？水夫人察言观色，又听女子弟歌声，心下已极明白。而旁观不喻，皆谓素臣真以声色自戕，鸾、珠二妹，璇、素诸姬，尚且有然，况铁丐之不学无术哉？注中谓七姨辈所狎者内监，所交者素臣，大嚼屠门终不得肉，诚素臣之知己也。惜乎，铁丐不知也。故作者于此处急破疑团以结束之。

第七年病遇三年艾  
一世盲开万世明

第一百三十五回

小子连叫不应，心下着慌，飞步进内通报。两位如夫人原是大脚岛妇，起居轻便，方在床沿穿着鞋袜，听说岛主暴厥，跨下床来三脚两步奔到面前，一看神色，不知所措，左右拉着衣袖大哭起来。飞娘正欲进内，经过殿前，忽听哭声，疾忙赶到，天生、文龙闻声俱起，开门出视。小子禀诉情由，二人听不甚清，飞娘已猜到九分，点头示意。天生上前叫唤，怕是中寒，令丫鬟速取姜汤，一面将手指夹住人中，又在太阳、耳门、顶心、脑后各穴推捺了一回。姜汤取来，用箸撇开牙关，灌了几匙，眼珠稍动，总不落，痰声呼呼，头额上津津汗出。飞娘令取醋炭，霎时已到，因命两如君把他扶着头，面向下，移过炭盆，泼下两瓢陈醋，这气一熏，喉间碌碌作响，涌出痰涎，约有升许重。复扶其坐好，看看眼睛下来，众人放心。不防铁丐眶中泪珠簌簌，一声痛喊，竟是大哭起来，猛然直立，两只手把如君洒开，拔步向外，就要过东院里去，丫鬟、小子硬拉不住。飞娘猜透情由，不觉好笑，天生也是恍然，两人起身跟他出去。

只见铁丐跨进东院堂屋，瞥见立娘，拜倒在地，带哭带说的道：“咱如今懊悔迟了，咱冤屈你三贞九烈的人，又妄诬了大圣大贤的文爷，咱的罪过那里能够消得掉？咱的性命不值钱的，那年若不遇文爷教化，到如今早经死了一百个，咱要活着何用？可怜当今皇帝，说咱是文爷旧友，谁知咱这丧良心的见他病了就认他改了常，做这种事。咱还是个人吗？咱素来直性，这一疑便疑到

底，累你受了三年苦。如今想起来，不如死了，才好补报你。”说罢，将头往地下乱磕，天生慌忙扶起，铁丐呜呜咽咽哭个不住。立娘见此情形，也忍不住哭，两行粉泪直挂下来。飞娘劝道：“死是断无死法，妹夫既有悔心，自此复敦和好，妹子亦勿必介怀。妹夫是个直性人，怎这三年之内从不说明缘故，教人猜这哑谜，好生气闷。咱看起来，妹夫也是个乖巧人儿哩！”铁丐道：“休要取笑，大姊须劝他宽咱这一遭儿，以后娘一样的孝顺他。倘若介意，咱还寻得一死。”立娘拉住飞娘，哭个不了。铁丐走近前来，重要跪下，天生急止住道：“这个再使不得，铁弟须要自重，免得合岛中笑话。”铁丐道：“不过说岛主怕婆，有甚笑话呢？”立娘愈哭愈哀，不发一声。铁丐就要立娘搬进里边，又说了些倒海话，飞娘设法硬作主意，叫丫鬟、小子们扛抬箱笼，收拾奁具，自己扶掖立娘，带骗带劝的进来，铁丐嘻着阔嘴，也跟天生入内。

文龙初则骇异，见他们过东院去，私问小子，才知滴血的话，却想着疑的是谁，至天生进来，方问明白，不觉暗暗好笑。早膳已备，飞娘出来，铁丐涎着面孔一同坐下，陪文龙吃完。文龙请见立娘，即便告辞，飞娘同立娘送出屏门之外，天生、铁丐均乘马陪行，下小船，撑出外护，送文龙上船，珍重而别。岛民岛妇一路拥着观看，直候文龙启碇，方各散去。

是日天气晴和，挂帆北上。那知日落以后，忽然奇冷，西风大作，空中雪花飞舞，因令海师就近下锚。文龙怕收入岛中必有扰累，恰好在两岛夹峙之处，风浪稍平，安然过夜。自此，总遇不着顺风，忽行忽止，直到二月初二日才进大沽口，驳入津卫，舍舟而驰。初五日已抵彰义门，文龙一径入朝复命，天子召见，慰劳殷勤，略问倭中善后事宜，即命归家省视。到得府门，家人内监早已伺候，文龙先至安乐窝中见了水夫人，再到日升堂，素臣端

坐不语，文龙拜了起来，点一点头，就把旁边一个女子弟一手捞了过来，摸他头脸，嘻嘻而笑。

文龙也就趋出，先到蓝田楼见了母亲、弟妹，然后逐房间安，并到古心处略坐，回转安乐窝，禀知别后一切，水夫人喜动颜色，当面奖了几句，文龙才放了心。晚上即在水夫人房中陪吃夜饭，又问了为寤生兄弟作媒之事，水夫人道：“彼虽式微，究系国王之女，下配厮仆，逾分已极，我想文恩现主倭国，他两人从军报仇亦经立功，升授指挥之职，还守着世仆名分。虽由尔父提拔，但令世世姓文，究袭朝廷名器。明日入朝，汝即面奏皇上，把文恩、文容两家准其出籍归宗可也。”文龙应诺，因细询素臣病中情状，水夫人道：“自汝出门后，汝父愈发痴癫，青天白日干些把戏，也不管人看见。先前我亦愁有祸变，听说肤体比前充溢，眼光炯炯，仍如平时，想是隐于声伎中，而不为声伎所戕，其中自有大关系存焉。只是汝父与上皇同病，近来上皇则沉痾愈深，见了面生的人躲避不出，连别宫的内监、宫女也不许放进，终日只有何、陆二妃伴着。皇上纯孝性成，这两个月来问安视膳，不容见面。探问何妃，得知圣躬虽则不厌嬉戏，但形容消瘦，饮膳减少，夜不能寐，心烦口渴。太医诊视，都说从前不过心疾，几年来逸乐过度，耗损真元，转成癆瘵，惟有顺性适欲，以待气数而已。皇上忧急万分，无奈上皇不喜见人，见便暗鸣叱咤，不能一尽尝药之孝。看来汝父之病，尚不若上皇之真也。”说罢，文龙见水夫人稍有倦意，叫了安置。房外阮氏、田氏及红豆、璇姑等领着诸孙、诸曾孙，并仆妇、丫鬟挤满一屋，分班昏定。

文龙随着出来，同田氏到蓝田楼略坐，凤姐、蛟吟绷着甲儿、由儿顽耍了一回，方各叫安置而去。文龙也到凤姐房中，少年久别，说不尽团圆趣味，但素臣家法：非经期已净，或新产不满百二

十日，虽则招我由房，仍然床分上下。文龙征倭之日，妻妾皆娠，至十一月十一日，凤姐生子文甲，十三日蛟吟生子文由，皆是水夫人就保姆手中咳名取义。此时绣葆、锦囊脸涡微笑，文龙见了不胜欢喜，凤姐早令对床设榻以待文龙。文龙远出初归，心安梦适，酣然一觉，直到天明。

晨省过了，已有内监传旨召见。疾趋入朝，赐坐锦墩，君臣絮话，出来已是午后。随有朝臣问候，门上辞去许多，惟谢迁、刘健、李东阳、洪长卿四人，均延入相见，问了东海军务，复商议些国家重事。四位既去，亲友之在京者亦陆续候讯，直到掌灯，应酬始毕。自此，文龙以水夫人年老，素臣久病，天子嘉念勋劳，许其在家省侍。文麟、文鹏均在翰林，当年就迁了文麟洗马，文鹏谕德，并迁文谨为侍讲，特旨命随刘、洪、谢、李四人入阁学习。

是年，天子以长、次二主年已及笄，择吉出降，令工部官于赐第之旁营建新第为公主邸舍。水夫人以麟、鹏两孙与凤、鳌同年，均已官居清要，遂差人通知玉麟，一并完婚。

四月初二日，凤、鳌出府，就公主邸成礼。初十日麟、鹏两孙双娶玉麟之女过门。旬日之间，四桩喜事，虽以镇国府中人多地广，金银财帛赐出天家，不难咄嗟立办，然内外贺客，上下厮仆，应酬开发，也就忙到尽情。刚刚弥月，两位公主行见舅姑礼，又是一忙。接着，八月初一日，文谨娶回未鸿儒之女，豪华气焰，富贵门楣，也不减四月间热闹。这年，水夫人平添五个孙媳，心快神怡，精力倍加强健，因公主成婚之后，太皇太后、后妃常差内监宫女往来，也都进府起居，不时珍赏。单有仁寿宫的赏赐，因上皇病体日就羸羸，神气每至不清，渐渐稀疏下去。素臣心疾如旧，府中上下久亦行所无事，天下太平，百姓饶足，恩荣美满，元功首辅竟成卧治之名矣。

二十二年八月，文鹤高中乡魁；十月，武乡试，文犀又中了武解元，都下哗然，以为异事。都说公相诸公子髫龄科第，这也见惯不怪，怎十二岁孩子，些小气力，能挽百石弓、掇三百斤大石，真是天人。原来文犀勇力绝伦，又禀天渊之教，私下授以运气、炼筋诸法，平时从不轻试。是年，文场被黜，天渊欲令武试，怕水夫人不允，犀儿与文龙说知，请其转禀，水夫人不惟不怒，且喜天渊武艺得有传人，一口应允。犀儿大喜，整顿过场，果然冠军。次年二月会试，文鹤中在第四名，殿试二甲，钦点庶常。四月武会试，文犀又中第二，殿试全围者十人，天子特召于内苑，复阅亲拔文犀状元。四月，文麟生李生三子，取名畱、畹、畹。五月，凤姐生女，名粤；长主生子，名钊；七月，文鹏生子，名池；蛟吟生子，名略；次主生女，名侔；文柔、文谨亦各生子，府中又为添丁忙碌。

月将尽，文麟回家报知：“昨日安阁老病歿，内阁正拟稿加赠，皇上说要转奏上皇，持稿进仁寿宫去。今日面奉圣旨，派大哥为山陵使，拟成国公米镇为副，速往聚宝山催工，毋庸召见。极迟至明早，旨意下来，不知因何如此急急。”次日，天子果不视朝。辰刻，圣旨已到，文龙方至安乐窝禀知水夫人，副使成国公来会，候齐起行，始知上皇自七月望后，神思恍惚，魔迷谵语，渐至不食不寝，闭目辄遗，支离床席，已有半月。天子因上皇不欲见面，每日只问何、陆二妃。这日乘不省人事之际，随带太医入视，大惊，脉象虚浮，忽断忽续，真藏脉已见，惟肝经未绝，但肝动必发烦躁，一转侧间防其汗出气脱，势甚危险，无药可施矣。天子忧急已极，自此，日在仁寿宫侍奉，皇后、皇妃、皇子及后宫有位号者亦俱轮流进去。到了八月初十日，龙驭上宾，天子哀痛辍踊，昼夜号哭。内阁诸臣颁发遗诏，派洪文、谢迁为恭理丧仪大臣；楚王，周王，新宁伯谭祐，礼部尚书连世，礼部右侍郎王恕，洗



马文麟、赞善、曾彦，工部员外郎杨复礼几筵前行走。三日大殓，奉梓宫于永思殿，一切礼仪均依大明会典施行，百官遵制成服。文府内外男女亦俱挂孝哭临如礼，二十七日之内上下都是墨衰，文麟因在几筵前，更是白袍白经，惟素臣一人，如梦如醉，不闻不问。

一日，文勤、文慎跑进内堂，说太师爷立传沈夫人出去诊脉，仆妇传禀进来，合家骇异。素娥方督鹄儿随着鹰儿读书，听见传唤，心下疑惑，忙下素心楼来见水夫人，两儿跟着，水夫人道：“玉佳命你诊脉，病必转机。据我看来，也不必下药，大凡心疾，其来者骤，其去者速，玉佳数年以来饮食并不减少，终日嬉游，脏腑筋络均未受损，看他肤革充盈，目睛闪烁，又不曾酒色淘虚，一有转机，欲起便起，安用药为？”鹄儿从旁插舌道：“婆婆，那《孟子》上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孙儿生的那年，父亲已病，恰是七年，只消取些陈艾，一灸便好。”水夫人欢喜道：“这真是沈媳儿子，也会讲起医理来。但《孟子》岂是如此解法么？沈媳就带他两个同去，快来回话。”素娥答应起身，绕过隔墙，从大厅进宅门，小内监飞跑进去。这回不比水夫人看视，六个女教师早已准备衣裙带帨，个个斩齐，看见素娥进来，站在堂门前迎着识叫，七姨拉了鹄儿的手，一同随入。

素臣躺在交椅之上，熊熊、乌乌捧着巾壶伺候两旁，素臣见素娥亦不言语，坐起身来，瞋目而视，熊熊移过一椅，请素娥坐着。重素臣伸手向诊，素娥定神调息，细察脉象，将把左寸一部轻按重候，都无弦数之征，然后次第诊完，恰俱平和，竟如无病之人，但觉左关稍劲，肝木偏旺，因思素臣性本刚直，作事燥烈，肝阳不和是其本体，从前在丰城伤寒脉象亦是如此，所以当冷则思得炽炭以熨之，甚热则又欲得冰雪而卧之，性之所在，急不能待，

弄得素娥无法，始想出烤火卧屏以为暂时解救，想来此部脉原是他气质偏胜处，并不因病而见也，便道：“老爷病久元虚，不必攻病，只消补元。”素臣点头微笑，看见鹄儿同了七姨在女子弟班中顽笑，目视素娥，素娥会意，忙叫鹰儿去拉了过来。两儿均向素臣磕头，素臣以两手各摩其顶，仍是微笑不言。

素娥亦告辞而出，禀过水夫人。水夫人道：“当年我原说是心疾，要你们委心任运，勿作无益之思，今果然矣。但这是国家之福、生民之幸，非文氏祖宗呵护之灵所以挽回者也。”素娥道：“太夫人说心疾从无治法，侧媳平时考究各种医书，大凡心疾皆由痰起，而其病根则在内七，因所谓忧思伤脾、郁怒伤肝、恐惧伤肾，受病有不同耳。明其致病之由，而各理其脏，使脏气充足，而后痰邪消化。且痰之甚者，必聚于心，包络浊气凝结则清气壅滞，而养心之血不能流动；健忘、惊悸、梦魇、谵语，皆痰胜于血而入心迷其窍也，充其病状，渐至于癫。拔本塞原是在医者之不误投药饵而已，安得无治法哉？”水夫人道：“我所论者，单是玉佳一人。但说心疾，那见得竟无治法？你们止看七年之内何以略无转机，一到今日就有挽回，其中缘故可想而知矣。”素娥方始释然，房内诸人皆被这话提醒，亦各点头叹服。止有璇姑，方为燕姐制履，漠然无闻，水夫人暗暗称赞。

只见文虚进来禀道：“管门太监现奉圣旨进宫当差，今日就要撤回，特来告辞。”水夫人道：“既奉圣旨自不可违。你说我意：在府中多年，辱慢老公公。因太师爷久病，公子有差，只好改日拜谢。”文虚答应出去，文慎又跑进来说：“太师爷要素服，立等穿着，已在日升堂北面设大行牌位矣。”湘灵起身，即向自己潇湘阁中取出前日赶做的白布袍并冠绶、腰经、布靴，叫仆妇随着文慎送将出去。素臣取过穿好，北面拜跪，匍伏举哀，放声大哭。自

此，早晚必行礼二次，三日而止。这日文麟因几筵前每日四人值宿，隔日可以归私宅，晚间进来，闻素臣病愈，疾忙趋问。素臣命于明早进内阁时与洪长卿说明，转奏天子：以大行在殡，遏密八音，恳将女乐全部发还遣散。是夜，日升堂上便不闻管弦之声了。

次日，文麟与长卿说知，请旨发遣。素臣即命这班人各自收拾出府。七姨等在府七年，与素臣极尽荒淫，谁知素臣虽改常度，到轮替侍寝时恰有入阱看花的主意，仍是染而不染。倒是几个内监，自与七姨等配了对食，居然夫妇，一旦分离，不觉心酸泪下，无奈奉着旨意，不敢向主人乞恩。七姨等也觉依恋不舍，见素臣哭灵甚哀，怕去缠扰。挨了一夜，至次日，七姨要进来拜谢，水夫人叫人回了出去，二十二人一齐上车，后面文虚、张顺押着，径往安府而来。

原来安吉已死，其子安丙是恩荫员外郎，签分户部，安吉在日，卖官鬻爵之钱也有二三十万，只他一个儿子享用奢侈，但安吉工于媚上，却严于防家，自己续娶了范氏，子孙不许娶妾，家人、媳妇之外不买一婢。安丙袭财得荫，外貌颇似贵公子，而性却愚傻，自幼不会读书，连人道上也不大明白，安吉把他娶了同朝宰相刘太师之女，机警明慧，颇有权略，安丙畏之。不料安吉死后不及一年，范氏亦死，刘氏也没了，因丧服未终，蹉跎下去，且此时朝臣亦无愿与安氏联姻者。安丙内助无人，渐渐放荡，喜人奉承，骗子拐匪都为门客，把家私糟蹋大半。这日接了圣旨，六个教师都来磕头，女子弟排班叩见，一队妖娆，惊得安丙六神无主，忙叫家人扫除内院，分房住着，竟不依旨遣散，但在女子弟中剔出八个配了六个小子，两个赏了门客，馀者自己受用。接连几日，七姨等六人把在李又全家的把戏做将出来，安丙狂喜，自

此把这六个人奉为至宝，成日成夜在内堂戏耍。七姨等并令这八个子弟也是赤着身体学做把戏，安丙在粉肉林中过活，看得兴发，随便交媾，因埋怨道：“怎我爹有这样快活的事，偏要进起贡来，倒造化姓文的白白受用了几年。怪道那年常有教坊里人进府，我问爹他们为着何事，总不说出，如今想来，恐怕我见了，不肯进与上皇，所以瞞我。如今是我的运气了。”七姨、十三姨将近中年，大桃最小，亦相近三十，即八个子弟最稚者亦有十八九岁，个个是饥鹰饿虎，安丙体质脆弱，又兼他父亲防范太严，生前考究春方秘具，家中恰无一件存留，安丙真本实力，驰骤于十四员战将之中。大桃性复奇淫，舔唾搓挪，色色到家，弄得安丙爽快不过，发狂叫跳，群雌更来遮邀，往往通宵裸逐。不消两个月，已成痲瘵。可怜一朝宰相，忽焉斩绝。十四个人不等安丙丧归，席卷室中，各从家人、小厮跑走了。

素臣自遣散女乐之后，过了三日，始进来见水夫人，兄嫂妻妾子侄等均相慰问。素臣命把日升堂后拦墙拆开，仍照旧式通达内外，是夜，写就销假本章，由通政司传进。黎明趋朝，进了内閣，洪、谢诸人互相庆慰，恰值大行七祭之期，遂同到几筵前，候天子驾出，随班行礼。天子见素臣哭个不休，诸臣亦皆大恸，礼毕，召见内殿。天子说：“上皇疾甚，先时不得进寝，后来亲侍汤药，曾不几日，已是上宾，未能稍展孝思，不觉泫然流涕。”素臣道：“天子以继述为孝，而不以仪文为孝。上皇本是圣明，为群小所蔽，在位之日政治不无可议，然晚年自知多病，精神衰替，深恐貽丛脞之讥，自逆阉被诛，东巡既返，急于付托神器委任皇上，得致太平，圣明之量，即此已昭江河而炳日星矣。方今改元正始，初政维新，皇上当举上皇未竟之事次第施行，继志述事，孝莫大于此者。若区区擗踊之节、哭泣之哀，则士庶所同，非天子所难

能也。且礼言毁不灭性，皇上尤当思宗社之重，天下之大，勉节哀思，励精图治。以臣言之，曩年请除佛老一事，上皇之心特犹豫，未敢遽决，故试臣以狮吼之声以定行否，惜臣薄德，不能成此非常之功，惊而致病耳。设不受惊，臣奏早行，上皇其能反汗哉？今一元启运，万象更新，臣愚以为元旦颁恩诏时，即以此条列诸第一件，以当例定覃恩条款中剃度一事，其馀按例参酌，仍符二十四条之旧，各省颁贴誊黄，已晓然知朝廷之意，然后以臣所拟，办理章程及善后诸事，刊发中外，斟酌举行，去千古之大害，开万世之太平。皇上之孝，超虞舜、周文而上矣。”天子悚息敬听，道：“佛老一事，朕志先定在当日，却未能即行，假如素父不因惊而致疾，事机危险转甚，于七年之中所苦，朕故万不得已，欲素父藉此韬晦，以待其时。既至今日，安有不汲汲哉！素父明日进阁会议之后，每日在家将此事经营万妥，至年终，朕当请教，明年颁诏即照拟施行，悬限灭除，勿使奸徒预知，别逞伎俩。素父宿疾新愈，未可过劳，朕手诏阁臣，宽素父假期，闲居养病，如此则不至漏泄春光也。”日色将午，御膳已至，皇上日来以哀毁之故，只进稀粥，是日闻素臣之论，且喜慰七年渴想，心神宽畅，因留素臣同食，用饭一碗。素臣过午出来，次日入阁，与四相参酌进表，恭上大行皇帝尊谥曰“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至孝纯皇帝”，庙号“宪宗”，聚宝山所营寿陵定为茂陵，并拟明年改元“宏治”。同日，礼部拟奏奉安山陵吉期，天子览奏，均如所拟，敬谨奉行。定了十二月十二日奉移大行梓宫于陵恩殿，十四日奉安一切典礼，着礼、工二部会同文龙、朱镇并恭理处，大臣承办。天子自此节哀励治，与洪、刘、谢、李四人讨论政事，日夜孜孜。素臣休假养病，阁中有大事不能决者，四人就府请裁，故得专心于除灭佛教一事，间有处置不妥者，与水夫人反复商榷，务求行之无弊，不至

旋灭旋起。

直至十一月中旬，方把诸事条拟妥贴，即令凤、鳌两儿分缮正副两本，计有三万五千字。遂于十五日斋沐入朝，亲呈御览。天子接而不看，袖而入宫。三日之后，忽有内监宣旨，素臣疾趋入见，方知大行百日，梓宫前僧人讽经，原是前朝相沿故事，昨日太皇太后懿旨：以先帝初年崇奉喇嘛并法王、真人、僧道之有封号者，一闻哀诏，均要进京在几筵前讽经做法事，陆续齐集，应否举行，宜早定夺。天子委决不下，特请素臣商议。素臣道：“进京僧道，大凡赐紫赐冠者居多，此时若先阻其弗来，则彼必疑惧，恐生他变，不若仍照旧例于大行百日宣召入殿，讽经作法，当令礼部传旨，令其留京送殡。待恩诏一出，即密旨派五府九门兵马司京营，顺天大、宛二县，尽数拿获，使京外僧道无人主谋，则地方官之号令易行，此正除灭佛老之捷径，彼等自愿进京，殆天夺其魄欤！但臣早年就与僧道作难，彼等熟耳臣名，今先帝上宾，已失所恃，臣复病愈入朝，岂不知今日势成厝火积薪，而先作准备乎？臣于岁除以前，似犹不可销假，使彼心安，然后万无一失也。”天子依言，即手诏阁臣，以素父久病未能视事为辞。素臣回来亦吩咐内外上下人等不许泄漏。天子仍命太医每日视疾，一如病时。

到了百日，果然京外僧众，除西山法王、在京大喇嘛外，凡是敕建禅林、号国师、号禅师的，共有三千三百四十名，有名号的道士也有五百五十名，均投牒礼部司礼监，暨恭理处。天子传旨：着在城外各禅林道院分住，听候示期，分班进殿，启建功德。天子自袖入素臣奏章，每夜细看，日间召见诸臣凡素臣同志之人均与密议，只待颁诏之后，某人作何事、某事如何办理，一一处分。惟民间一些不知，这班僧道进京亦曾察探街谈巷议，却没来由，

也便安心住着，按日分班去做道场，超荐成化帝。自二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僧八班、道两班，次第做完，太皇太后、皇后、皇妃、诸王、公主等每日俱有赏赐。到得十二月十二日，梓宫发引，僧道等均送至昌平州梓宫，至稜恩殿暂安，仍分班讽经作法，直至奉安之后，始回京师，天子芦殿之外，五府九门兵丁共有一万二千人，均打围扎住，天子亦于是日回京。

原来五府都督、九门将领等均奉密旨：回京之后，传谕兵士等裹甲而待，这几日之内不许擅离营伍，静候点派。这些僧道以岁除在迩，俱拟过正月初三日起程，又禀太皇太后懿旨，神牌祔庙，须建水陆道场并清醮，各七日。遂选了僧人五百名、道士四十九名，分头启建。素臣休假在家，连题神牌都是洪文、谢迁两人。礼部官早把恩诏写好，呈进内阁，并预备发出。各省、外藩的都下士民，盼望元旦张挂，恰不防有此惊天动地、震古烁今之事。圣主御世，国运复昌，君明臣良，治臻尧舜，人事行于下，则天象应于上，钦天监官登灵台以望气，测躔度以知差，推得宏治元年元旦，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在二曜交会之后，午正二刻当见。是日日出五色，景星卿云复见东方，主正道昌明，群邪消灭，时和年丰，万世太平，诚非常之祥瑞也！天子览奏，手诏素父云：“天象如此，事在必行，慰卿廛念，一切元旦面议可也。”这日除夕，僧、道等水陆清醮俱已圆满，各在寺观度岁，并分派内廷赏赐。外面准备齐集，中府都督平江伯陈治、左府都督昌国公徐璋、右府都督新建伯王化龙、前府都督庆云侯周炽、后府都督英国公张懋，各选府中精壮兵丁在皇城外候伺；九门左翼总兵就是云北，右翼总兵就是以神，各率将弁，点齐通营步兵，在崇文、宣武两门内外伺候。素臣是日又命金砚率领中军，成全、伏波分将左右两翼，各在城外策应。到了初更时分，各军一齐动手，将城

内城外寺观围起，把有名号的僧道尽行拿住，分赴刑部、都察院、顺天府县各监内羈禁。文府三军回来，金硯等销差。

素臣疾趋入朝，同内阁诸臣行礼已毕，捧出恩诏，值事各官跟着送至承天门楼上，将诏书衔在彩凤口中下去，门外百官跪接，开读如礼。素臣回府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因国丧未周，天子未受朝贺，故阁府亦不拜年。素臣进水夫人房中，行了晨省常礼，然后回到日升堂。文龙山陵事毕，已于年前销差，遂同麟、凤、鹏、鳌、鹤、犀、骥七弟进来请训，素臣将除佛老章程令诸儿阅看，参酌可否。

黎明，都下喧传：公相病愈，天子以除灭二氏为改元第一义。深知朝廷意向，邪教必不见容，又闻大行几筵前讽经作法的个个都被拿获，不知是活罪是死罪。天威咫尺，平日信奉二氏、供养僧道之家，霎时心惊胆栗，家家门口赶贴“僧道无缘”的纸条，有在家庭供诸天佛像、塑画观音的，砸碎的砸碎，撕破的撕破，数日之内一齐踪消影灭，连寺院里都无人游玩。向来京城风气，元旦妇女进香，车尘络绎，直闹至灯节方止，是日只有乡间妇女不知消息，手携香蜡，结队游春，到了城内才听人哄说恩诏上的话，有的就此折回，有的到庙门前看见冷清清，蜡台失焰，香鼎无烟，方才相信，不敢进去顶礼，至第二日，城乡皆知，并此都无矣。

元旦午刻，果然清空蓝蔚中现出合璧联珠之象，约有两刻之久，太阳忽然收光，举头望去并无芒刺闪烁，但见轮外生出五色光华，千派万道，顷刻散流，结成半天霞彩，绚烂异常，城堞上拥挤的人，个个惊奇道怪。素臣奉水夫人登观星台之巅，凭栏凝望，合府男妇上下数百人也都在园中择高处观玩。水夫人欢喜过望，对素臣道：“书上所载合璧联珠及聚井、聚奎多矣，惟日华则不经见，大约即是五色云，占验者附会其说，以为祥瑞之极致



耳。你看唐朝以《日五色赋》试进士，那李程中状元的这篇，可谓形容藻缋，极此题之能事矣。但只像是晴天云气，经日光烘染变作五色，如日落时晚霞一般，这就不奇。如今我你亲见天无云翳，赤日当空，明明是轮中吐出五彩来，使李程尚在，应笑前赋之未经道着也。方今二氏流祸、圣道晦塞久矣，汝之志愿幸而得行，发一世之盲，开万世之明，此从古未有之功业，宜得此从古所无之瑞应。我你亟当叩拜以迓天庥。”素臣扶着水夫人跪了下去，自己亦随同叩拜。正要起来，猛然听见大声沸如潮涌，原来此台俯视通城，纤毫毕见。京城百姓看得快活，一齐喝采，百万人声音随风吹过，不禁吓跳。素臣急起四望，人丛中许多妇女孩子，方才放心，扶起水夫人。回顾东南角上一道祥光推过云头无数，参差错落，宛似排叠而来，如轮如困，纷纷郁郁，映着五色日华，也渐渐现出红黄蓝碧，云头空处有几点星光，其尾弯长，恍如弓形，直至日华渐淡，光聚轮中，仍然金针刺眼，那庆云景星也渐渐隐下。

素臣奉水夫人回安乐窝歇息，出来叫人探问，始知钦天监、顺天府尹均进贺表，天子复下诏，勉励群臣，共成郅治，尽人事以答天和。语意恳切，诸臣感激涕零，争自濯磨，皆以致君尧舜为念。内臣中如怀恩者，本属素臣知己，此番天子决意行之，怀恩朝夕进言，颇有推毂之力。单有成化朝党附安吉、谄事靳直诸人，见素臣得志，大有作为，惭沮不安，而太监廖、冒辈，嫉之更甚。无如君臣鱼水，谗构不入，且群小久经疏斥，虽欲阻挠，事权不属，惟有默祷释伽、弥勒施大愿力，太上、元始放大神通，使素臣之计不行而已。正是：

空挠孟子归儒意， 难诋韩公原道篇。

## 总评

此回专写素臣病愈，处处将得病时种种疑团叫破，故水夫人口中明说“心疾非病”之故，而天子口中又说出不得已情事，然素臣自处忽而得病者亦忽而病愈，竟无一语道出所以。盖素臣口中自无说破之理，读者试设身处地以思之，自知其妙。

写旬日之间四桩喜事，本极热闹场头，而恰无一语铺排，随手叙来，已自不致冷落。缘此种处在他书即为绚烂文字，全部精神俱注于此一二回中，不得不极意铺排，以见作者之才。而此书则毫不稀奇，试观素臣生日，盛写子孙祝寿，而水夫人八十反无铺排，至水夫人百寿极古今称觞之盛，而素臣七十亦先以一二语括之。盖此种文字数见不鲜，若竟逐事排场，则后半部文章味同嚼蜡矣。

素臣对天子一段似系重叠，而实则除灭佛老一事，事在可行，志在必行，舍十七年一疏，从未与天子明言之，故此处不可少此议论。

改元新政，以除灭佛、老为第一义，此是极好机会。素臣病二年，而后征苗、救驾之功以成；素臣病七年，而后除佛、老之志以行，此非人事之故，殆有天意存焉。然前病是盍，此病是惊；前病是真，此病是假，成化苟不上宾，素臣亦未即愈也，其中机关，七年之久点滴不漏，则惟天子、水夫人与素臣三人知之而已。贤如璇姑，犹且知而不言，则其余不知而亦不敢言矣。

万安、刘吉，正史所载，以孝宗见伪器悉署“臣安进”而遣怀恩持示之，安乃乞退，安去而刘吉依然在位也。书中既并安吉为一，则孝宗监国不得不先屏安吉，而后君子满

朝，可以渐臻郅治。安吉既死，而其子以花蕊飞仙戕生绝嗣，未免获报太惨，不知作恶之甚，终古奸臣莫如安吉，虽更有过于此者，亦天理循环之所必至。如正史所云：“安既去位，犹夜望三台，冀复进用”，竟得“优游林下，以子孙自娱”，直是便宜此老。

宪庙既崩，诸奸畏太子英明，惕息竦惧，以李孜省伏诛、僧继晓发遣，新政灿然可观也。而此书称盛宏治一朝，力为翻案，一切进贤去佞之事移入监国十馀年之中，此时惟有除佛老，为万世开太平。人事行于下，则天象应于上，合璧联珠，景星庆云，日出五色，二千年来不得并见之瑞，而一旦兼而有之，自非铺张扬厉之意。故水夫人亦直云“有此功业，宜有此瑞应”也。

僧、道进京，水陆清醮，明代官禁常有之事，而因此羁留，霎时拿获，似乎好行诡计，非圣君贤相之所为。然当时法王、真人之气焰虽经素臣卫官救驾，少有挫抑，而究未明杀其势，此间殊难下手，有此一诈，省却无数隄防矣。

李程《日五色赋》，自是大手笔，而水夫人批出此谬，此虚拟，不若亲见之确，总是极写卫圣之功。

## 第一百三十六回 舌战中朝除二氏 风闻西域动诸番

僧、道等分住各监，生死祸福正在未定，不免忧疑、揣测，管监官役风声秘密，一些信息都无从探听，远处大半不知，只有京城内外寺观这班沙弥、小道，知道拿获的缘由，又见了恩诏，也知乾纲独断，事难挽回，遂十九要想还俗，一时方丈库房中失窃、卷逃之案层见叠出。管事的各顾干系，具呈请缉，内中也有浮报赃数的，无如各衙门都是不理，大、宛二县批驳出来，到兵司投呈也是如此，不知势头的又喊进刑部、都察院，均被吆喝出去，倘再纠缠就拿下锁禁。

数日之内，把京城丛林古刹有财产金银的，自相搅乱，弄得残破零落，盗窃争夺，趁火打劫，不约而同。各住持僧、道，平日有些势力，此时恰无法可施。西山妖道，当素臣诛藩时，已把大真人缪道杀却，此时尚有其徒能演龙虎、火莲诸术，想出劫狱之法。初二晚上，刑部监门边忽然乱嚷起来，监内犯人应声而出，攀栅扭镣，齐心反狱，正在闹不开交，提牢司员司狱官忙禀堂上，飞签知照九门派兵弹压，霎时，以神、云北各率兵至，望着监门喊杀进来，只见游龙夭矫，张牙舞爪，嘘云而众目皆迷；猛虎咆哮，摆尾摇头，呼风而不寒亦栗，横飞烈焰，着处成灰，绚烂番莲开来幻色。这些守监人役并衙中看徒，哄拢观看，不下百余人，个个远立，不敢近前逼视。听那三两个道士在热闹场中踏罡念咒，作些妖法。二将本不信邪，又闻素臣战败喇嘛故事，按准念头，挥兵直入，以神轮起大斧，云北掣出双刀，望着龙虎便斫，初时犹作

吞吐攫拿之状直扑二将，恰被以神一斧劈去，把一龙头劈下，那龙身飘飘忽忽跌坠地上，看是青色纸绘出泥金鳞甲，缀以红黄纸条当作鬃鬣，兵士觑得清楚，奋力斫杀。那道士见邪术已破，咒语不灵，一应青龙、白虎、火焰、莲花被五百名兵士刀枪搅乱，俱变作纸糊泥傀，纷纷落下。三个道士被围在内，登时绳捆索绑起来，监役等亦进监查视，检点人犯，一个不少。有几名扭断手铐的，重新整换刑具。监牢官问过新获三名姓氏，将他一齐收进内监。

自此京城僧、道中并无一个会弄法的，不敢再萌劫狱之念了。过了初五日，各理刑衙门将监禁僧、道分日推鞠，录出口供，奏请办理。素臣连日入朝与阁臣商议，将施行善后各条斟酌妥当，颁发天下。其京城内外寺观，由兵马司、大、宛两县暂派兵役看守，候各省查复寺观僧道数目，到日降旨施行。

恭理处于正月二十日具奏：“山陵使朱镇报称：茂陵宝城神路、石桥、碑题，一律工竣，请天子行谒陵之礼；礼部择吉闰正月初一日启銮，初三日行礼。”特旨：“命素臣扈驾，其余诸王、宗室、公、侯、驸马、伯、仪宾暨礼部、光禄、鸿胪、尚宝各衙门有执事官员皆从召。南都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文麟、文龙、东方旭、连城，轮流入阁，随同洪、李、刘、谢四人留京办事。禁卫各军之外，五府九门兵将概免扈辟。命以神、云北二将巡察监狱，以备不虞。”素臣遂于是日拜辞水夫人，吩咐诸子及金砚、成全、伏波三人，自己带领文勤、文敏、文恭、文慎，并男飞卒十人，轻骑素服，先出厚载门，候驾同行。数日之内，京城中十分安帖。单有背黄抄化的穷苦僧尼，急于谋食，依然沿街讨乞，城中百姓见了都要执送司坊，未免啰唆。后经五城派差押赴粥厂暖房住着，不得在市中乞食，方始安静。正是：

古寺晓沈传粥鼓， 沿街响绝化缘鱼。

且说马负图，当素臣谴戍之日引为知己，而除灭二氏，更其素心，自素臣立功，己亦与受殊赏，以部曹特擢侍郎，方计素臣必作《原道》一篇文字，崇正辟邪之功，亦得追随其后，詎狮吼一惊，忽发异疾，眼见此事不行，无复澄清之望，惟天子圣明，姑待将来或有可乘之势而已。天子自那年论功行赏之后，于朝臣中特契二人，其一即三原，已授礼部侍郎。因念南方兵制，承平日久，坏败已极，倭人猖獗，职此之由，自文龙整顿江西、浙、闽，灿然可观，而南直尚无知兵之人，故升负图为南京兵部尚书。木秀复叛，沿海抢劫，江南戒备甚严，不能肆志，负图之力也。此时知素臣病愈，不禁大喜过望，及闻内召之命，急不能待，次日即行。天子初六日回銮，负图到京，次日入朝谢恩。未及到任，忙至府中相访，素臣出见，各道饥渴，论述往事，慨叹了一回。素臣取出条款请教，负图展开看时，共是十二条：

- 一、裁革天下僧官、道官。自僧篆司左右善世、道篆司左右正一以下，一概革除，其僧道有奉敕封名号者追回敕书，所赐紫衣宝篆缴销贮库。
- 一、番僧喇嘛红、黄二教，自元朝由蒙古国俗尊奉封赏，始有按年轮流进京朝贺之例，本朝相因未改，其自宏治元年为始，停止朝贺。
- 一、龙虎山真人世袭，自宏治元年为始，停止册封。该真人亦无庸进京朝贺，听候归入善后办理。
- 一、各直省凡有寺观几处，除城隍、土谷、文武庙，非二氏教者，各督抚分饬所属府州厅县卫，查明数目，详奏施行。应天、顺天由府尹办理。
- 一、城隍、土谷、文武庙暨功德及民列入祀典者，其后殿旁

庀如有住持僧道供奉佛天尊塑像者，亦分饬查勘数目册报。

- 一、僧寺道观之外，女尼道姑焚修庵堂，暨带发修行，托名教会诵经募化、符咒医病，凡涉释、道二教者，无论庙宇家堂，但供神佛像位者，亦一体由地方官查明册报。
- 一、寺观田产房屋，随同僧道尼姑人数一律查明册报。
- 一、向来剃度僧道由僧纲道纪司稟县立案，自宏治元年起，一概不准剃度。其孤贫无依自愿出家者，奉文之后，地方官出示晓谕，各寺观均不准收留，应暂归各本处养济，孤老诸善堂收养，俟有善后章程再行办理。
- 一、自奉文之日为始，地方官即出示严禁，外来游方僧道不得入境，各所属城乡寺观僧道亦不得出境，朝山募化以凭各就界限，确查人数，其已在境内沿街抄化者，分别押送寺观，暂行安顿。
- 一、自奉文出示之日起，各寺观庵堂中人，除早晚出入两次外，不得擅自出外，听候稽查。民间丧事超亡、生日祝寿，均不准延请僧道礼忏。该地方官察得寺观向无存储粮食、专藉经忏度日者，另册登记，每日每口酌给口粮银米若干，俟善后开办，作正开销，仍不得滥支冒给。
- 一、自奉文出示之日起，无论军民人家，如有供奉释道二教神佛者，均令毁废，若愚民敬信，不敢焚弃，移送寺观，亦听其便。法器经卷亦一律不准私藏。
- 一、自奉文出示之日起，各城乡市镇所卖寺观所需、僧道所用之物，如衣服冠履、木鱼铙钹之类，以及印造经卷、雕塑佛像之店，一切已成之物，均缴送地方衙门，由官酌给资本，俟善后开办，作正开销。

素臣因指与负图道：“此十二条皆入手稽查之法，其节目较繁，总须各省查造数目，奏报进来，方可逐事施行。惟京城内拿禁许多僧道，稽迟太久，恐有未便。昨闻圣意，拟将前后章程一并发出，二月初一日即先从京城办起，以后各省报到，随时准行，并密令边省于查造具奏之后，即照善后章程，次第兴办，不必再俟谕旨。如此则远近画一，时候不甚参差，而邪僧妖道亦无躲闪之法矣。”负图连声称善，因把那本展开再看：

一、僧寺道观，分别等第，酌量改作，其有田产花业者，仍随房屋充作善居；若房屋卑隘并无产业者，地方官分别拆毁；系人家自造者，归原主管业。其第一等丛林洞府，改建书院义塾，及先觉正气遗爱各祠堂或作育婴、养老诸院，各视房屋大小、产业多寡，分别办理；第二等寺观，改建工艺公局，及冬夏之月施舍衣粥、材药善堂，亦视大小多寡办理；第三等寺观，各以坐落地方所宜，增置善举之处，察看定夺。

一、寺观既分三等，酌留改作，其委巷隙地随便构筑之小庙院，本系贫苦僧尼募化栖止之所，亦无财产，不合充作善举之用，一律拆毁，该地方绅民、保长不得阻挠。其绅宦家孤寡男妇，晚年习静，居处焚修，有所谓家庵，即令本家收回，如无本家责成宗族，并无宗族始归官办，有财产亦一律充拨善举。

一、名山古迹、绀宇琳宫，藉为点缀，如去城较远，不合一切善举之用，改为祠堂，各以地方名宦乡贤入祠奉祀。此等处所不须经费，所有原隶寺观收息之田房各业，拨充他处善举。

一、嗣后一切寺观或废或改，并无僧道尼姑住持之所，其不



在禁例之。至圣庙以外，如文武庙、风雷水火龙神，一切报本反始之祭，及城隍、土谷等庙，向来亦以僧道专司香火者，其后殿旁庑往往杂供佛像仙真，均宜拆毁。

- 一、寺观僧道数目查明办理，亦分等第处置。地方官于查造之后，即行招告，如僧道中平素作恶害民，及民间不拘奸淫诱骗、倚势横行、讹诈钱财、左道惑众，但有实迹可指，准军民人等各赴地方官呈诉，立即拘拿，讯实重惩。此外不过茹素念经，未犯罪案，或自幼出家、或因贫遁迹，皆作平人论，既不许其为僧为道，自应开其生路，筹画教养，俾为良民。除有家室亲属呈请还俗者听其自去之外，一改寺观为养济院，凡僧道尼姑年六十以上，龙钟衰頹，不能任事者，概送院中养贍，以终馀年。一改寺观为工艺局，收留僧道，养而兼教，分为三等：年三十至四十者，学习力作工艺；四十至五十者，力不及学，令作细巧轻易手艺；五十至六十者，筋力愈衰，令作最轻最易手艺。以上三等，各因其材而从其愿，惟不得闲居无事，学至成功，力足自给，准其出院各就生业；不能成功，不能就业，年满六十，送入养济院。所有章程，另立专条，随同刊发办理。自十五以上，三十以下，分别性质，从优教育，如聪明俊秀，曾读书识字，粗通文义者，入书院教导；勤能朴实，未经读书识字者，分派各店铺工作习业。其十五以下，无论沙弥、道童均送义塾读书，所有书院义塾章程，亦专条刊发。以上处分内，尼姑道姑除年老应入养济院之外，四十岁以下或为佣妇，或愿择配，十五岁以下或领作养媳，均由地方官察看情形，慎重办理。

- 一、各僧道尼姑无论年纪大小，自愿仍归俗家者，悉听其便，地方官派人探询，必须本人之父母、妻子、丈夫、翁姑，或房族长辈到堂认领，与本人亲供吻合者，方准具状领去，如领后仍有流落无依情事，追究认领之人。
- 一、各僧道尼姑无论仍归俗家及在官设养教各处，均改服俗家冠服，不得仍作释道装束，僧尼等一律蓄发。
- 一、各寺观私蓄银钱等货，自官查之后，该僧道等不得私自移藏，听候留拨，悉充善举。
- 一、各寺观房屋之内除动用诸器，无干禁例，其馀法事庄严音乐及僧衣僧帽，凡释道二教专用之物，均应毁弃。如民间私藏者，一律缴官，量予赏银，或自行销毁，悉听其便。
- 一、各寺观塑像，除土木偶、彩绘画幅之应毁坏；其铜铸神佛像，由地方官解司发钱局熔铸；如民间有供奉铜像神佛，亦令缴官给价。
- 一、各寺观改各项善举，以寺观之财产教养僧道，如经费有馀即可扩充，凡民间贫苦之家无力读书习业及老年失养、妇女愿守节者，酌量兼收，于养济院一项之内并添设恤嫠善局，永以为例。
- 一、自宏治元年为始，天下州县不准剃度，如有民间贫苦疾老无依无养之人，自有养济院收留，不得以看破世故，擅作出家之想，或学僧道行径，或就家中焚修。嗣后，凡私立教会者，以谋反治罪；擅建佛堂受戒修行者，照邪教为首例；私藏经卷、茹素供佛者，照左道惑众例。
- 一、除灭邪教，先正人心。乡愚无知，狃于习俗，诽谤惊骇在所不免，地方官酌量改革，凡乡间寺观为各项善举之

所，宜派正经绅士、齿尊望重之乡耆开设讲堂，力阐崇正辟邪之旨。该地方官随时考察，限以年月，如在限内化导有方，著为成效者，具详保举。

- 一、自奉文之日起，予限一个月查明册报，即自册报之后，予限五个月即将以上善后事宜次第兴办，各府尹、督抚查考所属办理迟速，随时奏闻，分别劝惩。其各项善举条目发府尹、督抚转饬遵照，不得逾一月以外。

负图看毕，大喜道：“如此施行，二氏安有不绝根株者耶！弟素有此志，惟嫌僧道太多，禁绝之后无从安顿，且二千年来人心陷溺，彼教中忠臣义士未始无人，一旦形格势禁，难免倔强不服，若事刑求，又伤天地之和。弟故筹思再三，迄无两尽之道。”素臣道：“二氏之所以蕃衍者，以游食之民藉为渊藪耳。虽终身嗉诵，无非假此以图衣食、猎取金银财帛耳。其实彼教宗旨，统天下僧道计之，能有几人通晓？所以难者，禁革之后此辈无地可容，适足为患。今以寺观之所有，养还俗之僧道，衰老者得温饱以终天年，壮盛者有事业以希末路，则彼不过改换头面，并无所苦，何至起而作难？至于妖言幻术、惑骗世人，其罪本不在赦，诛其稔恶者数人，亦国家法令所宜，何伤和之有哉！试观京城内外，自除夕拿禁僧道之后，寺观中自相争夺卷逃者，日日有之，可见彼教一败，叛亡者十九，而倔强者十一也。夫卷逃之人必舍此而适彼，今天下寺观都改善举处所，则彼欲仍为僧、道而不得，必挟其货财以求为良民矣。故查明寺观财产、僧道数目之后，如彼中有畏罪自去者，地方官究之可，纵之亦可。此条尚须密行各省，令州县酌量办理，俱不宜明白宣示以导叛亡耳。至逃出之后，或有气质刚狠、桀骜难驯者，未免啸聚为乱，此又宜责成州县严查，保甲不愿留者，善为遣发，愿留者安顿营生，无力者收养教习。不

分畛域，节节防闲，自无他患。”负图击节叹赏道：“公相筹画至此，可谓算无遗策。即此一事，吾知天下僧道皆乐遵归儒之路，而佛老之焰永不复炽矣！”素臣道：“弟意非但中国，倘海外亦能除灭净尽，方是永不复炽之根源也。”负图出府已晚。

素臣次日进阁，舍人等已将章程缮齐，监封发出，礼部亦是日咨行各省。素臣展阅各理刑衙门录送僧道口供，见有天竺僧法雨在内，细阅供词，恰未夸张自己焚修功德，但云“幼习举业，因贫舍身吴山七宝寺，文诗知名，当道荐为法喜寺知客，旋掌监院”云云。素臣顿忆前事，知其结习未忘，不若趁此收入门墙，俾作归儒领袖，因地择人，最为两得。因吩咐文麟具稿，咨取法雨出监，送入府中，商议一切。一面传神乐观官元及千人俊兄弟，会同商办。原来道官等当日天子拟赐衣号，经素臣阻止，改授职衔，恰未谒选，仍旧做他的道士，但三人从素臣立功，久思归正，志心皈命，腔调便觉生疏，所以几筵前斋醮，三人均不与闻。此时素臣筹思善后，因见法雨名氏，忽然想起一件作用，便并传他们到府。素臣回来，都察院差役已将法雨送到。

素臣命文敏出去付差役名纸一张，令其回话，就请法雨进日升堂相见。法雨不敢当客，迎着素臣倒身便拜，四叩起来，深深一揖，恰不行僧人合十之礼。素臣拉与同坐，道：“和尚别来无恙乎？”法雨起立，素臣拉住不许，乃正容答道：“那年舟中指教，深感大人救援沈沦，不惮苦口劝勉，出京以后，每思自脱空门，急趋正道，奈天竺著名净土，四方善信舟车络绎，岁月不休，监院主持合寺事烦任重，而所过官绅往往以贫僧为文字交，许作山川之主，故频年告退，宪府慰留，均谓寮僧中无人可胜此任，是以蹉跎至今，末由超拔。侧闻大人事业彪炳，得志行道，亲致太平，私心窃喜，以为暂隐禅门终有拨雾见天之日。十馀年来，闲时只将诗

文消遣，服膺明训，痛下针砭。囊年存之集中者毁去大半，近来但觉下笔烦难，不敢多作矣。年内入京，以抚按派送，不得力辞，窃幸事毕可以匍叩府门，再亲钧海，以质证舟中之言，而考核近时之艺。不意除夕之夜，遽有祸事，身困狱中者匝月，明知大人除灭二氏，遭际圣明，得行其道，如贫僧者反正自在。今日但恐贵人事烦，十年前邂逅倾谈不复省记，致与若辈并遭斥逐，则区区之心无由自明耳。”素臣道：“监中僧道，并非犯法，原无罪名，年内斟酌颁诏，事情极费踌躇，诚以彼徒太众，不得不施此狡狴耳。天子以斋醮中人大半赐过名号，为二教之重望，一旦羁留，则闻风解体，易于拔根株矣。目前细阅口供，其为二氏之忠臣者，千百中不得一二，大抵通晓经典者皆读书明理之人，逃墨归儒，其机止在于转，且名山古刹不少诗文之才，若由文章以进于义理，明体达用，即国家楨干之选也。鄙意欲于京师设书院，选僧道中之读书能文者教之，俾成有用之材，而为之师者颇艰其人，拟屈和尚主此讲席，而以吾友元克悟副之，以僧道教僧道，庶情意易洽而转移倍速，胜于凿枘者多矣。但有一事相强，和尚从今日起即在此间暂住，儿辈与枢部诸公已将应行事宜一一议妥，且晚施行，俟请命天子，就送和尚入院，少不得留起须发，改换衣装，以为天下先导。府中饮食虽不丰腆，鸡鱼荤肉朝夕所需，欲如舟中蘑菇目笋清淡之味，急切不能常致耳。”

法雨闻言深致不安，奈素臣诚心超拔，语杂庄谐，倒不好十分谦抑，因就在府中住着，日与改缙堂亲友讲论。那法雨不比从前，单在文诗集上卖弄家私，这十年来发愤用功，无书不读，文章之外兼通韬略，又从禅家寂灭功行上力返本原，务求实地，遂觉性理中煞有体会，所以见云北父子谈些武备，见全身父子就讲道学，西厅上住的一干人与他情意契洽，个个推重，元思也时来

会晤。

二月望后，顺天府尹奏报顺属寺观僧道数目，除街头巷尾穷僻乡村小庙不计外，有产业有香火的僧寺共是六百四十处，道院一百四十二处，僧九千六百四十四名，道一千八百三十二名，尼姑一千二百四十名，道姑九十五名，番僧一百五十四名，各省游寄僧五百四名，道十六名，造具清册，咨部核办。北直巡抚奏报通省各属共寺观二千三百四十八处，僧道三万九千零九名，尼姑、道姑五百二十名，专候顺天开办有期按章施行。素臣已将办理各情并法雨、元思之事乘便启奏，天子依计而行。顺属数目原合在监僧道于内，故游寄者多至五百餘名。

是日，各理刑衙门送到册籍，素臣将府尹奏咨各件参看，谢、李二相帮同办理，内除查勘时投案乞恩还俗、有亲族保结应即交领不入官办者，其馀分别等次，拣出平时奸盗诈伪、妖言左道、曾经被控有案之僧道共一百十六名，仍行监禁，所有番僧一百五十四名驱逐出关，行文宣、大等处，严饬地方官稽查，不准逗留。此外应入各院收养者，僧一千五百十名，道二百三十四名，尼姑一百四十六名，道姑二十四名。读书识字、文理明顺及年幼质敏应入书院义塾者，僧道共是四百五十名；年力壮盛、资秉中人、应入工艺所习业者，僧道共是三千八百六十一名；年幼沙弥道童应发店铺为徒者，三百四十二名；尼姑道姑五十至三十、筋力未衰、分给官绅家佣作者，一百六十四名；三十以下、交官媒择配，及十二岁以下领作农工家养媳者，一百十二名。素臣顾东阳道：“向疑人数众多，颇难处分，今观顺天一万三千名，自愿还俗者已去其半，外省未报之数大率相同，如以寺观之财为养教之用，不患不足矣。”

东阳道：“除灭二氏不难，惟转移风俗其势终有所格，近观京

城人心，下令一二日间进香妇女俱已恪遵，似乎不必过虑，然犹以力服而非心服也。妇人见短，因果轮回之说深信不疑，烧香许愿、忏罪祈福，耗费民财，家长每不能制，更有男子听妇人而靡然相从者，此由秦汉以来，保传之教不行，妇女读书相沿为有损无益之事，遂致明理者少，而邪说得而中之也。目前教养僧道，化蠢为良，鄙意民间尤当广设义塾，勤讲乡约，并开女学堂以教无知之妇女，虽村姑农姬亦皆读书明理，然后拔本塞源，不至旋灭旋起。公相以为何如？”素臣道：“弟本有此意，因系地方善举，无关于禁革本事，所以章程上不杂入此条。天下寺观，何处无之？一乡一镇往往四五处，弟拟凡有产业者概行查报，正欲区分地方之远近、人数之多寡，为此作用耳。若专为僧道计，原不必如许之多也。且僧道中自愿还俗及三五年后学成就业，当已去其十七，其餘终身就养者，壮者老，老者死，三十年后，各项公局均可裁撤，此等处所正可留贍孤寒，区区女学堂之设，所费几何，即一乡而十数处亦自不难，俟各省奏报齐全，固当续发章程，责成府州县酌量办理，此时且勿以为虑也。”诸人至晚各散。

文麟值宿未归，当夜写好标签，在寺观册上一一贴好，先选定城内大报恩寺改为归儒书院，又在城东择得护国寺改为首善书院，又改厚载门外之大罗道院为工艺公所，其馀义塾及安老、养济等院，分东西中南北五城，每城各择大寺观一所，鸠工改筑，牒行礼部、顺天府会同办理，北直全省并牒巡抚，遵章施行。

次日奉到圣旨：法雨准复俗家姓名张继孝，赐国子博士衔，充归儒书院正主讲；元思革去神药观差使，以原赐职衔充副；其首善书院、工艺所以下一切义塾、善堂，着顺天府尹分别遴选品学兼优之绅董充管。法雨在府早经改装，当下穿戴起七品冠服，到补衮堂上北向谢恩。直到四月初旬，各处改筑完竣，将分寄报

国、护国、报恩、法云四大寺僧道，及寄养原设善堂之尼姑，逐批点送，顺天府属官僚不敷差派，添委部中学习司员，始得办妥。法雨、元思于初十日上馆，居然坐拥皋比，以师儒自任矣。自此，京城内外寺观门第均已改换，僧道装束杳无所见，读书习业者亦各死心塌地，不由得不改邪归正。各省奏报到京情形，大同小异。

总核天下僧道，惟浙江独多，而僧道之最悍，亦推浙之台州，恩诏到时，天台僧人竟图叛逆，缘是处山高势险，路径歧杂，又通海道。有雁宕僧定缘，拳勇为浙东第一，门下皆忘命之徒，僧俗千余人皆传其衣钵，并有招宝、蛟门一带海盗亦曾受业，声势颇为披猖，普陀僧众，平时亦供役使。那年靳仁曾给札付，要他臂助，因词意太抗，定缘不肯屈服，后见靳家事败，知朝廷有诛灭僧道之意，号召党羽日夜要想发作，旋因素臣患病，把这件事耽搁下去，定缘略为放心。此时年已七十，筋力就衰，然死党固结，气焰仍未稍杀。台州知府成策奉到抚宪札知及眷黄条款，迟疑不敢张挂，定缘恰已晓得底细，准备官府来查，藉端抗拒，于是宁波普陀、天童亦想与定缘合力举事，浙东沿海一带势甚汹汹。成策万分忧虑，挨了半个月，探得贼情，才将眷黄颁发，然只贴城内，不贴乡镇，请了城守协镇、黄岩总镇商议防堵之法，又飞咨温州、宁波两府各为准备。幸亏浙东本有重兵，水陆四镇八协合兵守御，尚敷布置，加以前年文龙巡按浙、闽，整饬营伍之后，各将领一洗旧习，实伍实粮，月操旬演，不比成化初年那样疲弱，惟往来函商均于暗中作备，不宜声张，以防激变，一面自己上省谒见抚院。此时正是皇甫毓昆调任浙抚到任才及两月，各营将知其巡按辽东，在操场斩权禹的威风，不寒而栗，加之奚奇、叶豪升补定海镇，左右营参将本是素臣旧友，宣扬皇甫君恩威，遂致通省营



兵人人感奋，急图报效。

成知府禀见之后，抚院分别饬知各镇协都作准备。知府回郡，请城守、黄岩二镇率兵在后一路埋伏，自己单带数十练勇熟悉向导者跟随而去。逢寺稽查，接连到过十数大寺院，恰俱安静，心下倒觉疑惑。谁知定缘约会普陀僧众，勾结海寇并力抗拒，蓦然沿海一带俱有官兵大船扼住口岸，探听普陀已遭焚毁，海寇力救，不能前进，合寺僧众焚溺死者十之五六，余皆被掳，经官军当下讯斩者又去其二，所剩二三分，无非老朽病僧、幼年行童，在烧剩之天王寺后院及潮音洞两处羈禁。三日之后，官军又攻破招宝山贼寨，扎成大营，分遣师船游弋温台各口。海寇顿亡巢穴，欲归不得，那里还肯相助？定缘自知失算，外援既绝，所恃者不过山形峭险，徒党拳勇，尚能抵敌一时，奈闻内地官兵处处布置，搜巢捣穴，又是台、黄两镇之兵，尽系土著，道路甚悉，难于要截，且平日作恶已多，台民切齿，此番搜捕，定不相饶，筹思无计，因吩咐各处切勿孟浪，所以成守未遭其辱。诘知恶僧中有妒定缘者，见其寂无动静，以为胆怯，自约手下人乘便举事。这日知府查到他寺内，只见山门静掩，上悬金书匾额四个大字“镇海禅寺”，推门而入，阒其无人，成公知有缘故，忙麾从人匹马下山，在十数里外三叉路口点起预设号炮。此处为天台、黄岩、乐清三县交界处，地名谷埠，就这炮声中四路伏兵均穿林践莽而出，齐上山头，那寺中僧徒与成公从人棒击棍飞，正在不得开交，忽见官兵从天而降，拥住山门，遂想突围而逃。山前山后埋伏贼人并计僧俗约有二百馀名，闻喊奔至，恰被官兵拦住。内外不通，刚到门前，里面的和尚已杀得七零八落，光头乱滚。成公本有武艺，原籍福建，与林士豪中表兄弟，在门外看见贼援大集，掣起双刀急挥，官兵望外杀出，那里禁杀，不消一刻早已剩不及半，奋力

溃围，落荒而走。

成策见官军全胜，被脱者无非恶僧裹胁而来，今知事败，各顾性命，不足为患，因即乘势收兵，检点队伍，官兵中只受棍伤者十数名，僧俗死者共一百四十二名，遂留黄岩镇标游击一员，带兵二百在寺驻扎，收拾尸骸，盘点仓库，自己带同参将都司四员，官兵三百五十往雁宕前进，一面先命练勇四人乘着快马前赴温州知会，为前后夹攻之计，又命二练勇持令箭间道踩探，诣黄镇行营报信。谁知路口号炮引动四五处寺僧，误为定缘号令，亦各仓卒起事，均被二镇之兵迎截堵杀，十停去了九停，二镇亦留将弁驻扎各处，两日之中，已将台境谋逆僧寺剿除殆尽。此外小寺院，皆诣军前诉告被胁各情，请官往查，经台镇就近移请临、黄二县分投查讫。宁波天童闻普陀之变，早听官府查明，其余各寺亦不敢妄思蠢动，贴然听命。单有雁宕一路不知情伪，谣言四起，未免忧疑。二镇会商已定，各拨精兵五百，派游击一员、守备五员分路追蹶，以资接应。

不料，定缘得知谷埠之变，暗忖：镇海寺僧源一与己立异，势促且孤，况源一有勇无谋，卒然一发，徒逞意气之私，其亡可待，将来罪魁祸首反在自己身上，老大着急，及闻知府带兵入山，情知事不可为，遂出寺中银钱布米，按数分派，令合寺僧徒各寻生路，并谕以“如遇官兵或到城池，但具自愿还俗甘结，圣恩宽大，必不苛求，切勿误听匪人，自罹罪孽。气数既绝，虽释迦复生无能为力，不然海上之援何至先我而告溃耶？”众僧徒环跪痛哭，皆不忍舍。定缘喝曰：“绝则绝矣，何用多言！汝辈青年，尚有父母，善保身躯。随我老朽胡为者，”举案上醒木一拍，跌坐而瞑。僧徒犹跪不起，直至四更，寂无声息，仰视鼻端，则玉柱下垂，怛然示寂矣。众僧徒不得已，始各收拾，将定缘用绵殓好，装盖停

放于禅堂之内，擗踊呼号，分班叩奠，检出定缘衣钵杖履，供奉柩前，书写神牌，摆设香案，自山门至禅堂，重门洞开，以示迎接官兵之意，然后分投下山而去。

知府领兵进山，见此光景，又防镇海寺故智，正待发快马探听，各路援兵瞥见山门以内四通八达，始信前日谣言谓定缘未叛者，不为无因。于是径进山门，穿出大殿之后，转过层墙，到禅堂细看，成公不觉惻然，倒身便拜，令左右取过军中蔬菜等物，燃起案前大蜡，告祭一番，各将弁随同行礼，军士就在寺中安息。温州镇兵一路探听，绝无交兵声息，绕上山来，见山中各寺俱空，游骑往来，料是台兵得手，转到正觉寺，俨然行营气象，镇台进来相见，各道所以，因暂在各寺驻兵，次日即回。成策周阅山势，吩咐四员将弁安营防守，自己径带亲军练勇取道回郡，赶紧备文飞咨二镇，会衔详报。浙东军务一律告竣，按照章程商办善后，也就忙到尽情。抚院接报大喜，连夜具奏，声明台州一属寺观僧道数目，据报尚系约计，统俟查明续报。此由六百里飞递，赶在四月初十日到京，比较南直奏报，止差半月。天子深嘉办理神速，特加皇甫毓昆太子太傅，成策超擢参政，在任候升，台、黄二镇均荫锦衣千户，其余将弁赏赉有差，温州总兵、宁波总兵均以军功加一级。

且说成公回郡发文之后，门上传禀：“有海口水师兵船差弁求见。”忙令请进客厅相会。原来素臣熟悉浙东情形，料定台僧稔恶，结连海寇，必萌负隅之志，因请于天子密旨，令文恩、锦囊严防海寇内扰，并规画普陀相机剿抚，文恩派出文寤、文长率兵二千，师船二十号，由日本洋面南下，锦囊同吉于公率兵千五百，师船亦二十号，由台湾东北上会于浙洋，普陀果有僧人招致盗匪，欲入镇海海口，伺地方官举动，登岸攻掠。昌国卫兵单弱，不

能邀截，已被盗船打败一仗，两军横抢过来，乘其不备，将盗船六艘轰坏焚溺。匪党百余名、僧人六十四名眼见僧众与盗共载，反有明证，遂趁势攻破普陀，回捣招宝沿海，驻泊温、台洋面。抢掠客商之盗，出没无常，平时浙、闽会哨查缉，不见踪影，及冬巡事毕，依然横行无忌。此时盗有馀粮，本不轻出，只因信服定缘，竭力赴难，自镇海被创，四十号大船布满三郡要口，料难内犯，招宝老巢又失，首尾不顾，遂各四散。锦囊等出师，未及一旬，已立除叛首功，因内地尚未了手，顿兵防堵，至四月初一日，闻成守回署，文寤差弁上去请安，并讯军情，以定行止。下午，成守到船亲拜，彼此慰劳，始知肃清之信。

次日起碇，一路传知，两军均各凯旋，由文恩单衔具奏，素臣处亦有禀函。次日皇上问起奖叙之格，素臣道：“臣家奴仆叨受皇恩已嫌非分，此事只宜归功于浙，况谕旨止令防海盗，不令杀僧人，据报杀戮太多，亦难免擅专之咎。臣拟各省办理粗定，令二人建功海外，彼时再奖未迟。”天子道：“酬庸之典，宜称其实。台州僧徒全恃海面之助，设非二人迅速成功，浙东之事如何能定？朕意首功固属素父，其次即在二人。今素父意犹有待酌量行之，可也。”乃定文恩、锦囊不加官爵，但增岁禄各一千石；吉于公以五府都督金事用，仍兼长史副；锦囊如故；文寤、文长改授镇国府两翼参将；闻人杰、施存义各以军功加一级；并发出银牌一千面，分赏出力将士。

自此各省奏报络绎不绝，善后之事照章处分，并无梗化。僧道继浙江而起者，云贵路远，至八月初旬亦经报到，统两京十三省，一年之中，僧道居然绝迹。京中监禁各犯，特奉圣旨并归秋审案内，理刑官员仰体朝廷宽仁之意，就中择情节最重之犯，僧八名、道三名列入勾到本内，于八月二十九日处决，馀皆改缓，计

永远监禁者三十四名，释放还俗者四十名，收养者三十一名。外省办理，共计罪应斩绞之犯仅止二十一名。综核京外僧道尼姑四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六名，保结还俗者二十九万八千五百三十名，其余或养或教不过二十万人，而寺观改作公局不计值外，共有金银钱米布帛各项，约值银二千三百六十万两，田地、山荡、市屋、园场共完钱粮三十四万二千两，通作五十倍估值契价银一千七百万两，移缓就急，补短截长，每年经费以现银生息、田房收租，动用一半已属有馀，故地方官次第扩充，绰乎有馀，孤寒贫废皆可养教，野无菜色鹑衣之民，乡有读书学业之所，人心风俗蒸蒸日上。

不意僧徒中犹有性情倔强、不识时数之人，妄思兴复，诋毁儒宗，欲为释氏之夷、齐、禅家之文、陆者。六月中旬，素臣接张继孝函称：“在院僧人有四川峨嵋大觉寺坚行僧，自送入书院以来，不遵约束，不换衣冠，仍穿来时破衲，跣足悲歌，非疯非傻，日则狂走，夜则袒卧，屡经劝导并戒斥数次，坚行总称：宁蹈东海而死，不愿归儒。主讲监院实在没法，故请公相钧示。”素臣筹思无计，传语继孝，听其自然。八月，尽边书院差人禀知：“坚行忽然脱逃，请飭查拿。”素臣见京外情形大概已定，彼即逃出必不见容，除非匿迹空山，槁饿以死，何足为患？因遂不复置意。次日晚间，素臣独坐日升堂左间，理治官书，忽听檐前扑的一声，如飞鸟坠地，猛然惊起，忙唤家人内监，都不答应，突见一个人掀帘而入，上前扭住素臣，奋起拳头劈面打来，素臣举手一托，那人臂膊重有千斤，硬如铁石，被素臣托住，正欲勾转右足，攀倒素臣，素臣不及拔刀，用力将他臂腕一拗，但听刮辣一声，那人大叫倒地。素臣料不妨事，才放了手。家人内监听见响动，齐来看视，那人已不能动弹。众人拉他起来，一顶僧帽落在地下，光着头皮，满

面愧痛之容，众人问他来历，他却垂头闭目，绝不回答。素臣猜着几分，也不根问，但令众人扶掖出去，吩咐大门廊房内家人将他安顿，候明日再处。次日清晨，请了继孝来认，果然就是坚行。素臣道：“他为释氏报仇，拚命而来，要想一拳打死我，转被我拗折右腕，亦气数该绝之故。我想古来刺客都出孤忠义愤，也是必不可少之人。专诸、荆轲事败被醢，乃吴僚、秦政之不广，即留之庸何伤乎？”因命人去请太医，将他手腕医治，坚行呻吟了三日，绝不言语。到第四日，家人禀道：“手腕已能举起。”素臣正欲唤进，一问不知何时被他逃走，素臣叹息不置。

隔日，宣、大有警报进京，天子差怀恩进府请教。素臣刚用午膳，因请至日升堂左边房内，怀恩不辞，一声“告扰”，即便共桌而食。食毕，怀恩说知圣意欲派麟郎统师出关之事，素臣大惊道：“乳臭小儿，何足以办大事？命犹未下，明日我当面辞。”怀恩道：“除灭佛老，创始公相，则西域之行，非公子而谁属？公相世子，九岁巡方，政声卓著，况伯爷二十以来，久居翰林，参预枢务，正是老成谙练，何任不胜？圣意已决，公相虽辞，恐难反汗也。”原来一百五十四名喇嘛出境之日，据宣、大地方官报称：颇有不法情事，沿途诈些财帛，强取市物，止缘京咨仅令弹压，不敢拿禁，迨喇嘛既归，番僧闻知中朝举动明明绝他衣食，煽惑徒党，勾结蒙古游民，将图犯阙。先令小喇嘛送书宣、大巡抚，词意悖慢，诋斥皇帝、宰相堕落饿鬼畜生地狱，佛法慈悲，不忍坐视，故令彼等解度。语多不经，抚使留住不遣，亦无回书，喇嘛等愈加疑惧，反谋益急。宣、大虽有重兵，止敷镇守，不足进剿。天子以素臣从前立功西域，家童婢仆识破番僧伎俩，故令文麟出使，庶可仍带这些人前去，若出兵得利，乘胜西行，廓清遗孽，则二氏之祸且除于海外矣。怀恩一一说明，素臣方知其故。

即日入朝，天子复与计议，素臣因请并文龙东赴日本，督同文恩、锦囊等议除东洋佛教，天子亦以为然。九月初五日命下：“加文龙太子太师、经略东南洋各国事务大臣、东阁大学士，前赴日本；命龙生、铁丐率领沿海岛兵策应；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水师各镇卫所兵，均听调遣。加文麟太子太师、经略西域事务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统京营左右翼兵、镇国府左右翼兵，出关剿抚，其镇国府将领家属有武艺者，均准携带随营。”龙、麟入朝谢恩。次日召见，面授机宜。

回府后，素臣又开示方略，于是府中仆从各整行装，又加京营两翼，就是云北、以神。西厅上也便忙煞这班女将，除碧莲、翠莲从夫在浙，玉奴、阿锦、天丝于去年渡海，只有成全、春燕、伏波、秋鸿、松纹、娇凤、韦忠、小醜及飞卒二十人，夫妇同行。文龙单带金砚、柏氏及内监八名，小宫女四名，并无营兵，轻装简从，陛辞之后，先于十五日出京。十八日到天津，已有铁丐自岛开船迎接，顺风东渡。文麟始于二十四日，由杀虎口出关，六千精兵、四十员将官，秋高气爽，士饱马腾，但见旌旗耀日，戈戟森云，一个翰林官儿，妆束出将军威武，驰骤顾盼于边尘塞草之中，也觉十分得意。正是：

状元台上曾挥翰，  筹笔楼头此赋诗。

### 总评

龙虎火莲诸幻已被素臣识破，而达赖喇嘛因此出丑，何物妖道尚敢尝试？然此三道者不得谓非孤忠之士。

前后条款早于前两回中说明，而素臣拟稿，天子阅看，阁部会议，诸儿钞录，凡经许多人之手，偏不平直叙出，而于马负图之来，始行补录。盖负图与素臣同志，而此番相见必

无昌言除灭二氏之理，故留此以补其缺，庶不寂寞。彼急破肚皮者，不设身处地，不知行文之难，无怪其然。

条款固属尽善尽美，而欲萌蘖不生、根株永绝，非有以化天下愚蒙，则轮回地狱之说虽无传书，犹有传人，习闻是说，难保煦仁子义之为不从此而复尚，而天下后世正多不髡不髻之僧道，较之缁衣黄冠者更无迹象可寻，愈难除灭矣。天下愚蒙者多，而愚蒙如妇女更为邪说所易中，东阳一代儒宗，宜其有开女学堂之论也。然素臣未有不先计及此者，自是厥后苟有议除二氏者，必以此事为第一义。

书院、义塾，一切善举各有条款，若再一一叙出便同嚼蜡，故于东阳问答中逗出数语。而女塾一端，足该条款之，全文不系而义不漏，此等处亦见匠心。

以数千年来根深蒂固之二氏，而自元旦颁诏行文天下，迄九月而事已大定，虽有斋忏僧道尽被拘拿一事在前，擒贼擒王，此后下手便如催枯拉朽，冰消瓦解。按之情势，自无不合。然二氏之徒究非灯络、楛困，霎时聚散者可比，天下之大岂无一二梗命之人？即攘斥功用，就此收煞，亦觉浅易，故台僧之叛、浙东之兵，为此时必不可少之热闹场面，非贪写气焰也。

改行之名，由坚行而变；而曾姓，字亦从僧。此人孤忠义愤与三道士同，而能识天命则过之；兢兢守节与定缘同，而不肯身殉则不及。佯狂出走，虽素臣亦无如之何，谓周有天下，不问首阳之饿夫可也，而孰知其终改节耶？故百寿时叩见素臣，若不屑与深言者，亦明高帝鄙危素之意耳。

定缘、源一同此作用，而定缘以普陀之败识透气数，全节以终；源一妄为，身殒锋镝。等一死也，而定缘高出寻常



矣。赵宋代周纲目大书韩通死节，作者于此三致意焉，故叙台州之事独详。

红、黄二教与禅门、律门同源异派，不相闻问，故有定缘之孤忠，不可无喇嘛之抗命。总见释氏之祸，蔓延已久，人心陷溺，不能骤返，非处处斩截，死灰必燃。一波平而一波起，极写除灭之难耳。

古佛者，释迦真身也。锡兰一岛在印度东南，为其出世之处。若今佛，即喇嘛所供活佛是也。文龙、文麟皆素臣夸宠之子，一由日本而及印度，一出西域而及前后藏，两军相遇于雪山南北，然后二氏之教尽绝。

二氏之祸虽处平等，然除道易而除释难，故龙虎真人只须一级革封而事已毕，而僧则屡动天兵乃能扫荡。盖老氏尚不至驱人而入禽兽，其罪较轻于佛氏，则其报亦杀于佛氏也。

## 第一百三十七回

古佛今佛两窟俱空  
君围臣围四灵咸集

文麟统师出关，沿途晓行夜宿，各卫所随护、各宣抚宣慰司办差，行了六七日，已入内蒙古旗地。蒙古国俗最重喇嘛，自天顺间宾服之后，贡献往来，颇为恭谨。前次素臣出师，亦因喇嘛煽诱部落中有萌反侧者，达赖出丑，素臣班师不与蒙古作难，十分感激。故此番喇嘛复与要约，众盟长、台吉不以为然，因素来供奉，勉强允从，其实并不出力。大兵过境，传说是首相文公之子，随征诸将中夹杂十数美妇又是前次文相营中之人，个个武艺高强，争先敢战，达赖覆辙未远，况值中朝除灭之时，这回惩戒，自比前更加利害，邪术已穷，徒取死于战阵之间，岂不貽羞我蒙古乎？众盟长、台吉意见相同，均无出兵之志。番僧催促甚急。

一日，有两部盟长在大营门外求见，通禀进来，一名李罗兴额，一名阿昌阿，传命入见。文麟坐于毡帐之内，成全、伏波、松纹、韦忠拔刃侍立，男飞卒十人排立帐外两旁，交刃以俟，春燕、秋鸿、娇凤、小隼、女飞卒十人，拥立坐后。二人进得营来，各营棚兵士皆露刃站围，早已吓得抖战，气喘汗淋，欲前又却，刚到帐前，一声吆喝，更是彀棘。只见领着进来的望十把雪亮大刀之下钻了过去，只得按定心神，鞠躬而入，看那两旁站着雄赳赳气昂昂四员战将，威风凛凛，不由得不跪下去。四叩起来，瞧见中间坐的却是一个白面书生，背后许多美女，情知主帅慈祥，尚可从容禀说，遂把心里一块石头放下。文麟业已起身，出位答揖，满面阳春，蔼然和易，拱向左旁所设行椅上坐下，二人辞了又辞，方

敢告坐。文麟复位问道：“二位盟长皆世奉北藩，习知北俗，请问喇嘛之教如此尊崇，究竟有何利益？本帅此来奉命除邪，至于内外蒙古与天朝岁时往来，自天顺以后并无违言，断无无故加兵之理。二位说明红、黄二教缘由，及人心国俗从违向背之故，本帅还要请教。”

李罗兴额起身答道：“自天朝诏书出关，咱家宣布，民间无不喜悦，指望千馀年大害一旦除绝，无论城郭游牧地方都感激圣君贤相之德，只是尊奉已久，徒党太多，民间之势实不相敌。前日咱们各旗盟长与四十八位台吉、七十二位札萨克彼此相约，近者会商，远则信函，将此事议过，迄无全胜之策，是以迟疑耳。至于喇嘛一教，本由印度传入，西藏分出二支，就是红教、黄教。彼处渲染已久，俗尚腥膻，北宋时始辗转而至，蒙古趋之若鹜，几乎通国皆化。天膺、大元主中华百年之后，复归北漠，于是中国圣人之教、孔孟之书流传塞外，始与佛教互证，灼见其非。近百年来，国俗大半已变，彼教渐衰，就是西藏、印度当日已为元朝外藩，帖木儿驸马亦以圣教变化腥膻，迄今佛氏也觉稍杀其威。不过积重难返，并有天方回回别创教名，与圣教一样挤拥佛氏，所以逃于释者半归于回，而圣教反觉力弱，不能除之也。咱们蒙古回教不至大盛，若欲除佛必并除回，奈此去西行，一过哈密古城乌鲁木齐，便是西藏，回势曼衍，深恐开衅，故民间虽恶喇嘛也只索吞声忍气，受其荼毒。通计喇嘛不下五万人，除天朝岁赏斋粮金帛数十万之外，还只是搅扰百姓。蒙古地方苦寒，土少沙多，开垦之地无过十一，民间种些豆麦，六成供佛，二分输租，剩下的如何够得一年食用？养几头牛马犬羊，又时常来要了去。更有说不出的事，养下儿子都要认他做佛爷，一经认过，世世代代要认下去，名为佛子佛孙，实则认了他便要去孝敬他，一生辛苦所得，自

己不能过活。娶了妻子更须去讨佛种，愁烦怨苦心里耐着，口里却说不出，那一个是真心皈依他的？今幸天兵到此，他的势焰敢要没了，福气也享尽了，据咱二人所见情形，料定蒙古没有一人助他抗命的了。那年老太师爷统兵出关，达赖挫辱之后，日想报仇，后来听说老太师爷请除佛老，触了上皇的怒，把撒马尔罕狮子来吓他，老太师爷果然大病，才放了心，说老太师爷从此休退，喇嘛衣食自不该绝。库车城内有一大寺，供养活佛一尊，终年坐龕，受众喇嘛朝拜，又叫百姓顶礼，鬼鬼祟祟，做得毫没破绽，凡是有钱的去烧香，喇嘛宣传活佛之命，要他施舍多少就是多少，派他捐助若干也便若干，不敢一些违拗，说不依活佛是犯弥天罪孽，要受诸般苦恼，故财主贵官一心信奉，毫不疑贰，都想升天之日带他去做佛子哩！其实这活佛便是达赖私买了一个回妇带来的前夫之子，达赖看他相貌好，一直密室中关着，养了七八年，从不见过天日、经过风雪，每日两餐专以羊肉白米饭饲之，养得肥头胖耳，面色白腻，睛黑唇红。约略有十六七岁，然后在寺后造一暗殿，不通天光，把他坐入龕内，先期造谣贴招，说活佛某日降世，通国善信有缘者均来施舍。到了那日，众人要候活佛临凡，他又言佛厌迎接之烦，故先夜已至，急令进内膜拜。众人被他瞒过，舍出金银，堆积如山，登时又发大财。彼时达赖受辱，归与活佛商议，闻得差人晋京投奔安阁老，哭诉情由，以文相一日在位，喇嘛性命一日不保，文相一日在世，喇嘛魂梦一日不安，要寻出一条毒计结果老太师爷。安阁老与他夫人范氏计议，密禀上皇，上皇传太医进去，分付如此如此。诿意天子算到，早请太医每日诊视，奏复上皇。此计不行，然后将秘器等物赏赐，内藏毒药，待老太师爷自己取服，暗令廖、冒二监用心伺察，不料老太师爷是个圣人，本具却色本领，那里肯吃春药？七年之中，白白费了心

机。上皇哀诏下来，已知此事不妙，及番僧被逐朝廷，主意业经揭破，彼教中人以谋害结怨老太师爷，必不见容，不止除灭中原佛教，故势甚汹汹，合五万人都要与老太师爷拚个生死。彼等自知障眼幻法不能相吓，无非倚恃人众而已。目下元帅所统精兵，不比寻常行伍，但恐不敷分遣，惟有攻破要害，使之亡其主脑，然后收其羽翼，方为上策。西藏以南，佛氏已微，惟印度国俗未变，所以云南境上安然收灭，而关外暹逻、缅甸未曾闻风畏惧。元帅但统全师拔取库车，则蒙古部落中喇嘛皆可驱除。民间受害极深，乘此机会无不向义，不待天兵分剿，僧类已绝。然后由盟长、台吉等按照条款，妥筹善后。元帅领兵南下，直至印度，廓清释伽降生之迹，此一道同风之治也。印度南面距海，西北界爱乌罕、波斯、天方等国回教大行，锡兰一岛孤悬海中而附于印度。闻大元帅经略东南洋，将来元帅攻克印度，大元帅由海道进师会剿，必能成功。印度一清，则诸国响应，回教自无所凭依矣。”

文麟虚怀延纳，将素臣教令之言一一相证，颇觉吻合，因道：“盟长熟悉情事，言言洞中，本帅所以不分兵而进者，原欲攻其巢穴耳，但大漠以北，藩部既多，设有受番僧笼络起兵抗命者，何以备？”李罗兴颡道：“元帅尽可放心，诸部盟长断无为番僧助者，咱二人愿以家属为质。”文麟道：“此处离京未远，本帅明日移师，烦二位回旗分差头目，传知各旗，于十一月初五日在燕然山取齐，本帅与各盟长取出国书，申订旧约，斩牲歃血，重为盟誓，以敦信义。燕然为诸藩适中之地，期会而至，谅不甚劳也。”二人鞠躬听命，当晚辞归。

文麟自此确知番僧虚实，胸有成算，缓款而行。每至城郭部落，留驻一两日，命成全、伏波、云北督操士卒，随时休息。塞上奇寒，风号弓燥，马疾草枯，正是盘雕天气，蒙民望见军容，欢喜

踊跃。一日操毕，有土谢图头目请于营外，愿导将士游猎，文麟许之。成全等十四对夫妇皆跨马跨鹰而出，蒙民妇孺老幼观者塞途，至夜大获而还，献禽饮至，命云北、以神将所获禽兽检点，匀分十四堆，各人谢赏归营。文麟只取两对雉鸡、一只斑鹿，请云北、以神同食。

次日拔营，成全、伏波二队当先行，未十里，忽有数十僧人大刀阔斧从林中跳跃而出，横截后队，直扑文麟马头，七八把斧头砍将过来。是时，只有松纹、娇凤两骑紧护左右，文麟大惊，急掣宝刀抵挡，马往后退，几乎跌下。松纹取出腰间双锤，奋勇迎敌，文麟趁空闪避，娇凤亦拔出双刀杀将上去，僧众便舍松纹直取娇凤。娇凤虽系岑氏之女，武将世家，自幼学些拳棒，松纹在广西时又用心传授手法，能使双刀，却不比松纹天生勇力，未经战阵，终嫌怯弱，数十个恶僧执着长兵，如墙而至，早已招架不住，松纹回马相救。正不开交，前面韦忠夫妇、后队男女飞卒兜杀过来，方把僧众穿绰得七零八落。二人见有救应，胆气骤壮，并作一阵厮杀，前后兵士摇旗呐喊。文麟定神勒马观阵，只见韦忠、小蹏两杆神枪，你横我竖，不住的舞动，宛似涛飞白线，星落寒芒，搅得喇嘛没处躲闪；松纹两柄铜锤，从旁插入，竟像雷公椎凿驰骤于疾风猛雨之中，当者登时脑浆迸裂。众僧见势不佳，个个反走，不防四十把飞刀从空而下，免起鹞落，数十颗光晶晶油滑滑的肥头大半向草地上乱滚。众人杀得高兴，拍马上前，直赶到一座山冈之下，把逃走的一齐收拾干净。文麟注视地上，见一大堆肉酱，不觉恻然感叹良久。众人都回，遂复整队而行，因此耽搁。成全、伏波先到土谢图城，安营已毕，后队未至，云北、以神两军本从别路抄出，日落亦到，诸将至黄昏，始各着急。成全上马，率二十骑从原路追探，行十馀里，甫与韦忠、松纹相遇，迨主营扎

定，已是二更，草草安息。

次日，土谢图盟长带领台吉、头目十二人，诣营向文麟请见，因问僧民情形，果然决撤，遂令将昨日阵斩喇嘛尸首伤人埋葬，并催赴燕然，不得后期，盟长应诺。次日，文麟留云北、以神两军暂驻，向盟长要了五百旗甲，沿途护卫，并作乡导，因由此至燕然尚有三日，都是戈壁，部落星散，并无城郭故也。自此，安营之处，蒙兵扎作外围，诸将彻夜守备，不敢安寝，倒也无事。原来这日番僧全数被诛，远近闻知，均畏大兵如虎，旗兵允助，迁延不出，明知力不相抗，便不敢动。并有数起探知土谢图城有官兵驻扎，私来纳款，云北、以神许其还俗，当合台吉、头目等，查造清册，归入善后，分别办理。到燕然大会之日，共有纳款喇嘛千八百名矣。

十一月初五日，文麟与内外蒙古诸旗盟长歃血订盟，共有七十八旗，阿尔泰山以东部落无不在会。遂定于初八日拔营，进征库车，各盟长愿以兵从，文麟恐番僧生心，概行辞却，差文忠、文信赶回土谢图，知照云北、以神，从西路兜出，会于库车城下，各旗盟长但令勿出一兵救援番僧，俟库车捷报，各就所辖城郭游牧地面，将寺院封禁，僧徒还俗，按着章程行事。

库车僧众共有一万一千五百名，城内城外寺院十六七所，均已住满。先是达赖要约各旗，满想天兵渡过戈壁，处处梗塞，盟长、台吉等世受佛庇，与他叔伯兄弟班辈，自能出力，所过之处官兵必已受创，势不能径至库车，故人数虽多，恰无防备。其人大抵由别城寺院而来，自谓折冲御侮之任尽在旗兵，乐得暂避锋镝，故小辈喇嘛皆怂恿大喇嘛往依活佛，以至聚这许多。及探闻各处并无交仗之事，暗自疑讶，后又传说各旗盟长大会议于燕然，料有变局，不胜慌急，奈僧徒中可选者无非拳勇一道，并无冲

锋陷阵之材。从前使过遮眼邪法已为太师识破，一班女将个个从青龙白虎、火焰莲花中杀进杀出，今日仍来，定难再献此丑。至于活佛威灵，原系骗人之局，倘被生擒活捉，怎当得这些人荼毒？寻思无计，只得日与库车汗缠扰，逼着要帮着出兵，迎敌境外，且言：“达赖一派，世世为可汗焚修，无量功德，自妥欢枯睦尔汗归主漠北，历桓宗、毅宗以至于今，子孙支派蕃衍，北至哈萨克，南抵印度，西距天方，散布数万里之内，那一家不是我佛子孙、受过达赖祖宗的戒？如今中国与我为难，竟忍坐视，恐我佛慈悲也无相容之理。宁度众生莫度人，此语应在今日矣。”库车酋长被他鬻不过，遂点起城内兵将，在离城十五里堡上扎住，月夜鸣笳，霜晨传鼓，羽旌风动，毳幕云屯，倒也十分整肃。文麟一路遑行，安营处所，只有台吉等迎谒，或派旗兵数队导行。

十五日午后，将至库车，前队回报：“堡上有营扎住。”文麟急挥诸军暂止，自率春燕、秋鸿三骆当前瞭望敌营。二人眼光远辨毫末，注视半晌，见营中多人出入，恰无一个喇嘛。文麟心下疑惑，莫非部落中有背盟助贼之人？急令男飞卒十骑上前探明回报。原来蒙将私受可汗之命，若大兵到境，首先纳款，约欺假北，领兵入城，直捣寺院。喇嘛贪而无谋，自可汗允其出兵为助，即不戒备。这班大喇嘛深居方丈，叫徒众计骗乡愚妇女入寺烧香，择其年轻有姿者闭置窟室，日夜宣淫，干那极乐世界的正事。单有达赖不敢放心，然亦不能禁约。飞卒探至营前，绝无举动，恐有埋伏，不敢蹈险，刚要回马，只见营内走出两骑，像是差官模样，背着黄袱，一个手掣令旗，追上来向飞卒等问讯，便请同见主帅。文麟正率成全、伏波在堡外周围瞭望，择地安营，飞卒同二人下马叩见，自通职名，两个都是领催之职，一名乌而蒙额、一名和楞布，叩毕起来，复屈一膝请安，解开黄袱，呈上文书并簿册一



本，载明城内外寺院喇嘛数目及著名作恶者花名面貌，极为详晰。文麟逐一看过，交与成全留着二人暂候，一面安营。到晚复传二人入帐，细询敌情，遂作回书，付其带去，文麟亲送出帐，谆嘱再四，二人复屈膝告别，跨上马背，踏月而去。次日黎明，京营两翼兵亦到。文麟因知敌人虚实，便令云北、以神赶上前面，与蒙古营相望而居。城外寺院有人出来，见两营白日走动，报知大喇嘛，转闻于达赖，与活佛商议几次，催请开仗。到十七日午刻，云北、以神营内骑兵个个上马，步卒人人披甲，弓尽上弦，刀皆出鞘，大开营门，排队而待。少顷，蒙营中一声号炮，旗扬鼓起，簇拥出一队人马，直奔右翼阵脚，又听炮响，尘头忽起，左边两员将掣着大刀，飞舞而前，约有三五百兵，如潮涌至。云北督住阵脚，一些不动，两边接着各战，京兵齐声呐喊，蒙兵远立，不敢上前；京兵移阵略追，蒙兵却也站住不逃。两军相持约半时许，京兵又大声呐喊，只见蒙兵相顾骇愕，反身便走，云北、以神趁势赶上，绝不抵拒，不上半里，连旗帜都卷了起来，骑进城门，那些蒙兵已是散去，剩得一二十人在前奔跑，正是到活佛寺里去的大路。城内铺户居民没有一人逃避，开门观看，个个笑逐颜开，寺门已近，二将分拨兵打成大围，自己抖擞精神，并骑而入。

达赖昨夜得可汗回音，知今日开仗，饬诸将奋勇厮杀，若不得退官兵，斩首以徇，心下十分侥幸。正在静候捷音，忽有小喇嘛飞跑进来，说寺门四面围得铁桶一般，这一惊不小，登时目瞪口呆。那尊活佛恰在地窖里行乐，达赖进去说知，活佛嘻着嘴还只是笑，道：“我不信有这种事，你且在钟楼瞭望明白，咱们再处。除了一死，谅也没甚罪过。”达赖急上钟楼，推窗一望，人头马足，如蚁而集，心下十分慌急，随手引着钟槌乱击十数下，忙下楼来，到禅堂坐定，霎时各院喇嘛都来，达赖不等众僧行礼，便问道：

“中国文太师议除我教，赖老皇帝主持、众法师弥缝，以有今日。不意老皇帝宾天，文相复用，禅门踪影绝于中华，并不能容红、黄二派，令其子领兵前来，现已围住本寺，计将安去？”众僧合十赞佛，说：“佛爷法力高深，神通广大，这几个蛮兵有何难处？”达赖听见，又羞又急，再三请问，有几个说：“我辈吃酒吃肉，念念经咒，巴结得几位大人太太，门下几个佛种运气好，选着可汗、可敦的替修，骗得一世享用，便算是不违教祖的规矩。佛爷那种法儿，尽可使得，大千世界无非幻相，只幻出些精灵古怪、狞恶兽物，已吓煞蛮兵千万，倒请教徒弟们起来？”达赖再问，更无应者，心里愈急，不禁泣下。

内有达赖同辈喇嘛，急趋案前说道：“师兄胡尚愤愤若此？昨有土谢图人来此，自中国出兵，弃释归儒者已有万人。蒙人反颜相向，不肯出兵，今日之围如此神速，鬼蜮伎俩，大都可见。曩年师兄在中华逃归，适有西藏尊辈东来，言天象昭着紫微星，明亮异常，文昌光焰千丈，直压华盖，主儒道大昌，异端消灭；而华盖之西黯然无色者，得周天一百二十度之广，连白虎七宿皆依稀隐现，不可识数，主有非常之变；惟东方斗宿之旁有三小星，光耀倍明，此星下应三宝，有灭而复兴之象。藏派流传南洋，转入日本，或者后起有人。然西域之变即在目前，运该中绝，不能挽回。尔时师兄闻言，相对歔歔，还锡之日，问他此变约在何年？尊辈不答，但云：到时须各自为计。现在天意人心俱已显露，正各自为计之日，师兄何必徒作无益之谋乎？咱们行辈稍尊，断难改行，与其罹兵刃之灾，不若怛然火化，完我佛门结局。”达赖惻然流泪，呜咽半晌，俯视僧众，大半散去，遂定自焚之计。将自己住屋前后截住，令人搬进柴草，与同辈二人趺坐念佛，举起火来，霎时烈焰飞腾，三尊如来并化灰烬。

官兵围住寺院，正在相度地势，定策进攻，忽见火起，遂不及待，云北、以神各麾兵将从头门直入，一路都是些喇嘛迎着磕头，殿内殿外几乎跪满。以神拉住一人问他起火之处，叫他引路，那人说话不出，只顾发抖，旁边立起一小喇嘛，听以神的话，似已会意，就望前领着进去，只见火势早已透屋，不能扑灭，幸四面悬空，只此一座屋宇，别无连接，料难延烧。火堆中尚有人跳进，以神上前拉住二人，馀者均与达赖同入茶毘。

诸兵将搜括寺中，从火起屋后转弯进去，过了两层房屋，见一石门锁钥甚牢，竭力推扭，分毫不动。小喇嘛道：“此是假门，房有石板，可以转换，内活佛所居，平常惟达赖及尊辈喇嘛得入其室，咱们到石板处即止。”云北、以神忙令引至石板边，细看石板，镶缝甚紧，并无起落痕迹，逼着小喇嘛开视，只见小喇嘛将脚趾顿了两顿，石板砉然中裂，下面竟是别有天地。众人跟着云北、以神从石级下去，许多妇女见人进来，没处躲避，裸体奔逃，众人跟进里面石室，妇女更无走处，双窝贴壁，蹲着不动。众人莫不掩口胡卢，但见小喇嘛钻进人丛，向东壁禅榻上跪禀道：“佛爷勿怒，咱是不得已才领了进来的。”以神细看，是一年轻男子，肥头胖耳，赤着白嫩身体，盘坐其上，像是体重不能动，见了众人只是嘻着嘴笑个不歇。原来这寺一年有七八个佛会，达赖养起活佛，每到佛会之期前数日才与他盐食，令他骨力硬朗，可以登座，受人香火，劝人捐钱，平时闭置石室，则断盐食，加以补药，故肥胖无力。这些妇女轮着交媾，宣泄其精，便不胀痼，活佛亦觉受用，乐得享福。达赖见事将败，与他计议，他却不知忧虑，乐得一日便是两个半日，故此时安然听命，毫不惊慌。以神心知其故，令五十兵士守着石室，将这些妇女逼着穿衣，驱逐出去，自己走出石板，同云北至佛殿上传见领路蒙兵，令其带出妇女，飞报

头目，分别送回，一面传齐僧众，各问口供，均称自愿还俗，有家者就此回去，无家者听候发落，令哨弁带进殿后斋堂内住着，将门封锁。

禅堂火熄，招进寺门外观看的人，扒拾尸骸，共计一百二十三具，随令搬出寺后空地，以待掩埋。云北率领多人搜查仓库，计金银四百馀箱，米谷布帛毡皮堆积屋内，共是十六间，厩中骡马一百二十匹，刀棍器械五六百件，均各封锁。草草处分，正特派拨兵丁分院驻扎，文麟带领飞卒四人进寺，云北、以神迎了出去，各相问讯，暂坐殿外经房内。二人稟诉情由，文麟亦将城外之事约略述知。先是文麟令二人扎近蒙营，授意专办城内，及见蒙军假北，京营兵直追而去，文麟候至将午，寂无消息，料已得手，遂分遣成全、伏波、韦忠、松纹、六飞卒分五路搜攻寺院，自己带着飞卒四人乘马往来哨探，营内只留十四员女将、三百名兵留心巡察，以备非常。刚到蒙兵空营口，忽见城内火起，料已攻破大喇嘛寺。午后，六路差人回营告捷，城外寺院均已攻毁，每处斩杀首恶主僧数名，馀皆望风溃逃，或跪求还俗，诸将一如教令分别处置。未申之交，望城内火熄，成全首先回营，文麟便带四飞卒进来履勘。云北、以神说知活佛之事，文麟道：“论起来，这活佛也不足虑，但达赖藉此愚人，番民若狂，久成风俗，留此祸根，难免死灰复燃，不如绑赴市曹，明正典刑，庶足破蒙人之惑，而西藏一带亦可因之夺气。宜盛设兵卫，不可疏忽，且待明日行事。”二人齐声称善，因再拨百名兵在石室外守护，城内城外均于寺院安营，文麟仍旧出城。盟长以下已经知道，陆续到寺门外迎谒，慰劳感颂，欢声如雷。文麟约于明日午时齐集寺内会议一切，各人应诺，跟送出城。

到了次日，大营女将各随其夫营内安住，文麟带着男女飞卒

八人、三百名兵入城，与云北、以神同住寺内。盟长以下各头目渐到，文麟取出善后章程，令其举办各事；把石室中活佛扛出来，绳捆索绑，押出寺门斩讫。活佛闭目垂头，男女观看拥如堵墙，七嘴八舌在那里评论，有的说：“活佛不是凡胎，那里斩得他来？临时他自有变化的。”有的说：“活佛功行圆满，当兵解。他的血是白的，不是红的。”谁知两个兵丁将他按跪在地，一个掣出一把亮晃晃的快刀，望上一扬，前面一个将头一掇，说道：“佛爷升天！”早已轻轻摔了过去，后面的举足一踢，佛身扑倒，热血进流，气蒸如釜，看的人都呆起来，还有不住口念佛的，更有人说：“活佛本系金刚转世，尸身总不会坏。”文麟因有人疑信参半，下令陈尸三日，将首级装笼，挂于城头示众。到了第三日，佛身朽腐，臭气熏人，城头上血水淋下，路人远避，于是人心始定，晓得佛法是假，达赖哄骗，徒受其愚，自此各安生业，得免于害，人人感颂小太师恩德不浅。

文麟因天气严寒，西域冰雪凝互，道梗不通，遂定在库车过年，俟明春西发。这里蒙古地面，仿照中国章程次第举办，另是一番世界。台吉、头目等时时请教，势有扞格，文麟更为酌改，以期尽善。库车以西各部落，自伊犁、乌什，直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南界雪山、两藏前后，周围万里，闻风兴起。原来佛教最盛西藏，流入蒙部。自唐初回教大行，已与释氏分途并轡。土人信佛不如摩哈麦之多，厝火积薪，其险已甚。此次库车活佛被诛，土人攘臂而起，与喇嘛为难，绝其供亿。平时僧民讼案，官府袒僧抑民，已成习惯，喇嘛此时控诉，官反不理，故民间愈有护符，倘喇嘛恃强，即被毆杀，分尸弃骨，无迹可寻，官府转以诬告坐罪。喇嘛数月之间，逃出僧籍、私返俗家者，不下二万人，剩些年老无归、淫凶积恶者，势穷力蹙，又乏供养，死了许多。文麟身住库

车，风行西藏。

次年正月将晦，差人进关，回京奏报，并于家书中稟请素臣转达。天子飞檄云贵、四川边界镇将，严密防堵，恐藏中喇嘛因本处穷蹙窜入关内。素臣早已料到，十月内即有奇谕出去，以故云贵等省并无一僧款关。二月望后，文麟差人探路，打量冰雪已融，择日移师西向。

一日，库车盟长等游猎回城，有两个大木笼锁着异兽献于文麟，文麟看是独角牛尾，知系麒麟，暗想：此为仁兽，希世之瑞，佛老既除，应运而出，又与己名恰合，欢喜非常。蒙古人原未见过此兽，因是稀奇，故献天使，来的恰是两员章京，见文麟喜溢眉宇，料非常物，回报盟长，次日即来庆贺。文麟接见，告知麒麟出典，盟长舞蹈拜颂，叹玩不置。文麟因是国制未除，不便设宴酬答。

过了几日，京中批奏已转，知文龙到日本与文恩等筹办僧寺善后，岂知那年僧徒败后，东京书院早有改建书院、义塾，敬亭已到，规画井然，远近闻风，僧势大杀，文龙扩而充之，由是举国缁流绝迹，正月初即带兵出洋，将南洋各岛凡有僧寺之处一律除绝。锦囊、于公、闻人杰相助为理，事事顺成，不过旬日而荒岛野番咸知感化，具奏到京，大意谓：东南洋大致粗定，惟佛教缘起在印度，释迦降世，厥惟锡兰，拟于三月末、四月初率师船西渡，请旨饬下。西征军营取道昆仑，越雪山而南，会师印度，相机夹剿。天子览奏大喜，召素臣面议，知照文麟择期西发。

文麟接旨及素臣手谕，又是大喜，厚待差官，修好书奏，派定差弁四人、兵丁二十人，加雇长夫六十人把两只麒麟扛抬起程，随同来差晋京。一面整束行装，叮嘱蒙官，择于三月十五日祭旗首涂，望西藏进发。果然一路传闻喇嘛之势已是衰极，几个老朽

不足为虑，遂不停留，只将善后事宜嘱咐沿途官府，妥速照办。五月十一日，已抵东印度界内，将近恒河，在巴哈尔驻营。忽有缅甸人同中国差官投递文书，始知文龙于南洋肃清后，命锦囊、于公、寤生、长生分率师船内渡，一由暹罗湄南河入口，一由缅甸怒江入口，办理两国之事。暹、缅本与安南同修职贡，奉行惟谨，下令国中两月之内敝俗悉除，寺观、民间所藏金银铜佛像尽缴官库，国王饬工熔化，所值甚鉅，就充各项善后经费。暹王检得最古金佛八尊，铸成自己生像，并锦囊生像，虔诸寝殿，以志除灭之功。缅王亦制碑文镌于京城最高之山上、石壁之间，但以逼近印度，后将复起为念，怱怱文寤、文长进规印度。二人以奉文龙之命不敢擅允，故托词哨探，请其派人同差官取道阿喀喇，渡河侦察，因达文麟之营。

文麟得书，传问差官。晚间在营与成全等商议，因言：“印度风俗大异，蒙古信佛之人不事力作，其蠢如牛，其丑如豕，念经化斋终身不肯他务，国中拓地五千里，五王分治，政令不齐，挽回人心、布置善后，非可速效。锡兰既系佛氏貽元，拳然一岛，或能以兵力克之。彼处拔根搜窟，然后印人知佛无威灵，自能渐悟，犹之活佛授首而全蒙之民皆肯洗心革面也。”于是定计：留兵合男女二十八将，分作五路，各诣其国王妥议，一面差人取道缅甸，飞咨云南巡抚，派州县教佐有才干学问者二十人来此，创行兴养立教之法，以佐印官之不及。其民间妇女信佛迷惑者，并责成女将分投劝导，宽以时日，始有成效。倘锡兰早平，祸根斩绝，或不需岁月已可转移，更为幸事。诸人领命而出，次日派云北往北、以神往中、成全夫妇往西、伏波夫妇往南、韦忠夫妇往东，各带男女飞卒四人，分路而去。

自己领着松纹、娇凤，于十五日同来，差过了恒河，起早行五

日，到怒江下船。文龙已先期驶至槟屿。是日，文麟继至，只见文龙座船泊在岛外，离船三四丈，水不起浪，船旁似有巨物夹住。过船相见了，各道近事，乘间问起。原来文龙周历南洋，一日正出海峡，其地为暹罗外卫尽处，番语称曰息力，忽然舟重不能行。海师错愕，以为触礁，及文龙出舱细视，不禁骇绝，船中诸人争先观看，内有老水手道：“十几年前，成化帝被困海岛，文老太师救他出来，御驾回京，御舟有两龙背负而行，那时咱在船上亲见的，这是大吉之兆。”文龙闻言，即忙在船头叩祝：“如是曩日神龙，俟功成之后随我回京，以备宸游玩赏。现在世际唐虞，虽无豢龙，世官液池游泳亦畅生机。龙如有灵，请为熙朝瑞应可也。”两龙待文龙起来，昂首掉尾，意似许可。自此常在船旁，颇为驯扰。文麟亦说出获麟之事，彼此交贺。各师船齐集之后，龙、铁二人又派梅仁、柏节、李信、陶忠率岛兵二千名来会，择于二十五日启碇，进图锡兰。

印度并无兵船保护，诸军登岸直入葑伽山，土人不知战阵，慌惧异常，后知官军意在除佛，便各放心。盖岛中亦苦僧人供亿，又为回教所间，信佛不坚，均各袖手而观。喇嘛贪淫无度，不防官军舍印度而先取锡兰，山中寺院虽多，僧众只有四百，自称释迦的裔，仰食于人，岁收印度供奉，逸乐荒淫，别无伎俩，那里还敢拒敌？至六月初一日，已至释迦真身大寺，山川灵秀，花木繁绮，禽声欢乐，风景最为清绝，寺屋金碧辉煌，径路纡折，龙、麟二人策马前导，军士缓缓而行，都觉爽豁异常。岛兵岛将先前派过从行，在南洋如何办理，熟悉情形。文龙勿令跟随，就在沿山寺院内驻营。文龙、文麟进殿观看，都是些金铜土木僧像，并无真身，当令兵士一一打毁，设起火炉，将金铜熔化；殿旁一排大屋，藏起经卷贝叶梵文约略有四百多柜，悉数焚烧。



搜到后山一殿，门扇甚固，寺中僧人此时逃得一个不留，兵士寻到山洞内，才有两个小喇嘛蹲着发抖，揪将出来，令其启门，小喇嘛不肯，文龙拔出宝刀要杀，始领至石壁上佛像旁边小山洞口，令众人跟他进去。洞门阔止尺许，二三十步即觉开敞，原来外面扁镬是熔铸成的，并无匙钥，真身深藏在内。小喇嘛领了众人进来，便即反奔，被松纹一手一个揪住不放。龙、麟二人看是三间正殿，中设大龕，白石腔子遍嵌明珠宝石，前面供桌炉台都是白石，再前则大铜缸一具，万倍人身。松纹立在桌上望见灯火荧然，满贮清油，知是长生灯，并无他异。文龙命众人将龕内漆身起他出来，众人皆不敢动手，二人心知其故，急抽宝刀向龕中乱搅，那真身应手而碎，硌硌碌碌跌了出来，约有一二百块，单剩一个囫圇头颅滚于供桌之下。文龙乃令留着头颅，把些碎骨拾起，由后松纹胆壮，近前捧头，解下束身黄帛将他包起，挂在腰间，宛然三柄铜锤。诸人一齐出洞，即在寺中顿兵，将释迦头摆在正殿，纵人观看，全岛土人把信佛之心冰消瓦解。

龙、麟二人料理诸事，分派众人各专职司，倒也头头是道，因虑印度之事，不敢放心。谁知初八、初九，伏波、韦忠差官来报：“印度王甚恶佛教，当下传令国中照着行事，先托建佛会，传集有名位喇嘛入宫，禁锢密室，然后逐寺院僧徒，逼令还俗。百姓起而有助，几日之内，都除得干干净净。”十四日以神亦来报。十六日云北、成全差弁同至，禀内情形大略相同。二人知事已大定，拟留松纹夫妇及岛将四人暂驻锡兰，以收后效。

天气大热，南洋地近赤道，敲喝异常。锡兰雷雨时作，一日雨甚，空中有龙直下取水，二人适在后山亭中眺望，俯视海中龙首探水欲上，忽被两巨物搏击，隐约亦见鳞爪，此龙怒与相斗，良久始脱身而上，天亦骤霁，二人相顾骇怪。次日，文麟发书，令印

度差员回报，诸将暂时监督，于秋深一齐班师。自与文龙谏吉七月初一日凯旋，下船之日，海师禀知文龙：“那日雨时，有龙取水，船上两条青龙倏忽不见，雨止甫回，后随大龟两具，依着龙身，竟无去意，因试放板下去，两龟蹒跚而上，即以巨笕盛置船旁。”文龙顾文麟道：“这也奇怪，那日亭中所见巨物，即是此龟；鳞爪隐现者，大约青龙无疑矣。龟为灵物，必非无故而来，亦算是除佛瑞应可也。吾弟获献麒麟，合此二者，四灵已得其三，但少凤耳。”文麟道：“弟正忘记，前在库车，父亲谕函内曾说起，上元之夜，凤弟同刘庶母上观星台，测量紫薇、太乙相去远近，忽有异鸟和鸣，集于台上，最后两鸟音如清磬，独留不去。刘庶母识为凤凰，令凤弟抱献祖母，现养园中，常有百鸟来朝，如此说来，四灵已全。”文龙大喜，命文忠、文信扛过巨笕，看那龟时，大异寻常，背上隐隐篆文，细视其纹，则九宫八卦，部位分明，的是神物。文龙暗忖：皇上园中，狮象之外，本有麟、凤、龟三物，惟生龙不能致，今吾家备有四灵，僭过苑囿，似非所宜。青龙颇知人意，回京时当再祝之，使分居御园为妥。

二人功成域外，奏凯还朝，加以恩属同怀，青年得志，两舟维系，辄复同居，有时纵谈世务，有时密语家常，极友爱之天亲，洵人伦之乐事。遂于八月初十日，安抵析津，先命四个内监驰马入京，报知府中。水夫人、素臣这一喜，也就喜到尽情。正是：

联轸科第寻常见， 灭佛勋劳旷古无。

### 总评

此篇为除佛之余功，实则除佛之正文。佛之起也，由印度而转入西域，以至中国，是印度一日有佛，即中国人心中不能一日无佛。必使释迦真身毁弃无踪，然后佛之根株绝

灭，可保无旋塞旋流之患。于是由蒙古而西藏，由西藏而印度，以至于释迦降生之处。木之长也，自本而及末，其萎也必先末而后本，此理之自然也。活佛诛而西番响应，真身毁而大功告成，于是仅留印西之回部、欧洲之天主，以景日京滌滌而行者，为素臣父子之继，故日后日京一书为馀功，而此则犹其正文也。

素臣诸子，举一可以例馀，似表龙不必定表麟矣，然子至二十四人之多，仅仅一表，实不相称，故以巡案三省、征倭、靖海诸回表龙儿，即以登状元台及此数回表麟儿，麟主而龙宾，出师并纪，而西征之事必详于东略者，即此意也。且前回征倭、战僧、封寺，已伏此时之根，若再东西并叙，则文必重叠，阅者厌之矣。

蒙古之事特详。西藏、印度与佛愈近则祸愈烈，事亦愈难，而库车驻节赫然有诛活佛一事，则自此而西，闻风解体，亦事势所必至者。从来除暴救民以有天下者，其入手必在紧要处所，本基既立，其馀以师徇之可也。故汉高五年而功成，明祖十年而事定，以大例小，可类而推。

或谓活佛既诛，自此而西，更南下印度，以尽于海，如王者之师，分徇诸道，而天下已自大定。然至于印度，而忽然疑虑，计破锡兰，是又作者之好作波折矣。然耶，否耶？曰：此非印度独难也，以有锡兰真身，而印度人心有所系耳。必定印度而后图锡兰，则印度不易得手，而且坐失锡兰；必如此，而后印度不讨自服，此正行兵之轨道，宜有声东击西之势者。观于行抵东印度，而文龙之书适自缅甸徼外而来，其中调度者为谁？素臣兵法所以为一生之绝学也欤！

佛教除而人心正，以人事感天和而联珠合璧之瑞彰，此

机之应者也。故在元旦下诏之日，以人事尽物性，而麟、凤、龟、龙之类，至此象之验者也，故在锡兰成功之时。文之不可苟为也如是。

以麟得麟，以龙得龙，理之当事之偶也，而以凤得凤，此处从无插入之法，妙在于家书中得之，而偏一无痕迹，恰好此时补述。文笔如精灵古怪，不可以常情测之。

除佛日本，其机已伏于平倭一回，此去迎刃而解，势易且速，故文龙出洋声势初不张皇。若西番之役则不然，达赖死归国，岂无仇耻？喇嘛僧众释放出关，拔宣、大，奏报滋扰异常，亦岂无抗拒之心？素臣婢仆前者身亲战阵，目睹幻术，此时尽数带去，原只为此。于是读者料定必有狠战，不于蒙部则于西藏，不于西藏则于印度，乃中途拦截，仅如却盗挺斗，数十人亡命相移，而此外则暴师一年，纵横万里，绝无一战，岂非出人意料者耶？文之变换灵活，真是巧不可阶。



## 第一奇书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 第一百三十八回 九子夺魁会元复归门婿 百丁介寿男女尚轶外孙

文龙等自天津登岸，海师禀道：“那晚船甫下碇，青龙亦来，紧护船旁，及昨早起视，则已乌有，至今未回。”文龙心知龙是神物，既无扛抬上岸之法，听其自去可也。因把两个神龟命从人驳过河船，押送进京，自与文麟由旱道而回。十三日进城，入朝覆命，将活佛首级、释迦漆身头骨缴到兵部，收藏军器库内，回府拜见祖母、父母并伯父母，然后兄弟以次相见园中。家人进报：“天半忽落青龙一条，在北山亭下，蜿蜒不去，园中诸禽兽并不惊怪。那日大驸马爷获着的凤及蒙古带回的麒麟，均似与龙相识，一则飞鸣左右，一则踟蹰亭边，甚有依依之意。”文龙道：“我意龙必自来，今果然矣。那一条必是到御苑里去的，明日内城定有传闻。”文麟道：“尚有神龟二个，水路稍迟，明日可到，你们快禀太夫人、太师爷知道。”二人起身，诸弟跟随而出，将近角门，见素臣搭扶水夫人已进园中去了，众人缓跟在后，来至北山亭对面观看。水夫人欢喜，叫过龙、麟，奖励了几句，对素臣道：“两孙奔驰域外已近一年，不无微劳，我意欲行激劝之法，仿那年待龙郎的故事，奈目前国制甫及再期，闻得龙虎榜后停止鹿鸣筵宴，朝廷抡才大典尚且减礼撤乐，我们家庭宴乐也不相宜，只得暂缓行之。”素臣道：“除佛之事，去年中国办完，西番早已风闻，彼教人人自危，两儿之去，不过照着印板行事，侥幸成功，皇上如欲宠他非分，孩儿

尚须力辞，母亲何必奖他？”水夫人道：“虽则事属现成，总也难为他们。”说罢，令二人上前，替着素臣，携手而入。天子次日召见，二人出来，复宣素臣进便殿议事，果然欲封侯伯，以宠龙、麟，素臣力争不已，惶恐感泣，跪下磕头。天子不忍重拂，乃升文龙左都御史兼兵部尚书，文麟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天子复把青龙自降苑中告知素臣，并询：“素父府中亦闻龙降之瑞，果有之否？”君臣交让功德，互证瑞应，不禁相持感叹，继之以泣。是年文府无人发解，天子因再问素臣子侄年岁，絮谈至晚，命怀恩掌灯送出。

是时，异端绝灭，正教昌明，户尽诵弦，民安稼穡，化行俗美，中外同风，朝廷无事，有刘、戴、谢、李诸君同心辅政，素臣诸子久列清要，自己惟五日一入阁，诸贤就正随同画诺而已。故虽身居首辅，奉母教子，常觉清闲。九月初，水夫人七十正寿，子孙遵谕：至期但祭祖先，不许拜寿。故府中一无应酬，到了年底，纯皇帝二十七个月已满，天子始于元旦受朝，群臣趋贺，颁出除灭异端恩诏，大赦天下，并以兴灭继绝之典，命礼部官二人册立琉球国王尚泰之侄尚真为王，文恩摄日本国事如故，锦囊权为扶桑国主，东征西征诸将各晋秩有差。正月向尽，云北、以神、成全、伏波、韦忠及飞卒十人夫妇班师。二月望后，松纹、娇凤亦归，印度全境诸事大定。天子于是月祠祭太庙，敬告成功，命翰林官制乐八章，就素臣审定。两年以来，以国制期内，停止婚娶，是年，鹤、犀、驥及鸿姐均年十六岁，素臣请命水夫人择期完婚，遂定于四月初五日，为鹤、犀双娶白玉麟之女过门；驥儿候楚王择吉，亦于四月十八日尚了郡主；鸿姐因东方旭是科充会试总裁，连下派着殿试、朝考、阅卷，又派充知武举，须俟武状元庐唱后方得差竣，故改迟八月内出阁。连番喜事，忙不开交。龙、麟、凤、鹏、鳌及东宅柔、讷、谨各生子女，上下又是一忙。素臣因复御女，六位夫

人均已怀娠，过年，四年五月初一，田氏生子名虬；初三，素娥生子名隼；初七，湘灵生子名獬；初九，天渊生子名夔；十二，璇姑生子名鹊；十四，红豆生女名鸾。弥月之后，又争定了亲去。七月内，次、三两女又均出嫁。鹤、犀、驥三子先后生子：鹤子名劓，犀子名本，驥子名末。十月，寤生、长生奉召入京，日本源桂贞、柏贞同来。赛奴见了两个媳妇，欢天喜地，感激大太师、恩伯伯不已，忙领来叩见水夫人，水夫人赏了每人绸缎四匹、黄金十两。原来寤生、长生前年自缅甸回去，文恩作主，选了去年三月替寤生完姻，今年四月又与长生完姻。天子以府中员缺久虚，特旨召回，于是两人与金砚并掌府兵矣。五年二月，虎儿娶东方旭之女雁姐过门；鹰、鲤、豹三儿同日娶了玉鳞三女；单有骐儿，因皇妃怜公主幼弱，允于明年下嫁，择吉于素臣生日之前五六七三月内。龙、凤、鹏又各生一子，麟、鳌各生一女，水夫人以诸孙名字不归一格，令素臣拟定行辈，素臣以不敢僭比曲阜孔氏为词，乃不相强，但令诸孙各从一偏旁，自相识别而已。八月内，料理诸儿乡试，虎、鹰、鲤、豹年均十五，骏、鸾、鹏、鼉、狨年均十二，九人一同进场，榜发，虎儿中了经魁，馀八人均有名。东方鹤年已十八，因父亲常派北直典试，及知贡举，恐要回避，先于七月初赶回江西，投考遗才，应南闈。京中榜发，府中报条贴满，贺客盈门。隔了五六日，江西提塘送报来府，东方鹤居然中了解元，又是一喜，素娥更喜得连话说不出。

次年春闈，九人都成了进士，东方鹤更是会元。四月殿试，皇上因他乡会第一，意欲中他状元，以继三元盛事。始升是科不与闈差，殿试恰派阅卷，谢迁、东阳公同评阅，将他拟在十本之内，始升进去力辞，乃抑置第十，点授翰林。素臣九子，虎、豹、鸾、鼉、狨亦入馆，选鹰、鲤、骏、鹏两个吏部观政，两个内翰。京



师喧传五个十二岁孩子与四个十五岁的，同胞九人及第，旷古所无，都推颂除灭佛老功德不置。

八月，素臣五十正寿。天子因择四月十五日遣第三公主下嫁。到了七月之末，素臣又共添七孙三孙女。素臣不肯做寿，天子不允，特降圣旨要亲率皇后、皇妃临府庆祝。素臣入朝恳辞再三，乃定于九月初一日命皇太子、皇子、诸皇孙、诸王、王世子、王子进府行礼，初二日同朝文武各官，初三日龙、麟诸人同年同官，初四日各外国使臣之在京者均往拜寿。以后，素臣自定初五日友、初六日亲、初七日本家子孙弟侄、初八日府中三营将领及内外家人，初九日起，再排次序答席，至十七、十八两日饯送远来官员亲友，方始毕事。初七这一日为子孙行礼之期，黎明，素臣起来盥漱栉沐，先在补衮堂庭中设起香案，拜过天地，回身向北拜阙谢恩，转至影堂参了祖先，然后进日升堂少憩，诸子孙媳女等渐渐齐集补衮堂上，东宅文柔、文讷、文谨率诸弟子侄辈亦在堂上祇候，男女少长百余人，却无一些声响。少顷，内监报知：大老爷已进太夫人寝室。素臣率田氏诸妾进安乐窝来，水夫人起来已久，丫鬟仆妇搬进早饭，古心、素臣陪着吃饭，田氏随阮氏料理水夫人冠服，俟饭毕盥漱过了，伏侍插戴。古心、素臣先出，诸子孙分班站立，素臣亦同古心立在上面，吩咐内监传声进去：“请太夫人！”水夫人体素康健，不须扶掖，田氏同阮氏在旁随行，璇姑等六人亦跟着出来，诸孙、诸曾孙领班的一人上前请安，古心、素臣复正了坐，然后就拜位上立定，古心在左，与阮氏一单，秋香退后，独自一单；素臣、田氏右边一单，璇姑、素娥、湘灵、天渊、红豆接着，排立既定，一齐拜下，水夫人坐受四拜，立视礼毕，诸人分两边退开。诸孙排前，古心七子、素臣二十三子，共是三十人，已成房者十六人，各与孙媳同拜，分十六单，余十四人作两

单；素臣八女、古心三女，出嫁者各随婿行礼，馀八人并一单，共三十一单，拜过之后，又退立二旁。楹下曾孙一辈排上前去，古心孙十人、孙女四人，素臣孙二十二人、孙女七人，共分六单。拜完之后，璇姑等六人伏侍水夫人进去。古心、素臣东西面，自相答拜；田氏、阮氏亦对拜。六人出来，秋香拜古心夫妇，璇姑等拜素臣夫妇。素臣转请古心、阮氏上面，令璇姑等五人叩拜，古心断乎不肯，于是就东西面略分上下，平拜四拜。秋香亦请素臣上面，素臣不敢当，也是东西面平拜。于是文柔、文龙等一辈，顺次排立，先拜古心、阮氏，次拜素臣、田氏；接着文甲等一辈拜过诸子孙中庶出者，又各拜生母、诸母。本家拜齐，全性、遗珠率子、女、孙、孙女及出嫁三女、外孙子女等，以次拜寿。堂上礼毕，古心夫妇自进东宅去，全性、遗珠、东方鹤、鸿姑等复随素臣、田氏进安乐窝叩拜水夫人。

水夫人命素臣、遗珠坐在旁边，馀人散去。水夫人熟视素臣，忽然眼中流泪，簌簌不已。素臣被水夫人一激，也觉心里好不自在，一阵酸痛，眼眶中滚下泪珠，急如雨点。遗珠诧异起来，赶紧掏出袖中绢帕替水夫人揩干，道：“今日子孙庆祝之期，母亲为何这等感伤起来？”水夫人道：“你且坐下，我非值喜庆之辰故为不祥之态，今早子孙行礼，你看这补袞堂是七间九架，这样大厅堂毡单拜位排得如此，子孙之盛可谓极矣。”遗珠道：“方才二哥受拜时，我暗暗点数，连大哥那边在内，男女却满百丁。二哥五十，已是如此，若是七十、八十，虽欲千丁也不难致。古今盛推汉之邓禹、唐之郭汾阳，二哥子孙，尚不数外孙在内，此旷古未有，当代所希也。”水夫人道：“我正为此。玉佳拥一妻五妾，子孙之多本非异事，然未始不因善气所致。数年以来，家中添丁更盛于前，此除灭佛老之效验也。佛老弃蔑人伦，戕害天理，率人入

兽，生机久绝于天下，一旦除之，使天理人伦复明于世，不特中国大害已祛，且驱除及于域外，兴养立教，为万世立其大防，此何等功德，而玉佳竟身亲致之耶！向使皇上见志不定，见几不决，同列挤排，奸人挠阻，玉佳身败名裂久矣。即使得行其志，不过方隅之地稍挽积习，能跻一世于隆平，复三五之事业哉？夫人心自具向善之机，天道不爽福善之报。佛老窒人心之善机，世之为善者日少，故福德备至之躬，古今约略可数。今人心日趋于善，玉佳首创辟除，自居首功，天之报之，宁不甚厚？然玉佳何人，而当古今第一重任，膺古今无双福报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剥复否泰，循环迭生，治乱兴衰与时递嬗，此又理之常者也。向使复而不剥，泰而不否，三五治世何以不至今日耶？气数之变，虽豪杰不能挽回；而委心任运之见，贤者勿为。是以《易》之泰卦，圣人三致意焉。泰否相反，犹剥复相乘，《易》于乾坤二卦，明阴阳之体、九六之用。君子小人之道而下次屯蒙，屯蒙皆险象也，君子当之以艰贞，虽气运之否泰，人事之剥复，终不能免。而艰贞之志，不以时地而易，故有保泰持盈之道焉。未泰之前，屯之经纶，蒙之果育，君子艰贞以致之；既泰以后，若需于之酒食，益龟勿违之。象皆所以警君子也。鼎曰：覆餗恒曰承羞，即泰上六城复于隍之义。君子艰贞以处之，然后常保其泰，故先儒谓致泰在为保泰，在守其实，致泰、保泰皆当以守为重。为君子者，直无时无处而可以不艰贞者也。象辞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似乎就事功上做去，不知何以得其道，何以得其宜，非持以艰贞之志，而有喜功见利之心，则利害相循，得失参半，便不能致泰，故二句兼为守而言。守时，固守；为时亦有守，致泰以此，保泰亦以此也。《孟子》‘不违农时’二节，正辅相财成之实事，看去自是寻常，而当日世主往往难行，诚以无艰贞之志耳。艰贞二

字，有体有用，体生生不息之理，而以至诚无息者持之，此艰贞之体也，力持正道，勿惑邪言，用贤远佞，无戕贼吾心之人，自无戕贼生理之事，此艰贞之用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君相者，以天心为心者也，故财成者曰天地之道，辅相者曰天地之宜。凡以生民为本也，佛老欲天地间不生不灭，是绝天地之生气，而使宇宙空无一物，然后完其所愿。彼不思己亦天地之一物也，既有一己，即不能无物，所以邪说横行历世数千年，而其所谓宏愿大力者，亦无见效之日。而天之深恶痛绝而仍听其并生并育于其间者，亦好生之旨则然，故至于今日。而设无圣君贤相毅然除之，则生生之机亦不终绝；然至于今日而幸有圣君贤相毅然除之，则生生之化愈益无穷。王道之始，使人养生丧死无憾；仁政所贵，必鰥寡孤独先施，盖天地能生人，天地不能养人，人受天而生，人尤待人而养。辅相裁成，责在君相。今时虽无灭伦害理之人，窒天地大生之机，然生理日盛，养生之道或将因之日绌。玉佳以创除佛老，感天地之生机，而子孙众多，天下免于佛老之害，得天地之生气，而孳息必蕃，数传以后，天下皆患不足，奈何？及此民康物阜，朝野相安，正宜振作精神，为天下民生筹万世利，赖三公燮理阴阳。所谓燮理者，自有实在作用，非虚空模拟之词也。玉佳学问自不至有志得意满之虑，但恐视艰贞之日为恬嬉之日，则虽异端绝灭，将来天下事正未可知耳。我故见子孙之盛而惕然有所感也。”素臣悚听良久，泪不能止，因跪在水夫人前，捧足而恸，遗珠亦觉恻然。水夫人道：“玉佳但念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数语，则保泰持盈之道得矣。”素臣受教而出。

次日，合府下人、三营将领分班叩祝。内边赛奴领着两个媳妇同春燕、秋鸿等拜过水夫人，再请素臣进来行礼。赛奴喜得眉花眼笑，忽然想着文容在日恩情，及云氏待己那种婉媚柔顺，不

觉感伤起来，立着出神，柏氏见了，过来拉他，方同众人散出。

寿辰已过，素臣遵水夫人之教，每日黎明入阁办事，见各省奏报善举情形，悉心批答；有章程未合宜者，与督抚、学道函商；翰林点放巡按者，陛辞之后，必延入阁内亲授机宜，往往午后方得回第。文龙、文麟、文谨、文谊轮着值宿，把除灭善后各事，办得利无不兴、弊无不革。归儒书院已届六年，张继孝将院中生徒教习有成者册送礼部考试，奉旨分入顺天府属各籍一体应试。九月间学道开考，把册内四十名生徒取了三十名入学，继孝大喜，院内诸生徒巴得进身有路，益自濯磨。首善书院所收幼童应试获售者，亦有六人，挑选入国子监者两处各十名。天子因定于七年二月上丁，行临雍释奠之礼，特旨拜素臣为三老，刘健为五更祭酒等官，恭查会典，仿照宣德年间故事预备一切。礼部堂官亦督同四司郎中、员外、主事演习礼仪。素臣以齿德未尊不可以一慢二，再三力辞，天子不允。冬间，素臣又添四孙、一孙女，古心添得二孙，秋香又生一子。次年正月，古心第四子完姻，三主生子取名耜，天子以皇妃之故洗朝赏赐，命与长主生钊郎时一式。素臣于元旦朝贺之后，京朝百官陆续到府拜年，内惟刘、谢、洪、李、负图、三原、戴珊、刘大夏、金品、匡中、余玉冰、袁静诸人，素臣亲出相见，躬自答拜，余则龙郎等分投应酬。这日在朝，面奏天子：将天下田赋照原额减征三分之一，差徭亦改轻几成；州县供给上司过境夫马舟车，永除当差名目；民间食物革去官价；督抚以下岁俸，按品加给，经收钱粮除去一切陋规公费；民间词讼责成保正劝息，不肯息者先赴乡约听理，如两造执意构讼，然后由乡约牒送地方官；州县考成催科之外，更设比校刑案之格；年终由司综核任内满徒以上罪犯，以五起为率，不及者注上考，过者为下；广乡科取士之制，以定选举分贤良方正、孝弟力田为

两科，每三年准选举一次，由抚按会奏，送部考验，取录者选主优赏，冒滥者科罪；又州县教佐等官历俸未满不准迁调，俸满候升者加禄；生员吏典开纳事例，永远停止。素臣奏毕，天子顾翰林官一一记注，交阁部速议施行。刘、谢诸人退朝。当日会议部臣，亦各允洽，次第咨行各省。民间乐逢宽政，感颂圣明，歌谣之声播于道路。

二月初旬，天子视学，素臣、刘健之外，又点派朝臣年六十以上者十六人为国老；国子监生及书院中六十以上者四人，又行顺天府尹选耆民七十以上者五十人，以四人领班，为庶老。是日，从禁城内起，至国子监大门，陈设卤簿、銮辂、仪仗，辉煌相属，京城内外老幼男妇观者塞途。素臣与刘健黎明进监祭酒，司业以下各官恭迎于大门之外，礼部、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寺、苑马寺、顺天府尹府、丞宗人府、五军府、锦衣卫，各衙门有执事者，陆续都到，至圣庙内前后两庑陈设礼乐器、祭品，及讲堂、御座、百官位次，均系隔晚整备，官员等各往验视。少顷，国老、庶老亦俱齐集，以率性修道等堂为上庠，以各学斋房为下庠，礼部司官分送众老进去暂憩。最后京营两总兵率领将士排队而来，止于辕外。大兴、宛平知县亦在牌楼外弹压。甫交辰牌，先有一班校尉飞驰而至，诸官起身肃候堂上，旋见内监数十人乘马继到，诸官降阶趋至门外，排班侍立。素臣、刘健当先，遥见黄盖，俱各俯伏。天子在舆中一眼看清当先者就是三老五更，遂命停舆，步行到门，一手挽起素臣，怀恩在旁忙将刘健也拉起来，二臣汗流浹背，不敢仰视，跟着皇上进门。余人俟驾过，亦均立起随行。皇上先入正心堂坐定，素臣、刘健左右侍坐，诸臣散立阶下。礼部官趋进启奏：“昨晚有外国国王使臣等到部，恳请随同观礼，臣等许其面奏，现在养蒙官塾候旨。”天子将呈上名单细

看，有朝鲜国王李恹，使臣闵铎、赵方经；扶馀国王张士栋，使臣石梁；蒙古库车亲王巴不沙思尔，台吉萨楞额；和闐国王英色列，牧长札索多尔布。印度廓尔喀王逵伦；黑娄国王沙哈鲁；鞑靼国王沙特迷尔；天方国王麻勒德，四国各带使臣一员。共是十七位。因问素臣道：“这些国王去中华皆在二万里内外，朝鲜、扶馀算是最近，朝贡常通，恰难得值此盛会，朕意欲许他进来，派礼部员外郎主事各一人领着观看，素父以为何如？”素臣道：“廓尔喀、黑娄、天方，向来未通中国，新修朝贡，幸际今日，正宜使睹礼乐冠裳之盛，并知中国崇儒重道尊师养老之意。”天子点头，即向礼部官说：“领他观瞻，并宣旨免其朝参。”礼部官领命而去。祭酒司业进来，请天子更衣，诣大成殿行香。天子起身，内侍过来整理冠服，仍出监门由左首夹道步行，沿过宫墙外面，转入礼门，循中阶而上。素臣由左、刘健由右，各宫无职事者均在阶下。天子就拜位而立，三老五更两旁各退后一尺。大门上应鼓钹钟三次响动，堂上乐作，引赞官宣赞，天子行三跪九叩礼，二臣随同起伏。天子初献，素臣亚献，刘健终献，礼毕，读祝。天子暂退。堂上起歌，堂下起舞，昭平、宣平、治平、德平四章乐阙，又歌送神乐章。天子复拜跪，起立，焚祝帛，瘞毛血。光禄寺官彻俎，百官随天子出殿，复进大门，诸生徒肃候阶前。天子引素臣、刘健升明伦堂就坐，翰林官呈上四书五经，天子敬谨翻阅，取《大学》、《尚书》，指出两条，亲为下说，素臣朗声讲解，次及刘健。众生徒执经上前问难，素臣一一指示。

讲毕，行大射礼，令百官中习射者二十人为一耦，诸生徒为一耦，天子、素臣、刘健三人为一耦，设奠，次饮，次射，毕，释算，众工作乐。忽有凤凰集于阶下，两只在前，两只稍后，盘旋跳掷，与琴瑟箫管之声高下疾徐无不中节。天子大喜，回视素臣，相对

而笑。几个护卫军校疾趋而入，与内侍耳语，少顷，怀恩近前奏知：“门外仪卫中几个驯象及御马监所畜之马，听见丝管之声乱掇乱舞起来，叱之不止。”天子道：“凤仪兽舞，乃唐虞盛治所感。朕藐躬薄德，何堪上绍古帝？非素父及诸卿尽心辅朕，焉有今日耶？”素臣道：“陛下圣明之量，功德巍巍，臣等何补于万一？然所以上继唐、虞，成此邈治者，止在除灭佛老一事，去万世民生之害，完天地好生之心，善气所感，休征斯集耳。”君臣感叹一回。那四只凤凰冲然遐举，渐入云霄。礼部官启请天子行养老之礼，阁老、庶老分东西祇候殿下，天子降阶而立，素臣、刘健就位于西阶之西，东南面诸国老群趋而左，天子西北面行一跪三叩礼，素臣、刘健率诸老齐跪匍伏，俟天子拜起，复将转至中阶下，北面谢恩，内侍宣免。然后礼部光禄寺官送入率性堂就飧。素臣一席面西南，刘健面东南，诸老分二席东西相向，天子又行养庶老之礼，诸老亦就位西阶之西东南面，天子三揖，诸老跪伏，复北面谢恩，内侍宣免。礼部、光禄寺官送入各官学斋房就飧，共分十席，东西金坐。

天子退至正心堂稍憩，国老庶老飧毕谢恩，仍令内侍宣免，单召素臣、刘健进来讲论，时许，然后发驾还宫。百官陆续辞归。外面国王、使臣，随礼部二司员进来，固请相见，素臣、刘健接入正心堂内，又是一番起跪，众人坐下，朝鲜使臣闵铎道：“公相功德隆盛，古今无匹，方才使臣等陪侍观礼，忽见凤凰从天而降，又见象蹄马足踴踏不止，竟与堂上众乐声应节合拍，此凤仪兽舞之休，非常瑞应。圣明治化，足以上媲唐、虞。我等何幸，逢此盛会乎？各国君臣返国之日，将今日之事宣示民间，普天率土之人，有一个不想念大皇帝、感激公相的吗？那年大太师传谕我国严绝僧道，加以景司业及公相族叔文老爷学校条款颁到之后，二事



并行，国中百姓弃邪皈正，连耕田都偷着夜里功夫去读起书来，乡间小儿女个个从书塾中出来彬彬有礼，开口便讲圣贤学问，五六年来，风俗竟变完了，这不是公相的功德么？”天方国主道：“咱们国内，自唐朝以来，止知有摩哈麦之教，算是佛教以外别辟一途的。那年闻得五印度行起中国圣人之教来，咱就遣派两个亲信到印度访问规模，始知原是中国云南派去官员创办一切，就要了些章程来，又由海道到粤东购了两大船书籍，回国开起学堂，教些生徒，聘了一位广州府有名的老先生主持其事，不上一年，国中百姓觉得圣教上事事真实，语语亲切，一日不能离，终身不能尽，遂人人向着做去。那摩哈麦的教，都以为可羞，不肯遵奉。国中荒地本多，平时蛇虎噬人，这二三年来恶兽都不敢出，麒麟狮象之类倒常在田野中遇见，恰极驯扰，并无伤人之事。咱因此也同印度同来，亲见天子威仪、公相功德，且请教些办事之法，回去整顿整顿。得逢盛会，何幸如之！”闵铎道：“贵国僻在西方，化行俗美，已至如此，足见国主信从心切，公相事业施行域外，将来欧罗巴洲闻风响应，皆国主导其先路也。”众国王使臣都点头称善，素臣谦让至再，同刘健送出。复与祭酒等官作别，分道回府。龙、麟、鹏、鹤、犀、虎、鹰、鲤、豹，亦先后归。水夫人见素臣并无傲容，才放了心。

自是，天下日就太平，民生乐利，满朝文武禀命素臣，天子言听计从。素臣却内不自安，惟有敬以持己，谦以接物，闲时听着水夫人教训，遇事小心，不敢有一毫意气，以故天下无事，而素臣愈觉操劳。是月河决张秋，天子命刘大夏督治之。素臣引咎自劾，天子温谕慰解。旋大夏疏导上流，河患遂已。素臣乃筹一劳永逸之法，条奏施行。是年，素臣复生一女，名鱣。麟、凤、鳌、犀各得一子。八年，秋闱，古心四、五两子中了经魁。文柔、文谨各

生一子。素臣又添三孙、二孙女。九年三月，会试出榜，古心两子俱获联捷，四月殿试，一在二甲，户部学习，一在三甲，掣得广西知县。是年，府中古心添一孙、一孙女，素臣添一女、四孙，文麟又孪生两女。十年春间，古心五、六两子完姻。素臣女燕姐为皇子妃。十一年，天子纪元开秩，特降覃恩。二月，文鹤、文犀各举一子，文骥生女名福。天子以明年九月水夫人八十正寿，四公主与彪儿同年，均十七岁，欲于秋间遣嫁。这日素臣在阁，特召入殿，琐问家事，因道：“曩年素父五十寿辰，闻子孙叩拜，除外孙男女不计外，合侄男女、侄孙等，共是百丁。迩来府中，岁有添丁之喜，素父亲支共成多少？”素臣道：“曩年尚并臣兄子孙计算，如今专就臣支而论，恰满百丁之数。”天子道：“素父年才五十馀，子孙之盛至于如此，目前府中有身者谅多，到明年太君八十，男丁可满百人矣。朕意遣第四女完婚，彪郎同年月者尚有五人，并素父长孙，均于秋间完娶，则明年祝太君寿时定满百丁，且添云孙一代，岂非快事？朕为素父筹之熟矣。”素臣领命而出，归告水夫人。诸夫人遂为彪、骏、鸾、鸱、鼉、猊筹办吉期衣饰，凤姐、蛟吟亦为文甲、文由整备。天子择吉七月初十日遣嫁四主，于是水夫人亦定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一等日为五孙完婚。先差人渡海通知天生夫妇，然后楚府及长卿、玉麟两家以次送日，并选八月初一日为文甲、文由双娶马赤瑛孪生之女过门。两月间，府中忙不开交。刚得清静，接着乡试，文甲、文由同古心两孙入场，榜发，文甲中了房魁，文由中在一百名，古心两孙又俱报捷。秋冬之间，府中连举九丁，二主、三主及文柔、文谨之妻尚怀妊。过年，十二年正月，天子为水夫人八十寿辰特旨：各国朝贡使臣留住京都一体庆祝，并召文恩、锦囊、松纹各带眷属回京都拜寿。二月会试，四人皆联捷，殿试之后，天子亲阅前列诸卷，见文甲三

策最佳，书法亦工，欲定为状元。次日，已将胪唱，文龙闻知，忙进内阁约同于乔恩奏，天子不得已，改置二甲，特授编修。文由亦得馆职，文柔长子翰林、次子户部观政。五月，二主、三主及东宅均各分娩，都是男丁。素臣见添丁甚旺，记起天子之言，暗数男丁，连东宅早逾百数，自己一支止差四人，恰好诸媳内尚有四人怀妊，因问田氏，始知均在六月，心中欢喜，果然各生一子，合成百丁之数。

到了七月初一日，天子特命怀恩宣旨府中道：“太君寿辰，太皇太后、皇后、皇妃均要亲祝，到正诞之日天子驾临行礼。”素臣闻言惶恐，托怀恩代为奏辞，自己禀过水夫人，入朝恳奏。天子以反汗为嫌，执意不允，遂定于八月初一日到府，初二日合妃等降临。避过正日，不拘祝寿仪节，只算赏玩浴日园，观看四灵，以后便是皇太子等庆祝。初一日辰刻，天子驾到，素臣率子孙跪接，古心一支亦随班朝见。天子欲请水夫人出堂拜寿，古心、素臣泣求，天子始在中堂朝上行四拜礼，众子孙跟着跪起。礼毕设餼，古心、素臣、文柔、文龙四席，北面敬陪。席散游园，四灵都来朝见，那两凤更是依着御座辗转而舞，天子大加称赏，因向素臣道：“朕在东宫之日，尝随太皇太后临幸苑囿，那时所畜珍禽异兽不为不多，却无如此驯扰，往往穿笼出柙，致惊朕躬。今御园中四灵之外，尚多猛兽，竟无不听人调弄，耦俱无猜。不意素父园中也是如此，岂物性改常欤？不过除灭佛老，去天地间之杀机，生意弥纶，生气洋溢，万物各遂其性，处园囿无异林樾，故与人善气相迎，机心悉化，而素父子孙之盛犹其显焉者也。”素臣谦谢，复陪天子周览园中，直至日落，发驾回宫。

次日早晨，府中内眷自水夫人以下均各梳洗，穿好朝服，祇候于衽衮堂上。日色将午，太皇太后、皇后、皇妃凤辇次第到门，

各人跪接进来，后妃等就要行礼，水夫人辞不敢当，良久议定：太皇太后西向，水夫人东向，彼此平拜四拜，皇后、皇妃与水夫人朝上并拜四拜。次及阮氏、田氏诸媳诸孙媳女曾孙女，均以臣礼分班叩见。礼毕，退至安乐窝设筵。太皇太后居中，正席；皇后东席，南向；皇妃西席，稍东向；水夫人朝上，主席；阮氏、田氏分坐两旁，退后一尺；璇姑等五人僉坐田氏之旁，四公主僉坐阮氏之旁。席间各叙家常，开怀畅饮。说起四灵，水夫人归美太皇太后辅天育圣功德，太皇太后推尊水夫人，各相谦让。丫鬟仆妇禀知围碟已设园中，水夫人请后妃等连园赏玩，各坐软轿到万花楼就席。天气晴朗，馀暑尽退，园中万鸟翔集，音韵铿锵。笙簧球磬之声相间而作，宛如韶濩之乐，龙麟率百兽而舞，池内龟鼈诸物均昂首唼喋，往来游泳。坐至时许，凤凰直进亭中，望后妃坐处而立，张翎摆尾，劈出采毛，宛然孔雀锦屏，不过稍为小些，那些和鸣之鸟也跟过来，一阵繁响，辨不清几种啼声。水夫人请后妃下阶散步，众鸟随人而起，愈集愈多，细观柳荫，上下飞鸣跳跃，络绎纵横。太皇太后都喜到尽情。回至万花楼，令宫女采球子桂花各簪凤冠之上，喜笑入席，猜谜行令，尽欢方散。出至补袞堂，忽见神芝，重复留步聚观，赞不容口。太皇太后道：“老身自入宫后，宴赏之乐无逾今日者矣！”水夫人等送驾后，回至补袞堂，见御题匾额，是：“德配坤元”四字。屏门堂柱各挂一副对联，是：

“膝绕孙曾，具百官之富，积厚流光，四世一堂歌八帙；  
心通洙泗，积千圣之传，诚中形外，九州万户祝三多。”

“至耄而手不释诗书式谷，贻孙声教，讫乎东西南北，聿  
创一朝之大业；垂危而心独忧老佛遗言，诫子驱除，遍  
乎侯甸要荒，永开万世之太平。”

水夫人看完，神色变异，再看到对旁小款，是：“宏治十二年

己未仲秋，恭祝镇国卫圣慈寿宣成文母水太君八帙大寿。皇帝祐檉薰沐拜手谨题并书。”不觉汗流浹背，浑身战栗，头晕目眩，望后欲倒。正是：

德当盛处心逾畏，    宠到深时受愈惊。

### 总评

素臣先得之五子已俱出笔表之，而婿尚无闻，于东方鹄发之，举一以例其余也。有志竟成，较龙、麟等科名有过之无不及者。孰谓科甲之林，非一木可较长絮短哉？

素臣寿日，诸子孙行礼，为水夫人八十大庆作一小引，而母子俱流泪不已，使蹊径一开，即檀弓之善颂善祷。

致泰在为，保泰在守，此经生常论，言《易》者皆宗之。水夫人独云：裁成辅相，致泰以此，保泰亦以此。且云：守之力多，为之功缺，即无以保泰，而城复于隍之象踵至立见，是何等见识！当采入注疏，以补程朱所未备。

以《孟子》“不违农时”两节为裁成辅相之实政，以至诚无息，立艰贞之体，以远佞人致艰贞之用，而严绝需于酒食，益龟勿违，诸象占以谨守“艰贞”二字而总完一保泰之道，疏泰卦者从未有如此卓识，如此通论，缘理学经济具足于中，故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也。真不虚女圣人之目。

临雍一段，全抄《汉书》，不知何以读《汉书》辄废然欲睡，读此书即穆然神往也？当于范史中删却，归还此书，勿任蠹蝼之桓荣，夸诸生以稽古之力。

由临雍而作乐，其原却从改定政令、减轻赋役一段酝酿出来，至乐成而凤仪兽舞，上绍大韶，只就国王、使臣点染，便觉神妙无穷。顾虎头于颊上添写三毫，即是此法。

琐叙素臣生子添孙、中科登甲，皆为辟除佛老衬染，故于天子庆寿时，以去杀机一语点之。点虽止半，全者可知，非徒为文氏谱子孙科名也。

天方在西域回部波斯爱鸟罕之西，为亚细亚之西边尽海处。素臣正寿，已与庆文，则印度、西藏一带之崇尚圣教更不待言。文于前回文麟西征独略印度，而于此回天方国主口中发明其事。不待补叙，而已无不补叙，此皆避实就虚之法。

“天地之大德曰生”一段，实实指出佛老之罪，实实指出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生并育为量，故虽深恶痛绝，亦如枭鸟猛兽，任其食父食母，而未加以雷霆之诛，岂佛老之愿力足与天地相抗乎？读之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一切尘垢秕糠之见，都消化净尽。

喜之至，幸之甚，两层是常情常理，即至情至理，此大顺之征，所由驾舜禹汤文而上也。

今时佛老之祸至深且久矣，苟有圣君贤相慨然起而除灭之，其得福必如书所云云，可以操券而致。或谓佛老之中于人心者既深且久，灭之非易，此书亦徒托空言耳。余谓：既有此书，即有除灭之法；既有此法，即有除灭之时。盖自此书出，而佛老之教如厝火积薪，涉渊履冰，刻刻皆焚溺之时矣，能保其终于不灭哉？

匾额对联款式，俱尊崇宠礼至顶壁一层，汗流、斗量、目眩，亦惭惶恐至顶壁一层。看去似各尽其道，而非尊礼至此极，无以见水夫人之大德；非惭惧至此极，无以见水夫人之小心，总是出色为水夫人也。必有是母，方有是子，方能除灭佛老，然则极写水夫人，极写素臣也欤！

第一百三十九回 四灵护贤母荣归  
百诗颂圣君盛治

遗珠、阮氏、田氏、红豆俱大惊失色，一齐扶住，璇姑、素娥忙掇交椅，徐徐纳坐，与湘灵、天渊及诸媳女或激切问候、或屏息围侍，疑乏者去备参汤，疑饿者去取饼饵。水夫人闭目静坐一会，睁开眼来说道：“你们不必惊慌，我为御赐匾对誉过其实，宠逾其分，已觉心口发酸，津津汗出，一看小款称谓格外尊重，兼落御名，不觉浑身战栗，通体汗下，遂致昏晕。闭目凝神一会，已照常矣。”四位公主齐道：“匾对皆非虚誉，父皇在宫常欲以母事太婆，兄事公公，知太婆及公公守礼，断不肯听，每发辄止。此心实事太婆如慈母，落一御名，何足尽父皇诚意？敢致太婆谨慎若此。”水夫人道：“公主等为父言则可，为君言则不可；出嫁从夫，又当为夫言，则尤不可。皇上诫公主等不可有一毫挟贵之心，老身亦诫公主等不可有一毫挟有助劳之念。汝翁非不有劳于社稷，然只属臣职之常，公主等若视皇上之隆恩为汝翁所应得，即有助劳之念，于臣道、妇道俱有亏矣，况受宠若惊，臣子之于君父，即分所应得，亦当有惭惧勿胜之念乎？孔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此四事非神奇之行，而以至圣自视，犹不敢居，老身何人？而以道统为辞匾额，更云德配坤元，是以鸾凤比鸛鷖，蛟龙比鱼虾也，有不心酸汗出者乎？君犹父也，天也。为臣子而落名宠逾其分，至矣，极矣，战栗昏晕非勉强，诚惭惧之至也。”顾谓田氏：“汝夫遵旨悬挂十日，十日以后，即谨度高阁，勿常悬以重我罪。”四位公主皆满心发亮，

再拜受教。

初三日，庆寿仪注，诸亲王、郡王如王子礼，公侯以下南北向四拜，太君西面答两挾拜，水夫人俱辞谢。亲王等望对遥祝，古心、素臣答拜。初四日，亲王、郡王妃如皇子礼，公侯夫人以下如公侯礼，四拜不挾，太君答两拜不挾。初五日，东方旭随同全身行子婿礼四拜，皇子随同诸孙婿行礼，皇太孙随同曾孙婿行礼，太君南面立受；惟太孙令文虚扶住，但拜手，不跪、不顿首。古心、阮氏、素臣、田氏、红豆率合府眷属分班叩祝，鸾吹随同遗珠行亲女礼，马玉、干珠、关兰以固求，得同未婚诸孙行礼，红瑶、玉儿、金蝉、篁姑亦得同诸孙行礼，太君南面坐受。

初六日，惟楚王、东方侨、全性、任信、林士豪、宁文向内遥祝，其内亲戚如东阳、徐武、金相、长卿、玉麟、天生、田宝、虎臣、云北、梁公、洪儒、虎儿俱以子侄礼拜贺。初七日，刘大夏，戴珊、心真、首公、成之、无外、双人、正斋、介存、以神、尹雄、铁丐、施存义、袁作忠、闻人杰、林平仲、刘牧之、朱无党、屈明、邢全、韦杰、易彦、元思、干人俊、干人杰庆祝，水夫人坚辞，俱向内以子侄礼拜祝。初八日，惟楚王妃、田太夫人、余太夫人、任夫人行宾主礼，其余李夫人、徐夫人、皇甫夫人、刘夫人、戴夫人、洪夫人、白夫人、龙夫人、铁夫人、田夫人、刘如召夫人、沈夫人、元夫人、金夫人、匡夫人、尹夫人、邢夫人、水梁公夫人、余夫人、米夫人并任信、士豪、金相公、梁公、玉麟诸妾俱以幼辈礼庆祝。初九日，赛吕并奚奇等十二将及三营各将弁俱三叩头，不打恭；吉于公因系长史，不随三品以上大臣庆祝；虞挥、禹陵、倪又迂、国无双、羊祐、岑文因皇子、皇太孙随同孙婿等行礼，不敢以侄孙婿礼庆祝，亦于是日列府随于公后，以属礼叩祝，古心、素臣亲陪。文恩、文寤、文长、金砚、锦囊、松纹、韦忠、十男飞卒叩祝毕，即行退出。



素臣令张顺另陪于文恩、文寤两宅筵宴，命文麟、文凤亲递三杯酒以谢之。随氏等十二夫人叩祝毕，不敢当客礼，阮氏、田氏、红豆亲递三杯酒，命凤姐、书姐代主。紫函、冰弦、晴霞、生胜、熊熊、乌乌、玉奴、阿锦、赛奴、柏氏、天丝、娇凤、小隼祝毕即退，璇姑、素娥亲递三杯酒，令沈家另陪于西宅。改缙堂本府内监宫女、仆婢下人，因初五日行礼不及，俱于是日叩祝，惟文虚、文姬设单行礼。至晚赏席，命文柔、文龙各递酒三杯，馀皆不设单，但赏席而已。

初十日，轮着外国使臣，虽奉旨止许正使一人庆祝，已至一百八十馀员，加以扛抬礼物从人等，竟至一二千人。素臣先期奏明，役使三营军士陪待，下人把辕门内四十六间房厅及工部搭盖芦篷都坐满了，仍不够席位，只得将三营行营于空地上张设起来，方才安顿，各有坐处。府中将补袞堂及东宅戏彩、西宅改缙两堂，俱设筵席，方才安顿，各国使臣俱有坐位。此月自初一日至此日，景星庆云，日日俱见，使臣们耳听韶乐，眼看四灵，食甘露之华，饮醴泉之水，观梅花之神鹿，见五色之神芝，珍禽奇兽，瑶草琼葩，观之不足，玩之有馀，无不矫首顿足，心醉神迷，俱叩首恳求十年后复许庆祝太君九十寿诞。素臣道：“此回由皇上特恩，家母即幸致遐龄，亦何敢再烦各使？”诸使臣相谓：“届期当相约各国连名上表，恳奏大圣皇帝可也。”

十一日，合府进宫谢寿，备了八十席盛筵，送进宫去。十二日，备席分送外国使臣；十三日，请朝臣；十四日，请命妇；十五日，请亲；十六日，请友；十七日，请亲友女眷；十八日，请僚属；十九日，家宴；二十日，宴犒下人；二十一日谢寿起，至二十五日谢毕，至三十日各远客陆续散尽。除初十日以前费用俱出内帑，自十一日起至三十日止，一切酒席犒赏程仪杂费，整整用去一万银

子，把合府上下俱劳乏得耳鸣喉哑，力倦神疲，常是立着走着便打起瞌睡来，本朝勋臣贵戚家庆寿之盛，从未有如此之极者矣。

十月初一，水夫人入宫陈乞骸骨。太皇太后等俱泣下沾襟，无可奈何，只得允奏，但请缓时日，于次年二月春和起身。自此后，不按讲期，常请入宫，略讲了一二章书，即留筵宴，以序惜别之情。

十三年正月，古心、素臣俱上表告请终养。天子准古心之奏，不准素臣，降旨慰留。素臣托刘健、洪文代奏，天子只是不允，恳切慰留。素臣情急，称疾不起，复因刘大夏值经筵，托其固请，天子泫然道：“自素父奏辞，朕食不终簋，寝不贴席者十馀日矣。主人留客坚，客亦为勉留，素父独忍舍朕而去耶？”言讫泪涔涔下，大夏亦泣。良久，良久，天子拭泪，嘱大夏：“亲见太君，委曲致辞，必得允朕之留，感太君德且不朽。”大夏出朝，到府宣旨，欲见太君，水夫人遵旨出见，大夏述圣旨毕复泣，水夫人、素臣俱泣，水夫人谓素臣：“君恩至于此极，复遑将母耶？汝死是官可也。”

水夫人遂择于三月初一日起程，因文甲、文由随侍回南，赶于二月内为文由完婚。年前已经差人到吴江收拾赐第，观水代为准备。文氏一族，此时子孙众多，到文甲一辈上，共有二百余人，一县田赋取来充作族中公用，育婴、孤老等堂及义塾、医院、粥厂备荒仓廩、一切执事需人，均由观水选派族人循谨才干者分司其任，以故丁口虽繁，却无贫户。闻得水夫人荣归，欲请观水转恳拨资扩充，观水不肯，并加意禁制，绝其弊窳。水夫人起程之日，田氏、璇姑、素娥、湘灵、天渊及诸子诸媳诸孙、孙女并文甲、文由新妇一同送归，古心一支亦随侍回南。京中单留红豆伏侍素臣，文龙、文麟、文凤、文鳌亦留住在京。取道通州，换船南

下，连家人仆妇们共是四十号大船，另备四船将园中珍禽奇兽分载回南，龟龙有灵，亦夹着坐船游泳而去；两只凤凰更飞鸣船头之上，带着四维学弄舌头，嚙嚙啾啾，如奏云之璈曲，沿途百鸟来朝，和鸣相答，甚是好听。天子特旨，命沿途地方官照料。

一路舳舻相望，泊船处所，男女老幼拥挤于码头之上，欢喜赞叹之声山崩潮涌。一入常州境内，冠盖相属，官绅等请安送礼，更为热闹。水夫人均令文鹏接见，称命问讯，官绅等将近年地方民事逐一细说，处处民康物阜，政简刑清，水夫人不胜欢慰。到了吴江，船泊水墙门码头，次第登岸，正是二十七日。观水进见，水夫人问些族人景况、家乡近事，说到善举一层，观水将族人之意述知，水夫人慨然道：“我正忘了，吴江田赋每年不过五万两，由睦端任恤之意，推及乡里善事，正无穷期，这几万银如何够用？若专顾亲族，则用意又私。宏治二年，龙郎、麟郎由外洋归，玉佳以两儿官已极品，恳辞封爵，次日龙郎、麟郎入朝，皇上赏每人白金十万两、黄金万两。我因发愿，以此款充作善举，庶不虚圣明之赐，而完除灭老佛之馀功。今族中既有此意，甚合我愿。明日请各处董事进来，商议定了，就将此银发出可也。”观水应诺，去请族人，不题。

四月初二日，文虎到吴江知县任点卯，参衙、阅城、放告、接印，三日之后，就上省谒见抚按、藩臬，日治官书，夜禀水夫人，教训催科抚字，绰然有馀。

是年，文彪得子，名晄；文骏得子，名穉；文鸾得子，名劓；文鹏得子，名冲；文鼐得子，名倩；文猊得子，名楠。八月初五日，京中红豆得子，名驢；文龙得子，名昇；南边文甲得子，名施。九月间，文由得子，名铭；京中蛟吟又生一子，名场；文麟、文凤、文鳌又各得子。十月，文鹏、文犀各生一子，文鹤、文骐各举一女，素

臣复得一子、十七孙、两孙女、两曾孙矣。水夫人喜得两云孙，复添许多曾孙男女。素臣末子、文龙末子复与云孙施，三代同年同月同日，皆系水夫人寿诞，欢悦非常，备酒筵亲，告祖庙，复会亲族，筵宴数日，亦将家中所生曾孙、云孙之事写书示知素臣，素臣亦告祖庙，会亲朋，天子亲书“百麟儿三珠树”以赐素臣。

十月初旬，各省、各外国所采歌谣陆续到齐，素臣与内阁、翰林院官详看定了，录成副本，进于天子，共五言绝句十二首，七言绝句五十六首，长短句五十一首，七言长行一首，天子先看那五言绝句，是：

“圣德汉唐虞，仁风遍海隅。普天忘帝力，万国总康衢。  
“君圣得臣贤，文谟武略全。八荒归一闕，只手即擎天。  
“黄阁重纶扉，皋夔古所稀。六卿承德意，日日念民依。  
“百职尽贤良，分猷各展长。书思咸对命，朝宇有辉光。  
“虎贲皆习礼，骠骑尽知书。五府纠桓地，刚柔不吐茹。  
“秉节纠文武，宽严布德威。大廉并小法，赢得万民肥。  
“两京十三省，牧伯总公忠。敷教明刑后，醇风处处同。  
“无官不守典，有吏尽怀刑。公廨无长物，晨昏对一经。  
“最喜宫墙内，相看礼乐儒。养深真若拙，智极反如愚。  
“辨色持锄出，临昏带犊休。只知天道好，岁岁得丰收。  
“蛮夷永不侵，盗贼久难寻。但识盈宁乐，虽知君相心。  
“不知君相心，须识古人吟。悲哀与怨悱，何以不如今？”

天子复看七言绝句，是：

“圣德如天未可名，但于魏焕一推评。超周轶汉过商夏，数到唐虞意未平。

“唐有滔天九载洪，虞承唐治易为功。安危反手今逾

古，独仰君王是化工。

“炮火冲天起内操，至尊肘腋满霜刀。自从圣主当阳后，不见中人挂战袍。

“西厂人言是肉林，黄昏白日鬼呻吟。皇恩首去缙绅祸，自此无须买命金。

“天尊活佛满京城，欲保妻儿彻夜惊。淫恶一朝驱已尽，笑看床第有馀情。

“传奉何年许出身？烂羊屠狗列朝绅。圣朝特禁斜封敕，仕路方无幸进人。

“内府才需一尺笏，机坊足费十千钱。自从阿监回京后，不卖妻儿不卖田。

“无钱万口莫称冤，要洗村坊报国恩。自去监军奸细绝，年年留得好儿孙。

“空山一木起千夫，旧鬼新魂泣大珠。万累忽捐停采办，家家竞把醉人扶。

“琳宫高啐一堂经，万户倾箱复倒瓶。襁醢不行饶食用，馀钱留得祭先灵。

“此日无人可责言，当年何狱不含冤？九州赖有清刑使，西市收回几万魂。

“因荒成欠欠成逃，逃地追邻带血号。赦尽积逋逃尽复，年年禾麦是恩膏。

“眼见虞廷辟四门，文经武纬萃金闾。调元布化除边患，绝域蛮王拜至尊。

“积逋赦后减新租，稌黍多收只少输。民富共忧君不足，人人思献百青蚨。

“生民本富莫如田，并入豪家已万年。忽许划教农户

买，一看南亩一回怜。

“农民最苦是荒年，郑侠图中绘未全。一自大恩仓有贮，村村旦夕起炊烟。

“土物多般总出民，虚传发价要规银。尚力久却千官贡，胥后何由问野人。

“怕听丁银与匠班，户工解额有千般。新恩并入田中赋，免得追呼尽日闲。

“输粮罚纸祸难当，血比金钱好入囊。一有朝廷明禁后，无人挖肉更医疮。

“无钱得死有钱生，白纛埋冤太不平。赎罪忽除周穆弊，荒坟夜雨少啼声。

“共知里长害农民，里长长途更苦辛。官运不烦吾父老，农民田长感皇仁。

“势占田房万万千，忽传给主最堪怜。赎回妻子团圞聚，共拜君恩北阙边。

“从来宫女老深宫，此日归家是梦中。更喜及笄堪作妇，好勾粉臂一弯红。

“忍将赤子问官刑，假虎还教兽不宁。汰法冗员人过半，生机治道两恩铭。

“月赐金钱出尚方，却令怙宠势猖狂。恩停岂但除烦费，从此阉人气不扬。

“阉馀紈袴总朝官，灯火经生胆尽寒。减去勤劳恩荫例，璧雍泮水共弹冠。

“诸多叛逆入官田，不问来由总放捐。岁得黍苗千百万，怎教感泣不涸漣？

“内臣田赐百馀年，也给儿孙供粥饘。谁谓祖宗遗泽

远？只知圣主德如天。

“灵囿曾传白鸟诗，何妨麋鹿共追随。只缘圣德过文德，纵桀开笼任所之。

“逊国君臣枉断魂，仁宣德泽正芜垠。若非圣主如天度，谁识高皇有太孙。

“戾帝怀私废上皇，纵无谥号亦相当。独将虞舜亲亲意，典礼煌煌奉给尝。

“曾闻却虏仗于谦，竟与王文一例歼。自建崇祠隆溢法，普天忠义气平添。

“太祖从龙殉难臣，子孙與隶足伤神。无端袞冕承宗祀，恍惚疑为隔世人。

“辟佛偏同佛作缘，一生禅悟弃陈编。黉宫撤去奸儒主，圣道明如月在天。

“悉数功文数不穷，功文极处见神工。尽除佛老归王化，忠孝良心万国同。

“芜秽千年岂易锄，只缘圣孝笃居庐。亮阴三载无言泪，枭獍荆榛一概除。

“荆榛除尽见嘉禾，男只携锄女掷梭。中国衣冠皆礼乐，外荒椎结总弦歌。

“弦歌声问凤凰鸣，龟泳麟游龙甲明。灵物岂同凡鸟兽，不由人力是天生。

“天生瑞物数难终，醴露醇浓冀荚充。河海宴清皆自得，星云景庆与人同。

“同看星云有百蛮，凤凰声里悉依班。深濡礼乐倾心祝，满载诗书稽顙还。”

这四十首后，复有十六首，另系一人手笔：

“欲传帝德德难传，眼见祲祥有万千。略就百中歌一二，吟成俚句已连篇。

“麟获曾悲吾道穷，生麟不与死麟同。春园自见麒麟走，荒徼能将佛老空。

“岐山鸣后凤凰无，野鸟为鸾笑腐儒。谁得似今仪圣主，双栖琼岛两高梧。

“天锡元龟告禹功，洛书今见御园中。圆神著德犹从短，极处应知造化通。

“非雷非雨见何从，云雾之中若有踪。何似宫池水清澈，细将麟甲数真龙。

“灿烂周天有七星，星星如月夜无冥。自从复旦歌传后，如此光华见几经？

“景星达旦即卿云，百道纒纒五色分。精气勃时升地气，天文显处见人文。

“树树瀼瀼颗颗珠，绝胜崖蜜与醍醐。年年只作寻常味，夏水冬汤一例须。

“贞观曾铭一醴泉，于今到处醴涓涓。耕时稚子频频送，只当村醪饷野田。

“尧阶畹莢日乘除，不信今看圣主庐。为恐哀深忘岁月，切教丧满莫欷歔。

“九萸兰馨得似么，田中岁岁出嘉禾。儿童见惯浑闲事，只道歧苗似昔多。

“殷宗五徙为黄河，一自澄清水不波。阳武开封频决处，于今无浪可成涡。

“海不扬波测圣人，堪怜一苇渡通津。月明应返乘槎使，雨夜还来入贡臣。



“虎賁脱剑说诗书，何必销兵兵患除。百姓闾桥观大射，礼容乐节气徐徐。

“赤县年年报狱空，非关刑赏激扬功。生民自有真廉耻，谁肯拘挛囹圄中？”

“千祥百瑞数应疲，独少尧阶屈轶奇。唐代有凶堪指斥，圣朝无佞可差池。”

天子看完，复看长短句四首：

“戴天不知高，临海不知深，能知天高与海深，方知君相高深一片心。

“君相不日日加我衾，亦不日日赐我金。我田我任，我书我淫，我矢我音，我弹我琴。何以我过而若君相为之箴？我乐而若君相为之寻？

“不有恒产，我何田任？不有党庠，我何书淫？不有风雅，我矢何音？不有和乐，我弹何琴？君相又何必日日加我衾而赐我金？

“我有资财，不盗不侵；我有妻女，不妖不淫；我有田畴，不灾不祲；我有舟车，不覆不沉。君相即不日日加我衾赐我金，我感君相一片心，高于天之高，深于海之深。”

四首后又六首，另成一格：

“感圣君，歌圣君，不歌君如日，不歌君如云，独歌君如火，芟除荆棘一炬焚。荆棘焚，良苗分。

“分良苗，自圣朝，男耕兼女织，水钓复山樵，铲尽生民蠹，僧尼道冠如烟消。僧道消，家计饶。

“饶家计，由圣帝，无僧可施斋，无道可献祭，建寺与装金，一切方便门永闭。便门闭，事非细。

“闭便门，得报恩，岁时供祭祀，奉养足晨昏，每日一盂

饭，也堪留得喂鸡豚。喂鸡豚，孳息蕃。

“蕃孳息，兼整饬，僧去室无奸，尼去家无贼，绝去淫盗媒，安居妻女心不惑。□□□(疑脱三字)勤女职。

“女职勤，无败群，砧响临朝发，机声静夜闻，蓬去麻皆直，深感吾君一炬勋。感圣君，歌圣君。”

天子看完，正揭以后诗歌，只见内侍仓惶而出，向天子耳边说了两句，天子登时失色，泪流满面。正是：

云雨敷天施造物， 琢磨成器失胚胎。

### 总评

匾对即有过誉，在水夫人当之亦不悬绝，何至心酸汗出？及提出孔圣四言，方见必应如此，并非伪谦。始知陆氏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如释迦之肆无忌惮，当一棒打杀者也。

天子戒四公主不可一毫挟贵，水夫人复戒以不可一毫挟有勋劳，两路夹来，方于此心此理丝毫不走，反复寻绎，其味无穷。

诸番预求祝寿，早为百岁时天子预筹十年后事埋根，草蛇灰线之妙，难以备言。

“主人留客坚”及“吾死是官”等语，孝宗留戴珊实录也，每读必为下泪，书故采入，以彰圣德。

四灵诸瑞，由于辟除佛老，由于素臣，而实胚胎于水夫人，观其临危遗嘱，亦可见矣。故于其荣归，先写龟龙麟鹿、景星卿云以神奇之。

凤凰另写，文势便活。此书全部总不着一呆板之笔。

观水禁制族人，是绝大见识。水夫人从善如流，故即着人请，是绝大学问。

大房一分尚写不尽，何暇复写族人？然亦不可不写，使水夫人归家，目中看出，口中问出，始趁笔带写一二，既不拥挤，又不落色，可谓斟酌尽善。

三代同年月日，奇莫奇于此，祥亦莫祥于此，总为辟除佛老，天故不惜至奇至祥之福以奖赏之，为后世圣君贤相劝也。自灭二氏后，畅叙君臣受福，累书不厌，屡变益奇，皆是此意。

诸诗佳者极多，不能一一评鹭，读者当自得之。

回末起势，隔断诗歌，文家秘钥，篇中不一而足。累坠呆板家起死回生丹药，勿以司空见惯而忽之。

## 第一百四十四回 哭覃吉素臣发病 看徐诗末子封侯

天子拭泪道：“治道之盛，盛于辟除佛老，辟除佛老之功，由于素父；而朕之得与素父同志者，曾胚胎于老伴，忽闻溘逝，深为痛悼。欲亲临其丧，为之辍朝二日，谕赐祭葬，可乎？”素臣亦泣下沾襟道：“覃监既有养正之功，而志除佛老，贤于吕涵、张承业远矣。辍朝赐祭，宜若可行。”天子即入宫哭临。

素臣亦易服往吊，哭之甚哀，回府即病。每日力疾办事，天子见其憔悴，亟加慰问，素臣奏道：“臣自祖母回南，方寸已乱，饮食渐减，及哭覃临，未免过哀，不觉致病，然非痼疾，当加意调摄，以期速愈，皇上勿庸念也。”天子道：“朕自老伴之歿，亦忽忽不乐者数日，顾已年登耄耋，且自除佛老以来，日日庆幸，已垂十年，临终含笑而逝，朕与素父亦可稍免悲思。至太君回南，子媳孙曾绕满膝前，现又连得云孙，乐可知矣。望素父宽怀，为国自爱，当赐人参、肉桂各二十斤。”素臣谢恩出朝，虽极意排遣，无奈心结不开。三好两歉的，不能全愈。

一日上朝，天子想起风谣，复取来看，是：

“维天实生老，老反大于天，即此无天罪，诛之非可怜。  
吾皇下诏毁其像，人心得安天理全。

“耳闻白日升，眼见无一人。碧天空洞洞，何处可存身？  
不信琼楼与玉宇，随天旋转如车轮。

“人言沧海内，处处有仙山。海今成乐国，日夕相往还。  
贾客遨游海中遍，不见仙人一佩环。

“自古传尸解，谁人看得真？浮山记体静，蜕骨有精神。  
李翱发棺尸宛在，乃知仙传荒无伦。

“金丹不死药，速死乃其能。堪怜唐代主，连服即连崩。  
试问当年饵丹老，可曾一个享遐龄？”

“九转凭铅汞，黄婆引得成。虚传黍珠现，谁见玉婴生？  
忽然一泄精如注，仙人命比鸿毛轻。

“烧丹凭药物，一七已千金。眼见烧丹客，人人尽捉襟。  
黄昏半夜提炉去，无影无踪没处寻。

“采战原邪术，愚人信得深。吸时如益髓，泄处即归阴。  
不见鼎炉延寿命，空教妻女纵奸淫。

“天师能捉鬼，户户送灵符，鬼满天师捉得无？眼见天  
师妻病鬼，临终赢得满身朱。

“年时常醮祭，有病更求神，焚黄奏上帝，踏斗告群真。  
临危尚有千般法，救活从无一个人。”

十首之后，又是三首：

“龙虎山上说上清，上清一炬火无情，天尊掩面救不得，  
登时熔化如胶觥。四相枉传威赫奕，千神空自貌狰狞。  
同时携手入彭亨，满垆金色明。

“武当威镇有真武，电母雷公护灵府，贼盗不侵雷电功，  
拜朝不敬龙蛇怒。我皇下诏毁淫祠，金殿熔成金满坞，  
雷电无踪龟蛇腐，惟馀一抔土。

“千山万水各有灵，千奇万怪各有形，望形朝拜聚如蚁，  
闻灵顶祝畏如霆。农夫血汗洒土木，织女机丝供臃腥。  
帝力驱除无一星，户户得安宁。”

三首之后，又四首：

“九华有地藏，宝钱常放光。业报见地狱，福报见天堂。

堂狱两无见，不识有灾殃。观看轻万里，施舍遍十方。  
吾皇灭佛铲妖迹，宝镜磨作尘飞扬。归家只拜参与妈，  
自此不见阎罗王。

“峨嵋有普贤，普陀有观音。登山与泛海，朝拜要诚心。  
诚者见妙相，不诚灾祸侵。奸僧靠菩萨，骗财恣奸淫。  
一朝拆寺毁经像，金刚罗汉如飞尘。不见韦驮能护法，  
不见象王会卷人。

“曹溪有大凿，衣钵镇山门。火焚衣不燃，铁捣钵无痕。  
妖言惑众听，四海俱狂奔。施钱塞梁栋，还愿无朝昏。  
吾皇一旦灭佛教，钦差入寺除其根，捣钵蜣丸成粪土，  
焚衣蝴蝶化灰尘。

“只设四座寺，已剥万民皮，何况遍天下，多于机上丝。  
寺寺要斋粮，僧僧吸膏脂，寺多村日少，民瘦僧日肥。  
吾皇植苗去稂莠，一僧一寺无留遗，功如大禹抑洪水，  
益烈山泽而焚之。”

四首之后，又十二首：

“半世空门礼大慈，岂知大忍有如斯。发蒙细读君王  
诏，深悔昔年非。

“造化生机雨露深，故教物物有阳阴。成男成女成古  
今，独忍逆天心。

“无君执法不安良，孤死多丁弱死强。普天率土安朝  
常，独忍叛君王？

“人无父母不生身，养育辛勤无比伦。乌鸟还知反哺  
频，独忍背双亲？

“连枝一气共根苗，兄弟相求原隔褒。无端陌路反相  
招，独忍舍同胞？

“常言嫁鸡逐鸡飞，不改终身一与齐。有玷难磨非白圭，独忍拆夫妻？

“劬劳欲报父娘恩，膝下须教孳息蕃。祖宗无祀即孤魂，独忍抛儿孙？

“学于古训得良谟，质不轻狂气不粗。希贤希圣必由儒，独忍屏诗书？

“斯民生业在田工，有腹何能一日空？若教绝食乞何从，独忍弃耕农？

“赤体遨游廉耻亡，交加风雪更难当。袈裟戒敕出何方？独忍费蚕桑？

“工师造作贾货陈，商输佣役樵子薪。缙流百用需之人，独忍置生民？

“深感吾君是大慈，千年大忍一朝犁。气化纲常两不亏，苍生大难夷。”

十二首之后，又六首，另是一格：

“裸国良可悯，木叶蔽红牝。又怕蛇虫钻，又怕狐狸吮。冷风一入心一疚，只缘佛誓凶，忍，忍，忍。

“堪恨衣冠人，笑我若猪狗。我有夫与妻，我有姑与舅。赤条条地原可丑，因怕生毒疮，受，受，受。

“忽然天使来，赐衣遮我丑。顾瞻前也后，商量心也口。心欲取之口欲否，因怕烂皮肉，抖，抖，抖。

“天使殷勤劝，个个着衣裳。也不烂皮肉，也不生毒疮。原来佛誓是荒唐，垂袖一摆臧，堂，堂，堂。

“天明即着裤，天黑还着衣，虫蛇不缘腿，猪狗无人讥。千丝万缕生光辉，欲见臀也牝，希，希，希。

“一般皮与肉，晒得黑落托。三年黑变紫，五年紫变白。

十年滑润如酥酪，浑身如抚摩，乐，乐，乐。”

六首之后，长短句古风一首：

“清静山下寺，黄金白玉堂，释迦侧身卧，佛骨满牙床。佛牙舍利生光芒，欲见佛面一石粮，欲摸佛卵十只羊。布帛如山积，金银用斗量。锡兰山民穷似鬼，脂膏都入寺僧囊。一朝天使到遐荒，要除佛教返羲皇。真身入火煎肝肠，骨牙舍利不芬芳，馀存斧碎如秕糠。妖娆队队出僧房，回家羞见爷与娘。黄金熔化入库藏，白玉琢成圭与璋。原来佛也怕天王，从前灵感都消亡。一切胜迹一扫光，僧尽为民谁烹脏？不须倒篋更倾箱，五风十雨年时强。家家堆积稻与粱，布施不行无灾殃。山民之乐乐无央，天王之德德无疆。”

古风之后，又五首，另是一格：

“乌斯藏，活佛帐，有眷僧台下，无眷僧台上。匣藏金玉印，座列龙虎仗。菩萨前后行，罗汉东西向。一佛茶毗千佛出，万古循环寿无量。

“佛当薨，动刀兵，纠连阿难国，攻打丽江城。中华天子怒，大将上公征，罗汉枪头倒，菩萨马前迎，一佛茶毗二佛死，西番各藏霎时平。

“层台毁，见法喜，曲房匿幼童，深窖藏女子，给还爷与娘，羞见兄与姊。方知活佛奸，始信说法诡，拐得娇娆恣淫污，骗得金银供箸匕。

“活佛聚，西番苦，家家供斋粮，户户献牛乳。索铜为铸钟，取皮要绷鼓。富户少馀金，富民无寸土。天兵忽降佛窟空，番人个个歌且舞。

“活佛死，西番喜，不贡点灯油，不出写经纸，终年不打



饭，终岁不纳泉，夫男无差徭，妇女有廉耻。户户朝朝一炷香，百拜中华圣天子。”

五首之后，又七言长行一首：

“储君重德思贤臣，青宫结想方青春。忽闻对策有奇士，直言极谏忘其身。五花绑出奉天殿，圣恩特赦除为民。缇骑持鞭催上道，西厂威风怕煞人。从空急舒巨灵掌，如意一枝金百两。千言万语嘱怀恩，努力加餐勿肮脏。奇士谁软即文白，丹忱自昔盟金石。感得青宫一片心，从此驰驱不暖席。乘风夜火宝音寺，数百凶僧销一炽。北诛妙化抄宝华，法性两空除根柢。国师司礼失羽翼，仓皇相顾空嗟呀。东游复诛李又全，景王帐下第一员。去爪拔牙龙失势，闭门寂寞过三年。天生毒蟒面如龙，五双男女皆穷凶。浑身千万肉鳞甲，驱使豹象如驱鸭。强弩利刃不入肤，赤体搏战无死法。岑酋助逆起虜弥，更有峒元为军师。差神役鬼遣龙虎，旬日之间破三府。长驱直到桂林东，柳庆以西皆血土。此时天子正东巡，景王监国制朝臣。清宁宫外兵露刃，要索潜龙出紫宸。潜龙所仗惟奇士，奇士方当逐封豕。毒蟒之毒岂易除？目断蛮烟八千里。忽然半夜来深宫，深宫已破入群凶。双挥夭矫刀如雪，千羊一虎驱无踪。君臣相见泪如雨，细问军情为起舞。全平诸峒复田州，归师破峡民安堵。八千里路未半旬，掣电入援疑鬼神。酌酒酬劳不敢飧，妖人已布漫天网。寒冰烈火兼移山，合宫掩面泪潸潸。晨昏炊爨供饘粥，七日辛勤鬓欲斑。一朝外应来铜面，引得红须及金砚。携刀直跃出宫墙，中宵飞入正心殿。真人缴印焚符檄，大济法

王高卓锡。霹雳一声霜刃加，金仙羽化佛圆寂。天教怨鬼诛泉獍，都昌都梁双索命。行宫一炬大难平，千宫齐入文华庆。文华殿上千行泪，东望蓬莱心目悸。低徊深惜股肱劳，贤臣垂涕藏衣笥。出都夜半即宵行，朝入莱州即闭城。救出虎臣归海岛，翻身去送元阴室。哭杀登莱十万人，月夜魂归前引导。五千长线共攀援，沧海楼中拜至尊。捉得元凶上槛车，如林逆党一朝屠。涿州城外迎龙驭，复见天颜乐有馀。重定乾坤开日月，延绥又报边城没。仗钺还凭元老猷，颈系单于俘致闹。陶唐内禅继虞姚，圣主临轩解战袍。赞拜不名尊素父，频繁典礼降恩膏。南发片符擒米鲁，东平日本扶桑土。君臣一德布深仁，民无败群吏无虎。扶苗正欲锄蒿莱，秋风忽起鼎湖哀。亮阴不言听豕宰，血泪三年渍夜台。五月居庐面深墨，蛮夷见者皆心恻。驱除老佛尽归农，不服驱除惟佛国。佛国纷纷奋螳臂，元臣特命嗣公泣。杀余活佛及阿罗，毳毼求降俱付吏。潜龙已见见龙飞，禅服终方理万几。元日瞳瞳到百蛮，后夫仍有锡兰山。宾童龙及东西些，四国君臣不入班。大驾回宫咨素父，父言两些释迦土。乞食宾童死锡兰，千载称为佛之府。西番今佛窟已空，西洋古佛穴当通。铲尽古今佛窟穴，反正方成万世功。文麟奉使梭笃蛮，穿衣令下泪潺湲。穿后无疮又无毒，笑看衣裤若编斓。释迦真身侧卧处，佛骨佛牙积如羽。火焚斧碎不须臾，灭去讹传积无数。从兹天下一车书，万国都将二氏除。知识两无忘帝力，民风直到古皇初。民忘帝力天降麻，百瑞千祥一旦收。星云景卿朝昏见，醴露浓濡上下浮。萋萋嘉禾纷若授，

麟凤龟龙在郊陬。村野家家不闭门，要荒岁岁来俯首。  
君曰治宝股肱成，相曰是由元首明。君相不尸归太史，  
太史深维拂素纸。何以奏功惟相公？何以籲俊惟天子？  
书曰圣主得贤臣，拜手稽首歌喜起。君臣同德感天心，  
世世子孙咸视此。”

天子看完，问诸阙臣：“昔大舜立诽谤之木，疾谗说之惊人，心不同如其面，然何以歌谣绝无怨诽？至治道之盛皆由素父，又何以只有数首诗双颂君相？馀皆归功于朕，此非采风者匿而不陈，即先生等回护之意矣。其明以告朕。”刘健对曰：“舜虽立诽谤之木，未闻有诽谤之人。谗说殄行，或亦四凶初诛，恐未绝其类耳。至从欲以治，则已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矣。今时俗迈唐虞，无一夫不得其所，故矢音言志但有颂而无规。至歌谣归功素父者甚多，臣等删去鄙俚繁复，共得三十五首，欲并陈御览。因素父言：善则归君，臣无尸功之理。故存而未上，非采风者之过也。”天子道：“素父曾言：善则归君，人臣之细行，而以书之训君陈者为非。又言：史以传信经世之大法，而以春秋之书归田为是。何乃守其细行，而忘其大法耶？《召南》一篇，言召公及诸侯大夫之功者居多；《邠风》、《伐柯》、《九罭》、《狼跋》皆以颂周公也。馀如《出车》之美南仲、《六月》之美吉甫、《采芣》之美方叔、《江汉》之美召虎，不一而足，其诸侯国之美其君者更无论矣。孔子删诗皆存于策，何素父之不广也？”素父顿首谢。天子命取馀诗来看，是长短句八首、五言古一首、七言古二首、四言古二十四首。因先看长短句：

“说风灾，怕风灾，高低田稻一时摧；大树腾空若舞柘，  
小屋上天如飞灰；死者无棺生无室，家家露处无赀财。  
呼天不应告官怒，黄昏白日空悲哀。

“说相公，感相公，相公此日当途穷；避祸山庄得金穴，丰城野外施神工。死者棺衾生盖屋，村村设厂赈贫农。当年咸颂东方德，过后方知丞相功。

“辽东喇嘛寺，国师肆无忌；满寺皆春宫，诸佛尽淫戏；普贤文殊拖长膝，观音手抚笑而视。相公奉令随代巡，怒看妖容助一臂。毁台拆壁万像空，更入深房搜密秘。窖中复有活观音，队队妖娆钻出地。国师发遣四徒诛，馀僧八百逐无类。虎狼即去羊安群，狐狸悉除家绝祟。边民深感相公恩，老人援笔为之记。

“赤身有毒蟒，狰狞若郁垒，血口啖生灵，撕人等撕纸。选得大獐与大牝，十个交欢九个死，一个不死骨无髓。

“鹿弥有岑啞，夫妇皆妖淫，上床吸人脑，下盂挖人心。投献赤身作牙爪，满原白骨魂呻吟，万兽千妖遍桂林。

“田州有岑浚，黧然若怒虎，杀良将万人，夺印得三府。黑夜劫回太守妻，兄妹同床卧交枕，也助赤身动斫斧。

“藤峡有大狗，杀人如冈阜，朝臣剥皮肤，命妇握箕帚。起得官军十六万，一见獠兵尽逃走，也学赤身匿凶丑。

“圣世有孤虫，夭娇如神龙，粤西四大难，四战穴俱空。毒蟒二岑与大狗，十三元凶无一踪，地老天荒感相公。”

次看五言古：

“叶道踞采石，村民受蜂螫。日日打斋粮，月月供布帛。牵羊要祭天，捉鸡为游奕。稍有不如意，老拳即挥击。懦弱但吞声，孰敢诉胸膈？忽来天上人，题诗笑李白。字只五十六，字字大盈尺。纵横若龙蛇，叶道髯尽戟。从后揪其衣，奋手即相搦。天人捉双臂，向前聊一掷。招摇若纺车，仰跌足几蹙。呼出徒与孙，喊闻襖与襖。

轰堂气势强，天人暗筹画。譬彼乘云龙，岂肯斗蜥蜴？庭中有石台，石凳分两只，手持石凳舞，拳向石台击；石台各段开，碎石如雨砾，凶徒及村民，见者舌俱咋。叶道握刀出，犹复肆攻刺。忽然口吐沫，倒地附魂魄。自折手指断，满袖血流赤。先为小成哥，后出马妇缢。生时强逼奸，致死灭其迹。石台压冤尸，朱符镇窀穸。永禁无呼号，长卧不他适。天教破石台，双魂始如释。历历唤亲邻，哀哀诉苦厄。爷娘痛哭来，发地出双骨。肌肤不腐烂，容颜似宿昔。见者爽然惊，怪叹声啧啧。师徒共八人，绷绳复加索。解官各吐供，罪案若山积。如此有十数，同时俱发掘。检验各成招，秋风首咸馘。此事经目见，敲锣卖有册。独失题诗者，卓犖何方客。久后乃知名，奉诏不敢斥。即今文相公，昔年曾蜡屐。诛凶洗众冤，轶事传籍籍。勒此数尺碑，聊以表遗泽。见者动忍省，劝戒亦有益。”

次看七言古，二首：

“八闽人人喜钻粪，钻得粪香如得命。魂梦不求神女通，身心只共龙阳并。正月六日户尽开，变童数万朝看镜，掠发修眉着粉脂，绣裤红鞋装饰靓。都向纯阳侯会中，一笑回眸夸盼倩。衙前忽遇文相公，怒目直视神骨迸。心肝满地土木离，契弟契哥如发病。号啕复出庙中灵，碎首衙前才转瞬。从兹妖会绝无踪，歌到南风声不竞。洗心涤虑各封髻，阴阳两分男女正。我思相公功何崇，我歌相公德何盛！相公功德杳难穷，此是毫毛堪一证。

“鸡笼山出夜叉精，青天白日无人行。身长数丈牙如

剑，口如血盆声如钲。手劈巨象如劈鼠，齿啗生人如啗黍；更有山魃与结交，娇娆引肉登其俎。枯骨平堆风雨侵，根根到夜便呻吟。忽然从天降英雄，即今镇国文相公。手挽山魃绕臂舌，刀劈夜叉流血红，掘土为坑葬枯骨，协力成坟有六熊。石板之下出大将，巍然现坐元戎帐。从兹山下田禾丰，日夕往来多耕农。妖孽无踪鬼不哭，六熊感化皆雍雍，不食生人只食兽，深思此是何人功？元戎姓袁名作忠，历历言之非朦胧。有如不信试相访，方知百字无一妄。”

复看四言诗，二十四首：

“岩岩司礼，赫赫国师。文臣儿女，武将猫狸。群徒若虎，一吼如狮。火烈难犯，山压立摧。

“维我文公，起而当之，历数其罪，牛毛微丝。请尚方剑，欲陈其尸。谏虽不行，其魄已褫。

“其魄已褫，其怒无涯。黄昏白日，刺客如茨。妖僧凶道，猾贼悍儿。刀枪炮火，余力不遗。

“惟公神武，起而歼之；刀锋所至，处处离披。红血满沟，白肉满逵。深宵一炬，合寺茶毗。

“既屠宝音，复抄宝华；奸人牙爪，半拔根楂。归赈丰城，不惜倾家，起死骨肉，十万而赒。

“凶荒既宁，遍历崆峒；结交豪杰，戮力诛凶。登莱三叛，福建六雄，铜面铁面，莫不景从。

“司礼景王，狼狽为奸。景王臂指，首屈又全。司礼鹰犬，卫帅惟权。两凶传首，公功卓然。

“东事稍集，西屠毒龙；田州藤峡，一月成功。五日入京，以卫东宫；七日出宫，以诛元凶。

“景王既灭，爰剿逆寺；寺挟天子，投鼠忌器。长线五千，白鹤四翅；半夜显魂，六龙回驭。

“帝念元功，拜相封公。席不暇暖，北靖胡烽。单于阙氏，系颈双从。回顾沙漠，虏幕皆空。

“北靖沙漠，南反米鲁；天娘助乱，阍如虓虎。天子震惊，公不发旅。指诸掌上，万里若睹。

“米鲁既擒，爰征不庭；公命元子，未冠而行。日本扶桑，故月悉平；士无伤指，血不染兵。

“武功克缙，文德日增；无弊不革，无利不兴。深维民蠹，惟道与僧，去其蝥贼，佛老是膺。

“诏下九州，靡不率从。诏下百蛮，西番汹汹。复命元子，三师是攻。既诛活佛，万国来同。

“犹有未同，惟宾童龙。印度锡兰，为古佛宫。维公仲子，奉使抒衷；精词实理，幻说俱穷。

“爰赐裸国，布帛衣裳。疮毒不生，佛誓既荒。乃焚其身，毁其玉堂；牙骨舍利，一烬消亡。

“金刚宝座，右膝着地；拈花乞食，千灵百异。火烧斧削，不留一二；幻妄悉除，祯祥迭至。

“卿云景星，龙舞凤鸣；麟游龟泳，醴浮露零；嘉禾在野，蓂莢在廷；年年海宴，岁岁河清。

“物华地灵，由于风移。士不佻达，女无游嬉；家不闭户，路无拾遗；无刑无狱，不识不知。

“何以移风？曰由我公。三十二事，事事神工。百福咸锡，万累皆空。此所共见，不见何穷。

“西有虜弥，公时在西；北有宗贼，公复在北。维彼东南，均出其间。鬼神踪，造化之工；有一无两，今来

古往。

“帝奋武勋，公有冢君；帝求文使，公有仲子；帝姬孰海，公有贤妹；帝衷孰牖，公有圣母。

“世无公忠，大奸孰攻？世无公武，强敌孰攻？世无公正，异端孰摈？世无公仁，至治孰臻？”

“万年天子，德感苍穹。是生我公，万民时雍。万物当丰，万福攸从。万国来雍，万世咸宗。”

天子道：“采石闾中之事，朕所未知。推此而言，素父之业在天壤，功在生民，何可涯量？四言诗所云‘有一无两’，今来古往诚知言也。”其赐素父黄金万两，白金十万两，荫末子驩为无双侯。素臣力辞不获，请以黄白金分赐文武，无双侯受爵不食禄。天子道：“以素父之功，虽齐、楚大国不足酬，况区区乎？诸臣遍赐则烦，不如加禄。《中庸》、《九经》以忠信重禄体群臣百官。禄米前虽屡加，尚未重也。今时积弊尽，除内官无所取于外，尊官无所取于卑，卑官无所取于民，非重禄何以体之？其自一品至九品，俱照洪武十三年定例四，倍给予。如正一品，原定千石者，增至四千石，其余以次递推，即以十四年春季为始。素父可知照户部速行。各省至学校中生徒，亦宜酌加廩饩，以坚寒儒进取之志。其令礼部议行。”素臣与诸臣退朝。天子命翰林官将各诗照钞一分，并选其有音节者稍为改润，令乐部考订工尺，播之乐章，于春秋丁祭文庙时用之，以表除灭之功。

自是，天子以素臣有疾，令在府中休养，勿与阁臣轮值。素臣心结总不能解，龙、麟入朝，天子必垂问再三，时遣太医诊视，投以补剂，毫不见效，然仍十日一入阁，不敢暇逸。

次年春间，素臣稍觉轻减。外国使臣进贡未与癸丑、己未两次庆寿者，复有一百馀国都要到府参见。素臣择日请宴，又加一



番应酬。这日，宾童龙、梭笃蛮、锡兰三国及印度诸国使臣，共是二十八人，各以土物求献。素臣见是金银像，却不肯受。梭笃使臣道：“公相勿疑外臣以贿交也。曩时我国风俗皆裸处不识衣冠制度，而信佛殊甚。诸番之奉佛教者，咸以我国为乐土。二太师兵临恒河，下令我国特颁衣裳之制，国人尚不肯从。后来天使再三劝导，且五印度尽革旧俗，不由不改变制度。如今不过十几年，国人悉遵圣教，觉得从前兽处无伦，实在可羞可愧。国中头目思念公相，以为不遇公相便终身不得为人，感激之至，无可报答，故将佛寺中毁剩的金银佛像熔铸自己形容，持献公相，以志依恋之诚。各国闻知此举，争相仿效，所以一同进献。公相若勿赏收，则通国之人死无日矣。”素臣因令收起，另备赈仪二十六分，差人分致，各使臣纷纷回国，均令文龙诸人送行。

素臣旧疾时作时愈。是年，素臣子侄中南榜者二人，十五年会试联捷，殿试二甲，并授庶常。十六年，文龙又奉两广之命，文麟授礼部尚书，文柔、文讷均以监察御史巡按各省，文鹰、文鲤、文谨、文谊以京察照例注升。两年之中，素臣复添十三孙、十曾孙、三孙女、两曾孙女。

十七年三月，天子以太皇太后病势日增，急召素臣入朝，出裕陵图，指示群臣道：“高皇帝以来，合葬皆惟一后，今裕陵隧道一窒一通，此皆先朝内臣所为，不合祖制。”素臣对道：“慈懿乃皇祖册立，祔葬裕陵，礼固宜之。然太皇太后鞠育圣躬，公义私恩两不可废，特通隧道，以待今日，虽当日内臣所为，而亦廷臣不能纠正之过。成事不说，遂事不谏，今欲遵古制而无故以塞隧道，慈懿奉安左方，于义亦有未宜；若复迁正梓宫，又非所以妥先灵。臣意太皇太后万岁后以合葬为是。”天子道：“朕意颇觉两难，得素父一言，事可决矣。”乃命英国公张懋督视山陵，令素臣朝夕在

阁，以备不虞。是日，太医出来述知太皇太后脉息已绝，势在垂危。天子勿敢稍离。素臣、刘健、谢迁、东阳、大夏、文升及翰林官四员宿于东阁。将近黎明，只见怀恩随两小内监飞奔进来，诸人倦眼矇眬，大吃一惊。正是：

母仪天下垂三代， 噩耗中宵震万方。

### 总评

覃吉见重于孝宗，至读《蒿里》经而谗词以对，其人品不在怀恩之下。书中专为此等处弥补缺陷，故于其卒也，天子亲临其丧，而宰相至于哭之成疾，是加一倍写法，不得谓其用情之过。

君子小人之进退，关于国事之兴衰，天下之理乱。其人而为君子，虽阍竖亦足以大用；其人而为小人，即科目世家未尝得免于误国。成化年间，内臣如覃吉、怀恩，可用之材也，惟身辱刑馀，必得贤人君子相辅而行，然后有济。假令商彭不罢，安吉不相，朝多正士，而吉、恩左右其间，区区汪直、继晓之徒诚何能为？乃一则自叹其老，徒结潜邸之知；一则不附汪直，攻斥妖僧，自揣不足济事，而致叹外廷之无人。呜呼，冤矣！此书专弥成宏间陷缺，既极表怀恩，不得不特重覃吉。而此时之素臣，伊何人斯，乃至悲结于中，恹恹久病，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盖关系者大也，安得以其内臣也而忽之？

歌谣称颂素臣，而素臣不欲呈览，以明“善则归君，臣无尸功”之理。此处颇疑素臣之量不广，而如此遇合犹介嫌疑，更觉其用情之伪；不知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水夫人之教，素臣固不敢违也。素臣以布衣受知十年而作首相，又十

年而天下大治，此其功名震主，非比前代出将入相之徒，仅以削平祸乱为功名者。设非时示谦德，不幸而真绍唐虞之轨，天下后世其谓之何？故素臣之不居功，非伪也，非不广也，身处其地而实有不敢居功之势也。然天子垂危犹引昭烈属武侯一语，呜呼，岂素臣所乐闻哉！

前回水夫人教素臣保泰持盈之道，素臣面奏数事，加禄一条已在其内。此则定制四倍，故不犯复。

“尊官无所取于卑，卑官无所取于民”二语，实为致治之本。然例定俸糈有几，断无身为民上，而量柴称米，日以食指众多为虑者，非圣明洞察，安得体贴人情，骤加以四倍之多耶？古今吏治之壤，皆朝廷无体群臣之实政耳。

黄金一万、白金十万，文府屡受其赐，出自内帑，宜若不足，然观明世中涓、监军、榷税、督矿、采贡，纵虎狼之欲而饱攫以归者，何止数千万万？一旦弊政悉除，正供归于上，而有餘留于下，移内城之私积以供圣主之赏施，挹注固自不穷，岂夸张其事哉？

周太后之丧，年月悉依正史，而合葬一事，揆之当日，孝肃不悦慈懿先祔之意，则内臣仰体圣母，特空隧道，虽背祖制，亦时势之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者。然以素臣当国，天下治安，圣主贤相之朝而示后世以非礼，此白圭之玷，日月之食也。读者数典不忘，必且指为疵繆，故申以素臣一论，以见王道必本人情，执中可以行权，不得谓为太平之累。

## 第一百四十一回 素父思亲成疾教子孙绝欲三年 圣君尽孝垂危闻冰渊忽驱二竖

素臣等吃惊不小，忙问何事。素臣见是怀恩，上前执他的手。怀恩气喘吁吁，呆了一会才说出周太后驾崩，天子哭晕，在地乱滚。素臣闻信，不觉悲从中来，泪随声下，诸臣亦感泣涕零，商议丧仪诸事。素臣收泪，嘱咐怀恩小心保护圣躬，勿过哀痛。怀恩道：“皇上已命老奴传语各位老先生，一切典仪均照成例施行，太皇太后遗诏，即请公相主笔，黎明即须发丧，将遗诏颁行天下外国，不必启奏定夺。皇上纯孝性成，看起来，七日之内只有哭泣的时候了。”素臣再三嘱托，怀恩进去。于是于乔等参酌会典，定下臣民穿孝服饰，咨商礼部，赶紧颁发。

次日午后，太皇太后小殓，奉安永思殿。素臣等哭临，送入梓宫，即承值几筵前差使。天子过于哀毁，到第七日果然不能起立。诸臣着急，太医下药竟至不能落咽。素臣执事颇烦，恭敬悲哀，心神搅得不定。天子知其操劳太过，忙叫怀恩慰譬。素臣亦劝天子节哀，因奏明添派龙、麟进班，自己告假出来。那知病势竟日渐加增，到了十日之后，精神委顿，不思饮食。内阁议上尊谥，须素臣首列，不得已，这日力疾入朝，拟好奏章册文，公同签押，遂于三月廿四日，恭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曰“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睿皇后。”是日告庙，遣泾王禩行礼。天子复准素臣假期四月，内奉安山陵典礼已改命刘健摄事，以便安心调理。素臣那里放得下心？又恐水夫人奔丧，一路劳顿，愈益愁烦。谁知天子于大事之次日，已差内侍驰驿至吴江，宣太皇太后遗囑，

阻住宣城太君奔丧。水夫人闻讣，痛哭易服，合府衰麻持三年丧；不敢违诏，只得命文鹏夫妻、田氏、璇姑、素娥、湘灵、天渊俱奔丧进京，单留文甲、文由夫妇在家伏侍。

田氏等于五月初十日到京，忽见素臣枯槁之容，各吃大惊道：“相公何不自爱，羸瘠若此？”红豆道：“相公一心挂念婆婆，精神日减，肌肉日消，复值太皇太后之变，不食者三日，至今朝暮进一溢米，以致如此。”田氏等百般劝慰，见素臣哀毁如此，闻遗囑有百日之说，过了百日，即约同遗珠入宫，求皇后、贵妃转奏天子，听归终养，天子挥泪应允。素臣见天子哀毁骨立，不忍言归，急入宫面奏天子，欲终丧制，天子泣道：“此朕所深愿，但不特反汗，兼如遗囑何？”素臣泣奏：“皇上鉴臣苦衷，允臣之奏，非反汗，亦非不遵遗囑也。”天子心感其意，复挥泪允准。七月内，令文鹏夫妇将田氏等复送回南。八月中，素臣弟侄中南榜者复五人。十一月，文男得名旆。十八年二月，素臣弟侄中式者四人。三月殿试状元，顾鼎臣四人中两人殿试二甲，入馆肄业；两人中三甲，吏部观政。

天子因哀毁成疾，日重一日，至五月庚寅，病势大渐，召素臣、文龙、文麟、刘健、谢迁、刘大夏六人入受顾命，令皇太子出拜，执素臣手欷歔泣下道：“朕赖素父辅政，垂三十年，辟除佛老，移易风俗，遂臻盛治。今当临别，无可恋者，独素父之德未酬万一，且君臣交笃，至于此极，而一旦分手为怅然耳。太皇太后遗囑：令世世子孙与素父为婚姻，勿忘素父功德。素父二十四子，除已封公、侯、驸马、伯及仪宾外，余俱封为列侯。朕有幼女，可字素父末子。朕太子及诸皇子现有未聘子九人、未字女十四人，共以九男定素父孙女富、别、沅、畹、则、畔、汾、前、伦为妃，以十四女字素父孙崑、晶、璠、割、本、来、奋、异、判、制、浚、暘、畦、剑

为妇。刘先生可书之于策，俟朕丧毕，各按次序举行六礼。”素臣惶恐辞谢，天子道：“素父勿辞，使朕得报命于太皇太后也。”刘健遵旨，即在御前将皇女及各皇孙、各皇孙女按次顺序与素臣末子、诸孙、诸孙女年岁相准，捉对列名，存于内阁。天子命太子跪于榻前，嘱令：“事素父如父、诸臣如师，国事皆请命而行，勿自专也。”复谓素父：“太子本中人以下之资，赖四友切磋，至于中人，而可善可恶，若一狎群小，将猝然入于不可知之域。乞素父少留数年，如严父师之督其子弟，庶有瘳乎？昔昭烈云：‘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此诚君臣鱼水，出自肺腑之言。而时异势殊，在常日即事属可行，言非诡伪，在今日则不特不可行，亦不宜言。倘必不可教，亦惟有放之桐宫，冀其悔悟耳。”言讫泪下沾襟。素臣痛哭而奏道：“臣于内阁，同诸臣夜祷于天，见帝星坠而复起，黯而复朗，朝闻凤鸣，其声初凄楚而后和乐，庭中蓂莢已枯而复荣，卜易同人之五皆主否极泰来之象。望皇上安心调摄，勿遽言后日事也。”天子慨然道：“朕自知二竖已入膏肓，岂复望更生之日哉？昨日钦天监奏帝星有复起复明之象，劝朕改元，以厌此哭。朕思改元乃前代弊政，祖宗家法岂可自朕废之？未允其奏。何素父亦为天象所惑耶？”素臣道：“改元厌哭，诚属不经。而天象明显，臣不敢不实奏，非聊以宽圣怀也。”天子沉吟道：“朕欲令太子即于今日日中坐朝，俟朕大故，即可衰麻从事，使吉凶不致并行。素父既有是言，姑缓其期，诸臣可退，素父其留此与朕多得盘桓时刻，亦瞑目于泉下也。”文龙等奉旨俱出。

素臣因天子言语过多，劝令闭目凝神，陪侍至夜，见天子魂梦不宁，频有嗟呀惊惜之意。次日辛卯，坐于床前讲《论语》“曾子有疾”一章，先将曾子一生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念，推发尽情；次将曾子得免毁伤、全受全归之幸，反复咏叹；后将曾子嘉与

门人、垂教万世之意，剴切指示。天子听到精微之处，忽然一身冷汗，即觉耳目顿明，心神俱适。听素臣讲毕，拱手而谢道：“朕若早逝一日，不闻正教，即目亦不瞑矣。朕自讼生平，窃谓可无大过。今闻曾子之战兢，无时无刻不如临深履薄，则朕肆志之过无日无之。朕虽安于天命，不为一切祈祷之事，而外念素父，内念太子，死生之际，实不能恣然。今闻曾子得免毁伤，深幸其全受全归，则朕之痴迷留恋可谓大愚。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朕于此时，庶得闻道矣。庶乎，其可死矣。朕闻素父推发至精要处，心忽一惊，通体汗下，耳目顿觉清明，心胸顿觉宽泰，倘复加我数年，则临深履薄之念当无日不凛凛也。”是日夜，天子即进一碗米饮，通宵安睡，把外面同听讲书之怀恩、里面窃听书的后妃人等，俱喜到尽情，奇到极致，都说素父是天人，怎一章书就把皇上十分病势减轻了五分？后妃因令素臣诸婿、诸孙婿、诸女、诸孙女俱出而环跪，求素臣多留宫中数日，以救皇上。素臣道：“皇上死生之际未能豁然，因我讲书心有所得，非我之力也。但皇上与我，君臣而恩逾骨肉，虽负病亦当勉强服事，俟皇上起床或进饭，然后出宫可也。”后妃等在屏后闻之大喜，即命设榻于御床之旁，令太子、皇子等陪侍。天子心定神清，复得素臣开导居易俟命、存顺没宁之理，魂梦俱安，自此日减一日，五日之后，已得进饭，方辞素臣出宫。至七月，内病已去，但因不废哭泣，饮食粗粝，惟觉肌肉消瘦，颜色憔悴而已。

十九年七月，丧毕，天子为一女九孙十四孙女行聘，礼毕，于八月初十日送素臣回南。天子赋诗十章，亲题“古无二臣”匾额，“一德元老，万世功臣”对联，命百官作诗赠行，率皇太子、皇子、太孙等亲送至崇文门外十里设帐祖饯，一切仪仗、供亿、赐予、迎送俱如宣成太君。素臣单同红豆及子女并文翰、文隼、文虬封侯

而无官守者眷属回家，其余仍留于北。此番出京，素臣之快乐自不消说，红豆及上下诸人无不欢天喜地，如逢恩赦。只苦了遗珠、鸾吹两人，遗珠因老母既离，两兄俱去，固黯然销魂；鸾吹之视水夫人如亲母、素臣如亲兄，一日俱离，亦凄然欲绝，临别时泪如泉涌，哀感傍人。

三营将弁送至河西，各各俱回，独赛吕直送至天津，素臣留上坐船，取御赐潞酒二十斤分贮两坛，令照前在福建时一气饮干之式对饮。赛吕跪谢不敢，素臣搀起说道：“赛兄豪士，何作此状？岂前一文素臣，今又一文素臣，改弦易辙，而不屑与饮耶？”赛吕只得举坛而饮，却是恭恭敬敬，不如从前之豪气。素臣诘问其故，赛吕道：“从前与忠臣对饮，还可放肆，如今与圣人对饮，还敢放肆吗？”素臣惭汗直下，出御赐黄金百两赠别曰：“非以为报，聊佐兄一夕之饮。”赛吕道：“赐金断不敢受，却有下情上达。赛吕年过七十，本应告休，儿子赛伋生有子女十余人，诸孙、孙女数十人，家累甚重，现做应天抚标游击，所得俸禄不够养家，仗着赛吕帮贴，以此不能乞休。而只身在京，又苦茆独，求公相鼎言，调并一处，感恩不尽。”素臣道：“总兵系游击，将主岂能父子同？方前日皇上饯行，恩许在家食俸，我辞去一半，并请通行，凡乞休之员俱准食半俸。弟劝赛兄不如乞休，有半俸帮贴，想不忧日用矣。”赛吕大喜，说回去即日告休。素臣复问：“自加禄以来，职官无忧贫者，赛兄何以独不敷用？”赛吕道：“因父子俱是穷怕的，狠知道穷的利害，凡遇兵丁吉凶之事，除官给赏银外，必照数捐给一倍，以此不够用了。”素臣点头太息，将黄金再三捺送，始受金而去。即刻草奏，请加给兵丁红白赏银一倍，并奏闻赛吕之言及平日孝义之行。天子允奏，并封赛吕为孝义伯，钦赐荣归，在籍食俸。仍命北直、山东、南直三省官塘俱置飞递，有朝政谘访及



素臣有事陈奏，俱从此递，定限七日到京。复命吴江县十日一请安，将合府动静专折奏闻。令素臣三年一朝。

素臣于九月间回家，拜见水夫人，如遗骸归巢，啼儿得乳，说不尽写不尽形容不尽的那种欢欣，那般快乐。细细的叙述时政，叩问家常，忙忙的谒祠告墓，见宗族，候亲朋，拜官府，大会亲族，遍宴里邻，足有一个月光景。田氏等俱怕素臣带病着劳，必至加重，岂知心结一开，病不见加，反逐日见减，一月之后，静养起来，容颜日润，肌肉日长，饮食日增，至年底竟全然复原矣。自此，南北诸子孙皆安于家室。

二十年，素臣又添十五孙、四孙女。素臣诸子女因国丧担迟婚姻，钊、池、仕三孙已二十二岁；獬、隼、虬、夔四儿，鹄、鸾两女，虽十八岁，而夔尚主、鸾为皇子妃，婚期皆早，无弟先兄娶、妹先姊嫁之理，遂均于是年婚嫁。是年八月，素臣弟侄中南榜者复有三人。二十一年二月会试，联捷者两人。三月殿试，吕、楠状元，两人俱得馆职。

十月内，天子命北直、山东、应天巡抚预备明年巡狩，于八月初一日至吴江，亲祝宣成太君九十寿诞。水夫人大惊，与古心、素臣连上本折，哀恳收回成命，天子不允。水夫人临末复启皇后，只得说出实情，云：“妾祖姑祖母俱年九十，未及诞期而终。妾即幸至其期，断不忍受贺，况敢辱至尊乎？倘蒙垂念苦情，收回成命，妾死之日犹生之年，如不获命，恐福薄灾生，忧深命促，是皇上欲宠其生而反速之死也。”素臣本上言：“臣母区区之见，匪石难转，至期即子孙亦不许行礼。如不蒙垂怜，收回成命，恐朝夕忧惧，致有疾病，以负圣恩。倘臣母得邀天之幸，克享期颐，然后皇上因巡狩之便，一幸臣家，庶与《礼经》就见百年之意相符，臣母及臣等虽极战栗，犹得稍免罪戾。”这两本上去，方把成

命收回，复谄约十年后亲祝之期。

二十二年，天子特诏南北直巡抚、国子监督学、文氏一宗，俱一体选举应试。是年，劄、汜、仲、畊、略、畱、畚、鬮、鷓、沉、判、佐俱完婚。素臣复得十三孙、七孙女、七曾孙。二十三年，顺天府举神童，将文畀、文施两个同年月日所生之叔侄保题出去。八月乡试，南榜中出文池、文仕、文沉并古心子二人、族子二人，北榜中出文畊、文略、文畱、文畚、文鬮、文劄、文判、文汜、文仲、文佐共十八人。两神童廷试俱授翰林编修。二十四年二月会试，十八人俱联捷，三月殿试，天子定文畊为状元，文畱为探花，文龙、文麟力辞。天子道：“二卿亦如素父，不知其子之美耶？”因将文畊改作传胪，文畱二甲第二，换杨慎作状元。文略、文畚、文劄、文池、文仕俱二甲，文鬮、文劄、文判、文汜、文沉、文仲、文佐及古心二子、族子二人俱三甲。二十五年，女彔出嫁楚府。孙劄、本、来俱尚主，孙女富、别、沅俱成婚为皇孙妃。二十六年，素臣、文龙、文麟各上本苦求免子孙选举乡试，以留寒畯出身之路，天子勉强允准。

是年，素臣七十整寿。因水夫人七十、九十未庆，先期上表恳辞恩礼，并遍札亲知不受贺祝。天子允奏，亦谄约十年后为素臣大庆八十寿诞。二十三年至是年，素臣又添二十二孙、六孙女、三十三曾孙、三曾孙女。至素臣寿日，但率妻妾子媳诸女孙曾叩拜北阙祖先，及水夫人前行礼。水夫人谓素臣：“子孙之盛，至于此极。汝虽有劳于世，究何以克膺此福乎？我意欲将皇上前后所赐金银做些善事，稍答天庥。而现在河清海宴，年时稔熟，民间盖藏丰盈，疫疠不作，狱无罪人，野无乞丐，道路桥梁处处修整，禽兽草木各遂生成，竟至无善可为。其与诸媳诸孙等各为设想，裁酌而行。”田氏道：“目今年岁屡丰，官仓收粮时难免狼

藉，若令天下官仓俱设夫役，专扫收狼藉米谷，亦为有益。”璇姑道：“杭州城内皆有竹木为屋，岁有火灾，侧媳前在湖边曾闻一城俱烬，满城男女俱奔逃城隍山避难，若能易砖瓦得免火灾，亦一善政。”素娥道：“庸医治病，每至杀人。若著一书，使脉症朗若列眉，方治按图可索，兼备载急救、猝死、中毒诸方法，似亦稍有益于民生。”湘灵道：“今时文教大行，穷乡僻壤无处不有师塾，难免作践字纸。若多置竹篓，专人收化，亦敬惜圣贤遗意。”天渊道：“军营中将弁兵丁有过，责以木棍，不过薄示其罚，与地方衙门笞杖不同，但木棍笨重，转不如竹板之轻，若责者不慎，往往伤及筋骨。宜令兵部议改，或概用皮鞭，或创设藤杖，亦合体恤之意。”红豆道：“每见官府出门，随人役衣履褴褛，若风雪之日赤足奔驰尤为可悯，宜将各衙门役食照现在官禄加给四倍，冬夏两季由官制给棉衣裤、草鞋、箬笠等物，庶暑雨祁寒稍减劳苦，未始非速下之恩也。”素臣将诸人所言稟知水夫人，水夫人道：“诸媳各有所见，事虽细微，亦为太平之缺陷，汝即照办可也。”

素臣诸子自文龙、文麟入阁，其馀尚主者皆居京中赐第，因素臣寿辰请假回南，到了十月初旬，仍各带眷进京。舟抵清江，改就岸道，文龙、文麟先行驰驿，令诸弟护着家眷按站而来。因天气渐冷，运河水涸，怕得守冻过年，赶紧趲进，不料欲快反缓，会逢其适，路上倒有起耽搁来了。这日十五，在济宁州动身，因文龙末子同素臣幼子都是太君寿诞降生，一样身材面貌，年俱十四，在途叔侄同车，讲些经史，甚相亲热。文昇系凤姐钟爱，读书之外不许旁骛，朝晚跟在面前，还觉风吹肉痛。这驺郎，文艺固是超群轶类，恰稟素臣天生神力，仿佛文龙。红豆虽也疼惜，这些上却一毫不管。在京之日，一出书塾即往射圃，有文寤、文长供其奔走，选些三营少年兵丁，操演骑射步射，自己也会骑马，揽

簪顾盼，常与金砚儿子金忠并骑而驰。这金忠，长骊郎两岁，膂力天生，真堪伯仲。素臣知觉，因他选尚六主，本有统领宿卫之职，借此演习武艺，将来亦有用处，但嘱咐成全、伏波、金砚小心监视，以防坠马流矢之祸而已。素臣回南，诸兄笃于友子，也不禁制，以故年甫神童，本领高出府僚之上。秋间拜寿，府中也有射堂，奈水夫人自荣归之后即不许家人仆妇们操练武艺，以避外人骇听，连天渊也技艺生疏，加以八九两月应酬甚繁，柳营中几无人迹，文骊好不畅意。到得山东境上，眼见康庄大道，未免技痒起来，因与昇儿私议舍车而驰，令其在后缓辔随行。文骊驾轻就熟，不须授绥赠策，昇儿从未骑过，两个家人左右护着。偏是骑的紫骝马，四蹄紧快，不上五六里路，家人已赶不上，望见文骊从树林中穿出，文昇伪伏马背，没命跟跑，倏忽不见。文骊家人也赶上来分路去寻，那里有处踪迹？车夫等停候道旁，日色已西，看看后面家眷车辆已齐，只得驾着空车，跟了到店。凤姐等晓得此信，十分着急，蛟吟道：“这里道路坦直，并无歧径，只有往曲阜县城一条叉路，尚在沿山过去，未必走到那边，且看四个家人回来再说。”凤姐略放了心。

刚在店房收拾停当，只见南边来了两个家人，赶得气喘汗淋，要见少太太。凤姐唤他进来，问府中有何急事，家人禀道：“小人们是太夫人主意差来的。初三日，府中太太们在园中赏玩四灵，那条青龙是见人不避的，两位小少君见他朝着太太们点首，扶住他的龙角，跨将上去，施郎在先，才得坐好，那青龙把头一昂，掉转尾巴，龙爪早已离地数尺，顷刻间腾上空中。铭郎大声呼喊，惊动太太们都来看视，那龙身愈腾愈上，渐渐被云气遮住，看不见了，竟是上了天了。太太们骇极，个个担忧，要想瞒过太夫人，不知那个小丫头早去通报，太太们到太夫人那里，个个

受着埋怨，转是老太师爷说的道：骑龙升天，古今所无，我已起过一数，施郎断不至有性命之忧，就是到了外国也不妨也。但这条青龙原从京里下来，怕仍向北路而去，只须叫人往清江、山东一带寻访，或者落下来也未可知。到第二日，老太师爷同太夫人都做了一梦，施郎禀道：已在外国结婚，要老太师爷、太夫人作主。老太师爷、太夫人就在梦中许他。又听说忠勇、恭让两太夫人亦起过什么数，说这日干支与施郎生肖配合，定有结婚外国之兆。太夫人因此即打发小人们来此通知家眷，叫跟随的人帮着寻觅的，还要赶到京中，叫大太师、二太师到四夷馆中访问哩！”凤姐听完，吓得发抖，蛟吟曲譬罕喻，稍稍宽慰。

文界家人回来，说知骑马入林情节，蛟吟道：“昨日在路看见前面有山，这树林之处必是已近山脚，并非进京大道之上了，不知错走到那里去，你们分路寻访，那两个现在未回，或是寻着也算不定。”各人心下狐疑，不知吉凶祸福，连文凤、文鳌、文骐、文彪、文骏及一班兄弟姊妹一夜不曾安睡。

众人都揣叔侄同行，那知文界伏在马上拉着缰绳，勒又勒不住，放又放不掉，听他乱跑。约有时许，望着前面文骐人马一些影子都没有了，路上虽有几个人，却从那里问起？初则沿着山脚，继而山在马后，远远望见城墙，心忖：此是何处？倘走到那里投奔谁家？好生慌急。幸而马蹄渐觉从容起来，不至颠播，因尽向前面去。不防左边另是一条大路，有几个人骑马而来，心下顿喜，那马也不先不后俟几匹马过去之后一直跟上。不料后面还有一辆轿车紧接而来，恰被隔住，马上的人回头看见文界，满面怒容，大嚷大骂，挥过鞭子要打，文界陡吃一惊，那马亦跳将起来，几乎跌下。正是：

超乘无心驰绝坂， 长途谁为指迷津。

## 总评

周太后崩于宏治十七年三月，四月合葬裕陵，皆依正史。惟一帝一后，自太祖定制以来数世遵守；独周后不喜钱后独嗜，当时纯庙信任内臣，遂听其私媚周后，为左右二隧，空一道以待。后孝宗欲遵祖制，而碍于移钱后梓官，故仍合葬，然是时无人揭明此意。读者存疑，故以素臣一论，弥正史之破绽，非闲文也。

遗嘱百日之说，因素父病在大事之先，早有乞骸之请，天子特假周后遗命以允之。而素臣因此转动感激驰驱之念，见天子哀毁骨立，不忍恁然舍去，自请终丧。是君是臣，有一无两，虽欲不跻世于唐虞不得也。

田氏约同遗珠入宫，而恩后妃转奏天子，君臣之间直如家人父子，尤非古今遇合之隆可比。

天子因哀毁而成疾，已至弥留，乃以素臣正论，顿觉霍然，此即枚乘《七发》之意也，特两人情事迥非客与楚太子可比耳。盖素臣既已得志行道，二氏之除甫十馀年，苟依正史实事，则正德之为人岂堪与孝宗并论，而素臣功名震主，安知不更逢成化之世？设君心游移而群小复进已成之业势，且一败涂地，作书者亦何取此十馀年之太平也耶？帝星复起，顾命取回，且于天子口中醒出“改元厌哭”一语，刻意经营，良工心苦。

居易俟命，存顺没宁，非老子达观淡忘之说可该其旨。圣贤之学，践形尽性，必有着实工夫，然后能造斯诣，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于疾甚时，召语弟子，良有以也。

丧毕完婚，自是会典定制，而居国母之丧乃能绝欲，且自戒以及其子孙，此非古今名臣所尽能者。有素臣之德与学，居素臣之位与分，然后哀痛迫切之情发于至诚，不能自己，岂伪为哉！

飞熊身为总兵，处武员之极地，其子赛伋又为游击，而眷属数十人至不能贍，此非言武员之穷也。天下太平，尊官无所取于卑，卑官无所取于民，则营伍中虚冒克扣之弊，以及节寿陋规，属弁馈送，自不消说，举此以例其馀，盖极写太平之盛轨耳。

每阅数年，必综叙素臣生子生孙、娶妇嫁女、中科发甲，而读者不厌其烦，甚至一回之中先后数见，绝无沓冗繁复之病，总以见辟除佛老、去万世之杀机，其功德及人，即真如书中所云子孙之盛，犹觉未酬万一也。

天下之治，竟至无善可为，而田氏等设想诸事乃在极琐极细之处搜寻出来，且各就其人身分所处、识见所到而言，初读似觉妇女志趣庸庸无奇，而仰知欲做善事至在此等处设想，真有无善可为之势也。帙房小语，不禁为之神往唐虞。

叔侄三代同年月日各有梦征，而一应则一齐俱应，此种奇事，旷古所无，不知除灭佛老大功，天之报施者，已至知无可报施，不得不以绝无仅有者出之，其事虽奇，其理却正怀恩所云“怎稀奇祥瑞之事都出在公相府中？”当时亦有此意。

文昇骑马落后，渐与公府车马相遇，有步步引人入胜之概，经营妙绝。

## 第一百四十二回

### 马为月老侄得娇妻 虎作冰人叔收美妾

文昇慌忙拉紧缰丝，伏在马背，那人道：“你这孩子不会骑马，倒要在此闯道。”又一人道：“看他年纪甚小，慌得这样，像是失了路的。”两人拦住文昇，后面车子已上来。车中人似乎听见，掀开帘子露出半面，把昇郎仔细看过。旁边还有女子坐着。车中人问他说道：“谁家小后生，像是不会骑牲口的？”重复拈帘，吩咐马上人道：“你们不要乱喝，跌下了马，倒不方便，不如听他去罢。”文昇初则听了马上人的话好不耐烦，欲待与他抢白，不知是什么人，怕他用武，便只顾着这匹马，要跑开去，扬起鞭子却又不肯打下，进退两难，吓得面红耳热，绝不则声，忽听车中吩咐，心始放下。此时马已让在道旁，车已上前，文昇正待另觅路径，那马头也不回，只顾跟车而走。原来驾车者有一牝骡，文昇骑的紫骝，是一牡马。车跨上辘的家人尽力打来，车中又复止住。文昇怕跌，无法可施。走不多路，已见城墙，望着前面数骑入城，轿车亦入，文昇也只得跟进。

一直大街，约有半里光景，一座府第，绝大排场，只见车马由正门而入，暗忖：是何衙门，倒与京中赐第仿佛？左边一带，路出红墙，围着殿宇，文昇正要问个明白，那马肚带已松，险些吃跌，仍然紧扳鞍辔，由他走蹶，早已进了府门，因恐犯了衙门规矩，愈加着急。那马上的人已下马走出，看见文昇面红颈赤，满头是汗，不禁发笑。偏是这马要吃起水来，甬道左旁摆着洗衣水盆，马竟就盆而饮，立住不动。文昇弄得没法，众人出声大笑，因向



那笑的人道：“快替我拉一拉开。”一人道：“你这孩子倒也好笑，不会骑马，只好由他去了，谁替你来拉？”文界听了好气，双手紧捧缰丝，汗流满面，不防马蹄一起，水盆顺势翻倒，连衣服翻出在外。马已着惊而跑，冲入仪门之内，将近大堂，堂帘拉上拴住乃骡，马又欢喜跳跃，紧傍身边抚擦闻臭了一会，直到大堂之上。文界急得魂不附体。后堂走出人来，执着鞭子要打，文界大喊道：“不要打他，我要跌了！”

那人住手，细看文界，哈哈大笑问道：“你是那里来的，怎跟着到这里胡闹？这是什么所在？快走下来！”一头说一头就来拉定高颧，马才不动。文界扒了下来，魂灵方始上身，还只管汗流气喘。那人把马牵过东廊，拴在柱上，文界问道：“我因怕跌，听马入城，不期到此，实未知这里是何所在。”那人道：“看你像个读书子弟，原来是不识字的，方才进门时那悬着的匾对，你岂未见，还问怎的？”文界道：“并未见有匾对。”那人道：“方才你闯了夫人的道，看你俊俏后生，知是读书人家出来的，所以饶你；如今跟了进府，咱们公爷已经知道，停会你自晓得了。”文界摸不着头脑，还要问问，那人道：“咱这府里是天下第一家世家，谁人不知？有你这傻货，没些来由撞撞进来，真正笑得煞人，”文界被他奚落，很不耐烦，听说天下第一家，忽然想起昨晚在店，钱庶母曾说今日要过曲阜县境，莫非这城就是曲阜城？这府中必定是衍圣公府了，所以他说“公爷”，想了一会，暗暗好笑：怎骑在马背上如此胡涂？因记起方才情景，着实惶愧，又想：这些家人们调笑殊属可恶，不如瞒着到底，他夫人必定告诉圣公，待他请我进去，然后说明来历未迟。因在堂上踱来踱去，忽见两个小丫鬟传话说来：“公爷叫请闯道的后生进来相会。”那家人遂向文界道：“公爷请你进去，快随我来。”文界暗喜：此必夫人之意，相见之后，定

有机缘。即忙跟他进来。

圣公立在客厅阶下，文界趋前一揖，圣公让进，固请上坐，文界辞之再三，然后告坐。圣公问道：“适间拙荆同着小女蛾青从族人家贺喜回来，说起在城外遇一小学生，看他不会骑马失路的光景，捧着辔头，听马走蹶，径跟入府。本爵冒昧请见，请问小学生台族贵乡，是何名氏，适从何来？乃至驰驱失范，乞示其详。”文界见圣公词意尚是谦冲，惟以小学生相呼，未免轻量已甚，遂把家人们屡次奚落，数说嘲笑，一种可恶之状一齐掏将出来，登时变色，拱揖答道：“小生姓文，自吴江送眷进京，途中以困于轮辐之故，偶然骑马，不期相失。小生不善控驭，纵其所之，马喜同群，以致拦入夫人前导，猝为从者所叱，是以跟踪入府，小生惶惧异常，众纪纲明，知小生失路，任意揶揄，幸蒙夫人转达，辱荷见召，伏望恕其无知之罪。公爷世守林庙礼乐之宗，执事生徒，英才济济，未审何者为大学生，何者为小学生？将以学业分科乎，抑专论年岁乎？倒要请教明白。”

圣公见话有因，疾忙改容，起来告罪道：“顷间不知族贯，遽相轻觑，自愧肉眼庸突，高贤幸勿见罪。即是吴江文氏，则拙荆母族之姻娅也，敢问亲翁何以到此？贵眷现在何处？”文界听得姻娅二字，方想到全氏表叔乃圣公僚婿，因陪笑答道：“公爷系小生长亲，如此称呼却不敢当。”圣公道：“公相子孙众多，亲翁尊人是第几行？”文界起立对道：“家父表字云从，小生上有八兄，因家母回南拜寿，事毕旋京，在路与廿四叔并骑前行，突遇一虎，家叔纵鞭追赶，小生落后，以致到此，此时家眷谅在前站矣。”圣公愕然良久道：“如此说来，亲翁正是前年举神童的已授编修，怪道，”说到此处便住了口，沉吟良久，接说道：“闻亲翁与廿四叔并庚，先兄长君三代同年月日都是太君寿诞，且自幼即有异梦，一梦

龙，一梦虎，一梦马，却记不清亲翁何梦。听说公相都占过神数，三梦并为婚姻之兆。今亲翁因骑马失途，以致到此，令叔又逐虎与亲翁相失，皆非偶然。方才拙荆说起，昨日得了异梦，有人骑马进府，故途中相值，即已留心，及闻亲翁之马跑到堂上，遂确信此梦应在亲翁身上。想亲翁所梦必定是马无疑了。”

文昇似信不信，也没答应；圣公尚欲有言，只见家人进来报知：县尊来拜。圣公问文昇道：“这知县是同族兄弟，亲翁无须回避。”两人起立，迎出阶前，县尊已进来了，彼此通问，圣公代文昇述明，县尊大喜道：“不图今日得晤镇国公文孙，万分侥幸矣。”县令与圣公商议林庙岁修应发公帑、应雇夫役数目，圣公即命摆酒，向文昇道：“今日驾临，仓卒之中，简慢已极，尚屈亲翁暂留一二日，畅聆警欵。贵眷已在前途，即烦县尊回衙拨几名干役先行驰报，以安太亲母之心可也。”文昇谦谢，酒已摆上。文昇不肯首坐，曲阜县道：“弟于此官，如尊府六叔之在吴江，令叔不当客于府中，弟自无上坐之礼矣。”文昇不得已，告僭入坐。三人细询家常，笑言款洽，已是掌灯时候，县令道：“今夜尚有应治官书，不及久留，明日当更奉陪。”起身告辞，圣公又把通报家眷之事谆谆嘱咐。两人送出屏门，待其上轿，然后进来。圣公就留进内书房，洗盏更酌，殷勤劝酒，探以经史疑义，文昇家学渊源，如灌河决溜，滚滚不穷。李夫人在隔壁窃听得心花朵朵开放，暗忖：我妹子夸舅氏一家个个词宗，非虚语也。

次日清晨，圣公陪往圣庙，文昇谒圣毕，诗情勃勃，圣公预备下笔砚花笺，即请留题，文昇谦逊一番，握笔而题道：

“巍巍阙里五云间，道德光华气蔚然。幸入宫墙依宇下，恍闻诗礼训庭前。朝怀东鲁三千里，夜梦南天十四年。此日抠衣亲拜舞，餘生栩栩乐无边。”

圣公见其振笔直书，有如宿构，字法秀劲，笔笔褚河南。圣公待其书完，忙接过讽咏，觉情文交至，于无可形容处形容出来，与历来名人所题另是一付杼柚，不觉赞不容口。文界谦逊了一会，走出殿除，从廊下穿去。圣公过去指点，这是诗礼堂，这是唐槐，文界讨过笔砚，就题诗礼堂：

“庭训亲承独立时，异闻何事叩吾师？相攸当日无他格，学礼闲来诵白圭。”

因在花笺上接题唐槐：

“采果唐槐气郁葱，羨他千载受春风。愿为一寸阶前草，长在尼山雨露中。”

圣公道：“观此诗可见亲翁仰止之极思矣。”因复领看桧树，文界复题：

“无枝无叶不轮囷，为爱当年手植人。一段烬馀三尺木，普天万古颂长春。”

圣公击节道：“如此出奇，何患枯寂？字字切合，真作手也。”因复谒颜子庙，题云：

“陋巷巍然在，终身好学功。千秋乐不改，万世教无穷。年尽希难老，家谁慕屡空，岂知庸玉汝，大造有神工。”

文界愈写愈高兴，圣公越看越佩服，道：“亲翁诸作突过前人，家学渊源自不消说，只是二氏祸兴，圣教晦塞已久，天生公相崇正辟邪，使后世复睹昌明之盛。而亲翁佳什，又实是足以表扬美富，就此数诗中有关盛衰之气运，自当冠诸前人题咏之上，什袭藏之。”文界愧谢不敢。

圣公携诗一同出来，带走带看，十分得意。回到内书房，用过午膳，圣公请文界随意歇息，告便入内，将诗递与李夫人观看。夫人自幼娴诗，接过花笺，逐首看来，爱其楷法秀劲，十分欢喜，

蛾青在旁不加赞语。夫人看完，特将诗礼堂一首反复吟玩，对圣公道：“文郎真有心人也，求婚之意已见于此，且与蛾青恰合，这是天缘巧凑，不可当面错过。”蛾青闻言避开房内。原来李夫人因自己无女，怕诗学没有传人，蛾青是圣公嫡堂兄女，聪敏机警，夫人爱如己出。九岁失恃，圣公领了过来，夫人尽心教训，到十四五岁，诗词居然成家。东阳长女为遗珠媳妇，夸奖文氏子孙博学高才，圣公夫妇久已倾倒，欲为蛾青择婿，只缘素臣子孙都是生下地就定了亲的，不好造次，要托全身为媒，未有机缘，此时见文畀绮年玉貌，愈切攀援，因借题诗以试其才。及李夫人见诗，结婚之意已决，圣公道：“夫人所见诚是，待我出去就与他说明，何如？”夫人道：“这却不妥，还是修书与我妹子，请妹丈作媒才是大方。此诗妙在引用南容，绝不牵强，彼又未知蛾青是咱们犹子，天然凑合，则求亲允亲均应出之有意无意之间，不如说我尤爱此诗，欲其另眷一通，不设花笺。彼必会意，出信物以书其上，不盟誓而有盟誓，然后托全家执柯，事无不谐。若当面讨婚，则彼此皆自轻矣。”

圣公点头称善，出对文畀说：“拙荆赞颂诸作，心悦诚服，尤爱此诗，礼堂一绝，深情缱绻，远胜千尺桃花，欲求亲翁眷写出来，日夕把玩，不知可否？”文畀觉其意，暗想：我若得婿蛾青，此诗固若左券，即祖父不允，亦说吟诗礼堂之作与婚姻无涉也。因便允许。圣公入内，命丫鬟送出笔墨注砚，却独少缣素。文畀暗忖：此亦有心，我连日厚枕，亦不可无以表意。因在贴身解下御赐双凤绣帕，楷写前诗，交丫鬟送进。圣公夫妇大喜道：“文郎真有心人也。”夫人兼爱绣帕，绣法既精，采头又好，自己进后房去交付，蛾青腼腆收受，私下去讽咏把玩不题。次日清晨，设席饯行，着家人随护，于十七日至桐城驿，赶上家眷。

隔晚十六日，跟随文骝等家将已回报：文骝追虎，文昇在道，俱无踪迹。把众人俱吓坏了，凤姐更是哭泣不止，道：“怎三个同年月日所生，两月内俱有分离之事？昇儿说廿四叔常梦虎，施郎常梦龙，自己常梦马，如今眼见两人都受龙虎之厄，昇儿不会骑马，亦必受马之祸矣！”蛟吟及子女委曲劝譬，才得收泪，打发家将多带家丁，重去分头查访。这日忽得文昇，真如从天而下，喜不可言，只愁一文骝了。当下重赏孔家来人，谆谢圣公夫妇，吩咐马夫缓缓而行。十八日，宿荏平。十九日，宿高唐州。二十日，宿恩县。二十一日，宿德州。每日止行六七十里，以待文骝，却绝无消息。家将家丁回报：在原路上四远山林、村镇及曲阜县城内城外都寻遍了，并没踪迹。大家重复着急，文骝、文彪、文骏、鹊姐尤切，忧心一夜，不曾合眼。

次日至景州驻宿，有王府官员在店守等，说廿四驸马爷现在王府。凤姐等俱大喜，各人心头一块大石落下，于是文凤、文鳌、文骝、文彪俱赴王府，一则看弟，一则去拜泾王。这泾王名祐樾，是陆太妃之子，因景王国除，分藩于此，系四位驸马之叔岳，原要去拜见的。是日下店甚早，到王府中日才过午，泾王同文骝出见，兄弟相逢，根问起来，方知其故。

那日文骝赶虎，紧赶紧走，慢赶慢走，一日一夜，至次日早晨，赶有五六百里，在南留智北边，赶入一大围场之中。文骝暗想：虎入围场，必难逃命，箭可得矣。因拍马加鞭，直赶进去。那知围场中都是一班女子，那虎已被众枪攒死，忽见男子跑入，便都发喊：“四面拦阻闲人的都往那里去了！”乱哄着来赶打文骝。文骝使起双锤，一面架隔，一面喝道：“丫头们休得动粗，那虎是我先射伤赶将来的。如今也不与你们争虎，只消还了我那枝箭就是了。”那些女兵都发忿起来，骂道：“瞎眼的死囚，这是什么所

在，敢于放肆开口骂人，不怕斫头的吗！”各执枪棒直裹上来，把文骠围在中间乱搠乱打。南边又跑来许多扎巾的男子，张弓搭箭，截住去路。文骠暗忖：这丫头怎当得起我一锤？若不施逞本事，又怕受伤，见西南枪箭丛密，东北人少，便直冲过去，恰好碰着一个少年女子，骑着白马，手执双刀，带几个女兵，从北而来，见文骠马到，便砍一刀，被文骠手起一锤将刀打落，轻舒猿臂提将过来，夹在肋下，登时把一围场的人都吓出魂来，喝道：“那死囚，这是郡主娘娘，你死也死不及了！”文骠猛吃一惊，欲待放下，又怕逃不出去，定一定心，想：既是郡主，这些男女必不敢放箭戳枪，我骑的是劣马，只要冲出阵去，撩下郡主，连夜逃跑，便可脱祸。因把铜锤插入腰间，提着郡主，望南甩舞出来。那些女兵内侍真个不敢施放枪箭，却恼了帐中一位王妃、两位公主，跨马持枪，直杀下来。王妃道：“反了，反了！若容这强盗白日劫了郡主去，还成个世界吗？拼着我这一块肉罢！”吩咐众人休顾郡主生死，只要捉住强盗，万刚千刀，替郡主报仇就是了。众人得令，并力上前，文骠着慌，仍把郡主夹在肋下，拔出铜锤招架枪箭，却当不起王妃公主俱甚勇猛，自己肋下夹着一人，只用得一臂之力，如何招架？抵死遮拦了一会，被那少年公主一股红绵套索，兜头套住，拉下马来。王妃急喊：“众人休放枪箭！如今是要顾郡主性命的了！”

文骠此时无奈，率性把郡主拦腰紧箍喊道：“我实不知是郡主，怕伤自己性命，以致冒犯到此地位，实顾不得了！我的性命便是郡主的性命，你们若用刀斧来斫，我只用力一箍，郡主就没命了！”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动手，郡主大哭道：“母亲，姑娘，休顾我性命！我受这强盗之辱，生不如死，只求剐这强盗，替我报仇就是了！”文骠面如土色，王妃垂泪沉吟。

只见众人齐喊：“王爷来了！”那王爷喘吁吁的下了马，向年长的公主说道：“妹子，怎这样世界有这等怪事？”一头说一头看文骠，即失惊道：“你是文骠马呀，怎做起强盗来？”王妃惊问：“是那个文骠马？”王爷指着幼年公主道：“便是侄女的骠马。文骠是素父末子，素父家教怎有这等败类？快些放手，这是要见驾的事，也不能便处置你的了。”那幼年公主羞得满面通红，急得满眼泪流，如飞奔回帐房。文骠把郡主放开，王妃、公主扶起，亦领入帐房。

文骠解去红棉套索，爬将起来，拂拭灰尘，向王爷深深一揖道：“叔岳大王在上，容侄婿一言。侄婿昨日自济宁起早进京，途遇猛虎，射中其腹，虎带箭而逃，是钦赐的金钹御箭，不敢失落，故直追至此，不知这围场内皆是女人，冒昧突入，被女兵鞭打。侄婿说：我不争虎，只须还我原箭。女兵不由分说，打骂交加，截住去路，要杀要砍。侄婿欲待动粗，怕伤女兵性命，若不动粗，又怕伤自己性命，正在两难，恰值郡主一刀砍来，侄婿将锤隔落，趁手提过，冲出围去，意在禁住众兵枪箭，得脱重围，便把郡主撇下。却不知是叔岳的围场，也不知所提者是叔岳的郡主，如今求推侄婿父兄薄面，情愿向郡主前叩头服罪，恕其无知冒犯。若一至驾前，则侄婿之罪或得见原于皇上，断不能见原于父兄。侄婿宁碎骨于叔岳尊前，不敢重祖母及父兄之怒也。”王爷问众女兵：“骠马爷这些话是真的吗？”众女兵知是文骠马，小公主又现在帐中，谁敢添言造语？内中还有小公主的宫女，一发害怕，便先承认，说“骠马爷的话句句是真的，”宫女也俱承认，但说那时若知道是骠马爷，宫女们便再不敢放肆了。王爷吩咐内监先送骠马爷至府，请白骠马陪着，寡人随后便来。内监去拾铜锤，却拿不起，两人共举，方抬了起来，满面失色，请文骠上马，簇拥而去。



王爷进帐房把文骝之言述了一遍，道：“寡人已问过，众宫女说句句是真，是他射伤的虎，只求还原箭，我们还不依，打骂交加，要斫要杀。他就明知是郡主，为一时免祸之计，也怪他不得，若告到皇上跟前，怕没有便宜讨得出来。他因怕动父兄之怒，情愿向郡主磕头服罪，郡主不便见他，令向贤妃前服礼，令宫女们磕头服罪以答之，把金钺御箭还了他，撇开这事罢。”王妃道：“妾身与姑娘俱在这里商量，没个法儿，妾身父母与姑娘翁姑合家性命俱是文老伯救的，他就有不是，也不便与他计较，况且还碍着皇上、两宫及侄女的分上。但只郡主执性，虽驸马不愿报仇，却以死自誓，说被文驸马提夹辮抱，断无面目偷生人世。郡主的执性是大王知道的，方才交给小公主先回府去委曲劝他，将来日子正长，如何防备得许多？看文驸马相貌武艺正是女儿对头，不忍伤女兵性命，存心仁厚可知，但已尚婚公主，堂堂郡主岂有为妾之礼？除了这法又难保郡主性命，这却是一件难处之事哩！”王爷道：“若提起素父，休说为郡主性命起见，便平白说与驸马为妾也报不来他的恩。单是贤妃的父母合家性命吗？寡人的父母合家性命，不是素父谁人能救？况唐尧二女曾共嫁一鰥，也不是行不得的事。现在素父之妾不是郡主吗！我们且回府看郡主之意若何，若决意轻生，便启知太妃再作计较罢了。”于是一齐回府，先摆宴款待文骝，王爷致谢：“适间不知原委，语言之间多有得罪。”文骝亦再三伏罪。

席散后，王爷进宫，王妃说郡主之意已定，不肯偷生。王爷因同大公主、王妃齐见太妃，启知此事。这太妃便是陆太妃，王爷便是泾王祐樨，王妃便是白玉麟之女，陪文骝的驸马便是玉麟之子白圭，年长公主便是太妃亲女、白圭之妻。太妃六十寿诞，婿女俱来庆祝，小公主亦奉天子之命而来。因太妃、玉麟习武，

故泾王妹妃俱娴武事，设此围场猎取禽兽，以致惹出这段事端。当下泾王复说：“若太妃娘娘许给此姻却也有天缘在内。文驸马于昨日在济宁起身，途中遇虎，怎今日就得赶至此地？那虎又岂有不向山野逃跑，肯反进围场送死，岂非天缘？”太妃道：“你岳父一家性命俱由素父保全，先帝幽禁木笼，全亏素父援救，其恩固大；即我老身，若非素父，至今一海岛中老嫗而已，以一女酬恩，岂为过耶？况公主德性宽洪，与孙女又极相好，文驸马现愿叩头伏罪，将来夫妇妻妾间自必和顺。孙女有七八位母姨，俱嫁文家，便不愁无人照拂。此天缘亦良缘也，当速令驸马作伐，不必迟疑。”泾王等遵命，即托白圭撮合，文驸道：“侄婿断无不从，但须皇上及家父作主，侄婿进京自必力求家兄转奏家父，皇上处则须叔岳奏知也。”白圭回复泾王，一面启奏，一面请太妃作札，通知皇妃、贵妃，便去恳求小公主，小公主含羞应允。至夜，复去排筵宴，款待娇客。岂知郡主转辗思量：在众人前受此大辱，即因旧恩，不思报复，岂可反事凶人？定了主意，捉空悬梁，竟行自缢。正是：

白虎初从围内死， 红鸾又向阁中亡。

### 总评

素臣一数，已将文施后事尽情透露，却并未于数外添设，而是日时又恰宜占得此数，此谓人巧极而天工错。

圣公问文界一段话，明为三人，总提立柱，妙以“似信不信也没答应”八字，圆虚而灵活之，镜花水月，无一痕迹可寻。

写文界不会骑马，细极，足极，亦趣极。人有人趣，马有马趣，各极其妙，如就盆饮水，踏翻水盆，连衣翻起，着惊而

跑，喜乃骤马，紧傍挨擦，闻嗅而行，竟踱进府，直入大堂，皆马趣也；由马走踱，替我拉开，满头是汗，紧扳鞍鞵，只怕要跌，喊不要打，两手紧捧，汗流满面，魂灵上身，板成一片，坐不下去，皆人趣也。窃恐顾虎头写生，未必有此笔笔添毫之技。

家人称“孩子”则听之，圣公称“小学生”则不悦，以家人不足较也，不特不足较，并不敢较，一较便恐打马，便致跌坏手脚，仍是写文界不会骑马也。

叙水盆一事，令众人发笑者，媚之也，恐其打马而即事以自解，并作孩语，以发其笑，非媚而何？此写怕打马之极致，则亦写不会骑马之极致也。

家人云“怎不识字”，文界云“何曾见甚匾对”，此写怕跌之极致，则亦写不会骑马之极致也。不特不见匾对是怕跌，即忽然想起亦是怕跌，否则一进城便有衍圣公在心，何至到其门尚不知，闻“公爷”而尚不知，直至说出“从古第一家”而后想起也。自文骅一去而刻刻怕跌，即入城而不知为曲阜之城，入府而不知为圣公之府矣。然则，“忽然想起”仍是写文界不会骑马之极致也。

问：文界任家人轻薄，绝口不提官位，亦是写怕跌，写不会骑马否？曰非也。文界秉素臣家教，自无以腐鼠严人之事，若因怕跌而不提，则平日必开口便提，而岂素父之子性哉！且文氏一家几具百官之富，自视区区一职如芥子，然非被“小学生”一激，亦必不“下官”“编修”脱口而出也，岂如乡里小儿，骤得一官即满口官腔者耶？

文骅入围场，若如乡里小儿，开口便吐官腔，则断无此一场大乱矣，亦由夙秉家教之故，以天子之婿、公相之子，至

死生急迫之时，犹绝口不提官阙。总缘平日沐浴观感无非重天伦、轻势位、笃至性、广仁术之善政善教，惻隐既切，羞恶复深，一提官阙便得罪父母、辱没家声，故直至泾王认出，方始求推薄面，且宁碎骨于王前，不敢重祖母父兄之怒。孟子曰“所恶有甚于死者”。此也。写素臣家教之严、之善，至此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文驩被擒，必用小公主红绵套索，随手涉趣之笔。

一提素臣，而王妃、泾王、太妃即无不百怨皆空者，德之感人如是，古人有黄河如带、泰山如砺之誓，惟素臣足以当之。

第一百四十三回 百世推恩侯伯子男递衍  
千秋异数君臣后妾同筵

小公主闻知，慌忙解救，幸未绝气。王妃姑嫂不消说赶来劝解，连大妃都进房譬说，郡主只是哭泣，太妃抱在怀中，一面替他拭泪，一面将素臣功德及有恩于先帝、有恩于己、有恩于玉麟一门，文驸马不知误犯处，再三开导。忽报王爷进来。王爷进房，便令王妃、大小公主避入后房。随后文驸肉袒负荆，进房跪在太妃跟前。太妃吃惊欲起，郡主含泪欲避，泾王阻住道：“文驸马闻孙女短见，说虽已救转，此恨未消，恐有后虑，情愿肉袒负荆，长跪受责，以赎前罪，以平孙女之气。太妃老年，文驸马既系臣子，又属孙行，但请安坐，勿放孙女迁避，以伸驸马之说，以全婚姻之好。”太妃如言安坐，将两腿夹住郡主，犹如两条铁片紧紧夹合，休想展动分毫，羞得郡主嫩脸泛出桃花，无地自容。文驸道：“卑人干犯郡主，罪无可恕，情有可原。卑人若知是郡主而敢于非礼，则其罪莫赎矣。彼时郡主戎装，未有贵介之饰；卑人仓卒，实有性命之忧，一时情急，遂致冒犯。若卑人知是郡主，郡主亦知是卑人，则两避之不暇，不特卑人不敢以手足相加，即郡主亦岂忍以钢刀见示？若不见原，不知误犯苦情，则王妃、公主之围杀文驸，俱可责言，而小公主之套索擒拿，更属无情之极致矣。迨后业知郡主而仍复提夹拑抱，则先虑为枪箭所伤，后恐为刀斧所杀，性命关头，实不暇为郡主计，只此一念，贪生怕死，是卑人实犯之罪，然亦不知为叔岳之女，白老伯之外孙女也。设使郡主易地处此，将引颈受戮耶，抑尚求生路耶？卑人自问：以天子之婿、

宰相之子，不争虎而但索原箭，有何大恶？而死囚、强盗，毒口交加，如刀枪箭矢，凶手并举，然并不稍存芥蒂者，以其失于不知也。同一不知，在卑人则毫无忿怼，在郡主则视若寇仇，恐亦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道也。男儿膝下有黄金，卑人岂肯屈辱至此？一念郡主受辱，非此无以平郡主之气；一念家传仁厚，即一草一木不忍毁伤，何况人命？故被女兵围杀，但只架隔，不敢行凶，恐虽得脱身而致有伤损也。若郡主因此轻生，则卑人之罪重若邱山，将何颜以见父母？惟望郡主大发慈心，将背负荆条拮之流血，以全郡主、卑人两条性命，则感且不朽。”郡主初时虽不思报复，而怨忿填胸，今见文驊分说明白，长跪请刑，把一腔怒气俱送入爪哇国去了，只得开口道：“驸马既如此说，便把前事一笔勾销。责打之说，再不须提，快请出房便了。”文驊道：“郡主若不赐责，卑人断不放心。”郡主沉吟道：“打是断断不敢，驸马请起，求赋一诗以见意罢了。”王爷便把文驊拉起，替他拔去荆条，穿好衣服，取过笔砚，令郡主出题。郡主指着画上两只鹤鹑，文驊道：“郡主犹以卑人为好勇斗狠之徒耶？”因据案疾书道：

“毋健，喙喙承悔。毋逞距，距招悔。斗宁胜，斗幸胜，  
致衅何以平情？曰思其名，在鹤知安，因鹑而醇，双栖  
不惊，泊然无争，以恬吾生。”

郡主看毕，见识破命题隐衷，兼以双栖无争，暗寓婚姻并妻妾和美之意，诗复一句一转，一转一奥，如古刀剑诸铭，暗暗称叹，但何肯自屈若此，得毋狂荡好色者邪？因与太妃耳语，即以文驊所言“男儿膝下有黄金”命题。文驊微笑，一挥而就：

“男儿膝下有黄金，红粉投缣耻抱衾。折槛肯垂强令项，读书曾薄长卿琴。芸生并育乾坤量，保赤如伤父母心。家教森严甘自屈，非关情浅与情深。”

郡主反复玩味，肃然起敬，将两诗送与泾王道：“父王快请驸马出外，女儿执兢兢之见，致辱君子，当于公主前百拜谢罪，此后再不敢萌轻生之见矣。”泾王大喜，将诗看了两遍，点首赞，交宫女送入后房，自陪文驸出外。王妃等争看那诗，啧啧叹赏，大公主道：“素父家教之善，驸马秉心之厚，此两诗尽之矣。”王妃道：“妾身恐驸马止精武艺，未娴文墨，观此两诗，何难突过其兄驾山集乎？”郡主进来，真个向小公主谢罪，小公主绯红两颊，一把拖住，到晚间一床睡下，私语道：“亏妹子两题探出心事，不然焉知非好勇斗狠、轻狂无检之徒耶？”次日，泾王令世子厚煖护送小公主回京，并令大公主同进京，委曲启奏天子及皇后、贵妃，只说驸马追虎误入围场，虎犯郡主，驸马脱郡主于虎口，郡主避男女之嫌，立誓终身不嫁，故为此权宜之计，小公主意见相同，惟求皇上矜全，破格允准。午膳后，泾王领文驸入见太妃、王妃，王妃细看文驸相貌秀而有威，丰神奕奕，越看越爱，缘围场初见系在忿怒之时，房中复见殊多黻黻之状，至此则人逢喜事，气色精神俱焕发出来，兼之冠带巍峨，容止安适，加以青眼相看，竟像改头换面一般，喜得王妃满心畅快，恨不得将女儿即与成婚，享受闺房之乐。太妃、泾王、王妃俱好武艺，叩其韬略，更是搔着痒处，将素臣心法次第发挥出来，三人闻所未闻，爱如活宝，都感激那猛虎为媒，一日一夜，从济宁直引入围场，成此美眷。

如此数日，计算家眷得到，便逐日差人至大店中打听。此日，文凤等至府，文驸腾起旛袍、自缙等事，照奏闻皇上之说，一一述知，文凤等俱向泾王深致不安道：“舍弟虽效微劳，何敢屈郡主为侧室？”泾王道：“小女与公主姊妹原无正侧之嫌，而与令嫂、令弟妇、九位母姨为妯娌，反是占了便宜也。”泾王命世子妃亲往店中，请各王妃、公主、郡主、夫人至府会亲，于是五公主、四王

妃、八白夫人俱赴王府，其余小辈公主及楚王、郡主等皆辞谢未赴。当日大排筵宴，泾王妃与亲姊妹阔别多年，一时见面，哭笑都有，单少一文鹏夫人在南，马王夫人在北，不然则玉麟所生十一女俱在一堂矣。郡主因有结亲一事，不肯出来，泾王妃道：“在座之客五位是堂姊，四位是堂嫂，只有八位是文家新亲，又俱是你姨母，有甚害羞？如何可以不出见呢？”郡主没法，只得腼腆出见。众人俱请见太妃，太妃欣然出见。公主、王妃俱行家庭之礼，八位白夫人要行君臣之礼，太妃阻住道：“大家只叙亲谊，若论起老身出身，当年在尊府也不知磕过尊翁尊堂许多头来，如今得以结成婚姻，僭作长亲，已是万分侥幸了。先帝性命都是你公公在木笼中救将出来，还敢把皇帝的势分来压伏你家吗？”于是略去君臣，但叙亲谊，内外筵宴，尽欢而散。

次日起身，于二十七日到京，凤姐告诉文施之事，文龙道：“施孙非横天之相，驸弟、昇儿既皆因虎、马得婚，则其常梦龙，亦必龙为之媒，况公公等皆如此说，自不妨事，当于四夷各馆留心访问。全表弟代昇儿作伐，现在修书将驸弟之事一并禀明父亲可也。”十一月内奉旨将泾王长女赐文驸为次妻。素臣字来，说“祖母甚喜与孔氏联姻，一口许下，可即为下定。驸弟之事，候圣旨定夺”等语。十二月，素臣得赐婚之旨，奏谢天子，谕文龙就近行聘。文龙请出大媒，向景州、曲阜两处关说。次年二月，分头行聘，自二月至四月，素臣孙奋、昇、判、制，皆尚婚皇孙女；孙女晚则皆尚婚皇孙；术、泮、籽、毕、耜、河、伊、湄八孙，皆娶玉麟孙女；侔、佑两孙女皆嫁玉麟之孙。二十八年二月，女媁出嫁楚府，子驸尚主。八月，复娶泾王郡主成婚。二十九年，孙甸、响、刚、保皆娶楚王孙女，别、椿、耘、畛皆娶玉麟孙女，籍、泌皆娶天生孙女，拴、楫皆娶长卿孙女，孙女畔、汾皆尚婚皇孙。三十年，孙浚、



阳、畦、剑俱尚婚皇孙女，松、耦俱娶楚王孙女，昇娶圣公女，癸、畴、泓、偶俱娶玉麟孙女，梗、畹俱娶全身孙女，穉、劓俱娶始升孙女，冲、倩俱娶东阳孙女，楠娶日月孙女，孙女前、伦俱尚婚皇孙曾孙，台、铭娶日月曾孙女。水夫人因铭儿成婚，想起文施，闷闷不悦，素臣道：“大约施郎已在外国缔姻，成婚久矣。孩儿前年曾梦施郎奉命婚期，孩儿梦中朦胧许其自主。因系梦寐之事，未敢妄奏，母亲请免愁烦。”水夫人惊异道：“我也梦有此事，亦因梦寐难凭，未曾提起，你若亦有此梦也便奇了。现在儿孙满堂，岂犹有不足意之处？缘是你嫡长曾孙，未免不能忘情耳。”母子说毕，也就丢过一边。

三十一年春间，天子已为水夫人庆祝百岁地步，于赐第旁东建公主郡主府二十一宅，以居凤、鳌、麒、彪、夔、驎六驂马，男畱、畀、黜、割、本、来、奋、异、判、制、浚、畅、畦、剑十五仪宾；西建百子府百宅，以居文、鹏等诸孙。将本宅正面照墙改建白矾石龙凤大牌坊一座，御题“上寿母仪”四字，坊柱上一联，“德媲周任”，“教同孟母”，东西“功高北斗”、“德重南山”两坊，亦俱改建白矾石龙蟠凤舞之式，大门上左右列二石坊，左曰“一堂六世”，右曰“百子千孙”，大门竖头匾额改题“天下第二世家”，赐联曰“盛朝辅弼功逾稷契伊周”、“圣道干城业过关闽濂洛”。在府第之后开一道长河，引入官河，于园内万松亭西设立水墙门，自水墙门上可直达京师张家湾码头。整整忙了一年方始完工。

次年，天子正月下诏：“为宣成太君赦天下一年田赋。”命皇太子监国，留文谊、文麟辅政，派刘健、谢迁扈驾，各部院翰詹科道监寺衙门点堂上一员随驾，文骠督左右翼副总兵，文寤、文长率兵五十名护卫，天子率皇后、贵妃于二月登泰山，燔柴祭天，望祀山川，肆觐东省巡抚。巡按布按两司及总兵官员咨问疾苦，存

养高年，省耕赐赉，百姓大悦。至阙里谒圣庙、圣林，心头口头俱有吟咏赞颂之意，吞吐不定，却苦于无处发墨落意，因问衍圣公：“南北衣冠至此拜谒者必多，自不乏长篇短什，以抒仰止之诚，其最佳者可还记得一两首吗？”圣公道：“文人墨士题咏极多，既不敢涂抹墙壁，又未便投赠小臣，故虽有佳作无从而知。有地方大吏、过往朝绅通刺及臣随同赴谒者亦多，含意未伸，间有所题，因非传作，事过辄忘，未能记忆。惟臣婿文界曾题数诗，颇合风雅，尝朝夕把玩，故至今不忘于心，可否录出以呈览？”天子道：“文界所作，自必佳胜，可即录呈。”圣公恐天子题咏，一切文房俱备下的，立时把文界所题七首诗写出呈上，天子逐首看完，啧啧叹赏道：“此可与其叔驾山集并驱矣。朕欲颂扬圣德而苦于无从落笔，故欲见一二佳作以开发朕意，今见此诗，复如见崔颢之黄鹤楼诗，阁笔不能道一字矣。卿何幸得此快婿也耶？”圣公伏地谢道：“文界何敢仰承圣谕，崔颢诗才迥逊李白，即黄鹤楼诗亦一时兴会耳。”天子命内侍扶起，笑道：“卿犹袭于俗说，朕非奉素父之教，亦未知黄鹤楼诗之妙也。”是日遍召孔氏子孙，生员执事官以上各赏白金缎疋，赠衍圣公冠带蟒衣全副、白金千两，曲阜知县冠服一袭、白金百两。三月中，至凤阳谒祖陵。四月，至留都，朝见南部院诸臣，命南工部尚书文鹏先回吴江，止素臣勿远迎。渡江于中流，幸金、焦。是时，风不鸣条，江如匹练，遂由大江直抵江阴，泊申港，谒季子墓，由无锡抵姑苏。古心、素臣率子孙至浒墅迎驾，随幸虎阜。虎阜佛寺已改为紫阳书院，山长即致仕礼部尚书文雷，领百生徒迎接，天子见文雷精神矍铄，道貌巍然，各生徒皆雍容踰济，满面诗书之气，且所至百姓淳朴，盖藏丰盈，山村水坞，入耳皆诵读纺织之声，触目皆衣冠襍、襖之象，老民老妇携杖迎观者俱有欢然自得之乐，满心畅遂，谓文雷道：“朕一路所见

如是，非君家素父曷克至此？先生得如此贤阮，顾不乐耶？”文雷顿首谢。天子赐蟒衣一袭、玉带一围，诸生徒每人绶二疋。次日，舟抵阊门。水夫人率诸媳来迎，奉旨免朝，皇后、贵妃接入凤舰中，握手慰劳，欢洽无比。小公主及郡主俱拜见祖姑，诸姑于舟中赐宴。天子同观水、古心、素臣等幸范文正公祠墓，登天平莲华诸山，于五月初一日至吴江。吴江不设行宫，即驻蹕新建公主府中。水夫人率子媳等朝见过，天子、后妃即幸素臣府第。水夫人迎驾，天子止勿拜，曰：“就见百年，若更劳礼，非优老之意也。”古心、素臣率诸男子朝见天子，飨天子于补衮堂。阮氏田氏率诸女子朝见皇后贵妃，飨后妃于安乐窝。天子问：“二十六年以前，素父子孙俱有名籍在宫，自二十七年至今复添丁若干？”素臣道：“臣亦不能悉记，有册可稽，伏陈御览。”天子看时：

长子龙，田氏出，妻东方氏，妾钱氏。子十；孙二十八；曾孙一；女三，男、畹、畹；孙女六，簪、旃、钗、钏、旒、剪。

长孙甲，东方氏出；次由，钱氏出；男，东方氏出；畹，东方氏出；略，钱氏出；奋，东方氏出；甸，东方氏出；哟，钱氏出；畀，东方氏出；畹，钱氏出。

长曾孙施，甲出；铭，由出；旃，男出；旋，甲出；鉴，由出；于，男出；旗，甲出；锦，由出；旌，男出；旒，甲出；铗，由出；旄，男出；族，畹出；钧，略出；旃，畹出；钰，略出；旂，畹出；镶，略出；旅，奋出；旃，畹出；铗，略出；旒，奋出；旌，甸出；钰，哟出；旒，甸出；铗，哟出；旒，畹出；铗，哟出。

云孙祐，铭出。

二子麟，田氏出，妻白氏。子六，孙十五，女四，富、畔、畹、

𪚗。

孙畱、畱、畱、异、畦、画。

曾孙畱，畱出；哲，畱出；皆，畱出；皞，畱出；皞，畱出；畱，畱出；皂，畱出；早，畱出；兑，畱出；盱，异出；的，畱出；泉，畱出；冢，畱出；畱，异出；百，畦出。

三子凤，刘氏出，尚长主。子五；孙十四；女三，刂、刂、前；孙女一，因。

孙刂、刂、判、刚、刂。

曾孙国，刂出；回，刂出；目，刂出；囿，判出；凶，刂出；目，刂出；圃，判出；囿，刂出；园，刂出；囿，判出；囿，刚出；囿，刂出；囚，判出；困，刚出。

四子鹏，沈氏出，妻白氏。子五；孙十五；女三，沅、汾、沚；孙女一，娥。

孙池、汜、沉、泮、浚。

曾孙皓，池出；汾，池出；铃，汜出；皞，沉出；毗，池出；皋，汜出；皞，沉出；毗，池出；皞，汜出；昧，沉出；皞，泮出；毛，汜出；吟，沉出；泮，泮出；畦，浚出。

五子鳌，任氏出，尚次主。子五；孙十三；女三，侖、估、伦；孙女一，圆。

孙仕、仲、佐、休、信。

曾孙圉，仕出；困，仕出；困，仲出；圉，佐出；困，仕出；固，仲出；圉，佐出；困，仕出；圉，仲出；困，仕出；圉，仲出；圉，佐出；固，休出。

六子鹤，刘氏出，妻白氏。子五；孙八；女二，副、副。

孙割、制、刂、剑、剔。

曾孙皞，割出；韶，割出；皖，制出；颀，列出；皞，割出；皞，制出；晴，列出；唯，剑出。

七子犀，林氏出，妻白氏。子五；孙八；女二，杏、杭。

孙本、术、椿、松、桥。

曾孙暘，本出；暘，本出；暘，术出；曙，椿出；暘，本出；皞，术出；唯，椿出；暘，松出。

八子驥，未氏出，尚楚主。子五；孙八；女二，暘、鞋。

孙末、籽、耘、耦、稊。

曾孙囿，末出；囿，末出；圃，籽出；圃，耘出；圃，末出；圃，籽出；囿，耘出；圃，耦出。

九子虎，田氏出，妻东方氏。子五；孙五；女一，岱。

孙毕、界、畴、隰、峻。

曾孙旒，毕出；旒，界出；旒，毕出；旒界出；旒，畴出。

十子骐，未氏出，尚三主。子五；孙五；女一，被。

孙耜、藉、耨。

曾孙囿，耜出；圃，藉出；圃，耜出；圃，藉出；圃，耨出。

十一子鹰，沈氏出，妻白氏。子五；孙五；女一，沼。

孙河、泌、泓、沆、洋。

曾孙曠，河出；曠，泌出；曠，河出；曠，泌出；曠，泓出。

十二子鯉，任氏出，妻白氏。子五；孙五；女一，供。

孙伊、佺、僂、徠、仟。

曾孙晓，伊出；僂，佺出；晓，伊出；晓，佺出；晓，僂出。

十三子豹，林氏出，妻白氏。子五；孙五；女一，梓。

孙楣、楫、榷、杈、枹。

曾孙矇，楣出；皦，楫出；暖，楣出；曜，楫出；矇，榷出。

十四子彪，田氏出，尚四主。子五；孙一；女一，疆。

孙眺、番、矇、眈、眈。

曾孙圉，眺出。

十五子骏，未氏出，尚楚主。子五；孙一；女一，释。

孙穉、鞮、縻、棘、稭。

曾孙圃，穉出。

十六子鹭，刘氏出，妻洪氏。子五；孙一；女一，斲。

孙劓、劓、剝、劓、劓。

曾孙黄，劓出。

十七子鵠，沈氏出，妻白氏。子五；孙一；女一，澣。

孙冲、沛、涪、汭、汲。

曾孙，冲出。

十八子鼈，任氏出，妻白氏。子五；孙一；女一，俐。

孙倩、健、伟、僂、儂。

曾孙哂，倩出。

十九子猊，林氏出，妻龙氏。子五；孙一；女一，桐。

孙楠、檀、枿、樛、椽。

曾孙宠，楠出。

二十子獬，田氏出，妻洪氏。子四；女一，颀。

孙豨、磷、瞳、瞿。

二十一子隼，沈氏出，妻全氏。子四；女一，澣。

孙法、沔、沃、渥。

二十二子虬，任氏出，妻龙氏。子四；女一，倍。

孙传、保、侍、使。

二十三子夔，林氏出，尚五主。子四；女一，祉。

孙梅、梧、檟、梓。

二十四子驩，未氏出，尚六主。次妻泾王郡主。子三；女一，綸，郡主出。

孙稜，公主出；粹，郡主出；楊，公主出。

天子看完，将宫册细对，道：“素父又添九孙男、九孙女、九十六曾孙、六曾孙女、一云孙矣！”顾谓刘健、谢迁道：“吏部拟随驾名单，朕独将大理寺正卿改派少卿洪相，詹事府正詹改派少詹皇甫，留者一以便其庆祝，遂亲故之情；一以证五十年前之事也。成化六年，朕在青宫为素父演《满床笏》，以素父子孙必多于汾阳，此两卿之父所共闻者。然彼时亦不能料其盛之至于此极也。今已至三百三十九丁矣，至百岁何难千丁耶？此固由辟除佛老，去万世之杀机；亦由素父家教，非经期不同房，知有孕不同房，虽值经期而雷电风雨严寒溽暑不同房，国忌不同房，父母疾病不同房，其良法美意有以致之也。朕未会素父，不知禁忌，止得太子一人，而疾病缠绵垂危者屡屡；幸而获免后，奉素父之教，渐守渐固，并令子孙皆守之，今且孙曾绕膝，合男女而计，已九十丁矣，悉皆痘疹稀疏，无疾病夭札之事。古人之所谓寡欲多男者，岂不信哉！素父二十四子，除有职外，已俱封侯；诸孙除有职，降一等为伯；曾孙降子，云孙降男，自仍孙以下，隼二十四子之数，袭二十四男爵，与镇国、卫圣两公，吴江、镇泽、平倭、靖番四伯，各由嫡长世袭罔替，扶桑、日本两国，乌斯各藏，则以武勇威望者遥领之可也。”素臣力辞不获。当即降旨，行在内阁，将素臣诸孙俱封百岁伯，曾孙俱封百岁子，云孙封百岁男，诸孙无封者俱赐县君

冠服，曾孙女无封者俱赐乡君冠服，命行在各部制诰命冠带，限三日缴给；赐古心孙曾无职者国子生，赐诸孙女、曾孙女无封者八品服，俾庆寿时无一白衣。是日，天子与素臣在外叙阔别之情，皇后、贵妃与水夫人等在内叙相思之况，直至深更方列炬灯送至公主府安息。水夫人因天子、后妃驻蹕旁宅，不敢居正寝，与田氏、红豆俱避居侧楼。古心、素臣陪刘健、谢迁居公主府门厅扈驾。

天子定于初二日幸浴日园赏玩四灵；初三日幸水夫人等生祠；初四日幸安乐窝，请水夫人讲书一章，君臣煮茗谈心；初五日庆祝百岁寿诞；初六日休息一日，听随驾及南都各官庆祝；初七日回銮。次日，素臣设宴北山、湖心两亭，天子、后妃入园，至初览亭，麟、凤、龟、龙俱来朝见，飞舞鸣跃，鸟兽鱼鳖唼喋缙蛮，如奏箫韶，如舞干羽，那只梅花神鹿更驯扰帝足，呦呦和鸣，挥之不去，天颜大悦。各处游览毕，命将北山亭筵席并设湖心亭，谓素臣曰：“君臣骨肉如朕与素父者，从古所无。素父诸夫人及皇后、贵妃皆年逾耆老，唯未夫人未满六十而久在宫闈，皇后、贵妃患难之中即与素父日夕周旋，而素父又年将及耄矣，尚有何男女嫌疑，存形骸之见耶？朕与后妃三席南面，太君一席北面，素父一席西面，六位夫人三席东面，小驸马坐素父席旁，小公主、郡主坐太君旁，以为臣飨君，亦可以为婚姻宴会，亦可以为骨肉家宴，亦无不可。自此起至初七日起行，凡有宴会，皆如此礼，以见君臣鱼水，千载之一时也。”水夫人恐重违天子意，命素臣遵旨设席。天子于席间谓水夫人道：“朕之得见太君者屡矣，皆未得叙坐细谈。朕之私衷，实以母事太君，今日之宴当若家庭骨肉之相叙，朕固欲闻太君及各夫人警欬，即皇后、贵妃亦不妨与素父相问答，叙述生平，朕且乐得而闻之也。请自朕始，先与太君及诸



夫人相问答，然后后妃与素父相问答，务期无隐，以慰朕心。太君一生所乐者孔颜之乐，不问可知，独请问自少及今所处之境快心者几何？其中复以何境遇为最乐？乞道其详。”水夫人起立，天子慌忙止住，因敛衽而道：“蒙皇上降心垂询，恩同覆载，即儿女之私亦得上达天听，不敢自嫌其褻。臣妾自于归后，见先臣继洙积学励行，有穷则独善、达则兼善之志，窃以妇人终身所从者惟夫与子，遇人不淑，终身之戚。幸先臣尊德乐义，与妾同志，无事脱簪之谏，不烦断机之劝，此时私心实深庆幸。及生两子，质虽中人，性俱和顺，长而率教，心复幸之。迨文白狂言致祸，闻皇上爱护之深，赐予之厚，彼时国师、司礼势焰方张，臣妾为社稷民生起见，日夕如履春冰，及闻皇上幼年明圣，知国本既固，杞忧可释，其乐无涯。嗣后，赈丰城饥民、平广西苗獠、诛逆藩而出皇上于险、擒逆竖而迎先帝回銮，北靖胡氛、南清倭乱、兴利除弊，遂致升平，无一非乐境也。臣妾在涿州忽得女遗珠，其事虽细而出于意外，儿女私情亦有喜而不寐者。若夫生平所最乐，则莫如辟除佛老，去千古之大害，开万世之太平矣。古之志除佛老者，代不乏人，唐有傅奕、韩愈，宋有司马、程、朱，皆未遇一德之君，以致空言无补，文白遭逢圣主，遂使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念及于此，能不为天下万世感激皇恩永永无极哉！”天子道：“太君所言处境之乐，除得大家一事为一人之私乐，其余皆尽妻道、母道、臣道。圣贤已溺己饥，一夫不获时予之辜之道。松柏不产于培塿，明珠必毓于深渊。非太君之盛德，曷克笃生素父，以成此不朽之盛业耶？至太君以素父之功归于朕，而不知其原，则仍由于素父也。朕自总角即受老佛之教，知二氏为异端，而见之不真，未敢有攘斥之意。成化六年，承素父剖晰邪正，如别黑白，顿觉此心开明，时于太皇太后前微露攘斥之意，太皇太后以恶由僧道不由佛老，

即僧道内亦有善有恶，何可妄议辟除？朕深信太皇太后贤明，兼以自幼卵育教训，未敢违逆圣意。至成化十年，为妖僧道所困，太皇太后被素父一席话提醒，此心登时弃邪归正；难平后，即遣去剃度女僧，拆毁佛殿，焚灭经像，日取经书玩味，体认圣贤心理，印证素父所言，愈悔从前溺惑，便时以攘斥佛老为念，与朕同志其事，方得施行。若太皇太后非遇素父，犹信佛老，则朕虽有攘斥之念亦屈而不能遽行，宫中女僧、佛殿、经像即不敢除，何能通行薄海内外，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哉？朕非素父，不能与素父同志；太皇太后非素父，不能与朕同志，其原不皆由于素父也耶？”天子说到那里，不觉双泪潸然而下，皇后、贵妃俱吃惊。正是：

有乐而哀情若反，    抚今追昔想当然。

### 总评

文骝肉袒负荆，几于无耻，而一说本意，令人赞叹无穷。写素臣家教森严，固已透顶，而民胞物与之量亦和盘托出也。郡主一死则文骝无颜复见父母，实有所恶有甚于死之念，姑曰“全郡主、卑人两条性命”，岂一死一低之谓耶？

文骝负荆一段，陈说其非好勇斗狠，轻狂无检，实为家传仁厚，一草一木不忍毁伤，已洞若观火，何待两诗而始见哉？此见诗之感人性情最为深切。两诗别无他意，不过复述一遍耳，而反复玩味，即肃然起敬，甘以百拜谢罪，与空空陈说一段话头者感触悬殊，故曰：诗可以兴。

素臣二十四子，其特笔表写者，文龙以外，止麟、凤、鹏、鳌四人，鹤、犀而下即无一出笔表之者。何独表其末子？曰：文龙等五人，其末子骝者其尾，表首尾以包其中间，此定

法也。若但于中间抽举一二人，便成挂漏。或问如所说，则于孙何独表一甲？于曾何独表一施？于云何独表一弼？皆有首而无尾？且于孙又何独抽一昇？适如挂漏之谓耶？曰：此又举一以例其余之法，非可执一也。至文昇则与驩、施同年月日所生，既表驩、施，不兼表昇，则削色特甚，故以三人合传法，牵连表之。文施上天在南，以家人驰报穿插成文，而驩、昇失路即在此时，是以三梦之应作一提掇。迨后凤姐云“怎三个同年月日所生”云云，文龙云“驩弟昇儿既皆因虎马得婚”云云，处处牵连三人，作合传也。于子则表六人，于孙则表二人，于曾云只但表一人，此又亲尽则祧，渐远渐降，一定之理。

太妃云“当年在尊府不知磕过许多头”，与前回海岛中一老嫗之说，同是不讳出身微贱，而此尤卑屈，如此方能为帝妃，为王母。量大者福亦大也。乡里小儿，暴得富贵即讳言贫贱时削色落采事，有人提及辄面红颈赤，甚者乃更致怨，其富贵必小，必不久。量小者福必小也。铁丐每不自讳，可与太妃匹体，故亦贵至都督，富有各岛。

以未滿八十三人，而子孙多至三百三十餘丁，誠为仅事。然细按之，不过每人生五丁、六丁至八丁止耳。惟文龙有妾，而又居长，文麟孛生三男二女，方有十丁，此之谓奇而不诡于正。

回应解黄鹤楼诗，不正应而旁应，不实应而虚应，便觉一片空灵，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匣中之剑，帷中之灯。宜僚弄丸、公孙舞剑，超超元箸，妙手空空。

五世封爵，臣后同筵，恩礼之隆，旷古所无，皆归于辟除佛老，则泰然安之而不忧其蹶，故君臣后妾共言乐事，而皆

以辟除为非也。水夫人归之天子，天子仍归之素臣，则亦如风谣所云“圣主得贤臣”而已。

## 第一百四十四回 二老来归君臣同乐 双翎未展母后俱惊

天子慌忙拭泪道：“提及太皇太后不觉感伤，倘得同宴此亭，其乐当何如哉？”水夫人回念旧恩亦潸然泪下，天子谢道：“今日欲得太君之欢，乃反致太君之感，朕之罪也。”水夫人亦连忙拭泪。天子遂问田氏处境之乐，田氏敛衽起立，天子忙止住道：“朕已说明，不可拘礼，自后各夫人凡有陈答俱勿起身，但敛衽足矣。”田氏只得坐下回奏道：“夫有同心，子犹率教，赈饥、平寇、致治、辟邪，一切乐境皆如妾姑，惟妾夫致祸，未免惊心，即闻皇上贤明，实亦忧喜相半，不能如妾姑之乐天知命也。此外，则见母子不意，而慰十载乌私；忧姑之垂危，而得三尺瑞雪，皆喜而不寐者也。”天子赞道：“忧喜相半，此至情也，实陈无隐，是谓勿欺。太君之乐天知命则孔子所谓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岂可概之大贤以下哉！”复问红豆，红豆敛衽道：“臣妾之乐俱如镇国夫人田氏，惟丰城赈饥未得身历，幼失怙恃，莫遂乌私耳。此外则妾夫受蛊而侥幸得生，一乐也，其乐大；奉旨赐婚、得见妾姊鸾吹，亦一乐也，其乐小，大小虽殊而各当其时，则皆有喜而不寐者，敢以实陈。”天子道：“旨哉，卫圣夫人之善言情也！乐有大小而各当其时，则同一致耳。”因问璇姑，璇姑敛衽奏道：“臣妾处境之乐皆如妾主母田氏，惟父母久亡而不得见耳。此外则避祸于连宅，劝连城反邪归正；被劫于靳逆，遇贵妃，志合情投；赐环于丰城，感主姑仁育义正，皆乐境也。主母田氏、未氏皆以得事贤姑为至乐，仓卒奏对，未及并陈，合并奏明。”天子大喜道：“太君之门以

夫人为传道之器，洵不诬也。劝连城，以善及人也；遇贵妃，善与人同也；感贤姑，时雨化之也。而且称主母以正名分，代陈情以决嫌疑，孔子云：‘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诘不信哉？”因及素娥，素娥道：“臣妾之乐亦同刘氏，特无劝善之雅，未克遭遇贵妃耳。臣妾幼失父母，止一兄遭戍广西，不知生死。后妾夫主自广而归，忽得妾兄嫂之信，此时私心亦尝喜而不寐，此外更无足为皇上陈者矣。”天子点点头。次及湘灵，湘灵道：“臣妾之乐悉同沈氏，惟沈氏有兄而以见兄为喜，臣妾无弟而以生弟为喜，其乐在同异之间耳。”天子笑道：“同异之间乃诗情也。”因复问天渊，天渊道：“臣妾之乐悉同任氏，惟性耽武事，兼爱数学，夫主不特德足刑于，而武勇天授，数学通神，奉为师资，遂克长益，是亦臣妾之乐境也。”天子道：“由此而推，则卫圣夫人之喜文、玃衡夫人之喜算、素灵夫人之喜医、敏慧夫人之喜诗，而皆得素父之真传，宁有不乐者乎？特该于得贤夫之乐而未析言之耳。且朕以得臣素父为乐，皇后、贵妃以朕之得臣素父为乐，举朝以得友素父、事素父为乐，天下以得相素父为乐，万世以得除大害于素父为乐，是素父一人乃众乐之宗也，共奉素父三爵，合席俱陪一爵。太君为乐母，皇后代朕亲奉一爵。”

各饮酒毕，水夫人率诸媳遵旨问天子一生乐境，天子道：“朕之乐在得素父，其大纲也，析其目而论其尤者，则清宁被困而素父从天而下，遂平逆藩，此一大乐也；上皇被胁而素父泛海而出，遂诛逆竖，此一大乐也；天下既宁而素父自牖而纳，遂除佛老，此一大乐也。在太君、素父及诸夫人，自以除佛老为最乐，而朕于死生呼吸时得有已隳之庙社，想望俱绝时得见太上之天颜，其乐盖与除佛老等，此则朕一人之私也。”水夫人道：“宁亲亲而仁，民性中自有差等，虽私而实公也，皇上之乐自应以解清宁之围、出

上皇于险，为最乐矣。”天子拱手道：“诚如太君明训。”复令皇后、贵妃与素臣问答。

皇后、贵妃遂同询素臣一生乐事，素臣道：“臣之乐与臣母略同，臣母乐在夫子，臣乐在父母；臣母乐得意外之女，臣乐得意外之妹，其余悉同臣母之乐，而亦以佛老之得除为至乐。此外，则遭际太皇太后，圣心开悟，崇正辟邪，不为妖法所慑，劝说龙生夫妇一嫁一娶，不绝英雄之祀，赠宝刀而诛凶有器，活金碗而探密有人，得黄马而赴远有力，揽豪杰而得臂指之助，剪羽翼而衰叛逆之势，辨邪正而破达士之迷，论经史而广同人之益，剖冤抑而明贞妇之心，焚庙宇而绝邪神之迹，亦时时得有乐境也。臣敢遵皇上圣旨，请问皇后殿下之乐。”皇后道：“本宫之乐与皇上同，而天性之爱则素父疗太子之病，而回生起死、切肤之灾则素父授皇上以笔而镇心辟邪，此二事者亦乐境也。”素臣复请问贵妃，贵妃道：“本宫之乐亦同皇上，而遇同心之姊妹，其臭如兰，此一乐也；逢国手之神医，怪病若失，亦一乐也。”天子道：“据皇后、贵妃所言，即各人之私乐亦多由素父，朕谓素父为众乐之宗，岂虚语哉？所不乐者，计惟老聃、释迦、凶藩、逆寺及诸徒党耳，而僧道之还俗者、胁从之放赦者，即无不歌咏太平，含哺自乐。素父诚众乐之宗，太君诚乐母也。其复奉素父三爵，太君一爵，朕与后妃等如前贺陪。”素臣力辞不获。

合席饮毕，天子复问水夫人道：“太君一生乐事，朕既得闻命矣，请问自揣生平亦有如管宁所云‘一日科头，三朝宴起’，为太君所未适于中而欲内讼者乎？”水夫人道：“女子当秉内，则鸡鸣盥漱，栉纒笄总，何敢有科头宴起之事？臣妾所自讼者一事，所欲陈者一事，敬为皇上言之。昔年避难丰城，妾子文白远戍辽东，妾庶媳沈氏、任氏聘而未娶，忽闻诏选秀女，遑遽无策，误听

长媳阮氏之言，令次媳田氏改装双娶，彼时惕息如坠冰渊，此后惭惶，时怀踟躇，以似属权宜而实邻欺罔，此终身自讼之一端也。至所欲陈者，前蒙皇上天恩，以未氏赐文白为妻，因未氏实有恩于臣子，而彼时赐姓，俨属天潢，君命私情两难违逆，加以次媳田氏感恩固劝，致有迁就之事，实违礼教之常，嗣经皇上改定礼制，特旨令未氏、林氏皆从本姓，以杜乱宗，而并妻之嫌尚未改正，未氏虽屡向臣妾陈情，欲退居林氏之下，妾以君命所在，未敢擅主。夫并妻匹嫡，礼教所严，齐桓霸主尚能申明其禁，今世跻上理，岂宜反循叔季之习？伏祈皇上俯赐更正，臣妾幸甚，礼教幸甚。”天子道：“采选之事乃奉行者之过，皇上岂肯夺臣子已聘之妻妾哉？权宜改装，似邻欺罔，而实免君父之过，权而合于经者也。至并妻一事，乃朕之过也，其自今日始，未夫人即退居忠勇夫人下，可改封恭让太夫人，田夫人可进封镇国卫圣太夫人。”田氏、红豆俱出席谢恩，红豆并乞将文骥卫圣公世袭改归文麟，天子准奏，称叹不已。是日，红豆即撤席，与湘灵、天渊同席，让田氏专席。

席罢，天子、后妃轮流于香泉坐汤，见紫芝石室中一只大建盆内植着那本神芝比前更高大一倍，啧啧叹赏。芝固天下第一神芝，泉亦天下第一温泉，琼岛紫芝、易州汤泉，迥不如也。

初三日，驾幸水夫人生祠。是时，前殿已塑文龙等二十四子浑身，中殿独素臣浑身，后殿中间水夫人浑身，东间田氏等六夫人浑身，西间独凤姐、蛟吟两位夫人浑身。天子、后妃看像复看水夫人等，俱赞塑像者为名手，天子细看，各像俱可移动，令宫女将红豆一像移于天渊之下，谓红豆曰：“此以成夫人之让德耳。”回至公主府，设宴款待水夫人等，仍如昨日坐位。席间，天子问水夫人现在有无不如意之事，水夫人道：“臣妾欣逢圣世，恩宠优



渥，仰荷天庥，子孙蕃衍，岂犹有所缺望？独妾弟水云，虽蒙皇上天恩，赐号冲靖，而生死未卜，有无后嗣俱不可知，常一念及即为惘然；云孙文施亦未知存亡，此二事者稍为不如意耳。”天子道：“文施福相，且据大学士奏称素父与林、未两夫人俱卜得吉数，还珠有日；独冲靖先生为可念耳。朕有母舅，亦不知存亡，计其年亦几耄矣，七十已古稀，况耄年耶？太君全德，宜享全福，或犹有望；朕则广为搜访，均属冒名，徒乱人意，乃真无见舅之日耳。”

正说不了，门上传奏：有两个白眉老人要求见万岁及太师爷。天子心动道：“岂即朕与太君所念之两人耶？天下事固未可知也。”忙同素臣出至大厅，传二老人入见。二老朝见时即陈奏一名水云、一名纪恩，天子心头突突跳荡，赐坐于旁，先令纪恩细陈，纪恩道：“臣避世洞庭湖中，钓鱼为业，三十年前得交渔父水云，久而知为隐士，因得同志，交好遂笃。后沐圣泽，风不鸣条，水不扬波，无惊涛之恐者二十年，盖将老于渔钓矣。今岁春间，水云闻皇上为其姊庆祝百岁，忽动归思，臣因久交，不能为别，遂与细商：巢父、许由之事，荒远无稽；后世隐逸之伦，皆以避世乱耳。当今世道昌明，龟龙麟凤异类皆知覲光，绝域遐荒外夷皆知就日，而近在版图之内，同此血气，心知独无尊亲之感，实属冥顽不灵。况闻皇上数十年殷勤求访圣母之弟，臣知有姊入宫，迹颇相类，藉此一覲天颜，倘得仰慰圣心，亦足将野人芹曝之意，兼慕公相功德之崇，古今无匹。水云复述其姊学识几于女中之圣，遂并动识荆之念，故结伴而来耳。”

天子道：“圣母生年月日、音容笑貌及入宫始末，因屡经奸人冒认，久已传播，老人有何确切凭据使朕不疑？”纪恩道：“臣姊入宫，臣只五龄，一切生年月日、音容笑貌俱不能记忆，惟邻妪以臣为姓纪，世居贺县，父为土官，有姊被俘入宫，与明诏相合。而臣

姊被兵时，匿臣于厕，以香囊佩臣裤带，则臣所能记忆者。臣亦不敢必圣母之果为臣姊，但不敢如奸人之冒李为纪耳。”天子惊喜道：“汝囊犹在耶，曾否带来？”纪恩于贴胸解出香囊，呈上道：“此臣姊遗念，臣终身佩之，何敢遗失？”天子一见，泪即续续下，急在胸前解出香囊比对，花式一毫无二，径起抱持，大哭道：“不意今日得见真舅也！”纪恩跪地，亦持帝足而泣。天子扶起，命将纪恩之座移近御座旁，谓素臣曰：“昔年李旺、李贵、韦父成等重叠冒认，皆不言置厕及佩囊事，此惟朕及太皇太后两人知之耳。朕昔谓宁受百欺，冀获一是。故于彼不言置厕及无囊者，亦恐其幼而遗忘，不敢遽疑，迨至攻讦败露，始知其伪。今吾舅指事既真，佩囊复合，宁复虞其伪耶？”水云道：“纪恩与臣交三十年，深知其人尘视轩冕，若有希荣冒泽之念亦不待今日始来陈奏矣。”

天子点头，谓素臣：“朕舅与素父之舅同志相契，其贤可知。前欲得不贤之舅而不可得，今得舅而且得贤舅，何乐如之？昨与太君等互言乐境，今太君、素父与朕各加一乐矣！素父与舅宜不认识者，何不抱持一泣乎？”素臣道：“臣别舅已六十馀年，须发容颜俱异昔时，未能全识，惟炯炯青瞳与臣母无异；且臣舅非比元舅，有可假冒，因在御前，不敢失仪，喜极涕零，已从腹中点滴而下矣！”天子问二人年纪，子孙若干，现在何处？二人陈奏：纪恩只八十一岁，水云已八十九岁；纪恩有一子二孙一孙女，水云无子而有四孙，俱在舟中。天子亲封纪恩为庆元伯，袭端僖公爵，即赐居迎思里韦父成原赐府第，一子为锦衣卫同知，二孙俱为千户，一孙女赐乡君品服，诏行在各部赶制诰命冠服。令纪恩率子孙孙女入见皇后、贵妃。欲赐水云官职，坚辞不受，因以吴凤元宅给赐，赐四孙入国子监读书，令素臣陪至镇国府见水夫人。水夫人等俱辞后妃回府，老年姊弟重逢，水夫人喜极，泪

下沾襟，古心、素臣拜见亦泪涔涔下，田氏诸媳率同合府眷属拜见水云，接水云四孙至府，设席欢宴。

次日，天子除去讲书茗战前旨，复宴纪恩三世于公主府。水夫人复宴五湖祖孙于安乐窝，一面令人打扫凤元官房，将一切应用之物搬运过去，拨两房仆人伏侍，席散即亲送五湖归第。水夫人至上房慨然道：“此凤元夫妇所居，不特凤元骈首异乡，而元氏之歿亦已三年矣。回忆同居之情，能无惻然也邪？”五湖道：“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愚弟所以飘然长往也。人事之变，儿女之情，一切放弃，始得保其天年。昨见吾姊用情太挚，今复戚戚于他人之成毁，得毋稍不自爱邪？”水夫人问古心、素臣：“汝舅之言何如？”古心道：“无端之哀戚，俱足伤人，母舅之言是。”素臣道：“情发于性，情灭则性灭矣。母舅所云人事之变、儿女之情一切放弃，似踵老庄之误。但母亲年登上寿，《礼》载：百年曰期颐。似但当颐养而不必更计他人之成毁，母舅之言宜可采纳。”

水夫人道：“汝既知情灭则性灭，而复云年至百岁即但当颐养，是百岁以后之人皆可灭情也。灭情即灭性，如槁木，如顽石，虽生犹死矣。人物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四性流露即发为喜怒哀乐之情，西铭所谓‘民胞物与’皆此情之相为维系，无一刻可解而释也。情不释则性不灭，性不灭则人之所得于天者；不至枯亡，至死而仍还天地，方云全受全归。使年至百岁即当释其情而于人物之休戚不相关切，则生机日减，死气日增，年岁愈多，生理愈削，将以何物归还天地？反不如速死之为愈矣。《礼》所谓期颐者，但不任作劳耳，岂专嗜饮食而窒其灵明也邪？《书》载：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礼》载：舜葬于苍梧之野。若执百年期颐之说，则应四十载即禅位于禹，但安颐养，不应至五十载犹南巡狩以死而葬于苍梧之野矣。彼以天下为

任，故不特以心运之，而并以身劳之。今我不劳以身，而可并不运以心乎？夫所恶于佛老者，自私自利，异于吾儒胞与之量也，若绝其情，与老氏之‘无摇尔精乃可以长生’、佛氏之‘无色声香味触法’何异？汝知摈斥佛老，而顾使汝母从佛老之说，岂百年以前当万物一体，感而遂通，与天地相似，百年以后当冥顽不灵，四端俱灭，与禽兽相似邪？曾子云：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一日未死即有一日存心养性之事；汝欲汝母修之毕生，而隳之末路邪？”古心、素臣慌忙跪下，极口认罪。素臣更通体汗下，说道：“孩儿因母亲高年，不宜哀感，故欲参以母舅之说，而不自知其昧于大义也。”

水夫人喝令俱起，复言道：“子游云：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期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子思云：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非圣人，孰能中节？有礼以品节之，使无过愠，无不及情，乃渐至乎中节也。愚不肖不知品节，贤知者不屑品节。应陶而咏，应咏而舞，应愠而戚，应戚而踊，浅深不同，皆过其情之分。或并至应喜而愠，应愠而喜，尤反其情之正，不知甚矣！佛、老恣世人之溺于情，一切放弃而并绝夫情，是因噎而废食也。人之有喜怒哀乐如天之有春夏秋冬，未可偏废。汝知忧能令人老，乐固不能令人老邪？惟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则气不郁而得舒；以礼品节之而发皆中节，则气不竭而得和，全性以此，保身亦以此。吾弟于人事之变、儿女之情，一切放弃，以保天年者也；愚姊则于人事之变、儿女之情，一切不放弃，亦得保其天年，此则修短之数，定之于天，而非人力之所得而与也。若以形骸而论，则吾弟须发皓然而愚姊发止颁白，吾弟容颜枯瘠而愚姊肌肤丰润，吾弟之步履饮啖亦皆不及愚姊，此岂放弃一切之效耶？吾弟之两侄

皆有同志，则亦放弃一切者矣，何以年未及艾而溘先朝露？亦愈知年命之有定，而非屏情之所能矫矣。荷蕢曰：鄙哉，硁硁乎。孔子曰：果哉，末之难矣。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岂能强吾弟之面如吾面乎？因吾弟厪念同怀，百岁幡然来归，有天性忽感之机，人情未绝之兆，故不惮反复言之。名教中固自有乐地，宁必绝人逃世以放废伦常、戕灭情性，始得保其天年也哉？”五湖垂涕而言道：“孔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八十九岁以前，弟诚天地之贼民也。请自今始，奉吾姊训以终身矣！”

水夫人喜道：“吾弟真心见矣！昨日愚姊与两甥泪涔涔下，未得贤弟之一欷歔一太息也。请为吾弟扩而充之，人不生于空桑，故《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吾弟远适异地，而置祖父祠墓于不问，岁时祭祀阙而不修者多矣，惻隐之心毋乃牿亡，而不一扩充邪？吾弟即放废一切，而陆居非屋，水居非舟，无以存身，何独忍弃父母魂魄所依、骸骨所藏之祠墓？一日不食则知饥，一日不饮则知渴，何独忍阙父母岁时馨香之祭祀？子媳亡故则知伤感，诸孙幼稚则知鞠育，何独忽忘父母之劬劳？孔子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孝子，以父母所遗于吾身之气，感格父母发扬于上之气，祭之时，洞洞焉，属属焉，如或见之，有吻合无间者矣。故伯有无后即为厉鬼；若敖绝祀，致叹馁而。吾弟不忘友于之谊，顾鲜明发之思，何邪？吾母之生吾弟也，产时血晕，几致捐生，产后失调，遂成痼疾。其爱吾弟也，病则目不交睫，痛则手不停摩，饮食则先含哺而后举箸，衣服则先裹护而后开箝，偶离则爽然而惊，闻哭则惕然而恐，以晚年得子故，较愚姊之爱为更深，而吾弟乃忍弃其祠墓而悍然不顾邪？现在父母坟墓、祖宗祠宇俱修葺完善，明日当率诸孙展谒，女生外向，承接

宗祀必赖子孙，嗣后皆吾弟之任矣，更勿膜外置之，以湮灭天性中恻隐之良心也。”五湖听到产时血晕一段，水夫人声泪俱咽，触发天良，泪如泉涌，及至听完，即伏地大恸道：“吾姊以万物为一体，而弟视父母若涂人，岂特天地之贼民，实为父母之贼子。痛思前罪，万刚犹轻。弟若不即填沟壑，当庐终身，以稍赎前愆，此华屋非弟所敢居也。”水夫人垂涕，同古心、素臣扶起，安慰道：“吾弟既悔前罪，欲行今是，只宜坚久，而不可锐急。《礼》载：五十不毁。况耄年乎？但当守此正念，时时提醒，使仁孝之思油然而生可也。”是晚，席至五湖，即不用酒肉，至夜沐浴，清晨率四孙去谒拜祠墓，不题。

初五日，天子、后妃俱至府庆祝太君百岁，内监呈上寿礼，是御匾题额“女圣人”三字。联曰：

“百年人瑞，  
万世女宗。”

又一长联曰：

“五玉躬桓信谷蒲，列五百冕旒，五福筵中图百寿；  
一堂子孙曾元耳，萃一千眷属，一人膝下颂千春。”

小款俱是“巳卯仲夏，恭祝镇国卫圣仁孝慈寿宣成文母水太君百岁上寿，皇帝 薰沐拜手谨题。”因水夫人前见御款惊惧已甚，且不许常悬，故于皇帝下空二字，不填御名。又赐不欵式长联一副：

“兄弟叔侄曾孙云初，爵分五等，更无数仪宾驸马宰相尚书，真宇内公卿之府；

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名占三元，兼许多经魁传胪探花榜眼，洵人间科甲之林。”

天子向素臣道：“朕不更备多仪，尽内心之敬，窃附以少为贵”

之义矣。”素臣感激奏谢道：“皇上为臣母免天下一年田赋，建诸宅第坊表，费逾千万，今更赐皇言，褒宠逾分，臣母及臣顶戴铭刻，虽世世子孙衔环结草，何足仰报万一哉？”是日拜寿仪注，天子欲加隆于前，因水夫人力辞，仍依前礼。祝后设飧，古心、素臣陪宴天子于补衮堂，水夫人等陪宴后妃于月恒堂。宴毕，天子问素臣得舅之乐，素臣道：“臣既乐得舅，而臣舅感臣母一席正论，以逸民而化为孝子，此则臣乐外之乐也。”天子急问正论云何，素臣备述一遍，并五湖庐墓之意奏知，天子瞿然道：“此论岂特令母舅当汗下通体，即朕亦如冷水浇背矣。朕年来颇有倦勤之意，欲传位太子以就安逸，几何不为佛老所笑耶？舜德无异于尧，故尧为倦勤之说，禹德微逊于舜，故舜有苍梧之崩，况朕之太子迥不及朕者耶？此两日当燕笑款洽以博太君之欢，回銮后即与两令郎勤政，不敢有暇逸之念矣。”午后，古心奏辞，为五湖庐墓之计。

天子复命设宴日升堂，仍如前日礼，四面围坐，令置神芝于中间，光彩焕发，五色中更晕出碧绿红蓝，深浅错互，诸般光影，照得梁栋几筵并各人面目衣服俱分外光辉，飞越不定。天子叹赏无已，道：“朕邀太君福庇，倘复得十年之寿，仍如两度见此神物，素父八十，朕必亲祝，亦于此日登堂可也。”素臣奏谢不敢当。小公主腹中忽痛，贵妃、红豆、文骊俱奏辞，率宫女搀扶入内。天子向水夫人道：“前闻长君有八子、五女、二十二孙、十三孙女、六十九曾孙、二十一曾孙女、两云孙、两云孙女，共一百四十二丁，合之素父三百三十二丁，共四百七十四丁，今若更添一丁，连素父兄妹，去五百之数止少二十二丁。现在怀孕者多此月，距八月尚九十日，文施在外，或更生有子女，至太君寿诞，或不甚相悬耳。加以诸媳、诸孙媳、诸曾孙媳、云孙媳，诸男女甥、外孙、外曾孙、外云孙，一千眷属数且不止。古人有一夜夫妻八百丁之说，

虽无所考，而亦岂必无之事哉？朕所知子孙之盛者，素父而外惟白卿，然已数未及半。太君一百二十岁大寿，朕来庆时，知太君子孙且满千丁，合外姓计之将不止二千丁也，岂非旷古独盛者耶！”素臣道：“现在子嗣之广莫过于干珠，臣以六妻妾而得二十四子，干珠以一妻而得二十八子，次妻金蝉复得四子，盖远胜于臣矣。”天子惊异道：“朕知干卿孳生多子，不知其多至此也。现有孙曾若干？古今其亦有以一妻而得二十八子者乎？”素臣道：“国初有卖蛋者，以一妻孳生而得三十六子，较干珠为更盛，特其孙曾反不及三十六丁之原数。干珠于去岁即已得孙曾一百一十二丁矣。”天子道：“彼卖蛋者，一发无馀，固不足论。干卿以一妻一妾而得子较多，虽若胜于素父，而总计孙曾则止三分之一，仍当以素父为极盛也。”天子正与素臣问答，只见文骞惶惶而来，满面失色，天子急问：“莫非公主有产厄？”文骞道：“公主幸喜平安，只所生者非人，是一扁毛怪物。”天子、皇后及在席诸人俱吃一惊。正是：

鹤翅昔闻封宰相，    虬翎今见裹仪宾。

### 总评

君臣后妾同筵，俱以除灭佛、老为最乐，惟天子后妃关系君父庙社，乃有相等之说，可见佛老之必当辟除，而辟除之功在天下万世，无与伦比也。后世圣君贤相有志于斯乐者，必于此书乎得之。

言乐一段，将一百四十一回以前所作所为全数重提，历落而出，与后百出戏文一副杼柚，两样花色，千呼百应，以结束全部一百五十馀回之洋洋大文也。古人之文，无不结束，而欲如此层层结束、出奇无穷者，则目所未见，允推第一



奇书。

水夫人生平自讼者只此两事，其品何如？而并妻一奏，遂使天子德妙转圜，君臣皆无失道，夫妇协于常经，岂不懋哉？缘世道至此，无事不致其精、居其正，存此一失亦为白璧之瑕，故并磨而去之。

自除灭佛老后，千祥百福靡所不臻，天之所以申命君相者，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此二老未归，为天子及水夫人、素臣心中一不如意之事，故必使其幡然来归，以慰君相之心。此补缺陷天之五色石，断不可少者也。况治道之盛，不能使避世之士幡然动覲光之念，犹非旷古今而无匹，故必写至二老来归，而后极治道之盛，此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血气者，莫不争亲。

水夫人正论，不特使古心极口认罪，素臣通体汗下，五湖伏地大恸，天子冷水浇背，天下后世有志于性理经术、孝亲仁民者，俱如暗室得炬、绝渡逢舟，兼如快刀破腹，尽出肠胃，涤去臭秽之气，飏飏乎两腑生清风矣。入之五子《近思录》中犹为第一等格言。裨官小说云乎哉？《左》、《国》、《史》、《汉》云乎哉？

除灭佛、老，去杀机而发生机，则天之报以福禄，必以多男为第一义。而近理着己说来，已令人有疑而不能遽信者，故历举子孙之盛于素臣者以明之，如干珠、卖蛋者是。顾疑者即信而所以报素臣者，意复相左，此法之难于两合者也。妙在天子结末一段，将卖蛋、干珠一意抹倒，仍归其盛于素臣。天意人心，不触不背，宜僚之丸、公孙之剑，超超元箸、妙手空空。

## 第一百四十五回

毗罗袈裟见者惊为怪物  
荷包珠帕拾即献入官司

水夫人等俱随皇后入内，贵妃迎住道：“不意公主生一怪物，本宫恐惊皇上，欲令宫女埋却，驸马不敢，说必须奏知太君及素父，故只得并奏皇上。”水夫人道：“是怎样一个怪物，妾当一观。”贵妃道：“竟是一个大扁毛畜生，黑漆漆的，只顾动弹，恐久留不得，亦怕吓了太君，还是埋却不看罢。”水夫人道：“就皇上而论，可谓圣世，固不宜忽见妖眚，即妾家亦不愧清门，驸孙与公主均无失德，据理而论，必无妖孽之事。”文驸因领至院内，皇后看时，见血泊中裹着一大团黑毛，无头无足，魑魑的乱动，吓得面色惨青，往后倒退。水夫人近前谛视，命收生妇把黑毛劈开，收生妇大着胆用手捋扯，却裹得紧紧的，再撕不开，反直滚进裙裤中间来，收生妇手抖，缩身不迭。水夫人用杖拨之，却一拨便开，漆黑两翅齐向外翻，中间露出白玉也似的婴儿，呱的一声，一张小卵朝着空里雌出一泡尿来，直射有六七尺高，如细珠乱撒而下，喜得皇后、贵妃、红豆、文驸及一院中人俱眉花眼笑。水夫人急命收生妇包裹，细看黑翅，竟是极大一只燕子，但无头尾两足与肉耳，因向后妃说道：“昔宋朝杨亿生时身裹鹤翎，亦将弃而复收。今此儿身裹燕羽，乃祥兆也。妾子文白生时梦玉燕投怀，先臣梦中现‘长发其祥’四大金字。此儿祥兆，或有绳其祖武之意，未可知也。”后妃俱言有此奇征，必膺大福。文驸忙去奏闻。贵妃、红豆俱从大惊变为大喜，看着包扎，听着屋上凤凰百鸟和鸣之声与孩子哭声相间而发，满心快乐，难说难言。包扎毕，俱重至日

升堂欢宴。天子与水夫人互相道喜，贵妃向水夫人谢了又谢，道：“若非太君，岂不白送了一个好外孙的性命？太君子孙从无夭札之事，即瞒过怪胎，只说落盆不收，岂不苦坏了公主？”天子道：“太君子孙从无夭札，岂有怪胎？然非太君亦断不能明见怪异而力决其非怪也。太君既许绳其祖武，可即命名长发，以符元鸟之祥。”素臣不敢上僭，求别赐名，天子笑道：“君臣鱼水至此，乃复有嫌耶？昔孟尝君田文生于此日，易长为尝，两取其意可也。”天子谓贵妃：“江华王新生郡主，与尝发同庚，可将他两个嫡表姊妹联了姻罢。”贵妃大喜，说“妾亦有此心。”天子遂令皇后、贵妃与田氏、红豆各递一交杯，自己与素臣亦递一交杯，复令后妃奉水夫人一爵，把亲定下。天子、后妃俱因喜事分外欢畅，谈笑饮宴，直至起更方罢。

次日，纪恩及扈驾诸臣、南京各部院俱来庆祝。天子颁下仪注：各官向北四拜三揖，水夫人东向侧坐，但衿衽不回拜。水夫人因纪恩系元舅，不受拜。纪恩打三躬退。其余亦立受其拜而不坐。古心、素臣、文鹏、文骊答拜，设宴补袞堂。

吏部尚书廉介存道：“世兄犹忆济宁封舟之事耶？惜水、余二兄俱未随驾，不得共提前件也。闻那日菲筵减半，以赐乞丐，其为有心之赏识耶，抑以为不义而姑示弃置耶？”素臣道：“世兄知乞丐为何人耶？即都督铁丐也。如以世兄之赐为不义，则后在东昌饱饫官厨者何意耶？”介存惊讶道：“原来是铁都督微时之事。以两贵人、一大贵人邂逅一舟，奇矣！而游戏共间者复一贵人，则尤奇也！弟久欲乞骸，因师母百岁已近，故留此为庆祝之计，明日圣驾启行，即当面陈也。”刘健道：“皇上因得了外孙，明日赴公相汤饼之会，已改期初八矣。”介存与众官复向素臣致贺。皇甫留道：“小侄父母见背，不及与此盛典，生母是必来的，秋间

当命小儿随同庆祝。”素臣道：“令堂年已望七，万乞阻止。”皇甫留道：“生母感老伯大恩，诚心叩祝，是断然要来的。”洪相道：“家父也是必来。”素臣道：“尊公年更望八，岂耐长途辛苦？贤侄断宜劝阻。”洪相道：“小侄也劝过，家父说：当年老伯讹闻家父有病，徒步入京，我岂可惜此劳顿，不亲祝伯母百年大寿？”素臣道：“那时愚与尊公俱在盛年，不特愚叔勇于行役，尊公为我一封书信亦跋涉万里，今以及耄之年而执昔时之见，非老者不以筋力为礼之道也。”在座俱称叹无已。正席散后，即设小按于湖心亭，众公卿有未见四灵者，无不欣喜叹赏，纪恩道：“野人向乐云水而薄轩堂，今观此气象，乃知勋华之盛，非巢、许所得梦想也。”是日，文寤、文长因欲扈驾回京，亦进内叩祝，水夫人令文鹏亲递三杯酒，张顺宴于西宅门厅。

次日，天子后妃俱赴汤饼会，看洗三朝。天子、皇后俱出金珠入水添盆，惟贵妃伸手向腰间而色忽变，皇后问故，贵妃道：“妾有一对金元宝藏于对包，今止存一包，那装元宝一个荷包竟失去了。”因取那包中几个金钱放入盆中，洗过了三，上起席来，只觉不甚适意。天子道：“一对元宝，事极微细，当此喜日，乃复介意耶？”贵妃道：“那荷包是妾当日亲手绣的，未便落于人手，非专为元宝也。”素臣道：“此时道不拾遗，如在行宫及此宅中所失，早晚自必寻着献上，若在路上所失，只消回銮时令人留心寻访，亦可必得也。”

初八日回銮，从万松亭西水墙门下船，古心、素臣、文鹏、文骥在御舟扈送。水夫人率诸媳陪侍后妃舟中，皇后、贵妃俱不敢当，却因此别不知后会何期，而水夫人精神更比自己矍铄，遂不阻止。送至镇江，方苦苦辞住，各人流泪，不能为别。贵妃与璇姑相好，更自执手泫然，道：“皇上虽有十年之期，太君寿正无涯，

独愚姊不知能复随来与贤妹再见否？”璇姑道：“昔舜三十徵庸，尧已将二女下降，则娥皇、女英之年大约少帝舜十岁上下耳。而舜之南巡，二女未从，则其时亦皆将百岁。今皇上至仁大孝，同符虞舜，娘娘与皇后恩同手足，媲美娥英，时值贞元之会，即臣妾一门亦俱邀福庇，得享长龄，况皇上与后妃有不并登上寿者乎？届期臣妾当预购阳羨之茗、慧山之泉，复与娘娘白战谈心也。”贵妃破涕为笑道：“贤姊不特善言德行，亦善于说辞者矣。”大家握手，叮咛而别。

天子因小公主新产，在苏州即打发文骊先回，至镇江又止住古心、文鹏，惟与素臣渡江至扬州关泊船，令对面设榻如清宁宫，在枕上说设往事，曰：“昔人云谈虎色变，朕此时觉烈火、寒冰、臭秽、刀剑诸怪异，如剥肌肤也。”船过淮安关，始饯素臣别，淳约癸未年亲祝，素臣道：“倘臣母与臣邀皇上福庇，复有十年之寿，再见天颜，恩宠已极。至微臣犬马之日，何足劳皇上玉趾？臣断不敢奉诏。”天子只得允辞道：“届期当遣太子代祝，至己丑年，则先遣贤子孙眷属于此月回家庆祝，朕于八月正诞亲祝，可也。”说毕，回顾陪宴之刘健、谢迁道：“年当耆老而约至十年，人寿几何，两先生得毋笑其贪且愚乎？”刘健、谢迁回奏：“昔黄帝、尧、舜之寿皆逾百岁，今时之盛迈于唐虞，臣等有以决，皇上之必膺上寿也。素父精神与皇上相似，宜与周尚父、召公同寿，宣成太君则童颜黄发，视德不衰，步履如昔，其寿殆无可涯量。圣驾往来庆祝，正未有艾，宁止己丑年之一度耶？独臣等蒲柳之质，届期恐未能复随皇上躬逢盛事耳。”天子道：“两先生精神虽稍逊于素父，而过于朕多矣，己丑之行更与两先生定约，届期同来可也。”天子别过素臣，与后妃由水路进京，差两名内监，从南京、凤阳，往山东一带原来路上寻访荷包。

内监走至凤阳县地方，见许多人围在一座山脚下，称奇怪；疑是荷包，拍马上前，见数十乡民围着一顶花花绿绿又像冠又不像冠、一件又像衣又不像衣的东西，问那乡民，说是这山坡塌下，倒出木匣一个，内藏此物，大家都不认得。内监下马，提掇起来，翻覆细看，俱不知是何物，仍放在地。只见远远的有两个老人扶杖而来，口里说道：“这样太平之世，有甚怪物？待我来看看。”及走近前一看，便笑将起来道：“这是和尚戴的毗卢帽，穿的袈裟，怎没一人认得？”因四面一看，说道：“也怪你们不得，你们都只二三十岁的人，故此认不得了。”举起手中拐杖连打那毗卢帽，道：“利市，利市！且打掉些晦气。”

众人齐问：“和尚是什么东西？怎么穿戴此物？又是怎样晦气？”老人道：“你们钻出娘肚皮来就过着利市日子，不曾经着这晦气物事，那知道从前的苦处。”把手指着道：“那远远的不是皇陵？皇陵这边有一座大寺，寺里有数百和尚在内看经、拜忏，说是替皇陵忏悔超度的。”众人道：“怎样叫做寺？怎样叫看经、拜忏？怎样叫忏悔超度？和尚到底是甚东西？”老人道：“一会子和你说不清头，兄弟你接着说说罢。”那一个老人便道：“寺是木头砖瓦砌造起来的大房屋，经忏是佛造下来的，说是念诵着他就替人把弥天大罪都忏悔掉了，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逍遥快活，其实影子也没有的事。和尚本是个人，只把头发胡须剃掉了，便叫做和尚，有的光着头不戴帽子，有的戴着帽子，却不是毗罗帽，这毗罗帽是大和尚才戴哩！”众人俱诧异道：“这样说起来，和尚原是个个人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怎头发胡须都好剃掉的？又怎样叫做佛？怎样叫做大和尚？和尚是男人还是女人呢？”老人道：“佛是古来的和尚，住在西方，造出经忏骗人家钱财的，假说有道德，有法力，能替人消灾作福，其实是恶不过的东

西，无父无君，与禽兽一般的。大和尚就是和尚里面假说有道德，有法力，七七八八就要成佛的，才戴这毗卢帽，披着这袈裟。大和尚、和尚俱是男人，尼姑才是女人，也与和尚一样剃掉头发，放开了脚，穿着和尚一样的鞋子，一会子看不出他是女人的。”众人道：“这尼姑既是女人，又与和尚一样打扮，想是和尚的妻子，生下男来便是小和尚，生下女来便是小尼姑了？”老人道：“和尚假说不娶妻子，尼姑假说不嫁丈夫，都弃着父母，出家另住。和尚、尼姑私下原做夫妻，生出男女来俱弄死了，不敢存留的。”众人都不忿道：“怎父母都好弃掉，儿女都好弄死的？这和尚、尼姑不比禽兽更坏了！他们做些什么事？可也识字读书、耕田种地的呢？”老人道：“和尚、尼姑识字的多，种地的少，识了字就学念经、拜忏，就骗人钱财，不读我们读的书的。皇陵这边大寺里数百和尚，个个吃酒吃肉，偷婆娘，养小厮，无恶不作。寺半边就住尼姑，与和尚往来奸宿，毫无顾忌的。那尼姑更是往各人家穿房入户，说是掠非，偷盗财物，布化米粮，牵引妇女入寺烧香，去与和尚通奸，或是得人财物，勾骗良家妇女与他奸淫，也是无恶不作的。这事未远，三四十年以前，那家不受和尚、尼姑的祸害吗？”

众人都不信，道：“和尚、尼姑这样作恶，乡村里就不动公忿，呈送到官，官府就没访察，不拿去处置，任他是这样胡为的吗？”那先说话的老人接说道：“当初的人都是着迷的，也像如今的世界吗？现在我们两个，少年时就受害过来，一年的粮食分半年给那和尚、尼姑，还搅得你一家姑媳妯娌不和，夫妻子女失散。你们说呈送到官，可知那时官府也像如今的官府吗？都向那和尚磕头捣蒜的奉承，还敢处置他吗？”众人愈不信道：“官府都向和尚磕头，这不反了世界么？”老人道：“稀罕官府？连皇帝老儿还

对和尚磕头哩！”众人内有一人扯了老人一下，说：“有公公在那边。”老人瞅着内监一眼道：“这两位公公年纪也不满三十，不知从前之事。这害人的和尚、尼姑，是当今大贤大圣皇帝万岁爷听着当年掌朝一位大贤大圣文老太师的话，才得除掉的。从前的皇帝，那一朝那一代不向佛菩萨、大和尚磕过头来？”内监们似信不信的道：“咱们年纪小，懂得不得这些古话。老人家只把这两件东西是怎生藏在山里，到如今才现出来的缘故，合咱们说知，咱们因遗失了一个荷包，还要赶路去找寻哩！”

老人道：“如今世界不要说荷包，就是金珠宝玉也没人要的，公公们只消向原来的路上找寻。至这两件东西藏在山里，却有个缘故。三十年前奉旨除灭僧、道，有信邪的人便把佛像佛书、僧衣僧帽都埋藏起来，以为后日复兴这教的章本。到得后来，家家丰足，户户安宁，比有僧道时节百倍快乐，又有塾师讲说孝弟，辨别邪正，人人都知僧道是极恶之物，便渐渐把私藏的佛像佛书、僧衣僧帽都起出来烧毁掉了。这两件僧衣僧帽也是前人藏下，想是本人早死了，未及起出烧毁，老天怜悯后世人，怕留这祸根，特地坍塌出来的。你们快取火来，烧掉这晦气东西。”内监道：“你这老人家说话不明白，半天讲的和尚、尼姑，怎又说灭甚僧、道？这两件是大和尚穿戴的什么毗罗，怎又说是僧衣僧帽？”老人道：“和尚就是僧，僧就是和尚，和尚叫做男僧，尼姑叫做女僧。道是道士，另是一样衣帽，与和尚俱是邪教。这毗罗帽、袈裟，虽是大和尚才穿戴，也叫做僧衣僧帽。公公们若要知道那道士的打扮及凶恶之处，须得坐下，好待我老人家细细说来。”内监道：“你只这们说，咱心里就明白了。咱有事去，也不要听那道士的出处了。”众乡民便去取柴讨火。内监等上马自去，直寻到曲阜地方，方知已经土人抬着报官，曲阜县验明是宫闱之物，由衍



圣公奏缴进宫去了。

天子于六月二十日回京，见各省纷纷奏报：各府州县百姓呈请前往吴江，庆祝宣城太君百岁寿诞。吏、礼两部合奏：许每州县分四乡，每乡派一老民前往庆祝。文龙、文麟避嫌不敢拟旨，候皇上亲定。天子亲笔批准每乡二人赴祝，不必携带贺礼，其来回车船廩饩俱由水旱驿站应付。择了二十五日出行吉日，令诸王子、太孙、皇孙、皇子妃、皇太孙、皇孙妃、文龙、文麟诸驸马、仪宾及古心、素臣子孙在京为官者，俱挈眷回南庆寿；各部院监寺衙门堂上官每衙门派出一员，及素臣之亲友在京在外欲回南祝寿者，俱给假限，并各省文自布按以上、武自总兵以上，各委员庆祝；各外国久经奏准，许每国派正使一员、从使一员，内有王国国母国妃奏请者，国王许带随从二十人，有同国母国妃者各加十女人、正使随从四人、副使随从二人。着户、兵、工三部太仆、光禄两寺派员前往料理弹压。钦定初一日内外大臣庆祝，初二日亲，初三日友，初四日外国国王、国母、国妃，初五日本家眷属，初六日外国使臣，初七日饯国王、国母、国妃，初八日饯各国使臣，初九日合族庆祝，初十日本府给事官员及下人庆祝。此十日内筵宴犒赏，亦照庆八十之例，俱动内帑，外赐银十万两，为各省乡耆宴犒之用。

七月底，各处庆寿及派来部寺各员俱集吴江，自水墙门外一里起，北至苏州阊门，东至松江、崇明大海，南至乌镇、平望，俱泊满船只。初一日，京外官祝寿，依钦定仪注，水夫人亦止立而不坐，古心、素臣、文龙、文麟亦仍答拜。祝毕，即设宴补袞堂，正席后即设围碟于初览、湖心、北山三亭，赏玩四灵。席散，各官即告辞回京回任。

初二日，诸亲，到者男有泾王佑樛、吉王佑秩、衍圣公李东

阳、洪文、徐武、白祥、龙生、熊奇、刘如召、水唐、余玉冰、干珠、关兰、未洪儒、东方旭、田宝、任喜、马玉、皇甫继昌、沈瞻父子、五湖祖孙，共二十七位；女有泾王妃、吉王妃、孔夫人、白夫人、两灵勇夫人、翠云、碧云、龙夫人、刘夫人、水梁公妻妾、余夫人、田夫人、干夫人、关夫人、未夫人、东方夫人、马夫人、皇甫太夫人、任太夫人、金枝、晚香、沈夫人儿媳，共二十一位。庆寿毕，内外筵宴，外边定泾王首席，吉王次席，圣公三席，俱南面，泾王因是玉麟之婿、圣公因是东阳之婿，俱不敢坐，圣公复不敢与二王并坐，欲推东阳首席，玉麟次席，二人又不敢僭吉王，五人复让五湖，齿长分尊，推逊不已，素臣道：“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圣人之裔，列代为宾，请三位仍依原定，一以尊王，一以尊圣。李兄请西南面第一席金坐，白兄请东南面第一席金坐。席皆上正席半席，三位即皆可无嫌。家母舅系家母胞弟，有主道焉，北面居中，愚兄弟左右退后一席，其余各位序齿东西正坐，内侄表侄皆就旁坐。各位以为何如？”长卿等俱称极当。泾王、圣公命移李、白二席俱上正席一席之地，马玉、皇甫继昌亦皆退各席后半席，方各坐下。里边定席，泾王妃因有母姑，愈不敢坐，亦是水夫人主意，定两王妃、一公夫人，三席南面，龙夫人西南面第一席金坐，白夫人东南面第一席金坐，俱上正席一席之地。翠云西南面第二席金坐，碧云东南面第二席金坐，俱下半席，其余序齿东西正坐。鸛鸛退后半席，小沈夫人旁坐，水夫人北面中席，阮氏、田氏分左右退后一席，璇姑、素娥、湘灵、天渊、红豆分左右更退半席。

外边泾王叙起文驄射虎之事，道：“驄马一日夜即追下五六百里，且虎不向荒野逃避，而突入枪刀丛密之围场，致成婚媾，岂非天缘？”圣公道：“驄马之得婚，乃虎媒也。同日小婿之得耦，则

以马媒。”因将文昇不善骑马，踏翻水盆，跟车不去之事说出，道：“若非此马，何以得成婚媾乎？”众人大笑。五湖道：“吾甥神勇，何外孙并马亦不能控驭邪？”素臣道：“昇孙与其叔驢、其侄施，三世同年月日而生。昇稍谙文艺而全不知武事，驢稍谙武事而尚略通文艺，施兼文武而皆少逊于驢与昇。又自幼各有奇梦，驢常梦虎，昇常梦马，施常梦龙；虎马之梦已应，惟施未卜死生为可念耳。”长卿道：“令曾孙之声如风鸣之和，此富贵寿考之征，吾兄其勿忧也。”复问双人道：“弟垂绝于甘露庵中，蒙太夫人从空垂手，今太夫人已作古，人未得稍报涓埃，此心耿耿耳。”双人道：“先母在京，蒙嫂夫人逾格相待，情理兼至，弟以性介不能容物，蒙吾兄屡为排解，弟之中心诚耿耿耳。”始升道：“闻此事系柯浑令甘露庵僧人下毒，柯浑从逆，已受国法，此僧人者得毋漏网邪？”梁公、双人俱道：“僧人善成因窝顿妇女捎贩事发，柯浑欲灭其口，用擦肾囊法，只一板便打死了，报在柯浑之前矣。”素臣道：“长卿兄有许多辅养圣德、致君尧舜功业在后，柯浑、善成岂能为害邪？”始升等都点头称善。吉王道：“亲翁在长沙，病势之凶几于不起，倘那时设有不测，或成痼疾，此时天下不知竟作何状？先王每言至此，即如履春冰，此亦岂减洪亲翁甘露庵之厄邪？”玉麟道：“大王知亲翁此时之危，而不知前此陷于李又全家亦几致不测，或成痼疾。”向以神道：“令姊之功亦何减余太夫人邪？”洪儒道：“亲翁知又全家之险，不知前此卧病小弟家中，亦几致不测。”以神道：“大王等知前此之险，而未知后此之险也。亲翁荡平广西，于五日内赶八千里路进京，至卢沟桥，闻讹传皇上凶信，从马上惊仆于地，那时若一口气不得回来，即成不测矣。”长卿道：“孟子云：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大王等所言诸险，皆天也将以大

任降之而历试诸险也。致一世于上理，开万世之太平，皆赖此一人，而肯令其不测，或成痼疾邪？”吉王等都点头称善。

男客在外面叙述往事，女客在里面亦数说生平。白夫人道：“昔年妾身夫妇欲以一女为亲翁妾而不能，今乃九女为亲翁之媳，孙女、外孙女复得联姻，在当日真属梦想所不到。”龙夫人道：“妾身是立志不嫁的，被亲翁一席话唤醒，今两女两孙女亦得联姻，也是梦想不到之事。”东方太夫人道：“妾身亦是愿为小星而不得，今亦子女皆为婚姻。”龙夫人道：“妾身亦何尝不愿为小星，但一出于口，即被亲翁斩钉截铁的回断了。”干夫人忽然泪下，飞娘道：“干夫人缘何忽生悲感？”玉儿本难出口，却因喜日下泪，万分不安，只得实说道：“各位太夫人俱不存形骸之见，各言当日隐情，妾身亦何敢自讳？龙太夫人、东方太夫人但有其言；马夫人虽结花烛，尚未同床；独妾身则同床共被寝起月馀，俨然以小星自居矣，乃忽变主人为冰人，虽因有异梦，复就新婚，而含羞抱愧，赍志衔悲，盖终身无已时也！”红瑶道：“妾身亦为太师爷说梦中自任冰人，故曲从父母之命，至今亦抱愧不已。”白夫人道：“亲翁一生不肯为自己撮合，而专喜撮合人，姑娘、小女、干夫人外，在席如任太夫人、皇甫太夫人、关夫人，不是皆由亲翁撮合的吗？”金枝、晚香齐道：“妾等若非太师爷，固终身沦贱，任氏、皇甫氏宗支不由此绝乎？先老爷夫人犹及见子登科甲、诸孙绕膝，皆太师爷所赐也。”鹮鹮道：“妾身虽不由太师爷撮合，而黑夜救拔，得遂原盟，比撮合之功更大。小儿厕职中书，为两公子相公属吏，妾时嘱其小心奉命，一报君恩，一报太师爷之德也。”马夫人道：“妾本感德，以太师爷为恩父，今被礼书制定，不许结拜伦伦，奉太君之命重新改起口来，反觉难以为情。像母亲与姑娘，原是姑嫂称呼，究竟还该略礼论情，心上才得安呢。”玉儿、篁姑亦以

心上不安，求仍原称，鸾吹亦请仍称母、兄，不作伯母、世兄称谓。水夫人道：“辞婚作伐，不过不悖于礼，不愆于情，何足为感？先王因人情而制礼，礼即情也，惟品节其过与不及耳。各位之不安，皆过于情者也，正当以礼节之，使本生与假合判然分途，乃得其心之所安，即有感激之念，原可默存于中，并行不悖也。”各夫人俱点头称善。

玉儿、篁姑却俱离席向水夫人衿衽，道：“妾有一事冒渎，求太君恕其无知方敢上陈。”说罢齐跪下去，慌得水夫人直立起来，田氏等忙上前搀扶，各夫人俱出席动问何事。正是：

一生离合悲欢处， 百出笙箫金鼓中。

### 总评

表尝发始生之瑞，与首回素臣始生之瑞，作一缩合，是绝大章法。而元鸟呈祥，水夫人嘉赏，天子命名，其表之者至矣。前评以但表一首孙甲为举一例馀之法，读至此而始知亦是举首尾以包中间之法。素臣之孙虽尚有来者，而就书而论，则尝发实为末孙，于子表六，于孙表三，于曾、云表一，亦合渐远渐降，一定之理。

毗罗袈裟，立意之超妙，总论已详言之，而乡人之纠缠、内监之鹮突，更写到尽情处也。不特毗罗、袈裟不识，并和尚、尼姑、僧、道等名目亦俱耳所未闻，细与讲说，尚不清头，更何虑其教之随天随起？老人云：“家家丰足，户户安宁，比有僧、道时节百倍快乐，兼有塾师讲说孝弟，辨别邪正，人人都知僧道是极恶之物，便把私藏的起出烧燔。”可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后，全在明先王之道以教之，根株方得尽拔，不至有逢春发芽之事。此作者之微意也，故特表而出

之。

庆百岁寿，天子隆恩旷典不可枚举，其尤重者四条：率后妃亲祝，一也；赦天下田赋，二也；许天下乡耆往祝，三也；并许外国君臣，四也。此四者不特旷古所无，亦岂臣子可受？而作者操笔书之，不以为嫌者，缘佛、老之祸，几千百年，流毒至深且酷，而一旦廓然清之，致吾君于尧、舜，置斯民于衽席，联万国为一家，非此旷古所无臣子，不可受之；隆恩异数，不足酬旷古所无臣子，不能为之大德崇功，故振笔书之而不以为嫌也。惟佛、老之害大，故作者之忧深；惟忧之深，故感之切；惟感之切，故报之奢，其所望于后之圣君贤相者至矣，极矣，蔑以加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吾于此书亦云。

宴内外亲戚两段说话，成两篇文字，而于中间下二语作一纽，便成一篇文字，其文法已分注书内，叙述生平，印证心迹大意，又在结束全书，层层钩锁也，又岂特百出戏文始将生平事逐件重提也哉？前此后此同此法者多，皆百出戏文之嚆矢。



## 第一奇书野叟曝言书字卷二十

### 第一百四十六回 戏文一百出将生平事逐件重提 男女五十双把座中人当场现扮

玉儿、篁姑俱不肯起来，要求水夫人应允方起，水夫人道：“两位夫人自没有越礼犯分之事，老身依允就是。”拉着杖也要跪下，吓得两人慌忙叩谢起来，说道：“贱妾等因感太君、太师爷生成之德，无可图报，制一部乐府，备述太君、太师爷生平德业，垂教万世，妙选伶童，用心教习，欲于太君寿辰扮演，以佐一觴。因府中从不演剧，知性所不喜，而民间春秋祈报，许演《白兔》、《荆钗》、《杀狗》、《琵琶》诸孝义之剧，以发人天良，意颇相类。故先请罪，然后陈情，伏乞太君鉴纳。”水夫人心中甚是不悦，却因两人费尽心血资财为博自己欢心，若反加责备，未免不情，且已不作孙女称谓，即是尊客，双双跪地，宛转求告，引罪陈情，尚有执辞，亦无拒绝之理，只得说道：“优伶虽自古所有，然大禹之戒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是以皇上及寒家俱守此戒。今既承二位夫人费心劳神，不得不勉承尊意。但演过之后，仍乞带回，并祈即为遣散，勿令仍聚一处，误彼正业，或至贻害于人也。”玉儿、篁姑道：“妾等亦知此意，故选五十童男、五十童女，指定夫妇，以便将来配偶，在场演剧亦无男女拥抱之嫌。太君如怜妾等苦心，或于喜庆之日常试扮演，以发人忠孝节义之思，固感大德，即不常演，亦乞于太师爷八十寿诞、太君百有十岁寿诞，一为扮演，以尽妾等孝思。平时即作婢仆使用，不特不贻害人，并得各



受栽培变化之德。若令妾等带回，则仍未蒙太君许允也。”水夫人道：“一班子弟，何用百人之多？所费不貲，老身益不安矣！”篁姑道：“费虽不貲，事由众举，妾夫妇未出一钱，但制此百出乐府耳。男女百人出于干亲家，其聘师教演衣饰乐器诸费，则各峒主多寡不同，均有所出，以太师爷诛灭毒蟒无不感激，故必欲稍舒其意。至子弟虽多，尚不敷用，难以再为减少也。”水夫人道：“乐府传奇不过数出、数十出耳，何以多至百出？贤夫妇之心血尽矣。”篁姑道：“因庆太君百寿，故人与出皆取百数，且非百出亦不能约略生平也。”水夫人只得允受。各夫人俱求观乐府，篁姑命侍女取来，大家围看。书面签贴“圣母百寿记”，揭开先看戏目，上写着：

圣母垂谟	贤朋言志	游学寓杭	雨堤逢故	溯湖救美
入谷诛凶	古庙盟心	贞媛拒辱	破壁开笼	感恩酬妹
京邸思亲	东阿遇侠	诛僧惊檄	医痘筹婚	订妾临危
赴友错信	擂台脱侠	贡艘劫妹	批鳞得祸	赐簪承恩
侠客赠剑	旧友解围	圣母微服	良朋寄书	异瑞豕嗣
改装双娶	夜火宝音	宵惊侠女	穷途遇友	幻梦擒狐
王宫得仆	黑夜援贞	看佛屠僧	诛凶救侠	客邸见母
公堂触阍	三处空房	一门聚首	毙獾辟洞	发藏赈饥
鸡笼除怪	闽县碎神	击石出鬼	入阱看花	侠女天来
佳宾云合	梦雪奇冤	檄驱淫鬼	因婚破敌	遭风得珠
金砚回生	锦衣受死	东宫见圣	宦邸谒岳	辽东诛孽
广西破妖	觅峒逢亲	疗疯救女	医癆赐配	宿庙梦神
孔雀埋金	虎弥受蛊	县令弃官	亲王下榻	丰城招安
上林设阱	明递私书	预伏内应	灭浚班师	诛狗定峡
匹马入宫	只身戡乱	诛逆迎銮	擒王靖虏	涿州得女

郡主成婚 分兵灭浙 遣将平倭 赐婚遇妹 占鳌蟠龙  
 九岁巡方 八肱愈病 坐红纱帐 登状元台 图收日本  
 囊括扶桑 舌战除邪 风移集瑞 活佛授首 死骨成灰  
 四灵护母 一龙戏孙 马为月老 虎作冰人 百岁开筵  
 万方同庆 五等赐爵 千丁介寿 骨肉奇逢 恩荣异数

众夫人看过目录，复看开场一出“家门大意”，先称赞道：“真大作手，突过东嘉矣！”鸾吹、素文怀着鬼胎，怕有洪儒公堂褪裤献臀丑状，直看到“赴友错信”一出，方得放心。金枝、晚香见戏目有看花名目，把老脸晕得通红，及看出中注明“扎缚衣裤，不露肌肤”，又无翻牝做肚、击牝作声等事，心中一块石头方落下地。水夫人暗忖：看花、受死两出俱不可演。复问：“各出内生旦搀挽拥负者甚多，生只一生，旦非一旦，何能免男女拥抱之嫌？且百出内有八十出生脚之戏，恐亦无此铁汉，堪任独劳也。”篁姑道：“妾等因此二事颇费心机，思得容貌相似者通融演扮，却好购有孛生兄妹二人，面目丰伟气概昂藏，可令互换扮生，当场辨别不出，既可节劳，复不致有男女拥抱之嫌也。”当下各夫人高兴，要先演数出，水夫人不能却，只得应允。各夫人恐点多了戏，水夫人厌烦，议定三正席、两金席、一主席各点一出。白夫人等互逊一会，公议龙夫人先点，飞娘道：“就是妾身上场先献丑罢。”因点了一出，“侠女天来”。白夫人要看女婿当日得意看花之状，便点了“登状元台”。泾王妃因母亲点了女婿的戏，随手就点了“虎作冰人”，转念却懊悔不过。吉王妃知素臣在府养病之事，却未目见，遂点了“亲王下榻”。孔夫人见白夫人等前点女婿，便也点了“马为月老”。水夫人让各夫人不得，因想念文施，遂点了“骨肉奇逢”。子弟已扎扮停当，各夫人分付不必参单，水夫人亦免去参寿、加官，分付垂帘。

场上先设假墙窗槛，锣鼓声绝，一生扮素臣、一旦扮随氏，扶出场来，作暗中守候援救之状。随氏忧疑，素臣掐数道：“应在即刻了。”忙将手中丸药揉碎，书壁解说与随氏听。只听噦的一声，两扇窗洞开，一个武士戴着铜面，装束得如天神模样，落在房中。随氏大惊，素臣大喜，便伏在武士肩上，武士飞身一纵，已上墙头跳落，入场去了。随氏惊异一会，悄悄闭上纱窗，作入内叫唤丫鬟，下场自去。场上层层叠叠架起墙屋，至下场之处更架一层高墙，那武士背负素臣出场，从墙跳屋，从屋跳墙，如履平地，直至下场之所，跳上高墙，方是戏房，内人接将下去。登时把众人都看呆了，鸾吹道：“生、旦、相貌、喉舌、关目、神情固属佳妙，那假墙有七八尺高，高墙更有丈馀，装武士的身上背着一人，犹且跳跃如飞，除非龙亲母方能，怎这点小孩子，得以如此。”飞娘道：“妾身如今亦不能矣！须请问干夫人。”玉儿道：“这是妾姑所教，亦演练至一年方能如意。”正说时，场上已将各墙屋拆去，另设蓬门，武士背负素臣出场，作上山之势，至门三叩。一旦涂面扮黑儿开进，武士放下素臣，入内易服出来，发挽乌云，绫帕束腰，湘裙覆足，说是灵报司仙使，吓唬素臣。黑儿改扮武士，撩着鲜血心肝。素臣微笑回答，飞娘假怒，拔剑劈桌，虽是预做定的两拼之桌，却做得灵捷如真的一般，一劈分为两半。素臣笑而致辞，飞娘跪而谢罪，俱与当日情形无异。直至叙述生平，素臣正色拱手，侃侃相劝，那一番说话虽与素臣当日大同小异，有曲有白，亦非一直说下，而旨意不差，剀切无比。场上的飞娘掩面悲啼，忽然晕倒，席上的飞娘亦复泪潸潸不能注目矣。到得假飞娘救醒转来，哭述前事，追悔愿嫁，然后改装，一同下山，真飞娘之泪已点点滴滴落满衣裳。

第二出正要上场，被飞娘喝住道：“以后做完一出，待咱们议

论过了，然后出场。”优童答应下去，飞娘道：“入情入理之言，不由人不痛心酸鼻。太君及各位尚有泪落，况妾身之亲闻正论，深悔前非者乎？亲翁说血气有盛衰，人命有修短等语，如今都验出来了。奉恩君已死十年，妾身血气迥非昔日，现在有诸娘孙女、孙媳早晚伏侍，痛痒抑搔；若立志不嫁，岂免孤身一人独卧荒山，肤痒骨疼，无人摩抚，凄风苦雨，独自伤心之慨耶？至临终无殡葬之人，死后无祭祀之主，尤足伤心者矣！”篁姑道：“本以博太君之欢，反致下太君之泪。龙夫人更加伤感，贱妾开罪多矣。”水夫人道：“欢乐之剧虽足怡情，岂如悲苦之词感人至性？惟能使人下泪，乃足畅心也。”

因复命开场。一生扮素臣病容，数宫女扶掖就榻。楚王回府问病，红豆督率诸宫女煎汤煮粥，昼夜伏侍之状。即接演病愈设席，忘忧，赐环，两才人歌诗侑酒。素臣和诗，楚王击节，即于席上说出丰城之乱。素臣痛哭辞归，楚王惶惶留劝，正在两难，忽接抄报，楚王、素臣俱喜，饯别落场。扮得素臣初如病鹤，后若游龙，伏榻则奉倩之伤神，题诗则青莲之逸兴，闻信则元直之痛心，阅抄则士雅之击节，神情意能，顷刻变换。而红豆之忧劳、楚王之怜敬、两才人之爱才、众宫娥之奉命，俱曲曲摩刻，宛转关生。众夫人击节叹赏，吉王妃问红豆：“与当日情景可能相似？”红豆道：“摹拟逼真，岂特相似而已。”

次演“状元台”。一生扮文麟朝见天子，亲赐三杯御酒，宫女为披红攒花，走马入宫，登状元台。众宫人先代后妃嫔御，次及自己，围绕求诗。文麟挥管若飞，各宫送至酒肴果品随意饮啖，笔不停挥，题完复见天子，并见后妃，赐宴加奖。太皇太后遣宫女求诗，复于席上一挥而就。天子大加称赞，各宫俱出润笔，将太后、后妃所赐明珠等物，宫女为之纳怀，贵人以上缝于袖内，其

馐装入小车，天子亲书“真状元”三字以赐。撒莲烛送归，到得东华门御河桥上，皇上遣骑追至，文麟就马上题诗，复驰赐玉椅、玉案，然后回府。那装文麟的本是清秀，吃了几杯酒下去，桃花上脸更觉可爱，摹写天子、后妃、各宫女惊喜羡慕之态，顿令席上各夫人俱怜爱非常。白夫人开了笑口，合不拢来，泾王妃亦啧啧叹羨不已。

次演“马为月老”。一生装文昇，骑着一匹小川马上场，忽慢忽快的由马走踱，至踏翻水盆，那马便如飞的奔突，直驰下场。后扮圣公夫人母女坐着轿车出场，亦一小川马驾辕。文昇骑马忽骤而出，一见辕马便依依不去，从人持鞭呵叱，文昇喘汗害怕，轿内喝止鞭逐。进府下车时，马复突进，演至圣公出陪，谒庙谒墓，题诗回府，议亲书帕，许定婚事，方才落场。众夫人俱失笑问孔夫人：“喝止鞭逐时，想已为择婿地步。”孔夫人道：“那时只怕跌坏了一个美秀孩子，岂知已是翰苑中人？直至下车时，马复突进，方起择婿之念。小婿那时若早说出门第姓名，便早留进府矣。”白夫人道：“这是太君及亲翁家教，合门子弟没一个知道自己是国公宰相子孙，现有驸马、仪宾、状元、榜眼等官职在身的。”众夫人俱极口赞叹，泾王妃方知文骊宁受宫女等打骂，不通门第之故。

次演“虎作冰人”。三旦装泾王妃、大小公主，一旦装郡主，众宫女、内监引导摆围，猎兽已得獐、鹿、雉、兔等物，忽一带箭猛虎突围而入，将郡主衔在口中，王妃、公主、内监、宫女惧失惊追救，一片雪乱。一生装文骊持锤直上，将虎一锤打闷在地，从虎口中拉出郡主。王妃等高叫“勇士留名”，欲酬以金帛，恰值泾王闻信，飞马赶至，认出文骊，款回王府。郡主因被提拉，男女之嫌，痛哭不已。王妃爱文骊才勇，又怜郡主苦情，遂与泾王商量

议婚。内则大小公主苦劝郡主，外则白驸马苦劝文驢，各俱应允，文驢入拜太妃、王妃，然后落场。泾王妃惟恐泄漏当日实事，演扮出来，自一出场即心头跳起，直至郡主衔入虎口方才放心。暗忖：若当时据实奏闻，今日便须演出提夹抱辮许多丑状，岂不羞人？

临末演“骨肉奇逢”一出，一旦扮番国公主，因梦见天赐乘龙之婿，醒来无赖，遍倚阑干，凝望天宇。一生扮文施跨龙而出，蹣跚搭假墙之上，文施从龙爪挂落公主面前，龙即腾空而去。公主又惊又喜，令宫女奏知番王，番王及妃俱至，叩问文施，知是中国文太师之孙，俱各大喜，留住宫中，令番相作伐，欲将公主招为驸马。文施不允，一夜梦回家中，拜见水夫人、素臣，稟知其事，水夫人、素臣俱于梦中许允。嗣后番相复劝，文施方允，即日成婚。然后扮出水夫人百岁大庆，番王同妃率婿女外孙偕至吴江庆祝，骨肉奇逢。水夫人慨然道：“据戏看来，出出俱是实事，独此出托之空言，乃真戏也。”众夫人道：“后日即是番王们庆祝，焉知不实有其事？”水夫人道：“无论番王，即番国中有收留者，此番亦必偕来。闻此次无国不至，至则岂有不先来见我，而必俟庆祝之日者乎？大约此子已不在人间矣。”众夫人皆起劝慰，水夫人道：“老身已久置度外，诸夫人勿介意也。”

俵赏下去，五十双男女齐来谢赏，水夫人命孛生者近前，道：“眉目身材俱如一人，目今岁岁丰收，家家康阜，缘何尚有以儿女鬻卖者？其价必不贖矣。”玉儿道：“每男五十金，每女百金，然皆再三劝说方肯收价，缘闻送入太君府中，故皆踊跃，若平常欲买一僮一婢亦不可得也。”水夫人问何故，玉儿道：“广民感激太师爷恩德，深入骨髓，说若非太师爷，无论这几个小孩、我等，及父母，久作刀头鬼矣！兼闻太君仁圣，故争先送选，一以报德，一以

承恩耳。”湘灵道：“这些孩子相貌秀雅，声音清越，是干夫人妙选之力；其关目生动，音节谐畅，必由教师广省，乃有此等名优邪！”璇姑道：“教师系苏州名手，然止教得一半，其神情、气度、关合入微之处，则由于新出两个时髦，一名康海，一名杨慎，皆精于音律，善于文章，不特陶铸子弟，化钝为灵，亦且加点乐府，变俗为雅，若专靠贱妾原本优师教习，便应减色矣。”湘灵道：“康对山曲胜于崆峒，诗则弱于崆峒，此已成名宿矣。杨状元则系现今时髦。有此两人润色，自更斐然。然非贤夫妇之锦心绣肠，亦无从而润色也。”天渊道：“文章系康、杨两状元之力，武事又属何人？适演小驸马，出场、身分、锤法俱有师传，非止纵跳轻捷，亦由于干太夫人所教邪？”玉儿道：“妾姑止教令跳跃之法，其各样武艺皆由妾夫及妾妹教习。妾妹因新产未来，到太师爷八十寿诞必来补祝也。”天渊道：“文武皆得名人真传，宜乎擅绝一时矣！”水夫人见日已将酉，问外边男客已散，命设席于湖心亭，赏玩四灵，别时至补衮堂复赏神芝。各夫人道：“景星、庆云，每日常见，此间四灵则不能常见。”复淳约后期，欲观全剧，并赏此神物也。水夫人应允，大家欢喜别去。

次日诸友庆祝，外边是申田、王恕、刘大夏、元领、戴珊、金品、马文升、匡中、袁静、铁丐、尹雄、闻人杰、施存义、连城、屈明、袁作忠、林平仲、邢全、汪归儒、蒯文余，共二十位；里边元夫人、金夫人、匡夫人、铁夫人、尹夫人、连夫人、邢夫人、蒯太夫人、原封杨淑人、焦孺人，共十位。且道这蒯太夫人、杨淑人、焦孺人是何友人眷属？蒯太夫人即蒯文余之母了缘尼僧；杨淑人即李又全妻杨氏；焦孺人即又全妾三姨焦氏，特封苦贞孺人者，俱感素臣之德，远来庆祝，因是日女客甚少，故请来同席。外边一概南面，定心真首席，宗贯次席，廷珍三席，馀俱叙次排坐，袁、林、邢

三位以武职未开府，归儒、文余以齿幼官卑，俱不敢正席，乃东西列坐。里边亦一概南面，齿叙定杨氏首席，杨氏抵死苦辞道：“贱妾罪人之裔，向为奴隶，蒙太君高谊，许其侍坐，已属旷典，敢与诸夫人论齿邪？”因改定元夫人首席，连夫人次席，铁夫人三席，徐叙齿排坐，杨氏坐了第九席，焦氏退后半席。外边成之、无外知道内有子弟，系关兰夫妇所制曲本，昨日曾经演过，必要求教，时雍道：“恐太君里面要用，还是改日为妙。”无外道：“只求教四出，演完即送进里边演唱。”素臣只得进禀，水夫人发出铁箱，众人看过全目，素臣请照席挨点，心真点了“批鳞得祸”，道：“此素兄致身首业，在席只王、马两公目击，弟等皆系耳闻，今见优孟衣冠，如见叔敖面目也。”宗贯、廷珍俱道：“今日之戏由金、匡两兄发议，应各点一出，主人点一出。”素臣坚辞，宗贯道：“汪、藺两兄皆翰苑英才，与某等并无统属，屈居旁席，心实不安。主人既不肯点，将这一出留与两位以谢僭妄，何如？”廷珍等俱称善，成之因点了“穷途遇友”，无外笑道：“金兄卖才，弟却只图好看。”点了“闽县碎神”。汪、藺两人再三推辞不得，两人私议，点了一出“骨肉奇逢”。全班子弟要上来参单，被无外挥退，吩咐就开场演剧。锣鼓响处，一生扮素臣，白面生员服色，丑扮冯时，副净扮党同，举监服色，随一末扮吏部官先出场；次旦扮红豆，披发，随副末扮礼部官上。生旦作注视惊疑之状，红豆跪奏毕，即奉旨入宫。礼部官退下，吏部官即带三人上阶，雁翅排跪，先宣党同上殿奏过，次及冯时，次及素臣。素臣当党、冯奏时，面色屡变，由白而红，由红而灰，由灰而青，真像气破胸脯一般，到得上殿奏对，便真若有忠肝义胆倾吐而出，其声之洪壮，气之激昂，令在席诸人无不改观倾听。素臣奏完伏地，场内忽跑出锦衣卫使，带着许多校尉，将素臣押出午门。一生扮长卿、一生扮日月，慌急而至，告知



·内阁已拟立决，相持痛哭。素臣面不改容，微笑而答，说及老母方恸哭长跪。长卿将日月已拟安置，自己力任身后之事说出，素臣感谢致辞。这三脚生脚将素臣之始而从容，继而迫切，洪、赵二人之友谊淳笃，痛不欲生，俱曲曲摩拟出来。及至素臣临末说那“人之将死”一段，洪、赵拊膺大恸，自恨虽生犹死，把座上诸公看得泪如雨下，赞不绝声，与那场上锦衣官员校尉垂泪赞叹的演扮，相间而发，连伏侍的仆人亦俱若江州司马，泪湿青衫矣！直演至得有免究之信，诸人喜笑下场。座上之人泪犹在面，无外击节大赞道：“此真优孟衣冠，足达出素兄一腔忠义也！闻那日朝臣聚观，哭者颇多，有一位竟至哭晕在地。究是何人？王、马二公必知其详。”负图道：“即三原也，因此而致外降。”无外道：“惜不入戏，关兄亦未知哭晕者之为何人耳。党、冯因此进身，岂知陷于逆案，竟受窜戍之罪邪！”

次演“穷途遇友”。一生扮素臣，紫面相士服色，装出寒俭之状，甚是不堪。心真道：“此难言优孟衣冠矣。素兄虽在穷途，必有昂藏之概，何寒酸若此？”素臣道：“兄不知那时风雪交加，大病初愈，衣薄腹枵，寒酸之状殆不止此耳。”唱毕下场，一扮李小白，方巾阔服，三绺须；一扮元继祯，葛巾野服，短髭；随后五少年，鲜衣美服，俱傅粉墨；一生扮成之，亦甚寒俭，兼作无聊之状；临末，一外扮闵老，头戴忠靖巾，足穿朱履，背后跟着许多仆人，相让而入，各人道出姓名及诗社之意。无外笑道：“成兄想亦怕冷，怎是这样失颜落色的？”素臣道：“那时亦在穷途，兼有心事，此生摩拟可谓入神。”及至演出各人做诗不出，扭腰搔肚丑状，李小白诗完，夸傲之状，大家已是发笑，听到元、李互赞，念出各首歪诗，并虞继翻等不通之语，竟哄堂大笑起来。时雍等俱道：“那有这种诗社，作者装点以博观场人一噱耳！”素臣与成之俱道：“此是弟

等亲历之事，实无一毫装点。”无外道：“事却是真，只被这些小孩子摹刻得利害，令人又好笑，又好气，着实难过。”及听念出成之那八首诗，诸少年交口称赞，李、元二人惭愧逃席，方抚掌道：“赖有此以稍舒胸下，可谓羯鼓解秽矣。”末演到素臣、成之握手道故，酌酒谈心，说至车中遇美，成之道：“此话甚长，弟与兄同宿抵足而谈便了。”即便落场。无外笑道：“正要听些有趣话头，怎便住了？且看这有趣的会儿罢。”一生扮素臣，金面儒服，一净扮赛飞熊，公服上场，一扮锦囊，涂面作晦气色，站主座后。先是头行“肃静”、“回避”牌，次是“代天宣化”、“为国和民”牌，次是铺兵锣、金瓜、玉斧、绣旗、伞仗，间着吹打走跳，台阁故事，高跷秧歌，各色演扮。无外道：“这班只有一百子弟，如今先去了八九十，刚是起头，那些契哥契弟却叫何人装束呢？”谁知入场者便改换装束，仍复上场，虽只常有七八十人在场，而周而复始，变换不定，便如真有千万人排拥经过之状，到得腰牌上来，已转换五六次行头矣。众人看着“德布阳春”、“泽周童稚”及“纯阳侯”字样，无不失笑。背后美童十人，扮着五方符使，骑着十匹小川马，站对而上，俱在马上扬鞭巧笑，卖弄风流；又是两匹川马，两童公服，捧着印敕过去，然后一对对勒发披肩、插花傅粉的契弟，拈香执盒，提炉擎斗，娜袅摇曳而上。各人俱佩着兰囊麝袋，执着安息棒，香炉斗内俱烧着沉檀降速，登时合座芬芳，满堂馥郁，配着扮契弟的白面朱唇、红鞋绣裤，如烟笼芍药一般香艳可怜。每契弟身边俱有契哥帮着添香整衣，调情绰趣，间着马道伞扇等各色仪仗，约摸转换了七八回。后一队俱是旦脚装男，把红绣裤管直拖至地，时露出小小金莲。飞熊指与素臣道：“此皆营妓所扮。”营妓之后，几十个太保，水牌、签筒、帽笼、掌扇等物过去，才见一乘头轿，将纯阳侯抬上，八个太监、八个宫女扶辇而来。众人看那

神像，头戴泥金皂隶帽，单插翠羽，身穿蟒衣玉带，披红簪花，一撮短须露出亮晶晶油滑滑的一张阔嘴。空中忽现城隍，带领两员神将，站立素臣背后高桌之上。那轿抬至素臣面前，素臣瞋目怒视，城隍手挥令旗，神将便将金瓜击下，轿中神像便直倒下地，土木分离，吓得在会诸人俱俯伏嚎哭，收拾开去。急将轿转回场内，抬出一像，素臣仍复怒视，城隍仍复挥旗，神将仍复椎击，轿中神像仍复跌地分离，会内诸人仍复伏地嚎哭。城隍率神将先下，会中人败兴而去，然后素臣等下场。无外道：“那里是城隍显圣，定是素兄使甚法儿。”素臣道：“那日赛君亦有此疑，但弟非妖物，能使何法？实则是日清晨，曾向城隍庙中祷祝，或由其神之力也。”心真道：“三出戏内，素兄面色三变，有腐儒瞥见指为白璧之疵，请以质之诸公。”宗贯道：“公相当国势倾危之日，思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辽东蝉蜕之后，若非易容，即无从遍历天下，收揽英雄，剿除逆党，此即孔子微服、箕子佯狂之意，权而适乎中者也，两圣人重道以避一身之害，公相重伦以拯一世之危，虽不必分轻重大小之差，而较诸剔须鲸面、剔足漆身者，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戏目所载屠僧救侠、除怪碎神、诛孽破妖等事，何一非易容之功。锦衣死而逆藩之势衰，护龙全而叛寺之祸缓，觅嗣而得赤身之要领，埋金而断毒蟒之气脉，绩虽著于后日，策实定于当时，功成反掌，始得匹马归朝，诛藩救驾，擒逆迎銮。苟非易容，则其祸早发而未得寸柄，其祸猝发而无由分身；九庙隳而上不能保宗社，至尊危而中不能安君父，大厦倾而下不能救生民，尚得拨乱反正，而成唐虞之至治，开万世之太平也哉！我等今日安享承平皆食易容之福，而顾指为白璧之疵，真盲瞽之见也！”众人皆击节称快，以为定论。

论毕，方演“骨肉奇逢”，众客皆向素臣预祝曰：“此先几也。”

素臣愀然道：“各外国番王番使闻已到齐，求此奇逢，岂可得乎？”素臣正触愁思，忽报有大西洋内热而吗尼国番使求见，素臣道：“会典及历年朝贡者止有西洋琐里，无大西洋之名，亦未闻有热而玛尼之国，日番使如奉旨庆祝，自有定期，何故求见？你说有客在堂，改日请会罢。”无外道：“莫非有令曾孙消息？可快请见。”素臣心动，即吩咐请会一面，接将手本看时，上写着“沐恩陪臣曾改行叩首”，愈觉诧异，道：“不特未知其名，亦且未闻其国，何称沐恩耶？”向众人告了便，迎将出去。正是：

眼中疑影心中事， 海内浮萍手内人。

### 总评

水夫人家教岂有演剧之事？而非此百出重题，无以钩锁全书，而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故必玉儿等百倍小心，情理俱至极处，然后得水夫人之一允也。是谓良工心苦。

百出戏目，已将生平事逐件重提，不必扮演便擅胜场，而先演六出，后演四出，以为全剧嚆矢，总使不突不竭，愈钩愈合，愈锁愈紧，愈合愈严，即想流通，愈动荡，斯为绝唱。

内演六出，从各人心中想出，无一凭空乱点之戏，而每出描写各人心中或苦或喜，或急或叹，无一雷同，更无一出呆演之戏，兼以印证从前，议论后日，逼逗下文，宛转关生，复无一出但提前件之戏。至太君家教一论，不特专白文界，旁射文驩，兼令合门三四百子弟秉教守礼，搏节退让，人品家风，须眉毕现，尤属添毫神技。

外点四出，重一奇逢，非复也。如画木石者有异必有同，特异多而同少耳。而文施一事，为此时赤紧关头，正不厌频点频逼，以起其势，如狮滚球，如龙戏珠，勃跳愈多，拿

攫愈急，方得球影离离，珠光奕奕，更何其复邪？

四出中，前三出宛转关生之妙亦如六出，而点出哭晕之一人，使善读者欣喜欲狂，不善读者彷徨莫决，尤擅胜场。缘善读者，自素臣免死之后，即想此哭晕之人系何名字，与素臣有无瓜葛，将来如何出场，干何事业？每读一回，即心头眼底刻刻有此哭晕之一人，欲其脱颖而出，乃一回既过，一回复来，积至百数十回，而此人如剑入延平，杳无踪迹，业已心绝气索，疑作者之元虚弄人，笑作者之亦有挂漏，不复作浮萍之想矣。而忽于无外口中一提，负囹口中一吐，遂使其人脱颖而出，而其人前则隐现于广东，继则显著于秦剡，后则把握于军营，今则雍容于席上，更非于此时始突然则出者，始叹作者之既非挂漏，亦不元虚，特于素臣未遇东宫以前即伏一案，素臣遇东宫而因以得祸之人，使读者相思至心绝气索，乃始脱颖而出。夫至心绝气索，而忽于不意得之，有不欣喜欲狂者乎？至不善读者，则久已忘之，必重繙批鳞一回始决，故惟彷徨而已。

易容一事虽属行权，而几于鬼域，前虽略为推原，未足息腐儒之喙也，故巧设此三出连易面色以发心真之问，而开宗贯之论，遂使孤忠心事和盘托出，其易容之故真可感风雷而泣鬼神，告皇天而质后土。腐生小儒有嘍喑而走耳，尚敢置一喙乎？天造地设，以补书中之缺，非但为全书之钩锁也，不可不知。

末出一笔带过之，事俱见前，一着实笔，真成复沓，故用虚笔写之，不特未叙一情一事，并是戏之演完与否亦不可知，此为无比空灵之笔。

# 第一百五十七回 五百道赐符三男同降 七十国献寿六宝齐归

素臣远见改行，并不认识，行礼毕，改行复跪下去道：“陪臣奉大人文国主之命，令欧罗巴洲七十二国派出四大国，每国两正使、两从使，随同大人文国使臣入中华朝贡天子，兼祝太君百岁圣寿。陪臣蒙公相不杀之恩，因讨了这差，同诸使臣至广州、香山、澳中听候朝命。奉旨以太君寿诞迫近，令诸国先来贺寿，再进京朝见。陪臣昼夜兼行，先赶到此求见公相，叩谢大恩。”袖中呈上兵部勘合，上开着“热而玛尼国正使一员曾改行”字样，素臣用手搀起问道：“某与使臣素昧平生，何称有恩？欧罗巴洲既有七十二国，何以自古及今不通中国？大人文国主何人，何以忽知慕义，朝贡中国？又何以知家母百岁？使臣冠服语言何以悉如中国，无复少异？乞示其详。”

改行道：“原来公相认不得陪臣了，陪臣即僧人坚行，三十年前曾无礼于公相，而致折此右腕者也。荷蒙不杀之恩，反赐太医之治，陪臣彼时犹以私恩不敌公怨，愤而浮海。迨後各番俱遵王命，除灭佛、老，陪臣无国可容，遂与同道之人共造一船，贮足粮饷，望大荒中定盘而行，思得一荒岛栖身。奈有土木之处即有人，民皆服中国之教，不容僧、道。辗转飘荡，约有数年，忽有国土，闻知为欧罗巴洲之一大国名热而玛尼，去中华已九万里矣。国王闻知，惊为天赐，处以华屋，优以廩饩，崇奉供养者五六年，至十六七年前，忽中国有景大元帅领兵航海而来，征伏欧罗巴洲二十馀国，建国号曰大人文国。本国与意大利亚、波而都瓦尔，

依西把尼亚，各率附属小国降附大人文国主，受其节制俱秉天朝，正朔亦如中国之制。除灭佛、老，独宗孔圣，颁下衣冠礼制，用夏变夷。陪臣等中外无可容身，闻中国自灭佛、老之后，千祥万瑞，一时毕集。西番活佛已诛，释迦真身俱毁，想来天数已尽，只得蓄发还俗，从中国衣冠之制。景国主复遣两员天使至各国宣布教化，讲说忠孝，各国俱设师儒之官，发四书五经及太君公相，大家各训解抄写诵读。陪臣细心研究印证公相当年议论，方知儒教句句实理，释教句句虚言，死心塌地信服圣训。感激公相之念，日日加长。陪臣五十娶妻，现已生有两子一女，顺天地之气化，接祖宗之嗣续，不至终为无父无君之乱民，皆公相之赐也。”

素臣急问两天使何姓，改行道：“一姓景，即景国主之兄；一姓文，说是公相之叔，不知真实。”素臣狂喜，忙请入补袞堂与诸客相见，将改行之言述了一遍，道：“日京一旦挟敬亭及家叔航海而去，几二十年杳无消耗，孰意于荒外另辟一字，尊阐圣教，宣布王化，真快事也！”说毕，掀髯大笑，涕泪俱下。心真、首公、成之、无外、古心、铁丐、尹雄俱发狂喜，鼓掌击节，快叹不已。铁丐、尹雄俱道：“况大元帅常说：中国有了公相，用他不着，当于海外创立非常之功，以成公相之志。今大愿已酬，我辈固当遥贺。”说罢，举杯属客。宗贯问道：“此事始末，铁兄在岛，必知其详。”铁丐道：“那年，大太师平了日本，把景司业请了去，况大元帅就想到西洋，因不识海道，担搁了几年。岛中无事可为，便造了许多大船，发出岛中积下的金银，叫了岛中诚实富户十几人，贩些朝鲜、日本的土货，到南洋一带做些生意。后来闻得大西洋波而都瓦尔国人在广东濠镜通商，岛船就往濠镜把货物卖与西洋，大获其利，又载些西洋宝贝回来，将近十年，与波而都瓦尔人熟习，知

其航海程途，及欧罗巴七十二国风土民情，始有把握。其时，东南洋印度佛教已除，回部天方信奉摩哈麦者亦已灭去六七；单有欧罗巴，天主、耶稣荒诞之说正在横行，况大元帅想请日本协力进兵，刚值太夫人八十寿诞，尊仆已渡海回京，无可商量，只得请回景司业与叔老太爷驾起大船，望西洋直进，分付咱们兄弟守着岛中，恰一字不许报知。况大元帅是个莽性人，怕做不成功，被公相耻笑，故二十年来，岛中人进京，从没一个说起。如今是完了他的愿了，一个地球左面有公相，右面有了他，治得铁铸成一般，就是千年万年也是打不破的了！”说着，众人都笑起来，满饮一杯。素臣复贺心真、首公、成之、无外一杯，众客亦各贺素臣一杯；心真等与古心、素臣又交贺了一杯。改行进来，添设一席，因不敢当客，再三推辞，始由主人定坐，在西面汪、藺二人之下退后半席。听铁丐说况大元帅故事，开口道：“陪臣随着国王，三年前朝见大人文国主，年纪七十以来，比咱们五十馀岁人精神更自强健。这欧罗巴的境土，国主再治几十年，真个万年不得打破哩！”

众人均未及答，传报有旨到门，众客随素臣出接。赉旨者却是怀恩，道：“这旨却要太君立听开读，并须齐集众公子、公孙跪听开读。”古心、素臣忙着人分头禀传。

是日，里面亦点四出，元夫人闻水夫人爱看苦戏，点了“订妾临危”，连夫人点了“感恩酬妹”，铁夫人点了“分兵灭浙”，尹夫人苦让水夫人不得，点了一出“宵惊侠女”。头一出上场，一生一旦宛转屈曲摹出残灯无焰，垂死病中，红粉青衫泣然诀别，将素娥临危囑诉伤心之语、可怜之状，及素臣深怜痛惜、柔肠寸断、无可奈何神理，和盘托出。登时惹得众夫人鼻涕眼泪流落不已，素娥更似重临病榻，凄然欲绝，心头一块冷气直塞而起，眼中两行热泪平倾而下。元夫人懊悔无比，坐立不安，正在含着眼泪欲向水



夫人告罪，求中止此出，恰遇稟请接诏，水夫人拭泪出接，元夫人一块石头方才掇下。向素娥再三谢罪，分付子弟：“太君接诏进来，不必补完，竟接做下出便了。”

水夫人出至日升堂，古心、素臣及诸子、孙、曾衣冠者俱已齐集，怀恩宣诏：“赠文氏自迁居吴江始祖至六世祖为启贤侯；高曾祖祢四代为启贤公，其原封卫圣镇国公如故；水氏三代祖父为寿恩伯，荫文虎，嫡孙世袭吴江县知县，如曲阜故事；仍孙以后二十四男之外，世袭五经博士四员，赐金鱼五百道，为诸子、孙、曾、云、仍男女佩符，符上填各人官爵名字，以便定省时视符即知为何代何人；赐水夫人九翟四凤冠，织金绣凤衣，宫女四名、内监四名。”水夫人等谢恩毕，取佩鱼看时，惟素臣、遗珠两符，但有官爵，不书名，余俱书名，至临末九符，空而不填。怀恩说：“自五月初十日至七月二十五日，止府中添男丁十丁，女丁三丁，万岁知府中身重者尚多，故备此空符，以足五百之数。谁知旨刚宣毕，公主百子两府齐来报喜：文奋、文异、文毕各添一子。怀恩瞠目惊异道：“怎祥瑞稀奇之事总出在公相府中？那年太君诞日，祖孙三代同年月日而生，今日三兄弟差不多同时了，两位郡主添了公子，咱回去奏知万岁爷合两宫娘娘，又是一喜哩！”素臣着人去问，果然俱是未时，但刻数有先后耳。取文奋之子名旌，文异之子名颢，文毕之子名旆，怀恩道：“咱就在这里叩见太君罢。”在地下连叩三首，古心、素臣亦回叩三首。留出补袞堂上席，水夫人入内，各夫人俱迎着道喜，水夫人谢过各夫人，问田氏道：“白亲母姑媳、东方侄女俱在那边守生费心，你该去道谢。”田氏告便自去。众夫人也要去道喜，遂止住了戏文，各用酒饭，赴园游玩，便去取公主百子两府道喜。水夫人命把围碟送去，令阮氏及璇姑等往陪。

外边上席，尊怀恩为主人，坐了首席，改行以陪臣不敢与三臣齿，坐了西边旁席。怀恩道：“公相府中还有几位娘娘有孕？”素臣道：“家兄处六人，学生处十六人，但产朝俱远，现且不能仰慰圣怀耳。”怀恩道：“令曾孙在外莫非多生子女，适符五百之数，如今且先把这三位上了金鱼。王老先做了三十年的豕宰，福寿双全，就请尊笔一填。”众人闻知同时生了三曾孙，俱向素臣道喜，宗贯便在席上取符填写“百岁子文璫、文隰、文旒”字样，给与匠人雕刻。怀恩问知改行来历，笑道：“那年尊使欲手刃公相，今可谓吴、越一家矣！咱不好尽言，只要看今日席上，除了汪、蒯两老先，两位小阁老，馀外那一位不是七八十岁？申老先更是九十外了。方才出城遇着洪太师们，一行有一二十人，说昨日在府中庆寿，今日往生祠游玩，也都是七八十岁老人，说什么香山九老，数什么洛下耆英，现在景星、庆云、和风、甘露，四灵满园，千丁绕膝，同年月日生出祖孙三代，本日三弟兄更同年同月同日同时降生，没除佛、老以前有这等人物、这般祥瑞吗？”改行道：“陪臣追思前事，悔不欲生。适才已禀过公相，休说四灵育子生孙，满园祥瑞，即这一本神芝，未除佛、老以前岂得见此灵异耶？”

怀恩回过头来注视神芝，喝采道：“这芝比二十年前更高大有一两倍哩！颜色光芒怎就到这般地位？四面小芝，大小重叠，也没个数儿，敢就合着百子千孙的数儿也未可知哩！咱还记得有只神鹿是同这芝来的，如今长得怎样长大了？”素臣道：“那鹿的身量较前长不多，精神却越发得比前更不同，目如闪电，角如纠虬，浑身毛孔俱有光芒，与园中牝鹿交合，已生下许多梅花小鹿矣。”怀恩大喜求观。正席后，复邀同众客入园，素臣命设翻席湖心亭，那鹿似知人意，旋绕席间，把怀恩看得心花俱放，喝采不迭道：“那神芝是多男之征，这神鹿是多寿之征，太君寿比尧年自

不消说，公相亦定享期颐。怀恩若再有十年之寿，再来叩祝公相八十寿诞，太君一百十岁寿诞，再看这神芝、神鹿两回，便大造化矣！御园及公相赐第，四灵亦俱生子孙无此之多，间有温泉，比易州更胜，今日更求一浴。”众客亦俱求浴，素臣道：“泉系常流，无虞积秽，各位挨次入浴正是不妨。”于是众人轮流入浴。有景星、卿云光彩照耀，如同白昼，不须秉烛，游赏至尽欢方散。

次日五鼓，古心、素臣至宗祠，祭告毕，即同五湖祖孙至水氏宗祠祭告。回家日已将午，各外国王及母妃俱到门庆祝，外面是朝鲜国王李倬，琉球国王尚真，安南国王黎暲，满刺加国王马哈木沙，阿丹国王那思儿，鞑靼国王小王子哈密、忠顺王拜牙即撒，马尔罕国王阿黑麻，于阗国王打鲁哇，黑娄国王沙哈鲁，天方国王写亦把刺克，共十一位；里面是朝鲜国母司氏、国妃尹氏，于阗国母文氏、国妃亦不刺金，黑娄国母塞亦、国妃马黑麻，天方国母速檀、国妃额麻，共八位，行礼俱如中国大臣命妇仪注。水夫人与素臣俱愁言语不通，必需通事，难于款洽，及开出口来，俱与京师官语无别，兼有吴江口音者，不胜诧异。根问起来，方知是敬亭、何如两人在各国教授王子弟，故国中俱华语，至欲赴中国朝贺更加演习，故能如此。

各国王、国母、国妃一路见景星、庆云、和风、甘雨，太平繁华气象，已是诚欢诚忭，坐起席来韶乐一作，百鸟交鸣，许多凤凰翔舞庭中，嘒嘒啾啾，如笙如篪，相间而发，把心花都放开了。那思儿道：“闻公相园中四灵俱备，外臣谨献一麟，知是貽笑大方，然河海不择细流，伏祈晒纳。”素臣辞谢，从臣已将麒麟献上，素臣看时，却与园中麒麟不同，同是两只短角、牛尾、鹿身，而园中之麟大者亦不过前足高七尺，后足高五尺，颈长一丈，此麟则前足高至九尺，后足高至七尺，颈长至一丈五尺，因道：“小园虽有麟，

小于此麟者半，所谓小巫见大巫者矣。”众国王看着神芝，俱面面相觑，赞不绝口道：“麟有大小，同一麟也；此芝岂犹芝所得同耶？”席散即设翻席于园中，把诸国王俱喜到尽情极致，禁不住欢呼蹈舞起来，道：“此莫非天上邪？外臣等如不得到此，虚生人世矣！”朝鲜、于阗两国王拱手说道：“此皆辟除佛、老所致，外邦自灭邪教以后，亦皆五风十雨，时有星云、景物之瑞，况公相之手除大忍者乎？”那思儿道：“小邦得麟亦由于此。诸麟虽比小邦差小，却多至十馀，满身俱发奇彩，且有此等神鹿，为目所未见，真奇观也。”素臣命将番麟引来，见了诸麟如熟识一般，竟至其前屈膝跪地，两个老麟用舌舐其头面，番麟作叩首之状而起，驯扰其旁。那思儿道：“怪不得中华天子为普天之主，小邦之麟见了尊囿之麟尚如臣子见君父一般，公相犹以大小相论邪？”席散，出至补衮堂，复遍观御赐匾联，啧啧赞叹道：“一门五等六世千丁之盛，固属万载希逢，而圣君圣相君臣骨肉之遇，亦属旷古无匹。外臣等习闻景、文两老师之论，称太君为女中圣人，大皇帝亦以此题赠兼且熏沐拜手，非甚盛治，曷克致此乎！”素臣本不受贺礼，因见番麟与园中诸麟依恋不舍，不忍撵去，将各国所献珍宝一概璧还，单收下麒麟一物，于常赐经书、磁器外，加赐一倍以酬之。那思儿大喜过望，谢了又谢，与各国王辞别而去。

素臣回至补衮堂，内监禀：“太君请太师爷，有番王国母求见。”素臣暗忖：国母如何可见？但母亲传唤自必有故，莫非施孙有甚消息吗？因进至日升堂，只见两个番女如后妃之饰，背后随着女官、宫女迎将上来，素臣急欲闪避，旁边走过阿锦，指着一番女道：“此于阗国母文氏，即奴所生之女。”天丝指一番女道：“此朝鲜国母司氏，即奴所生之女。请太师爷台坐好，令他两人拜见。”素臣方才明白朝鲜、于阗两国王一口吴江话，在坐踉蹌不

安，有问即立，凡答皆自称其名之故，因立受其拜。两国母入门。

内监传禀：“有大人文国主差番使献书。”素臣大喜道：“此日京之书也。”忙拆开看时，其书曰：

“别来已五十年矣，不通音问者亦二十年。回忆成化三年，仲春晦日，与诸友言志，如昨日事耳。光阴之速乃至此耶！张虬之事不知有无，弟自幼阅其传，辄神往所言，耿恭、班定远辈，犹非本怀也。宏治己未，寄祝伯母八十，天生、如包等述所见闻，且喜且惭，喜吾兄之得志，古无其偶；惭弟之矢志，今无可为也。虬髯遇太原公子，即弃之海外。弟所居之岛犹中土也。令叔家兄适至，述拂菻人言：其国有耶稣者，生于汉哀帝元凤二年，于光武时至意大利亚国行教，合欧罗巴洲诸国土皆尊为天主，其地去拂菻七万馀里，至今服其教不衰。其说荒忽不伦，出佛、老下远甚，因念中国自除灭佛老，昌明圣学，一切长生、回回、白莲、无为、灯络、糍团等教皆如燭火，不扑自灭，而独此教披猖于荒外者几二千年，心窃忿之。庚申春，遂制大舶十艘，选岛士五千人，以亚鲁督之，精甲利器泝泝而行，三年始达，兵不血刃，降其国二十馀，自建为大人文国，意大利亚偕其与国波而都瓦尔、热而玛尼、依西把尼亚，率所属国均来归附。盖欧罗巴洲大小七十二国，皆秉天朝之制矣。由是拾吾兄之唾馀，布圣主之亲规，除僧灭道，去天主邪教，焚其书说，毁其像宇，设学建儒，悉遵孔氏。赖令叔、家兄左右提挈，寒暑旬宣，以迄于今，不特佛老之根株悉拔，而耶稣之萌蘖俱绝，衣冠文物虽不逮邹鲁诸生，窃已过于齐东之野人矣。吾兄大行于中国，而弟小试于遐方，功业不可以河潦计，顾足以补心力之所未足，而广圣教于自古不通之绝域，灭邪说于二千馀年之延

蔓，亦吾兄之所许也。预计己卯岁为伯母大人百龄上寿，于丙子仲秋初五日黎明发使，谨与令叔、家兄遥望南天八拜叩祝，欲致不腆，无裨毫末，惟达此衷哀赤耳。欧罗巴人无他长，独长于历算之学，其见有古人所未及，与吾兄心法足相印证。至天体椭圆，则彼之老于此道者亦未尝及之，以此见吾兄之学皆天授也。所制规矩、仪器、刻漏、刀尺、算术所需，其千里、显微、近视、老少花诸镜，巧夺天工，中国得之可免目度及测远探幽之助，诸种现贡天府，未敢先充良友下陈。癸未年祝吾兄八十，当悉致之左右也。波而都瓦国有六宝物，其主亲赉以献吾兄。至不爱宝者，若此等至宝，则未有不爱者矣。愚弟于中亦稍效口舌之劳，祈如药师酬虬髯事西响酬愚弟一卮酒，幸甚！顾虬髯霸扶徐有颡顽裼裘之意，弟则布天子神风，宣吾兄教化，同一遁迹海外而心有大不同者，惟吾兄谅之。大兄、诸侄、言志诸友并一切亲知俱不札候，以家书且不作故。不作家书，以无可为妻子道者。令叔、家兄亦然。惟不置一妾、不蓄一婢以谢之耳，为吾兄述之，发一大笑也！宏治二十九年八月初五日，愚弟景京顿首”

素臣喜动眉宇，但不解六宝之说，传进使臣问之，使臣云：“各国俱备有宝物，却不知波而都瓦尔国是何六宝。”水夫人送番国母妃出堂后，素臣呈上书札，水夫人大喜大赞，根问六宝之说，素臣述番使之言，水夫人道：“若是诸国皆有，何必郑重其辞？莫非有施孙消息，但何以云六宝耶？”素臣忙令文凤等照抄三稿，分送何如、敬亭、日京三家，复出问番使：“波而都瓦尔船只曾否到岸？”番使道：“本国船先诸国一站，大约明日可到。”素臣重赏番使，令其守候回书。

次日清晨，子孙外属毕集，全身率诸孙婿、外孙婿、曾孙婿、曾外孙婿为一班，祝毕先出，宴于东宅戏彩堂。三亲王、三郡王东西正席，南面；皇太孙稍前一席，南面，居中，正席；诸皇孙西面，诸朝臣东面，全身北面代主。优童献上戏目，互相推让，全身主意派皇太孙、三亲王各点一出，崇仁王点了“赐簪承恩”，江华王点了“东宫见圣”，安邑王点了“匹马入宫”，皇太孙点了“一龙戏孙”，自在东宅唱演。里面全隐、全守率诸外曾孙、外云孙一单，通姐、处姐率诸外曾孙、外云孙女一单，为一班。外属叩祝过，方是 본家遗珠一单，鸿姐等孙女一单，粤姐等曾孙女分六单，旖姐等云孙女分四单，古心所出云孙女一单，为一班。祝毕，然后古心、阮氏一单，秋香即立于阮氏旁，退后二尺，素臣、田氏一单，璇姑、素娥、湘灵、天渊、红豆即排立田氏旁，退后一尺，为一班。文柔等三十二孙及媳分三十二单，为一班，惟蛟吟立凤姐旁后，泾王、郡主退立小公主旁后各一尺。文甲等一百四十三曾孙内七十八人已娶，同妻分七十八单，其新产三人虚其名，余未娶之六十五人分七单，为一班。临末轮到文铭等二百二十二云孙，内已娶者四人，同媳分四单，余未娶之二百十八人分二十二单，内新生之璩、颀、旖，值正三朝，亦令乳娘抱而叩祝。文祐等三初孙一单，为一班。七班拜毕，日已正午，幸有这般大屋，若止三五间浅促厅堂，便直拜至夜亦不得完。

水夫人看至云孙一班独少了领头的人，不觉又想起文施，忽门监传报：“波而都瓦尔国使臣送驸马到府，说是本府少老爷将到门了。”水夫人合素臣等这一喜直喜到足足十分。须臾，文施赶进，遍拜尊长，与同辈小辈见礼。素臣即令先补祝水夫人百寿，水夫人止住道：“一切事慢讲，只问你曾否生有子女？妻子是否同来？”文施跪下，向水夫人及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遍磕了

头，然后禀道：“云孙不孝，因景叔祖有书力劝，虽于梦中禀承，未知果达各大人尊听否。不告而娶，罪已莫赎，兼收两妾，尤属狂悖。其中有无知误犯苦情，另容细禀。现在妻妾并生子五人，俱已在途，云孙马快，故得先到。”水夫人大喜道：“我与汝曾祖及汝父母俱得有梦，亦俱允许，可无嫌于不告矣。”日京云：“有六宝亲献，六宝是指你与五子了？波而都瓦尔国王想亦来此矣！”文施道：“不独国王，国妃亦是同来，因知本日是本家庆祝日期，故但令云孙率妻子来叩祝，国王、国妃俱于明日来祝也。”水夫人分预备正酒十席、副酒二十席，送至波而都瓦尔国王船上；令文寤、文长留使臣东宅门应筵宴；将西宇收拾，暂顿国王、国妃及文施夫妇；寿筵缓俟公主到府，与文施一同拜祝后再设。令文施入见鸾吹，出见全身等尊长，皇太孙惊喜道：“刚演到贤内侄的戏，恰好贤内侄回来，你看那条青龙不是刚下场，龙尾还在场上吗？”鸾吹因同日得了两外孙已极欢喜，今文施从天而下，又知添了五个外孙，更是喜坏，只管疑是做梦起来。

须臾，传报公主到门，便顾不得家宴之期，慌忙迎出，等辈小辈无不迎接，连田氏、凤姐及长媳马氏不知不觉也走下阶，除水夫人扶着千年灵杖亦立出前檐，注目而待，素臣、文龙、文甲虽俱垂手肃立，却满面欢颜，满腔乐意，其馀上下人等无不惊喜，以为万年难遇此等骨肉奇逢。

忽见宫女、丫鬟慌张失色赶进报道：“随公主来的两个姨娘、十几个宫女俱晕在轿中，不能出轿，公主更躺出轿外，晕死在地。”水夫人等各吃大惊，素臣忙令素娥出视，令丫鬟等速备醋炭，烧伏龙肝、煮参汤伺候，合家大小把大喜变为大忧，咨嗟错愕，鸾吹及凤姐婆媳更是惊慌，文施魂不附体，一齐赶出看救。正是：



忧喜循环无定数， 死生分别在斯时。

### 总评

写坚行中外无所容身，以见佛老之根株悉拔，其意浅；写改行细心研究，死心塌地信服圣训，以见佛老之根株悉拔，其意深，深浅夹写至尽，而死灰永无复燃之势矣。此为透顶之法。

欧罗巴洲至万历时始通中国，何得于宏治时即预设各国名目？缘西人通贡自万历始，而其来则不自万历始也，正嘉时即有住香山、澳中，私行其教者矣。既知有是国，而不收入王会图中，亦大一统者之所病也，故借日京以收之；既收之而不使并除佛、老，又辟邪者之阙也，故复借日京以补之。

日京为言志之友，交与素臣更笃，爽性豪气复足擅场。我读是书，真有一日不可无此君之意，而忽置之海岛不见面者五十年，不通问者二十年，令我疑极，闷极，想极，急极。不意于九万里外，忽出头地建国称王，一慰我渴思，抒我宿懣也，不亦快哉！

使日京但于九万里外自出头地建国称王，而于本书渺无干涉，犹未足快也，快在除灭佛、老，使自古不通之国皆如中朝之制，即倔强如坚行者亦且弃墨从儒，革心革面，乃足大慰我渴思，大抒我宿懣也。今人以《西厢记·拷红》一出为快文，真如腐鼠之吓。

素臣出迎改行，特为文施，而竟丢入东洋大海，更不提起一字，写得日京之信之喜，已到顶壁一层。

文氏荣封十代，水氏荣封三代，皆非常旷典；而仿启圣

公意封启贤侯，仿曲阜县例世袭吴江县，则尤旷古所无之恩典也，必如此方足酬除灭佛、老之功。

素臣一身，内而母兄妻妾，外而亲友故知，无一人不享遐龄，佳则佳矣，颇嫌未合事理，得怀思一论便成铁板注疏。文人之笔有化工，诘不信哉！

日京一书，豪迈不羈，读之平长胸中志气。

佛、老及长生等各教俱灭，而独此耶稣一教披猖于荒外，亦辟邪者之阙也，故并借日京以补之。

素臣事业，日京断不能为；日京事业，素臣亦断不肯为。外此无外或庶几彼敬亭、何如者特挟之而去耳。滢滢而行，三年始达。此等莽想莽做，天地间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日京在岛屡有赠遗，现有七十二国共主反以空书致祝百龄上寿，奇人奇事，令读者茫然不解。细意体之，乃为预期之故，奇文，妙文。

文施忽归，写合门之喜，笔笔添毫，尤妙在结末一波使大喜变为大忧，令读者七情亦顷刻转换，至起波之故则茫不可得，岂非奇文？

## 第一百四十八回

### 番公主入门生子 文翰林跨海寻妻

素娥忙诊公主之脉，数至无伦，慌问文施：“番国人脉息可与中国人一样？”文施说：“与中国人无异。”素娥道：“莫非怀孕？要足月方好。”文施道：“已有九月光景。”素娥大喜道：“快取醋炭及参汤回生丹，并唤收生婆来。”凤姐道：“回生丹，家中所有；收生妇，洗三未回；醋炭、伏龙肝，公公已分付烧备；只人参汤恐未煎好。有煎下太婆用的，却不敢借用。”素娥道：“连日恐太君劳顿，各房俱多备的，借用不妨。有伏龙肝更好，快去取来。”丫鬟等如飞取到几盆炭火并伏龙肝，素娥令众人四面围定，淬下米醋，醋气土气登时迷漫，对面不见人眉目。公主被醋土之气一收，便睁开眼来，素娥按着公主指节，令丫鬟们取行障围绕，将参汤研化回生丹，令公主服下。须臾，指节跳动，快取净桶，令有力丫鬟搀抱坐好，文甸、文昀之妻俱有六七个月身孕，坐褥所需一切预备，立刻取来，三个收生妇闻唤即至，大家争接。凤姐令先到一步者接收，余两人帮同伏侍，随来两妾、宫女俱已活动，亦上前料理。一两个赤紧痛阵，呱的一声生将下来。收生报是公子。公主并不发晕。鸾吹等笑逐颜开，把大忧复变为大喜，凤姐忙令人进内报喜，素娥令铺榻大厅，暂时歇息，俟用过汤药再移入西宅安宿。水夫人吩咐出来，令文施及两妾诸子俱免拜祝，料理产妇，俟后补祝。

当日古心、素臣及诸孙、曾、云、奶孙，外曾、云孙，分补衮、日升两堂筵宴，鸾吹、遗珠诸媳、诸孙女、孙媳、曾孙女、曾孙媳、云

孙女、云孙媳、奶孙女及外孙女、曾孙女、云孙女，分安乐、月恒两堂筵宴。水夫人先至补袞堂，两子各献一小爵，三十二孙公献三爵，一百四十三曾孙公献三爵，二百二十二云孙公献两爵，三奶孙公献一爵，诸外属共献三爵；古心、素臣各献一割，诸孙共献一割，献汤三道，乐奏三阙。水夫人入安乐窝，遗珠、阮氏、田氏各献一爵，璇姑等六庶媳公献一爵，孙女、孙媳共献三爵，曾孙女、曾孙媳共献三爵，云孙女、云孙媳共献二爵，两奶孙女共献一爵，诸外属共献三爵；遗珠、阮氏各献一割，六庶媳公献一割，其余共献一割，上汤五道，乐奏五阙。水夫人本止二斤馀之量，是日因文施归家，心下欢乐，竟饮了三十小爵，每爵贮酒二两，共有三斤十二两。鸾吹因是自家筵宴之日，不敢搀越行献爵献割之礼，却在席上又殷勤劝吃了几杯，虽是酒落快肠，却已有醉意，听着凤鸣之声分外和乐，想起湖中青龙媒合之功。

席罢，即命游园，宫女等抬过凤轿，水夫人斥去；田氏忙令换万寿藤肩舆，亦斥去不用，欲扶杖入园，鸾吹等一齐劝阻，水夫人道：“汝等俱不能步行从我游耶？不能者止自量其力可也。”鸾吹道：“非不能从，只恐伯母劳顿。”水夫人道：“老身自揣精力尚不弱于诸媳，较侄女则更胜矣，区区往返数里，安步当车，可无虞也。”田氏等无奈，只得上前扶护，水夫人笑道：“我有此杖，胜于人扶多矣。尔等俱应用杖之时，因我故不用，可令诸孙媳扶持，勿为我计也。”田氏等虽不敢令诸媳搀扶，却也不敢搀扶水夫人，惟恐太劳，致有意外，那知直走至北山亭上，诸夫人腿足俱已酸软。鸾吹自入园即搭扶凤姐肩头，犹自喘息，独水夫人毫不觉乏，看着鸾吹疲惫之状，忙令坐下，道：“人之寿命修短定于天，而血气肌肤之荣枯则由于人。侄女缘情太重了，哀乐未免稍过其节，五行即受其损，故鬓发俱白，肤容皆槁，精力觉衰。朱子《调

息箴》，世儒皆讳言之，然用以和顺血气，调摄躁率，而非为长生久视之计，固亦无碍。如《周易》一书，异端且以为内丹之秘矣，岂《周易》亦可废而不读耶？”鸾吹等皆衿袒受教。

水夫人看着湖中百鳞翔泳，那条老青龙更是张牙奋鬣，分外盘旋舞跃，如非常得意之状，向鸾吹等说道：“此龙带去施郎，我常责之，今见来归，故作此状，不可不加赏也。”丫鬟们正送上西瓜，水夫人命切十馀圆丢入湖内，龙鱼龟贝俱争相拿攫，唼喋而食。水夫人道：“原来鱼龙俱喜食此。”因把送来的几百西瓜俱命丢放入湖。鱼龙游泳，激起湖水，如珠如线，固是好看，引得麟凤鸟兽俱至亭边鸣舞不已。水夫人命取米豆饼饵，分犒诸麟鸟兽。向凤凰说道：“尔非竹实不食，却将何物赏汝邪？”小公主道：“父皇回銮，存有玉田御米，孙媳试以甘露浸润饲之，凤皆争啄而食，似更甘于竹实。现有此米，取来赏之何如？”水夫人道：“快去取来，老身所赐御米甚多，亦命丫鬟取来现浸甘露饲之，看他亦肯食否？”不一会，米俱取到，不分现浸久浸，诸凤俱逐而食。水夫人大喜，看凤凰食毕，即入香泉坐汤，见景星异常发采，遂不设烛，将翻席分设北山、湖心、初览三亭，令出浴者即入席饮酒。

外边席散，素臣闻水夫人徒步游园，惟恐劳乏，忙赶进园，见水夫人卓然在座，毫无倦容，方才放心。水夫人此时已无酒意，知素臣赶来之故，不觉慨然道：“酒能乱性，诚属至言。我因施孙回家，心中欢喜，不觉饮了过量之酒，竟卖弄起老健来，徒步至此。夫老健犹春寒也，岂可恃乎？非酒之故，何致若是？诸女媳皆老年人，多有不胜其劳者，侄女更是疲乏，竟至不能坐汤，皆我之过也。以后当置一把二斤壶，逢席俱不过此壶，以志吾过，以免酒失。席散后令送轿入园，仍各坐轿而回可也。”素臣、遗珠、田氏、璇姑、红豆俱赞叹不已，惕息承命。是夜，文施随同素臣等

至安乐窝昏定，水夫人因问别后之事，文施从头细禀。

原来，文施那日攀住龙角，升入半空，臂力正乏，幸被青龙把尾掉转，将文施腰胯送上龙头，文施便两手紧扳龙角，骑跨龙颈之内，由着那龙腾空而去，耳边瑟瑟风声，眼内茫茫云气，俯视不见城郭，仰观惟睹日星。那日轮便如火球，大至百十馀倍，日向西流，中天便见星宿，经星纬星固如轮如困，无名小星亦如瓜如茄，高低错落，闪烁不定。文施连声喝采，不知里数，不计时刻，看着赤日将要西坠，那龙渐渐的压下云头，竟向一城郭之中宫殿之上落将下去，龙身横搭宫墙，龙首倒挂，将角颈乱摆，文施骑跨不稳，卸下龙颈，一手犹死力扳住龙角，看着离地不远，被龙角洒摇，只得放手跳下。屋中跑出许多女子，失惊喊叫，文施回看那龙，已上天而去，不知所往，因整顿衣冠，上前分说。却见房檐内站着—个女子，熟识不过，分明是每夜梦中同床共寝之人，看着院中诸女，亦大半认识，是梦中左右伏侍之辈，便按定心神，向着檐内女子深深—揖道：“小生每于梦中得见芳姿，不知小姐亦认得小生否？”院中俱说：“这是公主娘娘，什么小姐、小生！”那公主喝住众女，还了一福，令宫女报知国王、国妃，留文施入宫安坐，自己却避入内房去了。

须臾，国王出来，逐细根问，文施方将宗世官职及乘龙而来之故说知。国王大惊道：“本国为波而都瓦尔国，文素父太师乃大明国人，离此九万馀里，天使—日而至，真旷古奇闻也。天使可认得—位景大元帅，—位号敬亭的景天使，—位号何如的文天使？”文施道：“号敬亭的是家曾祖好友；号何如的是家曾祖堂叔；景大元帅若是号日京的，便也是家曾祖的好友。下官年幼，俱未识面。”国王道：“景大元帅现为大人文国主，外臣阳旦亦受其节制，台号却正是日京。请问天使，有梦中曾见小女之说？试道其

详。”文施道：“是下官失言了，方才不知是公主，以致乱道，伏乞恕罪。”国王再三进问，文施只得告罪，将每一夜即梦与公主相见，饮食言笑之事说知，单瞒起同床寝宿一节。国王令宫女入问公主，梦中所见可是天使模样？国妃在内说是一些不差。国王因问：“天使贵庚？曾否定亲？”文施道：“下官年方十四，尚未定亲。”国王大喜，忙令摆宴内殿，让文施出去坐席。席上问文施何以得遇天龙，文施道：“寒家小园四灵俱备，因驯扰习熟，今日偶从他头边经过，被带至此。”国王咋舌惊异，叩问胸中学问，文施文武全才，问一答十，滚滚不穷，喜得国王如顽石点头，不觉手舞足蹈，连赞奇才。席散，留入偏殿安寝。

次日即令番相议婚，文施道：“蒙国主错爱，本是愿从，但下官尊人四世俱在中华，未曾禀明，不敢轻诺。”番相委曲劝说，文施只以未曾禀命为辞。番相只得回复国王，国王道：“中华去此绝远，如何能得禀命？且再作商议。”次日国王取出三部书来与文施请看，一部是水夫人在宫讲解，一部是遗珠在宫教授，一部是素臣在君友前议论，文施道：“只三部书俱出自寒家，皇上刊刻，颁赐外国，何此独抄写？”国王道：“本国为欧罗巴洲之一大国，去中国九万馀里，自古不相通问。十馀年前有中国景大元帅航海而来，征服欧罗巴洲二十馀国，自建为大人文国，宣布天朝号令，本国及诸与国、属国始行服从，除去天主之教，发这三部书及五经史传诸集，令各国抄写诵读，派景、文两天使至诸国教授，令各国学习天朝字体、语音，方知离此九万馀里外有大明国，方能通晓大明国字义、语音。天使若早临十馀年，便不知有令曾祖老太师名目，亦不能与天使相问答也。五年前，小女受读此书，即奉为至宝，自后手不忍释，以为经书秘钥，这书上圈点批注俱是他亲手写的。这小印好文即小女之名。他原名雨花，因生时

梦天雨奇花之故。景天使说中华南直隶有雨花台，邪说该另改名，外臣因其酷好尊府之书，故改名好文。天使请看这批注有无批谬处么？”文施听国王说到雨花、好文两名，心觉惊异，颜色神情被国王看出，根问何故，文施道：“贱名好雨，梦中所见之女亦名好文，故觉可异也。”揭那三本书看时，见理解明白，字画精工，大加称赏道：“公主才识俱优，特其间有错解处，乃学力未坚，少所师承耳。”因摘出几条，细加剖别，国王大喜道：“外臣性本暗钝，蒙景大使开示三年，略谙经义；而天分不如小女，故但觉其是，不觉其非。今蒙指示，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矣。”

隔了两日，番相复来凑合，说：“本国去中华九万馀里，而天使一日即至，且与公主各有异梦，此天定之缘也，天使不过因未禀命耳。吾主说：把这许多情节达知大人文国主，请其作书与令曾祖老太师，断无不从之理。天使与公主既各于梦中相会，岂可现在一处而分居内外，漠不相通？意欲择一吉日，屈天使进宫与公主完聚，俟中国信至，然后成婚。不然则天使只身孤处，一切寒暖衣食无人料理，倘或失于调护，愈重吾主之罪，而公主于缘定之人，内外间隔，难免忧思，亦恐积成疾病，以致吾主之忧。伏祈原谅勉从，幸甚，幸甚！”文施这几年来每隔一日即梦与公主绸缪缱绻，醒来犹有馀欢，自当面见过以后，其梦即断，颇觉无聊。在家时，有父母兄弟天伦聚首之乐；连日独居一室，虽有宫女伏侍，却对面如隔山河，毫无生人之趣。再想起屢年奇梦，乘龙奇事，好雨、好文奇名，夫妻已经天定，何妨如梦中一般，免致寂寞之况。因半推半就的应允下了。番相回奏，国王大喜，择了十月初五日吉期，鼓乐灯彩，迎文施入宫，与公主共处一房。两新人是梦中久同寝宿的，更不作假，在房筵宴，说说笑笑的叙述历年梦中之事，无不相同，大家称奇道异，直到二更天方才上床，仍如



梦中各穿小衣抚摩拥抱而睡。天明入见，国妃看着文施相貌与公主一般美秀，爱若珍宝。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岁除。文施想念家乡，时时流泪。公主着慌，百般劝慰，催着国王致书日京，二月内发使，四月内使回，述知景国主之意，说欧罗巴洲离中华九万馀里，去必数年始达，且需用大船起大众，非易事也。若待使回，然后成婚，公主已过及笄之期矣。文太君子己卯年百岁上寿，景国主定于丙子年秋月发书，派各国使臣入中华朝贡天子，兼贺太君寿诞。令国主于明岁春间为公主完婚，倘生子女同回庆祝，岂非快事？景国主另有书致驸马，劝其就婚。将书呈上，国王即付文施开看，书曰：

“闻贤侄孙乘天龙一日而至波而都瓦尔国，此何为者也？且与公主均有异梦，好雨、好文名字巧合，此又何为者也？已为贤侄孙浮大白、定婚期矣。切勿固执，以违天意。告而娶，经也；不告而娶，权也，权合于经，权即经耳。天缘已定，形骸已接，而须命于六七年之间、九万里之外，岂不迂哉？贤侄孙为吾兄嫡家曾孙，俾太君百寿时，得仍孙以介寿，岂非快事，而顾欲守兢兢之见耶？贤祖父辈有相警者，以愚言复之可也。愚不足重，何如太叔祖系尊祖堂叔，禀其命即不啻禀曾祖、祖父之命。丙子秋日把晤非遥，努力种几珠玉树，愚将拭目玩之也，一笑。

宏治二十七年季春中浣，愚叔祖景京拜手”

文施看了口定口呆。国王道：“景国主之言，至言也，不可不遵。”因定于次年二月初三日成婚。那时婚礼，日京依着古礼：诸侯一娶九女。凡有国君及世子娶妻，俱本国两娣侄同姓，两国各媵一女，两娣侄同嫡妻并嫁。国王以文施天使，公主嫡女，欲遵九女之制，文施惶惧力辞，道：“公主婚期尚容斟酌复命，至于妾

媵则断不敢。”国妃道：“既是贤婿执意，单用了本国二媵罢。”文施仍力辞，国妃道：“这却辞不得的了。本国二媵即侧妃所生左文、右文两公主；小女嫡长，礼应为妃，必有侄娣为媵。左文、右文与公主相爱，胜于同母，自小即以媵自处，故公主改名好文，即并易左右文，以见媵妾之意，岂能一日弃之耶？”文施执意不从，国王、国妃只得且缓。

弹指夏去秋来，残冬瞬过，已是上元佳节，文施因婚期已近，愈加愁闷，连灯月也没心肠赏看。到得夜来，忽然想起：我于意中所无之人尚能梦见，况自己父母刻刻在意中者乎？天缘已定，婚期已近，又有景公之书，万无可诿，亦且真有子女带回，为各大人添出一代嗣续，实属可喜之事。不如此夜即专心存想，如得梦见父母，禀命一番，待父母许允，然后从权，此心庶几稍安。于是一心存想父母，果然梦到家中，将国王逼婚之事禀告，梦中文甲夫妻俱欢喜应允，醒来大喜。又想：我的婚事父母亦不能作主，须再禀告太君及曾祖方可。因于次夜先存想水夫人，十七夜复存想素臣，两夜果皆有梦，梦中果皆允许，然后心安就婚。

次日起来，欢容笑口，全不似从前愁闷光景，公主异而盘问，文施告之以故。公主见文施全无聊赖，自十五日起反分着两被睡宿，想临期必有变头，今闻此言，心中暗喜。至二月初三日成婚，一切俱如中国礼制，但觉拜天地祖宗、拜王国妃、遥拜家中四代父母及夫妻交拜时，公主背后却总有两个一般装饰的美貌女子随着拜跪，暗忖：此必左文右文也，事到如此是却不成了的，只好留待回家禀告后成婚可也。五日以后，公主劝文施与左右两公主合欢，文施不允，将自己主意说出，公主不敢勉强。文施按着家传问公主经期，公主问故，文施把家教说知，公主低头答应。一日，文施模量经期将净，问起公主，果是初净，文施戏道：

“今日须多饮一杯助一助兴，便可叶熊占也。”公主亦戏道：“主人不醉，客不尽欢。”文施道：“我的酒量比你大一倍，我两杯你一杯，对斟着饮，你拚多饮一杯，我便拚多饮两杯，何如？”公主主意要劝醉文施，便拚着自己一杯一杯的赌饮，不觉同入醉乡。文施先入被中，催公主上床。公主和衣倒在别榻，令宫女把左文请至，解卸衣裙，送入被去。文施带醉闯营，左文啮被忍受，事毕神疲，又同入睡乡深处矣。公主半夜醒转，见没甚变头，想已经欢会，便仍想睡，却再睡不着，因复起来悄悄的根问宫女，宫女说已经合欢，便令点烛把帐子挂起，叫道：“新郎新娘，请醒睡些哟！”两人一齐惊醒，左文羞得把头缩进被去。文施忽见公主站在床前，大惊道：“床上又是何人？”公主道：“床上是左文妹子，你人也不认认清，就是这般胡做吗？”文施即欲披衣，被公主推住道：“天色未明，休辜良夜，奴自向右文妹子房中睡去也。”次日稟知国王、国妃，国王道：“左文右文俱应成礼，昨晚事属权宜，今日须当补足。”因令张灯结彩，大开家宴庆贺。席散，掌灯送文施入左文房中合欢。次日国王令公主与文施说，要并替右文完姻。文施道：“一之已甚，若三人中不得存一完璧，何辞以复祖父耶？”公主回复，国妃道：“驸马性拙，只得也要从权的了。”谁知文施从此留心，饮酒俱不至醉，如有欢会必审视叫应，惟恐错误，公主及左文几番欲调度，俱调不来，只得且缓。

一日，国王提起：“国中有四大盗不能剿除，欲表奏大人文国主，求发大兵，因相距太远，恐致先发。贤婿谋勇俱全，倘能为国除残，感且不朽。”文施问四盗何名，各校何地，伙党若干？形势险要有无图册可按？国王道：“河东玛察、河北阳丰、天高山赛耶稣、地淤淀朝天公主，各拥兵数千，合计约有万馀，或据山城，或占水泊，俱有图册开载险要隐曲之所，奈无良将，攻此则彼应，攻

彼则此应，屡经剿捕，反致丧师，徒损国威，愈张贼势耳。”文施讨要图册细看一遍，说道：“此么麽小丑耳，当于百日内平之。”国王大喜，国妃、公主大惊，极口劝阻，文施道：“细按图册，贼已在我掌中，百日之说犹谦辞耳。昔人云：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养痍致患，猝然一发，势若燎原矣。上安宗社，下救民生，此仁者之心而寒家之教也。岳母等虑小婿幼年力弱耳，家祖亦以未冠之年东平日本，西灭乌施，况此区区鼠窃耶！”因走至院中，拣一块大石，用力一拳，打成齏粉，说道：“谅诸盗头颅亦硬不过此石！即徒手犹将搏之，况持有利器，谋出万全耶？”文施这一拳把国妃、公主及宫人等俱吓得目定口呆，大惊小怪。国王满心奇痒，竟像已经荡平群盗，奏凯而归一般，踊跃非常，即传旨兵寺选兵，候骑马爷点阅出师。文施道：“机事不密则害成，当以打猎为名，隐寓练兵之意，俟兵稍精练，出其不意，卒然临之，使受兵者急不及备，未受者不能救援，方得胜算。”国王连连点头，于是声言出猎，选练士卒，于二百员将弁内挑出四十员，于一万京军内挑出三千名，文施仿文龙浙江看操之法，以石掣、竹竿、对射三格演习，三日一操，五日一猎，所得禽兽皆赏合格之人，加以金银绸帛；不合格者，轻则罚跪顶石，重则捆打穿箭，赏罚严明，兵将皆踊跃畏惧，日夜私练，以邀赏避罚。

至四月初旬，兵已精熟，乃忽猎至贼巢附近，密令攻剿，仿素臣四伏破柳州之策，先破河东；仿素臣破田州丹良之策，次平河北；仿素臣班师破峡之策，复平东高山，出兵不到五十日，已连报三处捷音。玛察生擒，阳丰、赛耶稣皆斩于阵上，伙党死者死、降者降、逃者逃，俱已解散。寨栅烧毁，险要削平，金银财宝米粮布帛一半犒赏士卒及被贼扰害民人，一半注册运送回国。

国王、国妃日开笑口，称叹乘龙之婿真是天人，向公主百般

致谢。公主心花朵朵开放，与左文、右文日寻乐事，专待凯旋。国妃因天气炎热，令三女赶结珍珠汗衫，那日正在结总，忽有急探探报：“驸马兵至地袱，一日连破三寨，不料半夜里被贼凿沉船只，溺死兵将数百，连驸马爷俱淹死了，现在合营戴孝，哭声震天。”内监未及述完，国王、国妃已如被天雷震脑，魂魄俱飞，左文辮踊号哭，公主瞋目直视，大喊一声，倒地而死。正是：

赵括父书空死读， 文施心法得真传。

### 总评

鸾吹等笑逐颜开，把大忧复变为大喜，令读者七情顷刻又复转换。文心之狡狴乃更复尔，吾乌得测其所至。

过量之酒，仍是极写水夫人之喜，用透顶法也。文施忽归，一喜也；知有五子，二喜也；进门复得一子，三喜也；适符天子五百金鱼之数，四喜也，四大喜丛集而至，非用透顶之法不足表之。水夫人岂饮过其量者？无奈此日之喜喜到尽情，遂不知不觉而至于过量也，此之谓透顶之法。

水夫人之过极微，而其悔极挚，虽不合自恃老健，而老健异常，实有可恃；虽未体贴诸媳女年老，而尚有不能者，止自量其力之诚；虽自不用扶，而仍许诸媳令孙媳扶持；虽责鸾吹情重，而言皆格论，以此言过，诚微之微者也。而慨然自讼已若乱性者，然制壶免失，并以志过，悔何挚也。非有此极微之过，不足见水夫人之喜；非有此极挚之悔，不足彰水夫人之贤，可谓理法兼到。

九万里外，自古不通之国，乘天龙一日而至；语音相通，面目相识，有族有交有家刻诸书。事奇，情奇，文奇，法奇，无乎不奇。

文施遇此等天定之婚而犹必稟命于九万里之外，写素臣家教何等森严，何等恳至，亦是透顶之法。

日京书一起两何，为暗喝一，天意明点，逼真古文。

文施击石，豪气未除，然非此何以释国妃、公主之忧？对下等人说法不得不尔。至其侃侃而谈，则蔼然仁者之心，卓然豪杰之论。

## 第一百四十九回

### 九万里外塑生祠 百寿堂前开总宴

国妃等喊掐灌救，有顿饭时方将公主救醒。国王挥泪出朝，向朝臣根问驸马凶信，番相道：“京中发探虽探得此信，但至今未见军营奏报，恐尚未真，望吾王特点大臣一员，领兵飞驰，赍金帛前往，假则宣旨犒军，真则督令诸将扶柩班师，徐议灭贼之策。”国王垂泪允奏，即命番相领兵前去。

番相点齐人马，备办军装，是日已不能上道。次早正待起程，军营捷书已到，方知挂孝举哀亦是文施之计。文施因常梦龙，便极喜龙，常在南湖令春燕、秋鸿教演赴水伏水之法，闲时便下湖骑跨小龙以为儿戏。此番被贼凿沉船只，便在水底潜洩至别将船上，仿素臣落海之意，令其将计就计，招魂设祭，挂孝举哀，假作慌乱之状，草草班师。贼果中计，悉众掩袭，伏兵俱起，文施提刀忽出，奋勇追杀，当将朝天公主砍落淀中，伙党杀得五零星散，至此日荡平，方来报捷也。国王等这一喜分明如死人复活一般，公主、左文方止哭泣，右文亦于是日方免暗中悲泣。国王知大军凯旋，于六月十三日进京，命备荡平喜筵，俟驸马入朝，告庙献捷，解甲贺功。

十二日，兵马离京四十里，文施闻信，不愿以臣礼自居，将兵交与副将，令其明日进京献俘，自己欲匹马入都。却值地方耆老居民环拥辕门，牵羊献酒，文施开营放入，耆老们称功颂德，争奉兕觥，文施面软，当不得老人跪地苦求，饮了这人撇不得那人，连一连二的大杯奉上，竟至酩然大醉。趁着月色，挥去从人，上马

独行，更馀时分已至外城，叫开城门，直奔内城，恰好有内监奉旨钦赐珍珠汗衫要连夜赶至军前，开城出来，便跟在马后，一同回宫。文施知国王已寝，令勿惊动，把马交付内监，向自己宫中叩门而入。公主及左文迎着，哭笑齐来，诉说前事，文施轻怜缓借，殊不胜情。宫女摆上瓜果酒肴，两人殷勤捧劝，文施心软，只得又勉饮数杯，旧酒新酒一齐发作，头重脚轻，站立不住，宫女们伏侍上床即便沉沉睡去。一觉醒来，闻着枕上香云，抚着怀中暖玉，少年久旷，酒兴迷离，便贾其馀勇直捣黄龙。那知又被调度，复将右文破体，次早方知，埋冤公主，云是父母之意，也只索付之无可奈何了。国王知右文已经合欢，文施不居臣礼，因在宫中大排筵宴，贺喜谢劳，两事并作一事，席散送入右文房中成婚。

八月内番相奏闻：“通国百姓感激驸马荡平四寇，为国中除了大害，欲将天主庙旧基改为生祠，世世奉驸马香火。”国王正念无以酬功，即允其奏。九月内完工，方向文施说知，令同公主等随驾出宫，文施见木已成舟，只得应允。初九日，国王、国妃、文施、公主俱赴生祠游玩。那天主庙基本大改建起来，巍焕无比，前殿供有国王千岁龙牌，大殿塑有文施浑身，大西洋人技艺极精，真个呼之欲应，只少一口气儿。国妃及三个公主看了又喜又惊，怕有魔魅。文施道：“那却不妨，寒家高祖母、曾祖父母、祖父父母先从吴江、浙江、福建、江西、北直塑起，如今两京十三省俱塑遍了，外国如扶桑、日本、宾童、龙锡、兰山、鞑靼、西藏各番亦俱建有生祠，塑着浑身，现在富贵寿考，子孙众多，没见一些魔魅。”国妃等方才放心。后殿供着水夫人、素臣、文龙、文甲四世长生禄位，文施及公主俱叩拜过，国王、国妃亦欲行礼，文施再三阻住，方各四揖四福而退。

次年正二两月，公主、左文各得一子。三月内国妃亦得世



子，四月侧妃复得王子，右文亦得一子，国王喜得睡梦中俱是笑声，向文施谢了又谢，道：“寡人因急于生子，欲事不节，以致十馀年来后宫俱不受孕。亏得小女向他母亲述知贤婿家教，寡人仿之，连得二子，嗣续有人，七庙神灵俱感大德矣。”文施不敢为子题名，但以初子、二子、三子称之。

国王修启，启知大人文国主，问入中华朝贺之期，以便亲至驾前候旨，送女回国。日京书来，定于八月初五日发使，令国王不必来朝，径赴朝天澳，候巡海之便，到船相见，兼为駙马饯行，拂拭三株玉树。国王召亲藩监国、番相掌朝，带着两王妃、两王子及婿、女、外甥，于七月初一日起身，八月初至朝天澳。各国使臣共一大舶、一副舶，以备不虞；国王亦一大舶、一副舶，专候日京巡海至澳，见后开船。候至八月初十，大人文国使臣已到，传日京令旨：“因小人文国国王亚鲁新薨，未立世子，五王子争立，亲往镇压，立君以定其国。”说多多致意駙马，不及钱送，令国王于回国时相见。国王因择于十二日开洋，一路海不扬波，坦行无阻，三年之内，直达中华。戊寅三月，左文、右文各生一子，文施仍命两子为四子、五子。惟公主直至岁底受娠，算至九月尽边，方是足月。不意进门之日，恰值分娩。此则生有定期，合与太高祖母同日而生故也。

当下文施将七年以内情事约略说出，呈上日京之书。满屋人如听传奇小说一般，津津有味。水夫人看过书札，说道：“此真天意也。日京说有六宝，还认是连汝及五子而言，今知二子乃生于舟中，彼何由预知？”文施道：“景叔祖只知三子，想是除去云孙，连妻妾算作六宝。”水夫人复问公主等入门皆晕，何也？文施道：“彼国有车无轿，或是从未坐轿之故。”水夫人吩咐明日可打车去接，因命初子为初、二子为祺、三子为祉、四子为祯、五子为

祥、六子为祷，曰：“吾目中得见仍孙，足矣，故此一代俱取仍字偏旁，六子生于寿日，故加寿字以志庆也。”次日，打十几辆大车去接国王、国妃到府，果不发晕。拜寿过，素臣、文龙、文甲、文施陪国王、两王子于日升堂筵宴，古心、文柔、文施、文麟、文凤陪各国从臣于补衮堂筵宴，水夫人及六媳、凤姐、蛟吟、文甲妻马氏陪两国妃于月恒堂筵宴，席罢轮流入园游玩。素臣、水夫人等指着老龙说道：“送施郎至宝国者，即此龙也。”龙若有知，向国王、国妃俱昂首张鬣，似鸣得意，国王、国妃俱向青龙作谢，方游泳而去。国王、国妃到夜互述所见各相惊异，看问公主，知甚康健，抚视外孙，貌甚魁梧，喜不可言。跟随的内监、宫女俱恨没点着媵送，向媵嫁的内监宫女称赞道：“这等地方多住得一两个月便胜活了百十岁哩！你们好福气也。”

初七日，设宴款别，各国王、国母、国妃。阳旦儿女情长，不能遽别。素臣为上章展限半月，在西宅筵宴，看洗三朝，未出预席。各国王、国妃俱贪看园中奇景，临别时趑趄却顾，十步九回，惟淳恳十年后再许庆祝。初八日，宴各国使臣亦是如此。初九日，合族庆祝，观水、齿分、德爵俱尊坐了外面首席，夫人坐了内面次席。合族当观水禁制时，俱是生监，此时皆历仕途，在外则委佩垂绅，在内则花冠霞帔，满堂朱紫，真科甲之林、公卿之海矣。初十日，外边是吉于公、元彪、宦应龙、虞挥、禹陵、倪又迂、羊祐、岑文、奚奇之子奚豫及左右三营将领，至文恩、锦囊、金砚、伏波、松纹、韦忠、十男飞卒，俱不敢随班行礼，与文虚、张顺各内监另班登单叩首，家人、书僮及新来男优五十撒单叩首。里边是随氏、碧莲、翠莲，至紫函、冰弦、晴霞、熊熊、乌乌、玉奴、阿锦、赛奴、天丝、柏氏、春燕、秋鸿、娇凤、小醺、十女飞卒，亦不敢随同行礼，与文姬、沈家各官女另班登单叩祝，丫鬟、仆女及新来女优五

十撒单叩祝。外边古心、素臣陪吉于公等于补袞堂，张顺陪金顺等于文武厅，文柔、文施、文龙、文麟出奉三爵。里边阮氏、田氏陪随氏三人于月恒堂，水夫人出奉三爵。沈家陪紫函等于戏彩堂，璇姑等五位夫人及秋香出奉三爵。

外边席上讲起东阿初会之事，道：“贤弟兄十二位，今止存元宦二兄，亦苍颜皓首矣！幸各位俱有后人，俱列仕路，为可喜也。”元宦俱谢提拔之恩、赐婚之德。问奚豫：两位令弟现居何职，奚豫道：“两弟俱在江西，一任游击，一任都司同知。”问虞挥：国君近况何如，虞挥道：“国年兄因病足，致政在家，日惟煮茗、下棋、看花行乐耳。”问吉于公：韦易二君后人，于公道：“韦兄止一子，现任云南操江游击；易兄两子，一任贵州安笼守备，一任镇远县。”素臣道：“不曾谓吾兄福泽较胜韦、易二君？今二君已作古人，而吾兄寿考康宁，三子一孙俱贵，复得曾孙，知愚言不谬也。”于公道：“若非公相提拔，至今一丰城之游民耳，又安望福泽耶？”素臣道：“丰城之事，若非吾兄主谋，则老母必难瓦全，韦、易二兄必遭诛戮，丰城百姓亦必受屠戮之祸矣。弟之决吾兄福泽者在此，乃吾兄所自致，何归功于弟耶？”

里边田氏向随氏说知：杨氏、焦氏、金枝、晚香俱在内。随氏大喜，席散即同柏氏进见，六个旧人相会，鼻涕眼泪俱喜出来。随氏、柏氏俱自愧，俱颂焦氏贞节，焦氏道：“若非奚夫人委曲救全太师爷，夫主必灭门矣，姊妹们尚得各邀恩庇，有今日之聚耶？”璇姑等奉爵时，亦问生胜、紫函等，亦以煮茗、下棋事答。素娥向秋香道：“桂姨还说有主意，若嫁至云南，比北直更远五六千里，今日岂能来此？谁知他在家自得其乐如此。”冰弦道：“他何尝不望来，何尝不以不来为恨？只缘得有痲疾，一足软废，无可奈何耳！”湘灵道：“他比各位年纪小，怎患有此疾？”冰弦道：“奴

等四人各有一癖，奴爱弹琴，紫姐爱看书，晴妹爱画画，生妹爱下棋。五六月边，在松下乘着凉风着棋出神，受了风露，以致夫妻皆有足疾，故不能来耳。”璇姑看着素娥道：“何如？我每见他耽习棋谱，便劝你诫阻他，你说勿违其性，仿太君许三妹作诗之意，也许他半时捻子。可知诗足陶写性情，琴可养心，书能达理，画虽无益而泼出烟霞亦见机趣，惟奕则劳神费时，有损无益，今之足废，皆二妹姑息之所致也。”素娥等皆以为至言。是夜，犒宴本府下人，惟文虚、文姬专席，令文恩、玉奴、阿锦陪侍侑食，古心、素臣、阮氏、田氏出奉三爵；张顺、沈家合席，令松纹、娇凤、锦囊、天丝陪侍侑食，文龙、凤姐、文麟、田氏出奉三爵；馀皆四人一席，不侑食，不奉爵。

十一日，大会亲族友属，看演《百寿记》，惟水云、庐墓、长生、水间、辟召入京不到，馀皆早集补袞堂。中间因天子常坐空出，靠北三架不设座位，将屏门探下，换上阳旦所献二十四架水晶屏风，内坐一切女眷。八间厅上不设筵宴，但置座位，以阳旦新亲，东边南面首座，次及王恕、马文升、戴珊、刘大夏、洪文、东阳、袁静、白祥、龙生、铁丐、尹雄、连城、屈明、邢全、如召、沈瞻、申田、元领、水唐、玉冰、元彪、应龙、奚豫、东方旭二十五位；西边南面，泾王首座，次及吉王、圣公、徐武、吉于公、闻人杰、施存义、袁作忠、林平仲、熊奇、汪归儒、藺文余、虞挥、禹陵、倪又迂、羊祐、岑文、皇甫继昌、未洪儒、马玉、干珠、关兰、田宝、任喜、沈虎二十五位；朝西，全身首座，次及外孙婿、孙婿、外孙，次及五湖三孙，次及曾外孙婿、曾孙婿、曾外孙；朝东，观水首座，次及古心、素臣并族中诸侄，次及文柔、文讷、文龙、文麟并族中诸侄孙，次及文甲并族中诸曾侄孙，次及文施，末座文奶。东西因人众，分前后列坐，惟皇太孙于中间御座旁东南面金坐。阳旦不敢僭诸王及中

朝大臣，素臣道：“此权宜之礼，所以敬新姻也。”宗贯等不敢僭诸王，泾王不敢僭玉麟，圣公不敢僭东阳，全身不敢僭观水，诸外臣不敢与古心、素臣对坐，各王大臣又以太孙金坐不敢南面，素臣道：“本难序坐，故不设席；不设席则事可权宜。今以东边南面为一局，西边南面为一局，西面为一局，东面为一局，各一局自序，而不通各局，自序则无虞凌躐矣。至太孙虽金坐，而于御座旁中间独坐，则不失其尊矣。望各位从权可也。”众人方各坐下。

子弟上场，参单毕，先参寿，一旦扮水夫人，手持龙头万寿杖，头戴九翬四凤冠，身穿织金绣凤衣，随四宫女、四内监上，唱毕，内监报：“姑太老爷，老姑太太到！”一生扮全身，一旦扮遗珠，率二子、二媳、二婿、二女、八孙、八孙媳、四孙婿、四孙女、六曾孙、二曾孙媳、二曾孙女上，拜祝合唱毕入场。内监报：“大老爷，太师爷到！”生旦扮古心、阮氏，后随秋香；素臣、田氏，后随璇姑、素娥、湘灵、天渊、红豆，率三十二孙、三十二孙媳、两庶孙媳上，拜毕奉觞上寿，各分侍左右，合唱毕，内监报：“一百四十三位伯爷，七十八位公主、夫人，二百三十三位子爷，四位夫人，三位波而都瓦尔国公主，九位男爷，及各位王爷妃、娘娘、姑老爷、姑太太、少姑老爷、少姑太太，各位小姐到！”水夫人道：“只这九间厅堂如何拜祝得下？”吩咐赴日升、月恒、安乐三堂分班齐集，俟入内行礼，单把男爷们唤来。于是八生扮披发幼童，六穿男爵服色、两穿国子生服色，一旦扮宫女抱新生之文涛蟒袍玉带上，各拜毕，分两旁随侍。水夫人独命宫女将文涛抱上，置于怀内，抚摩其顶曰：

“入门得汝，宜启我宇，我宇既启，公侯伯子。汝亦男邦，蒲璧是将，千丁堂皇，海内无双。又何多寿，惟德是求。允文允武，纘尔高祖。如冈如阜，绥我寿母。”

水夫人祝毕，满场合唱，然后落场。外边家人、小厮，内边宫女、丫鬟，各捧茶点向各位席前献侑。阳旦一面吃茶，一面问小女：“入门生子怎已入戏？”廷珍道：“令亲翁府中从不演戏，此系西边坐的一位忠勇王干君、一位葵花峒学士关君，制就乐府，教成优伶送来，制乐府者即系关学士，知有令爱生子之事，新添出来的。”阳旦乃知其故。

茶点用毕，末脚开场，接演第一出“圣母垂谟”。素臣暗忖：母亲庭训甚多，兰哥等无由而知；若仿佛之论，岂能深入闾奥耶？及至演唱，却是素臣在丰城起身，欲遍历天下，水夫人所解忠孝仁三字之义，然后知是湘灵札记，以篁姑少去，以后挪前之故。满堂宾朋交口赞颂道：“有太姒故有周公，有孟母故有孟子，太君庭训如此，故公相忠孝俱全，仁及天下万世也。”

第二出演“良朋言志”。宗贯等道：“原来驱除佛、老，从初出门已定之矣！伯明兄彼时只知受屈无伸，岂知有诸公为兄抱愤耶？”无外道：“只可惜第一抱愤之人远隔荒外，不得同赏此剧。”成之道：“当日言志，所少者敬亭、日京、何如三人，而续后在浙江补言者有梁公，在京邸补言者有长兄、正兄，恰好仍足十人之数，改日须醺公分，畅谈一日，以贺素兄之有志竟成也。”长卿等俱欣然订期。

次演“游学寓杭”至“破壁开笼”七出。内外仆婢俱捧献酒肴。连城与始升、首公、双人同年，连城、始升又俱是解元，同中进士，同馆教习，尤属交好，因拿着酒杯，若庄若谐的说道：“公相真忍人也！不是得罪年兄说，年嫂亦忍人也！在府除却公相一人，恐必曲就从权之说；而若非年嫂之无情，亦未必听公相之诡辞，全璧以归年兄矣。”始升道：“弟合盃时即与贱内说，卑人设身处地，若遇此等人必当委身事之。记得写有几句，是‘当年贵主

惜微躯，宛转相从钟大夫。漫道使君家有妇，可知妾不比罗敷。’亦可见弟与年兄有同志矣。”双人道：“两年兄之言乃天下之公言，素兄之见乃一人之私训，不可为训也。”长卿等俱大笑，独阳旦茫然顾问，东阳指着始升道：“方才各出内溺水被火、逢凶拒奸的女子即此位嫂夫人也。这位连兄与他同年相好，说公相与他嫂夫人俱是薄情之人，不该在古庙中讲那道学话，该成就姻缘，故此大家发笑。”阳旦道：“原来这戏俱是实事，太亲家固是圣人！”向始升拱手道：“夫人亦女中圣贤矣！”宗贯、负图俱道：“戏俱实事，独有神将擒拿怪物，恐系作者添设，以悦观者之目。”心真、首公俱道：“并非添设，素兄归家即曾道及，但不知此怪究系何物，神将何故拿他。”元彪、应龙齐答：“这怪即是靳直之父，葬着龙穴，在西湖后山发出神将拿捉不住，幸被公相扼断尾巴，受伤甚重，方不足为害。末将等时在东阿，只知靳坟出龙，西湖发水，怕合着祖父上天、子孙为帝之说，后闻公相扼尾受伤之事，众人之心方安，方死心塌地为朝廷出力，与靳直、靳仁为难也。”宗贯等方知其故，叹颂不已。

接演“感恩酬妹”一出。东阳指着虎臣向阳旦道：“这扮的女子，即此位刘君之妹，玃衡太夫人也，公相之为忍人，愈可见矣。”虎臣道：“末亲那时亦以为忍，且不独忍于舍妹。盖无所往而不为忍人，今乃知天下惟大忍者乃能大慈也。”廷珍道：“《采风集》内‘半世空门礼大慈，岂知大忍有如斯’之句，正与素兄劈真反面，与刘兄之说足相印证。”

复演至“东阿遇侠”，元宦及奚豫俱踟躇不安。时雍道：“休说云台二十八将出于绿林者多，即本朝从龙之佐亦大半从此发迹，况专为朝廷出力，与靳直、靳仁为难耶！”演至“医痘筹婚”，众客俱赞医术之神，云北道：“后在葵花峒已死者不知救活若干，医

术之神真长沙复生也。”演至“订妾临危”，合座皆泪下如雨。云北拭泪道：“舍妹彼时求继一子而未可必得，今所出者已五十丁，而阅至此阙，仍不免于哀恫何也？”梁公道：“情至语，于书传中读之，尚足下泪，况有此名优曲绘其神乎？”至“赴友错信”，东阳等皆向长卿言：“两公交谊至于如此，世人艳称管鲍分金，不足齿冷耶？”至“擂台脱侠”，正斋向元宦道：“尊夫人本领自迥胜二优，然矫捷至此亦可快也。”无外道：“岂特矫捷，本领亦是不凡。吾兄未谙武事，尚属门外人议论耳。”正斋不信，遍问玉麟、如包、天生、尹雄、邢全、虎臣、成之，俱以为然。云北道：“本由于忠勇母子传授，故不凡如此。”至“批麟”、“赐簪”两出，长卿道：“此弟与日兄、冯太监三人所周旋，日兄已故，惜太监进京复命，俱不得见此。盖圣主、贤臣之交定于此矣。”至“侠客赠剑”，无外向天生道：“此则吾兄所周旋，其捷速亦得仿佛否？”至“旧友解围”，天生向无外道：“此则吾兄所周旋，其雄武亦得仿佛否？”如包道：“据咱看来，只力量小，那纵法刀法竟是一般，不止仿佛哩！”演至“圣母微服”，众客俱叹服知机之神。至“良朋寄书”，负图道：“此足酬醋信一阙矣！”至“异瑞豕嗣”，心真等俱向长卿问与当年所见何如，长卿道：“逼真如此，俨然桃花港中，中夜起视澹然堂后，伏壁私听时事也。”

二十五出演毕，日已沉西，堂中点足灯烛，复演“改装双娶”。外面男客逐出评论，里面女客亦然。梁公夫人问田氏：“这两只小脚，在靴里怎样摆划？”田氏道：“亏着走不多几步，已是滑达达的，怕煞了人。”凤姐在后问蛟吟：“婆婆只假装一刻，还说怕人；你怎样装了半年多去？”蛟吟胀红了脸，答道：“只多缠裹布便不怕打滑了。太夫人没有演过，奴在家演习过来。”湘灵向冰弦道：“你吓我那一跳，不是这出演，敢怕忘记了。”冰弦道：“倒不会



忘记，只为改了装，被桂姐不知说笑了许多。”晴霞道：“他开口便说夫妻两个，你还占着便宜，只奴吃了他的亏。”秋香但笑，不则一声。至“夜火宝音”，匡夫人道：“拙夫回家说起，妾身还是吃吓，你看这火势也就怕人！”至“宵惊侠女”，立娘向飞霞道：“你怎吓公相这一吓？”飞霞道：“何曾吓动一毫？你只看这生脚的神情便知。”至“遇友”、“擒狐”两出，田氏、天渊互相致谢，璇姑道：“奴生平不信邪，谁知竟有此等妖物。”至“王宫得仆”，赛奴想起丈夫，潸然泪下，玉奴慌忙递给汗巾，悄悄拭干。

至“黑夜援贞”。飞娘道：“不经烈火，谁识真金？如今七十二岛那一岛不建造香烈娘娘的庙宇吗？”至“看佛屠僧”，了缘道：“这事真切不过，从前我们县中观音寺内就有这事，只没这一尊松明佛像。”“诛凶救侠”。碧莲、翠莲俱道：“若老太师爷迟来一日，山庄之人都入鬼录矣！”赛奴暗喜没扮出捆在树上的丑状，却又想着容儿做嘴调情之事，只顾要挂下泪来。

至“见母”、“触阍”两出，璇姑道：“那日亏两个妹子怎样过来。”素娥、湘灵道：“又羞又急，又气又苦，也说不出那时情景，总如万箭攒心罢了。”鸾吹道：“休说他两人，妾身在外面几乎把魂灵都吓掉了。”田氏、素文俱道：“休说在省中目见耳闻，妾等俱在丰城，事后知道，还吓出冷汗来哩！”晴霞道：“那日吓到要死，喜也到要死，真与场上吃酒时一样，个个欢容笑口，说不出那般快话。”泾王、吉王妃俱问：“怎忽有这一变？”水夫人道：“这事猜想了几年，直到后来才知。”指着随氏等道：“是奚将军们出了三千银子，假说丰城百姓敛来，替任亲家孝敬，故廖监有此变头。”两妃道：“这恶奴后来发到府中，就该挫磨他个死才得出气。”田氏道：“不挫磨他，还中了他暗箭，累拙夫托病了七年，若不是皇上一力救护，性命便送在他手里哩！”两妃道：“亲翁托病，满天下人

都信是真，想不敢瞒太君，各位亲母也便知道，只苦了相好亲友，忧愁悲愤，怨天恨地而已。”田氏道：“妾夫发病回家，就没进里边，妾姑何由而知？妾等苦求不过，妾姑方肯出去看一看各人面目，叫子弟合唱一小引，说是非口舌所能挽回，只可听天，便把妾等都苦坏了，何从知道是托病呢？”水夫人道：“小儿那日去奏除佛、老，妾身原恐上皇震怒，有意外之祸。及发病回家，失心改常，便料及皇上有委曲解救之事。后为媳女们再三求恳，不得不进去一看，及见小儿但有惭惧之容，并无荒淫之状，复令子弟各唱一小引，俱是童音，愈知托病无疑。但廖监管门，奸人肘腋，不敢泄漏，故云非口舌所能挽回也。”两妃及各女亲俱赞叹不尽。演至“三处空房”，听着外面男客俱议论素臣薄情，元夫人道：“这才是有情，怎反说薄情？”匡夫人道：“是相好朋友谐谑之词，非真以为薄情也。”紫函、冰弦、晴霞在后俱私议道：“那时看着老太师爷真个薄情，休说镇国太夫人经年久别，只素灵、敏慧两太夫人千辛万苦守到这一日仍守个空，岂不辜负了人？”至“一门聚首”，秋香道：“你们只知道素灵、敏慧两夫人千辛万苦，可知道玃衡夫人的千辛万苦？到这会子才知道薄情的好处哩！”

至“毙獾辟洞”。玉奴道：“那日咱们也是这样费力，若不是老太师爷在那边踹打，休想弄得开这石壁。”秋香道：“那日虽费些力，后来坐汤却大家受用。”晴霞道：“可记得你说司兄弟变了泥狗吗？如今是老虎也不如他了。”天丝问：“你们说那家子话？”秋香道：“是说你家国王千岁做泥狗时的话。”至“发藏赈饥”，秋香道：“分明是一窖清水，怎太君、老太师俱说是银，躑妹又说是水银？”天渊道：“后来想起，这银本是太君及老爷之物，故俱见银，妾身也见是银，是大半在我手里用去的缘故，躑姐在广西军营也经手用过，故见是水银也。”至“鸡笼除怪”，天渊向璇姑道：

“太夫人不信邪，又有这山魃夜叉出现哩！”连夫人道：“亏公相大胆，去挽他的舌头，你看血赤赤的长得好不怕人！”至“闽县碎神”，水夫人道：“这出甚不雅观。”看至临末方道：“羯鼓解秽，赖有此耳。”至“击石出鬼”，连夫人道：“贤妹不信邪，此虽非妖邪，也就怪不可言了。”篁姑道：“善恶报应，只争迟早，此乃事理之常，不足怪也。”金枝、晚香俱知下出是“入阱看花”，本出将完，即通知杨氏、随氏，柏氏却挤坐中间没处躲避，便一齐发抖。幸喜出场却便是“侠女天来”，方各暗称惭愧。侠女这出，飞娘已是见过，仍复泪下，各夫人亦俱流泪。至“佳宾云合”、“梦雪奇冤”、“檄驱淫鬼”，各夫人俱向洪氏、翠云、碧云、红瑶、玉贞等叩问印证异同；至“因婚破敌”，俱向飞娘、飞霞、石氏、立娘等叩问印证异同，洪氏等俱回说宛然当年情事。

演至“遭风得珠”一出，素臣等上船开出洋来，龙蚌争逐上场，忽发大风，呼呼吸声把满堂灯烛直淹下去，几乎吹灭，四面地烛一时俱灭，只剩每间厅内两枝数十斤照天大蜡没有吹熄，挂彩壁轴诗轴寿章嗤嗤的响做一片，不特屏风内女眷惶惶错愕，连满厅男客亦俱相顾动容，不解其故。正是：

天道风云原不测， 人情变幻更无穷。

### 总评

文施教演伏水、赴水之法，既现证沉船得生之故；下湖骑跨小龙，复回顾上天之事。妙在“常梦龙故喜龙”一句，来脉逼真，便非凭空结撰者比，此为天造地设。

十三省外国俱塑生祠，写素臣功德及人之广，至矣，尽矣，乃复建于九万里外自古不通之绝域。此书之奇，在无笔不用透顶之法也，他书亦何尝不欲透顶？而极力写来亦止

在上下床之间，遂不得不让此书独置身百尺楼头，卧一切作者于地下耳。

内外列坐，将一百几十回内一切人物俱聚一处，即是绝大结束，固不待搬演出场，始为钩锁之法。

参寿一出，明挈两头，暗点中间，使与“千丁介寿”一出，不致犯复，斟酌尽善，而文禱一颂，开后水夫人抱祝，复有情文相生之妙。

戏至百出，极有力量，人亦断不敢逐出叙述。转虚易而连实难，必呆滞、必雷同、必挂漏、必牵强也。今读此书，何尝不逐出搬演、逐出评论？而无一笔呆滞，一语雷同，一事挂漏，一论牵强。运实若虚，文成法立，真扛鼎拔山力量。

就事评论，无不切合，足矣，而“圣母垂谟”则补出湘灵等札记；“贤朋言志”则拖出剧分贺志；“游学”等七出则点明靳直父骸成龙，素臣枢尾被擒之事；“酬妹”则萦带采凤；“遇侠”则表明奚奇等心事功绩；“赐簪”则指出主臣之交，于重提内复加重提，于钩锁中复作钩锁也。而“外面男客逐出评论，里面女客亦然”二句，不但递入屏风以内，兼使男客议论时即有女客在内逐出评论，而男客议论亦不止此，东边南面诸人其西边南面及东西列坐者无不逐出评论，无字句中皆有字句也。如此写看戏方是活泼泼地，方是绘月绘影、绘风绘声，无一毫呆滞、雷同、挂漏、牵强之病。

里面评戏，如“改装双娶”则牵带蛟吟，兼涉秋香谗语；“宵惊侠女”则兼表素臣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气概；“援贞”则兼表七十二岛建造香烈庙宇；“屠僧”则牵连别事；“触阍”则不特指明廖监变头，补出诸奸暗害而水夫人先觉之故，尽情发露，尤属画龙点睛。岂但生平时事逐件重提一遍？令

人拍案叫绝也!

“三处空房”，以里边议论，外边解释；外边已极灵变，因此见里边议论时外边亦在纷纷评论，于无字句中显出字句来也。举一例，余更是活泼泼地，如绘月之绘影，绘风之绘声。

“毙獾辟洞”，形容出锦囊移气养体前后不同之概，“发藏赈饥”，体验出银水、水银各见不同之故，皆非呆写本戏、逐件一提而已。

“遭风”一出，忽变大风，令内外人俱惊疑错愕，将上下文一隔两断，允为古文秘钥。盖戏至百出，若一直连写，纵有波澜亦嫌累坠，故必需此一隔以灵变之，不独以末回陡起为长。

## 第一百五十四回

### 三居次爱戏拜翁姑 两李生劈面惊新妇

试问风从何来？却是制就风车，从东西出入戏门内设放，演至龙蚌出场，各把门帘揭起掬将出来，那风便直入堂中披猖作势。看戏者眼目俱注视龙蚌，不诞有此，故俱不解其故。干珠、关兰夫妇四人自心明白，却不肯说破，故内眷皆惊以为奇，及外面人看出风车，里边女眷仍自不解，还只认做事有凑巧，及至船一入港，恰好风息，更加诧异。亏得碧云、翠云两双神目瞥见风车，向各夫人告知，方才明白，各赞篁姑巧思。这出演完，漏已四鼓，素臣恐水夫人劳乏，因向众客告止，请俟天明再演。

阳旦及三妃回至西宅，三公主俱来迎接，国妃道：“驸马未回，他两个守候罢了，女儿怎还不安睡？产后是着不得劳的。”公主道：“王父王母未回，怎敢先睡？况且和衣睡等，一些也不觉劳。”左文道：“姐姐甚健，宫女们回来说做的戏异样好看，姐姐还想明日便去拜寿，好看那下半本的戏哩！”国王道：“若说起戏来，真是好看。戏子俱是一色小孩，相貌之好、衣饰之华、关目之工、曲艺之高、声音之妙，样样俱到绝顶，真个把人要看杀了。贤妃可知，出出都是实事，男人俱在座中，女人听说亦俱在屏内哩！”国妃道：“妾身亏着对头亲母坐在背后，一出一出指与妾看，说与妾听，方知演的俱是实事，明日更演着女儿女婿了。妾身还嫌杀阵戏少些，亲母说明日有十几出大杀阵戏，还扮出麒麟龟龙、景星卿云诸色怪异鬼物，各种稀奇好看的事来哩！女儿真个健旺，等驸马来说知，一早去拜寿。只留心，一觉吃力就先回来，也不妨事。”左

文、右文更是极力撙掇，侧妃、爱女亦真怂恿，国王许诺，文施一回便与力言。

文施看着公主，说产后是劳动不得的。公主道：“妾身自觉精神很好，定是不妨；况且进门多时，不拜见公婆大人、不拜祝太君百寿，也不是道理。”文施道：“这话却是有理，明日且去禀知。”于是大家急急收拾安寝，天色一明，文施便去禀知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素臣等因话亦有理，遂同至安乐窝禀告，水夫人道：“我也忆着他三人孤伶伶的，但只怕他劳乏，既是精神健旺，出来散散心也好，若爱看戏，随意看一两出，一觉劳倦便去安息，产中犯出毛病便是一生受累哩！”文施答应而去，即同过来见礼。水夫人恐公主劳乏，令其专拜自己及曾祖父三代翁姑，其余尊辈俱统作一次拜见，俟改日再往各房专诚谒拜。只如此已拜了五回。各女亲俱体贴水夫人之意，只捡顶真尊辈作一次受了拜礼，其余与本家等辈俱总行小礼。即拜祝百寿。文施、公主并立，左文、右文稍后，五子随同拜祝；新生之文祷，亦是宫女抱而叩祝。水夫人亦抱而摩其顶上道：“我不能如戏中谆谆念祝，只好撮其大指，愿汝同我之寿，同高祖之富贵福泽也。”拜寿茶点已毕，齐齐听戏，内外各照原坐，三公主俱坐马氏背后。

子弟上场，第一出演“金砚回生”，第二出便演“东宫见圣”。金枝、晚香知“回生”下有“锦衣受死”一出，怀着鬼胎，怕焦氏哭泣，今见删去此出，暗自喜欢，岂知是水夫人看戏目时已定主意，将“看花”、“受死”两出空去的。外面泾王、吉王私论：“那时皇上虽说素父子贵富，功业必逾汾阳，也还是未定之词，谁知远胜若此！”至“官邸谒岳”，任喜暗忖：“我那时尚未出世，若非舅岳，我父不且乏嗣耶！”至“辽东诛孽”，皇甫继早暗忖：“若非公相，我父必受其害矣！”至“广西破妖”，圣公道：“公相之便，既可救得活人，又

可淹得灭火，真神便也！”赤瑛道：“其人现亦在府，活人要算是亲眼见的。灭火虽是耳闻，先继父在路即曾说来。”至“觅嗣逢亲”，虎儿暗忖：“那时若不遇姑夫，我父子岂有今日？”至“疗痲”、“医癆”，干珠戏关兰道：“当时亲母甚怒，亲翁甚苦，岂知股肱夹辅之有力，药石苦口之利病耶？”关兰笑道：“人皆以耳为目，亲翁乃更以鼻为口，岂亲翁闻臭，不啻若是其口入耶？至股肱夹辅，较以凿天荒者何如？惜未入戏耳。”至“宿庙梦神”，羊祐、岑文道：“不过土神，又是妇女，怎这般灵异？”赤瑛道：“此即家岳仆妇，其灵异不止此事。”干珠、关兰俱道：“现在嗣中香火之盛非常，弟等如有疑往决，其所示之梦无丝毫爽也。”至“孔雀埋金”，干珠道：“这铁一埋，把赤身嗣地脉破坏，毒蟒由此绝灭。家母常说，公相真是天人！”至“麋弥受蛊”，干珠道：“嗣母托梦就预知此事，家母亦逆料有此。”关兰道：“嗣母托梦既预先指破，老亲母又能前知，何不劝阻？”干珠道：“家母说毒蟒该有一番发泄，广西该受数年荼毒，此乃天数，贞女岂能挽回？”至“县令弃官”，众人俱指着东边，赞宗贯、伯明之贤。至“亲王下榻”，圣公问吉王：“这是目击之事了？”吉王道：“彼时寡人尚未入继，得自先王口述耳。”至“招安”、“设阱”、“降龙”、“破穴”、“班师”、“定峡”六出，关兰道：“此亲翁发迹时也。”干珠道：“后三出弟始与其事，前三出则吉公与那边元将军、宦将军，里边元夫人、宦夫人与有劳焉。”至“匹马入宫”，林平仲道：“熊兄骤见，公相跌死，这一吓不小。”以神道：“公相便跌得几死，弟便吓得几死，直到救活转来，赚进城去，还不知皇上是死是生，公相是祸是福，魂魄正不得上身哩！”至“只身戡乱”，江华诸王俱道：“诸出止十演一二，已是怕人，素父之功真天高地厚也！”以神指与平仲道：“你看诸王面皆失色，事后且然；弟那时一日有数十次讹言，魂魄怎得上身？”至“诛逆迎銮”，田宝道：“此闻人诸公



身亲之事也。那五千长线是怎样爬得上去？”闻人杰道：“现在东边龙兄、这边林兄弟，里边龙嫂子、尹嫂子，白公两位如夫人，那一个不是飞身而上的？还有白家的婢仆、岛中男女兵将，也个个都从这索上去，不然怎救得上皇出来？”至“擒王靖虏”，吉于公道：“此出弟亦未与其盛，在座躬逢者尚有几人？”以神道：“除公相家属外，东边是龙姊丈，尹兄，元将军，邢将军，宦将军，这边是弟及奚将军等人，里边是大家姊，元夫人，宦夫人，羊兄、岑兄两位夫人。”至“涿州得女”，里边水夫人、遗珠留心细看，恍如前日相逢之乐，满堂宾客俱叹为骨肉奇逢，尤胜文施海外归来也。洪儒戏谓全身：“莫非是冒认的？太君是得了大家，便把家姊退了出来，到底要与亲翁辨一个清头哩！”全身笑道：“连弟也如在梦中，是冒认不是冒认，至今还没有明白哩！”至“郡主成婚”，虞挥、禹陵、倪又迂三人与岑文、羊祐私议道：“贱内们说：忠勇夫人是在宫中起数，合与公相为婚，方到丰城来的；后来一意委身，镇国夫人再三撮合，公相执意不从，不知可为易了容，相貌黑丑之故？”羊祐、岑文俱道：“公相岂是重色之人？贱内们相貌亦不为丑，且奉有君命，苦求收用至再至三，公相坚辞，匪石难转。”因历数浙江之拒东方夫人，丰城之拒贺夫人，山东之拒马夫人、奚夫人，岛中之拒成夫人、伏夫人，峒中之拒干夫人，“皆似寡恩薄情，实缘妻妾已多，故谨守短垣不敢逾越。连五位夫人俱是万不得已，依公相本意，是一妾也不愿置的。”虞挥等方各叹服。至“灭浙”、“平倭”两出，干珠道：“此弟所未与之盛。”闻人杰道：“东边是白公、铁兄、刘兄，这边是弟及吉兄、施兄、林兄、袁兄，内里是铁嫂、尹嫂、元夫人、宦夫人、白公两位如夫人，其余或远在荒外，或已作古人矣！”至“赐婚遇妹”，里边鸾吹、红豆留心细看，恍如前日姊妹相逢之乐，满堂宾客亦以为骨肉奇逢。

此出演完，天已大黑，家人点灯，奚豫道：“怎一会就夜了？”虎儿道：“昨日到夜，只演二十五出，今日还多演了三出哩！”田宝道：“今日杀阵戏多，故演得快了。”

点灯之后，第一出演“占鳌蟠龙”，里边白夫人向泾王夫人道：“前日只看见你姐夫登状元台，没见占鳌头，状元不可不中，戏内演出还是这样有趣哩！”泾王夫人看到“独龙蟠腹”道：“文驸马这会也就不论与占鳌哩！”吉王妃道：“公主曾裹在素父怀内，故驸马亦裹在皇上怀内；丈人裹抱女婿还是常事，公公裹抱媳妇才是奇事哩！”至“九岁巡方”，白夫人问鸾吹：“亲母当年是怎样一个喜法？”鸾吹道：“喜不可言，与亲母闻报两婿中了状元、榜眼一般罢了。”至“八肱愈病”，阮氏、田氏等诸媳及鸾吹、秋香、凤姐、蛟吟辈俱如水夫人旧病复发，人人失色，个个愁颜；古心、素臣等在外子孙亦俱蹙然不能注视。飞娘指与各夫人看道：“此所谓谈虎色变也。”水梁公夫人道：“那年看太姑婆病是用过肱汤，故没这等喘息之气。”匡夫人、白夫人、马夫人俱道：“那时不特用过肱汤，已得雪矣，故气色俱有生意。”各夫人道：“本是这子弟做得入神，妾等俱觉满身发冷，百不自在哩！”至“坐红纱帐”，是就水夫人初入宫讲的“学而时习”一章，分入白内，内外都出了神，满堂无一声息，直至下场。飞娘方悄向立娘道：“妹子，你听见吗，那年待妹夫的光景，岂止不知而不愠乎？”至“登状元台”，白夫人等已经看过，犹是喜欢，元夫人等未看过者俱啧啧叹羨不置。至“图收日本”，孔夫人道：“天下怎有这等国王，如今入了中国风俗，自是一变了。”飞娘道：“各国俱移风易俗，何况日本？从前倭妇皆裸，男子摸乳抱腰便快活不过，说以母礼待他，如今谁敢去摸抱呢？”兰姑道：“我们峒中从前都依着土老生话，遵守峒礼，男女拉手抱腰、摸面搵脸，如今也俱革除，遵奉周孔之教了。”至“囊括扶桑”，小蹇道：“天

下怎有这等女人，把国土不顾，只想跟着标致男子在战阵上圆起情来？”天丝笑道：“想跟标致男子在战阵上圆情的眼前就有，只跟着便成了美满姻缘，跟不上便做了一时话柄哩！”小臙胀红脸，瞅了天丝一眼，再没做声。至“舌战除邪”，秋香道：“晴妹说只信观音菩萨，你听老太师诸番议论，可也顽石点头呢？”晴霞道：“那时初进门，心里还是浑的，后来逐日听着太君及老太师爷议论，便早知是邪教了。”至“风移集瑞”，四灵固扮得宛然，将五色彩绸扎成庆云，云间错落，景星火药炼成，光明如月，经久不散，映着五色云影，登时满堂锦绣，一片光华，把国妃、公主及随来宫女看得心花俱放。至“活佛授首”、“死骨成灰”，秋香道：“我这会子快活极，晴妹，你快活不快活？”晴霞道：“你还认我是信邪的人，只顾嘲笑我，我如今的不信比你强远哩！”秋香道：“你真个不信，像这戏里的活佛释迦，你敢动手去烧他吗？”晴霞道：“我说敢烧，你也不信；你自然敢烧斫的了，我却又不肯信，空言何补，须似大太师、二太师真个做出，才凭你说嘴哩！”至“四灵送母”，国妃问马氏：“这也是实事吗？”马氏道：“怎不是实事？只凤凰是随后而来，麒麟、龟、龙，妾身同回亲眼见的。这戏内只扮得四灵神鹿，那随着奇异鸟兽，千万飞鸣，还没扮出来哩！”至“一龙戏孙”，马氏道：“那时再不想有今日，上天时只两手攀着龙角，一掉下来立成齏粉，好不怕人。”至“马为月老”，马氏指与国妃道：“这生脚便是十一小叔，这车内坐的太太便是孔太夫人，姑娘便是十一婶子。”至“虎作冰人”，马氏道：“这生脚便是廿四叔公，那衔在虎口内的便是廿四庶叔婆，那帐房内先赶出来的便是泾王妃，这廿四叔公、十一小叔与小儿同年月日，都是太君生日所生。一个自小常梦见龙，一个梦马，一个梦虎，如今才验出虎媒、马媒、龙媒来，岂非奇事！”国妃道：“一家三代同年月日而生，这是千古没有的奇事。令郎与太君

同生日，如今外孙又与太君同生日，又恰好生在太君百岁寿诞，也是千古没有的奇事哩！”演至“百岁开筵”，是文虚穿着一品冠服，手持龙头筇杖出场，督率内监、宫女、婢仆人等张灯结彩，设坐开屏，悬挂御赐匾对、各色寿幛，排列钦赐坐障、半朝仪仗，宝鼎中焚起名香，金台上烧起画烛，四面摆列珍玩，中间堆着五色斑斓、千层蟠结的天赐神芝。文虚手中指点，口中说念，如《伯喈辞朝》一出内的黄门官，有白无曲，千言万语数说那多福、多寿、多国，古今第一、宇宙无双的盛事。文虚念完，报各国君臣到门，即演“万方同庆”一出。国妃道：“各男王国母国妃名姓是预先传达来的吗？”马氏道：“原本内也没有指名，是关夫人新填出国号名姓来的。”国妃道：“既是新填，何不把愚夫妇一并填上？”好文道：“我们还没来哩，怎样先填上呢？”至“赐爵”、“介寿”两出，侧妃道：“这又是千古未有的事吗？怎有这许多子弟，就制办得许多冠服？真个像有千丁。”马氏道：“那时进去的，便换着冠服出场，故觉子弟多了，其实只有这一百个人。”

至“骨肉奇逢”，国妃笑道：“真是糊涂了，驸马还在我们国中哩。”看到龙挂下墙，文施与公主互觑，有惊疑之状，说道：“这必是新填出来。”马氏道：“因小儿每隔一夜即梦与母子饮食聚会，故关夫人有此关目，只说白内国号及令爱名字是新填上的。”看到梦中稟命，好文道：“这却是新填的了，不然何从而知？”马氏道：“这也是原本，因太君太公俱有梦，故关夫人编入曲内。我与你公公亦俱有梦，没曾早说，故没上戏。休说实事，只这梦亦是千古所无。”复看到国王、国妃率领文施、三公主、五子、宫女襁褓一子拜寿，国妃等俱道：“这定是新填上的了。”马氏道：“亦是原本，但只一位国妃、一位公主、两个孙儿，现又添出七人耳。”篁姑道：“太君几日前看这戏时还说是托之空言，谁知只有遗漏，并非空言。”白夫人道：

“妾等原说焉知不实有其事，今果然矣！但关夫人既知结婚外国，又知匹配公主，复生有公子，国王、国妃同回祝寿，连着那见面惊疑、番相议婚都算得定，就不该遗去两位公主、四位公子了，怎原本只有一妻二子？”篁姑道：“贱妾岂能前知？止因老太师及忠勇、恭让两太夫人起数，说合在外国成婚，才制这一出戏文。想外国臣民之家，如何配得上老太师冢孙？故演作公主。因施弟每夜有梦，故演作相见时惊疑之状；虽有异梦，必有媒妁，故演番相议婚；施弟守礼，必思禀命；恰好太君等俱梦有禀命之事，故演梦中禀命，知道外国有许多国王、国妃来祝太君百寿，施弟若回自必同来，故演国王、国妃送来；算着施弟年止二十岁，得子何能过多，故演作二子，这都从人情揣想而成，谁知一娶三主，连生五子，进门又生一子，俱出人情揣想之外耶！这出戏本由拙夫发想，欲作佳讖，及至戏曲已就，重复疑心，要删去此出，恐终不应讖，徒增太君等悲感。是贱妾不肯，说老太师为千古全人，必有全福，断不致嫡冢曾孙真蹈不测。拙夫说：就便得归，或迟数年，在老太师仍属全福，在此时已属赘疣，徒败人意。贱妾议太君更是全人，必享全福，祝百岁时，心中必无一毫不遂意之事，若施弟不回，便成缺陷，这一出戏最有关系，必不可去。反复辩论，方把这出留下。至前日内外演出时，太君、老太师等感慨，而各国君臣俱已到齐，眼见不能作讖，徒为赘疣，拙夫便尔埋冤，贱妾也极懊悔。岂知天理不外人情，施弟果真回来，成就太君、老太师全福；且更溢乎人情之外，至有六子之祥，此则愚夫妇所梦想不到者，何能预知而不使遗漏乎？”各夫人俱叹服篁姑之识力。

演至“恩乐异数”，白夫人道：“关夫人说不前知，这皇妃冠服，内监、宫女五百金鱼，何以一一不爽？至世袭博士及吴江知县十代荣封，并赠外家三代，则历朝尊荣臣子所无之事，何以皆能预

定？”篁姑道：“此亦就人情中揣想而成。想老太师之功德，非荣封十代不足以报祖宗之积累；太君之圣德，非连祖父晋爵不足以报水氏祖宗之积累；皇上敬信太君、老太师，非如此格外尊荣不足以尽皇上之圣意，而于百寿时降此隆恩，尤足尽皇上重母仪介上寿之至意。五百金鱼因合计子孙约及五百之数，随意结撰，不图其幸中也。内监、宫女历经赐过，想来百寿亦必钦赐；世袭博士，前经赐职，因想衍圣公系衍圣人嗣续，卫圣公系卫圣人教术，曲阜县既系孔氏世袭，吴江县亦应文氏世袭方足相称，故并及世袭五经博士及吴江知县。拙夫说：此系朝廷官职，凭汝捏造，当得何罪？贱妾说：皇上圣明，必不加罪；即有罪，妾自当之。皇上曾说：齐楚大国，不足酬功。何吝此区区一县？或因此而降恩旨，岂不更幸？且窥皇上前赐博士及题‘天下第二家’匾额之意，焉知不欲以崇衍圣者崇卫圣，或已有此旨，亦未可知。谁知适合圣心，竟如妾拟，则虽揣度于意中而实侥幸于意外者也。至皇妃冠服，则原本所无，前日方才添出，何能前知？”白夫人不信，说：“前日揭看过，像是有皇妃冠服。”红瑶道：“实是添出，并删去黄金十万、白金百万耳。”篁姑道：“黄金十万、白金百万，本非异数，因历经赐过，此番百寿，事所必有，故聊以附见，孰知竟无毫厘赐予，此则出乎贱妾意想之外者，尚为前知乎？”各夫人益服篁姑之识力，称叹不置。

百出戏完，满足三鼓，内外筵宴皆散，众人安歇。水夫人令好文先回西宅，并命诸子媳等仍停止晨省，候天明起身。

至十四日，文施与三公主始按家法，率妻妾于五更初起身，盥漱笄总，缙笏衣绅，左右佩用，宫女执灯前导，至文甲房中，文旋、文旗、文旒、旖姐、旃姐先后俱集。省视毕，文甲、马氏各起将盥，文施捧水、文旋捧盘，文甲沃毕，文旗进巾；好文捧水、旖姐捧盘，马氏沃毕，旃姐进巾。文甲夫妇各笄总佩用，宫女执灯导至文龙

房中，文男、文珩、文奋、文甸、文昇及马氏等孙媳，文铭等诸孙，钗姐等诸孙女，先后俱集。省视毕，文龙、凤姐各起将盥，文甲捧水、文由捧盘，文龙沃盥，文男进巾；马氏捧水、郡主捧盘，凤姐沃盥，白氏进巾。文龙夫妇各笄总佩用，房外蛟吟率子媳、诸孙拱立鹄俟，各相叫毕，丫鬟掌灯导至蓝田楼，文麟、白氏、文虎、东方氏、文彪、四公主、文獬、洪氏各率子女媳孙曾先后齐集。烛光之下，好文上楼，瞥见自己婆婆跟着钱氏太婆立在房门外边，一个叔公一辈的走来，把他婆婆脸上一拂，吓得心头跳荡，满面失色。正是：

姊妹漫惊双蒂果， 弟兄还诧并头莲。

### 总评

百出戏文，逐事重提，五十男女，当场现扮，若依次叙下，无异重读全书一过，转觉复沓繁重而味如嚼蜡，妙在穿插灵活，有点数出者，有重点几回者，有内外皆点者，而终以从头至尾逐出顺演，然后全书中未发之义、未补之漏，乃一一指点弥缝，使读者恍然领悟。盖注意在此，极经营之苦，非仅以闲文作结束也。

座中人大半为戏中脚色，譬如对镜描容，悲欢喜怒之情自相印证，无不神似。而夹杂外国王妃，身居局外，不识个中情事，必待指看说听而后知道所演俱是实事。有此激荡之笔，方觉文不板滞，其才何可以斗石计？

水夫人一身福德兼备，亲见六代庆祝百龄，其于文施以下，服穷亲竭，礼有等杀，作书者不得不分详略。故于孙表文龙，不厌十数回之烦；于曾表文甲，则与诸孙杂见；而于云、初二代则表施即接说初儿，表初儿即兼及文涛。因父以及子，由首以该尾，不啻于此处作一大结束。以“同我之寿，

同高祖之富贵”二语为颂，而文氏子孙之无不富贵寿考，俱见于此，总以形容辟除之功。

水夫人之德化感人甚，而用心之厚尤为难能，观于定席而推杨夫人首坐，演戏而删“看花”、“受死”两回，其膺福泽也宜哉！

天子拜寿，亲口追述前言，谓素父功业必逾汾阳。此回泾王、吉王复述天子之言，似觉复沓，不知素父子孙之盛至于此极，虽屡次形容犹未尽作者之意，总缘除灭佛、老功德必颂扬至顶壁一层方称作书之体，不得议其烦也。

满堂宾客看这百出戏，各人有各人心事，即各人有各人议论，绝不雷同，绝不错乱，可谓心细如发，力大于身。

“宿庙梦神”一段发论于羊祐、岑文，则近苗峒者似乎见闻较确，而亦有若信若疑之意，可见正直聪明之神，不若妖狐厉鬼之灵异，足以起人信服也。作者主意在于崇正辟邪，而鬼神之邪正或信或疑尤有关于世道人心。书中竭力表扬，正为世道人心计，故于苦贞香烈，皆不惜以第一等笔力表之，不特一陈渊妻也。

素臣功业当以救驾、卫宫为第一，而五千长线、假死还魂诸事，尤觉想入非非，故不待后世读书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即三十年间，当日躬亲其事之人，大半在座，而喁喁私议者已有其人，此非作书者藉此一论以坚后人信，亦欲以第一等笔墨写第一等功业而已。

岑文、羊祐能知素臣本意，并一妾亦不愿置。恰就天渊易容，相貌黑丑上闲论出来。盖岑文因娇凤结亲，并深悉玉儿同被共床月馀之久，而主人转作冰人一事，故知素臣卸色本领。至羊祐则于看大言牌时亲率二妹谢教于素臣之前，



以二莲姊妹之色不足以动其心，仅仅作合以配元宦，故亦知素臣之深。惟知之深乃言之切，是以他人不言而二人转为素臣知己。作者于此种处亦有细腻熨贴工夫，安得以大结束之故而率尔填砌耶。

战阵圆情是锦囊征扶桑实事，故小躔发论而天丝以唇枪舌剑御之，曾不少让。顾小躔与韦忠比枪，因成佳耦，岂自忘之，而乃轻议扶桑之女耶？道德一而风俗同，虽妇女儿童亦无机械变诈之心。即些小处，亦总是表扬除灭之功。

天丝以小躔往事反唇相稽，似近刻薄矣。而于秋香说司兄弟做泥狗时，贸然一问，以至无辞可答，似又木讷之甚，亦因辟除之后，人心正而机心化也。总是以出色笔墨表素臣之功。

鸡鸣盥漱、佩用，五世子孙迭行晨省之礼，此素臣家教也。书中从未叙过，突于庆寿既毕之日一为辅张，而以李生三男、新妇惊骇略作顿挫之笔，盖过此以往无处可以再提，而如此收束更形容作者好整以暇之致。

崑、崑、崑三男李生，与红瑶李生两女，为文甲、文由妻，前回曾点明矣，而素臣子孙媳女多至如此，使读者过目辄忘，则无以见其奇异之迹。而此等语又不便屡屡题及，故于好文按着家法初行晨省之时，以见两婆婆、三叔公一回诧异之情，俾读此书者省记李生之瑞，而仍复不着痕迹，是谓灵活。

红瑶李生二女为文氏姑媳，红瑶固玉麟长女也；文麟之妻白氏书姐者，亦玉麟女也。其姊有孖胎，其妹亦有品胎，且一而至再三男之后，更得崑、崑两女，然则李生亦有种乎？事固巧合，然即此以见白氏子孙之多，生育之繁，不下于素臣、干珠也。夫玉麟何以得多子之报，曰大恩仓全活饥民，无其功德足以辅除灭佛、老之所不及。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两间房素臣辟鬼  
百寿令文甲惊人

好文看婆婆但把手向鬓边略绰一绰，并不喷声，愈加诧异。忽见床门这边又一个婆婆站在凤姐背后，方知错看；定了心，把床门两边婆婆叔婆细认，仍是辨别不出。忽又看到床门整整排着三个叔公，一般面目，一般长短肥瘦，一毫无二，更自目定口呆，暗忖：“天下稀奇古怪的事怎都出在一家？不信都是一胞生下的不成？以后遇着驸马，不可仓卒厮唤，恐也有相像的，弄做话柄。”

好文自在惊疑，素臣、田氏已起身将盥，文龙捧水、文麟捧盘，素臣盥毕，文虎进捧巾；凤姐捧水，书姐捧盘，田氏盥毕，东方氏进巾。素臣夫妇各筭总佩用讫，五鼓已绝，命熄去灯烛，天已微明，随下楼来。楼下璇姑、素娥、湘灵、天渊、红豆各率子媳孙曾拱立鹄俟，相叫毕，即随素臣、田氏后，同至安乐窝。房门已开，素臣、田氏等进房，文龙等一辈俱随入内，文甲以下俱在房外鹄立，俟水夫人筭总以后再轮流进房省问。水夫人心爱文施夫妇，特传进房，知奶儿随来，一并传进，令文施代素臣奉水，好文代田氏捧盘，奶儿代璇姑进巾，梳栉时亦令好文伏侍。素臣等不安，水夫人道：“汝等执事已久，原可令子媳服劳，我爱施郎嫡长云孙失而复得，他妻子来自九万里外自古不通之国，奶郎又是我嫡长奶孙，故特命以宠之，即朔望日汝兄嫂来执事，亦令其代劳也。”素臣等方不敢言。文施夫妇喜出望外，房内房外诸人俱啧啧羡慕。奶郎甚是灵巧，手执沐巾，一俟沐毕即双手拱献，水夫

人甚喜，令取果品赏之，奶儿捧着果盘跪地谢赏，取一枚小者食之，叩头而起，把馀果及果核藏于怀中，将空盘交还宫女，并足垂手而立，水夫人大喜道：“虽由父母教训，亦甚灵慧，不愧吾家小儿也！”素臣问：“何故食果？”奶儿道：“不敢虚尊者之赐也。”问：“何故怀核？”奶儿道：“不敢弃尊者之赐也。”问：“何故怀果？”奶儿道：“归奉父母，不敢私也。”问：“何故不奉高曾祖父母？”奶儿道：“不敢径达，将由父母转奉也。”这几句话把房内房外诸人都听开了心，啧啧叹赏。文龙想起幼时食果不怀核之事，满面发赤，暗忖：“此儿幼慧，胜我多矣！”水夫人梳栉过，诸人见毕，文施、好文方欲留侍早膳，水夫人道：“汝妻有父母在宅，行将久别，应回侍奉，况产未弥月，不可过劳，除晨省外，一切仍听汝曾祖父母为之可也。”文施、好文方随众辞出。

次日望日，南京各府耆民到门叩祝，传进名单，独空吴江一县，其馀各州县俱到，共一百十七州县、耆民九百三十六名，每人手执一盘，盘设一炉，焚着檀降、沉速等香，两扇“肃静”“回避”头行牌，两扇朱红牌写着“奉旨恭祝百寿”六个大字，牌后面黄旗上写“应天府八属老民”；次及凤、淮、扬、苏、松、常、镇、庐、安、太、池、宁、徽十三府，各府四牌；府属过完，即是直隶、徐、滁和广、四直隶州头行旗号。州属过完，一架彩亭，彩亭内一炉好香，供着一件万民衣，衣上俱是织金老妇某门某氏，凡寿至八十以上者方得列名，肩头、胸前俱九十至百岁以上老妇，捐牌抬亭俱选有精力的老人，又在每州县八名之外，共是一千一十六人。至府门下马牌，两旁分跪，跪至大门，让彩亭进门，然后起立，入府叩祝。水夫人于补衮堂东旁坐，老民等挨府州进祝，祝毕分补衮、戏彩、改缙三堂，文武东西四厅筵宴。补衮堂空出中间，设六十四席，戏彩、改缙两堂各设四十二席，文武厅各设二十四席，东西

厅各设三十二席，共二百六十席，每席四人；古心、素臣分陪八十以上老人于补衮堂，文柔、文龙、文讷、文麟分陪七十以上老人于戏彩、改缙两堂；去了四席主席，其文谨、文鹏、文恣、文由、文甲、文男、文凤、文施分陪六十以上老人于文武东西四厅者，即与老人同席，方才够坐。正席毕，游园；游园毕，复坐翻席；翻席毕，古心、素臣复率文柔等四拜谢寿。这些老民得与宰相、尚书、公、侯、驸马坐着饮酒，已是荣幸，复再听大韶之乐、凤凰之鸣，眼见四灵神鹿、珍禽奇兽、异草名花、亭台泉瀑之胜，口尝甘露醴泉、山珍海错之美，心花朵朵开放，骨节根根松动，临行复有许多宰相、尚书、公侯、驸马向他叩拜，更欢喜感激，难说难言，鼻涕眼泪一齐都放。正是：

德盛礼恭非固位， 谢优劳老为荣亲。

起身时，每人一疋缎子、一对荷包、五两盘费，万民衣价五十两，各项犒赏一百两，共用去一千十六疋缎子、二千三十二个荷包、五千二百三十两纹银。老民等再四推辞不受，说：“逢水旱驿站，俱有官给廩饩；经过城乡市镇，因是庆太君百岁，俱备着酒饭茶果犒劳；住宿之处俱不受房钱，小老等没有用过盘费，何敢虚领赏赐？”内中一个老人跪下地去磕头，道：“小老还受过老太师大恩，不能补报，这赏赐更不敢领。”素臣扶起问故，老人道：“小老袁有业，住在当涂县采石山下，有一个儿子叫做小成哥，”素臣道：“原来你就是小成哥的父亲，这是我与叶道争斗无意中之事，并非有心，亦算不得恩，快快休辞。各位俱为家母而来，只因人众不能尽情，若再推辞，便是嫌我褻了。”老民等只得收受，唯淳愚太君百十、百二十岁，及太师爷百岁俱仍来庆祝。

次日，即是浙江省十一府七十六州县老民叩祝，亦如江南，但制万民老妇衣一件，分府设立牌旗，共计六百六十人，用缎六

百六十疋，荷包六百六十对、银三千四百五十两。十七日，山东省六府一百零四州县老民叩祝。十八日，江西省十三府七十八州县老民庆祝，两省旗牌、彩亭仍如南京之制，盘费银数亦如南京，共用缎一千五百四十三疋、荷包一千五百四十八对、银八千四十两。二十日以外，京师八府、二直隶州、一百二十八州县，山西五府、三直隶州、九十五州县，湖广十五府、二直隶州、一百二十五州县、二宣慰司、二宣抚司、五安抚司，广东十府、一直隶州、八十二州县，福建十五府、二直隶州、一百二十五州县、二宣慰司、四宣抚司、五安抚司，陆续俱到，祝寿之式仍如南京，惟安慰、宣抚、安抚各总立四牌，共十二牌。素臣因五省路远，加盘费一倍，每人十两，共用缎四千九百七十二疋、荷包四千九百七十二对、银五万四百七十两。诸亲友看过几省老民，见过十面，亦陆续辞别。

至九月初一日，阳旦国妃进京朝贡，适天子知干珠、关兰制就乐府，教成子弟，演素臣一生之事，特旨求观，因在国王船上带进京去。国王、国妃大喜，每日搬演数出，赏赐至京，约费千金。天子、后妃分四日演完，亦赏千金。钦赐关兰、干珠三品冠服，以旌其才，仍令国王带回吴江，不题。

初二这日，广西省十一府九十八州县老民叩祝，有一个老民庆过水夫人百寿，复向素臣磕头。素臣慌忙扶起道：“凡来祝家母寿者概不受礼。”那老民道：“老太师爷钧旨是知道的，但老民乔寓，受老太师爷厚恩，故特叩谢。老太师爷不记得上林县看花村饭店中，尊使张峒主舞锤之事吗？小老便是店家。”素臣细认道：“果然就是店主人，有了大白胡子，竟认不起了。店主人，我尚少情于你，怎反劳你致谢？”乔寓道：“那年就蒙张峒主赏银百两，怎还说少情？自从老太师爷别后，苗民哄传小店住过贵人，

家仆还现招了土公主，来往之人俱要住宿小店，问问老太师爷的家乡、官位、相貌、身材，众官府怎样磕头捣蒜，土驸马怎样英雄。小老有了银子，又多盖了些房屋，添了槽道伙计，生意一日兴旺一日。及至太师爷灭了赤身峒，平了田州，破了大藤峡，入阁拜相，又干了无数惊天动地事业，不该住宿的也来住宿，竟要算广西省里第一大店了！老太师爷吃酒的那一间房子人人争住，情愿多出房钱，中间那一间老太师爷坐着见过各位官员，也比别间的房钱多出一两倍。后来有发疟疾的住着这两间房子，疟疾便不来了，一人传两，两人传三，凡有疟病祟病便来租住，人人见效，弄得那两间房子一倍贵至几十倍！并不是小老要加，各人争出重价，便挤贵了。还是小老怕罪过，加到五钱便止住了，若是由着他们加去，正不知扛到几两一宿哩！要住这两间房的，预先一月半月便先交房钱定下那一日，方住得成，若隔三两日前来租是断然住不成的了。到得大太师爷剿灭西番活佛，二太师爷烧毁了释迦真身，万国来朝，千祥云集，便不止广西一省民苗商贾来求这两间房子，连广东、湖广、四川、贵州各省绅衿士庶、是男是女，凡女犯邪祟病的，不远千里而来投小店住歇这两间房子。如何应付得来？只得每间房里多开床铺，男与男同房，女与女同房，每人预交五钱银子，便得占这一席之地、一宵之宿，因此小老发了数万金事业。老太师不是喜那一个小娃娃哩哩啞啞的唱得有趣吗，那就是小老的女儿，嫁时也有千金陪送，后来还赠了许多。小老三个儿子都成了局面，只因停了捐纳，不得挣个前程，在乡村里公然做起财主身分来了，人若说他是开饭店的，面就发红，却把这饭店当做摇钱树儿，不肯推调，三日一轮的，谁肯争差一日吗？小老感激老太师爷，设个长生位儿，早晚上炷香，礼拜礼拜，祝愿老太师爷长生不老。常想到南京来当面磕一头，只因

水远山遥，不得其便。恰好奉旨每乡派着两人来祝太君百寿，便急急的报上名去，要来者多，那里便占得着？幸亏着小老具呈，把老太师爷曾寓在店，声说明白，县官就把小老点了第一名，得以叩见老太师爷。老太师爷丰采比五十年前更加精神了许多，真是天生天化的圣人哩！”素臣笑道：“岂有住过的房子可以疗病之理，这是你老人家运气使然，与我何涉？你只不肯多加房钱，就该有这财气了。”素臣喜遇旧馆人，便不另设席面，就陪在乔寓间问些家常，陪着游园、翻席。因广西较北直等五省更远，每人盘费又加五两。乔寓于十五两之外复赠银百两，以表其意，乔寓坚辞不获，只得叩谢道：“各省老人不敢受赏，回去俱要建造女夫子庙，小老这百两银子也入公建庙罢了。”这几句话，因众人俱道感激之念、想要再来庆祝的话，因人多语杂混在里头，素臣没听明白，见他收了银子，便没根问。过后方知，各省老人把盘费银子公在一处，仍用彩亭抬回，一般的头行牌府州县旗号各捧盘香迎至省城，每府派一首事，择地鸠工，建起庙宇，塑水夫人浑身，选老寡之妇供奉香火，匾额题着“女圣人庙”，故乔寓说是“女夫子庙”也。乔寓本意将银入公，后却转念：“太君生祠各处俱有，今建女圣人庙，但把盘费入公已是有馀，何不留这百金倡捐，就在村内建起圣母圣子庙，连老太师爷塑着浑身，朝夕礼拜，岂不更好？”定了主意，一到家便尽这百金买了木植，要替水夫人及素臣建造生祠。这一信传出，本地苗民、过往客商及住那两间房子医病的男男女女，无不争先捐助。乔寓见银钱来得涌凑，便想成一大规模，村中地隘，就在素臣同各官看石榴花之所在，买了十馀亩地，造起七进大房，请着高手匠人照着生祠各像塑将起来。后来干珠、关兰回峒，得有水夫人合家欢稿子，在葵花峒造生祠，把文府六世男女老幼都塑起浑身，乔寓因捐助日多，便也照葵花

峒中式样塑出百子千孙，引动广西一省苗民俱来祈求子嗣，烧香祭赛者络绎不绝，遂为广西通省庙宇之冠矣！

初五是素臣生日，本不受贺，只听本家子孙行礼，因干珠、关兰、虞挥、禹陵、倪又迂、羊祐、藺文余七双夫妇，文恩等诸下人，俱留庆祝，长卿等亦因贺志之约，游了苏、杭山水方回，尚未起身，因定于初三日请长卿等筵宴，初四日请干珠等筵宴，初五日本家子孙拜祝，初六日下人等行礼，初七日总饯送行。初三日一早，长卿等八人俱至，略见拜寿之意，即共贺素臣之有志竟成，无外道：“那年首兄原说要贺百觥，为何被兄所阻？此番大志已成，百觥是断少不得的了。”成之道：“当日少年，尚不能饮，况今日乎？还是十觥，吾兄尚须代弟饮足其数。”正斋道：“百觥太多，终席十觥又太少，莫如行起令来，先以此每人十觥之数于一令内饮足，再候以次之令为妙。”大家都说有理，因定长卿首席，长卿以姻亲故，让正斋首席，长卿坐了次席，以下同乡叙齿坐定。

正斋发令：“取百寿之意，每人轮饮一杯，说一寿字，酒底止许四书五经，不许旁及史传。说完一百个寿字，即作每人贺了十觥，素兄亦答了十觥，再听长兄之令。”因举杯而饮，饮完即说：“必得其寿。”长卿说：“令妻寿母。”心真说：“缓我眉寿。”首公说：“仁者寿。”成之说：“以介眉寿。”梁公说：“三寿作朋。”无外说：“如南山之寿。”双人说：“令德寿岂。”至古心，干了酒，仍是沉思不即说底，正斋道：“古兄太迟，要说一百个寿字哩，怎头一个寿字便这等沉吟？”古心道：“寿字甚多，因偶想到《易经》，从乾元亨利贞背起，把象数十翼都背完了，没有一个寿字，故此迟了，该受罚一杯。”因补说了“寿考维祺。”素臣道：“《易经》不特无寿字，并无禄字，四书上除说过外，只有一寿字，尚在可说不可说之间。大哥说寿字甚多，只怕未必。”正斋道：“素兄无酒道底，泄漏春



光，该敬四杯。”素臣道：“泄漏该罚，若无酒道底，则须从正兄敬起。”正斋回想过来，笑道：“弟可谓责人则明，而恕己则昏，该应受罚两杯。”无外道：“但恐责人亦不甚明，古心连道三底，何以不敬乎？”正斋大笑，因令斟自己四杯、古心两杯、素臣四杯，三人同干。首公道：“不是单讲罚酒的事，弟也想过了，半部《礼记》没见这个字哩！如今求正兄宽了禁令，待素兄细想一想：四书五经内这字实有许多？若本不足数，便要添出书来，省得说到后来，所不足者俱累正兄收回。”

正说时，恰好文甲禀话，长卿道：“来得正好，弟知庚先是素兄兰玉中第一赅博之人，正兄快些请教。”正斋因将缘由说知，文甲拱手对道：“《大学》、《易经》、《礼记》一字俱无，《论语》、《中庸》、《孟子》各只一字，《春秋》只两字，《书经》只五字，《诗经》只三十二字，通共四十二字，尚有八字重见，八字不甚可说，可说者止二十六字耳。”无外掀髯大笑道：“正兄快收回七十四杯。”正斋不信少至于此，仍轮流说去，但宽禁令，不更罚酒。谁知各人苦思力索，合算起来，果然《易经》、《礼记》、《大学》一字俱无。《论语》只有“仁者寿”。《中庸》只有“必得其寿”。《孟子》只有“妖寿不貳”。《春秋》只有“曹伯寿卒，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书经》只有“一曰寿”，“则无遗寿考”，“天寿平格”，“亦罔或克寿”，“罔或耆寿，俊在厥服”。《诗经》只有“如南山之寿”、“万寿无期”、“遐不作眉寿”、“令德寿岂”、“万寿攸酢”、“使君寿考”、“寿考万年”、“曾孙寿考”、“周王寿考”、“寿考维祺”、“天子万寿”、“俾尔寿而臧”、“俾尔寿而富”、“寿胥与试”、“眉寿无有害”、“令妻寿母”、“三寿作朋”、“眉寿保鲁”、“既多寿祉”、“寿考且宁”，及两个“以介眉寿”、“寿考不忘”、“绥我眉寿”，六个“万寿无疆”。除去重叠有碍之字，三轮未满，只说到梁公，二十六字已完。无外便

无可说，只得略减避忌，将“妖寿不貳”亦作一底，复把“万寿”等句内选出为诸侯而咏者，说出三底，终了三轮。正斋深自责其不学无术，长卿道：“岂特正兄，弟亦不知其少至于此。孔子云：友多闻。庚先仍弟之师也。岂曰友之云乎？独二兄明知不足，而于正兄出令时不昌言以止之，何也？”素臣道：“弟亦忽不及察，但觉其少而不知其少若此。小儿饶舌，正所谓畜夫喋喋，吾兄何反加谬奖乎？”正斋只得加出三《传》、《史》、《汉》，兼留文甲监察字句错误颠倒之弊，以终其令。

次及长卿，长卿道：“正兄之令，贺志而兼寿意，弟之令考志而亦兼寿意。考志须自注考语，不可过亦不可不及。上考三杯，中考两杯，下考一杯；若自贬以避酒、自夸以贪杯，皆须行罚。请自隗始，诸兄照式而言可乎？弟初志在进君子退小人，而化民以德，责难于君。此数子皆不出二兄范围，而二兄之进，虽由圣主特达之知，弟亦不无挽推之力，进一大君子，而因以进诸君子，退诸小人，化民以德，责难于君，遂成唐虞之盛治，弟之志由此大遂。因自下考语曰：古所谓荐贤受上赏者是也。注上考。”饮完三杯酒，说一个“巾”字。正斋道：“弟初言志在于礼乐之事，后为春官，藉素兄之力，俾礼乐一正。虽其功不出于弟，而弟实奉行不违，志则已遂。因自下考语曰：古所谓碌碌因成人事者也。注中考。”饮完两杯，说一“竹”字。心真道：“弟初言志慕邴生、仲连之行，而非值战国楚汉之时，一无表见，赍志终身耳。因自下考语曰：古所谓食言而肥者也。注下考。”长卿道：“弟令申明不许自贬以避酒，心兄特未遇其时耳，顾朝廷与有争执，兄以一言定之，非排难解纷乎？辞景藩之聘，斥靳直之使，非廷叱天子、辞烹诸侯之概乎？宜居上考，何自贬乃尔也？该敬一杯，重下考语。”众人亦俱不服。心真只得改下考语曰：“古人所谓刻鹄不成尚类

鷺者也。注中考。”饮完三杯，说一“田”字。

首公道：“弟初志欲论秀书升令之行，乡举里选亦其论也。专贵国子，课教贡士，既力行而大效矣。虽事之克成由于素兄，弟只效使令之役，而初心则已大遂。因自下考语曰：古所谓蚕则绩而蟹有匡者也。注下考。”干了两杯，说一“羽”字。成之道：“弟之初志本属卑卑，虽未得领袖群英，而已滥竽翰苑；虽未能主监中秘，而已教习庶常。贡禹弹冠，事因人就，戴凭夺席，志则已成。因自下考语曰：所谓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者也。注中考。”干了两杯，说一个“酉”字。次及梁公，因更衣先及无外，无外道：“弟之初志不求宦达，今实与违，惟拔剑解围一事，差不负初心耳。因自下考语曰：古所谓一物足以释西伯者也。注中考。”干了两杯，说一个“金”字。长卿道：“弟进二兄之才，尚由圣主之特达；兄救二兄之厄，实关宗社之安危，宜注上考，何自贬也？”无外道：“吾兄初志无一不遂，弟止此一事稍酬，故云一物足以释西伯，中考犹嫌于夸，况上考乎？长兄当收回一杯。”两人争论不决，众人劝各饮一杯，不更改注。

因及梁公，梁公道：“弟初未言志，无可注考。”无外道：“日京说的兄欲为阮步兵、杜分司一辈人，何云无志？”梁公坚不肯下考语，长卿道：“岂嫌匡兄之有僭，及弟之狂妄耶？弟与匡兄各受罚一杯。请何人代注？酒仍梁兄饮，以终此令。”梁公忙止住罚酒，却仍不下考语。无外踊跃代言道：“梁公浪游楚馆，春满江南。独拔吴娘，马空冀北。遇无隙贼，竖棒打鸳鸯；幸有心押，衙骑飞叱拨。一双粉面，却出并头莲；百岁白头，团成比翼鸟。不须偷鹭鸶之步，已连得麒麟之见。阮步兵日日垂青，杜司勋宵宵见惯。初心大畅，宿愿全酬。因代下考语曰：古所谓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者也。注上考。”梁公道：“贺志、考志，诸兄皆彬彬有

礼，而无外独杂以俳谐，此所谓载号载呶乱我笾豆者也。监史之谓何？长兄如不行罚，则官失其职，民将嚣然不静矣！”长卿笑道：“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免匡兄之罚，准水兄之考，可也。”众人都笑作一堆，道：“有这谐谑小生，恰遇风流老子，朝南官府既做了面糊盆，两旁皂隶便要来打糊涂帐了。梁公快些干酒，我们好去回销。”无外笑得打跌，梁公愈加不伏，众人带笑而劝，无外忍住笑说道：“弟来解了交罢。弟陪梁兄三杯，算了载号载呶的考语。”长卿道：“弟亦罚三杯，以儆监史失职之罪。”梁公无奈，方各饮了三杯，说了一个“火”字。

众人馀笑未绝，只见管门太监跑来禀道：“大厅上两个烂醉秀才大发雷霆，要打进来了！”众人无不错愕，文甲面如土色，忙跪在地，浑身发抖。正是：

吐哺辍沐三贤相，怒发冲冠两秀才。

### 总评

素臣子孙之繁衍，从古所无。如此门第，而家庭之间不行定省之礼，不可也。然以文施一代起，至水夫人，逐处问安，甫交天明，则文施夫妇当三更即起。而晚间昏定之礼，又必俟素臣定水夫人，文龙定素臣，文甲、文由又定文龙，然后事文甲归寝，始退私室，则又当在三更。行辈愈小而行礼愈劳，至于通夕不得稍寂，无乃非古孝子之心乎？不知文偶于此一表，若在着为常礼者，自有分班轮值之例。观水夫人所言“朔望日汝兄嫂来执事，”可该一部家规，读者切勿轻疑。

仍儿为素臣曾孙，书已将毕，故必出色表之，见素臣后嗣绵延于无穷。而小儿言志一局，乃可就此收束；赐果怀核

而藏其餘。文龙闻此数语，至于满面发赤，非此透壁之笔，乌足以表初儿？

祝寿之盛，至于外国国王、国母、国妃、正副使臣将府中空地僭满，然后始有坐处，此亦透壁之笔也。乃至天下州县乡社、耆民老妇一起一起而来，尤属古今未有之奇。而水夫人宴然受之，总为辟除佛、老，功德天之报之，与天子之酬之，即此犹不足尽其量，故放笔直书而不嫌其诞也。

干珠、关兰制乐府以庆寿，天子回銮未及亲见其盛，特旨求观，由国王进京带去，赏金之外，至因此而赐二人三品冠服。设非崇正辟邪，道一风同之世，则二人者得勿与天宝教坊部头同一卑贱，而天子自视又相去于李天下者几何耶？

广西店家一顿大蒜烧酒，殊觉不足以辱贵客，而素臣当日竟至大醉，且因大醉而闯祸，店中小老因此发财，感激不忘，谋翰庆祝，岂素臣所及料哉？然由小老以百金入公，一倡众和，遂至生祠遍建天下，则其来也不可谓无关系于素臣也。作者特地详写，不觉其烦，非仅与当年事遥作印证而已。

寿字看去甚多，袁正斋发令以为百个尚不足尽，而古心背诵《易经》终篇竟无一字，殊出诸人意料之外。读书而从此等处用心求之，素臣友中尚不可得，何况其余？然细思之，此回独表初儿，推其所生，兼表文甲，特举此令以发端耳。表其孙曾而不惜抑其兄弟并其友，然则出色极矣！

言志诸人复聚于五十年后，所分者止一二人，此希世之遇也。素臣得志行道，而诸友功名事业亦因之而俱显，各自注考，乃为核实之论。作者亦以第一等笔墨写之，可谓到底不懈。

无外代梁公注考，联语工致已极，而人之视已二语亦复趣而不虐。盖素臣微时，诸友皆文字交，古心而外，敬亭、成之、双人、日京其有文章信矣，独无外气破胸脯，摩肚不饮，大有豪迈侠烈之风，于此特笔表之，庶读是书者不至疑其肚中无物，可谓周到之至。

烂醉秀才大发雷霆于素臣之堂，其胆量识力亦可谓之非常；而得罪于秀才者，乃为文甲。门监禀报，面如土色，足见家法之严。然细思之，文甲不过忘记禀知，并未十分开罪，秀才之怒声，无外笑闻，而抵隙而进也。古来道高望重而谨慎终身，常若不及者，诚不敢以闲示人耳。

## 第一百五十二回

### 毁先贤豪客挥拳 开后局小儿言志

素臣大怒道：“想必是你误了事了，这两位秀才是何时来的？你担搁他到如今，不早禀我，致我得罪于学校之士，虽挞汝流血，庸可赎乎？”文龙、文麟俱汗流满面，仓惶赶至，见素臣已在责骂，便不发言，但顿足道：“竖子误事！”文甲叩头伏罪道：“今日本是九叔值宾，因皇上赐有满月贺礼，要修本奏谢，故令孙儿代值。这两个秀才吃得烂醉，要求见公公，孙儿命施郎陪着，把苦茗去替他解醒，一面来禀知公公，一面吩咐施郎待其酒醒婉言辞谢，告以有客，改日回拜。孙儿到席间正要禀知，被洪伯祖问起寿字，一心想到经书、史、汉上去，便把这事忘记也。因已吩咐施郎婉谢，未曾十分在意，不知如何发起怒来，求公公饶恕孙儿初犯，以后愿甘处死。”素臣问门监道：“那两位相公因何发怒？”门监道：“初时太子爷陪着吃茶，后来便糊糊涂涂的攀今吊古，还是好好的。太子爷说：老太师爷陪客筵宴，倘有紧要必欲面见即便禀，如尚可缓，改日回拜请教。那两位相公也还你看我我看你，像有个作别的意思。忽然听见匡太常大笑之声，登时大怒：老太师爷纵酒比匪号呶于室，而不知倒踪天下贤士！便要打将进来，还说要提老太师爷两耳，数其罪而责之哩！太子爷拦劝，便挥拳欲打，亏着太子爷是有本领的人，软软封住他四只手，委曲谢罪，方不受辱。老太师爷早些发放才好。”素臣看着文龙、文麟道：“也没别法，只有亲自出去请罪。你们各有奏对，去干你正事，不必在此。甲孙误事，可恨，可恨！”文龙、文麟便如飞入内，素臣整

衣趋出。无外大怒道：“怎么我们竟俱是匪人，只有他两个是贤士？总是素兄吐哺握发弄出来的事，平日把这些酸子纵容惯了，将公卿大臣都看做酒囊饭袋。待我这匪人出去请教贤士一番，提耳而责之，给他一个怕惧，才是保全斯文的道理。”说罢抽身出席，被成之一把抱住，笑道：“秀才醉了，有素兄出去请罪，何用更添吾兄出去陪跪。”梁公道：“弟原说无外不该载号载叻，却连众人都受訕了。”无外愈加生气，长卿越看越笑，无外着急道：“长兄亦在匪人之内，有何好笑？笑我们一堂卿相，肚里容不下两个秀才？”心真道：“既秀才矣，而又加之以醉，避之不暇，况敢撻其锋乎？弟虽志在叱天子、烹诸侯，而遇此等中圣人之秀才，则固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无外呵呵大笑，方才坐下。

素臣出去，见一个是吴江秀，一个是卞特立，是吴江县中有名秀才，因打着大拱，深致不安道：“今日学生所宴之客俱是为家母生日而来的，不得不陪，以致失迎两兄，惟乞恕罪。”那两个醉人虽是狂妄，却不由不礼法起来，也是深深一拱道：“晚生等素性矜矜，颇知自爱，从不肯干涖显要。因老太师泰山沧海之量，不让土壤，不择细流，兼之好贤若渴，特为国家大事而来，欲当面陈说。一时不得通达，冒昧失言，求老太师恕罪。”素臣拱手道：“请坐了赐教。”两人坐下，吴江秀说道：“老太师功德巍巍，无弊不革，只有两件事仍循旧弊，虽若可缓，而有关于世道人心，实为至急之务。”素臣问是那件，吴江秀道：“晚生们在学，言学不敢越俎，古时学宫春夏教以礼乐，秋冬教以诗书，别无制义之目，今虽兼课经义治事，而仍以制义相参，使学者有用之心思，消磨无用之帖括，兼使精神俱瞶，智识皆昏，一旦临民，茫然无主，坐如木偶，全凭线索提牵，行若纸棺一任，模糊葬送。欲望老太师奏闻皇上，废去制科，将坊间一切刻板、世上一切时文，俱付之祖龙一



炬。此其一也。”卞特立道：“古时设学，即有先圣先师而无可考，汉时先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后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可为允当。后代递增从祀，遂令马融、戴圣之徒亦俨然先师之列嗣，虽屡次削除，而犹有除之未尽者，如十哲内冉有、宰我，一则党于权臣，聚敛以剥民，旅泰山以僭上，伐颡臾以弄兵，此为不忠；一则妄请短丧，而于斩焉衰经之中安心衣锦食稻，此为不孝，以不忠不孝之人列于俎豆，而令学者祀之拜之模楷之，是率天下而趋于不忠不孝之路也。夫有若，言行似孔子，而子夏、子张皆欲师事之，较之冉有、宰我固属高下悬殊；即子贱，尊师取友以成君子之德，其为宰则鸣琴而治，几于无为，亦岂冉有宰謬所可比？而彼则偃然于堂上，此则厌然于两庑，岂不谬哉？欲望老太师奏闻皇上，撤两人之主，而进有若、子贱于堂上。此又其一也。”

素臣道：“制义本无益于学者，而使畅发圣贤之精义，辨析经传之疑蕴，较唐宋元取士之制，或雕琢其心思、或纵横其意见、或俳优其兴趣者，得失判然矣。况为太祖所特制，为臣子者可贸贸去之乎？”吴江秀道：“为臣者当责难于君，当进以唐虞之政。祖宗法度有必当更改者，何嫌于变易耶？”素臣道：“祖宗法度有必当更改者，有可以不更改者，若不问其当改不当改而肆意改之，以为责难于君，此安石之邪论也。安石变法而行雇役，民既安之矣，温公并议改除，苏轼犹以为言，况祖宗法度百馀年所安者耶？本朝由制义出身者，忠如方、景诸公，直如钟、戴诸公，苏尚书之理学，李祭酒之气节，于少保之功勋，彭相国之经济，麟麟炳炳，史册可稽，即现在阁臣如刘、谢六卿，如王、马、刘、戴诸君子，树立卓然，何一非制科出身而必欲变祖宗之法度乎？况有乡举里选、经义治事两涂以左右之。今之生监，不通经义、不习治事者，

不得与宾兴之典，是制科之中已默参以论秀之法，非前此之徒工文艺者比。木偶纸棺之诮或可免矣。利不什不变法，害不什不变法，正无庸明与祖制为难而轻议革除也。至冉有、宰我之升于堂上者，后人因陈、蔡之事慰夫子之思，而非以其学行高于有子、子贱也，然已身通六艺，列于政事、言语之科。夫以子路之贤，而初见孔子尚有雄冠之习；曾子之圣，而初在圣门尚有质鲁之目，岂冉有、宰我两贤渐濡圣人之教泽而终不改其党权短丧之失乎？《论语》载：冉有侍侧，侃侃如也，子乐。《孟子》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緬其气象，绎其言论，亦可知其品之日上，识之日高，而可执其前事以相绳乎？观五秉之与，冉有非屑屑于财利者也；观赐之华，不如予之实，宰我非捷捷于口给者也。商富教于车中，论五帝于函丈得不谓圣门之选乎？春秋时，事于诸侯者以诸侯为君，事于大夫者以大夫为主，委贄臣之则各忠于所事，以是为尽职焉。冉有之忠于季氏，亦其义也。然弑父与君亦不从之，则已贤于春秋时之大夫、陪臣矣。短丧之问，诚为可疑。但今之居丧者，三年之内俱能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乎？毋亦不食旨而有甘之心，不闻乐而有乐之心、居倚庐而有安之心，名为持三年之丧，而悲哀惻怛实无期月之爱于父母者，盖比比矣，是有三年之名而无期年之实也。宰我天性不及，初游圣门，疑先王之制礼不本乎庸众之常情，而礼乐坏崩既失之拘牵，由衷发言复不为虚假，故有期可已矣之问。自夫子以三年免怀，惟丧制之原本，而发人子之天良，必能引其情性而不终于不及矣。倘二子者果终于不忠不孝，夫子有不麾之门墙外者乎？夫子乐收于门墙之内，而两兄乃欲屏之门墙之外，不亦惑哉？”

素臣这一席话，吴江秀频频点首，卞特立尚期欲言，只见无外含怒而出，喝问道：“你这二个竖儒怎敢毁谤起先贤来？”

两贤身通六艺怎便不足楷模？且请问你两人通得几艺，待我来考较一考较，如缺了一艺，便须罚跪在两贤神位前，提着贤士之耳，挥我匪人之拳，但不知你两颗腐头可受得起！”卞特立不待无外说完，拉着吴江秀往外飞跑，口里说道：“匡无外吃得满脸绯红来撒酒风了，还不快走！”无外大笑道：“你两个在这里撒酒风，反说我来撒酒风，快些拿住，休教走了！”素臣赶出去送，已如漏网之鱼，七跌八撞跑出辕门去了。

素臣一面差人持帖去致意，一面拦转无外，着实埋冤。无外掀髯大笑道：“有素兄这等宽急肚肠与他歪缠，若不吓走了他，我们的酒令何时结局？”一把拉着素臣进厅，长卿等一齐迎住，替文甲求情，说：“是我们笑出来的事，与令孙无干。”素臣只得喝了起来，令其执壶斟酒，以赎前罪。文甲叩谢而起，接了家人酒壶，先斟了十杯入席酒，众人吃着酒，长卿道：“这两醉生，语虽乱道却颇有些见解，非鄙生腐儒也。”素臣道：“这两人是本县有名秀才，每以贫贱骄人，得罪乡党，素行却无瑕疵。被匡兄这吓，吃亏了他了。”心真道：“无外此举可谓羯鼓舞秽，素兄这一番议论真是使顽石点头，而卞生犹不输伏，再与他缠到几时？彼自负为颜渊复生，若没无外这一吓，将来便为祢衡之续矣。”

成之道：“我们且完正事，狂生故态暂且搁过一边。”因向双人道：“该轮着吾兄了。”双人道：“禀过令官，弟初言志与成兄同，今所遭遇亦与成兄同，则成兄之考即弟之考，无庸重复更注也。”因干了两杯酒，说一“示”字。次及古心，古心道：“弟之初志在取科甲，绝仕进。今两与愿违，因自下考语曰：古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者也。注下考。”长卿道：“大兄之未得科名，绌于时也；未绝仕进，屈于君也。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何乃自贬若是？”众人俱说违令，古心只得改下考，语曰：“古所谓爱其人者及爱其屋

上之乌者也。注中考。”干了两杯，说一个“木”字。末及素臣，素臣道：“弟之初志在于深山乃未得，读一日之书即滥膺五等之爵，卖直干进，窃位沽名，负此本愿者多矣。”因自下考语曰：“古所谓山灵献谗湖长胜讥者也。”长卿等俱哗然道：“言必由衷，素兄初志在辟除佛、老，今果遇一德之君，措千秋之业，使数千年蟠结之大害如距斯脱，即上考亦不足以酬之，乃妄注下考乎？不特违令，且违心也！违令之失小，违心之过大，先敬十杯，更定考语。”素臣道：“弟生平不敢作违心之论，诸兄无哗，听弟一言分割。弟之本愿实欲读书深山以避世乱，辟除佛、老之言，特妄想耳。因诸兄逼迫，姑妄言之。宁料其虚愿而实偿之耶？如以虚愿而论，则弟于彼时见群奸之扬宠，嗟国事之日非，真有入山惟恐不深之念，虽风尘物色时兴仰友之思，而大厦将倾，知非一木所任。自德州回南，即欲泛舟洞庭，隐居避乱。因在济宁遇着梁公，偶解热肠，复发故态，迨至救出鹤娘，送至保定，为家叔正言责备，始欲以身殉国，仍未动一毫仕进之意，况于除灭佛、老乎？迨见皇上圣明，求贤若渴，赐祖传之珍物，命戴监亲为髻髻，祝逐臣此后事事如意。惓惓之爱，感入肺肠，然后以身许国，欲为扶危定倾之计。揆之初心，岂遽及此耶？”梁公、双人俱道：“避世洞庭，绝意仕进，在济宁关口真说过来，非违心之谈也。”长卿慨然道：“此大舜若将终身伊尹，既而蟠然之趣也。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弟等违心之责，岂知二兄者哉？但不合竟注下考，忧则违之，乐则行之，其理一也，应改注上考。”素臣只得改下考语曰：“古所谓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者也。注上考。”干了三杯，说一“足”字。

长卿道：“弟初说底恐亦如正兄之令，不足十字，今幸不至收回。”正斋道：“只怕也只有此十字，更搜索费力了。”长卿道：“此须问庚先。”因问：“说过之外，还有几字？”文甲置壶于桌，拱手答



而吾辈不知，殊可恶也。长卿道：“盍更自颂？”笏儿对：“四岁神童。”素臣笑道：“小儿大言，岂不惭乎？”众人俱道：“此所谓自知之明，非大言也。”长卿道：“于何见之？”笏儿对：“满腹奇书。”长卿道：“读书何用？”笏儿对：“四国羽仪。”长卿道：“有文字者必有武备。”笏儿对：“万里长城。”长卿道：“文武备矣，更覩所养。”笏儿对：“千顷澄波。”长卿道：“学养全矣，遭际何如？”笏儿对：“千载昌期。”长卿道：“既遇时矣，得君何如？”笏儿对：“二人同心。”长卿道：“既得君矣，泽民何如？”笏儿对：“九土甘霖。”长卿道：“宜民人矣，受禄何如？”笏儿对：“五世重光。”长卿道：“富贵福泽，同符高祖矣，寿更何如？”笏儿对：“百岁太君。”正斋道：“好个百岁太君！我们本为祝太君之寿而来，故弟谠百岁字令，正以太君之寿寿素兄，今笏儿之寿亦如太君，恰好收局，长兄不必再问，再问则蛇足矣。”众人俱道：“正兄说得极是。有这长卿兄出对，就出不完了。休说四岁的孩子，就是我等长老之人也必被问穷了，若非神童，岂能如此滚滚不穷，应声而出耶？”长卿道：“我们今日实为贺志而来，二兄之志已贺，诸人之志已考，吾辈十人之局完矣。而笏儿自颂之十对，更开笏儿言志之局，特不知他日何人更与贺志、考志，以继吾之前局耳？”无外道：“我辈十人虽不结盟而情同骨肉，后人宜有以继之。但笏儿言志，与素兄相埒，非庸众可与为朋，当与孙曾中各选一人为异日论交之地，俾言志、贺志、考志，亦如吾辈前局，岂非千秋佳话？诸君以为何如？”众人俱说：“最好。”长卿道：“笏儿声清而气厚，富贵福泽真可同符高祖，我等须妙选家驹，方足为其友也。”因各于孙曾中择其优者索纸笔开去，第一先开着素臣云孙文笏，年四岁；次即开长卿曾孙洪维，年九岁；正斋曾孙袁绪，年十一岁；心真曾孙申接，年十岁；首公曾孙元嗣，年十岁；成之曾孙金演，年十岁；无外曾孙匡

显，年十二岁；梁公曾孙水昌，年十二岁；双人曾孙余续，年十二岁；古心曾孙文守，年十岁。长卿道：“前局十人，梁公、无外、双人三兄齿最少，后局十人则三兄之曾孙齿最长，此至变之局也。合十人之齿计之，恰成百岁，又为他日适庆百寿时贺志、考志之兆，此不变之局也，吾辈年迈不及见矣。庚先神气完足，声重以长，百寿之符其在斯乎？此单可付庚先，为后日之券。日已向暮，可撤去正席，即换翻席，各人轮饮十觥，为后局十人佳讖，不更候诸兄之令，何如？”众人俱欢然应允，换席复酌，并拉庚先、奶儿入席，成之之酒无外代饮，奶儿之酒庚先代饮，心真道：“奶儿之酒，每杯宜令见意。”文甲依言，存涓酒，令饮十杯，饮完，奶儿两颊泛出桃花，更觉可爱。长卿抱入怀中，问：“可能如李邕侯之作《方圆动静赋》？”奶儿道：“能。”长卿大喜，即以“奶”字命题，家人送上纸笔，奶儿想了一想，即写出四句道：

“乃祖公相，示以典则。奶儿禀之，孕此万国。”

长卿失惊道：“四岁小儿，乃有此大志，兼能下此创字，且请问你孕字之意？”奶儿道：“我腹中怀着子女。”长卿道：“你小小肚皮怎样能孕此万国？”奶儿道：“肚皮虽小，度量却大。我以仁育天下，天下皆在我度内，受我怀保，便如父母怀着子女一般，不是真个把这小肚皮装那万国之人也。”众人俱笑道：“长卿兄问得唠叨，却被他笑了去也。”长卿道：“既然如此，何故不说怀此万国，而说孕此万国？”奶儿道：“不过取孕字头上有个乃字，不脱题耳，无别故也。”众人惊喜非常，赞不绝口。正斋道：“先一个示字，就认得真了，吾辈尚有不加察而以衣字当之者。”双人道：“不特思巧句工，而并能用仄韵，非深于韵学者不能，真神童也。”无外一手在奶儿腰间掏出小小佩囊，道：“这不是诗韵吗？将来必驾驾山而上之矣！”成之道：“人家小儿以囊以裹，而素兄家小儿独佩

诗韵，宜其超轶人群也。”长卿在诗韵内检出一纸，看是小楷西铭一篇，说道：“诸兄以诗韵为奇，岂知尚有此理学大文，民胞物与为事，宜其能孕万国也。《方圆动静赋》止见得邨侯之智慧，此乃欲以仁育天下，真可突过前贤，吾辈皆拜下风矣！”素臣口里谦让说：“小时了了，未足凭准。”心里亦自喜欢不过。文甲嘻着一张嘴，几乎合不拢来，长卿道：“弟见此异宝，不耻自荐，有嫡长云孙女，乳名祉郎，性颇灵慧，貌颇清秀，小奶儿一岁，若不弃嫌，愿结朱陈之好。”素臣道：“弟无不遵，但须禀命家母。”因入内禀知水夫人，水夫人大喜道：“此儿本属聪明，不知其志愿若此。长卿与汝至交，久联姻好，许之可也。”素臣出述母命，梁公认了男媒，正斋认了女媒，素臣与长卿递了交杯，行拜定之理，文甲跟着素臣同拜，令奶儿拜见高岳，并谢大媒，遍拜诸宾，重复入席，各饮双杯。里边赶制出和合汤、团圆果，吃过，然后各散。

素臣、文甲领奶儿入内，水夫人抱置膝上，戏问道：“被你几句话骗了一个妻子，可也喜欢？”奶儿道：“书中有女颜如玉，何足为喜？所喜者，太君与老太公、公公都有欢容耳。”水夫人愈喜，命宫女取两朵金花、大红全彩，戴了送回。文甲领见父母，禀知前事，文龙、凤姐都喜到尽情，复取金花红彩，交披四插，然后送过西宅。文施、好文喜得心花开放，好文一手抱置怀中，听着宫女数说：老太师爷进来说奶男爷怎样对对，怎样做赋，怎样与洪太师爷对笑，把合堂人都喜坏了，洪太师便把小姐许给男爷，太君怎样领见大太师爷，大太师爷怎样称赞，镇国太夫人怎样赏披花红，说得天花乱坠。好文一面听一面将奶儿头脸擦了又擦，摸了又摸，把嘴去搵着小脸，百般亲爱，百倍喜欢，不题。

次日，宴干珠等七人于补衮堂，并请水云公孙四人；宴玉儿等七人于月恒堂，并请珠娘姑嫂二人。冰弦、紫函、晴霞、珠娘、



媚娘俱不敢入座，水夫人道：“汝等三人皆朝廷命妇、词臣正妻。媚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刲股为炙，誓死不辱，虽古之烈妇何以加兹？珠娘性情和顺，容貌端庄，可称淑媛，皆闺阁之选也，即请入席，均勿固辞。”各人无奈，告坐坐下。外边虞挥等问起水云四孙年岁名号，水云指道：“长孙名闲，年已二十四岁；次孙名散，年已二十；三孙名疏，年亦十八；四孙名旷，年方十四。”素臣道：“四侄腹有诗书，性俱渊默，所取之名皆寓隐遁。今母舅既幡然来归，诸侄不必拘命名之意矣。大侄名字已为苏州府辟举，早晚便有佳音；三位侄儿亦当出而就试。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母舅岂有意乎？”水云点点头。倪又迂道：“四位令孙神清骨秀，皆属贵相，若入仕途必为国器。晚生有一堂妹，系胞叔末女，性颇婉顺，貌亦幽闲，比二令孙小一岁，不识可仰攀否？”素臣喜道：“令叔在庶常馆上，学生曾见过，是一个饱学之士。令妹亦经令正说及，德容俱妙，正堪与二表侄作配，母舅意下何如？”水云道：“男大须婚，但恐山野之儿不足为玉堂之婿耳。”素臣大喜，请虞挥、禹陵为媒，倪又迂与水云递了交杯，四拜为定。素臣复令水散与又迂交杯，重请入席。虞挥、禹陵俱拉着又迂耳语，一会又迂向素臣道：“禹兄有一侄女，小三令侄两岁；虞兄有一孙女，与四令侄同庚，意欲仰攀，但禹兄已嫌与太师同辈，虞兄更嫌僭上，故不敢启齿。”素臣道：“并无尊卑名分，有何妨碍？禹兄固是平等，即虞兄做了老亲家，亦料不以幼辈见待也。”因力为撮成，即请又迂、虞挥为媒，先定了水疏亲事；请又迂、禹陵为媒，复定了水旷亲事。素臣欢喜，忙入内禀知。水夫人留心为四侄孙择配，一时未得相当，甚是萦挂；今一日之内忽定了三个亲事，其喜非常。向紫函、冰弦、晴霞三人叫喜道：“方才你三人执谦，如今都是亲家了，只我长侄孙，年已二十四岁，反独空他一人。”说到那

里，便把珠娘一看，向素臣耳语道：“我看珠娘幽闲窈窕，意欲与汝母舅说知，定为闲儿之妇，你道何如？”素臣注视珠娘一会，答道：“郎才女貌，年纪相当，是极好的事。母亲可向媚娘说知，孩儿自去禀知母舅，撮合此姻。但既定亲，这合家欢是不能成功的了。”水夫人道：“且勿使知，而于长辈男子皆令媚娘打稿，则无碍矣。”素臣连称道“是”。素臣出去，水夫人即同媚娘至轩后悄悄说知，媚娘大喜过望，但说门楣悬绝，不敢仰攀。水夫人道：“看儿择媳，相女配夫，何论门楣？可与尊夫说知，且慢向令姑说明也。”媚娘遵命允诺。

素臣出外一力撙掇，水云亦允，即请虞挥、禹陵为媒，因无人拜定，代水云出一凤钗作为插定，令宫女送入，水夫人把凤钗递与玉儿等看，道：“此钗乃我水家旧物，各位以为何如？”玉儿等啧啧称赏道：“此等宝玩非世家不能有也。”水夫人便亲手插在珠娘髻上，道：“连日劳神，聊以此为润笔之资。”珠娘看那金凤口中衔着一颗明珠，其价不赀，忙道：“贱婢微劳，何敢受此重赏？”一手便去除那凤钗，却被媚娘一手按定道：“尊者赐，不敢辞。只谢了太君就是了。”珠娘欲出席叩谢，又被水夫人推住道：“虽出于老身，却是珠娘当受之物，何敢劳谢？”珠娘是个极伶俐人，见水夫人、素臣、媚娘三人眉头眼角耳语神情便猜到八九分，是为水闲亲事，心里又是欢喜，又是腴腆，好生难过。停会，送上和合汤、团圆果，愈觉含羞，不敢举箸。水夫人殷勤相劝，媚娘道：“这是必要用完的。”复极力怂恿，珠娘此时更猜到十分矣。外边吃完汤果，素臣正酌酒复奉大媒，忽水云家中一个小厮慌张赶至，报道：“不好了！无数凶人打进门来，把门窗都打坏了！”正是：

酌酒正酬三月老， 打门忽报众凶入。

## 总评

前书两番言志，一在家乡，一在京中，此则合而为一，而南北诸人皆以庆祝百寿聚集于此，所少者数人而已。屈指前后，事隔五十年，人寿几何？恐洛阳耆英、香山九老，虽极一时之盛，而仅为暮年高会，未尝壮岁交游，当亦开而愧弗如无矣。然作者极意经营，并不专为诸公获享遐龄，庆其健会，以有初儿为素臣云孙将出色表之，不可无诸公之孙曾为之辅翼，而年皆童稚，安得遽尔订交？于是重写诸公之叙以存记于册者，为将来之符契。然后此书如乐章之乱，不妨戛然而止。呜呼！使天下之人、子孙之友而皆择交于祖父，何至有比匪之伤哉！

初儿为番王宅相，产于欧罗巴洲，从九万里而来归，为素臣云孙之长。作者盖用《中庸》声名洋溢，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之意，以形除灭之功之大，合中国外国而报之也。不然素臣诸孙纷纷定亲，而番王番使朝贡至京者亦所时有，何不闻结婚之事，而乃于文施身上发出奇想，骑龙升天，远婚欧洲，以衍云孙一代乎？须知人臣无外交，番使庆寿尚出特旨，安得私与结婚？而作者之意，以为非此不足以报除灭之功之大，于是不厌苦心孤诣，而成此奇情奇事也。故叙文施之龙媒，特详于文畀之马媒、文驩之虎媒者，为初儿不得不出色表之。以五十年前之老友各举其孙曾以为之友，然则初儿亦一素臣也已。

百寿之辰，演百出之戏，已将百数十回之事一齐收束，此数回似乎赘瘤矣。然除灭之功，受之者无已时，报之者亦无穷期，子孙之多、科甲之盛、恩荣福寿之隆，作者犹未殚于心也，故特表一云孙以见文氏世世皆如今日耳。

吴江秀、卞特立所见不为无理，而请废时文，尤觉得当。明世以八股取士，天下专攻举业，置经史于不问，而由此出身者唯诺成风，泄沓相尚，遂至阉党权奸相继并作，天下由是大坏。崇正之末，有人书帖于城门曰：“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崇正帝后二口”，下署“八股朋友公具”，语虽愤激，而其弊实亦在此。是书为明代弥补缺陷，素臣当国，致君尧舜，天下太平，罢弃八股，亦属快事。而不知既有素臣当国，八股朋友即不能为厉于后日，何必轻更祖制乎？彼吴江秀者，亦徒见其未广耳。

“乃”字之形，原象怀妊，故孕字从乃。此四句非贯通小学者，不能有此奥义。何物小儿，居然学舌于十数老人之前？

“孕此万国”一句，初儿自负极矣。素臣童时对启贤公道：“愿为圣贤。”口气亦复不小，而初儿难在四岁。以此观之，素臣之灶，自文龙以后，世有跨之者矣。

前回水夫人命初儿代璇姑进巾，所以宠之也；此时因对对做赋进来，更取两朵金花，大红全彩披戴，掌灯送回，其宠之者更到顶壁一层。水夫人于诸孙，独有龙郎曾簪花披红，赐宴正席，然已巡按三省回来，借此以示诸孙之意；若此时之待初儿者，则数百孙曾中无一人得膺此宠。然则初儿将来必有克绳素臣之武者，可知矣。文氏后福无涯，于此张本，岂水夫人爱之太过，漫以异数相加哉！

## 第一百五十三回 处士妹配合处士孙 神女风圆成神女梦

众人俱各吃惊，素臣正待根问，只见文毕纱帽圆领趋至席前，先向水云道喜。水云道：“现在家中被凶徒打门而入，正要控诉地方官哩！”素臣道：“你新上任，该理民事，怎便早回，又怎知四位表侄定亲，来此道喜？”文毕道：“孙儿并不知四位表侄定亲，是来道大表叔辟召之喜。大舅公说被凶徒打门而入，定是那一班报喜的人了。孙儿放告过了，正在要看状，见投进紧急公文，是府里行下来，令孙儿督送大表叔入京，就亲到太舅公处道喜，正值报人嚷闹，是孙儿分付到县里去领赏，方才散去。问起水姬，说太舅公同四位表叔俱到家中筵宴，水符在庐未回，两个小厮大的跟了赴席，小的见报人打进门来，只认是强盗，报信去了。孙儿故赶回家中，道过喜就要回衙去办事哩！”素臣急问文书上的部咨，文毕道：“吏部咨开：奉旨，各省辟举人员俱着地方官督送进京廷试，苏州府所举之孝弟力行水闲，着以浙江嘉兴府推官用，令吴江县督催进京，引见后即赴新任。”素臣大喜，向水云作贺道：“大表侄荣任理刑，兼在接壤，一水可通，便于迎养，皇上因母舅故有此特恩。”水云道：“我自庐葬终身，迎养断然不就，只这信息可以常通，就感激皇恩无尽矣！”虞挥等俱向水云道喜，文毕方向众人行礼，向素臣请安，复向水云道定亲之喜，便告别去了。

素臣道：“大侄虽甚明达，而朝仪未习，长途鞍马亦未惯，经母舅选买之水符，止可在家伏侍，难以出门，不日龙郎等进京可以同行，俟进京再行收买，或于愚甥家人内选用可也。”水云道：

“如此甚好，浙江是云从发轫之地，一路上讲些民情土俗、利弊所在，亦有裨于政。只是云从以九岁治全省而有馀，此儿以二十四岁治一府而惟恐其不足，奈何？”素臣道：“母舅教表侄等皆通经史，是隐居而行义之具已备，何患不足？况大表侄天姿英敏，得母舅时雨之化者乎？”水云道：“坐言易，起行实难，贤甥何为此过誉？大约此去几时可回？新定之亲当即择吉方好。”素臣道：“大约十一月初间回家，母舅择一望前日期完姻，望后赴任可也。”内边得了此信，水夫人几乎失口要向珠娘道喜，媚娘知道姑夫得官，姑娘便是一位簇新现成的夫人，喜得满心奇痒，向水夫人连声致谢，冰弦等恭喜水夫人亦俱眼看珠娘，珠娘此时一发猜到十分透足，低下头去，心中暗喜，偶然抬起头来，冰弦等看时，喜气已透两眉，登时满面发出彩色，光华晔晔矣。正是：

画像画神非画貌， 知人知面即知心。

初五日，本家拜祝生日。初六日，家将及下人拜祝。因是日即系田氏生辰，本家子孙及皇子太孙等仍复行礼。初七日，内外筵宴，饯送男女亲朋，发家将们起身。玉儿、篁姑等流泪满面，谄约十年后再来庆祝，“但恐妾等蒲柳之质，望秋先零耳！”文恩、锦囊等一班家仆，玉奴、阿锦等一班仆妇亦俱道：“奴婢们如得有十年之寿，再来叩祝千秋。”水夫人道：“汝等年纪未满七十，而虑不及十年，况我已满百岁，朝不保暮，暮不保期朝者耶？”玉儿等俱谓：“太君松柏之姿，岁寒不凋，岂特逾越舜寿，必将超驾尧年。”篁姑谓：“妾若幸得老年，当即太君百岁后至一百十岁、一百二十岁，府中之事每十年作一部传奇，续于百寿记之后，令优童演唱，为太君侑觞。现在弟怀果、怀核、对对、傲赋、结婚，即千古罕有之奇也。”

宾朋散后，择于初十日，令文龙、文麟等及驸马、仪宾护送皇

子、皇太孙等进京。初九日，到了旨意，却止令皇太孙并诸皇子孙及妃于九月内起程，其公主、郡主及文龙等俱留俟明岁正月分班进京；以太子宾客文鹤为文渊阁大学士，轮代文龙、文麟办事，令文龙、文麟一年事父、一年事君，各公主、郡主一年事翁姑、一年事父母；每年以正月上班进京，二月了班出京，单令文鹤上京办事，其余京职俱着于庚辰正月回京办事供职。不准辞吴江县及五经博士世袭。水夫人、素臣等感激天恩，泪零不已。盖自汉唐以来，从无公主随夫奉事舅姑之事，亦无兄弟轮年归养之事；且文鹤大拜，虽每岁止弟兄两人在阁，而嫡亲弟兄同时三相，亦古今所无也。

初十日，皇子太孙等起身，素臣亲送，坚辞不敢，因命文龙、文麟代送，至无锡而回。十一日，文鹤大拜，祭告祠墓，诸亲族及苏郡各官留墓，各部院道喜宴犒，又忙了三四日。十五日一早，吴江本县老民到府庆祝，自六十以上至九十馀岁止，整整凑足千人之数，为太君庆祝千秋，却并无牌旗彩亭，每人持一升米，愿太君子孙科甲，如米粒之多，更每人一对红木烛台，上插一对红烛，一个瓦香炉内插一古线香，从辕门外摆着，直摆至补衮堂，院内点将起来，二千道烛光、一千古香烟，辉煌缭绕，甚是可观。素臣筵犒之仪亦如各省老民，但收其升米，即以五两银豆，杂黄豆中答之，而无盘费银两。次日，合县老妇到府，整整亦凑足千人，一般线香红烛，却每人持一筐蚕茧，愿太君子孙福禄如茧丝之盛。素臣筵犒如老民，而受其蚕茧，每筐答以通照湖绵十斤。共用去缎子二千疋，荷包二千对，湖绵一万斤，银豆五千两。十八、十九、二十三日，四川十三府、六直隶州、一百二十六州县、一宣抚司、一安抚司，陕西八府、一百十六州县，贵州十府、一百二十三州县、一宣慰司，陆续到府。每人盘费亦如广西，共用缎二千三

百二十八疋、荷包二千三百二十八对、银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两。二十一日以后，府中上下诸人甫得安息。至十月初五日，云南二十一府、七十三州县、八宣慰司、四宣抚司、四安抚司老民又到，复加盘费银五两，共用缎八百二十四疋、荷包八百二十四对、银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两。初十日，库上支帐，犒赏各省老民及本县老民老妇，通共用去缎子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四疋、荷包二万四千七百六十八个、湖绵一万斤、银及银豆一十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两。

媚娘姑嫂听见，私议道：“若是银子用十几万不足为奇，缎子也买得出，只有二万几千个荷包，俱是上等针线，买也买不出，做也做不及，到是难哩！”有丫鬟说道：“这缎子荷包俱是内府之物，历年皇上、皇后、贵妃钦赐，王妃、公主进送。五月内皇后贵妃又每人送了五百疋缎子、五百对荷包，各王、王妃、公主每位几百疋缎子、几百对荷包，送与太君赏人。现在库内缎子荷包还剩得多哩，何曾向店铺内买一疋缎子、一对荷包来呢？”媚娘吐舌道：“这才是海水不可斗量，有这第一等功德，故得享这第一等的富贵也！前日新得官那一位水老爷，既是太君至亲，家道想也是富盛的了？”丫鬟道：“水太老爷与太君同胞姊弟，却一个富等石崇，一个贫如范丹。现在住的房子是太君买的，吃的粮饭是太君送去的，穷还谈不上，还说甚富盛吗？”珠娘、媚娘不觉失色，有宫女道：“两位休替他担忧，太君身上只有水太爷一人，有这大荷叶包着，还愁不富盛吗？只看水老爷前日一得了官，头上做到脚上，进京费用、上任盘费，那一件不替他预备？连那新定的夫人首饰、衣裳、铜锡器皿、箱笼什物，七八完备，也值数千金不止哩！”有一个丫鬟道：“那屋并不是太君买的，是皇上赐的，还有一万几千亩田，收起租来怕不够用度哩！”媚娘方才放心，变作欢容笑



口。珠娘却低垂粉颈，不敢抬头。宫女瞅了丫鬟一眼，道：“休说闲话，怕误了正经。”便忙忙的去。

十五日，水夫人为水闲行聘，媚娘回去，受了聘礼，仍进府中画画，然后私向珠娘说知，珠娘含羞不语，媚娘道：“前日宫女说，太君替姑娘备数千金妆奁，今日这聘礼也值有千金以外，太君之德如何可报？当上紧用心，把合家画完，以表微意。”于是姑嫂二人昼夜遘画，至十一月初二日完工，合家看画，无不赞叹，把旧图并起来，更显得百倍精神。媚娘姑嫂归功又迂夫妇，说：“牡丹虽好，全凭绿叶扶持，若非布景精工，面目便须减色。”晴霞道：“行乐全凭面貌，与布景何涉？”水夫人道：“二者缺一不可，四位可称二难也。”是日备席为珠娘、媚娘、晴霞三人洗手，外边亦专席款待又迂。初三，又迂夫妇辞回，媚娘姑嫂亦拜谢而出。

是日，阳旦自京而回，内外设宴接风，令媚娘画水夫人及素臣、文龙、文甲夫妇行像，要在文施生祠内装塑，幸俱有稿子，连日连夜赶出七人小像，收入行李，于初十日起身回国。好文姊妹痛哭难分，阳旦道：“十年之后来贺太君一百十岁寿诞，将来传位世子，更来傍着你们姊妹，享受四灵山水、世外逍遥之福，勿过悲也。”好文等无奈，谆嘱后期，与文施送至海口，看着开洋，直至望不见船影方才回首。好文懊悔没带千里镜来，怅怅而归。

水夫人为水闲择了十一月十五娶亲，候至初十，外边新郎尚无信息，水云来问可要改期，水夫人道：“且至临期再处。”十三日仍行三日担礼，款待大媒，将全副嫁妆送至。铺设至十四日，尚不见到，便有些心焦，令素臣、天渊、红豆各起一数，都说明日二更忽起大风，风定即到。至十五日，便如新郎已到一般，水夫人领着媳妇、孙媳，带着丫鬟、仆妇，一早进城去料理，新床上铺设被褥，厅堂上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宾相齐集，新人花轿摆在小

厅。奠雁、迎鸾诸仪毕备，单单只少新郎一个。日落时候，把大媒请到，水云、古心、素臣先陪着小饮，上下人等俱信素臣神数，由着探马一替一替的有去无回，杳无音信，却似新郎现在房中，一就请出的模样，毫不在意。只捐灯笼执事诸人等到定更，更不耐烦，都要散去；吹打的人也没高兴了，似吹不吹、似打不打的；号头鼓钹诸声都像放出冷气。水散、水疏来禀水云：不如发放众人回去。素臣道：“新郎将次要到，如何反忽发放？吩咐多给他们酒饭，认真吹打，安心伺候。”赵家也是水府打发丫鬟小厮去伺候，好文等三番主亲往料理，也备有筵席，亲友街坊等到此时亦俱懒散。媚娘等虽信素臣，未免狐疑，珠娘躲在帐子里边侧耳听信，比众人更专，亦比众人更急，却是说不出的苦处，与老狐听冰一般，真到那无声无臭地位。不一会，谯楼打了二更，连素臣俱拿不稳，暗忖：这数难道也有时不准？文毕退了晚堂，也赶至水宅，禀素臣道：“孙儿差了快马探信，转来说直到丹阳路上杳无信息，只怕今日是赶不到的了。”素臣道：“且过了这二更再处。”须臾二更已紧，仍无音信，便有些懊悔：不该凭着术数给人作话柄传述。水云道：“二更已紧，将转三更，眼见是不得到的了，可发放众人回家，摆出席来，贤甥等陪着大媒痛饮一醉罢。”素臣正在掐数，不及回答，但说：“就有大风来了！”一面起身至前厅看望。水云如何肯信，笑道：“贤甥之自信，得无太过耶？”谁知就这一笑之中，大风从空卷下，把满厅灯烛全行吹灭，门窗互击，屋瓦交飞，素臣一路喊将进来说：“舅舅恭喜！表侄已从天而降矣！”家人们忙点起灯烛，风势已息，素臣拉住水闲已至大厅，向大媒行礼毕，复向水云叩见。水云喜极，忙道：“一切事俱俟明日细说，快些进去见了姑婆，沐浴迎鸾，休得担误。”水闲遵命，赶着沐浴开剃、奠雁迎鸾，已是四更将望。里面新人合卺，外面古心等复

陪大媒欢饮。虞挥、禹陵及在座亲朋俱极口赞叹素臣之数为康节复生。水闲自觉失言，愧悔不已。

至次日，水闲说出从天而降之故，方知水闲接到家信知有婚期，于十月二十日出京，因不谙骑骡马，雇着驼轿，选的山西儿骡，破站而行，包定十一月初八日至扬州，初九日过江换船，日夜趲行，十一二边即可准到。谁知水闲更不能坐驼轿，晃荡顶撞，一连两日头脑发昏，饮食未经克化即被颠播呕吐而出。在涿州一路，请的医生俱说受寒有滞，混用散寒导滞之药，神气愈虚，连发晕眩，二十六日方到景州，疾势加重。文府家人与新收两名长随商议：打发一人进京，一人回南，两处先报病信，再通知泾王府中，请医看视，后来倘有差池，还可少脱我们干系。算计定了，分头而行。不料回南之仆走未三站，即发寒病，病在荏平店中；进京之仆于二十九日赶上都城，文鹤老大吃惊，忙请了有名太医，星夜赴景州诊治。泾王得信，先已着王府医生医治，因问知一路用的散寒导滞之药以致晕眩，便急令参苓去挽回，却又一味峻补，把上轿落轿时新受些风寒补住，发起热来，面目俱肿。太医赶到，说散导者固差，专补者亦错，须补、散兼行，缓缓调之。直医至十一月初十日方得起床，眼见十五吉期是赶不及的了，泾王主意写书文鹤，令其奏闻天子，将赴任凭限赐展一月，一面家报回南，另选婚期，把水闲留进府中调理复原，然后起程。水闲无奈，息心静养，便一日一日好将起来。泾王为择十六日起身，于十五日治酒起病，正席散后，即设围碟，花园中赏花。且道时至十一月半，有何花可赏？原来彼时世界四季皆春，芙蓉未谢，腊梅已开，兼有四时兰桂，一岁长春，月红月粉，灿烂锦屏，雁来鸡冠，纷披玉砌，更有香烈祠内数株老梅吐出一片冰心，幽香扑鼻，疏影擗空，令人观之不足，玩之有馀。水闲不知香烈何神，泾王

把铁娘生平始末细述一遍，道：“此地即昔年幽囚逼迫之所，寡人故特为建祠以祀之。”水闲肃然起敬，虔诚叩拜，潜叹不已。是日席散，水闲回书房安睡，忽梦两青衣女使叩门而入，传香烈娘娘之命，请水闲去见。水闲惊觉，女使宛然在室，执灯而候，水闲慌忙穿着衣履，随至香烈神祠。祠中设宾主位延坐，水闲逡巡不敢，香烈道：“令表伯文太师乃妾恩人，自愿以宾礼见，况妾复有事相求，不必执谦。”水闲只得告坐坐下。香烈道：“妾父有一族孙流落嘉兴盐场佣工灶丁之家，郎君到任后倘能物色，赍送至天津，接续吾父宗祧，必有所报。目下当先助一臂之力，送郎君至吴江与夫人完婚，以践吉期也。”水闲大喜道：“倘蒙神力得践婚期，使老祖与家表伯不致忧念，尊神所命敢不竭力图之？”因问其族孙年貌并灶丁姓名，香烈一一告知，即命女使传谕风神速送水爷回南。女使领命出去，不一会就祠中卷起一阵大风，把水闲平空升起，耳中只闻呼呼声响，一更馀天已过三千里路，落在水宅前厅院子中矣。

当下素臣听完一席话，不觉太息道：“此我之过也。当年但为香烈立后，竟忘却其父一脉。贤侄到任后，当即为访求，不可迟滞。”后来水闲于到官五日内即为访出，赍送天津。素臣复书北直巡抚官为立案，以接黄大宗祧，并将香烈托梦、水闲为其父立嗣之事，勒石祠中，以纪其灵异云。水闲毕姻三日后，展限之旨、两次报信之仆，陆续方到。水闲夫妇感激香烈神助，珠娘令水闲将梦中所见香烈之容逐细指示，自己斋戒三日，焚香默祷，虔诚描写，脱出稿来，水闲大惊，说与梦中无二，送与素臣看时，素臣亦惊异道：“不特香烈于冥中默相，实贤夫妇精诚有以感之，此与我生前所见一面半面盖宛然无异。祠在天津，祠中所塑迥不及也。”媚娘心敬香烈，力劝其夫至天津祠内改塑真像。珠

娘复另绘一轴并送天津，天津老人有见过香烈生前容貌者，俱称为神肖，从此香火更盛，求观真像者络绎不绝，施舍日多，祭田增置至万馀亩，守祠之黄、赵二姓子孙世享其利。这都是后话，搁过不提。

文府自水闲赴任之后，应酬日少，素臣妻妾领文龙等子、媳、孙、曾专尽孝养之事，水夫人虽以宴安为惧、盛满为虞，而处此天伦极盛、诸福悉备之时，不由不心旷神怡，情安意适。自九月至腊月尽时，府中又添七丁，古心又添二丁；共五百一十二丁；多男之乐，近古所无，心广体胖，愈征晬盎，直如返老还童。素臣及妻妾见水夫人康强矍铄，比五六十岁时更加健旺，喜极心开，个个发气满容，无一鸡皮鹤发之状。文龙等俱暗忖：太君寿固无涯，父亲与母亲亦期颐可必，数十年后，一堂聚七八位百岁老人，其乐何如？此时阖门德福俱全，真觉自开辟以来，太和元气毕萃于斯，有非笔墨所能摹、言辞所得尽者。正是：

后世耳闻全不信，    当时眼见始无疑。

除夕家宴，至二更，水夫人就寝，素臣以下次第安息，至文施等回房，漏已三下。床上睡甫更馀，即起梳洗。文施做得一梦，述与好文等听道：“梦见父亲百岁，奶儿给假，驰驿回家庆祝，蟒袍玉带，俨如太公装束，皇上恩赐之盛、宾客庆贺之多，亦与前日太君庆寿时无异。我睡时并未一想起此，岂非奇事！”好文道：“洪太师原说奶儿富贵非凡，公公寿长无比，除夕之梦定非偶然。”宫女已点上纱灯，照至文甲房中，伺候盥洗毕，随同至文龙房中。文龙是夜亦有异梦，文甲与文由等诸子孙请问，文龙不言，说道：“见公公时稟知可也。”文龙盥洗毕，同妻妾子孙至蓝田楼。田氏已在披衣，素臣却沉睡不醒。田氏问诸子道：“我一醒来便微微叫应，汝父只是不醒。二妹若到楼下，可快请上来。”文

龙等便急往素心楼去，半路上迎着，忙请上楼，璇姑、湘灵、天渊、红豆亦率领子媳孙曾俱到，都吃一惊。素娥按定心神，高擎画烛，先将气色看过，然后伸手入被，按脉息诊细。田氏一面起身盥洗，一面分付诸子、媳、孙、曾各分一半，先去安乐窝伺候，如太君问起，说是失晓，即刻就来。文龙等遵命，分出一半去见水夫人。古心一分同时俱到，丫鬟、宫女迎门说道：“太君沉睡未醒。”古心等在床前屏息而待。等了一会，古心揭帐，微微叫应，见额头汗气蒸蒸，毫不苏醒，不觉着慌，问文龙：“汝父何以不至？可快请来替婆婆一诊。”文龙只得将素臣亦睡而不醒之事说知，古心道：“这更奇了，如何同有不醒之事？可快请素灵夫人来。”文龙等忙赶回蓝田楼，见素臣仍未醒转，满头额亦蒸蒸出汗，气如炊笼一般，不觉老大吃惊；复向田氏等禀知水夫人亦汗出不醒之事，田氏等更着一惊，都望着素娥，等他说出缘故。素娥屏息细按，举起左手摇了摇，诸人也不敢声响，足足有半个时辰，然后诊脉。正是：

华胥富贵应知幻，    公旦精神信可通。

### 总评

报人到门，致家人慌张走告，误为凶人打进，此在乡间暴得科名之家或有此急遽情形，以水夫人之弟而其家人又半自公府中派去，宜亦见惯此事，何至如乡人终身不见官差，急得没法耶？不知前者京邸因后妃驾临，校尉清道，致女客自轿中跌出，亦可谓之乡人识见乎？盖匆忙之际，自有此种情状。此书事事说到顶壁一层，不觉形容太过，而况水云宅内只有一小厮看门时乎？

文毕已接文虎知县之任，衙中办事，稟命素臣，即回府

之迟早亦有一定规矩。似此家法，何患不卓著循声？

水云天性高旷，而身处隐逸不忘教其子孙，犹非巢、许避世之俦也。所以百岁时幡然来归，而贤姊数语提撕，遂能省悟。不然，闲、散、疏、旷四孙，无非江湖垂钓者流，安得归仅数月，即堪膺解举之选哉？

水夫人百寿时，必无一毫不遂意之事，故水云忽然来归；天子亲致盛治，而至元舅流落江湖，亦一大缺憾事，故趁水云之归而纪恩亦牵连出世，当仍以水夫人为主而天子为宾。水云既归，其四孙尚等齐民，为素臣之表侄而不获一官，且性情放诞、学识全无，居然渔父之孙而不可为官，则又水夫人所不遂意之事，作者特表水闲之才，且天然设此画家之女为之配，然后水夫人乃真无一毫不遂意事矣。故此回极写水闲、珠娘配合，仍当以水夫人为主而水云为宾。

媚娘姑嫂画合家欢，在百寿演戏之后，于文为结束外之结束。而叙述水闲结婚，从容周到，不慌不忙，若自忘其书之将毕者；即读是书之人亦不料此回之后已为全部收场，奇才，奇才！

玉儿、篁姑欲将府中之事每十年作一部传奇，于庆寿时演唱，其愿何奢，然以除灭佛、老之功、决之天理人事，寿固未可涯量，书已将毕，特于临行数语中包括日后之事，百十岁、百二十岁，连作两大结束，而其人其事固可于无文字处求之。

文龙、文麟并相者三十年矣，惟素臣未归以前，二子随同入阁办事，不可以相。自居京外，称者但曰大太师、二太师而已。至宏治十九年，孝肃除丧，素臣回南，则龙、麟居然并相，此时文鹤大拜，即刘健致仕之缺也。嫡亲兄弟，同时

三相，而駙马、仪宾、尚书以下在朝列者，何止三百人。使真有此世家，天下人其谓之何？作者放胆写来，绝无顾忌，总归结到灭除佛、老上去也。

写水闲途中生病，必到万万难应吉期地位，而素臣信着神数，痴等在家，至于将转三更，犹复掐数候风，不肯绝望。数固极准，然香烈之助岂能预知者？不知郅治之世，百灵效顺，以素臣首功之人，而区区表侄姻事乃至蹭蹬若此耶？作者以理之必然，决其终有神助，故放笔直书而不以为诞。

水闲姻事，乃书中之旁文也，作者不惜全副笔墨以畅写之。盖文府盛事至百寿而已极，添丁娶媳更属常事，此时若举一人而铺排之，则以前之挂漏已多，不若就旁文生色，转足以形容水夫人德福之备，不仅狮子搏兔之谓也。



## 第一百五十四回 泄真机六世同梦 绝邪念万载常清

素娥道：“老爷六脉安和，神气完足，沉睡不醒，汗出蒸蒸，情气上升，忧闷内敛，主有异梦。昔秦穆公至帝所，闻钧天之乐，即其征也。太君既与老爷无二，亦必现入梦境，断无他虑。各位可屏息静守，不可惊动神魄。妾先至安乐窝诊视，再来伺候。”天渊、红豆俱道：“刚起一数，亦属梦征，兼有吉梦，太夫人宜勿虑也。”田氏等方略放心。素娥疾忙下楼去诊水夫人之脉，果与素臣一般，因说是梦非病，不可惊觉。古心、阮氏亦略放心，吩咐子孙静伺。田氏等候素臣不醒，即先至安乐窝伺候。素娥候水夫人不醒，复至蓝田楼伺候。文龙等俱如穿梭一般，两下探伺。

直候至日午，水夫人方才醒转，因不见素臣，问在何处，文龙等将素臣亦沉睡未醒，并素娥诊脉，说各主有梦之事禀知。水夫人道：“老身果得异梦，沈媳真神医也。玉佳亦必有梦，俟彼醒来再说。”因问窗外日影是何时刻，古心答以正午。水夫人道：“汝等守候已久，可饱食茶点，我亦用过茶点然后起床。”于是宫女、丫鬟各送上高茶、满果、糕粽、团圆、密合、粉饵等物，众人伺候水夫人用过，各自饱餐。

正在伏侍盥洗，素臣进房省视，水夫人问素臣可有梦，素臣道：“有梦，正要禀知母亲。”水夫人复问可曾用过茶点，素臣道：“尚未。”因命素臣及妻妾子孙各皆饱食，食毕，水夫人与素臣先后各述所梦。

原来水夫人自二更安息，想明日是元旦，须要早起，因调息

令睡，谁知越想睡愈睡不着，暗忖：有心之害如此。因但调息，不更想睡。忽听房外一片音乐环佩之声，宫女等报：“皇太后驾到！”水夫人慌忙出迎，皇太后笑容可掬，一手挽住，不容行礼，致谢素臣、文监等镇国卫圣之功并叙世为婚姻之谊。水夫人口中谦谢，两眼细看皇太后面目，却不认得，既非周太后、皇太后，又非王太后，心里甚是疑惑，直至皇太后叙出外孙女现与水府缔姻，又系四门亲家，方知是天子亲母纪太后，重复致敬。只见外边来两个女使，手执请启，是尧母庆都、舜母握登出名请水夫人去赴宴。纪太后道：“老身便因此来约同太君赴召。”

水夫人不敢迟慢，忙随太后前去。到一大府第，见门上一竖头匾额，是“圣母公府”四个大字，大殿上横匾是“胎教堂”三个大字。尧母、舜母率领许多后妃夫人降阶而迎，水夫人惧不敢当，欲行臣妾见君后之礼，尧母道：“此堂序德不席齿，今日之会更席功不席德。母以子显，德以功高，某等虽生圣子，开道学之宗，而老、佛披猖，仅存一线，非纪后笃生圣君，太君笃生贤相，辟邪崇正，为万世开太平，则圣道几于灭熄矣。此席特为二位而设，某等合在陪侍之数。”水夫人及纪后俱吓得面如土色，惟称死罪。问起各后妃夫人位号，知是禹母修己，汤母扶都，文王母太任，武王、周公母太姒，孔子母徵在，孟子母仇氏，程子母侯氏，朱子母祝氏，更自汗流浹背。水夫人道：“各位圣后笃生圣帝、明王，功德巍巍，位号赫赫，固无臣妾侍立之处，至圣圣母更笃生生民未有之圣人，天下万世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臣妾何人，敢于趋步后尘耶？”

尧母、舜母道：“至圣删述六经，垂宪万世，使历圣之道如日中天，其功远过某等之子。席德席功，本该圣母首坐，因其执君臣之义，不肯僭本朝后妃，故列周家二后之下，若太君则时移世

隔，可无嫌疑，而老、佛之教未除，俾至圣所垂之宪昌明于世，功业之大，千古无伦。纪后首坐，太君次之，实为允当。”水夫人与纪后俱战汗力辞。孟母道：“至圣之母尚屈居任、姒两位之下，太君自不肯列坐于前。依妾身愚见，纪后与太君俱列于圣母之下、妾等之上为是。”至圣母以纪母虽在后世，究属后妃，不肯僭坐。孟母道：“太祖谒圣庙圣林俱行弟子之礼，纪后于圣母亦如弟子之于师，固无碍也。”纪后复不敢僭。孟母亦欲引师弟之礼，水夫人又不敢僭程、朱之母，大家谦逊不已。尧母、舜母道：“今日之席，某等为主，宾有礼，主则择之，成二位之谦德，参以君臣时世，俾纪后居孟母之下，太君居朱母之下，某等两人朝上主席可也。”程母、朱母俱道：“妾等之子虽稍有传注之劳，而辟异端、卫圣道，不过口舌之虚，较素母之实见诸行事者，迥不侔矣，如何敢占太君？望圣后收回成命。”各后妃夫人又以向系尧母首坐、舜母次席，不应以主席自抑，议久不决。

侍从内有韦逞之母宣成君、班彪之母曹大家，两人检衽而前，献议道：“今日历圣公府，现请素父筵宴，只消着人去看照其位次，便可省各执一见矣！”尧母等俱大加称赞，即依其言，差女使往看。须臾复命，说：“各帝王、圣贤照旧列坐，素父居末。”程母、朱母俱怪其子僭妄，女使道：“二大夫原不肯僭，因素父以自幼诵习程、朱传注，与师事一般，无弟子可僭先生之礼，二大夫才占坐的。”尧母等俱道：“此亦有辞，二位不必过谦矣。”程母、朱母无大小僭坐，尧母、舜母亦仍居首、次二席。

左右摆设上来，器皿俱是土簋陶匏，饮食俱是太羹元酒，音乐俱是朱弦疏越。而各后妃夫人道德之华，光辉发越；同心之敬，渊密精微。所言皆帝王升降之原，所论皆性命危微之旨。饱德则何慕膏粱，欢醇则无须旨酒。较之玉杯象箸、炮凤烹龙、清

歌妙舞者，相去不啻天渊矣！至圣之母犹爱太君，席散后握手而谈，说：“吾子所著之书，惟汝子能明之，亦惟汝子能行之。吾子、汝子，如辅车之相依也，水火之相济也，盐梅之相和也。吾子孙世衍圣绪，汝子孙世卫圣道，两家复世结朱陈，师友姻娅，门第家风，臭味同而毛里属，异日相逢当欢若平生，勿更拘拘为也。”水夫人感激愧谢，唯唯听命。

忽听一片哭声，左右报说：“陆子静之母闻太君在此，特来辨白其子道学真伪！”各后妃夫人重复入座，令人唤进。陆母哭拜于地，诉其子与程、朱同为圣门之徒，被素父撤主黜祀，毁其著述，特来声冤。尧母道：“吾子启口，即曰钦哉。”舜母道：“吾子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禹母曰：“吾子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马。”汤母道：“吾子云：栗栗危惧，若将坠于深渊。”太任道：“吾子缉熙敬止，小心翼翼。”太姒道：“吾子姬发，拜受丹书敬胜之辞，盘盂几杖，皆铭以自儆。”姬旦云：“王敬作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孔母道：“吾子云：修己以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孟母道：“吾子云：无辞让之心，非人也。”程母道：“吾子教人，先必居敬。”朱母道：“自古圣贤帝王无不主敬，故吾子注四书经传，处处提挈敬字，为学者作骨。而尔子则云：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其肆若此。敬、肆为君子、小人分途。自古有无忌憚之小人，无不敬畏之君子，尚得附于圣人之徒耶？”水夫人道：“六经重学，典册昭然，《论语》首列‘时习’一章，为万世指示入道之门，必由于学。故至圣云：多闻多见，好古敏求，学而不厌，不如某之好学。无处不以学勉人。曾子云：传不习乎？子思子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孟子云：博学而详说之。自古帝王、圣贤无不重学，而尔子独以悟教人。岂不闻至圣云：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耶？学、悟为儒、释分途，自古有一超即

入之禅说，无九仞可亏之圣道，尚得附于圣人之徒耶？至尔子酷恶有子，訾其论说，尤为狂悖矣！观《论语》所载有子之言数章，以孝悌为仁之本，而仁自生；以知和防用礼之失，而礼自行。以近义近礼，杜信恭之弊，以因不失亲，严比匪之防。以民足、君足，著行彻之善，言言近理者也，字字内圣外王，故虽以子夏、子游、子张、子贤，尚欲以所事孔子之礼事之，而顾见恶于尔子，真可谓性与人殊者矣！”尧母等俱道：“某等胎教必先主敬，子年髫髻即教以学，今汝子肆而不敬，言悟而不言学，皆汝失教之过也！素父黜汝子之祀，毁汝子之书，所以遏邪说、卫圣道也，其功几与辟佛、老等，尚敢溺爱文过，妄有陈说耶？向太君前叩首服辜，姑免汝罪！”陆母心服认罪，叩头出血，流满于地。水夫人梦中一惊，戛然而醒。

素臣也是上床欲睡不能即睡，忽然从空中飞下一龙，素臣看时，那年驮着文施向波而都瓦尔国去的一条老青龙，素臣不知不觉的跨上龙背，顷刻数万里，至大人文国殿落下，只见何如、敬京两人从殿中直迎出来，欢然握手，叙述别后之事，千头万绪诉说无尽，却总不见日京出来。素臣疑而致问，敬亭道：“舍弟前至小人文国，因其无主，便留于彼国，镇抚其众，让出此国以待吾兄，弟与何如暂日代庖耳。”素臣道：“弟上有天子，下有老母，岂能舍中国帝王之土而自主古不通之国耶？”敬亭道：“天子与老伯母亦必来此，特期有先后耳。吾兄说此非中国帝王之土，不知自古帝王圣贤无一人不来此地，吾兄何未达也？”素臣疑惑道：“怎说自古帝王圣贤俱来此地？不识可一见否？”何如道：“此尚非其时，将来吾侄方与诸帝王、圣贤聚处一堂，岂仅一见耶？”敬亭道：“昔舜见尧于羹，见尧于墙，吾兄何日不见尧、舜、周、孔，而虑其不可见耶？”素臣愈加疑惑不解两人之意。

敬亭领至一殿，见中悬匾额是“薪传殿”三个大金字，内设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十一座神位，临末一位红纱笼罩，隐隐见牌位上金书“明孝宗”三字，旁立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周子、两程子、朱子，十四座神位，临末一位也是红纱笼罩，隐隐见牌位上金书“文子”字样。素臣方知何如、敬亭之意，暗忖：我系何人，敢列坐先圣贤之末？孝宗莫非今天子万岁后庙号？亦岂能紧接至圣，南面而坐？俾皋、伊、颜、孟、周、程、张、朱俱列坐于旁耶？心里踌躇，未曾说出口来，敬亭却已知道，说：“总缘灭佛、老之功大了，前日设位时，董江都、韩昌黎两贤并云：欲置吾兄于周、程、张、朱之上哩！”

素臣道：“黜邪崇正，弟虽稍有微劳，而盛衰倚伏，岂能保其不复生萌蘖耶？”敬亭道：“此甚易见，凡物之生皆由于心，此国中三十年以前来者心俱有邪，三十年以后来者心俱无邪，可立试也。”因目视殿下走出十个武士，竟向外边擒进十人，禀道：“这五人是三四十年前来的，这五人是十馀年前来的。”敬亭吩咐：“取出心肝来！”武士拔出尖刀向各人心窝搠入，登时鲜血直喷，完完全全的取出十颗血心。是三四十年前来的，心中或如佛像，或如菩萨、天尊、神鬼之像；是十馀年前来的，则皆孔子之像。敬亭道：“吾兄明白了么？此时此世人心中只有孔子，无佛、老诸邪，萌蘖何由而生耶？”说毕，命武士将各人心俱还入各人腔子之内，放出殿去。素臣眼见武士取心凶悍之状，亦不甚惊怪，但说：“中国天下之大，民人之众，岂能以此五人例之？”敬亭道：“这一些不难。”令武士架起素臣，顷刻复还吴江，遇有路行之人，不论老少男妇，俱用尖刀剜出心来献与素臣，一连剜有百十颗，俱是一般孔子之像，无一佛菩萨、天尊、神鬼之像。素臣见武士取心时，诸

人并无痛苦，还心时绝不烦难，便视为平常，拣着几个相貌凶狠、几个相貌蠢愚之人，命武士取心，看是也是一般孔子之像，方信敬亭之言不谬。知人心无邪，邪自永灭，无从复生，欣然一笑。

忽见吴江县老民老妇庆水夫人百寿时所献二千古线香、四千枝蜡烛环列满地，香上古古结篆，烛上枝枝结花，俱成“福祿寿名”、“富贵功德”、“康强逢吉”、“昌炽多男”字样，随风招扬，缥缈空灵。半空中，至圣礼服高坐，属目素臣，莫逆而笑。四配十哲、两庑诸贤，肃然环侍，昌黎伯韩文公揖让，素臣便居前列，进谒孔子。素臣乍见先圣、先贤，起敬起爱，又见昌黎谦恭退逊，心复不安，正在踟躇，忽见东方推起一轮旭日，直滚入素臣怀内，满心胸热气非常，登时醒转。

当下水夫人、素臣先后将梦说出，古心及诸子孙皆肃然敬听，莫赞一辞。初儿道：“老太公及父亲昨晚也得有梦。”文施怒其插舌，目示以意，水夫人笑道：“不妨。”因即问文施，文施只得实说所梦。水夫人目视初儿，莞尔而笑，复问文龙，文龙拱手禀道：“孙儿睡去，梦见诚意伯刘青田传高皇帝圣旨召见孙儿，孙儿随着青田至一大殿，正中坐着太祖高皇帝，左旁第一位便是明宗让皇帝，右旁第一位方是太宗文皇帝，其次仁宗、宣宗、英宗、庄宗、宪宗，共是八位祖宗。孙儿朝见毕，高皇帝赐坐赐茶，复赐两杯福酒，说本朝宗社全仗父亲扶危定倾，复辅天子为尧舜之主，灭邪除害，为万世开太平，功德之大古今无偶。上帝眷顾汝父，亦锡以“古今无偶”之福祉。汝记得吴江老民老妇祝太君子孙科甲如米粒之多、福祿如茧丝之盛耶？民心即天心，二千升米粒、二千筐茧丝，其数安可纪极？以此报德报功，古今宁有偶耶？今赐汝福酒两爵，一爵是‘与国咸休’酒，一爵是‘同天并老’酒，可敬饮之，以了天麻。内侍斟了酒，却是明宗、庄宗出位亲捧立赐，

孙儿惧不敢当，二帝道：汝父功在天地，功在民生，功在前古后今，至功在国家，特其末耳。而朕等两人复有私感，更末之末者耳。然无言不仇，无德不报，立奉此酒岂足云报，亦聊表区区感激之忱耳。孙儿饮毕，拜谢出殿，青田尚在殿门外等候，问孙儿可知‘与国咸休’、‘同天并老’之意，孙儿道：‘便是不能甚解。此八字是衍圣公门对，惟圣府不愧，寒家何以克当？’青田道：‘镇国公“与国咸休”，卫圣公“同天并老”，圣道无极，君家亦无极也。’孙儿暗忖：与国咸休亦必与国咸戚，因问国祚修短。青田道：‘异端既灭，万世永清，何忧国祚耶？’孙儿再四求教，欲知其数，青田用手将孙儿背上一拍，大声喝道：‘万子万孙！’孙儿被拍，一惊而醒。”素臣道：“万子万孙，相传是高皇帝初定鼎时，问国祚修短，青田所答之语。即果有征验，亦必祖宗圣贤所推奖，过后始知，不必预拟。”

水夫人向素臣道：“我与尔何等之人，乃至诸圣母、至圣所奖爱，各帝母、王母俱加推崇？只缘有辟除佛、老一事耳！能言距杨、墨，圣人之徒，亚圣之言岂虚语哉？昨日除夕，今日元旦，四世同梦，俱属吉兆。天庥、君德，皆当叩谢。”那香案是早备下拜天谒圣的，古心、素臣忙将两枝画烛点起，水夫人亲手拈香，率领合府男女先拜天地，后拜北阙，礼毕而退。

外史氏珥笔至此，喟然而叹，继之以诗。诗曰：

崔颢题诗黄鹤楼，青莲搁笔几千秋。白云黄鹤何时返，芳草晴川无日休。理实尽教蜉子撼，曲高宁虑里人咻？因经立传由盲左，北道南来自子游。吴会声名齐齐鲁，斗牛光耀越奎娄。子游复起推文白，盲左真传到野叟。盲左浮夸犹碍道，野叟传信不探幽。奇文历历过班马，正学堂堂继鲁邹。五色箭镂金玉品，七星刀刻夏商球。



仁君忠相千年遇，圣母贤儿百载猷。六世人宗高泰华，一门天马骋骅骝。休题介士鲁男子，不数神童李邕侯；咄叱谁论项籍勇，指挥全失子房谋。才郎滴滴皆英物，淑女人人尽好逑。幻到非非难着想，变生霍霍不停眸。牵肠似线晨昏结，洗面如珠日夕流。乐事赏心金不换，恩情团片水同柔。将穷海市须臾设，欲辟蚕丛千万头。顾虎季龙难绘写，宋斤鲁削费雕搜。却从颊上添毫出，全向行间摄魄收。百尺竿头谈性命，两歧途内别薰莸。释迦胆落春风谱，老子魂飞晓日呕。天道有常留硕果，人心无复类猕猴。守先待后真经类，注孔论义诂史饶。贾论屈骚皆碌碌，杨文马赋更悠悠。包罗天地收全局，旋转乾坤定九州。不为求名甘自献，岂因炫玉故轻售？欲将昔圣先贤意，长与千年万古留。

### 总评

四世同梦，此大梦也。一家之人，一日之梦，而聚数千年之圣人与数十朝之圣君，与一朝历代之祖宗，更推而至于圣贤之所生，此尤开辟以来之第一大梦也。崇正辟邪之事，至除灭佛、老而已极；除灭佛、老之报，至庆祝百寿、五百亲丁而已极，于是更从旁文生色，以补足其意。而书不得不完，完以一梦，似蹈小说家虚无之弊，而完之以如此古今第一大梦，则非小说家说出子虚乌有旨者可比。

由文施得梦而渐入文龙之梦，由文龙得梦而更至于水夫人、素臣之大梦，汗出蒸蒸，气如炊釜，皆至日午而始醒，二梦何以独长？盖文氏家法：每晨省视乃自初郎起，至水夫人寝所而始毕，故文施、文龙之梦必醒在前，而后可听水夫

人、素臣之说梦。然则前回叙好文初按家法行晨省之礼，为元旦说梦地位也已。

除天以后，苟无数十年之教养则邪说未必不复炽，而人心之正不正难于逆料，故佛、老无日不处厝火积薪之势，而二千年来终于不敢议除灭者，难在圣君、贤相久于其位，以完数十年教养之功耳。作者深知其故，移宏治之年于成化，而又留宏治之年于正德，首尾五十年而后人心中乃无佛、天尊像。噫嘻！北齐、后周之所以旋灭旋起者，职是故也。

佛、老除于中国而不除于海外，非真除也。素臣以一身肩此重任，而国难初平遽遭狮吼之变，比圣主改元、新政大行，而已年过四十，苟非龙、麟二子及敬亭、何如、日京三人分任海外之事，则三十年后之人心安得骤如梦中所见？书中于龙、麟之事尚写正面，独敬亭等三人，从旁点透，无一篇正面文章，故于此处归重三人，令读者恍然。于火书庐居之不可不善其后也。

文施乘龙而至波而都瓦尔，素臣梦中亦乘龙而至大人文国，隐隐见文氏之有施，亦一素臣也，初郎又一文龙也。开括后局，尽在无文字之处。然则谓此书未毕，再续百数十回也亦宜。

历代圣贤之母聚于一堂，而陆母于数百年之后不免被逐。主静之功误入老氏，率天下之人而相趋于邪教，而犹腴然列于程朱之下，可乎？故佛、老不除，而两庑宜设陆子之位；佛、老既除，则两庑有文子，不得不撤九渊也。

正史有恭闵惠皇帝，而无明宗让皇帝；有恭仁康定景皇帝，而无庄宗景皇帝，此所以有私思于文氏也。万子万孙，青田隐语，世传《烧饼歌》中曾有此文。然我谓文氏子孙世

世为相，虽宏治以后君皆中主，而权阉之祸已除，亦何至酿为启正之乱？

以黄鹤诗入手，绝不关于书中大旨，而借此以重题。第一位圣君，第一位宰相，屹然两柱，笔法之妙，已见首回评中，而此处圣贤牌位之下红纱罩起、金书书样者，亦以明孝宗、文子屹然并立。一百数十回书，一线到底，那得无此大柱意耶？而外史氏一首长歌，与黄鹤诗首尾辉映，自是一定章法。

第一奇书野叟曝言一百五十四回终

## 点校后记

《野叟曝言》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清人夏敬渠撰。敬渠字二铭，一字懋修，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歿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江苏江阴人，光绪年间修的《江阴县志·文苑传》说他“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兵乐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足见是位饱学之士，且名噪一方。然终身未仕，据孙楷第先生《夏二铭与野叟曝言》一文考证，曾举博学鸿词科，不第；又被荐修《八旗通志》，不果，只得奔走名门，充当幕僚，亦得漫游南北，丰富阅历。《野叟曝言》一书即其晚年之作，平生才识学问、游踪见闻，尽俱编缀其中，唯怀才不遇一变而为心想事成、鸿图大展耳。

是书成于乾隆年间，却未显于时。个中因由，据光绪壬午（1882）本西岷山樵序云，序者之五世祖曾拟将此书付梓，夏氏以“是书托于有明，穷极宦官、权相、妖僧道之祸，言多不祥，非所以鸣盛也”而拒之。对此，后世传说不少。一说夏氏欲向南巡的皇帝呈献此书，其妻以书中多秽语，遂于每册毁去四五纸，以至失其全——照此说，书还是献上去了；一说其女恐此书酿巨祸，迺以白纸易之，匿原书于他处，其父见原书字迹已无，以为见忌于造物而遭羽化，郁郁作罢——是进献不成。凡此，不过是或为释其缺失、或为释其晚出而编造出来的轶闻逸事，当然是靠不住的，但“非所以鸣盛”，“多秽语”，确也多少道出了该书不得显于

时的大病。

书中展示的是一派乱世景象：皇帝昏庸无道、权相奸宦当政、淫僧妖道横行。幸有一位自谦为“吴江县生员文素臣”的道学先生，顶天立地，敢以“崇正辟邪”“辟除佛老”为己任，砥柱中流。斯人虽系布衣，文韬武略无所不精，智能布兵，力可擒龙，抗衡权贵，横扫妖僧，制服蛮夷，荡平四海，搭救圣上出海岛，卫护新主于宫廷，不仅受到天下英杰的顶礼膜拜，东宫王储也以“素父”称之，炙手可热，位极人臣。更深得仕女之欢心，妻妾成群，子孙满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成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代伟人。全书结于一梦，梦中见儒家排座次的“传薪殿”上，其位竟居韩愈之右。总之，除去没有称上皇帝，犬凡士人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之事，都在斯人身上实现了。第一百零八回中，太子贴身太监覃吉即如是说：“文爷乃古今第一儒者，程朱之外，不足道也。东宫贤达，文爷须扶助他为尧舜，三代以后贤君无一可学者。以文爷之本领，不止为一代兴治术，当为万世开太平。须把老佛之教除去，方不负天生文爷之意。一时之良相良将非吉之所望于文爷也！”拳拳诚心，殷殷厚望，把个文白文素臣捧上了救世主的宝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论及此书的一篇中指出：“崇程朱而斥陆（九渊）王（阳明），以‘打僧骂道’为唯一盛业，故若文白言行际遇，非独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透过文素臣飞黄腾达的发迹史，读者看到的正是当时的理学家所醉心的理想。

清代学人大兴考据之风，其先行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辈之所以考订经史，实际是以钻研儒家传统文化，激发民族意识，达到反满的目的。从儒学中焕发这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新精神，自然形成了与陆、王空谈心性之风的对立。但在清统治者

收买和屠杀双重政策的高压下，后来的学人大多沦为接受“招安”的顺民，干起了“翊圣”（辅佐君王）的帮闲生涯。政治上既已无能进取，转而是：一方面皓首穷经，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的雕虫小技；另一方面则像十九世纪俄国大作家冈察洛夫笔下《奥伯罗莫夫》中的主人公终日躺在床上驰骋自己的想象那样，在“黄金屋”、“颜如玉”之中，构思着自己卫道发迹的蓝图，理学在他们的头脑中已完全失去了实践的价值。奔走于宦宦之家、以讲经论史作为谋生手段的夏二铭，在《野叟曝言》中展现文素臣的行径，就是他谱写的一首绮丽的畅想曲。试听这一首畅想曲的主旋律，大致是由以下这三根弦索弹奏起来的：

一、炫学。鲁迅先生将《野叟曝言》列为“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之首，而作者也确实是将平生得意之作尽量纳入书中，以炫耀其学，甚至将其专著如《纲目举正》、《全史约论》、《经史余论》、《学古编文集》、《唐诗臆解》中的一些考据文字整章整段地过录在小说里。第七十八回，文素臣力斥《三国志》帝魏不帝蜀之说，为陈寿辨诬，一口气胪列二十四事为证，这洋洋数千言，据孙楷第先生考证，与其现存文集《浣玉轩集》集二所载，竟一字不差。第一百五十一回，探问经书中有多少个“寿”字，不及文素臣回答，其孙文甲已脱口说出：“《大学》、《易经》、《礼记》，一字俱无；《论语》、《中庸》、《孟子》，各只一字；《春秋》只两字；《书经》只五字；《诗经》只三十二字。”这种检索式的文字游戏，除去卖弄博闻强记，毫无意义。

二、卫道。文素臣作为理学家的理想人物，自然是以卫道者自居，启蒙开讲，答疑解惑，俨然一代宗师。但纵观其说，既迂腐又离奇。如第七十二回谈继父母之气，第七十三回谈阴阳遇合，第七十七回谈无夫生子，大多涉及人体生理、男女交媾之事，自

称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见第一回），究其实，不过是把一知半解恣意铺染，变似是而非为信口雌黄罢了。请看第六十四回，家乡遭遇风灾，文素臣以奇门遁甲之术破之，其妾璇姑又以天人感应之理解之，说什么“人身一小天地。当未生以前是天，既生以后是人；未死以前是人，既死以后是天，天与人是一而二，二为一的，故人事舛于下则天象乖于上。”儒家讲的还只是“天人感应”，这里却把“天象”与“人事”完全混同起来，真是把程朱理学发挥到了极致。难怪回后总评认为：璇姑之论“直可载入集注，一洗前人注疏之陋”了。

三、伪道。书中主人公以程朱理学为宗，以辟除佛老为业，打僧骂道而外，术数、勘舆、神鬼之事，通通斥之为异端邪说，抨击可谓不遗余力。检诸文素臣一生所做所为，却又不难发现他对这些邪门异术无所不精，无所不用，用则无所不灵。且不说他能掐会算，料事如神，也不说他装神弄鬼，随意易容，只看第九十六回故事，文素臣为根除毒蟒之害，堪察山形，发现蟒之“龙脉”所在，遂责人挖断，再只身深入蟒穴，从而大获全胜。阴阳风水先生的伎俩，倒成了卫道者克敌致胜的法宝，何其滑稽？对此，在回后总评中又作了如下的辩解：“挖断龙爪一论，似涉勘舆家言。然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诗》云：‘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古人有行之者，特难为腐儒道耳。”谁敢非议，就是“腐儒”。“真儒”们的实用主义已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此外，全书怪力乱神纷至沓来，叠换使用，什么神猿、神马、夜叉、骷髅、飞熊、妖狐、石女、荡妇，不一而足，且无不大显神通，屡使主人公转危为安，否极泰来。著者更喜谈风月，描春态，演淫戏，连篇累牍，不遗余力，下作不堪之甚。如果这也要标榜是“真儒”的作为，那只能是遭时人所讥的“伪道学”行止。

《野叟曝言》一书，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镕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厘全书为二十卷，可见作者是多么自负。一百五十四回，一百四十馀万言，在清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中，也算是庞然巨制。自光绪八年(1882)申报馆铅印本问世以来，流传颇广。三十年代，郁达夫与聂绀弩之间对此书之评价一褒一贬、仁智各见，有过一场笔墨官司；京剧大师周信芳还以《文素臣》为名，编演过连台本戏，都说明此书的影响。建国以来，因全书充斥着陈腐的理学说教、露骨的风情描写，出版界曾不屑一顾，没有再重印过。八年前(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为给读者提供参考资料，约我们点校此书，断断续续，今始完成，而这时，标点出版者已有五六家，竟成热门，实乃始料所不及。

在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野叟曝言》算不得优秀之作。但从中可以了解道学先生其学其志、所思所想，即所谓其认识意义，应该说还是有的。此外，全书结构恢弘，想象奇特，上至弑君谋反、出将入相、权宦乱政的宫廷秘史，下到锄暴安良、行侠仗义、赈灾济民的市井风情；内至母子、兄弟、妻妾、子孙之间的家庭温馨，外到飘洋过海，直达异域的“万国来朝”，不论是大场面，抑或小情趣，皆有可观，说明该书还是有一定欣赏价值。不过，说教太多，读起来却要有非常的耐心，作者捻须得意之处，常是令读者昏昏欲睡、不堪卒读之时。看那吃不完的筵席、排不完的座次，繁文缛礼的交代；看那封不完的官职、生不完的子孙，六世同堂的夸诞，作者是多么希望程朱理学的传统发扬光大，道学先生的香烟不绝如缕呵！惜乎，在作者生前的康乾盛世，“真儒”们既已走进考据的牛角尖；作品问世之后，王朝已败落，卫道者的“翊圣”事业也成了七彩的肥皂泡，《野叟曝言》留下的，只能是道



学先生的一场黄粱美梦。

以上仅是点校过程中的随笔,管窥之见,自多偏颇,谨就正于方家。

此次点校,以光绪八年(1882)申报馆铅字本(一百五十四卷)为底本,参校光绪七年崑陵汇珍楼木活字本(一百五十二卷)。申报馆本的长处是“全”,除删去行间小字注之外,凡汇珍楼本所缺,一一俱全,且多次刷印,每次均有校正,挖改误植,所以竟也有了重印本的差异,参差订之,始成此读本。至于其中秽笔,尽管作者以“心中无妓”矜持其正人君子的形象,尽管“每至荡魄销魂之际辄能克制”(孙楷第先生评语),仍难逃海淫之咎,故做部分删节,借此说明之。

我们的点校工作,多得弥松颐先生、刘国辉先生指点匡正,减少了许多差错,这是十分感念的。然于“昏昏”之时,鲁鱼豕亥,失误之处依复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点校者

1994年2月16日